名著名译

奥勃洛莫夫

〔俄〕冈察洛夫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奥勃洛莫夫

〔俄〕冈察洛夫 著
陈馥 郑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И.А.ГОНЧАРОВ

ОБЛОМОВ

据 И.А.ГОНЧАРО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ГОСЛИТИ
ЗДАТ.МОСКВА,1953)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勃洛莫夫/(俄)冈察洛夫著;陈馥 郑揆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241-X

Ⅰ.奥… Ⅱ.①冈…②陈…③郑… Ⅲ.长篇小说-俄-近代 Ⅳ.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418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奥勃洛莫夫
Ao Bo Luo Mo Fu
〔俄〕冈察洛夫 著
陈 馥 郑 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4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1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241-X
定价 27.00 元

名著名译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ОБЛОМОВ

出版说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前　言

冈察洛夫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俄国一个半地主半商人的家庭。一八三一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政府部门任公职,但始终坚持文学创作。

一八四七年,冈察洛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描写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兴起时,一个耽于幻想、温情脉脉的地主少爷如何顺应时势,放弃浪漫主义,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实业家的故事。小说立刻博得与他同时代的俄国大评论家别林斯基的好评,他特别赞赏作家独到的"描绘的本领"。

一八四九年,冈察洛夫发表了《奥勃洛莫夫的梦》。这是未来巨著《奥勃洛莫夫》中的一章,但是没有写完,因为冈察洛夫于一八五二年随俄国海军上将普佳金作了一次环球考察,回国后将旅途见闻写成一部游记《战舰巴拉达号》。

一八五九年,《奥勃洛莫夫》终于问世。同时代人斯卡比切夫斯基说:"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才能理解这部小说在公众中引起了怎样的骚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怎样令人震惊的影响。它发表在农奴制取消前三年社会强烈动荡的时期,当时整个文学界正掀起对昏昏沉沉、怠惰与停滞的讨伐。这部小说宛如一颗炸弹,投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一八六九年,冈察洛夫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悬崖》。作品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波折,表现了四五十年代俄国青年对新生活的追求。冈察洛夫坚持他的三部小说乃是一个整体,反映了俄国由农奴制度向废除农奴制过渡时期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旧生活、昏昏沉沉、觉醒"。三部曲中,《奥勃洛莫夫》是最符合作家创作才能特征的一部伟大杰作。在这部小说里,冈察洛夫的"描绘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正是由于这种精雕细刻的文风,原

本并不复杂的情节竟发展成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

故事开始时，受过高等教育但已退职达十二年之久的奥勃洛莫夫正躺在沙发床上。他“三十二三岁了，中等身材，面目可亲，眼睛是深灰色的，不过从他脸上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或者专注于什么事情”。而奥勃洛莫夫的衣着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作者写道：“奥勃洛莫夫的家常服装跟他那沉静的面容和柔弱的身子真是再相称不过了！他穿一件用波斯料子缝制的大袍……宽宽的，足可以把他裹上两圈。”而为了更舒服自在，奥勃洛莫夫在家里总是穿一双长长的、软软的、肥肥大大的便鞋，早上“他下床的时候，眼睛不必看地板，只要一伸腿，两只脚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插进鞋里”。从奥勃洛莫夫那缺乏明确的思想的淡漠的脸相，到他那似乎被赋予生命的大袍与便鞋，绝不限于外表的逼真，而是直透入人物的灵魂和性格的核心。这是一个在农奴主寄生生活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慵懒成性的、丧失了意志与行动能力的人。

和果戈理一样，冈察洛夫也通过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来丰富和突出形象。在奥勃洛莫夫的书斋里，“挂在墙上的画框周围雕花似的结着布满灰尘的蜘蛛网。镜子照不见人，倒成了可以在上面画符号记事的牌子”。“难得有一天早晨他吃饭用的桌子上不残留着些面包渣，不摆着前一天晚饭后没有收走的搁着盐罐和啃过的骨头的盘子”。“书架上有两三本翻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台上有一瓶墨水和几支鹅毛笔，但是翻开的书页上有一层灰尘，纸也黄了，显然是早就扔在那里的，报纸则是去年的，那瓶墨水呢，如果把笔插进去，从里面准会嗡的一声飞出一只吓坏了的苍蝇来。”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冈察洛夫的描绘酷似十七世纪荷兰画派精美绝伦的市民生活风俗画。而俄国大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则精确地抓住了作家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他说：“冈察洛夫才能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他绝不迷离于对象的某一个方面，也不会迷离于某一事件的某一瞬间，而是把这对象转来转去，从四面八方来观察他，期待着这一现象的所有瞬间的完全显现，到那时候他才开始艺术加工。”

奥勃洛莫夫在彼得堡他的寓所里，由他的农奴仆人扎哈尔侍候

着。他躺着，坐着，过了一天又一天。这一天清晨，他原想起床，但眼下需要就田庄收入的问题给村长回信，这件事竟弄得他心烦意乱。他只有继续躺在床上，空想着如何应付。他就这样在床上吃了早饭，又接待了客人，忽而坐起来，忽而躺下去，忽而把脚伸出床外想穿上便鞋，忽而又把脚缩回来，忽而似清醒，忽而似做梦，直挨到下午四时还未起床，而小说的第一部已到尾声。无怪乎与冈察洛夫同时代的俄国作家谢德林读后说："想起来都可怕，这只是第一天，而他竟能这样躺上三百六十五天！"

至于搬家，那更是奥勃洛莫夫无法忍受的痛苦了。当扎哈尔向他提出，既然"别人"都能搬家，他们自然也可以搬时，他竟勃然大怒道："照你看，我是'别人'吗？"对于他说来，"别人"是那些需要自己刷靴子和穿衣服，不奔波劳碌就没有饭吃的人。而他本人呢，"感谢上帝！我这辈子还没有自己动手穿过袜子！"一个懒惰已深入骨髓的地主老爷就这样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靠三百五十个农奴养活他，却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而洋洋自得。

作者在《奥勃洛莫夫的梦》这一章中形象地说明，奥勃洛莫夫田庄这个典型的俄国家长制地主庄园生活环境正是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摇篮。这片"乐土"保证奥勃洛莫夫家的人平静地走完由生到死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吃与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整个上午主人们都在仔细讨论并决定一天的食谱，而厨房里剁肉和切菜的声音直传到村子里。午餐后则是死一般的静寂：在屋子里、树阴下、马厩里，到处可以听见均匀的午睡的鼾声。接着又是吃，吃了睡，睡了吃。好动的小奥勃洛莫夫原想上山涧和打谷场去玩耍，但只要他一动，就有一群大人在身后阻止他，惟恐他跌伤或晒得头疼，他只有静下来。他幼小的心灵日复一日吸吮着这里的一切，终于形成了自己未来的生活纲领。当读者在第一章中见到他的时候，他已人到中年，只会这里躺躺，那里坐坐了。

但在好友施托尔茨的一再敦促下，奇迹发生了。奥勃洛莫夫振作起来，整理行装，预备去巴黎。不仅如此，他竟堕入情网。他不再总是睡觉，他的眼睛开始发光，他穿上燕尾服，不停地拜访奥莉加。

而奥莉加看到奥勃洛莫夫内心的温柔与善良，也爱上了他，并且抱着满腔热忱，决心唤醒这个沉睡的生命。但是，当爱情发展到需要负担起成家立业的艰辛职责的时候，奥勃洛莫夫陷入烦恼与痛苦之中。他想，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有幸福和安宁呢？于是，在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之后，他退缩了。他找出种种借口，连连失约，终于两人不得不分手。后来他和会做馅饼并且善于服侍他的房东太太普舍尼岑夫人这个善良的小市民女人结合了，在维堡区的一处庭院里找到了另一个奥勃洛莫夫田庄，吃着，睡着，缓缓地、过早地进了坟墓。正如他最终向施托尔茨所说的："我已经永远脱离了你想带我去的那个世界……我的弱点已经使我跟这个坑长在一起了，你若把我拉开，我就会死。"这一场面冈察洛夫写得十分动情，犹如一首哀歌。同时也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控诉。

一部成功的作品总会给文学宝库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奥勃洛莫夫》一书的贡献在于：在冈察洛夫之前虽然有很多作品谴责农奴制度，但没有一部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整个一生，并通过他如此有力地表现出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如何戕害了一个人的灵魂，使他从不会穿袜子开始，而以不会生活告终，任什么也不能挽救他这种走向毁灭的命运。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在反农奴制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冈察洛夫企图用施托尔茨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树立起一个理想人物。这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事业开拓者，最后也是他赢得了奥莉加的心。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施托尔茨"写得不好，苍白无力，表现得太赤裸裸了"。

虽然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俄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化的要求，但是只有奥莉加才是俄国进步阵营承认的理想人物。她对待生活严肃认真，对人既热情又有理智。她爱上奥勃洛莫夫，以"足以使顽石活起来"的努力去挽救他。但是当她确知自己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她痛苦地、却毅然地离开了他。她和充满活力的施托尔茨结合了，又并不满足于那种没有理想的平庸生活。她说："我逐渐变得对什么也不满足了。"奥莉加是俄国文学史上众多优秀俄罗斯妇女形象中的一个，她们都很坚强，有高尚的追求，与市侩习气格格不入。

冈察洛夫对次要角色的心理特征也是从不疏忽的。例如农奴仆人扎哈尔为了缅怀昔日奥勃洛莫夫家族的显赫，总是身着旧时代的号衣，并按老规矩留着“宽极了的连鬓胡子，从里面似乎就要飞出两三只小鸟来”。而那个不停地在做点心和做饭的房东太太普舍尼岑夫人的滚圆的胳膊肘儿，永远活动不止，“敏捷地画着圆圈”，更是十分传神。对于奥勃洛莫夫来说，这胳膊肘儿正是他童年时代奥勃洛莫夫田庄“美好”生活的再现。他仿佛在这胳膊肘儿的不停活动中找到了安宁，回到了故园。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冈察洛夫在批判和否定农奴制度与地主阶级人物时，毫无疾言厉色，没有辛辣的讽刺，相反，时常温情脉脉，几乎要一洒同情之泪。这恐怕是和冈察洛夫对文学应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看法相联系的。在《奥勃洛莫夫》中，主人公曾向友人谈到，对于写作，怨气和嘲笑是不够的，“你们尽管去写盗贼、娼妓、狂妄自大的糊涂虫好了，但是别忘了他们是人……你们以为思想不需要心灵吗？不对，能使思想结出果实的是爱。你们应该向堕落的人伸出手去把他拉起来。如果他濒于毁灭，应该为他痛哭，而不是嘲笑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英国评论家V·S·普里契特曾说：“在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疯狂的文学中，冈察洛夫的小说，照我的感觉，其感情是最柔和、最富于同情心的。”但是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冈察洛夫对自己的主人公的一些赞扬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毕竟无力完成自己任何一个良好的意愿。

在典型问题上，冈察洛夫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于一八七六年二月十一日致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道：“您说，‘新诞生了这样一个典型’，请原谅我斗胆指出其中的矛盾。如果是新诞生的，那就不是典型……典型是由长时期多次的重复、现象与人物的沉淀而形成的……”这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但却与他的描绘本领珠联璧合。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物才容许作家有充分时间来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从而完成这样丰满而生动的描写。善于紧跟时代并作出迅速反应的屠格涅夫的小说，就完全不同了。

《奥勃洛莫夫》创作于一百多年前，艺术创作原则也只能供借鉴。但是这部作品却使作家冈察洛夫和他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不朽。奥勃

洛莫夫的形象是历史的、具体的,但是奥勃洛莫夫性格或气质却具有一般的意义,它在不同时间会不同程度地再现于不同人物的身上。

作家的一个同时代人说得好:“冈察洛夫在我们的文学中占有一个无人能取代的位置,任何其他即使更耀眼的光辉也不能完全掩盖他的光辉。”

张 秋 华

一九九四年九月

目　次

第一部 …… 1
第二部 …… 159
第三部 …… 311
第四部 …… 407

第　一　部

一

伊利亚·伊利奇·奥勃洛莫夫早晨在自己寓所里的床上躺着，这是戈罗霍夫大街[①] 上几幢大楼房当中的一幢，里面住的人多得抵得上一座小县城。

这个人三十二三岁了，中等身材，面目可亲，眼睛是深灰色的，不过从他脸上看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思想，或者专注于什么事情。思想像只鸟儿无拘无束地在他脸上游逛，在他眼睛里翻飞，然后栖息到那两片半张着的嘴唇上，躲进额头的皱纹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他脸上就漾出一种无忧无虑的温和宁静的神情。这种神情又从脸上转移到整个体态上甚至是睡袍褶缝里。

他脸上偶尔也会出现一种近乎倦怠或者无聊的表情，使得他的目光一时间黯淡下去。不过无论倦怠也罢，无聊也罢，片刻都不能从他脸上逐去那占主导地位的基本表情——温和；不仅不能从他脸上逐去，也不能从他的整个心灵上逐去，他的心灵明明白白地表露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头和手的每一个动作里。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冷眼旁观的人，对奥勃洛莫夫瞟上一眼以后会说："他想必是位好好先生，憨厚老实！"而看问题深一点、心肠热一点的人，在长时间观察过他的面孔以后，却会含着微笑饶有兴致地琢磨着走开。

奥勃洛莫夫的脸色既不是红润的，也不是黝黑的，更不是白净的，而是难以分辨的，或者说给人这种印象，大约因为他还不到发福的年纪已经发福，不知是缺少运动还是缺少新鲜空气，也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罢。总的说来，由于他的脖子、胖胖的小手、柔软的肩膀的肤色都过于苍白，他的身体对于一个男子汉就显得太娇嫩了。

即使在他受到惊扰的时候，他的动作也是柔和的，不失一种慵懒

① 圣彼得堡市中心的一条大街，因商人戈罗霍夫在此建房而得名。

的风度。一旦愁云从心头升到颜面上来，那目光就黯淡了，额头也会出现许多皱纹，神色中变幻着疑惑、忧郁、惶恐。不过这种惊惧很少变为明确的思想，更少变为意向，往往化作一声叹息，消逝在漠然的或者半睡半醒的心态中。

奥勃洛莫夫的家常服装跟他那沉静的面容和柔弱的身子真是再相称不过了！他穿一件用波斯料子缝制的大袍，既不缀穗子，又不镶天鹅绒，也不掐腰，没有任何地方让人联想到欧洲，是一件真正的东方大袍，宽宽的，足可以把他裹上两圈。袖子也是按通常的亚洲式样做成，从手指到肩头越往上越肥大。这袍子虽然已经不新了，有些地方磨得失去了原先的自然光泽，但它的东方色彩仍旧是鲜明的，料子也仍旧是结实的。

在奥勃洛莫夫眼里大袍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好处，它软和，舒服，穿在身上无拘无束，像个听话的奴仆般顺从身子的任意摆动。

奥勃洛莫夫在家从来不系领带，也不穿西服背心，因为他喜欢自由自在。他脚下那双便鞋也是长长的，软软的，肥肥大大的。他下床的时候，眼睛不必看地板，只要一伸腿，两只脚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插进鞋里。

奥勃洛莫夫躺着并不是像病人或者困了想睡觉的人那样出于需要，也不像一个人累了想歇一下那样出于偶然，更不像懒汉那样以此为享受。卧床只不过是他的正常状态罢了。他在家的时候（他几乎天天在家）总是躺着，而且总是在我们见到他的那个兼作卧室、书斋和客厅的房间里。他还有三个房间，不过他很少去，要去也是在早上仆人打扫他的书斋的时候。因为不是每天打扫书斋，所以他不是每天去。那三个房间里的家具都罩起来，窗帘也不拉开。

奥勃洛莫夫待着的那个房间乍一看布置得很好。那里有一张红木写字台，两张织锦面长沙发，漂亮的屏风上绣着些自然界没有的鸟儿和果实。此外还有丝绸窗帘、地毯、油画、青铜器、瓷器，以及许多好看的小玩意儿。

但是，一个老练而又趣味高雅的人把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扫上一眼，立刻可以看出摆它们的目的不过是想维持起码的体面罢了。奥勃洛莫夫在布置自己的书斋的时候，显然只求做到这一点。讲究的

人不会喜欢这些呆笨的红木椅子、摇摇晃晃的书架。一张长沙发的靠背已经塌下去,用胶粘合的木头有些地方已经脱胶。

那些油画、花瓶、小玩意儿的状况也无不如此。

房主人自己对于这书斋的陈设倒很冷漠,他的目光似乎在问:"是谁把这些东西弄来摆在我屋里的?"由于他对自己的财物态度冷漠,或许还由于他对侍候他的扎哈尔态度更加冷漠,那书斋仔细看看真是脏乱得使人震惊。

挂在墙上的画框周围雕花似的结着布满灰尘的蜘蛛网。镜子照不见人,倒成了可以在上面画符号记事的牌子。地毯上污迹斑斑。沙发上扔着一条毛巾。难得有一天早晨他吃饭用的桌子上不残留着些面包渣,不摆着前一天晚饭后没有收走的搁着盐罐和啃过的骨头的盘子。

如果没有这只盘子,没有刚抽完后支在床边的长烟袋,没有躺在床上的主人,那真会让人以为这间屋子没有人住,因为什么东西上面都蒙着灰尘,失去了原来的色泽,简直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虽说书架上有两三本翻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台上有一瓶墨水和几枝鹅毛笔,但是翻开的书页上有一层灰尘,纸也黄了,显然是早就扔在那里的,报纸则是去年的,那瓶墨水呢,如果把笔插进去,从里面准会嗡的一声飞出一只吓坏了的苍蝇来。

这天奥勃洛莫夫比平日醒得早,大约才八点钟。他心事重重,脸上的表情时而像是恐惧、苦闷,时而又像是懊丧。他显然为内心的斗争所苦,但理智还没有出来帮他的忙。

原来奥勃洛莫夫昨天收到他那个田庄上的村长由乡下寄来的一封信,内容令人不快。一个村长能写些什么令人不快的话,那是尽人皆知的,不外乎收成不好,租交不上来,进款减少之类。其实这位村长去年和前年给东家写信说的也是这些事情,不过最近这封信给他的刺激还是像任何出人意料的坏消息一样强烈。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得考虑采取什么措施。说句公道话,奥勃洛莫夫还是关心自己的事务的。几年前收到村长寄来的第一封使他不愉快的信时,他就已经开始构思各种改革计划,以便整顿他的庄园。

他计划要采取各种新的经济的、警察的以及其他性质的措施。不过计划还远远不到周密的程度,而村长却年年写来使他不愉快的信,催他行动,自然也就扰了他的安宁。他意识到在计划形成以前非采取果断的措施不可了。

奥勃洛莫夫一睁开眼就打算起身,洗漱,喝茶,然后仔细考虑考虑,好歹想出个点子,拿张纸记下来,总而言之,认真做一做这件事。

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他还躺在那儿,为这个打算而苦恼着,后来转念一想,喝完茶再干也来得及,而茶照例可以在床上喝,何况躺着思考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这么办了。喝完茶以后,他从床上抬起半个身子,几乎要起来了,这时他看了看鞋子,甚至开始从床上放下一只脚去,却又立即缩了回来。

时钟敲过九点半,奥勃洛莫夫浑身一震。

"我到底怎么啦?"他懊丧地说出声来,"真不像话,该做事了!只要一放任自己,那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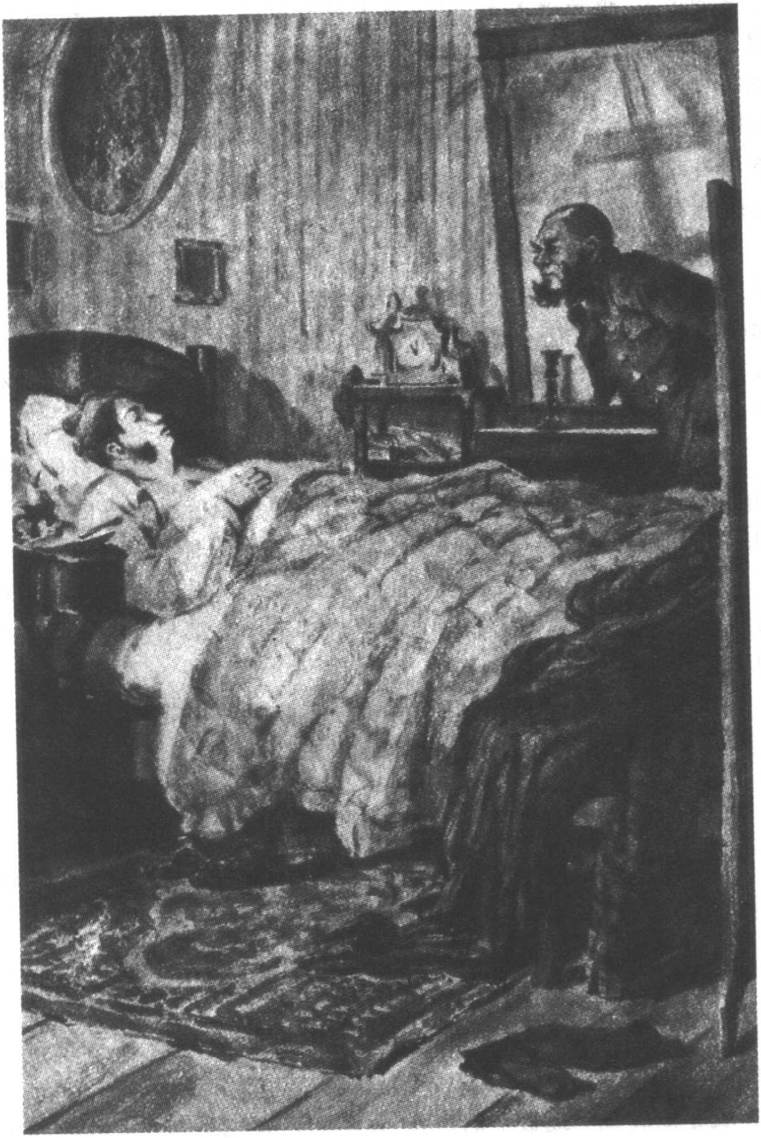
"扎哈尔!"他喊了一声。

从与奥勃洛莫夫的书斋仅隔一条小走廊的一间屋里,起初传来类似一只被铁链锁着的狗的咆哮声,接着便有两只脚从什么地方咚的一声跳到地板上。这是扎哈尔从他的炉炕上跳下来,他一般都坐在这炕上打瞌睡消磨时光。

一个穿灰色常礼服和缀有铜纽扣的灰色背心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走进书斋来。他的礼服腋下已经裂开,衬衫就从这破口处露出来。他的头顶像膝盖一样光溜,两边腮帮子上都长着杂有白毛的淡褐色颊须,又宽又密,每一边都有三把胡子那么多。

扎哈尔不仅不想改变上帝赐给他的形象,也不想更换服装,他在乡下就是这么穿的。他的衣服都按照他从乡下带来的式样做。他喜欢灰礼服和灰背心是因为这种半制服式的衣服使他依稀回想起大公馆门房制服,他从前侍候故去的老爷太太上教堂或者出门做客的时候穿过,在他的记忆中也只有门房制服能代表奥勃洛莫夫家的地位。

此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这个老仆人想起偏僻的乡野间领主们过的阔绰安逸的生活了。老爷太太已经去世,先人们的肖像留在



希什马列沃伊 绘

家中，想必是扔在阁楼上了。有关这个家族从前如何生活而又如何显赫的传说，越来越无人讲起，或者只有留在乡下的少数老人还记得。因此灰礼服对于扎哈尔就很珍贵。这种服装，还有少爷的表情和举止中保存着的酷似他双亲的某些特征，以及少爷的任性在扎哈尔眼里都包含着这个家族昔日的威风。扎哈尔对少爷的任性虽然常常出声或不出声地抱怨，内心却把它当成老爷的意旨、主人的权力那样去尊重。

如果没有这种任性，扎哈尔就有点感觉不到自己头上还有主人了。也只有这种任性能够使他重新回想起他的青年时代，他们离开多年的乡村，以及有关这个古老家族的传说，那是惟一的一种由那些老仆人、老奶娘、老保姆一代一代编下去又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编年史。

奥勃洛莫夫家曾经是一方的名门大户，后来天晓得由于什么原因渐渐败落，竟至在后起的贵族之家中间销声匿迹。只有白发苍苍的家奴们还确实记得往日的盛况，传来传去，奉为神圣。

扎哈尔如此喜爱自己的灰礼服，道理就在这里。或许他珍爱自己的络腮胡子，也是因为小时候看见许多老仆人都是这种古色古香的贵族打扮吧。

奥勃洛莫夫在想心事，好一阵都没有注意到扎哈尔。扎哈尔一言不发地站在他面前，最后忍不住干咳了一声。

“什么事？”奥勃洛莫夫问。

“是您叫人啊！”

“我叫人了吗？我叫人做什么？想不起来了！”奥勃洛莫夫一面伸懒腰，一面说，“你先去吧，等我想起来再说。”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还躺在床上想那封可恶的信。

又过了约一刻钟。

“行了，别再躺下去了！”他说，“该起床了……不过，等我把村长的信再仔细看一遍，然后就起床。扎哈尔！”

又是双脚跳到地板上的声音，发威的声音也更响了。扎哈尔走进书斋来，奥勃洛莫夫却又想他的心事去了。扎哈尔等了两分钟，厌烦地微微斜着眼睛看了看少爷，朝门外走去。

"你上哪儿去?"奥勃洛莫夫突然问。

"您不吭声,我干吗在这儿白站着?"扎哈尔哑着嗓子说。他嗓子哑了,据他讲,是因为有一次他带着狗跟老爷骑马去打猎的时候,一阵大风灌进他的喉咙里,把嗓子吹坏了。

扎哈尔站在屋子中央,侧身对着奥勃洛莫夫,一直斜着眼睛望着他。

"你的腿瘸了吗? 就不能站一会儿? 你明明知道我在想事情,那就等一下嘛! 你在那边还没睡够? 把我昨天收到的村长的那封信找出来。你放到哪儿去啦?"

"什么信? 我什么信也没看见。"扎哈尔说。

"是你从邮差手里接过来的嘛,挺脏的一封信!"

"您搁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扎哈尔拍着饭桌上的纸张和东西说。

"你总是什么也不知道。把那只字纸篓翻一翻! 或者会不会掉到沙发后面去了? 瞧,沙发靠背到现在也没修好,还不去找个木匠来修一修? 是你弄坏的嘛,什么也不管!"

"我可没弄坏,"扎哈尔说,"是它自个儿坏了,也不能使一辈子啊! 到时候它就得坏。"

奥勃洛莫夫觉得没有必要反驳,只问了一句:

"是不是找到了?"

"这儿有几封。"

"不对。"

"那就没了,"扎哈尔说。

"好了,你走吧!"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我自己起来找。"

扎哈尔回自己屋里去了,他刚把两只手撑在炉炕边准备一跃而上,却又听见急促的呼唤:"扎哈尔,扎哈尔!"

"主啊!"扎哈尔再一次向书斋走去,嘴里抱怨说,"怎么这样折磨人? 倒不如早点死了好!"

"您有什么事?"扎哈尔一只手扶着门,为了表示他没好气,脸也不转过去,只从眼角看着少爷,因此少爷只看得见他一边脸颊上丛生着的宽极了的连鬓胡子,从里面似乎就要飞出两三只小鸟来。

"手绢儿,快! 你自己应该想得到嘛,没长眼睛呀!"奥勃洛莫夫

厉声说。

扎哈尔听到少爷下这道命令，说这句责备他的话的时候，没有露出任何特别的不满或者惊讶的神情，大概从他那方面看来，这样的命令、这样的责备，都是极其自然的。

“谁知道手绢儿在哪儿?”他嗫嚅地说，同时在屋里转圈子，把每一张椅子都摸了一下，虽然明摆着那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您总丢东西!”他又说，同时打开通往客厅的门，想看看有没有在那边。

“上哪儿去？在这儿找！我从前天起就没有到那边去过。快点呀!”奥勃洛莫夫说。

“手绢儿在哪儿啊？没有手绢儿!”扎哈尔摊开两只手环顾着四周说。忽然间，他气呼呼地哑着嗓子吼道：“嘿，那不是吗？在您身子底下！瞧，露着一个角。您这是躺在手绢儿上找手绢儿啊!”

不等奥勃洛莫夫答话，扎哈尔又打算走了。奥勃洛莫夫看见是自己不好，觉得有点难为情。他赶紧另找一个由头派扎哈尔的不是。

“你是怎么打扫的，到处是灰尘，到处是脏东西，我的上帝！喏，你看看墙角！什么事也不干!”

“我什么事也不干……”扎哈尔委屈地说，“可我尽了心，连命都豁出去了！哪天不掸灰扫地……”

他指了指屋子当中的地板和奥勃洛莫夫吃饭用的那张桌子。

“您瞅这儿，这儿，”他接着说，“都扫过，收拾过，就跟要办喜事似的……您还要怎么样?”

“那这是什么?”奥勃洛莫夫指了指墙壁和天花板，打断了扎哈尔的话。“这个呢？这个呢?”他又指了指昨天就扔在那里的毛巾，以及饭桌上那只忘了收走的盘子和一块面包。

“嗯，这个我拿走就是了。”扎哈尔收拾起盘子，宽容地说。

“就收拾这一样！还有墙上的灰尘呢？蜘蛛网呢？……”奥勃洛莫夫指了指四壁，又说。

“那个等复活节再收拾吧，到时候我得擦圣像，就把蜘蛛网摘了……”

“书和画你清扫不清扫呢？……”

“书和画圣诞节前扫,到时候我跟阿尼西娅一块儿把书柜都擦一遍。现在什么时候扫啊？您成天在屋里待着。”

“我有的时候上剧场,有的时候去做客,你不会……”

“黑灯瞎火的扫什么啊!”

奥勃洛莫夫责难地看了扎哈尔一眼,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扎哈尔满不在乎地望望窗外,也叹了一口气。主人似乎在想:“唉,你比我自己还要像奥勃洛莫夫。”仆人很像是在心里说:“得了吧！光会说没用的漂亮话,你才不管这儿有没有灰尘、蜘蛛网呢。”

“灰尘里头能长出蛀虫来,你明白吗?”奥勃洛莫夫说,“有的时候我还发现墙上有臭虫!”

“我那儿还有跳蚤呢!”扎哈尔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这好吗？叫人恶心啊!”奥勃洛莫夫指出。

扎哈尔开怀地笑了,笑得连他的眉毛带胡子都挪到一边去了,整个面孔直到额角涨得通红。

“世上有臭虫能怪我吗?”他说,露出天真的惊讶神色。“难道是我发明的?”

“是因为不卫生,”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你尽胡说!”

“不卫生也不是我发明的。”

“你那边晚上闹耗子,我都听得见。”

“耗子也不是我发明的。耗子啦,猫啦,臭虫啦,这些畜生哪儿都少不了。”

“怎么别人家里没有蛀虫,也没有臭虫?”

扎哈尔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或者不如说是十拿九稳的信心,确信这种事情绝不会有。

“我那儿什么都多,”他固执地说,“臭虫这东西可没法管,总不能跟着它钻进缝里去吧?”

他心里却似乎在想:“睡觉没臭虫算怎么回事儿?”

“你打扫打扫屋子,把墙角的垃圾扔出去,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奥勃洛莫夫指点说。

“今天扔出去,明天又堆满了。”扎哈尔说。

“不会,”主人说,“也不该。”

“准得堆满，我知道。”仆人坚持说。

“堆满了你再扫出去嘛！”

“什么？天天扫墙犄角？”扎哈尔问，“这日子还怎么过？倒不如让上帝把我的灵魂召去算了！”

“为什么别人家里干干净净的？”奥勃洛莫夫不以为然地问，“你去看看对面那个调琴师家里，看着心里都痛快，人家只用一个女仆……”

“德国人能有什么垃圾？”扎哈尔突然反问。“您瞅瞅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一家子一星期就啃一根骨头。老子的衣服脱下来儿子穿，儿子脱了老子再穿。娘和闺女们的裙子都短着一截，她们就总是缩着脚，跟母鹅似的……他们能有什么垃圾？他们不像咱们，衣柜里成年累月地搁着一堆一堆的破衣服，墙犄角一冬天就堆满了面包皮……他们可不随便扔面包皮，都拿去做成面包干就着啤酒吃！”

扎哈尔谈到这种悭吝的生活时，甚至啐了一口。

“少废话！还是收拾收拾吧。”奥勃洛莫夫说。

“有时候我要收拾，可您又不让。”扎哈尔说。

“又来了！这么说都怪我妨碍了你。”

“可不是吗，您总在家待着，我怎么收拾？您要是出门一整天，我准收拾了。”

“亏你想得出，滚开！你还是回你屋里去吧。”

“本来嘛！”扎哈尔坚持说，“要是今天您出了门，我跟阿尼西娅准把屋子都收拾了。不过我们俩可弄不了，还得雇几个老妈子，全都擦洗一遍。”

“嘿，真会打主意，雇老妈子！去吧，去吧！”奥勃洛莫夫说。

他懊悔把扎哈尔叫来谈这件事。他总是忘记，一涉及这个敏感的问题就会惹出许多麻烦。

奥勃洛莫夫倒是爱清洁的，不过他希望清洁工作在不知不觉间自自然然地完成。可是只要他一开口叫扎哈尔做掸灰尘、擦地板之类的事情，扎哈尔就顶嘴，竭力证明要干就必须把家里弄个天翻地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种情况主人连想一想也会吓得半死。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陷入沉思之中。几分钟以后，时钟又敲

了半小时。

“怎么回事?”他几乎是惊恐地说,“快十一点了,我还没有起床,到现在还没有洗脸漱口?扎哈尔!扎哈尔!”

“唉,我的上帝呀!”前室里传来一声叹息,接着是那熟悉的一跳。

“洗脸水打了吗?”奥勃洛莫夫问。

“早就打了!”扎哈尔说,“您干吗不起床?”

“打了水你怎么不说?你要是说一声,我早就起来了。去吧,我随后就来。我得先做点事,我要写信。”

扎哈尔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本油腻腻的记事簿和几张纸进来。

“您既是要写信,那就顺便把账本瞧一瞧,得交钱了。”

“什么账?什么钱?”奥勃洛莫夫不满地问。

“卖肉的、卖菜的、洗衣服的、卖面包的都要钱。”

“光想着钱!”奥勃洛莫夫埋怨道,“你怎么不一笔一笔的给我看,而要一下子全拿来?”

“您总赶我走,总说明天吧,明天吧……”

“那这回怎么就不能等明天再说?”

“不行啊!人家催得紧,再也不给赊账了。今天是一号。”

“唉!”奥勃洛莫夫烦恼地说,“又是一件操心事。你站在那儿做什么?放在桌子上吧。我这就起来洗脸看账……你说洗脸水打了?”

“打了!”扎哈尔说。

“那我现在……”

他哼哼着支起半个身子,打算下床。

“我忘了回禀少爷,”扎哈尔又说,“刚才您睡着的时候,房东的管事派门房来说,咱们非搬不可……人家等房子用。”

“又怎么啦?人家等房子用,我们当然要搬家。你跟我啰唆什么?这件事你已经说过两遍了。”

“人家也跟我啰唆。”

“你就说我们一定搬。”

“人家说,您答应了一个月了,可还没搬。人家说,要报到警察局去。”

“让他报去吧！”奥勃洛莫夫断然说，“再过三个来星期，天气暖和一点，我们自己会搬。”

“过什么三个来星期！管事说，再过两个星期工人就来了，要大拆大改……他说：‘明后天你们就搬走吧……’”

“嘿！这也太急了嘛！还想怎么样，叫我们马上就搬吗？你不许再向我提房子的事。我已经说过一次，你又来了。记着！”

“那我怎么办？”扎哈尔问。

“怎么办？他就这样对付我！”奥勃洛莫夫说，“他倒来问我！关我什么事？你别来烦我，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不搬就好。为主人尽点力都不行！”

“我能怎么办，伊利亚·伊利奇少爷？”扎哈尔开始温和地哑着嗓子说，“房子又不是我的，人家的房子，叫搬能不搬吗？这要是我的房子，我心甘情愿……”

“你不会求个情吗？就说我们住长了，房租也从不拖欠。”

“我说了，”扎哈尔说。

“那他们怎么说呢？”

“怎么说？还是那句话：‘请搬走吧，房子要改建。’他们想把大夫住的那一套房子跟我们的打通，改成一大套，房东的儿子办喜事要用。”

“唉，我的上帝！”奥勃洛莫夫丧气地说，“世上真有这种蠢驴，竟要结婚！”

他转过身子仰面躺着。

“您最好还是给房东写封信，”扎哈尔说，“没准儿他叫人先整那一套房子，”扎哈尔向右边指了指，“就不来打搅您了。”

“好，我起来就写……回你屋里去吧，我要想一想。你什么也不会，芝麻大的事都要我亲自过问。”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开始思索。

思索什么好呢？村长的信呢，还是搬家的事呢？要不要算一算账？他觉得为难。生活中让人操心的事像潮水一般涌上来，他茫然失措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时地发出一声慨叹：“唉，我的上帝！生活真搅得人不安宁，躲也躲不开。”

正不知他还要像这样犹豫多久,前室里的门铃响了。

“客人都上门了!”奥勃洛莫夫一面把袍子裹紧,一面说,“我还没有起床,真丢脸!这么早会是谁呢?”

于是他躺在床上好奇地望着房门。

二

一个约莫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走进来，他由于身体健康而容光焕发，脸上、嘴唇上、眼睛里都露出笑容，看着真叫人羡慕。

他的发式和衣着无可疵议，面庞、衬衫、手套、燕尾服全都光彩照人。一条精致的表链吊着些小饰物露在西服背心外面。他掏出一方细麻纱手帕，闻了闻撒在上面的东方牌香水的气味，然后用这手帕随便揩了揩脸，又掸了掸他的缎面礼帽和锃亮的漆皮长筒靴。

“哦，是沃尔科夫，您好哇！”奥勃洛莫夫说。

“您好，奥勃洛莫夫，”这位光彩照人的先生一面朝他跟前走，一面说。

“请别过来，请别过来，您刚进门，一身寒气！”奥勃洛莫夫说。

“真娇气，简直成了锡巴里斯人①！”沃尔科夫说，同时用眼睛寻找可以放帽子的地方。他看见到处是灰尘，便将帽子拿在手中，接着掀起燕尾服的两片后襟，正想坐下，但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圈手椅以后，仍旧站在那里。

“您还没起床！您身上穿的是什么睡袍？这种衣服早就没人穿了。”他奚落地说。

“这不是睡袍，而是大袍子。”奥勃洛莫夫说着，又提起宽大的衣襟美滋滋地往自己身上裹了裹。

“您身体好吗？”沃尔科夫问。

“好什么！”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不好！脑充血害得我好苦。您呢？”

“我吗？挺好，健康快活，很快活！”年轻人动情地说。

“您这么早从哪儿来？”奥勃洛莫夫问。

---

① 锡巴里斯是古希腊一城市，在今意大利南部，因该城居民富有、奢侈而闻名于世。

“从裁缝那儿。您看，这燕尾服不错吧?”年轻人在奥勃洛莫夫面前转着身子说。

“好极了！做工很讲究，”奥勃洛莫夫说，“不过后背为什么这样宽?”

“这是骑装，骑马穿的。”

“哦！原来如此！您骑马?”

“那当然！我这身燕尾服是特意为今天订做的。今天是五月一日，我要跟戈留诺夫骑马去叶卡捷琳娜宫[1]。哦，您不知道吧？米沙·戈留诺夫晋升军官了，因此我们今天和往常不同。”沃尔科夫兴冲冲地说。

“嘿!”奥勃洛莫夫说。

“他骑一匹枣红马，”沃尔科夫接着说，“他们团的人都骑枣红马，我骑的是乌骓。您走路去，还是坐车去?”

“嗯……不走路，也不坐车。”奥勃洛莫夫说。

“五月一日居然不去叶卡捷琳娜宫！您怎么啦，伊利亚·伊利奇!”沃尔科夫惊愕地说，“人人都去!”

“怎么能人人都去！不会人人都去!”奥勃洛莫夫懒洋洋地指出。

“走吧，亲爱的伊利亚·伊利奇！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要带利季娅去，车上只有她们两个，对面还有一条板凳，您可以跟她们……”

“不行，我坐不来板凳。再说，我去做什么呢?”

“要是您愿意，米沙给您另备一匹马，好吗?”

“他真想得出!”奥勃洛莫夫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您怎么粘上戈留诺夫家的人了?”

“嘿!”沃尔科夫涨红了脸，“跟您说吗?”

“说吧!”

“您可跟谁也别说，保证?”沃尔科夫说着，在奥勃洛莫夫身边坐下了。

“好吧。”

---

① 叶卡捷琳娜宫在圣彼得堡城郊，是彼得一世为他的妻子建造的园林宫殿。十九世纪每年五月一日在这里举行游园活动。

“我……爱上利季娅了，”他对奥勃洛莫夫耳语道。

“太好啦！多长时间了？她好像挺可爱。”

“已经三个星期了！”沃尔科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米沙爱上了达申卡。”

“哪一个达申卡？”

“怎么，奥勃洛莫夫，您连达申卡也不知道？她跳舞跳得那么好，叫全城的人都着了迷！今天我跟米沙要去看芭蕾舞，他想抛一束花。我得领他去，他害羞，还嫩嘛……哦！我得去买茶花了……”

“还去哪儿？算了吧，到我这儿来吃饭，咱们聊聊。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我得去秋梅涅夫公爵家吃饭，戈留诺夫一家都去，她，她……利季娅也去。”最后几个字他是用耳语说的。“您怎么不上公爵家去了？那是个多么快活的家庭！多么大的气派啊！还有他们的别墅！整个儿隐没在花丛中！还修了回廊，哥特式的①。听说今年夏天要开舞会，演活画。您去吗？”

“不，我想我不会去。”

“哦，那是个多么好的家庭啊！这个冬天每逢星期三他们都招待不下五十人，有时多到一百人……”

“我的上帝！那该多乏味啊！”

“怎么会乏味？人越多越热闹嘛！利季娅常去，我本来并没有注意到她，可是忽然间……

> 我一心想要把她遗忘，
> 枉自以理智压制情感……”

他说着就唱了起来，忘乎所以地在圈手椅中坐下，猛地又纵身站起，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您这儿灰尘真多，到处都是！”他说。

“都怪扎哈尔！”奥勃洛莫夫抱怨道。

---

① 原文为法语。

“好，我该走啦！”沃尔科夫说。“我要去帮米沙买茶花。再见[①]！”

“晚上来喝茶，看完芭蕾舞就来，给我讲一讲。”奥勃洛莫夫发出了邀请。

“不行，我已经答应去穆辛斯基家，今天是他们招待客人的日子。您也一起去吧！要不要我引见？”

“不，去那儿做什么？”

“去穆辛斯基家做什么？真有您的！半个城的人都上他家去。您还说‘做什么’？在那儿大家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就乏味了。”奥勃洛莫夫说。

“那么您上梅兹德罗夫家去好了，”沃尔科夫接过话茬来说，“那儿可是只有一个话题——艺术。只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威尼斯派、贝多芬、巴赫、达·芬奇……”

“天天总谈一个话题多乏味！大概是一帮学究！”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

“您可真难侍候。这城里的名门大户还少吗？如今他们都有专门招待客人的日子，萨维诺夫家逢星期四请吃饭，马克拉申家是逢星期五，维亚兹尼科夫家逢星期日，秋梅涅夫公爵家逢星期三。我天天都有事！”沃尔科夫两眼放光了。

“您天天这么跑来跑去不腻烦吗？”

“腻烦！怎么会腻烦？快活得不得了！”沃尔科夫无忧无虑地说。“早上起来看看报，得了解时局[②]，知道点新鲜事。感谢上帝，我的公务不需要我守在办公室里，一星期两次到将军家去坐一坐，吃顿饭就可以了，然后是拜访，好久不去的地方去一去，还有……就是俄国剧院或者法国剧院的新女伶啦！要上演歌剧了，我去订票。现在我正谈恋爱……夏天快到了，米沙已经请准了假，我要跟他到他们的庄园去玩一个月，换换口味。那儿可以打猎。他们的邻居都好极了，要开乡村舞会[③]。我和利季娅可以去树林里散步，划船，采花……哦！……”他高兴得转了一圈。“不过我该走了……再见！”他一面

①②③ 原文为法语。

说，一面在蒙着灰尘的镜子跟前枉然地左照右照。

“请等一等，”奥勃洛莫夫挽留道，“我本来想跟您谈谈我的事情。”

“对不起[①]，我没有时间，”沃尔科夫急匆匆地说，“下回再谈！您想不想跟我去吃牡蛎？到那个时候您再跟我谈好了。走吧，米沙请客。”

“不，您请吧！”奥勃洛莫夫说。

“那就再见啦！”

他刚走几步，又折回来。

“您见过这个吗？”他指指自己的手问道。那只手仿佛铸在手套中了。

“这是什么？”奥勃洛莫夫不解地问。

“是时新的系带细羊皮手套[②]！您瞧，多服帖啊！再也用不着受两小时罪去扣那个扣子，把带子一拉就妥了。刚从巴黎来的货。要不要我给您捎一副来试试？”

“好，就请捎一副！”奥勃洛莫夫说。

“您再瞧瞧这个，可爱极了，对不对？”他从那堆小饰物中拣出一个说，“这是折起一个角的名片。”

“我看不清那上面的字。”

“Pr.就是公爵，M.表示米哈伊尔，姓氏秋梅涅夫刻不下了。这是他在复活节那天送给我的，代替复活节彩蛋。再见吧！我还要跑十个地方。天哪，活在世上真快乐啊！”

于是他走了。

“一天跑十个地方，真可怜！”奥勃洛莫夫想，“这也叫生活！”他用力耸了耸肩膀。“这样一来，人还存在吗？他被肢解成什么啦？当然，上剧场看戏，爱上个什么利季娅……她长得挺可爱，这并不坏！在乡下跟她一起去采花，划船，也挺好。不过一天跑十个地方真可怜！”他作出了这个结论，仰面躺在那里，庆幸自己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欲望和念头，他不东跑西颠，而是躺在这里，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

①② 原文为法语。

自己的安宁。

门铃又响了，打断了他的思路。

另一位客人走进来。

这是一位绅士，穿一件缀着有双头鹰徽记的包金纽扣的墨绿色燕尾服，脸刮得光光的，深色颊须从两边匀称地将他的面庞围住，眼睛里流露出勉为其难而又心平气和的神情，面容委顿而又含着若有所思的笑意。

“你好，苏季宾斯基！”奥勃洛莫夫高兴地说，“总算来看老同事了，真难得！别过来，别过来！你刚进门，一身寒气。”

“你好，伊利亚·伊利奇！我早就想来看你，”客人说，“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个鬼差事！瞧，为了一个报告，我带着一箱文件。万一上头问起什么事，我叫信差马上赶到这儿来。简直一分钟也不能自主。”

“你才去上班？怎么这样晚？”奥勃洛莫夫问，“你一向是十点就……”

“一向是，现在可不同了，十二点才出门。”他在最后两个字上加强了语气。

“哦，我明白了！”奥勃洛莫夫说，“你当处长了！有多长时间啦？”

苏季宾斯基大有深意地点了点头。

“复活节前的事了，”他说，“但是忙得要命！八点到十二点在家，十二点到五点在衙门，晚上还要办公。简直与世隔绝了！”

“嘿！当处长！了不起！”奥勃洛莫夫说，“恭喜恭喜！想当初咱们在一块儿还都是小科员。我看明年你就要升五品官啦！”

“瞧你说的！今天我就该得到贵族身份了①，本来我想上头会以政绩卓著为我申报，现在我既然已任新职，怎么能在两年之内接连……”

“今天来我这儿吃午饭，为庆祝你高升喝一杯！”奥勃洛莫夫说。

“不行，今天我得去副局长家吃午饭。星期四以前必须把报告准备好——麻烦透了！省里来的电报靠不住，我得亲自核实那些履历

---

① 一八五六年以前，俄国文官中的非世袭贵族要升至五品才能取得贵族身份。而晋升官阶的根据，要么是年限到了，要么是政绩卓著。

表。福马·福米奇又生性多疑,事必躬亲。今天饭后还得跟他坐下来办公。”

“饭后还要办公?”奥勃洛莫夫疑惑地问。

“你以为怎么样?能早点脱身就算不错,还赶得上去叶卡捷琳娜宫……我来是要问你去不去参加游园?我可以……”

“我身体不大舒服,去不了!”奥勃洛莫夫皱起眉头说。“再说事情也多……不行啊,我去不了!”

“可惜!”苏季宾斯基说,“天气挺好,我就盼着今天能喘一口气呢。”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吗?”奥勃洛莫夫问。

“新闻多着呢,现在信函中不写‘最忠实的仆人’了,而写‘谨致’什么什么。履历表不交两份了。我们那儿增设三个科,两名特勤官。我们的委员会关门了……哦,多着呢!”

“咱们的老同事们怎么样啦?”

“都还不错。斯温金丢了一份卷宗!”

“真的?局长怎么说?”奥勃洛莫夫的声音颤抖起来,想起过去,他还感到恐惧。

“局长下令,不找回卷宗不发奖金。那份卷宗可是要紧的,关系到‘惩处’。局长认为,”说到这儿,苏季宾斯基的话几乎变成了耳语,“他丢这卷宗是……有意的。”

“不可能!”奥勃洛莫夫说。

“不可能,不可能!这是冤枉,”苏季宾斯基用一本正经的庇护口吻说,“斯温金那个人太马虎,有时候天晓得他会给你做出什么结论来,把调查材料弄得乱七八糟。他真把我害苦了,不过这事不可能,从来没有发现他做过这种事……他不会这样干,不会,不会!那份卷宗准是夹在什么地方了,以后能找出来。”

“这么说,你还真忙!”奥勃洛莫夫说,“不停地干。”

“忙死人了!话又说回来,跟福马·福米奇这样的人干事倒是心情舒畅,奖励是少不了的!就连什么事也不做的人他都不会不关照。只要工作年限一到,或政绩卓著,他就给你申报晋升;年限不到,也不能得十字勋章的呢,就给你来一笔奖金……”

“你的薪水是多少?”

“薪水嘛,是一千二百卢布,膳食补贴七百五,房贴六百,补助费九百,车马费五百,奖金差不多一千。”

“好家伙!”奥勃洛莫夫说着,从床上一纵身坐起来,“是不是你的嗓子特别好? 简直跟意大利歌唱家平起平坐了。”

“这有什么! 你看佩列斯韦托夫,他也拿附加费,可事情比我干得少,而且什么也不懂。当然,他的声誉不如我的高。我很受器重。”接着苏季宾斯基又垂下眼皮谦逊地说,“部长前不久还提到我,说我是‘部内精英’。”

“好样儿的!”奥勃洛莫夫说,“就是得从八点干到十二点,从十二点干到五点,在家还要干——哎哟哟!”

他摇了摇头。

“我不干公务,又干什么呢?”苏季宾斯基问。

“可干的事情还少吗? 读书、写作……”奥勃洛莫夫说。

“我现在还不就是读读写写。”

“这不算,你应该发表……”

“也不能人人当作家嘛。你不是也没写作吗?”苏季宾斯基反驳道。

“可是我手上有田庄,”奥勃洛莫夫叹了一口气说,“我在考虑一个新的方案,打算进行种种改革,伤脑筋透了……而你干的是别人的事,不是自己的事。”

“有什么办法! 拿钱就得干事。夏天我要休息休息了,福马·福米奇答应特别为我安排一次出差……这下我又可以拿到一笔差旅费,也就是五匹马的车贴和一天三卢布的补助,外加奖金……”

“给这么多呀!”奥勃洛莫夫羡慕地说,接着叹了一口气,沉思起来。

“我正等钱用呢,秋天我要结婚了,”苏季宾斯基又说。

“你说什么? 真的? 跟谁?”奥勃洛莫夫关切地问。

“不开玩笑,我要跟穆拉申娜小姐结婚啦。还记得吗,消夏别墅里住在我隔壁的那家人? 你在我那里喝过茶,好像见过她。”

“我记不得了! 漂亮吗?”奥勃洛莫夫问。

“挺可爱。如果你愿意,咱们上她家吃饭去……”

奥勃洛莫夫踌躇起来。

“嗯……好吧,不过……”

“下星期去。”苏季宾斯基说。

“行,行,下星期去,”奥勃洛莫夫高兴地说,“我的衣服还没有做成。怎么样,是门好亲事吧?”

“嗯,她父亲是四品官,给她一万卢布,住宅是公家的,给我们一半,有十二间房,家具也是公家的,取暖、照明都由公家负担,还行……”

“还行!太好啦!苏季宾斯基真了不起!”奥勃洛莫夫说,言下不无羡慕之意。

“伊利亚·伊利奇,我要请你参加婚礼,当男傧相,记住……”

“那当然,一定一定!”奥勃洛莫夫说,“库兹涅佐夫、瓦西里耶夫、马霍夫他们怎么样?”

“库兹涅佐夫早就结婚了,马霍夫接了我原来的职位,瓦西里耶夫调到波兰去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得了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奥列什金呢,如今该称他‘钧座’[1] 了。”

“他是个好人!”奥勃洛莫夫说。

“好人,好人,名副其实。”

“他人很善良,性格又温和,不急不躁。”奥勃洛莫夫说。

“还那么殷勤周到,”苏季宾斯基又说,“而且从来不为了向上面邀功给人背地作梗和突出自己……能帮忙他都帮忙。”

“这个人太好了!有时候你在拟公文当中出了差错,有疏漏之处,摘由摘得不对,或者法律条款引得不当,没事儿,他叫另外一个人再拟一份就是。真是个大好人!”奥勃洛莫夫说。

“我们那位谢苗·谢苗内奇却是积习难改,”苏季宾斯基说,“惯于小题大做,虚张声势。最近他办了这样一件事:省里来了呈文,申请在我们部下属机关门口盖个狗窝,以防公物被盗。我们的建筑师是个内行,能干而又廉洁,造了一份很适中的预算,没想到他觉得预算

① 帝俄对三、四、五品大官称“钧座”。

数字太大，要调查盖一个狗窝究竟得花多少钱，结果在一个地方发现可以少花三十戈比，马上写报告……”

门铃又响了。

“再见，”这位官员说，“我聊得太久了，万一上面找我……”

“再坐一会儿吧，”奥勃洛莫夫挽留他说，“我还要跟你商量商量呢，我有两件倒霉事……”

“不行，不行，我还是过两天再来吧！”他说着，就走出门去。

“陷得太深了，亲爱的朋友，”奥勃洛莫夫目送他出去，心里想，“对世上其他的东西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他却会出人头地，渐渐把实权掌握到手里，青云直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仕途！人在其中：人的智慧、意愿、情感有多大用处？不过摆设而已！活了一生一世，身上有许多东西还从来没有动过……然而从十二点到五点他在衙门办公，从八点到十二点在家里办公——可怜！”

他体验到一种平静的快乐，因为从九点到三点，从八点到九点，他都可以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待着。想到他不必呈报告，拟公文，他的思想感情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自在地驰骋，更产生一种自豪之感。

奥勃洛莫夫浮想联翩，竟然没有注意到床前来了一位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绅士，他满脸胡子拉碴，故意衣冠不整。

“您好哇，伊利亚·伊利奇！”

“您好，片金！请别过来，请别过来，您刚进门，一身寒气！”奥勃洛莫夫说。

“嘿，您真是个怪物！”客人说，“还是老脾气不改，百事不管的懒汉！”

“哼，百事不管！”奥勃洛莫夫说，“我马上拿村长的信给您看看，伤脑筋透了，您还说我百事不管！从哪儿来啊？”

“书店。我去看杂志出版了没有。您看到我的文章了吗？”

“没有。”

“我给您寄来，您看看。”

“谈什么？”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问。

“谈贸易、妇女解放、今年这明媚的四月天，还有新发明的灭火

剂。怎么,您不看报刊? 写的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啊! 我尤其拥护写实主义文学流派。"

"您忙吗?"奥勃洛莫夫问。

"够忙的。每星期给报纸写两篇文章,还有书评。我刚写完一篇短篇小说……"

"什么内容?"

"写一个市长打市民的嘴巴……"

"这倒真是写实主义,"奥勃洛莫夫说。

"可不是吗?"文学家高兴地说,"我贯彻的就是这种思想,我知道它是新颖的、大胆的。有个过路人亲眼目睹了这种打嘴巴的场面,后来见到省长,就向省长告状。省长派一个下去办案的官员顺便核实这件事,并且调查那位市长人品如何。办案的官员把一些生意人召集起来,表面上是向他们查问商业方面的情况,附带也就搜集市长的材料。可是生意人怎么样呢? 他们点头哈腰,满脸堆笑,众口一词把市长捧上了天。办案的官员又从旁打听,于是才了解到,这帮生意人都是些十分狡诈的家伙,他们贩卖腐烂的东西,缺斤短两,甚至蒙骗官府,真是丧尽天良,因此打他们的嘴巴倒是正当的惩罚……"

"这么说,您写的市长打人嘴巴就像古代悲剧作家笔下的天命执法[①] 一样?"奥勃洛莫夫问。

"正是这样,"片金接着说,"您真善解人意,伊利亚·伊利奇,您应该写作! 不过我同时也揭露了市长的独断专行和百姓的道德败坏,指出下属官员的无能以及采取严厉而又合法的措施的必要性……这思想……够新颖的吧?"

"不错,尤其对于我,"奥勃洛莫夫说,"我读得太少……"

"的确,在您家里看不见几本书!"片金说,"不过您一定要读一读《贿官与淫妇之恋》这篇东西,可以说是绚丽的诗篇,即将问世。至于作者是谁,我还不能告诉您,暂时是个秘密。"

"什么内容?"

"暴露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而且诗意盎然。一切动因都触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及了，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评到了。作者就像是传讯了一个无能而又劣迹昭著的大官和一群欺骗他的贪赃枉法者，各类淫妇也都分析到了……法国女人啦，德国女人啦，芬兰女人啦，等等，等等……活生生的，真实得叫人心惊肉跳……我听过某些段落的朗读，作者真伟大！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但丁、莎士比亚……"

"您扯到哪儿去了！"奥勃洛莫夫欠起身来吃惊地说。

片金发现自己的确扯得太远，立刻打住。

"您自己读一读就知道了。"他又说，语气已不像刚才那样热烈。

"不，片金，我可不打算读它。"

"为什么？可轰动啦，大家都在议论……"

"让他们去议论好了！有些人除了议论无事可做。这也是一种志趣。"

"出于好奇读一读也好嘛！"

"我什么没见过？"奥勃洛莫夫说，"他们写作为的是什么？不过自娱罢了……"

"怎么是自娱！写得多真实啊！真实得引人发笑。简直是一幅幅活的肖像。无论写什么人，商人也好，官吏也好，军官也好，岗警也好，都写得栩栩如生。"

"他们这样做目的何在？是不是寻开心，证明他们无论写什么人都能写得惟妙惟肖？可是毫无生命力，缺乏对生命的理解和同情心，缺乏你们称之为人道的精神。只有自负。他们写盗贼、娼妓，就好像在大街上抓这些人并且把他们送进监狱。他们的小说里没有'无形的眼泪'，只有公开的粗野的嘲笑和怨气……"

"还需要什么呢？妙的是您自己说出来了：这是沸腾的怨气，也就是对邪恶的愤怒的压制，对堕落者的含着鄙夷的嘲笑……这就够了！"

"不，不够！"奥勃洛莫夫突然激动地说，"你们尽管去写盗贼、娼妓、狂妄自大的糊涂虫好了，但是别忘了他们是人。人道哪里去啦？你们想只用头脑写作！"奥勃洛莫夫的声音几乎嘶哑了，"你们以为思想不需要心灵吗？不对，能使思想结出果实的是爱。你们应该向堕落的人伸出手去把他拉起来。如果他濒于毁灭，应该为他痛哭，而不

是嘲笑他。你们应该爱他，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对待他像对待自己一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读你们的作品，并且向你们致敬……”他说完，又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躺下。“他们写盗贼，写娼妓，”奥勃洛莫夫接着说，“可是忘了写人，要么是不善于写人。有什么艺术可言？您发现什么诗意啦？你们尽管去揭露腐败、肮脏的现象好了，不过请别拿你们写的东西来冒充诗。”

“虽然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在沸腾，在运动，您却要我们去写风花雪月：玫瑰啦，夜莺啦，或者凛冽的清晨啦，是吧？可今天我们只需要赤裸裸的社会生理学，而无暇作歌……”

“人，给我写人！”奥勃洛莫夫说，“你们要爱人……”

“去爱放高利贷的商人，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盗窃成性的或者愚钝糊涂的官吏？瞧您说的！显然，您不从事文学创作！”片金激动地说，“不对，应该惩罚他们，把他们逐出公民行列，逐出社会……”

“逐出公民行列！”奥勃洛莫夫忽然站起身来，面对着片金，有所感悟地说，“那就意味着忘记了在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内部还存在着至高无上之源，忘记了这个败坏了的人毕竟是人，也就是你们自身。逐出！你们又怎么能够把他逐出人类这个圈子，逐出自然界，逐出上帝的慈悲之怀呢？”他目光炯炯，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

“您扯到哪儿去了！”这回轮到片金吃惊了。

奥勃洛莫夫发现自己也扯得太远，立刻闭上了嘴，又站立片刻，打了一个哈欠，慢慢地躺到长沙发上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那么您究竟看什么书？”片金问。

“我……多半是看游记之类。”

又是沉默。

“等《贼官与淫妇之恋》出版了，您看不看呢？”片金问，“我可以给您带一本来……”

奥勃洛莫夫摇了摇头。

“那么我把我的短篇小说寄给您吧？”

奥勃洛莫夫点头表示同意。

“我该到印刷所去了！”片金说，“您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我

是来请您去叶卡捷琳娜宫，我有车。明天我得写一篇关于游园的文章，一块儿去看看，我注意不到的，您可以提醒我。两个人也好玩些。一块儿去吧……”

“不，我身体不舒服，”奥勃洛莫夫皱着眉头说，同时把被子拉过来盖在身上，“我怕潮气，现在外面还没有干透。您今天来我这儿吃饭多好，咱们聊聊天……我有两件倒霉的事情……”

“不行，今天我们编辑部的人都到圣乔治饭店碰头，从那儿再去游园。晚上还得写东西，天亮前送印刷所。再见吧。”

“再见，片金。”

“晚上还得写东西，”奥勃洛莫夫想，“那么什么时候睡觉呢？他一年大概能挣到五千卢布！这个数目不小！不过要不停地写，把心智花在区区小事上，改变自己的信念，出卖知识和想像，违反自己的天性，激动，愤慨，发狂，没有安宁，不停地奔来跑去……还要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就像一个轮子，或者一架机器。明天，后天，逢年过节，无论冬夏，他都得写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歇一口气呢？可怜！”

他转过脸去看看桌子，那上面光光的，墨水干了，鹅毛笔不见踪影。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此刻像初生婴儿一般无忧无虑地躺着，不忙这忙那，不出卖任何东西……

“可是村长的来信怎么办？房子怎么办？”他忽然想起这两件事，便沉思起来。

门铃又响了。

“怎么今天都到我这儿来聚会？”奥勃洛莫夫说，同时等着客人进门。

来客的年纪说不准有多大，他正处在根据外貌很难判断年龄的时期。他不美不丑，不高不矮，既不是金发男子，也不是黑发大汉，天生没有任何显著的特点，无论好坏都说不上。许多人称呼他伊万·伊万内奇，有些人称呼他伊万·瓦西里奇，还有一些人称呼他伊万·米哈伊雷奇。

关于他的姓氏也是说法不一，有些人说他姓伊万诺夫，另外一些人说他姓瓦西里耶夫或者安德烈耶夫，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姓阿列克

谢耶夫。初次同他见面的人听别人介绍他的尊姓大名以后,立刻就忘记了,连他的相貌都想不起来。至于他说过什么话,也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存在,不会给社会增添什么。他不存在,也不会使社会丧失什么。他的思维不具备机敏、独到之类的特征,正如他的躯体没有任何特点一样。

也许他起码还能讲一讲他的所见所闻,引起别人的兴趣,可惜他哪里也没有去过。自从在彼得堡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他的所见所闻自然是别人都知道的了。

这样的人讨人喜欢吗?他是否有爱,有恨,有痛苦?看来他应该有爱,有恨,有痛苦,因为凡人都免不了如此。不过他不知怎的竟然能够爱一切人。天下就有这么一种人,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在他们心中引起敌意、复仇这一类的情绪。不管你怎样对待他们,他们总是怀着爱心。不过,老实说,他们的爱,以热度论,是永远达不到炽烈的程度的。虽然人们都说,这种人爱一切人,因此心地善良,其实他们谁也不爱,他们的所谓善良也仅仅是不凶狠而已。

如果别的人当着这种人的面给乞丐布施,那么这种人也会扔给乞丐一个小钱。如果别的人对乞丐辱骂,或者驱赶,或者嘲笑,这种人也会跟着辱骂和嘲笑。

他算不上富翁,因为他并不阔绰,相反,倒是比较贫困。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当成穷人,因为比他穷的人还多着呢。

他干着一份小差事,领一笔数目不大的薪俸,此外,一年还有约三百卢布的收入,因此不愁吃穿,从不向人借钱,而别人更不会产生向他借钱的念头。

他在衙门里没有特别固定的工作,因为同僚们和上司们怎么也弄不清楚,究竟什么事情他做得差些,什么事情他做得好些,当然也就无法确定,究竟什么是他之所长。别人交给他做这件事也好,那件事也好,他做出来总叫上司难以评价,左看右看,最后只能说:“先搁着吧,我再看看……嗯,大致不差。”

你在他脸上永远不会发现任何思虑或者梦想的迹象,表明他此刻正在同自己谈话。你也永远不会看到他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外界某样东西,似乎想了解它。

如果有熟人在街上遇见他，问他："上哪儿去啊？"他会回答说："我上衙门去，"或者说"去逛商店"，或者说"去看望一个人"。如果这位熟人说："你还不如跟我上邮局去，"或者"到裁缝店去"，或者"散散步"，他就会跟着这位熟人去裁缝店，上邮局，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散步去了。

除了他的母亲以外，恐怕再没有什么人发觉他出世了。在他活着的时候，同样很少有人理会他，大约也不会有人注意他怎样从人世间消失的罢。他死后谁也不会问起他来，不会惋惜，也不会因此高兴。他既没有仇敌，也没有朋友，而熟人倒不少。也许只有为他送葬的队伍会引起路人的注意，使路人第一次向这位无法确述其外貌和个性的人脱帽致敬，深深地鞠躬。说不定还会有好奇的人跑到送葬的队伍前面去打听死者的姓名，问过也就忘了。

阿列克谢耶夫也好，瓦西里耶夫也好，安德烈耶夫也好，或者别的什么姓氏也好，都不过是芸芸众生的一个不完全、无个性的代号，一声喑哑的回响，一种模糊的反光而已。

在大门口或者小铺里，扎哈尔惯于对聚集在那儿的人一五一十地介绍前来拜访他家主人的形形色色的客人，可是就连他一提到这位……我们姑且称之为阿列克谢耶夫的客人，也往往语塞。他左思右想，总抓不到什么突出的外貌、举止或者性格的特征，末了只好把手一挥，说："这一位是四不像！"

"哦，是您，阿列克谢耶夫！"奥勃洛莫夫招呼道，"您好！从哪儿来？请别过来，请别过来！您刚进门，一身寒气，我就不跟您握手啦！"

"瞧您说的，什么寒气？"阿列克谢耶夫说，"我本来没打算今天上您这儿来，可是我碰见了奥夫奇宁，他把我拉到他家去了。我这是来请您的，伊利亚·伊利奇。"

"上哪儿去？"

"奥夫奇宁家呀，走吧。马特维·安德烈伊奇·阿利亚诺夫、卡济米尔·阿尔贝特奇·普海洛、瓦西里·谢瓦斯季扬内奇·科雷米亚金都在那儿。"

"他们都上那儿去干吗？又有什么必要找我？"

“奥夫奇宁请您去吃饭。”

“嘿！吃饭……”奥勃洛莫夫毫无兴趣地说。

“然后一起去叶卡捷琳娜宫。他们叫我跟您说，得雇一辆马车。”

“上那儿去干吗？”

“干吗！今天那边有游园活动，您不知道今天是五一？”

“您坐一会儿，咱们考虑考虑……”奥勃洛莫夫说。

“您起来呀！该穿衣服了。”

“再等一会儿，还早嘛。”

“还早！他们要咱们十二点到，提前吃完饭，下午两点左右就去游园。快走吧！要不要我叫人来侍候您穿衣服？”

“穿衣服？我还没有洗脸呢。”

“您洗呀！”

阿列克谢耶夫在屋里来回走几趟，在一幅他看过上千次的画前站住，向窗外瞟了一眼，又从书架上拿起一样东西翻来覆去地端详了一阵，仍放回原处，然后吹着口哨重新踱起步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妨碍奥勃洛莫夫起床洗脸。过了约十分钟，阿列克谢耶夫忽然问奥勃洛莫夫：

“您怎么啦？”

“什么？”

“还躺着？”

“有必要起来吗？”

“当然有！人家等着咱们。您不是想去吗？”

“去哪儿？我哪儿也不想去……”

“伊利亚·伊利奇，您刚才还说咱们去奥夫奇宁家吃饭，然后去叶卡捷琳娜宫……”

“这样潮湿我会去！那儿的东西我什么没见过？您瞧，就要下雨了，天阴得很。”奥勃洛莫夫懒洋洋地说。

“天上一片云也没有，您倒说要下雨了。您觉得天阴是因为您这些窗子不知有多少日子没擦了，玻璃太脏，根本不透光，这扇窗子几乎给窗帘挡严了。”

“您去跟扎哈尔说说，他马上就会叫老妈子们来，把我赶出去在

外面待一整天！"

奥勃洛莫夫沉思起来，阿列克谢耶夫坐下，用手指敲着身边的桌子，心不在焉地望望四壁和天花板，过了几分钟才问道：

"那么咱们怎么办？您是起来穿衣服呢，还是像这样躺下去？"

"什么事？"

"去叶卡捷琳娜宫呀……"

"您怎么总惦记着叶卡捷琳娜宫，"奥勃洛莫夫懊恼地说，"就不能在这儿待着？是不是屋里冷，或者空气不好，您总想出去？"

"哪儿的话，我在您这儿总是觉得挺好，我很满意。"阿列克谢耶夫说。

"既然这儿挺好，为什么还想到别处去？不如在我这儿待一天，一块儿吃饭，晚上您自便！……哦，我忘了，我怎么能出门！塔兰季耶夫要来吃饭，今天是星期六。"

"既然是这样……好吧……您就……"阿列克谢耶夫说。

"我跟您说了我的事情吗？"奥勃洛莫夫连忙问。

"什么事情？我不知道。"阿列克谢耶夫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说。

"为什么我挨了好半天还没起来？就因为我一直躺在这儿想，我怎么才能摆脱困境。"

"什么困境？"阿列克谢耶夫问，同时竭力做出一副惊恐的样子。

"有两件倒霉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究竟是什么事情？"

"人家撵我走。您想想，我得搬家，乱哄哄的，穷折腾……一想这事我就害怕！我在这屋里住了八年啦。房东竟然跟我找这个麻烦，叫我'搬走，快点！'"

"还叫您快点！人家催您自然是有这个必要，"阿列克谢耶夫说，"搬家是一件挺讨厌的事情，非常麻烦，丢了这个，砸了那个，挺烦人！您这房子又好……租金多少？"

"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还要马上找到？"奥勃洛莫夫说，"这房子干燥，暖和，住户都相安无事，失窃的事只发生过一次！天花板看上去不大牢靠，石灰都脱落了，不过一直也没塌下来。"

"您说说！"阿列克谢耶夫摇了摇头。

“想个什么办法才能……不搬家呢?”奥勃洛莫夫心事重重地自问。

“您租这房子是有合同的吧?”阿列克谢耶夫问,并且从上到下观察这间屋子。

“对,不过合同期限已经过了,后来我一直按月付房租……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按月付房租,我记不得了。”

“您打算怎么样呢?”阿列克谢耶夫沉默了片刻后又问,“是搬,还是不搬?”

“根本没打算,”奥勃洛莫夫说,“我连想都不愿意想。让扎哈尔去想个办法吧。”

“有些人倒特别爱搬家,”阿列克谢耶夫说,“好像只有换个住处才算一种乐趣……”

“让那些人搬好了。我可是什么变动也受不了!这还只关系到住处!”奥勃洛莫夫说开了,“您瞧瞧村长都说些什么话。我这就把他写来的信拿给您看……哪儿去啦?扎哈尔!扎哈尔!”

“唉,老天爷呀!”扎哈尔从炉炕上跳下来哑着嗓子说,“什么时候上帝才召我去啊?”

他走进书斋,目光呆滞地望了望主人。

“你怎么不把信找出来?”

“我上哪儿找去?我知道您要的是哪封信?我又不识字。”

“不管识字不识字,你找一找嘛!”奥勃洛莫夫说。

“您自个儿昨天晚上还瞧信来着,”扎哈尔说,“后来我就没瞅见过。”

“这封信在哪儿呢?”奥勃洛莫夫懊恼地问,“我又不会把它吞下去。我记得很清楚,是你从我这儿拿走的,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哦,你看看,原来在这儿!”

他抖了抖被子,一封信从被子里掉到了地板上。

“瞧,您什么都赖我!……”“好了,好了,走吧,走吧!”扎哈尔和奥勃洛莫夫彼此同时向对方嚷道。

扎哈尔走了,奥勃洛莫夫开始念信,那是一张灰色的纸,很像是蘸着克瓦斯写成的,盖了褐色的火漆封印。粗大的淡色的字母稀稀

拉拉地排着庄严的队伍由左上角向右下角倾斜着走下来。这队伍在行进中有时被一大块淡淡的墨水印迹阻断。

“大人，”奥勃洛莫夫念道，“养育我们的父亲伊利亚·伊利奇……”

奥勃洛莫夫跳过几句问候的话，从当中念下去：

“在下谨向大人禀报，你的领地上平安无事。四个多星期没下雨了，想必是我们得罪了上帝，所以不下雨。老辈人都不记得什么时候闹过这样的旱灾，春麦就跟火烤过似的。秋麦有的闹虫害，有的给霜打了，我们改种了春麦，还不知道长得出来长不出来。说不定仁慈的主会保佑大人，我们倒不为自个儿操心，就让我们饿死好了。圣约翰节[①] 前又有三个农民逃走了，是拉普捷夫、巴洛乔夫，特别是铁匠的儿子瓦西卡逃走了。我打发他们的娘儿们去找他们，这些娘儿们去了就没回来，听说在切尔基住下了。我干亲家从韦尔赫廖沃村到切尔基去了，是管事派他去的，因为听说那边来了一种洋犁，管事派我干亲家去看那种犁。我托我干亲家去打听那几个逃亡农民，还求过县警察局局长，他说：‘拿呈文来，什么调查都能办，叫农民回原籍。’多余的话一句都没有。我就跪下去哭着求他，可他对我大喊大叫：‘滚开，滚开！跟你说了能办，拿呈文来！’可我没递呈文。本地雇不着人，都到伏尔加河上当船工去了——这儿的人现在就有这样蠢，伊利亚·伊利奇老爷，养育我们的父亲！今年集市上不会有咱们的粗麻布了，我已经把烘仓和漂布房锁上，派瑟丘格日夜看守，他是个不喝酒的农民。为了防他偷东家的东西，我日夜监视着他。别的人喝得厉害，还要求改付代役租。欠下的租没付清，今年给你，我们的父亲和恩人，交的钱要比去年少两千左右，只求旱灾别弄得我们彻底破产，我们就按我们说的这个数交上。”

接下去是表忠心的话和下款：“你的村长，最卑贱的奴仆普罗科菲·维佳古什金签呈。”村长没有文化，因此只画了一个十字。“信由村长口述，其内弟独眼焦姆卡代书。”

奥勃洛莫夫看了看信的末尾说：

---

① 七月七日是圣约翰节。

“没有注明年月，这封信肯定是去年写的，一直压在村长那儿。信上还提到圣约翰节和旱灾呢！他现在才想起来！”

奥勃洛莫夫陷入沉思之中。

“您瞧，”他接下去说，“他交的钱要‘少两千左右’！还剩多少？我去年收到多少呢？”他两眼盯着阿列克谢耶夫问。“我没跟您说过？”

阿列克谢耶夫望着天花板出神。

“等施托尔茨来，应该问问他，”奥勃洛莫夫又说，“好像有七八千……真糟糕，没记账！今年他只给我六千啦！我会饿死啊！这日子怎么过？”

“着什么急，伊利亚·伊利奇？”阿列克谢耶夫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他写些什么您听见了吧？非但不想办法送钱来，说几句宽慰的话，反而故意叫我不痛快！年年如此！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少两千左右’！”

“是啊，损失挺大，”阿列克谢耶夫说，“两千可不是闹着玩的！听说阿列克谢·洛金内奇今年也只有一万二的收入，而不是一万七……”

“一万二总还不是六千吧？”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村长真叫我烦死了！如果真会发生歉收、旱灾这类事情，也不必提前让我伤脑筋嘛！”

“嗯……这倒是……”阿列克谢耶夫说，“不该这么办。不过农民做事哪会有分寸！这种人什么都不懂。”

“您处在我的地位打算怎么办？”奥勃洛莫夫疑惑地望着阿列克谢耶夫问道，满心期待着阿列克谢耶夫想出办法来宽他的心。

“得考虑考虑，伊利亚·伊利奇，不能仓促决定。”阿列克谢耶夫说。

“要不就给省长写封信吧！”奥勃洛莫夫若有所思地说。

“谁是你们省长？”阿列克谢耶夫问。

奥勃洛莫夫没有回答，他思索起来。阿列克谢耶夫闭上嘴，也琢磨开了。

奥勃洛莫夫把信团在手中,托着头,两个胳膊肘支在两个膝头上,呆坐了一会儿,种种恼人的念头涌上心来折磨着他。

"施托尔茨快点来就好了!"奥勃洛莫夫说,"他来信说很快就到,可是鬼知道人在哪儿!他能把这事办好。"

他又发愁了。两个人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奥勃洛莫夫先有了主意。

"应该这么办!"他坚决地说,几乎从床上起来了,"而且要尽量快,不能拖延……首先……"

这时候由前室里传来了震耳的门铃声,奥勃洛莫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两个人都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扎哈尔立刻从炉炕上跳下来。

三

“在家吗?”有个人在前室里很不客气地大声问。

“这时候还能上哪儿去?”扎哈尔更加不客气地回答说。

来人年纪在四十岁上下,是个大块头,肩膀宽,面目粗,眼睛突,脑袋大,脖子短,嘴唇厚。乍一看,给人的印象是粗野,邋遢。很明显,他不讲究服饰,也不常刮脸,对此他似乎无所谓。他不以衣冠不整为耻,反倒有意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派头。

此人名叫米海·安德烈耶维奇·塔兰季耶夫,是奥勃洛莫夫的同乡。

塔兰季耶夫以阴暗的目光观察一切,对周围的事物无不抱着一种鄙夷的、公然仇恨的态度,咒骂世上的一切,就像一个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怀才不遇的人,又像一个在命运的压迫下虽低头而心不甘、气不馁的强者。

他的举动大胆随便,说话快,嗓门大,而且几乎总是带着火药味。如果稍微站远一点听他说话,你会觉得仿佛有三辆空大车从桥上经过。他从不在乎有谁在场,照样对答如流。一般说来,他对任何人,包括朋友,都很粗鲁,好像是要使你感觉到,他跟你谈话,甚至在你家吃饭,都是给了你很大的面子。

塔兰季耶夫是个思维敏捷的机灵人,若是议论一般性的实际生活问题或者错综复杂的案件,那么谁也说不过他,他会立刻为某种情况下如何行动提出一套理论,并且有根有据,末了几乎总是要把向他讨教的人奚落一顿。

然而,自从二十五年前他进某衙门做了录事以后,直到须发挂霜,也没有再更换职位。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从未考虑过他是否该升迁的事。

原来塔兰季耶夫只不过长了一张巧嘴,在口头上他能把一切问

题都解答得清清楚楚，而且毫不费力，尤其是涉及别人的时候。一旦需要动一动手指，或者向前迈一步，总之，需要他把自己创立的理论付诸实践，采取实际步骤，显示办事的能力和效率，他就变了一个人，变得不中用了。他忽然为难起来，身体也不舒服了，不是说不方便，就是说还有别的事情，而那件事情他同样不会着手去做，即使去做，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他仿佛成了一个小孩子，顾此失彼，甚至连一些起码的常识也没有，或者延误了时机，以致半途而废，或者全无章法，最后丢下一个烂摊子，叫人无法收拾，而他事后还要骂娘。

他父亲是从前地方上一名刀笔吏，本想把自己处理讼事的技巧和经验传授给儿子，让儿子也进衙门去干他如鱼得水般干了一辈子的事业，不料命运却作了另一种安排。这位只学过一点俄文的父亲，不愿看到儿子落后于时代，希望儿子除了掌握诉讼之道以外，还能学点别的东西，就叫他跟着一位神父读了三年拉丁文。

孩子天资聪颖，三年就学完了拉丁文的初级读写课程和高级句法学，刚开始研读科尔内利·内波斯[①] 的著作，父亲认为这点知识足够了，已经使儿子大大超越了前辈，再学下去怕是会妨碍他的仕宦前程的。

十六岁的米海在父母膝下渐渐忘记了无用武之地的拉丁文。在等待来日获得出席地方自治法院或县级法院会议之殊荣的岁月里，这个年轻人经常跟着他父亲出去吃酒席。正是在这所学堂里，在人们无所顾忌的谈笑间，他的头脑向精微处发展起来了。

他以年轻人的接受能力，倾听父亲和他的同僚们谈论由这些刀笔吏经手的种种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情节。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开花结果。父亲费尽心力，也没有能够把米海培养成一名精通业务的恶讼师。如果不是命运捣乱，老人的目的本来是可以达到的。米海的确已经从父亲的言谈中掌握了他的全部理论，只差把这理论付诸实践了，不料父亲故去。米海还没来得及踏进法院的大门，一位恩人把他带到了彼得堡，并且在一个局里给他谋

---

① 科尔内利·内波斯(公元前约 100—前 25)，罗马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在革命前的俄国学校中用作拉丁文教材。

了个录事的职位，从此不再过问他的事。

于是塔兰季耶夫一生都只是个理论家。他学的拉丁文，他掌握的那一套任意断案——公正也罢，不公正也罢——的精致理论，在彼得堡的公务中都没有派上用场。然而他身上确有一股沉睡着的力量，他自己也意识到，这股力量被与他作对的环境永远封闭在他的体内，没有施展的希望，就像童话故事里讲的妖精被关在施了魔法的四壁间，失去了害人的能力一样。也许塔兰季耶夫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这么一股子没有使用的力量，才对人如此粗鲁而不友善，总是怒气冲冲、骂骂咧咧的吧。

他以苦涩的心情和轻蔑的眼光看待自己目前从事的抄写文件、装订卷宗之类的工作。远方只有最后一线希望在向他微笑，就是转到收酒税那方面去。在他看来，只有以此取代他父亲要他继承而没有成功的事业才是有利可图的。在这样的期待中，他父亲为他建立的一套为人处世、欺诈索贿的现成理论，因为没有能够运用到外省那个值得使之一显身手的主要舞台上，便运用到了他在彼得堡的卑微生活中的一切琐事上，又因为他缺少官场上的交际而潜入他的私人关系之中。

他骨子里就是个索贿贪官，又有一套理论，可惜无案可办，也无人求他写状子，于是他想出种种巧法去勒索自己的同事、朋友。天晓得怎么一来他就能够以软磨或者硬缠的手段强迫别人请他吃饭，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也不管什么场合。他还毫无道理地要求所有的人尊重他，态度又十分苛刻。他从不因自己的衣裳破旧而脸红，但是只要一天没有希望大吃一餐饭、足喝一顿酒，他就会惶惶不安。

因此，他在朋友圈子里活脱儿是一只大看门狗，见人就咬，不许人动弹；但是一见有肉扔过来，不管由哪儿扔来往哪儿扔去，他准冲上去用嘴叼住。

到奥勃洛莫夫这里来得最勤的就是这样两个人。

这两个俄国无产者来做什么？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是来喝酒，吃饭，抽好烟的。他们发现这里是一个既温暖又自在的去处，而且任何时候都一样地招待，即使算不上热情，却也并非无情。

那么奥勃洛莫夫又为什么让他们来呢？这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

清，大约是因为直到今天，在像奥勃洛莫夫田庄这样的偏僻乡村里，每一户殷实人家都养着这么一群男女，他们一无生活来源，二无一技之长，又不事生产，只有一张要吃要喝的嘴，还几乎都是有身份的人。

更有一帮耽于逸乐之徒，他们的生活需要这种补充。世上若没有多余的人，他们会感到寂寞。请想一想，谁来把不知搁在哪儿的鼻烟盒找出来递给他们，或者帮他们拾起掉在地上的手绢儿？他们头痛起来的时候向谁诉苦，并且有权得到对方的安慰？做了噩梦跟谁讲，叫谁来圆梦？就寝时又找谁来念闲书催眠呢？再说，有的时候还可以差遣这类无产者到附近的城镇去采购，或者帮着处理一些庄园事务——总不能亲自四处奔跑吧！

塔兰季耶夫一到就哇啦哇啦地把奥勃洛莫夫从呆滞无聊的状态中拉出来。他又叫又嚷，仿佛在演一台独角戏，慵懒的主人倒不必开口和动手了。塔兰季耶夫把生命和运动，有时还有外界的新闻，带进这个为瞌睡统治着的房间。奥勃洛莫夫可以一动不动地观看和倾听他面前这个活物如何动来动去，说个没完。此外，他的憨朴足以使他相信塔兰季耶夫真能给他出好主意。

奥勃洛莫夫之所以能够容忍阿列克谢耶夫造访，还有一层同样重要的原因。若是奥勃洛莫夫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也就是静静地躺着打盹儿，或者在屋里踱步，那么阿列克谢耶夫在这儿就跟不在一样，他也会默不作声地坐着打盹儿，或者盯着一本书，或者仔细观看屋里的图画和小玩意儿，还张嘴打哈欠，弄得眼泪直流。他能三天三夜这样待着。若是奥勃洛莫夫一个人独处腻了，要交流思想，开口说话，出声朗读，谈天论地，发发脾气，那么随时都有这么一个顺从而又现成的人洗耳恭听。无论他沉默也罢，议论也罢，激动也罢，也无论他怎样看问题，这个人一律奉陪。

其他客人则不常来，就是来了，也像前面三位客人一样，只小坐片刻。奥勃洛莫夫和大家越来越疏远了。有时他也会对某件新鲜事或者五分钟的交谈发生兴趣，但仅此而已，接下去他又不说话了。可是别人却需要交流，希望他参与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他们在人群中如鱼得水，各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见解——不像奥勃洛莫夫根本不愿意了解生活。他们还想把他也卷进去，这他可不喜欢，叫他反感，

不合他的心意。

有一个人倒合他的心意，这个人也不给他安宁，也喜欢新鲜事物，喜欢社交，热爱科学，热爱整个生活，但是好像爱得更加深沉，更加真挚。奥勃洛莫夫虽然对一切人都很和蔼，但从心里喜爱和信赖的却只有他，也许是因为他俩在一起长大，一处读书，又在一块儿生活过的缘故吧。这个人就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施托尔茨。

他出门了，奥勃洛莫夫正急切地盼望他归来。

四

“你好哇，老乡，”塔兰季耶夫粗声粗气地说，同时向奥勃洛莫夫伸出一只寒毛森森的手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床上挺着？”

“别过来，别过来！你刚进门，一身寒气！”奥勃洛莫夫一面拉上被子，一面说。

“什么话，一身寒气！”塔兰季耶夫说，“握握手嘛，别人都伸过来了！就要打十二点了，他还四脚朝天！”

他想把奥勃洛莫夫从床上拉起来，奥勃洛莫夫抢先放下两只脚，那两只脚立刻插进鞋里。

“我正要起床。”他打着哈欠说。

“我可知道你怎么起床，你得赖到吃中饭[1]的时候。喂，扎哈尔！你在哪儿，老糊涂蛋？赶紧来帮老爷穿衣服。”

“您先雇一个自个儿的扎哈尔再嚷嚷吧！”扎哈尔说着，走进书斋来，同时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塔兰季耶夫。“瞧您把地板踩的，像个货郎似的！”他加了一句。

“哼，还多嘴，丑八怪！”塔兰季耶夫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正准备从后面踹扎哈尔一下，不料扎哈尔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忽然停步，转过身来，对他凶恶地吼道：

“您试试！您要干吗？我走了……”他说完，朝门口退去。

“得了，米海·安德烈伊奇，你歇歇吧！何苦招惹他？”奥勃洛莫夫说。“扎哈尔，把东西递给我！”

扎哈尔又折回来，斜眼看着塔兰季耶夫，灵巧地从他身边一闪而过。

奥勃洛莫夫让扎哈尔扶着，像个疲惫不堪的人一样勉强下了床，

① 指下午五时那顿正餐。

然后勉强挪到一张大圈手椅跟前，一屁股坐了下去，又不动了。

扎哈尔从一张小桌子上拿来头油、梳子、刷子，在奥勃洛莫夫的头发上抹了一点油，分了缝，用刷子刷整齐。

"现在就洗脸吗？"扎哈尔问。

"再等一会儿，"奥勃洛莫夫说，"你先去吧！"

正当扎哈尔给奥勃洛莫夫梳头的时候，塔兰季耶夫忽然转过脸去，对阿列克谢耶夫说："啊，您也在这儿？我没看见。您在这儿干吗？您的亲戚可真是个混蛋！我一直想跟您说……"

"什么亲戚？我什么亲戚也没有啊！"阿列克谢耶夫瞪圆了眼睛望着塔兰季耶夫，胆怯地说。

"就是那个人，他还在那儿当差，姓什么来着？……姓阿法纳西耶夫，怎么不是亲戚？是亲戚。"

"可我不姓阿法纳西耶夫，我姓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谢耶夫说，"我没有亲戚。"

"哼，还说不是亲戚！跟您一样不中看，也叫瓦西里·尼古拉伊奇。"

"真的，非亲非故，我叫伊万·阿列克谢伊奇。"

"反正他像您，不过他是个混蛋。您看见他的时候，就这么跟他说吧。"

"我又不认识他，从来没见过面。"阿列克谢耶夫一面打开鼻烟盒，一面说。

"给我一点鼻烟！"塔兰季耶夫说，"哟，您这是普通的吧，不是法国的？可不是！"他闻了闻又说。"干吗不买法国的？"他厉声指责道，"像您亲戚那样的混蛋我还真没见过。我跟他借过五十卢布，两年前的事了。五十卢布算什么？还不早忘了？没那回事，他可记得，月月碰见我就问：'您借的钱怎么样了？'烦死人！这还不说，昨天他上我们局里去了，又跟我说：'您大概关饷了吧？可以还债了。'我把薪水给了他，当众臊了他，臊得他都找不着门在哪儿了。说什么'我是穷人，自个儿还缺钱花呢！'好像我就不缺了！我又不是阔佬，赏他五十卢布不在乎！老乡，给支烟抽抽。"

"就在那边小盒子里。"奥勃洛莫夫指着书架说。

他若有所思地坐在圈手椅中,摆出一副闲雅的懒相,并未注意周围发生的事,也没有听别人说话。他正以欣赏的目光观看他那双白净的小手,并且抚摩着。

“嗨!还是那种?”塔兰季耶夫拿出一支烟,看了奥勃洛莫夫几眼,厉声问道。

“嗯,还是那种。”奥勃洛莫夫机械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要买另外一种,进口的!真没记性!你可注意,下星期六以前一定得买到,不然我要过好长时间才来。瞧这破烟!”他点着烟,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来,而将下一个吞进肚里。“没法抽。”

“你今天来得早,米海·安德烈伊奇。”奥勃洛莫夫打着哈欠说。

“怎么,你腻烦我了?”

“哪里,我只是发觉你来得早了。平常你要到吃中饭的时候才来,今天刚过十二点。”

“我故意早点儿来打听今天吃什么。你给我吃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我得知道你今天叫他们做什么菜了。”

“你到厨房去打听吧!”奥勃洛莫夫说。

塔兰季耶夫出去了。

“饶了我吧!”他转回来的时候说,“除了牛肉,还是牛肉!唉,奥勃洛莫夫老弟,你真不会过日子,还算是地主呢!有你这样当地主的吗?小家子气,不知道款待朋友!马德拉酒买了吗?”

“不知道,你问扎哈尔吧,”奥勃洛莫夫心不在焉地说,“大概有酒吧。”

“还是上回那种,德国人卖的?不行!得到英国商店去买。”

“有这种就可以了,”奥勃洛莫夫说,“不然还要派人去买。”

“等一等,把钱交给我,正好我要经过那儿,可以捎来。我还得出去一趟。”

奥勃洛莫夫在抽屉里翻了一阵子,找出一张那个时代的十卢布红钞票。

“马德拉酒七卢布一瓶,”奥勃洛莫夫说,“这是十卢布。”

“都给我,人家会找钱,别怕!”

塔兰季耶夫从奥勃洛莫夫手中夺去那张钞票，一眨眼已塞进自己的衣袋里。

"好，我走啦！"塔兰季耶夫一面戴帽子，一面说，"五点我再来，我得到一个地方去一趟，人家答应给我在酒税局找份差事，叫我去看一看……对了，伊利亚·伊利奇，你今天雇不雇车去叶卡捷琳娜宫？最好把我捎上。"

奥勃洛莫夫摇摇头表示否定。

"怎么，是懒得动，还是舍不得花钱？唉，你这个财主呀！好，回头见……"

"等一等，米海·安德烈伊奇，"奥勃洛莫夫打断了塔兰季耶夫的话，说，"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真啰唆！快说，我没工夫。"

"我这儿一下子来了两件倒霉事。房东撵我……"

"肯定是你不交房租，活该！"塔兰季耶夫说着，又要走。

"得了吧！我总是先交。问题是人家要改建……等一等！你去哪儿？告诉我该怎么办，人家催得紧，要我们一星期以后就搬走……"

"干吗找我给你出主意？……你别以为……"

"我根本什么也没以为，"奥勃洛莫夫说，"你别嚷嚷，还是想一想该怎么办吧。你这个人善于处理实际问题……"

塔兰季耶夫已经不听他说话，而是在暗自盘算。

"行啊，那你得谢我，"他说着，摘了帽子，又坐下来，"叫他们吃中饭的时候上香槟酒，你的事儿就算成了。"

"什么？"奥勃洛莫夫问。

"上不上香槟酒？"

"要是你出的主意值得……"

"哼，你自个儿还不值得这个主意呢。要我白给你出主意？你问他吧，"塔兰季耶夫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或者问他那个亲戚去。"

"好了，好了，你说吧！"奥勃洛莫夫恳求道。

"我说你明天就搬……"

"瞧你说的！这我自己也知道……"

"等一等，别打岔！"塔兰季耶夫吼叫起来，"明天你就搬到我干亲家母那边去，在维堡区……"

"你真想得出！搬到维堡区去！[①] 听说那边冬天有狼。"

"有时候有，从岛上跑过来的，你管它呢！"

"那边太寂寞，太荒凉，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瞎说！我干亲家母就住在那儿，她有房子，有大片大片的菜园子。她可是贵族，带着俩孩子守寡，还有一个没成家的哥哥跟她过，那可是个有头脑的人，不比墙犄角儿坐着的这位，"塔兰季耶夫说着指了指阿列克谢耶夫，"比你我强多啦！"

"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我可不往那边搬。"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不搬。真是，既然求人家出主意，你就得听。"

"我不搬！"奥勃洛莫夫坚决地说。

"那就见你的鬼去吧！"塔兰季耶夫说着，拿起帽子往头上一扣，向门外走去。

"你这个人真怪！"他转过身来又说，"这儿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上哪儿都近便！"奥勃洛莫夫说，"商店、剧场、熟人……全在附近，这是市中心……"

"什么？"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你说说，你有多长时间没出门了？还是什么时候去的剧场？看了哪些熟人？请问，你要市中心管他妈的什么用？"

"管什么用？反正是有用吧？"

"瞧，连自个儿也说不上来！到那边去呢，你想想，跟我干亲家母那位贵族妇女一块儿住，太太平平，安安静静，谁也不来招惹你，一点吵闹声也没有，什么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瞧你这儿，就跟住店似的，还算是地主老爷呢！那边又干净，又清静，寂寞了，有人说个话儿。除了我，再没什么人上你那儿去了。有两个小娃娃，你爱怎么跟他们玩就怎么玩！你还要什么？还省钱呢！省多少钱啊！你在这儿

① 维堡区当时是彼得堡市郊区，比较荒凉。

住交多少?”

“一千五。”

“到那边,一千卢布差不多能租一幢房子了!里头的房间亮堂堂的,好着呢!她早就想找个好静的、规矩的房客,我这才叫你……”

奥勃洛莫夫茫然地摇摇头表示反对。

“不行,你得搬过去!”塔兰季耶夫说。“你想想,你能少花一半钱,光住房就省五百卢布,伙食倍加改善,干净得多,不管是厨娘,还是扎哈尔,都没法再偷东西了……”

前室里传来了咆哮声。

“生活也会更有条理,”塔兰季耶夫接着说,“在你这儿吃饭真叫人恶心!要胡椒没胡椒,要醋没醋,刀子也不擦干净,据你说经常找不着内衣,到处是灰尘,简直是受罪!那边可是女人当家,不管是你,还是你那个糊涂蛋扎哈尔……”

前室里的咆哮声更高了。

“那条老狗,都不用再操心了,”塔兰季耶夫接着说,“享现成福就是了。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搬过去不就完了……”

“我怎么能无缘无故搬到维堡区去……”

“真拿他没办法!”塔兰季耶夫揩着脸上的汗水说,“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你就跟去别墅一样嘛!夏天你想在这戈罗霍夫大街的屋子里焐着?……那边有别兹博罗德金花园①,紧挨着是奥赫塔区②,走两步就是涅瓦河,还有自己的菜园。尘土啦,闷热啦,全没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吃饭前我赶紧上她那儿去一趟,你给我车钱,明天就搬……”

“这个人!”奥勃洛莫夫说,“心血来潮竟然叫我往维堡区搬……出这种主意倒简单。不行,你得想个办法让我在这儿住下去。我已经住了八年了,真不想换地方……”

“这事就这么定了,你搬过去。我这就去找我干亲家母。那份差事嘛,改天再说……”

---

① 指别兹博罗德金伯爵府大花园,离维堡区不远。

② 奥赫塔区向彼得堡市供应牛奶。

他正要出门,奥勃洛莫夫又把他叫住:

“等一等,等一等!你急什么?我还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你看,村长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你说我该怎么办?”

“瞧你这个人!”塔兰季耶夫说,“什么事自个儿都办不了,全指望我!你能干什么?真不是人,简直就是草包一个!”

“信呢?扎哈尔!扎哈尔!他又把信搁到哪儿去啦?”奥勃洛莫夫说。

“村长的信在这儿。”阿列克谢耶夫拿起一团揉皱的纸说。

“对啦,就是它。”奥勃洛莫夫接过去念了起来。

“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奥勃洛莫夫念完信问道。“旱灾,欠租……”

“完了,你这个人真完了!”塔兰季耶夫说。

“怎么完了?”

“怎么不是?”

“好了,就算是,那么该怎么办呢?”

“拿什么谢我?”

“不是说了吗,上香槟酒!你还要什么?”

“香槟酒是谢我给你找房子。我给你办了好事,你不领情,还找些话来说,真没良心!你自个儿去试试!房子是小事,主要的是安定,就跟住到亲姐姐家去一样。俩孩子,一个没成家的哥哥,我天天都会去……”

“好吧,好吧,”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你说说,我该怎么对付我那个村长?”

“吃中饭的时候再给我来点黑啤酒,我就说。”

“还要黑啤酒!没个够……”

“那就再见吧!”塔兰季耶夫说着,又戴上帽子。

“唉,我的上帝!村长在信上说收入‘少两千左右’,他还要加黑啤酒!好,你去买黑啤酒吧。”

“再给点钱!”塔兰季耶夫说。

“你拿去的那张红票子不是还有找头吗?”

“雇车去维堡区要不要钱?”塔兰季耶夫说。

奥勃洛莫夫又拿出一卢布银币，懊丧地塞给塔兰季耶夫。

"我说你那个村长是骗子，"塔兰季耶夫一面把那一卢布银币装进衣袋里，一面说，"可你倒傻呵呵的信他的话。你瞧他都说了些什么！闹旱灾，年成不好，收不上租，农民跑了。扯淡，全是扯淡！我听说我们老家舒米洛夫世袭领地去年打下来的粮食把什么债都还清了，你那儿倒闹旱灾，年成不好。舒米洛夫世袭领地离你那儿才五十俄里[1]，为什么人家的庄稼没旱死？还说收不上租，放屁！他村长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管？怎么会收不上租？咱们那边是没活儿干，还是东西卖不出去？这个强盗！要是我，还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农民跑了，准是因为他吃了人家的好处，放走的，他才不会告到县警察局长那儿去呢。"

"不至于吧，"奥勃洛莫夫说，"他信上提到县警察局长说了什么话，像是真的……"

"哼，你呀！什么也不明白。骗子写信都跟真的似的，你就信我这话吧！你瞧这位，"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老实人一个，跟绵羊似的，他写得出那种信？没门儿！可他那个混蛋亲戚就写得出。你也不行！所以说你那个村长是骗子，花言巧语写得跟真的一样。瞧他学的词儿：'回原籍'。"

"怎么对付他呢？"奥勃洛莫夫问。

"马上撤了。"

"叫谁来当村长？我怎么知道农民谁好谁不好？也许换一个更坏。我有十二年没到田庄上去了。"

"你得亲自到田庄上去，不然不行。你得在那儿住上一个夏天，秋天直接搬新居。我在这儿给你张罗，把房子准备好。"

"搬新居，亲自到田庄上去！你出的主意都是要人命的。"奥勃洛莫夫不满地说。"别走极端嘛，还是折中一点好……"

"得，伊利亚·伊利奇老弟，你是真完了。我要是你，早就把田庄典出去了，拿这笔钱另买一处田庄，或者在本城找个好地方买一幢房子，这可值当。然后把这房子也典出去，另买一幢……要是把田庄给

① 1俄里约合1.06公里。

了我，我的名声可就大了。”

“别吹牛，你还是帮我想想，怎么才能够既不搬家，又不到田庄上去，问题也解决了……”奥勃洛莫夫说。

“你这个人到底还动弹不动弹？”塔兰季耶夫说，“你瞧瞧你自个儿，能干什么？国家要你有什么用？连田庄上也不能去！”

“我现在去还早，”奥勃洛莫夫说，“等我先把我要在庄园实施的改革计划定下来……这样吧，米海·安德烈伊奇，”奥勃洛莫夫突然说，“你去一趟。你懂行，地方也熟，我不会舍不得花钱。”

“我又不是你的管事！”塔兰季耶夫傲慢地说，“再说我早就不跟农民打交道了……”

“那怎么办呢？”奥勃洛莫夫若有所思地说，“我真不知道。”

“这样吧，”塔兰季耶夫说，“你给县警察局长写一封信，问问他村长有没有跟他提过农民外逃的事，请他到你那田庄上去一趟。然后你再给省长写一封信，请他命令县警察局长呈交一份有关村长的品行的报告。你就这样写：‘恳请大人不吝父爱，以仁慈之心关注村长无行造成余势在难免之大难，顾念余及余妻更兼嗷嗷待哺之幼儿一十二人面临啼饥号寒之苦……’”

奥勃洛莫夫哈哈大笑，他说：

“万一人家要我把孩子带去看看，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孩子啊？”

“废话！”塔兰季耶夫说，“你就写：幼儿一十二人，人家就当耳边风似的，才不会来查呢，可这样写才像真的……省长会把信交给秘书，你也得给秘书写几句，当然是内封附件，事情要由秘书去处理。还得把邻居们都求到，你在乡下都有些什么邻居？”

“多布雷宁离我很近，”奥勃洛莫夫说，“我在这儿常跟他见面，现在他到乡下去了。”

“你给他也写一封信，好言相求，就说‘请帮我这个大忙，我对您这位基督徒、朋友、邻居不胜感激之至’。随信送上一份彼得堡礼品……雪茄烟什么的。就这么办，你简直是什么也不明白，真完了！要是碰上我，村长可得小心！我肯定会收拾他。邮车什么时候上那边去？”

“后天。”奥勃洛莫夫说。

"那你马上坐下来写信。"

"后天邮车才走,何必马上写?"奥勃洛莫夫说,"明天写也可以嘛!听我说,米海·安德烈伊奇,你做好事就做到底吧!中饭我照你说的办,再加一道鱼,或者鸡什么的。"

"还有什么事?"塔兰季耶夫问。

"你坐下来帮我写信,三封信你大笔一挥就完了。你讲得那么'真'……"奥勃洛莫夫说这话的时候,竭力掩饰脸上的笑意,"伊万·阿列克谢伊奇还可以帮着誊清……"

"哼!真会打主意!"塔兰季耶夫说,"叫我写!我在衙门里已经三天不写东西了,一坐下来左眼就流泪,肯定是受风了;还一弯腰就头晕……你真是个懒蛋!伊利亚·伊利奇老弟,你完了,彻底完了!"

"唉!安德烈快点回来就好了!"奥勃洛莫夫说,"他能把事情都办妥……"

"你把他当大善人!"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那个该死的德国佬,别提有多滑了!……"

塔兰季耶夫对外国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在他看来,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等于奸诈刁滑之徒或者强盗。他甚至看不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别,认为一切外族都是一样的。

"听着,米海·安德烈伊奇,"奥勃洛莫夫郑重地说,"我请求过你:说话注意分寸,尤其是提到跟我关系密切的人……"

"关系密切的人!"塔兰季耶夫憎恨地说,"他是你的亲人吗?谁不知道他是德国佬!"

"比亲人还亲呢,我和他一起长大,一起读书,我可不许你无礼……"

塔兰季耶夫气得脸红脖子粗。

"哼!如果你不要我,要那个德国佬,以后我就不进你的门了。"

他戴上帽子,向门外走去。奥勃洛莫夫立刻软下来,说:

"我只不过要求你把他当做我的朋友那样去尊敬,提到他的时候注意你的言词!这不过分吧?"

"尊敬一个德国佬?"塔兰季耶夫十分鄙夷地反问,"为什么?"

"我已经对你说了,哪怕是看在他和我一起长大和一起读书这一

点上呢。”

“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谁跟谁一块儿念过书是常有的事！”

“如果他在这儿，这些麻烦事他早就帮我解决了，既不要黑啤酒，也不要香槟……”奥勃洛莫夫说。

“哼！你这是骂我！那就去你的吧，去你的黑啤酒和香槟酒！把你的钱也收回……我他妈的搁哪儿啦？忘得一干二净，该死的钞票！”

他掏出一张写满了字的油腻腻的纸，说：

“不对，不是这个！……我搁哪儿啦？……”

他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摸索着。

“别费劲了，别找了！”奥勃洛莫夫说，“我并没有骂你，只不过请你在提到跟我关系密切、帮了我很多忙的人的时候，说话注意礼貌……”

“很多忙！”塔兰季耶夫愤愤地说，“你等着吧，他还会帮你更多的忙，你就听他的吧！”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奥勃洛莫夫问。

“为什么？等那个德国佬扒掉你一层皮，你才会明白，不要自己的俄国同胞，而要一个流浪汉……”

“听我说，米海·安德烈伊奇……”奥勃洛莫夫说。

“没什么可听的，我听够了，气死我了！上帝知道，我受了多少气啊……他老子当年在萨克森大概连面包也吃不上，可倒上我们这儿来翘尾巴。”

“何苦惊动亡灵？他父亲有什么罪？”

“老子、儿子都有罪，”塔兰季耶夫挥了挥手，阴沉地说。“难怪我父亲叫我对这些德国佬要提防着点，各种各样的人他见得多了！”

“他父亲究竟什么地方让你不痛快，举个例子来说说，怎么样？”奥勃洛莫夫问。

“什么地方吗？你瞧，他到我们这个省来的时候是九月份，可身上只有一套常礼服，脚下一双半统靴。现在呢，忽然给儿子留下一笔遗产，这是怎么回事？”

“他只给儿子留下大约四万卢布的遗产，一部分是他夫人的陪

嫁，其余都是他当教师和庄园管事挣来的，他的薪水不少。所以你看，父亲并没有什么过错。那么儿子又有什么过错呢？”

“好儿子！他把他父亲的四万一下子变成了三十万资产，而且当上了七品官，还是个有学问的人……现在又旅行去了！什么都有他的份儿！一个地道的正派俄国人能这么干吗？俄国人只挑一件事情，而且不慌不忙地悠着劲儿对付着干。可你瞧他！要是他干上专卖，发了财，那倒也明白。可他都干什么了？呸！不干净！依我看这种人就该吃官司！如今鬼他妈知道他在哪儿逛？他干吗要到别人的土地上去东逛西逛？”

“他是想学习学习，见见世面。”

“学习！他学得还少吗？还学什么？瞎说，你信他呢，他像哄孩子似的哄你。哪有大人学习的事？你们听听这话！七品大官要学习！你在学校学习过，如今还学习不学习？他（塔兰季耶夫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学习不学习？他的亲戚学习不学习？哪一个像样的人学习？这会儿他在哪一所德国学校里做功课？瞎说！我听说他是去看一种机器，要订购。我琢磨那是印俄国钞票的机器！依我看就该叫他坐大牢……还有股票什么的……唉，这些股票真叫我恶心！”

奥勃洛莫夫捧腹大笑。

“你乐什么？我说得不对？”塔兰季耶夫问。

“算了，别说了！”奥勃洛莫夫说，“你打算去哪儿就去吧！我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这几封信写出来，我还要赶快把我的规划草拟出来，正好一起做……”

塔兰季耶夫已经走到前室，忽然又折回来了。

“全叫我给忘了！我一早来是有事找你。”现在他说话一点也不粗野了。“明天人家请我去吃喜酒，是罗科托夫结婚。老乡，把你的燕尾服借我穿一穿。你看，我的那件有点旧了……”

“那怎么行！”奥勃洛莫夫听见这个新的要求皱起了眉头。“我的燕尾服你穿不合身……”

“合身，怎么不合身！”塔兰季耶夫打断了奥勃洛莫夫的话。“你记得吗？我试过你的常礼服，就跟按我的尺寸做的一样！扎哈尔，扎哈尔！你过来，老畜生！”塔兰季耶夫喊道。

扎哈尔像狗熊似的吼了一声,没有过来。

“伊利亚·伊利奇,你叫他来。他怎么这样?”塔兰季耶夫抱怨道。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喊了一声。

“该死的!”前室里传来了这句话,同时可以听见双脚跳下炉炕的声音。

“您有什么事?”他向塔兰季耶夫问道。

“把我的黑燕尾服拿来!”奥勃洛莫夫发话了,“让米海·安德烈伊奇试一试,看他穿得穿不得,明天他要去吃喜酒……”

“我可不给他燕尾服。”扎哈尔坚决地说。

“你竟敢违抗主人的命令?”塔兰季耶夫吼道,“伊利亚·伊利奇,你怎么不送他进感化院?[①]”

“亏你想得出,把一个老人送进感化院去!”奥勃洛莫夫说,“扎哈尔,把燕尾服拿来,别犟!”

“不!”扎哈尔冷冷地说,“让他先把咱们的背心、衬衫还来,在他那儿都四个多月了,也是说穿了去参加命名日宴会,可有去无回。那背心还是天鹅绒的呢,衬衫是细洋布的,荷兰货,值二十五卢布。燕尾服我不给!”

“那就再见吧!去你妈的!”塔兰季耶夫一面往外走着对扎哈尔伸出拳头,一面怒气冲冲地嚷道。接着他又对奥勃洛莫夫说,“你可听着,伊利亚·伊利奇,我这就去给你租房子!”

“好吧,好吧!”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只求快点摆脱他。

“你在这儿把该写的都写好,”塔兰季耶夫又说,“别忘了对省长说,你有十二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②]。下午五点钟把肉汤端上桌!你怎么没叫他们做馅饼?”

奥勃洛莫夫没有回答,他早已不再听他说话,闭上眼睛想别的事情去了。

塔兰季耶夫走后,屋里清静了十来分钟。村长的信和搬家的前景使奥勃洛莫夫心烦,塔兰季耶夫的一阵吵闹也使他疲乏了,最后他

---

① 一八八四年以前,俄国贵族和地主任意将不听话的奴仆送进感化院惩治。

② 这是童话里常有的说法。

叹了一口气。

“您怎么还不写信?”阿列克谢耶夫轻声问道,“我可以给您修笔尖。”

“修吧,修完,您请便!”奥勃洛莫夫说。“我一个人写,您吃过饭再帮我誊清。”

“好极了,阁下,”阿列克谢耶夫说,“我真的会妨碍您……我趁这工夫去告诉他们,叫他们别等我们去叶卡捷琳娜宫了。回头见,伊利亚·伊利奇。”

伊利亚·伊利奇也没有听他说话。他蜷起两条腿,几乎是躺在圈手椅里,又发了一阵愁之后,不知是打起盹儿来,还是陷入沉思之中。

五

奥勃洛莫夫是个贵族出身的十品小官[①]，在彼得堡已经住了十二年，一直不曾外出过。

起初，父母在世的时候，他日子过得紧一些，只住两间房子，仆人也只有从乡下带来的扎哈尔一个。父母一去世，他就成了三百五十名农奴的惟一主人，这份遗产在一个遥远的省份，几乎到了亚洲境内。他的年收入也从五千卢布纸币一跃而为七千至一万卢布纸币。[②] 于是他的生活也排场一些了。他租了一处大一点的住宅，添了一个厨子，还养了两匹马。

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即使不能说朝气蓬勃，起码可以说比现在有朝气，还有种种追求，总在向往着什么，对命运和自身都怀抱着许多希望，随时准备干一番事业，扮演某种角色，首先自然是在仕途方面，这正是他到彼得堡来的目的所在。此外，他也考虑过他在社交界应该起什么作用。最后，未来的由稚嫩步入成熟时期的美景——家庭幸福也曾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向他微笑。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唇边的绒毛变成了坚硬的胡须，光华照人的眸子失却了神采，腰围只见粗起来，头发无情地脱落。年过三十，他还未曾在哪一行哪一业显过身手，始终站在门外，也就是十年前他所在的地方。

他一直在准备踏进生活的大门，一直在头脑里设计未来，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修改这份蓝图。

在他看来，人生一分为二，一半由劳作和无聊构成——劳作和无

---

① 俄国当时总共有十四品文官。

② 一七六九年俄国开始发行纸币，由于发行量过大而逐渐贬值，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卢布纸币只抵得上二十七个半戈比银币了。

聊对于他不过是同义语罢了，另一半则由安逸及平和的欢乐构成。因此，仕途这个人生的主要舞台最初使他感到极为困惑不快。

他在小地方长大，二十年间接触的是故乡温馨的风土人情，先由亲人怀抱着，继而又在朋友们拥抱之中。家庭的影响渗入了他的身心，以至未来的公务在他的想像中也成了一种家务，举例说，类似他父亲不慌不忙地在账本上记下收入和支出。

他以为，一个单位的官员就组成一个和睦的家庭，彼此亲密无间，时时关心共同的安宁和快乐，而去衙门上班绝对不是一种天天都必须遵循的习惯。阴雨泥泞，暑热难当，或者不过是心绪不佳，都可以构成不去上班的充足而合理的托辞。

当他发现，至少要发生地震这样的大事，一个身体健康的官员才可以不上班的时候，他真苦恼极了，因为倒霉的是彼得堡从来不发生地震。发大水倒也能够使人无法去上班，但偏偏又少见。

当文件袋上标着的"重要"和"至关重要"等字样在他眼前闪现的时候，当他被迫去查询、摘抄、翻阅公文，二指厚的本子记了一本又一本(称之为"摘由"[1] 真像是讽刺)的时候，他就陷入更深的思索之中。况且什么事情都要求快办，大家总在往什么地方赶路，没有片刻停留，一件事还没脱手，连忙又去抓第二件事，仿佛第二件事才是关键所在，而一旦完成便置诸脑后，再去抓第三件事，长此下去，以至无穷！

有两次他夜里被人叫起来写"摘由"，还有几次他在别人家里做客，信差竟也找上门来，为的仍旧是这类摘由。这些都使他感到恐惧，感到极其烦恼。"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他反复自问。

至于上司，他从前在父母身边就听说，上司是下属之父，因此在他的想像中是个最和蔼可亲的家人形象，他把上司想像成第二父亲一样的人，无论下属有功无功，经常予以奖励，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还要让他们高高兴兴。

在奥勃洛莫夫看来，上司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到了这种程度，竟

---

[1] "摘由"本意是简短的公文摘要。

至于关切地问下属夜里睡得可好,为什么两眼无神,是不是头疼等等。

不料第一天上班就叫他大失所望。上司一到,衙门里立刻乱作一团,人们不知所措,跑过来跑过去,你绊我一下我绊你一下,有的连忙整容,生怕在上司面前不够标准。

据奥勃洛莫夫后来观察,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么一些上司,把连忙起来恭迎他们的下属脸上现出的吓得发呆的表情,不仅看成是对他们的尊敬的表现,而且看成是热心,甚至是业务能力的表现。

奥勃洛莫夫本不必如此害怕自己的上司,因为这位先生待人和蔼可亲,从来不得罪人,下属们都满意得不得了。从来没有人听见他说过一句难听的话,或者喊叫和发火。他从来不要求,总是请求。需要人做一件事,他请求。邀人到他家去做客,他请求。连拘捕人的时候,他也请求。他跟别人说话从来不称"你",对一切人都称"你们",既是面向一位官员,同时也是面向在场的所有官员。①

可是不知为什么,只要上司在,所有的下属便都惴惴不安。上司用亲切的语气提出一个问题,下属回答的时候却连嗓音都变了,不像跟别人说话那样了。

上司走进办公室来的时候,奥勃洛莫夫忽然也觉得胆怯。等到上司开口跟他说话,他的嗓子就哑了,又细又难听,根本不像是他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原因何在。

别看上司仁慈宽厚,奥勃洛莫夫在衙门里也受够了恐惧和憋闷的罪;如果碰上一个求全责备的,天晓得他会怎么样啊!

奥勃洛莫夫勉强干了两年,他也许还能再干一年,直到升官晋爵,然而一个特殊情况迫使他提前退了职。

有一天,他发出一份重要文件,本来应该发往阿斯特拉罕,他却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事后上面查问是谁的过错。

同僚们都等着瞧好戏,看上司怎样召见奥勃洛莫夫,怎样冷淡而又不动声色地问是不是他把文件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至于奥

---

① 在俄语中,"您"和"你们"是同一个词。

勃洛莫夫会用什么样的嗓音回答这个问题，谁都说不好。

有人料想他根本不会回答，因为他答不上来。

奥勃洛莫夫看看周围的人，自己也吓坏了。尽管他和大家一样，知道上司充其量不过申斥几句罢了，但是良心的自责却比上司的申斥厉害得多。

奥勃洛莫夫不等他理应接受的惩罚落到他头上，就回家去了，随后叫人送去一份医生证明。

证明说："十品文官伊利亚·奥勃洛莫夫身患心脏肥厚兼左心房扩大症[①]，并有慢性肝区疼痛，如进一步恶化，势必危及患者之健康乃至生命。此症盖由日日赴衙门办公所致。为防其反复发作、加剧，宜暂令奥勃洛莫夫先生停止赴衙门办公，禁绝一切活动，尤忌用脑，特此证明，并签字盖章于后。"

但是这样做只能救一时之急，患病总有康复的日子，接着又得天天去上班。奥勃洛莫夫受不了，于是申请退职，他的公务活动就此结束，以后也没有再恢复过。

他在社交界倒比较成功。

初来彼得堡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平静的脸上常常出现活泼的表情，眼神也有朝气，射出光明、希望、力量的光辉。他同别人一样会激动，对未来抱着希望，为琐碎的事情高兴，也为琐碎的事情苦恼。

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一个人正稚嫩的时候，他会把任何一个男子都当成知心朋友，也几乎能爱上任何一个女子并且向她求婚。有的人真的就这样做了，往往造成极大的痛苦而衔恨终生。

在这段幸福的日子里，也曾有不少美女向奥勃洛莫夫投来温柔的、迷人的、甚至火热的目光，还有数不清的默许的微笑，两三次偷吻，更多的是友好的握手，握到他流出眼泪的程度。

不过他从来没有被美女俘虏，从来没有成为她们的奴隶，甚至也没有做过她们的殷勤的爱慕者，原因只说一个就够了，那就是跟女人来往太麻烦。奥勃洛莫夫对她们多半只是远远地鞠躬问候，保持着彬彬有礼的距离。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命运很少让奥勃洛莫夫在社交界同女性接近到使他有几天感情勃发、以至可以认为自己坠入情网的程度。因此，他的艳遇都没有发展成为罗曼史，而总是停留在初期阶段，其贞洁单纯的程度不亚于寄宿学校的成年女学生的恋爱故事。

他尤其不愿接近那种面色苍白的忧郁型少女，她们大都有一双黑色的眼睛，里面闪耀着“恼人的白天和造孽的夜晚”的火星。她们的痛苦和欢乐是什么，谁也无法知晓。她们总是要你相信什么，或者听她们说什么，但是到了该说的时候，她们忽然浑身颤抖，泪如雨下，接着就用两条胳膊勾住男友的脖子，久久地凝视他的眼睛，然后举目望天，说她们是注定要沉沦的了，有时竟至晕倒。对于这一类少女他是避之犹恐不及的。那个时候他的心灵还是纯洁无瑕的，也许正期待着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时刻、自己的奔放的激情。可是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心似乎不再期待，而是绝望了。

奥勃洛莫夫和他那一群朋友分手就更加冷漠了。他接到村长的第一封报告歉收的信以后，立刻把他的第一个朋友，即厨师，换成了厨娘，紧跟着又卖了马，最后把其余的“朋友”也放走了。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把他吸引到屋外去，他在自己的寓所里越坐越稳。

他先是觉得白日里整天穿得规规矩矩的太难受，后来便懒得到别人家去做客吃饭，只有几个亲密朋友例外，他们多半是单身汉，在他们那里可以取下领带，敞开背心，甚至随随便便躺一躺，或者睡上一觉。

不久，连晚上的聚会也叫他不耐烦了，得穿燕尾服，还得天天刮脸。

他不知从哪本书刊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认为清晨蒸发的水汽有益，而晚间蒸发的水汽有害，从此就害怕晚间的潮气。

虽然他有这许多怪癖，他的朋友施托尔茨还是能够把他拖出家门。不过施托尔茨常常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尼日尼、克里木，甚至出国。他一走，奥勃洛莫夫又回到他的蛰居状态中去，如果不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那就休想把他拉出来。然而非同寻常的事情总不见发生，近期也没有要发生的迹象。

除此以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子的胆怯心理又回到他身上来，似乎凡是在他的日常生活范围内接触不到的东西都会给他带来危害，这是他对千变万化的外界现象越来越生疏的结果。

比如说，他的卧室天花板上有裂缝，他并不害怕，因为看惯了。至于他的房间里空气总是很坏，他又闭门不出，这比晚间的潮气更加有害于健康，而天天吃得过饱是一种慢性自杀等等，这些问题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同样是习惯成自然，也不害怕。

他不习惯的是运动、生活、人群、忙碌。

他在人群中觉得憋闷，乘船又担心不能平安到达彼岸，坐车也时时觉得马儿就要奔跑起来，把他摔得粉身碎骨。

再不然他就发作神经性的恐惧症，害怕周围一片寂静，或者干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只是有些毛骨悚然。有时候他胆怯地瞟一眼黑暗的角落，觉得只要他一胡思乱想，那里就会出现鬼魂。

他在社交界扮演的角色就是如此。对于少年时代的那些欺骗了他或者被他欺骗了的憧憬，那些令人感伤的美好往事，他都懒得再去回味，而有些人即便到了晚年一想起来还激动不已呢。

六

他在家都做些什么呢？看书？写作？自修？

如果凑巧手边有书有报，他倒是会拿来看一看的。

当他听说出了一部好作品的时候，心中也会有拜读的愿望。他会去找，去借。要是很快把书弄到，他就真的读起来，对所读的东西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坚持下去，甚至能掌握住作品的精神实质。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躺下了，两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书丢在一边，没有看完，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

他冷淡下来的速度比他当初发生兴趣的速度还要快，这本书他一旦扔下就永远不会再拿起来了。

其实他跟别人一样，十五岁以前念的是寄宿学校。后来，父母亲经过长时间的争议，才决定送他到莫斯科去深造，他在那里好歹总算完成了学业。

他天生怯懦、冷漠，而学校又不给娇生惯养的子弟什么特殊照顾，因此那个时候他在外人面前还没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慵懒和任性。他不得不在课堂上正襟危坐，聆听教师们的讲解，因为课堂上除了听讲别的事情都不许做。他还得辛辛苦苦地温习功课，弄得他满头大汗，少不了长吁短叹。

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上天对有罪的人类施行的惩罚。

他温习功课从来不超过教师用指甲划出的那一行，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也不要求讲解。他只满足于笔记本上记下的那点知识，即使不完全明白教师讲的和教的东西，也没有表露过使人厌烦的好奇心。

他能够勉强啃完一本统计学，或者历史，或者政治经济学，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每当施托尔茨给他拿来一些必读的课外书的时候，他总是默默地望着他，半晌才叹一口气，把书接过去，说：

“布鲁图，连你也反对我！”①

像这样毫无节制地读书，使奥勃洛莫夫觉得勉强，不堪重负。

要这些耗费大量纸张、时间、墨水的笔记本干什么？要教科书干什么？在一个人还有生机的时候，把他禁闭六年七年，用许多严格的规定去限制他，责罚他，逼他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做功课，不许跑，不许闹，不许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什么时候才生活啊？”他又这样自问，“究竟什么时候才让这笔知识资本周转起来？再说，这些知识大部分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比如政治经济学、代数、几何，我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用得着吗？”

历史呢，读着只会叫人丧气。书上写的是，大灾之年降临了，人类遭殃。人们振作起来，流血流汗，千辛万苦地盼着好日子到来。好日子终于到来，历史可以歇一口气了吧？不，阴云又布满天空，建成的大厦又倾倒了，人们又得重新干，重新忙……好日子不常在，迅速逝去了，生活像一条大河，不停地向前流去，冲走了一切一切。

他觉得认真读书太费脑筋。思想家没有能够在他心中激起对抽象真理的热望。

不过诗人却打动了他的心。他跟大家一样成长起来，进入青年时期。这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它不会背叛任何人，它对一切人微笑。它又是生机勃勃的，对生活充满希望，渴望为人造福，忘我献身，积极行动。在这个时期，人的心脏和脉搏跳得有力，感情容易冲动，言词热烈，眼睛里常常闪着幸福的泪花。智慧和心灵摆脱了昏睡状态，豁然开朗，要求行动。

施托尔茨帮助奥勃洛莫夫，把他的青年时期延长到了他的天性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他抓住奥勃洛莫夫喜欢诗歌这一点，有一年半时间强迫他去思索和钻研。

青年人都爱想入非非，施托尔茨就利用这一点，在朋友读诗的时候暗暗引他去追求除玩味以外的其他目的，严肃地指出他俩的前程，促使他去考虑未来。他俩一起激动，一起流泪，一起庄严盟誓要走一条合乎理性的光明的道路。

---

① 这话本是古罗马独裁者凯撒对密谋反对他的朋友布鲁图说的。

施托尔茨的蓬勃朝气感染了奥勃洛莫夫，在他心中燃起工作的热望，追求那遥远的、然而却是诱人的目标的热望。

可惜生命之花开过以后并未结果。奥勃洛莫夫老成起来，偶尔才按施托尔茨的意思读一两本书，也不是一口气读完，而是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浏览。

无论读到多么有趣的段落，只要到了吃饭或者睡觉的时间，他都会把书扣过来，起身去吃饭，或者吹灯睡觉。

如果给他读的是第一卷，他读完以后从不主动索求第二卷。要是第二卷给他送来了呢，他也会慢慢读下去。

到后来，他连第一卷也看不完了，闲暇时光多半是趴在书桌上度过的，有时甚至趴在施托尔茨硬要他看的那本书上。

奥勃洛莫夫的学业就这样完成了。他听最后一堂课的那天也就成了他求学的终点。校长在他的毕业证书上签了名，这跟从前教师在他的书上划下的指甲印一样，被他视为界限，学习到此为止，没有必要再攻读什么了。

我们这位主人公的头脑是一个复杂的档案库，里面存放着各种死的事件、人物、时代、数字、宗教，还有许多同任何事物都不相干的政治经济学、数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原理、问题、论点等等。

这很像一座由包含着五花八门的知识的零散卷册构成的图书馆。

学问对奥勃洛莫夫的影响是奇特的，在他的学问和生活之间有一道他从不打算跨越的鸿沟。对他说来，生活是生活，学问是学问。

他学过一切现行的和早已不通行的法律，也修过实用诉讼法，但是有一次寓所失窃，需要写个报告给警察局，他拿了一张纸、一支笔，左想右想，最后还是打发人去找文牍来写。

他的田庄上的收支账都由村长代管。“在这种事情上学问能有什么作为？”他困惑地自问。

于是他卸却了知识的重负，重新离群索居起来。其实那些知识本来是可以给在他头脑中无拘无束地闲逛着或者无益地昏睡着的思想指出一个方向的。

那么他都干些什么呢？他还在绘制个人生活的蓝图，认为其中

就有取之不尽的智慧和诗情,用不着书本和学问帮忙。这话倒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

他离弃了仕途和社交界,开始按另一种方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反复思索过自己的使命,终于发现,他的活动和生存天地就在他自身。

他明白了,他分内的事是享受天伦之乐和管理田庄。迄今为止他对自己的事务懂得还不多,有时是施托尔茨在帮他料理。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是多少,支出是多少。他从来就没有算过什么账。

奥勃洛莫夫的父亲把这份田产传给儿子,就像当年祖辈传给他一样。老奥勃洛莫夫虽然一生一世都在乡下,却从来不费心劳神去弄什么新花样,不像现在的人总想创造点提高土地出产量的新办法,或者推广和强化老办法等等。祖辈在地里种什么,怎么种,收了庄稼又怎么卖,他统统照办。不过碰到年成好或者粮价上涨使他的收入比头年多了,他也很高兴,把这叫做上帝赐福。他就是不爱想方设法去挣钱。

如果别人向他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有害的建议,他会说:“我们的祖宗不比我们傻,他们一辈子过得很好,我们也过得去。上帝赐福我们就能吃饱肚子。”

他不玩弄一点诡计就能从田庄上获得进款,供自己和家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来客每天无节制地吃喝,他为此感谢上帝,并且认为还想多拿就是罪过了。

如果管事藏起一千卢布到自己腰包里,只交给他两千,还流着眼泪说,庄稼遭了雹灾、旱灾,因此歉收,老奥勃洛莫夫也会一面在胸前画十字,一面流着眼泪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谁敢跟上帝争辩啊!能收获这些就该感谢上帝了。”

双亲去世以后,田庄的经营管理不仅没有改善,从村长的信看来,显然是更糟了。奥勃洛莫夫本该亲自下乡去找一找收益越来越少的原因,这是明摆着的事。

他倒是打算这样做的,但又一拖再拖,多少也是因为跑这么一趟对于他就像是舍生忘死去建功立业,何况他对此功业几乎一无所知呢。

他有生以来只旅行过一次,坐的是长途马车,垫着羽毛褥子,带着许多箱笼、火腿、面包、烤肉、炖肉,还有几个仆役随身侍候。

他这惟一的一次旅行是由乡下去莫斯科,尔后他就拿这次旅行去衡量一切旅行。如今,他听说,旅行可不比从前,都是玩命似的往前赶!

奥勃洛莫夫迟迟不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他毕竟和父辈祖辈不同。他读过书,见过世面,因而头脑里滋长了各种各样为父辈祖辈所不容的想法。他明白,挣钱不仅不是罪过,相反,是每一个公民以诚实的劳动去维持公共福利的义务。

因此,他独处时绘制的生活蓝图,多半是一种新式的、与时代的要求相吻合的管理田庄和农民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基本思想,各部分的配置,以及其中的主要部分,早已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只需添上细部、预算、数字了。

他不知疲倦地研究这个计划已经好几年,走路的时候在想,躺着的时候也在想,社交的时候还在想,不是补充这一条,就是修改那一条,把昨天想到了、睡一夜又忘掉的重新回忆起来,有时脑海里又会闪电般冒出一个新的想法,使他的思维活跃起来,——做计划的工作就这样进行下去。

他不是别人的现成主意的不足挂齿的执行者,而是自己的思想的创造者和实行者。

他一早起床,喝过早茶后,立刻在长沙发上躺下来,用一只手托着头专心思索,直到大脑不堪重负,而良心也对他说“今天为公共福利干得不少了”为止。

这时候他才决定休息一下,把思索的姿势变换成一种不那么一本正经、而是更舒服、更便于想入非非的姿势。

放下叫人操心的事务以后,奥勃洛莫夫喜欢遁入自己的内心,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他能从高尚的思想中获得快感,也并非不懂得人间的疾苦。他的心有时会为人间发生这样那样的灾祸而恸哭,也会体验到莫名的痛苦和烦忧,以及对远方的向往——那想必是施托尔茨鼓动他去的

另一个世界吧……

热泪便沿着他的双颊流下来……

面对人的恶习、谎言、诽谤、充斥世界的罪恶，他也会义愤填膺，满心希望人们看到自己的脓疮，一些思想忽然会在他的头脑里大放光芒，又像海浪似的徜徉，渐渐成为意向，使他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肌肉活动起来，筋腱紧张起来，意向变成了意图，于是他为精神力量所驱使，一时间竟变换了两三种姿势，两眼灼灼有神地从床上支起半个身子，伸出一只手，激动地向四周张望……眼看他的意图就要付诸实行，变成功业……到那时，主啊！这一壮举会产生什么样的奇迹，什么样的好结果啊！……

可是早上一晃就过去了，看看天色已近黄昏，奥勃洛莫夫的精神倦怠了，要休息了。他心中的风浪平息下去，头脑清醒过来，血液在血管里也流动得慢了。奥勃洛莫夫静静地、若有所思地翻过身来仰面躺着，把哀愁的目光投向窗外，投向天空，伤感地目送太阳堂堂皇皇地沉到谁家的四层楼房后面去。

他像这样目送夕阳西下不知有多少次了！

第二天早上一切周而复始，又是生活、激情、梦想！有时他喜欢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战无不胜的统帅，连拿破仑，甚至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①]在他面前都一钱不值。他想像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战争，非洲人纷纷侵入欧洲；或者他发起新的十字军远征，而且亲自参战，决定各国人民的命运，捣毁一些城市，赦免一些人，处死一些人，建立仁爱和宽厚的奇勋。

他又想像自己登上思想家或者大艺术家的宝座，人人向他膜拜。他享有盛誉，人们跟在他身后高声喊道："看哪，看哪！这就是奥勃洛莫夫，我们著名的伊利亚·伊利奇！"

在痛苦的时刻，他为种种要他操心的事而烦恼，辗转反侧，或者采取俯卧的姿势，有时简直到了茫然失措的程度。于是他从床上起来，跪下祈祷，热烈而诚心地祈求上天使他免于一场威胁着他的暴风雨。

① 传奇中的古俄罗斯勇士。

他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天，随即平静下来，对世上的一切都无所谓了。至于暴风雨，那就由它去罢。

他就是这样使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往往是白天心潮起伏，一俟黄昏来临，太阳像个大球一般堂堂皇皇地沉到那座四层楼房后面去，他也就脱离了令人神往的梦境或者恼人的心事，清醒过来，深深地叹一口气。

他又一次若有所思地目送太阳落下去，脸上挂着忧郁的微笑，心情复归于平静。

谁也不了解奥勃洛莫夫的这种内心生活，大家都以为他就是那个样子，只知道饱吃足睡，此外别指望他会干什么，也未必能正经想什么事。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

他的能力，他那炽热的头脑和仁慈的心肠所进行的这种内在的火山活动，施托尔茨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能够加以证明，可惜他几乎总是不在彼得堡。

一辈子围着少爷转的扎哈尔对少爷的内心活动知道得更清楚，然而他确信他和他家少爷都在干事，像常人一样生活，也不能不这样。

七

扎哈尔五十多岁了。他已经不能算是那种俄国老家人的直系后裔。俄国老家人可是仆役中的骑士，既勇敢又正派，对主人忠心到忘我的程度。他们身上有一切美德，惟独没有恶习。

扎哈尔这个骑士却既不勇敢又不正派。他是两个时代的人，这两个时代都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由前一个时代继承了对奥勃洛莫夫家的无限忠心，而从后一个时代学会了耍花招和放荡。

他对主人是极其忠心的，但又难得有一天不对他说谎。从前的仆人常常阻止主人挥霍浪费，扎哈尔呢，自己也爱花主人的钱去跟朋友们喝酒。从前的仆人像阉人一样贞洁，扎哈尔呢，总往一个不三不四的大嫂家跑。从前的仆人收藏主人的钱财比任何大木箱都牢靠，扎哈尔呢，帮主人付钱的时候，总要想法捞一个十戈比的小银币，如果发现桌子上有个三戈比或者五戈比的铜板，也一定会据为己有。若是主人忘了及时问他要找头，那么以后也就休想再要了。

更多的钱他倒也不曾偷过，原因要么在于他的需要是以几十戈比的小钱来计算的，要么是害怕被发现，总之，绝不是因为他诚实有余的缘故。

从前的老家人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宁可饿死，也不去碰交给他看管的吃食。扎哈尔却不然，他总在寻找机会吃点喝点，即使那东西并没有交给他看管。从前的老家人只想着让主人多吃一点，看见主人吃不下心里就难过，可是扎哈尔看见主人吃光了盘子里的东西，心里才叫难过呢。

此外，扎哈尔还喜欢信口胡说。在厨房也好，在小铺也好，在大院门口闲待着的人们当中也好，他天天抱怨日子过不下去了，说没听见过有比他的主人更坏的主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又舍不得花钱，还动不动发脾气，真难侍候，跟着他倒不如死了痛快。

扎哈尔这样说，并非出于恶意，也不是存心伤害主人，他只不过从祖辈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一有机会就骂骂主人的习惯而已。

有时出于无聊，想找点谈话资料，或者为了提起听众的兴趣，他也会编些莫须有的故事栽到主人头上去。

他哑着嗓子露出信赖对方的神情低声说："我们东家总上那小寡妇家去，昨天还给她写了个条子。"

或者对别人说，他主人是世上头号爱赌爱喝的，整宿整宿地打牌，喝得烂醉。

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奥勃洛莫夫没上寡妇家去过，也不打牌，晚上安安静静地睡他的觉。

扎哈尔不爱整洁。他很少刮胡子，手和脸倒是洗的，不过多半是走过场，反正任什么肥皂也无济于事了。他洗过澡以后，那双手只有一两个小时看上去变红了，之后仍旧是黑的。

他做起事来笨手笨脚，开门总是这扇开了，那扇又关上了；等他跑过去开那扇，这扇又关上了。

如果一块手绢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他一次怎么也捡不起来，总要弯下身去三四次，好像是捉一个活物。等到他第四次弯下身去捡起来了，有时还会失手把它掉在地板上。

他端餐具或者拿别的东西穿过一个房间，刚一迈步，上面的东西就开始往下掉。第一个往下掉的时候，他本打算抓住它，可是动作迟了一步，反而又弄掉了两个。他张开嘴吃惊地望着落下去的，却不注意拿在手里的，托盘歪了，手里的便继续往下掉。等他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托盘里有时只剩下一个酒杯或者一只盘子，他有时还骂骂咧咧地把手里剩下的最后一个也扔掉。

他在屋里走动的时候，不是脚踢了椅子，就是腰碰了桌子，进门出门的时候，肩膀也少不了要撞在关着的一扇门板上，他还要骂这两扇门，或者连房东和做门的木匠也一块儿骂。

奥勃洛莫夫书斋里的东西，尤其是需要轻拿轻放的细巧东西，不是弄坏了，就是打碎了，这全是扎哈尔所为。他无论拿什么东西都使同样大的力气，不会区别对待。

比如说，叫他去剪烛花，或者倒一杯水，他使出的力气跟开大门

要使的一样。

扎哈尔若是热心起来,想给主人彻底收拾打扫屋子,三下两下把东西整理好,那可不得了!他这一举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数也数不完,就是有个敌军的士兵闯进来,也不至于破坏到这种程度。东西倒的倒,坏的坏,打碎的打碎,椅子都翻倒,最后不得不把扎哈尔赶出去,或者他自己骂骂咧咧地一走了之。

幸亏他很少有这种热心的表示。

扎哈尔之所以这样,原因当然在于他不是在陈设着千奇百怪的精致奢华的东西、使人觉得拘束的幽暗书斋和客厅里,而是在乡间,在无人限制的广阔天地和自由空气中接受教育并养成自己的习惯的。

在那边,他使用的多半是粗大笨重的工具,如铁铲、铁棒、铁门环以及挪不动的椅子之类的东西,因此习惯于甩开膀子干活。

但是烛台、油灯、影格、吸墨纸可不一样,这种东西摆在那里三年四年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他一拿起来,瞧,就坏了。

有时他碰到这种情况,会吃惊地对奥勃洛莫夫说:"哟,您瞧瞧,会有这样的怪事!这玩意儿我刚用手拿它,就散了架啦!"或者不做声,连忙悄悄地把东西放回原处,事后一口咬定是主人自己弄坏的。也有的时候他会像这小说开头那样狡辩,说东西都有用坏的一天,哪怕是铁打的呢,不能使一辈子啊。

在前两种情况下还可以跟他争辩一番。等到他狗急跳墙抬起杠来,那就说什么也没用了,只好承认他有理。

扎哈尔早就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工作范围,而且从来不主动越出那个圈子。

早上他烧茶炊,擦皮靴,刷主人要穿的衣服,但是绝对不去刷主人没说要穿的,哪怕已经挂在那里有十年之久。

接下去是扫地,不是每天扫,而且只扫屋子中间那块地方,不管四个墙角。掸灰也只掸那张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桌子,省得挪东西。

做完这几件事,他认为自己就有权坐在炉炕上打盹儿,或者到厨房去跟阿尼西娅闲扯,到大院门口去跟别的仆役磕牙,百事不管了。

如果主人在这几件事之外还派他做什么，他就不爱干，总要争辩几句，力图证明这样做没有好处，或者根本办不到。

无论用什么手段，也无法迫使他在他划定的工作范围内增加一个新的常设项目。

如果叫他刷洗什么东西，或者把这个拿走那个拿来，他干是干，可嘴里总嘀嘀咕咕的。谁如果希望他从此能经常主动地这样干，那简直是做梦。

从此你就得天天叫他这样干，而且天天跟他磨嘴皮子。

扎哈尔虽然有这些短处，诸如爱喝点酒，编点瞎话，拿走主人的几个小钱，打坏一些东西，手脚也不勤快，可他毕竟还是一个赤胆忠心为主子的仆人。

为了主人，他会毫不犹豫地赴汤蹈火，而且不认为这是什么值得惊叹或者嘉奖的功勋。在他看来，这很自然，只能这样做，或者不如说，他根本没有什么看法，只管这样去做就是了。

对于这种问题，他没有任何理论。他从不分析他对伊利亚·伊利奇少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关系。这种感情和关系也不是他发明的，而是从看着他出生和成长的祖辈、父辈、兄长以及别的家奴那里接过来的，并且化作了他的血和肉。

扎哈尔同样会替主人去死，因为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有这个不可推卸的职责，甚至也并非认为，只不过像一只狗在森林里遇到野兽便会扑上去一样地扑向死神，根本不去考虑为什么该是他扑上去，而不是他的主人。

话又说回来，万一需要扎哈尔通宵不合眼地守在主人床边，这关系到主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那么对不起，他肯定会闭上眼睛睡大觉。

从表面上看，在主人跟前他不仅没有一点低三下四的样子，相反，甚至有些粗野无礼，为一点小事真能向主人发火，或者像上面说过的那样，到大院门口去说主人的坏话。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决不会减少他对主人的那种带有亲情与血缘色彩的忠心；不是对主人其人，而是对一切冠有奥勃洛莫夫这个姓氏因而使他感到亲切、可爱、可贵的人和物的忠心。

也许扎哈尔的这种感情同他对奥勃洛莫夫其人的看法相左，也

许扎哈尔在摸清主人的脾性以后已经产生了别的想法。若有人对扎哈尔说明他依恋主人到了何种程度，他很可能会否认。

扎哈尔爱奥勃洛莫夫田庄，就像猫爱它的阁楼，马爱它的单马栏，狗爱它的窝——它生在那里，也长在那里。这种依恋之情在扎哈尔身上培育了他个人的特殊的好恶。

比如说，扎哈尔喜欢奥勃洛莫夫田庄的马夫胜过厨子，喜欢喂牲口的瓦尔瓦拉胜过马夫和厨子，而跟三个人比起来，他最不喜欢的是伊利亚·伊利奇少爷。不过在他看来，奥勃洛莫夫家的厨子还是比世上任何别的厨子高明，而伊利亚·伊利奇少爷也比别的地主尊贵。

他最讨厌管餐室的仆人塔拉斯卡，可是又不肯拿他去换一个哪怕是世上最好的人，只因为塔拉斯卡是奥勃洛莫夫家的。

他跟奥勃洛莫夫说话毫不拘礼，甚至粗野，就像萨满教的巫师对待他的神像那样随便，可以给它掸灰，可以失手把它掉在地上，恼火的时候也可以打它两下。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心里却始终意识到这神像性灵比他高超。

扎哈尔心灵深处的这种感觉很容易被唤醒，使他以虔敬的态度去对待他的主人，有时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决不会把另一位老爷抬得比他主人高，也不会让他们平起平坐！别人更休想这样做！

扎哈尔对待一切其他绅士，一切来拜访他主人的客人，都有几分傲气，在给他们端茶递烟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屈尊的架势，似乎要让他们明白，能在他主人这里坐一坐是他们的荣幸。如果需要回绝，他就不客气地说："少爷正歇着呢。"两只眼睛还要神气活现地把来人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他在小铺里和大院门口也有不说主人坏话的时候，他会忽然兴起，把他家的伊利亚·伊利奇少爷吹得天花乱坠，越说越高兴，如数家珍般列举他家少爷的长处：聪明、和气、大方、心慈。如果他家少爷的长处还不够他吹个痛快，他就从别人身上借一些，像名门大户啦，家财万贯啦，权势不比一般啦，等等。

在需要吓唬吓唬门房、管事、甚至房东的时候，他总是把他的主人抬出来。"你等着我去跟我们少爷说，"他威吓道，"有你好瞧的！"他从没料到世上还会有比他家主人更厉害的权威。

但是，从表面上看，奥勃洛莫夫和扎哈尔之间的关系总像是敌对的。他们两个一直生活在一起，彼此都厌倦了。两个人天天脸对着脸，若要能够只欣赏对方的优点，不以自己的缺点使对方不快，也不因对方有某些缺点而心生烦恼，双方就都得付出代价；他们都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合理的态度以及热情的性格。

奥勃洛莫夫已经了解扎哈尔有一个无法估量的优点，那就是对他的一片忠心，而且习惯于接受这份忠心了。他同扎哈尔一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能不如此。他一旦习惯于扎哈尔的这个优点，也就不再欣赏它，纵然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还是无法忍受扎哈尔的数不清的小毛病。

扎哈尔内心深处有从前的仆人对主人的忠心，不同的是多了一些新时代的缺点。奥勃洛莫夫虽然看重扎哈尔的忠心，却不具备从前的主人对自己的仆人的那种友善的、几乎是对亲人的态度。他有时甚至忍不住对扎哈尔破口大骂。

奥勃洛莫夫自己也叫扎哈尔厌烦了。扎哈尔从小在老爷家当差，后来升任伊利亚·伊利奇小少爷的随身侍仆，从此他就认为自己的身价高了，是家中贵族阶级的一分子了，其使命是光耀这个古老的门第，而不再是一件日常用具。他早上给小少爷穿好衣服，晚上给他脱去衣服，其余时间就什么事情也不干了。

他的懒惰不仅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仆役生涯教给他的。他在众家奴面前摆架子，不肯去烧茶炊，也不肯扫地，要么坐在门厅里打盹儿，要么到下房或者厨房里去闲扯，再不就一连几小时地抄着手站在大门口卖呆。

过了一段这种生活之后，一副照管整套寓所的重担突然落到了他的双肩上！他得侍候主人，得打扫，得洗刷，还得跑腿儿！于是他的心情变得阴郁了，脾气也变得粗暴了，一听见主人呼叫，而不得不离开他的炉炕，他就抱怨。

虽然如此，扎哈尔仍不失为一个和善的人。他甚至喜欢跟小孩子玩。在院子里或者院门外，经常可以看到他和一群孩子在一起。他为他们劝架，逗他们乐，领他们做游戏，或者干脆坐在那里，一个膝头上抱一个，背上还有个调皮鬼勾着他的脖子，或者扯他的颊须。

奥勃洛莫夫使扎哈尔不能过舒心日子，一会儿叫他做这样，一会儿叫他做那样，不让他离开左右一步，而扎哈尔生性喜欢与人交往，又爱闲待着，嘴里还不停地要嚼点东西，因此总想去找他那位大嫂，或者到厨房、小铺、大院门口去。

主仆二人早就生活在一起了。奥勃洛莫夫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交给扎哈尔照看。在奥勃洛莫夫的记忆中，扎哈尔最初是一个麻利的小伙子，贪吃而又滑头。

他们之间的这种古老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无法割断的。没有扎哈尔帮助，奥勃洛莫夫就不会穿衣脱衣，梳头吃饭；而除了这位伊利亚·伊利奇少爷，扎哈尔也无法设想另一个人来当他的主人。他只会为这位少爷穿衣端饭，对他撒野说谎，同时内心又无比敬畏，除此之外，再也无法设想另一种生存方式。

八

塔兰季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走后，扎哈尔锁上房门，没有立刻坐到炉炕上去，而是等了等，因为他刚才听主人说要写信，怕主人会叫他。但是书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

扎哈尔从门缝里望了望，哟，伊利亚·伊利奇少爷在长沙发上躺着，一只手托着头，面前摆着一本书。扎哈尔推开了门。

“您怎么又躺下啦？”扎哈尔问。

“别捣乱，我这不是在看书嘛！”奥勃洛莫夫断断续续地说。

“该洗脸、写信了。”不肯放过他的扎哈尔又说。

“真的，是时候了。”奥勃洛莫夫这才清醒过来，说道，“你先出去。我想一想。”

“才多大一会儿，他又躺下了！”扎哈尔一面往炉炕上蹦，一面喃喃道，“真快当！”

这一会儿工夫奥勃洛莫夫可是看完了那旧得发黄的书的一页，他搁下有一个月了。他把书放回原处，打了一个哈欠，开始思索那缠住他不放的“两件倒霉事”。

“真烦人啊！”他低声说，一会儿伸直两条腿，一会儿又蜷缩起来。

他又渐渐进入陶然忘忧、浮想联翩的境界中，举目向着长空，寻找他喜爱的那个天体，而那天体已升到苍穹中央，把它耀眼的光芒倾泻在对面那座楼房的石灰墙上，每天黄昏时刻它都是在奥勃洛莫夫的注视下落到那座楼房后面去的。“不行，我得先做事，”奥勃洛莫夫认真地想，“然后再……”

若是在乡下，早晨早已经过去了；就是在彼得堡，也行将过去。从院子里传来人和非人的嘈杂声，是几个街头艺人在唱歌，和着歌声的多半是狗吠。有人牵来一头海怪，叫它表演，还有卖各式各样吃食的小贩走过来叫卖。

奥勃洛莫夫枕着两只手仰面躺在那里。他着手制定田庄的规划了。在他脑海里迅速闪过几个有关代役租、劳役租的重要而又带关键性的条款，他想出了新的、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农民爱偷懒、爱四处漂泊的习惯，最后回到如何安排自己在乡下的生活这一点上来。

他很关心他在乡下的宅院，有几分钟愉快地设想着房间的布局，确定了餐室、弹子房的长度和宽度，注意到了书斋的窗户应该朝哪边开，连摆什么家具和铺什么地毯都没有遗漏。

他又设想了厢房的布局，估算了他打算接待的客人的数量，划出一块地盖马厩、棚屋、下房和其他杂用房。

最后他才来设计天然大花园，决定留下所有的老椴树和老橡树，砍去苹果树和梨树，并且在那个地方栽上槐树。等到他开始筹划人工小花园，在心里大致估了估费用，发现太高，于是暂时搁下，转而考虑花圃和暖房的建设。

这时候他脑海里忽然闪过未来果实累累的诱人景象，如此逼真，使他一下子向前跨越了好几年，到了乡下，他的宅院已经按他的设计建成，他可以在那里住下不走了。

他想像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坐在露台上，面前是一张茶桌，头上有蔽日的浓荫，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烟袋，懒洋洋地吸着，若有所思地享受着这荫凉和静谧，欣赏枝叶间展现出的远景，那是一片日渐成熟的庄稼地，太阳正向他熟悉的桦树林后面下沉，染红了一平如镜的池水，田亩上升起一层水汽，气温在下降，天色转暗，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往家走。

闲待着的家奴们坐在庄院门口，只听得他们在嬉笑，有人弹三角琴，姑娘们在游戏，奥勃洛莫夫身边有他自己的孩子在玩闹，他们爬上他的膝头，搂住他的脖子，而茶炊后面坐着的是……统治着周围这一切的皇后，他所崇拜的神明……一个女人！他的妻子！此时此刻在布置得既简朴又雅致的餐室里点起了使人感到亲切的明亮的灯火，已经当上仆役长的扎哈尔在一张大圆餐桌上摆餐具，他的颊须全白了，他手中的玻璃杯和银刀叉互相碰来碰去，发出悦耳的叮叮声，不时有杯子或者叉子掉在地板上。丰盛的晚餐摆好了，他们坐下吃饭，在座的有他童年时代的伙伴、他的忠实朋友施托尔茨，还有别的

人，所有的面孔都是他熟悉的。吃罢晚饭各自回房睡觉……

奥勃洛莫夫幸福得脸上泛红光。这幻想多么光明，多么生动，多么有诗意啊！他激动得把脸转过去埋在枕头里，感到一阵突发的对爱情、对平静的幸福的模糊需求。他忽然渴望看到家乡的田野和山峦，渴望有自己的宅院、妻子和一群孩子……

他趴在那里约有五分钟，然后慢慢翻过身来仰面躺着，脸上现出温柔动情的神色：他幸福极了。

他怀着快意慢慢伸直双腿，使得裤脚缩上去一些，而他丝毫没有觉察。殷勤的幻想带着他轻飘飘地、无拘无束地、远远地在未来的天地间翱翔。

现在他专心想的是他爱想的事：由他的朋友们组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的人要在他的庄子四周方圆十五至二十俄里内的村庄和农场上定居，他们天天来往，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在一块儿吃饭跳舞。他眼前看到的都是晴天，都是无忧无虑、没有皱纹、含着笑意的开朗的面孔——圆圆的，红喷喷的，都有双下巴和旺盛的食欲，而且永远是夏天，永远欢笑，吃得美美的，过得懒懒散散的……

他幸福到了顶点，不由得喊出一声："上帝呀，上帝！"这才清醒过来。

院子里传来五个人的声音："卖土豆啰！砂糖要不？木炭！木炭！……行行好，善心的老爷们，捐点钱修教堂吧！"隔壁在翻修房子，斧头在斫，工人在喊。

"唉！"奥勃洛莫夫痛苦地大声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叫什么生活！这种京都的嘈杂真不成样子！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向往的天堂生活啊？什么时候才能到家乡的田野间树林里去啊？如果现在到草地上去，躺在树阴下面，穿过树枝间隙观看太阳，数一数那树枝上停过几只鸟儿，那该多好！你只管在草地上躺着，自有女仆给你把饭送到这儿来，她的脸红扑扑的，两只裸露在外的胳膊肘儿圆圆的软软的，脖子晒得很黑，这个狐狸精低眉顺眼，脸上挂着微笑……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来到啊？……"

"要订出计划！还有村长的事呢？腾房子的事呢？"他忽然想起来。

“对，对！”他连忙说，“马上就办！”

奥勃洛莫夫迅速抬起身子，在长沙发上坐好，先放下两只脚，一下就插进便鞋里，又坐了一会儿，终于站起来，若有所思地呆立了约两分钟。

“扎哈尔，扎哈尔！”他大声喊道，同时看了看写字台和墨水瓶。

“又怎么啦？”门外传来这句问话，还有那一跳。“真苦了我这两条腿！”扎哈尔用沙哑的嗓子又低声说了一句。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仍旧望着写字台，若有所思地说，“是这样……”他指着墨水瓶刚说出这三个字就打住，又陷入沉思中。

这时候他的两只手向上伸去，膝头弯了下来，他开始伸懒腰，打哈欠……

他一面打哈欠，一面断断续续地说：“我们还剩点干酪……给我拿点马德拉葡萄酒，正经吃饭还早，我先吃点……”

“哪儿剩下干酪了？”扎哈尔说，“什么也没剩下……”

“怎么没剩下？”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是这么大的一块……”

“没有，没有！一块也没有！”扎哈尔坚持说。

“有！”奥勃洛莫夫说。

“没有。”扎哈尔说。

“那你去买。”

“拿钱来吧。”

“喏，零钱在那儿，拿去。”

“只有一卢布四十戈比，得要一卢布六十戈比。”

“那儿还有些铜板。”

“我没见着！”扎哈尔倒换着脚说，“有银币来着，瞧，这不是？铜板我可没见着！”

“有，昨天那个小贩亲自交到我手里的。”

“他当着我的面交的，”扎哈尔说，“我倒是看见他找零钱了，可没看见铜板……”

奥勃洛莫夫疑惑不定地想：难道是塔兰季耶夫拿了？不对，他要拿就会把零钱统统拿走。

“那到底还剩下什么呢?”奥勃洛莫夫问。

“什么也没剩。兴许还有点昨天的火腿,得问问阿尼西娅。给您端来不?”扎哈尔说。

“有什么就端什么吧。怎么会没有干酪了?”

“是没有嘛!”扎哈尔说着,退了下去。

奥勃洛莫夫在书斋里沉思地踱步。

“嗯,麻烦事真多,”他低声自语道,“就拿规划来说,还有多少事要做啊! ……明明剩下了干酪,是扎哈尔吃了,他倒说没剩下! 铜板又到哪儿去了呢?”他说着摸了摸饭桌。

一刻钟以后,扎哈尔两手端着托盘推开房门走了进来。他本想用一只脚把房门掩上,却踢了个空,结果把托盘里的一个酒杯摔到地上了,酒瓶的盖子和一个白面包也跟着掉了下去。

“你一动就闯祸!”奥勃洛莫夫说,“把掉下的捡起来呀! 他还站在那儿欣赏!”

扎哈尔端着托盘弯下腰去捡面包,刚一屈腿,忽然发现两只手都占着,没办法捡。

“捡起来呀!”奥勃洛莫夫嘲弄地说,“你怎么了? 怎么卡壳了?”

“该死的,真可恶!”扎哈尔冲着掉下去的东西大发雷霆了,“谁见过就要吃晌午饭了还吃早点?”

于是他把托盘放下,把掉在地板上的东西捡起来。他捡起面包吹一吹灰,就放在桌上了。

奥勃洛莫夫开始吃早点,扎哈尔站在离他稍远一点的地方斜着眼睛看着他,好像想说什么话。

可是奥勃洛莫夫只顾吃自己的早点,丝毫没有注意他。

扎哈尔干咳了两声。

奥勃洛莫夫还是没有反应。

扎哈尔终于憋不住了,胆怯地说:“管事的刚才又派人来了,包工头找过他,问他能不能看看咱们这套房子。说的还是改建的事……”

奥勃洛莫夫继续吃他的,没有答话。

“伊利亚·伊利奇!”扎哈尔沉默片刻以后,又压低声音说。

奥勃洛莫夫做出一副没听见的样子。

“人家叫咱们下星期搬走。”扎哈尔哑着嗓子说。

奥勃洛莫夫喝干了一杯葡萄酒，没有说话。

“咱们到底怎么办，伊利亚·伊利奇？”扎哈尔几乎是耳语般地问。

“我跟你说了不许提这件事。”奥勃洛莫夫严厉地说，并且站起身来，走到扎哈尔面前。

扎哈尔倒退了几步。

“扎哈尔，你真是条毒蛇！”奥勃洛莫夫气呼呼地说。

扎哈尔委屈极了，他说：

“嘿，毒蛇！我怎么是毒蛇？我没杀过人。”

“怎么不是毒蛇？”奥勃洛莫夫又说，“你叫我不得安生。”

“我不是毒蛇！”扎哈尔斩钉截铁地说。

“你为什么老拿房子的事来烦我？”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又有什么办法？”

“您不是要给房东写封信吗？”

“我写好啦！你等一等嘛，不是一下子就能写出来的啊！”

“您现在就可以写嘛。”

“现在，现在！我还有更要紧的事。你以为像劈木柴一样，两下子就完？瞧，”奥勃洛莫夫说着，晃了晃插在墨水瓶里的干了的鹅毛笔，“墨水也没有！我怎么写？”

“我这就去弄点克瓦斯泡泡它。”扎哈尔说着，拿起墨水瓶，三步两步走到前室去了，奥勃洛莫夫开始找信纸。

“哼，好像信纸也没有！”他一面这样自言自语，一面在抽屉里翻找，在桌面上摸索。“是没有！唉，这个扎哈尔，把生活弄得一团糟！”

“你还不是毒蛇？”奥勃洛莫夫对再次走进来的扎哈尔说，“什么也不管！家里怎么连一张纸也没有？”

“您怎么这样说话，伊利亚·伊利奇！我是个基督徒，您怎么骂我毒蛇？张口闭口：毒蛇！俺们是在老爷跟前落生长大的，他骂过我狗崽子，揪过我的耳朵，可没听他说过‘毒蛇’这个词儿，没玩过新花样！罪过哟！这儿不是有纸吗？”

他说着，从书架上拿了半张灰色的纸递给奥勃洛莫夫。

“这张纸能写信?”奥勃洛莫夫问,随即把纸扔了,“我夜里拿它盖杯子,怕有什么……有毒的东西掉进去。”

扎哈尔转过身去面对着墙壁。

“算了,拿来吧,我先打个草稿,等阿列克谢耶夫来帮我誊清。”

奥勃洛莫夫坐到桌前,迅速写出下面几个字:“尊敬的先生! ……”

“墨水糟透了!”奥勃洛莫夫说,“下次你给我小心点,扎哈尔,把你的事情做好!”

他考虑了一下,接着写道:

“阁下拟改建之房屋,即余租用之二楼寓所,完全符合余之生活方式以及自余进住以来长期养成之习惯。近悉阁下令余之农奴扎哈尔·特罗菲莫夫转告余,谓余租用之寓所……”

奥勃洛莫夫写到这里停下来,把上面这段话念了一遍,说道:

“不流畅,字句重复。”

他小声念着,改了几处,有的字改了又改,最后卡在一个重复使用的连接词上。

他涂掉又恢复,来回折腾了三次,还是不行,要么不通,要么不顺。

他不耐烦地说:“一个连接词就把我缠住了! 唉! 该死的信,去它的吧! 叫我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伤脑筋! 应用文我已经写不上来了。瞧,都快三点了。”

“扎哈尔,拿去吧。”奥勃洛莫夫把信撕成四半扔在地板上。

“看见了吗?”他问。

“看见啦,”扎哈尔一面捡起纸片,一面答道。

“那就再也别拿房子的事来烦我。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哦,是账本。”

“唉,天哪! 你真把我折磨死了! 到底是多少,快说!”

“该给肉店八十六卢布五十四戈比。”

奥勃洛莫夫吃惊地说:

“你疯了? 单是肉店就得给这么一大把钱?”

“三个月没给钱了,那还不该给一大把? 这儿都写着呐,谁也没

偷！”

“你还说你不是毒蛇？”奥勃洛莫夫说，“买牛肉花了上百万！你吃了有什么用？钱要花得值当。”

“又不是我吃了！”扎哈尔顶了他一句。

“哦，你没吃？”

“您怨我白吃饭？您自个儿瞧瞧！”

扎哈尔说着，把账本塞给奥勃洛莫夫。

“还欠谁的？”奥勃洛莫夫问，同时懊恼地推开那一叠油腻腻的账本。

“还欠面包店和菜店一百二十一卢布十八戈比。”

“这简直要叫我破产了！真不像话！”奥勃洛莫夫忍无可忍了，“你是头母牛还是什么，嚼这么多菜……”

“不！我是毒蛇！”扎哈尔咽着苦水说，而且转过去侧身对着主人：“您别让米海·安德烈伊奇进门，那就少花钱了。”扎哈尔又说。

“好了，好了，总共是多少，你算一算！”奥勃洛莫夫说着，自己也算起来。

扎哈尔扳着指头算。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次跟一次不一样！”奥勃洛莫夫说，“你算出来是多少？是二百吧？”

“您等一会儿。”扎哈尔眯起眼睛嘟着嘴说，“八个十加十个十就是十八个，再加两个十……”

“嘿，像你这样算，永远算不完。”奥勃洛莫夫说。“去吧，账本明天再给我，别忘了弄点纸和墨水……这么多钱！我说了，一点一点地给，可他们总是要一次付清……都是些什么人啊！”

“二百零五卢布七十二戈比，”扎哈尔算出来了，“拿钱来吧。”

“怎么说要就要！等我明天核对一下再说……”

“您看着办吧，伊利亚·伊利奇，人家可是来要钱了……”

“好了，好了，别烦我！我说了明天，就是明天嘛！去吧，我有事，可比这个要紧。”

奥勃洛莫夫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收拢两只脚，还没来得及想问题，门铃响了。

来人身材短小，肚子不算太大，白净的脸，红扑扑的双颊，秃顶，但后脑勺上流苏似的披着厚厚的黑发。脱发的地方圆圆的，光得发亮，很像牙雕。他脸上挂着对他看到的一切都热心关注的表情，目光矜持，笑容适度，还有一种既像谦逊又像公事公办的彬彬有礼的风度。

他穿一套合身的燕尾服，衩口开得很大，方便得像两扇随便一碰就能打开的大门。衬衫白得耀眼，与他的秃顶正相匹配。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镶墨色宝石的沉甸甸的大戒指。

“大夫！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啊！”奥勃洛莫夫兴奋地说，一面伸出手去同客人握手，一面拉过一张椅子来。

“这段时间贵体康泰，没叫我出诊，我闲得慌，自个儿找上门来啦！”大夫打趣道，接着又言归正传地说，“不，我是到您楼上那家去，顺便过来问候。”

“多谢，多谢！我这邻居怎么样了？”

“大概还有三四个星期吧，也可能拖到秋天，再下去……胸积水，结果怎么样是明摆着的。您怎么样？”

奥勃洛莫夫悲哀地摇了摇头说：

“不好啊，大夫，我正想找您商量呢。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胃几乎不能消化，上腹部闷胀，胃里烧得难受死了，呼吸不畅……”奥勃洛莫夫愁眉苦脸地说。

“请把手伸过来！”大夫说罢，便给他数脉搏，闭上眼睛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咳嗽吗？”

“夜里咳，尤其是晚饭后。”

“嗯！心慌吗？头疼不疼？”

大夫又问了几个类似的问题，然后歪着他的秃头沉思起来。两分钟以后他忽然抬起头来，毫不犹豫地说：

“如果您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继续生活两三年，而且总躺着，吃肥肉和油重的东西，您一定会中风死去。”

奥勃洛莫夫吓得浑身一震，说道：

“那我该怎么办？看在上帝分上，您就指教指教我吧！”

“跟别人一样，到国外去。”

“到国外去！”奥勃洛莫夫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对。不行吗？”

“您饶了我吧，大夫，到国外去！那怎么行？”

“为什么不行？”

奥勃洛莫夫默默地打量了一下自己，又打量了一下自己的书斋，然后机械地再说一次：

“到国外去！”

“是什么妨碍您去？”

“什么妨碍？什么都妨碍……”

“什么都妨碍是什么意思？缺钱？”

“对啦，就是缺钱。”奥勃洛莫夫连忙说，他很高兴抓到了这个最自然的障碍做挡箭牌。“您看看村长给我写些什么……信呢？我把信搁到哪儿去啦？扎哈尔！”

“行了，行了，”大夫说，“这不关我的事，我的责任是告诉您，您必须改变生活方式，换一换地方，换一换空气，换一换工作等等。”

“好吧，我考虑考虑，”奥勃洛莫夫说，“不过叫我到哪儿去，又做什么呢？”

“去基辛根，或者埃姆斯，”大夫说，“六、七月在那边过，喝矿泉水。然后去瑞士，或者蒂罗尔，用葡萄治疗，九、十月在那边过……”

“去蒂罗尔，真是活见鬼！”奥勃洛莫夫喃喃道，声音轻得像耳语。

“然后再到一个天气干燥的地方去，比如说，去埃及……”

“原来是这样！”奥勃洛莫夫心中暗想。

“要排除忧虑和烦恼……”

“您说得倒容易，”奥勃洛莫夫说，“您没有村长给您写这种信……”

“还要尽量不想事儿。”大夫接着说。

“不想事儿？”

“是啊，别让大脑紧张。”

“那么我的田庄规划怎么办？您饶了我吧！我又不是杨木疙瘩！……”

“您看着办吧。我的责任不过是给您一个忠告。您还得清心寡

欲，不然会影响治疗效果。要想法子散心，骑马啦，跳舞啦，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做适当的运动啦，聊聊轻松愉快的话题啦，尤其是要跟女士们聊天，让您的心只为愉快的感觉而轻松地跳动。"

奥勃洛莫夫垂着头聆听大夫说了这一番话。

"还有呢?"他问。

"也别看书写字——上帝保佑！租一处窗户朝南的别墅，周围多种些花，让音乐和女人陪伴着您……"

"我该吃什么呢?"

"别吃肉，一般动物性的食物都别吃。面食啦，这冻那冻的啦，也别吃。可以喝清淡点的肉汤，吃绿叶菜。不过您可得加小心，现在到处流行霍乱，可得小心……一天可以散步八小时左右。买一枝枪……"

"天哪！……"奥勃洛莫夫叹道。

"最后，"大夫总结说，"入冬前到巴黎去，在那种五光十色的生活漩涡里玩个痛快，什么也别想，出了剧场进舞厅，到郊外访友，让您周围充满友谊和欢声笑语……"

"除此之外，还需要做什么吗?"奥勃洛莫夫问，脸上不由得露出懊丧的神情。

大夫沉吟半晌，又说：

"再就是呼吸海洋上的空气了，您在英国买张船票逛到美国去……"

大夫起身告辞的时候，又说：

"如果您完全按我的话去做……"

"好吧，好吧，我一定照办。"奥勃洛莫夫一面送他走，一面没好气地说。

大夫走了，留下奥勃洛莫夫在那里一筹莫展。他闭上眼睛，把两只手搁在头顶上，身子缩成一团呆呆地坐在一把圈手椅中。

从他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胆怯的呼唤：

"伊利亚·伊利奇！"

"嗯?"他应声道。

"到底怎么跟管事说?"

“什么事?”

“搬家的事啊!”

“你又来了不是?”奥勃洛莫夫吃惊地问。

“伊利亚·伊利奇少爷,您说我该怎么办? 我的命就这么苦,我也是快入土的人了……”

“哼,看来你是想拿搬家来赶我入土!”奥勃洛莫夫说,“你听听大夫是怎么说的!”

扎哈尔无言以对,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系在他胸前的颈巾的两个角都吹得颤动起来。

“你是不是打定主意要逼死我?”奥勃洛莫夫又问,“我让你厌烦了,对吗? 你说呀!”

扎哈尔没想到他俩的谈话会转这么一个要命的弯子,不胜惶恐地嗫嚅道:“基督保佑您长命百岁! 谁想害您啊?”

“你!”奥勃洛莫夫说,“我叫你别再提搬家的事,可你一天不跟我说五次,就过不了日子! 你要知道,这事弄得我心烦! 再说我的身体本来就糟糕透了。”

“我寻思,少爷……我寻思,干吗不搬?”扎哈尔的声音吓得发抖了。

“干吗不搬! 你说得倒轻松!”奥勃洛莫夫说着,连同他坐的圈手椅一起转过去面对着扎哈尔,“搬家是怎么一回事,你仔细想过没有,呃? 没想过吧?”

“是没想过!”扎哈尔温顺地说,他决心对主人的话句句点头称是,只要别惹主人发火就好;主人若是发起火来,他更苦不堪言了。

“没想过,那就听我说,然后你再琢磨能搬不能搬。搬家是怎么一回事呢? 搬家就是要你主人到外面去待一整天,穿得规规矩矩的一大早就出门……”

“那有什么,出门就出门好啦!”扎哈尔说,“干吗不出去待一天?总在家坐着对身体不好。瞧您变成什么样子了! 从前您可嫩得跟小黄瓜似的,如今老在家待着,上帝知道您像什么样儿。您就该到街上去溜达溜达,看看外面的人,还有别的……”

“尽胡说,”奥勃洛莫夫说,“到街上溜达溜达!”

“可不是嘛，”扎哈尔继续热烈地争辩道，“听人说，运来一个从没听说过的怪物，您还不去看看？您上剧场去，要不就去参加化装舞会，趁您不在我们就把家搬了。”

“少废话！你倒真关心主人的安宁！叫我到外面去流浪一整天，我在哪儿吃午饭，怎么吃，午饭后还睡不睡觉？照你看，这都不关你的事？……趁我不在就把家搬了！我若不看着，还不把东西都砸碎了？我可知道搬家是怎么一回事！”奥勃洛莫夫越来越肯定地说，“搬家就是砸这个毁那个，乱哄哄嚷成一片，把东西都扔在地板上堆成一大堆，箱子啦，沙发靠背啦，画框啦，烟袋啦，书啦，还有些平时从来见不着的玻璃瓶子，鬼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得看着所有的东西，免得丢了砸了……地板上堆的只是一半，另外一半在大车上，或者在新寓所里。你想抽口烟，拿起烟斗才发现烟丝已经运走了……你想坐也没法坐，什么东西上面都是一层灰尘，一碰就脏手，脏了也没法洗，就得像你一样两手漆黑的走来走去……”

“我的手可是干净的。”扎哈尔说着，伸出两只像鞋底一样的手来。

“你就别让我看了吧！”奥勃洛莫夫扭过脸去说。“要是想喝水，”他继续发挥道，“拿起水瓶又找不着杯子……”

“对着瓶口喝也是可以的嘛！”扎哈尔好心地说。

“你们总是这样，地可以不扫，灰尘可以不擦，地毯可以不敲打。到了新寓所呢，”奥勃洛莫夫越往下说，他想像中的搬家的情景越生动，“三天也收拾不好，什么都搁得不是地方，画框在墙脚边地板上，套鞋在床上，靴子跟茶叶还有发蜡在一个包袱里。不是椅子腿断了，就是画框的玻璃给砸了，或者沙发上污迹斑斑。要什么没什么，谁也不知道在哪儿，不是丢了，就是在老地方忘了搬过来，又得往那边跑……”

“还有来回跑十来趟的呢。”扎哈尔打断了主人的话。

“你瞧瞧！”奥勃洛莫夫接着说，“第二天早晨在新寓所起来一看，那才叫别扭呢！没有水，没有煤，大冬天就得这么坐着挨冻，屋子冰凉的，连柴火也没有，得赶紧去借……”

“还得看上帝赐给什么样的邻居，”扎哈尔又说，“有的人别说一

捆柴火，就连一勺水也不肯借。”

“可不是！”奥勃洛莫夫说，“家搬了，到晚上该折腾完了吧？没那回事，还得忙上两个星期左右。你觉得东西都放好了……一看，还有事没做：窗帘没挂，画框没挂，烦死人，简直不想活了……而且一个劲儿花钱，花钱……”

“上一回，就是八年前，我记得花了两百来卢布。”扎哈尔证明了主人的话。

“你瞧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奥勃洛莫夫说，“新搬进一个地方开头真别扭！不是一下子就能习惯的！在新的地方我会一连五夜睡不着觉。早上起来一看，对面那个车工的招牌换成了别的东西，心里真不是滋味。再说，午饭前看不见这个剪短发的老太婆往窗外探头，我也会觉得寂寞……”接着奥勃洛莫夫责备地问：“你把主人折腾得有多苦，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扎哈尔恭顺地喃喃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我搬家，是人受得了的吗？”

“我寻思，别人不比我们差，人家都搬来搬去，我们也行……”扎哈尔说。

“什么？什么？”奥勃洛莫夫突然吃惊地问，而且从圈手椅中欠起身来，“你说什么？”

扎哈尔慌了神，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惹得主人动怒。他不做声了。

“别人不差！”奥勃洛莫夫惊恐地说，“好啊，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来！现在我明白了，对你来说，我跟‘别人’是一样的！”

奥勃洛莫夫说着，讥讽地向扎哈尔鞠了一躬，脸上露出一副委屈得不得了的表情。

“您饶了我吧，伊利亚·伊利奇，我能把您看得跟别人一样吗？……”

“滚开！”奥勃洛莫夫指着门命令道，“我讨厌看见你。哼！‘别人’！好啊！”

扎哈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自己屋里去了。

“这叫什么日子啊！”他一面上炕，一面埋怨道。

“我的上帝！”奥勃洛莫夫也叹息道，“上午我本想做点正经事，这

样一来把一天都搅了！是谁搅的呢？是我的奴仆，忠心耿耿的奴仆！他都说了些什么话啊！他怎么敢？”

奥勃洛莫夫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在屋里踱步，然后再躺下。听到扎哈尔把他贬低为“别人”，他认为这是侵犯了他的权利，而他的权利就是在扎哈尔眼里只能有他这个主人，绝对不能有任何别人。

他深入思索这个比较的含义，分析什么是“别人”，什么是他本人，这两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而且理应平起平坐，扎哈尔给他的侮辱究竟有多大，最后，扎哈尔是否有意侮辱他，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否有一种信念，认为伊利亚·伊利奇同“别人”是一样的，或许他不过是有口无心地脱口说出的呢？这些问题伤了奥勃洛莫夫的自尊心，他决心要叫扎哈尔弄清楚他同扎哈尔所谓的“别人”的差异，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卑劣的。

“扎哈尔！”他拖长了声音威严地喊道。

扎哈尔听到这一声呼唤，没有像平常那样从炕上往下跳，也没有咆哮，而是慢腾腾地溜下炕来，不吭不哼、无可奈何地朝书斋走去，一路上不是手碰了这样东西，就是身子撞了那样东西，像狗似的一听主人的声音就知道自己的恶作剧暴露了，主人唤去少不了一顿责罚。

扎哈尔把书斋的门推开一半，没敢进去。

“进来！”奥勃洛莫夫说。

门本来是可以随意开关的，但是扎哈尔把门开得像是没法挤进一个人去，他只好贴在门上，没有进屋。

奥勃洛莫夫坐在床沿上。

“过来！”他坚持说。

扎哈尔好不容易才进了屋，立刻把门关上，用脊背紧紧抵住。

“到这儿来！”奥勃洛莫夫指了指自己身边说。

扎哈尔向前跨了半步，就在离指定的地点四米多的地方站住不动了。

“再往前点！”奥勃洛莫夫说。

扎哈尔做了一个向前迈腿的动作，其实只晃了一下身子，跺了跺脚，仍旧站在原地。

奥勃洛莫夫看见这回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迫使扎哈尔靠近一步，只好让他站在那里，默默地、责备地望着他。

扎哈尔在主人无言的注视下浑身不是滋味，他装作没看见，比平日更厉害地侧过身去，甚至没有斜过眼睛去望一望主人。

他固执地望着左边，也就是相反的一边，看见他早就看惯了的东西：画框周围的蜘蛛网，而那个蜘蛛正是对他玩忽职守的活生生的指责。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拿着架子轻声唤道。

扎哈尔没有回答，他似乎在想："你叫谁？叫另外一个扎哈尔吧？我不是在这儿吗？"接着便把目光从左边移到右边来，仍旧避开主人。这边也有一样东西使他想到自己，那是一面镜子，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透过这层轻纱似的灰尘，他隐隐约约地看到自己的丑脸正皱着眉头阴沉地望着自己。

他很不高兴地把目光从这个他太熟悉的愁眉苦脸的东西上移开，下决心瞧一瞧主人。他俩的目光相遇了。

扎哈尔受不了主人眼睛里的责备神情，便垂下自己的眼睑望着脚下，可是在沾满灰尘和污迹的地毯上，他又看到一张使他难过的证书，足以说明他是否热心侍候主人。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很有感情地唤了一声。

"您说，什么事？"扎哈尔的声音低得叫人几乎听不见，他预感到就要有一番激动人心的训话，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给我一点克瓦斯！"奥勃洛莫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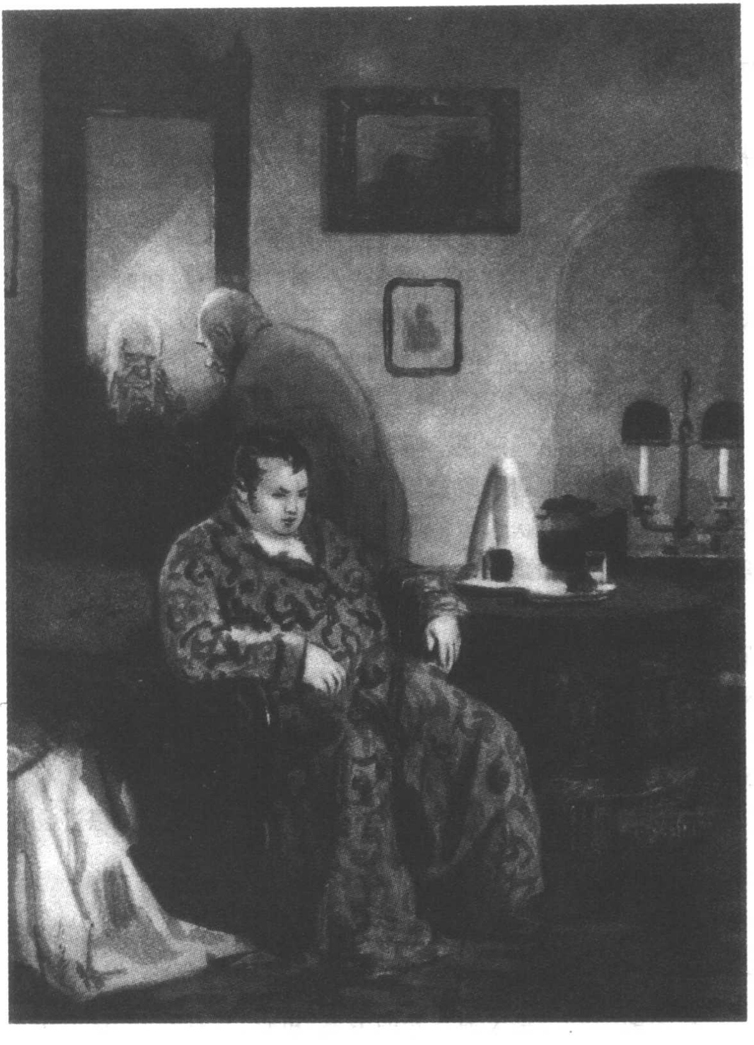
扎哈尔放心了，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一溜烟奔进餐室，把克瓦斯送过来。

奥勃洛莫夫喝罢，捧着杯子温和地问："你觉得怎么样？确实不好吧？"

扎哈尔脸上那种桀骜不驯的神情瞬间被一线悔恨的光芒照得软化了。他感觉到自己对主人的崇敬之情在胸中渐渐苏醒，涌上心头。他突然正眼看着主人。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过失？"奥勃洛莫夫问。

"什么叫'过失'？准是个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扎哈尔有苦



克利亚奇科 绘

说不出地想道，“他一逼起人来，叫人不想哭也得哭。”

“怎么了，伊利亚·伊利奇，”扎哈尔用他最低的调门说，“我什么也没说，只不过……”

“住嘴！”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明白不明白你做了什么？把杯子放到桌子上再回答我！”

扎哈尔没有回答，他根本不明白他究竟干了什么，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看了看主人。他甚至微微低下头认错了。

“你还不恶毒？”奥勃洛莫夫说。

扎哈尔一直沉默着，只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

“你伤了主人的心！”奥勃洛莫夫一字一顿地说，同时紧盯着扎哈尔，看见他不知所措，心里很得意。

扎哈尔愁得不知道往哪儿躲才好。

“伤了，不是吗？”奥勃洛莫夫问。

“伤了！”扎哈尔低声说。听到这个新的“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他茫然了。他抬起眼睛望望右边，又望望左边，再望望正前方，想找个脱身的办法，但跃入他的眼睑的依旧是蜘蛛网、灰尘、他自己在镜中的影像和主人的面孔。

眼见一场动人心魄的戏在所难免，扎哈尔想：“有个地缝能让我钻进去就好了！唉，我怎么不死啊！”他真动了情，眼睛越眨越快，泪水就要涌出来了。

最后他几乎是哭着对主人说出一句著名的歌词：“我怎么伤您的心啦，伊利亚·伊利奇？”

“怎么？”奥勃洛莫夫接口说，“‘别人’是什么意思，你想过没有？”

他停顿了一下，眼睛仍旧看着扎哈尔。

“是什么意思，要我告诉你吗？”

扎哈尔像洞穴里的狗熊一样笨拙地转过身去，向着整个书斋叹了一口气。

“你说的‘别人’是天地不容的穷鬼，粗野，没有教养，在顶楼上过着肮脏、贫困的生活。这种人拿块毡子到院子里随便找个地方一铺，就能躺下睡大觉。他会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也不会有。得了土豆，得了鲱鱼，他就大嚼一顿。他一无所有，只好四处流浪，整天东奔

西跑。这种人搬家不成问题。比如利亚加耶夫,他夹起一把尺子,包上两件衬衫,就可以走了……你问他:'上哪儿去?'他说:'搬家!'瞧,'别人'就是这样!照你看,我是'别人'吗?呃?"

扎哈尔瞟了主人一眼,倒换了一下脚,没有做声。

"什么叫'别人'?"奥勃洛莫夫接着说,"'别人'就是自己刷皮靴、自己穿衣服的人,虽说有时看上去也像个老爷的样子,但那是骗人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仆役,他没有人可使唤,样样自己动手,自己添火,有时还要自己掸灰……"

"德国人像这样的多着呢。"扎哈尔脸色阴沉地说。

"就是嘛!我呢?你看我是'别人'吗?"

"您可完全是别样的!"扎哈尔求饶似的说,他仍旧不明白主人究竟想说什么,"天晓得您这是怎么了……"

"我完全是别样的,呃?你看你说些什么呀!你分析分析,'别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别人'不停地工作,奔波劳碌,不工作就没有饭吃。'别人'要鞠躬到地,'别人'要乞求,要低三下四……我呢?你说说,你看我是'别人'不是,呃?"

"得了,少爷,您就别拿这些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折磨我了!"扎哈尔哀求道,"唉,老天爷啊!"

"我是'别人'!难道说我奔波了,工作了?缺吃了?骨瘦如柴一副可怜相?我什么没有?好像也有人可使唤!感谢上帝!我这辈子还没有自己动手穿过袜子!我麻烦过自己吗?有这个必要吗?我在跟谁说话啊?我从小不就是由你侍候的吗?这你都知道,你看着我娇生惯养长大,从来没有尝过挨饿受冻的滋味,不知道什么是穷困,没有做过挣钱糊口的事,什么粗活儿都没有干过。你怎么能拿我去跟'别人'比呢?我的身体跟'别人'的一样吗?我能做那些事,吃那些苦吗?"

扎哈尔简直一点也听不懂奥勃洛莫夫的话了。由于心里紧张,他撅起了嘴唇。一出动人心魄的戏开场了,对于扎哈尔这是大难临头,他沉默着。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又唤了一声。

"您说,什么事?"扎哈尔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再给我一点克瓦斯。”

扎哈尔拿来克瓦斯，等主人喝够了，把杯子交给他，他就想溜回自己屋里去。

“别忙，别忙！你等一等！”奥勃洛莫夫说，“我问你，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糟蹋我？我小的时候是你抱我，后来也一直是你侍候我，而我也是恩待你的呀！”

“恩待”这个字眼把扎哈尔彻底压垮了，他承受不起，眼睛眨得越来越厉害。他越听不懂主人的动人心魄的话，就越是难过。

“是我不好，伊利亚·伊利奇，”他悔恨地哑着嗓子说，“因为我蠢，真的是因为我蠢……”

扎哈尔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因此也不知道怎么把这句话说完。

“可我呢，”奥勃洛莫夫以一种因为自己的美德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万分委屈的腔调说下去，“我日夜操心劳累，有的时候脑袋发热，心脏都像是要停止跳动了，夜里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问题，考虑怎么做更好……为了谁？都是为了你们农民，当然也是为了你。你看见我有的时候拿被子蒙着头，大概以为我在呼呼大睡，其实我根本睡不着，我在苦思苦想，怎么才能让我的农民不受穷，不去羡慕别人的农民，到末日大审判的时候不必到上帝面前去哭哭啼啼地数落我，而是为我祈祷，念我的好处。”末了奥勃洛莫夫痛心地说：“这些不知恩的人呀！”

扎哈尔完全被最后这一段“让人心里难受”的话感动了。他渐渐啜泣起来，那呜咽声说不上像什么乐器奏出的，只能拿中国或者印度的锣声来形容了。

“伊利亚·伊利奇少爷！”他哀求道，“您别这样！上帝保佑，您都说了些什么呀！唉，圣母娘娘啊！今儿个怎么闹成这样……”

“你怎么有脸说那种话！”奥勃洛莫夫不听他的，只管说下去，“瞧，我怀里揣了一条什么样的蛇啊！”

“蛇！”扎哈尔两手一拍，竟嚎啕大哭了，听上去就像有二十来只金龟子一下子闯进屋里来，嗡嗡乱转，“我什么时候念叨过它呀？”他哭着说，“我做梦也没见着那该死的害人精啊！”

主仆二人彼此已无法理解,最后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了。

“你怎么说得出口?”奥勃洛莫夫接着说,“我还计划给你一座房子、一片菜园、定量的粮食、一份薪水哪！你既是我的管事,又是我的大管家,我的心腹！农民们都得向你鞠躬,尊敬地称呼你‘扎哈尔·特罗菲梅奇!’你还不知足,封我为‘别人’！好大的赏赐！真抬举你的主人了!”

扎哈尔还在啜泣,奥勃洛莫夫自己也受了感动。在开导扎哈尔的时候,他深深地意识到了他施予农民的恩惠,最后这段指责扎哈尔的话他是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说的。

“好了,你去吧!”他用和解的口吻对扎哈尔说,“等一等,再给我一点克瓦斯！嗓子都哑了,你应该想到嘛！没听见你主人的嗓子都哑了?看你把我气的!”

等到扎哈尔拿来克瓦斯,奥勃洛莫夫又说:“我想,你现在已经明白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以后不会再拿自己的主人去跟别人比了。为了将功补过,你去跟房东交涉一下,别叫我搬家。瞧,你是怎么让我安生的！完全破坏了我的情绪,弄得我想不出新的好主意了。吃亏的是谁?其实是你们自己。我把自己整个儿都献给了你们,为了你们还退了职,闭门不出……好了,你去吧！都打三点了！还有两小时就到吃饭时间,两小时能做什么事情?什么也做不成。可我的事情一大堆。算了,信等下一个邮班再写,规划明天再订。现在我要躺一会儿,我累坏了。你把窗帘放下来,门关紧点,别让人吵我。我也许还能睡上一小时,四点半叫我。”

扎哈尔先拿被子把主人盖上,又把被子四边塞好,然后放下窗帘,紧紧合上所有的门,把主人严严实实地关在书斋里,回自己屋里去了。

“害人精,你死了才好呢!”他擦去泪痕,一面往炉炕上爬,一面抱怨道,“真是个害人精！一座房子,一片菜园,一份薪水!”扎哈尔只听懂了这些话。“专门会说让人心里难受的话,就像拿刀子在我心上一刀一刀地割……等有了我的房子、我的菜园,我也就该两腿一伸断气了!”他愤怒地捶着炉炕说,“一份薪水！我要是不趁便捞几个十戈比、五戈比的镚子儿,那就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也没法招待大嫂了！

真可恶！……我怎么不死啊！"

奥勃洛莫夫仰面躺着，没有立即入睡。他思绪万端，心潮起伏……

"一下子竟有两件倒霉事！你就挺住吧！"他说着，拉起被子把头完全蒙上。

其实奥勃洛莫夫所谓的两件倒霉事，也就是村长那封报忧的信和搬家，已经逐渐退居到搅扰他的许多回忆之中，不再使他忐忑不安了。

"村长拿来吓唬我的那些灾难还远着呢，"他想，"这段时间内还可能发生许多变化，说不定天降喜雨丰收有望，村长把欠款收齐，逃亡农民也像他信上说的那样给送回原籍。"

"这些农民究竟往哪儿跑呢？"他想着想着便越来越多地从作家的角度去分析这种情况，"他们大概是夜里走的，外面那么潮湿，又没有吃的。在哪儿睡觉呢？莫非在树林里？真不安分！农舍里虽然气味难闻，至少是暖和的……"

"我着什么急？"他又想，"计划也快订出来了，何必事先自己吓自己？嘿，我这个人……"

想到搬家，奥勃洛莫夫要多一分不安。这是新近出现的"倒霉事"，然而对于得过且过的奥勃洛莫夫，这件事也在逐渐成为历史。虽说他模糊地预感到搬家已在所难免，可在思想上还是把生活中这件使他感到恐慌的事情推到哪怕一星期以后，这样一来他就又赢得了整整一星期的平静！

"**说不定**扎哈尔想想办法能交涉成功，根本用不着搬家了。**也许**能把改建工程推迟到明年夏天，或者干脆取消。**总会有办法**解决！实际上也真不能搬！……"

他这样激动一阵，又宽解一阵，终于同往常一样，在"也许"、"说不定"、"总会有办法"之类的叫人安下心来的词汇中，找到了希望和慰藉的源泉，它就像我们远祖的约柜① 一样，此刻保佑他不受那两

---

① 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约柜最初是摩西依照上帝的旨意命人制作的包金木柜，用来放置刻有十诫的法板，后来演变为教会搁置经书、圣物的箱柜。

件倒霉事的侵扰。

一种轻微而又舒服的麻木感传遍他的四肢，有如初次的霜冻给水面微微罩上一层雾气，他渐渐有了一种缥缈的感觉，再过一分钟，连意识也不知会飞向何方。但是他忽然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

"我还没有洗脸呢！怎么会这样？而且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他喃喃地说。"我本想把规划写成文字，还没有写。给县警察局长的信、给省长的信也都没有动笔。给房东的信只开了个头，没有写完。账还没有查，钱也没有付，一上午就这么完了！"

他沉思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别人'，大概都做了吧？"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现了一下。"别人，别人，什么叫'别人'？"

他全神贯注地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想来想去，脑子里逐渐形成一种观念，跟他对扎哈尔发的议论完全相反。

他不得不承认，如果是"别人"，这些信肯定都写出来了，而且像两个连接词发生矛盾这样的事一次也不会发生，家也搬了，规划也付诸实行了，乡下也去过了……

"这些事我本来都能……"他想，"写作能力我好像还有，别说信函，比这复杂的我也写过！我的本事都到哪里去啦？搬家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有这个愿望就行！'别人'从来不穿大袍子，'别人'……"想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哈欠……"几乎不睡觉……'别人'在享受生活，到处走，到处看，对什么都感兴趣……我呢？我……不像'别人'！"他觉得悲哀了，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甚至从被子下面伸出头来。

这是奥勃洛莫夫一生中许多清醒的、自觉的时刻中的一刻。

他忽然清楚明白地想到了人的境遇和使命，把人的使命跟他自己的生活对照了一下，他头脑中有关人生的诸多问题像一群栖息在寂静的废墟上的鸟儿，被突然射来的一线阳光惊醒，仓皇举翅飞向天空，这时候他真害怕极了。

他觉得悲哀和痛苦的是，他不成熟，精神力量已不再增长，惰性阻碍着一切。想到别人的生活如此充实开阔，而他的生活却像一条窄得可怜的小径，还有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横卧在这里，艳羡便咬啮着

他的心。

在他怯懦的心里酝酿着一种使他苦恼的觉悟，觉悟到他的天性中许多方面还在沉睡，某些方面只有些微动静，而没有哪一方面是得到了充分发挥的。

他同时又心情沉重地感觉到，在他体内，如像在坟墓中一般埋着一样非常好的东西，它或许已经死去，或许像矿床中的黄金似的，目前还闲置在那里，早该挖出来铸造货币了。

但是这个宝物压在厚厚的一层废物和年复一年堆积起来的垃圾下面。仿佛有人偷了世界和人生赠与他的这个宝物，又拿去埋在他自己的灵魂深处。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未能登上人生这个大舞台去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和意志。似乎有个暗藏的敌人在他刚踏上人生旅程的时候就将魔掌伸向他，使他远远地偏离了人的使命那条正道……

他似乎已无力冲出荒山野林回到正道上来。他不仅身处密林，就连他的心也在越来越密、越来越暗的林中，而林间小径上的杂草只见多起来，清醒的意识日益少下去，偶尔才唤醒在他体内沉睡的力量。他的智慧和意志早已麻痹，看来也没有希望重新活跃起来。

他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已经琐细到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程度，即便是这样小的事情他也应付不了。他不是经过这一事件走向下一事件，而仿佛是被事件从一个浪尖上抛到下一个浪尖上。他没有能力以富于弹性的意志去对付一个事件，也没有能力以理性去跟踪另一个事件。

暗自忏悔使他心里难过。对既往的毫无结果的惋惜，良知的灼人的谴责，使他感到刺心的疼痛。他便竭力甩掉这谴责的重负，到自身以外去寻找罪魁祸首，让这谴责的蜂刺去蜇他。但谁是罪魁祸首呢？

“这都怪……扎哈尔！”他自言自语道。

他想起刚才同扎哈尔争吵的细节，羞得满面通红。

“万一有人听见了，怎么办？……”他想到这里，不觉呆了。“感谢上帝，扎哈尔不会向别人转述，他没有这个本事，别人也不会相信，感谢上帝！”

他一次又一次叹气，诅咒自己，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想找一个罪魁祸首，却又找不到。他的叹息声连扎哈尔都听见了。

“嘿，瞧他克瓦斯喝多了，肚子胀了！”扎哈尔生气地埋怨道。

“我怎么会这样？”奥勃洛莫夫几乎是含着眼泪自问，接着又把头缩到被子下面去了。

他徒然地寻找了一阵那个妨碍他像“别人”一样好好生活的与他作对的根源，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几分钟以后，瞌睡又渐渐使他的感官失去了活动能力。

“我本来也……想……”他困难地眨着眼睛说，“做点什么……难道我是先天不足……感谢上帝，不是……不能抱怨……”

接着是一声认命的叹息。他从心情激动的状态又回到自己的常态：心平气和，与世无争。

“看来是命该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呢？……”他喃喃着，渐渐堕入梦乡。

“收入要少两千……”他忽然在梦中大声说。“等一等，我这就……”他朦朦胧胧地醒来。

“不过……我真想知道……我怎么会……这样？……”他又低语道，两只眼睛随即又闭上了，“真的，原因何在？……一定是……因为……”他竭力要说出来而终于没有说出来。

他没有找到原因，舌头和嘴唇却在一瞬间僵化了，就像那样半张着。他没有说出原因，只叹了一口气，接着屋内便响起一个安然睡去的人发出的均匀的鼾声。

睡眠中断了他那缓缓地懒懒地向前运动的思潮，一下子把他带回另一个时代，交给另一群人，去到另一个地方，下一章我和读者就要跟随他到那里去。

九　奥勃洛莫夫的梦

我们在哪里？奥勃洛莫夫的梦把我们带到了哪一片乐土？多么美好的地方啊！

不错，这里没有高山大海，没有悬崖深谷，没有茂密的森林，总之，没有任何壮观、蛮荒、阴森之处。

又何必要有蛮荒、壮观之处呢？比如大海，上帝啊！大海只会使人忧郁，望着大海不由得要落泪。面对着一片汪洋，心会胆怯得紧缩起来。这种无穷无尽的单调景色也会使眼睛疼痛难忍，而又没有别的东西能让视觉得到休息。

惊涛骇浪发出的隆隆声不会抚慰脆弱的听觉，并且唱的总是那一个调子，阴郁而神秘，自从有这世界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仿佛有个注定要受苦受难的大怪物在呻吟，在怨诉，还有什么人的不祥的声音刺人耳鼓。四周听不到鸟语，只有无言的海鸥像遭了天谴一般，在接近陆地的水上沮丧地盘旋。

在大自然的这种哀号面前，野兽的咆哮显得无力，人的声音也微不足道，连人本身都如此渺小，懦弱，无迹无踪地消失在广阔画面的无数细部间！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人望着大海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

不，我不要大海！即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人心里也不觉得快乐，因为在几乎觉察不到的海水的动荡中，仍旧可以看到那无法限制的力量，纵然它此刻沉睡着，有时却会恶毒地嘲弄人的高傲意志，深深地埋葬人的大胆设想和一切辛勤劳作的成果。

高山和深谷之所以形成，也不是为了使人赏心悦目。它们是严酷的，可怕的，恰似猛兽向人露出的利爪利齿。它们太容易使我们想到自己这脆弱的血肉之躯而为生命担惊受怕。悬崖深谷之上的穹苍又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似乎已弃人而去。

我们的主人公忽然来到一处安宁之乡，这里的景物与上面的描

述完全不同。

这里的天空似乎反而在向大地靠拢，不是为了更狠地打击它，只是为了更紧地拥抱它，怀着爱拥抱它。这片天空就在我们头上，好像可以信赖依托的祖屋房顶，庇护着这方土地，使之免遭灾祸。

这里的太阳一年中间有半年是明亮的，和煦的。它离去的时候也不是说走就走，而是依依不舍，频频回首，在阴雨连绵的秋季，还一再赠与它热爱的这个地方温暖的晴天。

这里的山仿佛不过是某些地方的那种高耸入云、摄人心魄的崇山峻岭的模型。它们是一连串的岗峦，仰卧着从坡上溜下去，像是做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在坡上坐着遐想，观看日落，也别有一番情趣。

小河嬉戏着，欢快地流去，时而泛成水塘，时而急速奔向前方，时而又似乎在沉思，从小石间潺湲而过，向两边放出一条条顽皮的小溪，在它们的淙淙声中正好做个甜甜的梦。

这方圆十五至二十俄里的地方呈现出一幅幅欢快悦目的风景画。澄澈的小河两边的沙岸、从小山岗上一直延伸到水边的小灌木林、蜿蜒的谷底的那条小溪，还有白桦树林，这一切似乎经过精心挑选和配置，并且由一位高手画了出来。

历尽风波的心也好，不知忧患为何物的心也好，都极愿隐避到这个被世人遗忘的地方，过一种无人知晓的幸福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应许你颐养天年，直到须发由白转黄，最后像堕入梦乡一般不知不觉地死去。

这里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有条不紊。

按历书所示，三月春季来临，混浊的山溪从坡上流下来，大地开始解冻，地面上升起濛濛水气。农民脱去羊皮袄，身着单衫走出户外，手打遮阳久久地观赏太阳，高兴地耸耸肩膀。接着他就去拖那底朝上翻转过来的大车，拉拉这根车杆，又拉拉那根车杆，把躺在檐下休闲的木犁仔细察看一遍，用脚踹了踹，准备像往常一样干活了。

春天，暴风雪不会突然回头，再一次用大雪覆盖田亩，压断树枝。

冬天这位难以接近的冷峻美人的本色只维持到法定的大地回暖期，她不会用出乎意料的解冻来撩拨人，也不会用奇寒来折磨人。一切都按大自然的既定程序进行。

十一月开始下雪，主显节① 前天气冷到农民走出户外一会儿胡子上就挂霜的程度。二月嗅觉灵敏的人已经闻得见空气里有春的温馨了。

夏天呢，那可是这一带最令人陶醉的季节了。这里的空气清新而干爽，充满——不是柠檬、月桂的花香，而是艾草、松树、稠李的气味。天气晴朗，却又没有炙人的阳光，差不多一连三个月抬头看不见一片云。

这样的晴天能维持三四个星期。黄昏是温和的，夜间却闷热。星星从天上那样亲切友好地向你眨眼。

如果下起雨来，那可真是好雨！又急又大，雨点欢快地跳跃着，仿佛一个人欣喜若狂时眼睛里涌出的大滴热泪。可是只要雨一停，太阳便又面带开朗的微笑俯视田野和山岗，把它们晒干，大地也报以幸福的微笑。

农民欢迎天降喜雨，说："雨打湿了，太阳晒干！"他舒舒服服地让温暖的急雨冲洗他的脸、他的双肩和脊背。

这里的雷电并不可怕，反倒有益，因为几乎总是在规定的时间——圣以利亚节打雷，从不忘记，仿佛是为了证实那个尽人皆知的民间传说②，而且打雷的次数和强弱程度也年年相同，好像是由国库按年给这个地区发放一定量的电。

这地方从来没见过骇人的大暴雨，或者暴雨造成的灾害。

从来没有人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这片上帝保佑的乐土的消息，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报道或者听说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事，除非某农民的寡妻、二十八岁的马林娜·库利科娃一胎生下四个婴儿——这种事是没法不让人知道的。

上帝也从未用重重的瘟疫③ 或者一般的瘟疫惩罚过这一带地方。当地居民没有一个人见过或者记得有过可怕的天象，诸如火球、

① 主显节是耶稣受洗节，在俄历一月六日，公历一月十九日。

② 据俄罗斯民间传说，以利亚无疾而终，升天后驾车在天上驰骋，车轮发出隆隆声，便是打雷。

③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九章说，摩西按上帝的旨意要带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埃及王阻止，上帝使埃及的牲畜都染上"重重的瘟疫"。

突然间天昏地暗等等。这里毒蛇不生，蝗虫不来，没有声震山林的狮子、老虎，连熊和狼也没有，因为此地没有森林。只见大群大群的不停咀嚼的母牛、咩咩叫的绵羊、咕哒咕哒唱的母鸡在田野间和村子里漫步。

天晓得诗人或者梦想家对这个安宁之乡的自然环境是否满意。谁都知道，那些先生爱抬头望明月，低头听夜莺鸣啭。他们喜欢卖俏的素娥披上淡黄色的云裳，穿过树枝间隙，神秘地向下窥望，或者将一束束的银光注入她的仰慕者的眼中。

这方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素娥，大家都叫她月亮。她那么和善地睁大眼睛望着村庄和田野，很像一只擦得亮堂堂的铜盘。

诗人若用狂喜的目光去看她，只怕也是枉然，她只会报以质朴的一瞥，就像一个圆脸庞的乡下美妞回答城里来的花花公子的眉目传情一样。

这里也听不到夜莺鸣啭，大概是因为没有它们爱栖息的灌木林和玫瑰花丛吧。不过鹌鹑却多的是！夏天收获季节一到，男孩子们用手都能抓着。

别以为鹌鹑是当地居民饭桌上的一道美味，不，这种腐化堕落之风还没有吹到这个地方。鹌鹑未上明文规定的菜谱，它只是唱歌给人欣赏的鸣禽，因此几乎家家屋檐下都挂一个细绳编的笼子养鹌鹑。

诗人和梦想家对这个朴实无华的地区的总印象也不会好。他们在这里看不到瑞士风味或者苏格兰风味的黄昏：树林、水面、一座座茅屋的外墙、沙丘全都被夕照映得如火一般红，在这火红的背景上，突现出一群骑在马上的男子，陪伴着一位贵妇，他们刚刚漫游过一处阴郁的废墟，正经过一条曲曲折折的沙径赶往一座坚固的古堡，在那里老祖父要讲述红白玫瑰战争时代的一件轶事，晚餐要吃野山羊肉，还有一位小姐一面弹诗琴，一面唱叙事诗。这种情景瓦尔特·司各特① 在他的小说里为我们描绘了许多许多。

这种情景在我们这个地方是绝对看不到的。

由三四个小村子构成的天涯的这一角是那么宁静，一切都昏昏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

欲睡。它们彼此相距不远，仿佛是偶然间由一只巨人的手扔了下来，撒得东一个西一个，它们从此就在那里不动了。

有一座小屋正好落在悬崖边上，不知过了几世几代，它始终一半悬在深谷之上，靠三根杆子支着。三四代人已经在这小屋里安静而幸福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看样子似乎连鸡也怕进去，可是里面却住着七尺汉子奥尼西姆·苏斯洛夫和他的妻子，他在自己家里连身子都站不直。

不是人人都知道怎么进奥尼西姆的家门，来人得先请求这小屋**“背朝森林面向我”**。[①] 门前的台阶悬在深谷之上，为了跨到台阶上去，必须用一只手抓住野草，另一只手抓住屋檐。

另外一座小屋紧紧贴在小丘上，像个燕子窝。旁边还有三座，它们的出现纯属偶然。谷底还有两座。

这个小村子里的一切都静静地睡着。一间间小屋无言地敞着大门，看不见一个人，只有成群的苍蝇在闷热的空气中嗡嗡地乱飞。

你走进小屋的时候不必高声呼喊，回答你的只有死一般的沉默，难得听到躺在炉炕上等死的老太婆呻吟一声，或者干咳一下，难得看见一个头发长长的三岁孩子只穿一件内衣，光着两只脚从板壁后面出来，呆呆地盯着来人瞧一阵子，又胆怯地躲回去。

田野间同样似这般静谧安宁，只偶尔看得见烈日下有个农夫像蚂蚁一样在黑土地上蠕动，他正汗流浃背地扶犁前行。

相安无事成了当地的民风，那里从未有过抢劫、凶杀这类的骇人案件，任什么强烈的欲望或者冒险行当都没有使他们动过心。

又有什么强烈的欲望或者冒险行当能够使他们动心呢？他们都有自知之明，这个地方与世隔绝，最近的村庄和县城也在二十五至三十俄里以外。

每年到一定的时候，本地农民得把粮食运到最近的伏尔加河码头上去，他们的足迹最远也就到这里为止。有的人一年还赶一次集，此外与人再无往来。

---

① 据俄罗斯民间传说，巫婆都住在大森林中的鸡脚小屋里，来人必须念一句咒语，小屋才会转过来向他开门。

他们的利益止于自身，同别人不相干。

他们知道，“省”，就是说省城，离他们有八十俄里路，但是去过的人很少。他们还知道，往远处去是萨拉托夫或者尼日尼城，也听说过莫斯科和彼得堡，彼得堡那边是法国人、德国人的天下。再往前走，对于他们，就像对于古人一样，是个不可解的世界，是一些未知的国度，生活在那里的都是怪物，两头人，巨人，接着是一片黑暗，最后以那条驮着大地的鱼告终。

因为几乎没有人从这里路过，当地人无从获取最新的消息，不知道世上发生的事情。赶着大车卖木碗木勺的人住在二十俄里以外，知道的事情也不比他们多。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可以与之比较的对象，使他们想一想自己生活得好还是不好，富还是穷，是否还能追求一些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

这些乐天知命的人以为，生活本该如此，不可能不如此。他们深信，别人也像他们一样生活着，否则就是罪过了。

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别人耕地、下种、收割、卖粮的办法跟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他们能产生什么强烈的欲望和激动呢？

他们同一切人一样，也有烦心的事，比如纳税，或者服劳役；有弱点，比如懒惰，贪睡。然而，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小，从不冲动。

最近五年，当地几百口人没有一个死亡，不仅没有横死，也没有自然死亡。

一旦有人因衰老或者久病不愈以至于长眠不醒，当地人也会视之为不寻常事件而惊叹不已。

可是铁匠塔拉斯在小土窖里洗蒸汽浴差点把自己闷死，别人不得不用凉水把他浇醒，他们倒一点也不觉得稀奇。

这里最流行的犯罪活动是偷别人菜园里的豌豆、胡萝卜和芜菁，可有一天忽然丢失了两只小猪、一只母鸡，这件事激怒了周围一带的人，他们一致认为是前一天路过这里去赶集的那个赶大车卖木碗木勺的人所为。一般说来，任何意外事件都极少发生。

不过有一天还发现一个像是掉了队的进城做工的人，躺在村外小桥边的渠沟里。

一群男孩子先发现了他，大惊小怪地跑回村里来说，渠沟里有一

条大蛇，或者精怪，还说它跟在他们后面追赶，差点吃了小库兹卡。

胆子大一点的男人拿起木叉和斧子，吵吵嚷嚷地向渠沟那边走去。

“你们上哪儿去？”老人们劝阻道，“不怕死是不是？你们想干吗？别招他，没人逼你们。”

他们还是去了。走到离那地方约五十俄丈[①]远的时候，他们就七嘴八舌地大声呼唤那个怪物，可是听不到应声。他们停了一会儿，又向前走去。

渠沟里躺着一个男人，他的头靠在高一点的地方，身边有一只布袋和一根棍子，棍子上挂着两双树皮鞋。

众人不敢走到他跟前去，也不敢碰他。

他们有的抓抓后脑勺，有的挠挠脊背，轮流着向那人喊道：“喂！老乡！贵姓？喂，你干吗呐？”

沟里那个人动了一下，想抬头，但是抬不起来，像是有病，不然就是疲劳过度。

有一个农民想用木叉捅他一下，许多人便喊叫起来：

“别招他！别招他！谁知道他是什么？瞧，他不说话，没准儿是个……乡亲们，可别招他啊！”

有几个人说：“咱们走吧，说真的，咱们走吧！他跟咱们非亲非故，只会惹祸！”

于是他们都回村里去了，对老人们说，躺在沟里的是个外乡人，什么话也不讲，天晓得是怎么回事……

老人们坐在房基土台上，胳膊肘儿搁在膝上，说道：“既是外乡人，你们就别招他！随他去吧！根本没必要走这一趟！”

奥勃洛莫夫家在梦中忽然来到了这个地方。

三四个村子疏疏落落地分布在这里，其中一个叫松树庄，一个叫瓦维洛夫村，彼此相隔一俄里。

松树庄和瓦维洛夫村都是奥勃洛莫夫家的世袭领地，因此统称奥勃洛莫夫田庄。

---

① 1俄丈约合2.134米。

奥勃洛莫夫家的宅院在松树庄。离松树庄约五俄里有个小村子，外加几户散居农民，叫韦尔赫廖沃村，原先也是奥勃洛莫夫家的，早就归了别人，现在是一个富裕地主的田产，主人把它交给一个德国人经管，自己从不到乡下来。

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就是如此。

奥勃洛莫夫早上在他的小床上醒来。他只有七岁。他的心情是那么轻松愉快。

他是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孩子，肤色红润，双颊圆鼓鼓的，有些小淘气就是故意去鼓，也鼓不到这个程度。

嬷嬷在床边等着，看见他醒来，就给他穿袜子。他不肯穿，两只小腿乱蹬，淘气了一阵，嬷嬷终于抓住了他的脚，两个人都笑个不停。

最后嬷嬷总算把他抱下床来，给他洗了脸，梳了头，带他去见母亲。

奥勃洛莫夫看见了早已过世的母亲，虽然在梦中，他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对母亲的热烈的爱使得睡梦中的他眼皮底下淌出两大滴热泪，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

母亲使劲地把他吻了又吻，接着便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看他的小眼睛是否清亮有神，问他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又盘问嬷嬷：孩子睡得可安稳？夜里醒过吗？踢不踢被子？发不发烧？然后才拉起他的小手，把他带到圣像跟前。

母亲跪下，用一只手搂着他，领着他念祈祷文。

孩子两眼望着窗外，心不在焉地跟着母亲念，一股清凉的空气和丁香花的香味飘进屋里来。

“妈，今天我们出去玩不？”他忽然打断了祈祷问。

“去，宝贝儿。”母亲连忙回答说，眼睛仍旧望着圣像，赶着把最后几句祷词念完。

孩子无精打采地跟着念，而母亲却是一心一意的。

接着他们就去给父亲请安，然后吃早茶。

孩子在茶桌旁看到的是一位跟他们过的八十多岁的老姑婆，她不停地埋怨她的女仆，那女仆老得直晃脑袋，还站在她身后侍候她。另外有三位老姑娘，都是父亲的远房亲戚；一位疯疯傻傻的男子，是

母亲的小叔子；一位有七名农奴的地主，姓切克梅尼奥夫，是来做客的；还有几个老婆子和老头子。

这些奥勃洛莫夫家的成员和常客纷纷过来抱孩子，又是亲又是夸，尊敬地称呼他伊利亚·伊利奇。孩子忙不迭地擦去脸上那些不受他欢迎的吻的痕迹。

这之后就有人来喂他吃面包、面包干、凝乳。

孩子吃完了，母亲再跟他亲热亲热，便放他去花园、后院、草地上玩，再三叮嘱嬷嬷不得丢下孩子不管，不得让他靠近马、狗、山羊，不得离家太远，尤其不得让他到山沟里去，那可是这一带人人讨厌的最可怕的地方。

一天，有人在那里发现一条狗，等他们拿了木叉和斧子准备去打的时候，它竟然躲开，跑到山那边不见了。大家就根据这一点认为它是一条疯狗。哪家死了牲畜，也拉来扔在这山沟里。据说这里还有强盗、野狼，以及其他希奇古怪的动物，是这一带乃至人世间都从未见过的。

孩子不等母亲叮嘱完毕，早已跑到外面去了。

他仿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怀着惊喜的心情，绕着父母的大屋子跑了一圈，观看了一遍。大门歪斜了，木屋顶中央已经塌陷，屋顶上长出一层嫩绿的青苔，屋前的木台阶也摇摇晃晃的，屋旁、屋上又加盖了一些房子，还有一片荒芜了的花园。

他特别想跑到环绕大屋整整一圈的悬垂式回廊上去，瞭望流经这一带的小河，但是这回廊的木头朽了，勉强支持着，只有“下人”才得在上面走动，主人是不到那里去的。

他不顾母亲三令五申，正要登上那诱人的扶梯，这时嬷嬷出现在台阶上，好不容易才抓住了他。

他挣脱了，又向干草垛那边跑，想爬上一架很陡的梯子。嬷嬷刚追到干草垛边，又得去打消他要爬鸽子窝、进牲口院的念头。他还想——上帝保佑！——到山沟里去呢。

“主啊！瞧这孩子，跟陀螺似的！你就不能乖乖地坐一会儿，少爷？真丢人！”嬷嬷说。

嬷嬷日日夜夜都在忙乱，奔跑，为孩子受罚，为孩子欢喜，为孩子



克利亚奇科 绘

担惊受怕——别摔着他又碰破鼻子，也为孩子表露出天真的爱而动情，或为他将来的前途而黯然神伤：嬷嬷挂心的只有这件事，只有为他操心这老婆子的血液才热得起来，使她那单调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否则她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这孩子倒并不总是这么淘气，有时候他忽然会静静地坐在嬷嬷身边，专注地观察周围的一切。他的小脑袋在研究眼前发生的事情，把印象深深地埋入心田，它们就同他一起成长发育起来。

清晨是美妙的，空气凉爽，太阳还不高。老宅、树木、鸽舍、回廊，一切都投下长长的黑影。花园里和庭院中都有一些阴凉的角落，引人冥思，催人入睡。只有远处的黑麦田像着了火一样，小河也在骄阳下闪着刺目的光。

“嬷嬷，为什么这儿黑，那儿亮，过一会儿那儿也要亮了？”孩子问。

“少爷，因为太阳去接月亮，可是总看不见它，所以沉着脸子。要是远远地看见了呢，就眉开眼笑了。”

孩子思索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看见，安季普赶车去取水，而他身边还有一个安季普在地上走，比真的安季普大十倍，那水桶的影子就跟房子一样大，而马的影子把整个草地都遮盖了，可这影子只在草地上走了两步，没等安季普出院子，它已经跑到山那边去了。

孩子也跨出两步，三步，他的影子也到山那边去了。

他很想到山那边去，看看那马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他刚朝大门外走，就听见母亲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

“嬷嬷！你没看见孩子跑到太阳地里去了吗？把他领到阴凉处来，晒了头孩子要生病，恶心，吃不下饭。你不看着，他会跑到山沟里去！”

“唉，小祖宗！”嬷嬷一面低声抱怨，一面把他拉到台阶上。

孩子以观察锐利、敏于接受的眼睛看着大人的一举一动，注意他们早上都做些什么。

没有一件小事、一个细节逃得过孩子的探究的目光。家庭日常生活的情景刻在他的心坎上，永远抹不掉了。他的稚嫩的头脑吸取了许许多多活生生的实例，不自觉地按照他周围的生活模式勾画着

他自己的生活蓝图。

不能说，奥勃洛莫夫家早上是在虚度光阴。厨房里剁肉切菜的声音一直传到村子里。

可以听见仆役室里有纺锤旋转的声音，还有一个女仆，嗓子那么细弱，很难判断她是在哭，还是在编一首凄凉的无词的歌曲。

安季普刚拉回来一大桶水，好几个女仆、车夫就提着小桶、水罐，端着洗衣盆，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迎上前去。

一个老婆子从粮仓里拿了一碗面粉和好些鸡蛋到厨房去，厨子突然往窗外泼水，浇了阿拉普卡一身，这只狗一个早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厨房窗子摇尾巴舔舌头。

老奥勃洛莫夫也并非无事可做。他一个早上坐在窗前严密地监视着庭院中的一切活动。

“喂，是伊格纳什卡吗？你拿的是什么，蠢货？”他问一个从院子里走过的男仆。

“是刀子，拿到下房去磨。”那男仆回答说，看也没看老爷一眼。

“去吧，去吧，小心，磨快点！”

接着他又喊住一个女仆：

“喂，婆娘，婆娘！上哪儿去了？”

“上地窖哇，老爷，”那女仆停下来，手打遮阳望着窗户这边说，“去拿晌午要吃的牛奶。”

“走吧，走吧！”老爷说，“小心，别把牛奶洒了。”

“嘿，扎哈尔卡，你这个淘气鬼，又往哪儿跑？”他吼道，“我叫你跑！我瞧着呢，这是你第三次乱跑了。给我回门厅去！”

于是扎哈尔卡又回到门厅去打盹儿。

母牛从地里回来了，老爷头一个操心得叫它们喝足水。发现看门狗追鸡，老爷立刻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这种混乱现象。

太太也忙得很。她花三个来小时跟裁缝阿韦尔卡商量，怎样把老爷的一件绒衣改成小上衣给少爷穿。她亲自画粉线，并且监视着阿韦尔卡，怕他偷料子。然后她到女仆室去，分派她们每人一天织多少花边；再把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或者斯捷潘尼达·阿加波夫娜，或者食客中的另外什么人，叫来陪她去花园走走，目的很实际，是

要看一看苹果成熟到什么程度了，昨天发现已经成熟的是否掉在地上了，再说有的该嫁接，有的该剪枝，等等，等等。

而最叫她操心的是厨房，是饭菜。吃什么，要由一家人商量决定，连年迈的老姑婆也被请来参加讨论。每人提出一样自己想吃的菜，有的要杂碎汤，有的要面条或者猪肚儿，有的要牛肚儿或者羊肚儿，有的要红浇汁，有的要白浇汁。

任何建议都得到认真的考虑，究竟接受还是不接受，由主妇定夺。

她一会儿派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一会儿派斯捷潘尼达·伊万诺夫娜，到厨房去提醒厨子加这道菜或者取消那道菜，把做菜需要的白糖、蜂蜜、酒拿去，而且要看看厨子是不是把给他的佐料都用上了。

吃饭是奥勃洛莫夫田庄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为了一年一度的那些节日养着多肥的小牛犊啊！还有家禽呢，养这些家禽得费多少心血，花多少力气啊！命名日和其他喜庆事用的火鸡、雏鸡要喂榛子，鹅要圈起来不让活动，节前还要装进麻袋里吊几天，叫它们长足皮下脂肪。果酱腌菜，饼干点心，更是不计其数。奥勃洛莫夫田庄的蜂蜜又有多么香甜，克瓦斯饮料多么可口，蛋糕多么诱人啊！

上半天田庄上的人都这么忙碌，操心，像一群蚂蚁似的，过着充实的、人人看得见的生活。

即便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上半天这些勤劳的蚂蚁也不稍稍停息，相反，厨房里切菜剁肉的声音更急更响，女仆从仓库拿出比平日多一倍的面粉和鸡蛋到厨房去，为此她得来回跑好几趟。养鸡场上会传来更多的哀啼声，洒下更多的血。蛋糕是特大号的，连主人们第二天都接着吃，第三天、第四天才把剩下的拿到女仆室去。到了第五天，最后的残余变得又干又硬，而且没有馅儿了，还作为特殊恩典赐给安季普。他先画个十字，然后才天不怕地不怕地把这个硬得像石头一般的东西砸碎，吃在嘴里，美在心头，倒不是因为它的味道好，而是意识到这是主人吃的蛋糕，正如一个考古学家用千年前的陶罐残片喝酒，即使酒是劣质的，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小奥勃洛莫夫用他那稚气的头脑去观察一切，什么都不放过。

他看到，繁忙而有益的上午过去以后，就是中午和吃午饭的时刻。

中午燥热，天空没有一片云。太阳一动不动地当头照着，烤着小草。空气停滞了。树木和水面也都纹丝不动。村庄和田野笼罩在安然的静默中，仿佛一切都已死去。人的声音在远处空旷的地方回荡。听得见百步以外有只甲虫嗡嗡地飞过，草丛里鼾声不断，像是有个人躺下去就进入甜美的梦乡。

大屋里也是死一般的岑寂，这是人人都午睡的时刻。

小奥勃洛莫夫看到，父亲、母亲、老姑婆和所有的食客都各自回屋去了。没有自己的屋子的人就到草垛上，或者花园里，或者阴凉的过道里去。还有的人干脆拿块手帕把脸一盖以免苍蝇来叮，睡在暑热和一顿饱饭弄得他支持不住的地方。管园子的家仆也伸开四肢躺在园中一丛灌木底下，挨着他的铁镐；马夫则睡在马厩里。

小奥勃洛莫夫向下房里看了一眼，只见长凳上、地板上、过道里，到处都有人躺着睡觉，小孩子们没有人管了，满院子爬来爬去，或者玩沙土。连狗也远远地退回自己的窝里去了，因为这时候没人可咬。

走遍整个宅院也碰不到一个人。如果这一带有盗匪，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东西偷光，并且在院子里装上大车拉走，没人来阻拦。

这是一种吞没一切、无法克制的睡眠，真像死一样。哪里也看不到一点生机，只从各个角落里传来鼾声，有高有低，音调各异。

偶尔有人从睡梦中蓦地抬起头来，带着吃惊的表情毫无意识地向左右两边望一望，翻一个身，或者连眼睛也不睁开，迷迷糊糊地啐一口唾沫，咂咂嘴，嘟哝一句，又睡去了。

也有人根本不做任何准备动作，似乎害怕失去宝贵的几分钟，一下子从他躺着的地方跳将起来，抓起盛有克瓦斯饮料的缸子，吹开浮在面上的苍蝇，那些苍蝇本来静静地浮在那里，这时便拼命动弹起来，竭力想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咕嘟咕嘟喝上几口润润喉咙，然后就像挨了枪子儿似的，又倒下去了。

小奥勃洛莫夫不停地在观察。

午饭后他再一次跟着嬷嬷到屋外来。尽管主令如山，嬷嬷也极愿尽责，她还是抵抗不住瞌睡的魅力，也染上了肆虐于奥勃洛莫夫田庄的流行病。

起初嬷嬷还挺有精神地看着孩子，不让他跑远了，骂他淘气，接着那传染病的症状就一点一点出现了，她只求孩子别出院门，别去碰山羊，别爬鸽子窝，也别到廊子上去。

她自己找一处阴凉地坐下来——台阶上、地窖门槛上，或者干脆坐在草地上，好像要一边织袜子，一边看孩子。可是不一会儿，她对孩子的管束就松下来，开始打盹儿了。

“一不留神他就会爬，这小陀螺会爬到廊子上去。”她迷迷糊糊地想，“弄不好……跑到山沟里……”

这时候嬷嬷的头快碰到膝盖了，她织着的袜子也从手中掉下来，眼前没有了孩子的影子，她微微张开嘴发出轻轻的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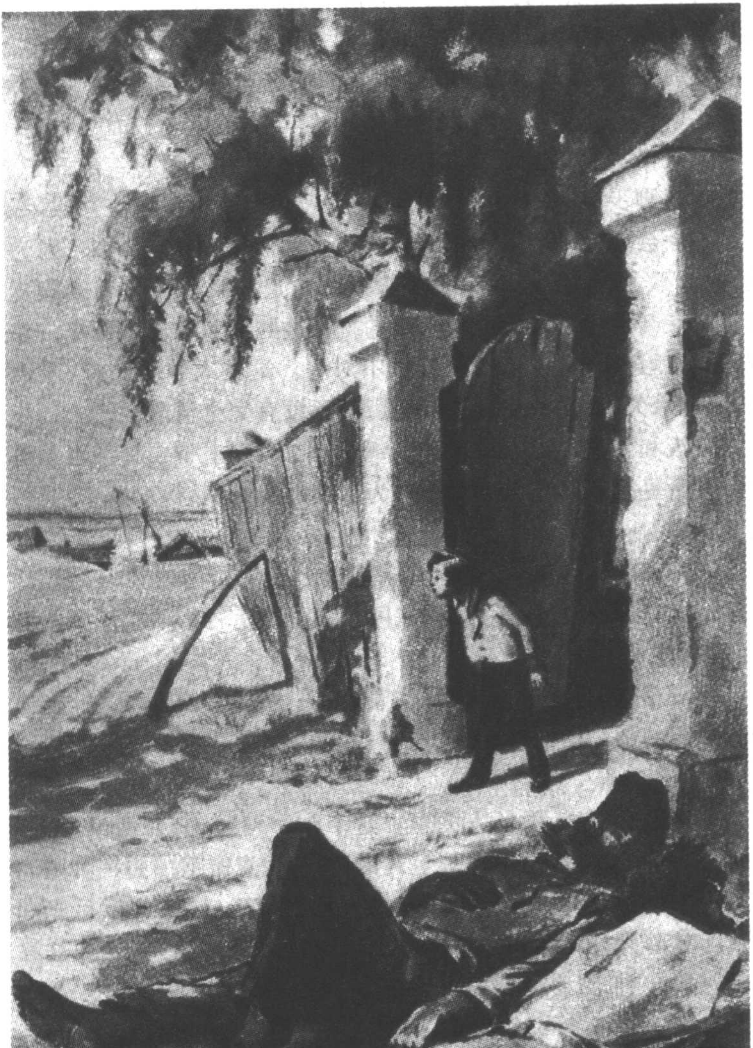
孩子急切地盼着这一刻到来，从此他便开始独立生活了。整个世界上仿佛只有他一个人，他踮起脚尖从嬷嬷身边跑开，去看谁睡在什么地方。碰见有人突然醒过来，啐一口唾沫，说一句梦话，他就停下来仔细观察；然后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登上回廊，踩着咯吱作响的破木板跑一圈，爬上鸽子窝；钻到花园深处谛听甲虫发出的嗡嗡声，目送它向远处飞去；侧耳细听草丛里的唧唧声，寻找这打破周遭寂静的罪犯；逮蜻蜓，抓住以后就扯掉它的翅膀，看它还能怎样，或者拿根麦秸把它穿在上面，看它这下子怎么飞；屏住呼吸津津有味地看蜘蛛怎样吮吸它网着的苍蝇的血，看那可怜的苍蝇怎样在蜘蛛的魔爪中拼死挣扎，最后孩子把受难者和迫害者一并打死。

然后他跑到沟里去挖土，找出一些草根，剥去外皮，放在嘴里咂，那味道比母亲给的苹果和果酱还要好。

他也会跑到院门外去。他很想去桦树林玩，看样子好像就在跟前，不必顺着大路绕弯子，而是一直向前，越过渠沟、篱笆、大坑小坑，五分钟就能走到。但是他害怕，听说那里有树精，有强盗，有吓人的野兽。

他也想跑到山沟里去玩，离花园不过五十俄丈远。他已经跑到山沟边上了，眯起眼睛想往下看，就像从火山口往下看一样……可是有关这山沟的种种议论和传说突然一齐出现在他眼前，他吓得半死，连忙往回跑，浑身颤抖着扑到嬷嬷身上，把她惊醒。

嬷嬷醒过来，整了整包在头上的头巾，用一根手指把一绺儿一绺



希什马列沃伊 绘

儿的白发塞到头巾下面去，装出根本没睡着的样子，以怀疑的眼光把孩子打量一番，然后再望望主人的窗户，拿起搁在膝上的那只袜子，颤抖着手指一针针织起来。

这时候，暑热渐渐消退，自然界又活跃起来，太阳也移到树林那边去了。

大屋里的岑寂也渐渐被打破。不知是哪扇门呀的一声开了，院子里响起脚步声，草垛上有人打了一个喷嚏。

不一会儿，一个仆人端着大茶炊从厨房里匆匆走出来，因为太重，他弯下了腰。家里的人便又聚到茶桌边来喝午茶。有的脸皮还没有舒展开，眼睛里噙着泪水；有的把一边脸颊和太阳穴睡出一块红斑；有的睡意未消，说话的声音都不对头。这些人哼哧哼哧，唉声叹气，或打哈欠，或抓头皮，或伸懒腰，都还没有完全清醒。

午饭和午睡弄得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火，喝上十二杯茶也无济于事。只听见这个叹气，那个呻吟，为了使喉咙滋润，得求助于越橘汁、梨汁、克瓦斯，有的人甚至得服药。

人人都在想办法解渴，像寻求逃避上帝惩罚的途径一样。他们折腾，他们难受得不得了，犹如在阿拉伯荒漠上行进而找不到水源的一队客商。

孩子在这里，在母亲身旁，望着周围这些奇怪的面孔，听着他们带着睡意的懒洋洋的谈话，他觉得好玩。人们说的任何废话都引起他的好奇。

午茶之后，各人做各人的事。这个到小河边去，在河岸上漫步，不时将小石子踢进水里；那个坐到窗口去，注意眼前的每一种瞬间即逝的现象，诸如猫儿在院子里跑过，穴鸟划破天空，他都以目光和鼻尖追随其后，把头转向右方或者左方。有时候狗儿也喜欢像这样整天蹲在窗台上，把头伸到太阳下面，仔细打量每一个过路人。

母亲把儿子的小脑袋搁在自己的膝上，慢慢地给他梳理头发，欣赏那头发的柔软，硬要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和斯捷潘尼达·吉洪诺夫娜也一同来欣赏，并且和她们一起讨论儿子的前程，把他当成自己创作的一篇光辉的史诗中的英雄。两位女客便预言孩子将来会发大财。

天色渐渐昏暗。厨房里又生火了，再次传出细碎的剁肉声：那里在做晚饭。

家仆们聚集在院门口，响起三角琴声、笑声。他们在玩捉人的游戏。

太阳已经落到树林后面去了，只抛下几道微温的余辉，好似几条火带，将树林分割成几部分，松树梢染成了赤金色。接着它们逐一熄灭。最后一道余辉逗留得久一些，它像根细针，直插入密叶丛中，然而连它也熄灭了。

景物失去了原来的形状，起初汇成灰蒙蒙一片，随后变得漆黑。那些鸟儿的鸣唱也渐稀渐疏，不久便都静下来，只有一只鸟显得固执，似乎偏要跟大家作对，不顾周遭的岑寂，独自单调地叫着，但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声音也越来越弱。最后它抖了抖身子，弄得它旁边的树叶瑟瑟颤动……终于睡去。

万籁俱寂，只有纺织娘争先恐后地嚷成一片。地面上升起白色的水汽，在草场上和河面上弥漫开来。河水也不再喧哗，稍后不知被什么人最后拍击了一下，接着便没有动静了。

空气中有了一股潮湿的气味。天色越来越暗。树木一丛丛组合成许多魔怪，林子里吓人极了，忽然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仿佛那些怪物当中的一个挪动了地方，踩得干树枝发出响声。

第一颗星星亮晶晶地出现在天上，很像一只活的眼睛。于是大屋里上灯了。

整个大自然庄严肃穆的时刻降临了，在这种时刻，创造的头脑更加活跃，情思更加沸腾，人心里的欲火更旺盛，苦恼也更折磨人，而狠毒的心则更冷静而又更有力地孕育着犯罪的念头……可是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全都睡得那么沉酣，那么安稳。

“妈，咱们出去玩。”孩子说。

“你说什么？上帝保佑！这时候还出去玩，”母亲回答说，“外面潮湿，脚会受寒，而且也吓人，林子里这会儿有树精在走动，他会拐走小孩子。”

“他拐到哪儿去？他是个什么样儿？住在哪儿？”孩子问。

于是母亲就让自己的想像力任意驰骋了。

孩子听着母亲的讲述，眼睛一开一合的，直到睡魔完全把他征服。嬷嬷过来把睡着的孩子从母亲膝头上抱到床上去，他的小脑袋垂在嬷嬷的肩上。

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上床的时候，都在胸前画一个十字，感叹地说："又过了一天，感谢上帝！今天平安无事，但愿明天也像这样！荣耀归于我主！荣耀归于我主！"

接着奥勃洛莫夫梦见的是另一个时期。在漫长的冬夜里，他胆怯地偎依着嬷嬷，听她低声讲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没有黑夜，也没有寒冷，天天可以看到神迹，蜂蜜和牛奶流成河，人们终年逍遥自在，都是些像伊利亚·伊利奇这样的好汉①，还有没听人讲过也没见人写过的美女。他们整天只知玩乐。

那个地方有一位善良的女巫，她有时变成狗鱼的样子到咱们这儿来选一个她喜欢的人，温顺的，本分的，一句话，是个大家都欺负的懒汉，而且不知为什么要给他这样那样的好处；他呢，光知道吃喝，穿现成的，还娶一个绝代美女为妻。

孩子尖起耳朵瞪圆了眼睛贪馋地听嬷嬷讲故事。

嬷嬷，或者不如说传说本身，巧妙地避开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使得小奥勃洛莫夫的想像和理智由于浸透了杜撰虚言而成了它们的奴隶，直到晚年。嬷嬷怀着一副好心肠给孩子讲了傻子叶梅利亚②的故事，那是对我们的祖先，或许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辛辣的讽刺。

小奥勃洛莫夫长大以后，虽然明白了世上既没有蜂蜜和牛奶河，也没有善良的女巫，并且拿嬷嬷当年讲过的故事来取笑，但他的笑不是发自内心的，背后隐藏着叹息，因为对于他，童话和现实已经混为一体，他下意识地觉得惋惜：为什么童话不是现实、现实不是童话呢？

他不由自主地幻想得到那位绝代美女，他向往那人们都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地方，他身上已经生成一种永远也丢不掉的爱好——

---

①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有个好汉叫伊利亚·穆罗梅茨，家喻户晓，而小奥勃洛莫夫的名字是伊利亚·伊利奇，嬷嬷为了哄孩子才这样说。

②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傻子叶梅利亚排行老三，成天躺在炉炕上睡觉，什么事也不干，但却最走运。

在炉炕上躺着，穿不劳而获的现成衣服，吃善良的女巫白给的饭。

他的父亲和祖父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也是这些通过老保姆和老家人之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成不变的童话。

不过嬷嬷在小奥勃洛莫夫的想像中勾勒的已经是另一幅图画了。

她讲的是俄罗斯的阿喀琉斯[①] 和攸利赛斯[②] 的功勋，是**伊利亚·穆罗梅茨**、**多布雷尼亚·尼基季奇**、**阿廖沙·波波维奇**的勇敢，是**壮士波尔康**、**过路人科列奇谢**；讲他们如何在古罗斯的土地上漫游，打败了数不清的异教徒，又如何比赛喝伏特加酒，要一口气喝下去而且不出声；讲凶恶的强盗、沉睡的公主、变成石头的城市和人，最后是我们的鬼神、僵尸、怪物、幻化变形的妖精等等。

嬷嬷以荷马的朴实敦厚精神，用荷马那种把细节说得活灵活现的手法，在孩子的记忆里和想像中留下了俄罗斯的伊利亚特，那是由不知多少代以前的俄罗斯荷马们创作的，那时候人类尚不能对付大自然和生活中的危险和奥秘，在幻化现象和树精面前吓得发抖，只会求阿廖沙·波波维奇保护他们逃脱身边的灾难。那时候空中、水中、树林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奇迹。

那时候人活着很可怕，没有安全感，走出家门就有危险，随时可能给野兽撕碎了，让强盗杀死了，叫凶恶的鞑靼人抢去所有的财物，或者干脆失踪。

不然就是天上忽然出现异象，降下火柱、火球，在一座新坟头上冒出火星，或者有人在树林里走动，手中像是提着一盏灯，还发出可怕的笑声，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人类自己也有许多无法理解的现象，比如一个人活了很久，活得好好的，忽然说起胡话来，或者怪喊怪叫，或者梦游；另一个人莫名其妙地抽起风来，在地上打滚。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前，一只母鸡竟像公鸡一样打鸣儿了，还有一只乌鸦在屋顶上叫了几声。

---

① 阿喀琉斯是荷马的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丧生。

② 攸利赛斯又名俄底修斯，亦译奥德赛或奥德修，是荷马的史诗《奥德修记》的主人公。

脆弱的人便惶惶不安，恐惧地环顾左右，在脑海中寻求解开大自然和自身的种种奥秘的答案。

也许是梦，是永远沉静的懒散生活，是缺乏运动和任何实际存在的恐怖、冒险、危难，迫使人在自然的世界中去创造另一个虚幻的世界，到那里去给自己的无所事事的头脑寻找消遣和快乐，或者给一些客观情况的极平常的偶合，以及存在于现象之外的现象的成因寻找谜底。

我们可怜的祖先在摸索中度日，他们不曾给自己的意志插上翅膀，也不懂得抑制它。面对生活中的不便和邪恶，他们只是天真地惊奇，害怕，只知向不会说话、令人难解的自然现象中去寻找原因。

死亡的原因被他们归结为上次抬死人出门没有让他的脚先出去，而是让他的头先出去了。火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只狗在窗下嚎了三夜。于是他们抬死人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的脚先出去，可是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改变，还是吃那么多，并且跟从前一样直接睡在草地上。如果有狗嚎起来，他们就打它，或者把它赶出院外；而松明的火星照旧散落到朽木地板的裂缝中。

直到今天，生活在没有任何虚构的严酷现实中的俄罗斯人，依然喜欢相信那些诱人的传说，而且大约还会长久地相信下去。

听嬷嬷讲我们俄罗斯的**金羊毛**[①] 和**火鸟**[②] 的故事，讲魔堡的机关和密室的时候，小奥勃洛莫夫一会儿想像自己是建树奇勋的英雄，因而精神振奋，虽然也觉得毛骨悚然；一会儿又为勇士的失败而痛苦。

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嬷嬷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甚至情真意切，因为她自己也有些相信她讲的故事。老婆子兴奋得两眼放光，摇头晃脑，嗓音也高亢得不似平常。

被神秘的恐怖气氛包围的孩子紧紧偎着嬷嬷，眼睛里噙着泪水。

嬷嬷讲到死人半夜里走出坟茔，或者人被妖怪囚禁起来，或者装

---

① 据希腊神话，金羊毛是伊阿宋带领五十多人，远航到黑海东岸柯尔希达才取得。

② 火鸟是俄罗斯童话中常讲到的一种奇特的鸟，童话中的英雄往往经历千辛万苦去寻找它。

上一只木腿的狗熊挨村挨户找它那只被砍断的真腿，孩子就吓得毛发竖立，他的幼稚的想像时而冻结，时而沸腾，他体验到一种既是痛苦又是舒服的病态感觉，神经绷得像琴上的弦一样紧。

嬷嬷用低沉的嗓子模仿狗熊的声音说："笃、笃、笃，我的椴木腿！我走过大大小小的村庄，娘儿们都睡了，只有一个还没睡，她坐着我的皮，煮着我的肉，纺着我的毛……"狗熊终于走进农舍，就要抓住拿了它的腿的人，孩子受不了啦，他颤抖着尖声叫着扑到嬷嬷怀里。他吓哭了，又高兴得大笑，高兴的是他没给野兽抓去，而是在炉炕上，在嬷嬷身边。

孩子的脑海中有了许许多多奇怪的幻影，恐惧和苦闷多年埋在他的灵魂里，也许已经生了根。他悲哀地环顾四周，只看见生活中有危害和灾难，总幻想那没有邪恶、辛苦、悲哀而只有绝代美女、可以白吃白穿的仙乡……

童话不只对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孩子有影响，对成年人也有影响，甚至影响着他们的一生。东家大院的人也好，村里的人也好，从老爷太太到身强力壮的铁匠塔拉斯，遇到漆黑的夜晚都战战兢兢的，任何一棵树在他们眼里都变成了巨人，任何一丛灌木都变成了贼窝。

百叶窗咔咔一响，风在烟囱里发出啸声，也会使男男女女、大人孩子吓白了脸。主显节晚上十点一过，谁都不敢一个人到大门外去。复活节前夕，谁都不敢进马厩，生怕撞见家神。

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什么都信，既信妖精，也信僵尸鬼。如果听人说，有一捆麦秸在地里走来走去，他们连想也不想，就会信以为真。如果有人放出风来，说这只绵羊不是绵羊，而是什么什么；或者说那个玛尔法或那个斯捷潘尼达是女巫，他们就会害怕起来，绝对想不到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这只绵羊不是绵羊，为什么玛尔法变成了女巫。若是有人对此产生疑问，大家反倒会群起而攻之。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对神神怪怪的事就是这么信！

虽然奥勃洛莫夫后来会发现，世界上的事情原本很简单，死人不会走出坟茔，巨人若是有，马上会被拉去演杂耍，强盗会被关进大牢，不过即便他不像从前那样信魔怪了，总还是有某种恐惧和莫名其妙的苦恼残留下来。

他已经懂得,没有什么灾害是由魔怪引起的,可是那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灾害,他并不知道。他仍然时时担心,惟恐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直到现在,让他一个人待在一间黑屋子里,或者看见一具死尸,他还是会受儿时已埋在灵魂深处的不祥之感的影响而瑟瑟发抖。早上他还嘲笑自己胆小,到了晚上他又怕得脸发白了。

接着,奥勃洛莫夫忽然发现自己长到了十三四岁。

他在离奥勃洛莫夫田庄约五俄里的韦尔赫廖沃村读书,那个田庄的管事是个德国人,姓施托尔茨,在当地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贵族子弟寄宿学校。

这位德国管事有个儿子名叫安德烈,年龄同奥勃洛莫夫差不多,也在这所寄宿学校读书。此外还有一个男学生,因为患淋巴结核,几乎不上课。这孩子整个童年时代都用绷带扎着眼睛或者扎着耳朵,又因为不在祖母身边,而是寄人篱下,生活在一群恶人中间,没有人疼爱他,给他烤他爱吃的馅饼,常常暗自伤心落泪。

当时那所寄宿学校里只有这几个孩子。

父母不得不让宝贝儿子去读书。孩子少不了哭闹一场,最后还是把他送去了。

德国管事是个办事一板一眼的务实的人,德国人几乎都是这样。如果奥勃洛莫夫田庄距离韦尔赫廖沃村有五百俄里的话,小奥勃洛莫夫也许真能好好学点东西。现在他能学到什么呢?奥勃洛莫夫田庄的气氛、生活方式和习惯波及到了韦尔赫廖沃村。要知道,这个村子曾经是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一部分,跟奥勃洛莫夫田庄一样,随处可见那种原始初民的慵懒、憨朴、沉寂、静止,只有施托尔茨家例外。

小奥勃洛莫夫在接触第一本书以前,头脑和心灵中已经填满了奥勃洛莫夫田庄生活的种种场景和风习画。谁知道智慧的种子在一个孩子的头脑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育的,又如何能探查到最初的概念和印象在幼儿心灵中诞生的过程呢?

也许在孩子刚会说话,甚至还不会说话,连路也不会走,只会以成年人所谓呆呆的目光不露声色地凝视一切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并且悟出了他周围的现象的意义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只不过不会向自己,也不会向别人道出罢了。

也许小奥勃洛莫夫早就注意到并且明白人们在他面前说什么和做什么，比如他父亲穿一条棉绒裤、一件咖啡色呢面棉上衣，天天只知道反背着两只手从一个屋角踱到另一个屋角，闻鼻烟，擤鼻涕；他母亲只知道喝了咖啡该喝茶，喝了茶该吃饭。父亲从来不想查对一下，究竟收了多少粮食，也不惩罚办事不尽心的人。可是如果他要手帕，你不马上递给他，他就要大骂一点规矩也没有，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

也许小奥勃洛莫夫的幼稚的头脑很早就断定，人正是应该像他周围的大人那样生活。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而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大人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们有没有问过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大约根本不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太简单太清楚了。

至于说世上还有所谓千辛万苦的生活和颠沛流离、终身操劳的人，他们更是没有听到过。

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对惶惑不安的心绪很不以为然，觉得不停地追求不叫生活，像怕火一样害怕心潮澎湃。如果说在别的地方人的躯体被火山爆发般迸发出的心灵之火迅速焚毁的话，那么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的心灵却平和地、毫无阻碍地陷入松软的躯体中了。

与别处不同，他们的生活没有在他们的脸上过早地刻下皱纹，也没有给他们以致命的精神上的打击或创伤。

这些善良的人把偶尔才被疾病、歉收、争吵外加劳动之类使人不快的事所破坏的安闲适意和无所事事的生活视为理想。

他们把劳动当成上天加之于人类始祖的惩罚来承受，总是爱不起来，一有机会就逃避，而且认为人可以不劳动，人应该不劳动。

他们从来不拿任何弄不清楚的思想或道德问题为难自己，所以他们总是健康快乐，寿命也长，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跟小伙子一样，老了都得善终，活到大限便悄然辞世，在大家不知不觉间吐尽最后一口气，静静地变得僵硬。难怪人们说，从前的人身子骨比现在的人结实。

这话不假，因为从前的人不把人生看成什么复杂的非同小可的

东西，也就不急于向孩子说明它的意义何在，不急于让孩子在踏上人生旅途之前做好准备，不逼迫孩子去啃书本；要知道，书本会在人的头脑中产生数不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吞噬人的头脑和心灵，缩短人的寿命。

他们的生活准则是现成的，由父辈传授给他们，父辈则由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祖辈又是由曾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且遵照先人的遗命保持着它的完整性，像古罗马守护灶神维斯塔[①] 的圣火一样，不让它受到任何侵犯。列祖列宗是怎样做的，奥勃洛莫夫的父亲在世时也照办，说不定奥勃洛莫夫田庄至今仍在沿袭祖制。

他们有什么可思索，有什么可不安，有什么可查问，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什么也不需要，生活像一条平静的小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过，他们只需坐在岸上，观看那些不可避免、不请自来的现象，按次序一个接一个呈现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眼前。

睡梦中的奥勃洛莫夫也依次看到了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起初是人生三场大戏：出生、婚嫁、发丧，在他家里或者亲戚朋友家里，做法都一样。

接下去是一连串五花八门或喜或悲的小戏，诸如受洗、命名、家庆、斋前宴、斋后宴、盛宴、亲族团聚、问候、道喜、礼节性的眼泪和微笑。

所有的戏都演得地道、庄严、隆重。

他甚至看到那一张张他熟悉的面孔在举行各种仪式的时候露出了什么样的神色，大家又是如何操心、奔忙。无论你让他们办怎样棘手的求亲、怎样隆重的婚礼或命名日，他们准办得一丝不苟，无可挑剔。谁坐哪个座位，上什么菜以及如何上，出动时谁跟谁坐一辆车，有没有犯什么忌讳，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上办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出过一点差错。

能说那里的人不会照管孩子吗？只要看一看当地的母亲们牵着和抱着的一个个脸色红润、身子沉甸甸的小爱神，就知道了。他们认

① 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

为孩子应该是胖胖的、白白的、壮实的。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如果还没有烤云雀形小面包，[1] 他们就不承认春天已经开始了。因此，他们能不懂这一点，能不按时这样做吗？

这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全部生活和学问，也包含着他们的全部悲和喜，因此他们不关心别的事情，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悲和喜。他们的生活中只有这些是主要的、非做不可的事情，也只有这些事情给他们的头脑和心灵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粮。

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即将举行的典礼、宴会、仪式。等到一个人受过洗，或者完了婚，或者下了葬，他们就把这个人和他的命运抛到脑后，重新陷入平常的漠然心态之中，直到下一个命名日，下一个婚礼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把他们从那种漠然的心态中拉出来。

孩子一落生，父母关心的第一件事是尽量准确无误、无可挑剔地为他举行礼俗要求举行的仪式，也就是给孩子施洗后设宴，然后才开始细心照料婴儿。

母亲给自己和嬷嬷规定的任务是养一个不闹病的孩子，不让他着凉、遭毒眼或别的什么伤害。她们一心一意只想叫孩子成天高高兴兴的，吃得多多的。

男孩子一成人，也就是说不再需要嬷嬷照看了，母亲心里便开始暗暗地为他物色配偶，也是要尽量健壮些、红润些的。

于是又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宴会，直至最后完婚，人们在其中投入生命的全部激情。

接下去是周而复始的生孩子，举行仪式，操办酒席，直到葬礼来改变舞台上的布景；不过时间不长，前人让位给后人，孩子到了婚龄，结了婚，生下模样像自己的孩子。生活就按照这个程序单调地、不停顿地延续下去，这根线只在坟墓旁边才让人不易觉察地中断。

不错，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叫他们非操心不可的事情，不过这个地方的人多半采取斯多葛派的坚韧态度去应付，结果那些烦心的事情在他们头上盘旋一阵以后便过去了，好比鸟儿飞来撞到一堵光溜溜

---

① 按旧俄国风俗，每年在春分云雀飞来那天，要烤云雀形小面包。

的墙上，由于找不到栖息之处，只好扇扇翅膀继续向前飞去。

例如有一天，奥勃洛莫夫家大屋的悬垂式回廊突然坍塌了一段，把一只母鸡和一窝小鸡压在下面。安季普的老婆阿克西尼娅本来坐在回廊下纺线，幸亏她站起来去取梳理好的亚麻，否则肯定也要倒霉。

家里的人嚷成一片，老老少少都跑来看，心想万一刚才在回廊下走动的不是那只母鸡和一窝小鸡，而是太太和小少爷，那可怎么得了？真叫人后怕！

一阵惊呼之后，大家便开始互相指责，为什么某某人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想到提醒大家注意，为什么某某人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想到叫人来修一修，为什么某某人这么长时间都不来修好。

这廊子竟垮了下来，大家都觉得奇怪；可就在前一天他们还惊讶地说，这廊子怎么能支持这么久啊！

接着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事该怎么办，为压死的母鸡和小鸡叹息了一阵，然后渐渐散去，各就各位，不过留下了话：严禁再带小少爷到廊子下面去。

又过了三个星期左右，仆人才接到命令把垮下来的木板和栏杆搬到柴棚里去，免得挡路。那些木头便仍在柴棚里，直到第二年春天。

老奥勃洛莫夫每次在窗口看见这垮了一段的回廊，就琢磨修整的事。他终于把木匠叫来，跟他商量怎么办好，是把垮了的一段修复呢，还是干脆把没垮的也拆了。商量一阵之后，他叫木匠先回去，说道："你去吧，等我再想想。"

这事一直拖到某一天，有个仆人来报告老爷说，早上他到剩下的廊子上去过，发现拐角的地方已经完全脱离墙体，眼看又要垮下来了。

这才又把木匠叫来最后一次商量，结果决定暂时用垮下来的残木撑一撑，当月月底完工。

老奥勃洛莫夫对妻子说："嘿！廊子又跟新的一样了！你瞧，木

匠把那儿根撑木摆得多好，跟贵族长① 家的廊柱一样！这下好了，又能用好长时间了！”

有人提醒他，大门和台阶也该趁这工夫修一修，否则不单是猫儿，连猪崽儿也能钻过台阶间的破洞，跑到地窖里去。

“对，对，是该修了。”老奥勃洛莫夫关切地说，立刻走去察看。

他用脚晃着那像摇篮一样的木台阶说：“真的，瞧，在脚底下直晃悠。”

这时有人指出：“这台阶刚做得就摇晃。”

可老奥勃洛莫夫说：“摇晃又怎么样？十六年没修过，也没见它散架！卢卡这活儿做得真叫漂亮！……那才是个地地道道的木匠呢……可惜死了，愿他的灵魂升天！如今都不好好干了，做不出这样的活儿来。”

于是他把目光转到别处去了。台阶呢，据说至今还在摇晃，不过也还没散架。

看来这个卢卡确实是个出色的木匠。

不过也得为主人们说句公道话，有时遇到灾祸或者发觉什么地方不如人意，他们也很着急，甚至冒火发脾气。

他们会说，怎么能由它那个样子？得马上想办法解决。只听见他们在说，得把水渠上的小桥修好，得扶起园子边上那一段倒下的篱笆，不然牲口会跑进园子里来毁树。

老奥勃洛莫夫有一天在园子里散步的时候，竟然想到了这段倒下的篱笆，哼哧哼哧地亲手将它扶了起来，并且叫花匠赶快在这儿插两根杆子来撑住。多亏老奥勃洛莫夫有这样的办事能力，这段篱笆维持了一个夏天，只可惜冬天给大雪一压，又倒下了。

最后甚至弄到安季普连他的马带水桶一齐从小桥上摔到水渠里，那小桥上立即铺上了三块新木板。不等安季普伤愈，小桥已经焕然一新。

园子的那段篱笆再次倒塌以后，母牛和山羊也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它们吃了茶藨子，正要啃第十棵椴树的皮，还没有来得及光顾苹

①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俄国省、县级贵族会议选举产生的贵族领袖。

果树，主人就下令把篱笆结结实实地埋好，甚至要在篱笆外沿挖一道沟。

当场被抓住的两头母牛和一只山羊可倒了霉，它们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伊利亚·伊利奇少爷还梦见父母家那间阴暗的大客厅，里面摆着一些古色古香的白蜡木扶手椅，永远罩着椅套；一张又笨又硬的大长沙发，面上绷着淡蓝色的厚毛布，已经褪色，而且污迹斑斑；还有一把大皮圈手椅。

漫长的冬夜来临。

母亲盘着腿坐在长沙发上，懒洋洋地织着一只小孩的袜子，不时打一个哈欠，用铁针搔一搔头皮。

她身旁坐着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和佩拉盖娅·伊格纳季耶夫娜，两人正埋头干活，一心一意地给小奥勃洛莫夫缝过节要穿的衣服，或者给他父亲缝什么，或者给她们自己缝。

父亲反背着手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或者在圈手椅里坐一会儿，再起来踱步，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接着他闻一闻鼻烟，擤擤鼻涕，再闻。

屋里只点一枝蜡烛，而且在秋冬两季才许点。夏季大家都尽量在天黑前躺下，天亮后起床。

这不完全是为了节省，也是出于习惯。凡是由外面买来而非自家生产制作的东西，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都极为吝惜。

杀一只上好的火鸡或者十几只小鸡待客，他们心甘情愿；可是葡萄干多一粒也舍不得放。如果他们热情款待的客人自己动手给自己斟一杯酒，他们就会急得脸色发白。

不过这种恣意吃喝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只有大家都嗤之以鼻的放诞无礼之徒才会这样做，而这种客人是不会有人请他上门的。

那里确实没有这样做的风气，那里的人出外做客，不等主人三请，是不会动手的。他很明白，一请多半意味着请你别吃敬让的菜或酒。

也不是任何人来都给点两枝蜡烛，因为蜡烛是用钱从城里买来

的，跟所有买来的东西一样，由女主人锁着。点剩的蜡烛头都仔细数过，收藏起来。

总之，那里的人不爱花钱。不管一样东西如何需要，只要为了买下来而不得不付钱，他们总是很心疼的，即使付的钱不多，也是如此。若是必须花一大笔钱呢，他们就要叹气，号叫，骂人了。

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一致认为，与其花钱，不如忍受种种不便。他们甚至习惯了不以种种不便为不便。

客厅里那张大长沙发早就污迹斑斑，老奥勃洛莫夫坐的皮包的圈手椅也已名不副实，变成绳子的了，只有椅背上还剩下一块皮子，其余的地方五年前已经脱落；大门板歪向一边，台阶摇摇晃晃，原因大概都在于不爱花钱吧？即使是买最为必需的东西，要他们一次付出二百、三百或者五百卢布，那等于叫他们自杀。

有一次，老奥勃洛莫夫听说附近一位年轻的地主到莫斯科去，花三百卢布买了一打衬衫，花二十五卢布买了一双长筒皮靴，还花四十卢布买了一件举行婚礼时穿的西服背心，脸上竟露出惊恐的神色。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像放连珠炮似的说："得叫这小子去坐牢。"

他们可不管那些政治经济学的大道理，诸如必须有快速活跃的资本流通啦，必须提高生产率、扩大产品交换啦，等等。他们太天真，只懂得也只采用一种利用资本的方法——存在大木箱里。

客厅里的圈手椅中坐着主人或者常来的客人，姿态各异，都喘着粗气。

他们多半沉默着，因为大家天天见面，脑子里装的那点东西早已掏尽卖光，而纳入的新东西又很少。

静极了，只听得老奥勃洛莫夫脚下那双笨重的家制长筒皮靴咚咚地踏过来踏过去，墙上的挂钟在木匣子里笃笃地摇着摆槌，佩拉盖娅·伊格纳季耶夫娜或者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有时用手或用牙扯断线头。

有时他们像这样一待就是半小时，至多有人打一个哈欠，接着在嘴上画一个十字，说一句："上帝饶恕！"坐在他旁边的人也打一个哈欠，然后是第三个人，好像听到了命令，慢慢张开大嘴。于是一个一个接下去，由肺里呼出的气体玩的这种带传染性的游戏没有放过在

场的任何人，有的竟至流出了眼泪。

不然就是老奥勃洛莫夫走到窗前，向外面看一眼，不无惊讶地说："才五点钟，天就这么黑了！"

"可不是，"有人应声说，"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天短了。"

春天一到，他们又惊喜地发现天长了。如果你问他们，天长了对他们有什么用处，他们可说不出。

他们又沉默了。

如果谁去剪烛花，烛火忽然灭了，大家精神就会为之一振，这时准有人说："稀客到！"

这往往成为话题，引出一番议论。

"这稀客会是谁呢？"女主人问，"该不是纳斯塔西娅·法捷耶夫娜吧？哦，是她就好了！不可能，不到节前她不会来。她来了，该多好啊！我们老姐俩又可以亲热亲热说说体己话儿了！还可以一块儿去做礼拜……不过我可没法跟她比！别看我年轻些，没有她那么能站！"

"上次她是什么时候回去的？"老奥勃洛莫夫问，"好像是圣以利亚节后吧？"

"你说什么呀，伊利亚·伊万内奇！总是颠三倒四！她上次不等过七七节[①] 就走了。"太太纠正道。

"好像把圣彼得节斋[②] 的时候她还在这儿。"老奥勃洛莫夫又说。

"你总是这样！"太太责备道，"强嘴没好下场……"

"把圣彼得节斋的时候她怎么不在？还烤蘑菇馅饼来着，她喜欢……"

"那是玛丽亚·奥尼西莫夫娜，是她喜欢吃蘑菇馅饼，连这也记不清！她也不是圣以利亚节前来的，而是圣普罗霍尔和尼卡诺尔节前来的。"

他们计算时间是根据节日，根据季候，根据家中发生的大小事

---

① 七七节即降灵节，在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② 圣彼得节在俄历六月二十九日，公历七月十二日，节前为斋期。

件，而从不问月份和日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或许在于，除了老奥勃洛莫夫外，别人都说不准月份的名称①，也弄不清日期的顺序。

老奥勃洛莫夫被太太说得哑口无言，大家重又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小奥勃洛莫夫也趴在母亲背上打起盹儿来，有时竟至入了梦乡。

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位客人深深叹一口气说："唉，玛丽亚·奥尼西莫夫娜的丈夫瓦西里·福米奇，上帝保佑，身体那么结实，没想到死了！还不到六十呢，他本该活到一百！"

"人都是要死的，谁什么时候死，得听上帝安排！"佩拉盖娅·伊格纳季耶夫娜也叹口气说，"这家死了人，可赫洛波夫家尽忙着办洗礼，听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又生了，是第六胎。"

"能生的何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人！"女主人说，"等她兄弟一结婚，还不知要生多少呢！小的长大了，又得结婚。要嫁闺女，上哪儿找对象去？现如今都要陪嫁，还要现钱……"

"你们在说什么？"老奥勃洛莫夫走过来问。

"我们在说……"

于是大家把刚才说的话给他重复一遍。

"人生就是如此！"老奥勃洛莫夫以教诲的口吻说，"死的死，生的生，结婚的结婚，我们呢，越来越老，不止是一年跟一年不同，而是一天跟一天不同啊！这都是为了什么呢？要是天天都跟昨天一样，昨天跟明天一样，那该多好啊！……叫人伤感的是，想到……"

"老的越来越老，小的越来越大！"不知是谁在屋角睡意朦胧地说。

"应该多向上帝祈祷，什么事情也别想！"女主人疾颜厉色地指出。

"对，对，"本想讲一讲人生哲理的老奥勃洛莫夫连忙胆怯地表示同意，接着又在屋里踱起步来。

大家又沉默了许久，只听得做活的人扯线的声音。有时女主人

① 俄语一年十二个月的称谓都是外来语。

就来打破沉闷的空气，说道：

“嗯，天黑了。但愿圣诞节快点到，那时候客人就来了，热热闹闹的，一晚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要是马拉尼娅·彼得罗夫娜能来，那才好玩呢！她的点子多！化锡化蜡算命啦，跑到院门外面去啦，我这些丫头都该疯得没人样儿了。她呀，什么乐子都想得出来……真的！”

“嗯，人家是上流社会的贵夫人！”座中一人插话说，“前年她竟然想起玩高坡滑雪，把卢卡·萨维奇的眉骨都摔伤了……”

大家不由得一怔，看了看卢卡·萨维奇，接着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你是怎么摔的，卢卡·萨维奇？来，讲给我们听听！”老奥勃洛莫夫说，他已笑得闪腰岔气了。

大家笑个没完，把孩子吵醒了，他也跟着呵呵地笑。

“嘿，有什么可讲的！”卢卡·萨维奇难为情地说，“都是阿列克谢·纳乌梅奇瞎说的，根本没有那回事。”

“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怎么没有那回事？我们不是死人吧？……瞧你的额头，那疤痕到现在还看得一清二楚……”

接着是一场捧腹大笑。

“你们笑什么呀？”卢卡·萨维奇抓住笑声的间歇费力地说，“我本来……也不会……都怪瓦西里那个混蛋……他给我的小雪橇是破旧的，一滑就散了架……我就……”

众人的笑声盖过了他的嗓音。他竭力要把他摔跤的经过讲完，却是枉然，哈哈哈的声浪涌进了门厅、女仆室，吞没了整个大屋子。大家都回忆起这件滑稽可笑的事情，笑了很久，很一致，非言语所能形容，就像奥林波斯圣山① 上的众神齐声开怀大笑一样。大家刚刚静下来，只要有人接茬儿，哄笑声又起。

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平静。

老奥勃洛莫夫沉默了片刻，又问：“卢卡·萨维奇，那么今年圣诞节你还滑雪不滑雪呢？”

---

①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众神聚居之处。

众人再次捧腹大笑，这回持续了约十分钟。

“要不要叫安季普在斋期把高坡准备好？”老奥勃洛莫夫忽然又问。“跟他说，卢卡·萨维奇最爱滑雪，他就盼着……”

众人的哄笑使他没法把话说完。

“那小雪橇……还行吗？”座中一人问，他已笑得喘不上气来。

又是一阵哄笑。

大家笑了好久，终于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擦眼泪，有人擤鼻涕，有人拼命咳嗽吐痰，并且艰难地说：

“唉，主啊！这口痰憋死我了……那回可真笑死人！造孽啊！摔一个大马趴，大衣襟都扯开了……”

这时便爆发了最后的、也是持续最久的一场哄笑，随后大家才不说了。这个人叹一口气，那个人大声地打一个哈欠，嘴里少不了嘟哝一句，于是鸦雀无声了。

屋子里又像先前那样，只听得挂钟笃笃地摇着摆槌，老奥勃洛莫夫的长筒皮靴咚咚地踏过来踏过去，还有用牙齿扯断缝线的声音。

忽然间，老奥勃洛莫夫在屋子当中站住，摸着鼻尖，神色惊恐地说：

“怎么回事？瞧，准有人死了，我的鼻尖儿一个劲儿痒痒……”

“唉，主啊！”他的太太两手一拍说，“鼻尖儿痒怎么会死人？鼻梁儿痒才要死人呢。瞧你，伊利亚·伊万内奇，真没记性！你要是到外面去，或者在客人跟前这么说，那可就丢脸了。”

“那么，鼻尖儿痒是什么事呢？”老奥勃洛莫夫难为情地问。

“鼻尖儿痒——闻酒香，怎么能说要死人呢？”

“我总是颠三倒四的！”老奥勃洛莫夫说，“哪儿记得清啊！一会儿是鼻子一边痒，一会儿是鼻尖儿痒，一会儿是眉毛痒……”

“鼻子一边痒是有消息，”佩拉盖娅·伊万诺夫娜接口说，“眉毛痒要流泪，额角痒要鞠躬——右边痒给男人鞠躬，左边痒给女人鞠躬，耳朵痒要下雨，嘴唇痒要亲嘴，胡子痒有人送礼来，胳膊肘儿痒要换地方过夜，脚底痒要出行……”

“嘿，佩拉盖娅·伊万诺夫娜，你真行啊！”老奥勃洛莫夫说，“等奶油跌价，是不是就该后脑勺儿痒啦……”

夫人们呵呵地笑起来，并且交头接耳。有几个男人脸上也露出笑容。眼看又要爆发一场哄笑，不料这时传来一种类似狗和猫要打架之前发出的唔唔嗞嗞声，原来是挂钟要打点了。

“哟，都九点了！”老奥勃洛莫夫惊喜地说，“瞧，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喂，瓦西卡！万卡！莫季卡！”

三个睡眼惺忪的仆人出现了。

“怎么还不摆桌？”老奥勃洛莫夫既吃惊又恼火地问，“也得把东家的事情放在心上啊！还站着干什么？快拿伏特加酒来！”

“难怪鼻尖儿痒！”佩拉盖娅·伊万诺夫娜连忙指出，“你这就要喝酒闻酒香了。”

吃罢晚饭，他们互相亲吻祝福，然后各自回房就寝。于是这些无忧无虑的人又进入梦乡。

奥勃洛莫夫在梦中看见的像这样度过的白天和夜晚不是个别的，而是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没有什么事情来改变这种单调的生活，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也不觉得这种生活难过，因为他们根本想像不到会有另外一种生活。如果他们想像得到，恐怕会避之犹恐不及的。

他们不想要另外一种生活，也不喜欢另外一种生活。如果情势使得他们的生活起了变化，无论何种变化，他们反倒会觉得遗憾。若是明天不像今天，后天不像明天，那真要叫他们难受死了。

别人总想使生活多姿多彩，千变万化，充满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却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别人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让别人去折腾好了，这与他们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人不相干。

要知道，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总归是麻烦：你得去张罗，操心，奔走，坐不下来；买啊，卖啊，写啊，算啊，一句话，来回转，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像这样打盹儿，打哈欠，或者讲点乡下人的笑话来开心，或者聚在一起讲各人都梦见了什么。

如果是个可怕的梦，大家就都低头沉思，认真地忐忑不安起来。如果是预兆，或吉或凶，众人的心情也随之或喜或悲，毫无一点虚假。如果这个梦要求遵守什么禁忌，他们就立刻行动起来。

若是不讲梦，他们就打扑克牌，玩捉傻瓜、钓主牌，过节的时候跟客人玩波士顿，或者摆大牌阵，还卜婚事——红桃王遇梅花后说明要成婚。

间或有纳塔利娅·法捷耶夫娜什么的来玩一两个星期。老太太们先扯一通家长里短，说说谁过得怎么样，谁在干什么。她们不仅干涉别人的家事和别人的私生活，甚至钻到别人肚子里去，打探别人秘而未宣的心事，骂骂那些不像话的男人，尤其是不忠实的丈夫。接下去便历数一个个喜庆日子，包括命名、受洗、生育，谁拿什么招待客人，请了什么人，没请什么人。

等到这些事讲够了，老太太们就开始展示各人新购置的衣物，连衫裙啦，斗篷啦，甚至衬裙和袜子。女主人还要把她的家织布料、线、花边拿出来炫耀一番。

这个话题也说尽了，她们只好以喝咖啡、喝茶、吃果酱来消磨时光。最后是默然枯坐。

她们长时间这样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时深深地叹一口气，间或她们当中的一位甚至会流下泪来。

“你怎么啦，我的太太?”另一位便惊恐地问。

“唉，亲爱的，我心里好难过哟!”下泪的那一位深深地叹一口气回答说，“我们这些罪人都冒犯了上帝。不会有好下场。”

“哎呀，亲爱的，你可别吓唬人!”女主人打断了她的话。

“是真的，”那一位接着说，“时候到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世界末日到了!”[①] 纳塔利娅·法捷耶夫娜终于说完，两人便都失声痛哭了。

纳塔利娅·法捷耶夫娜作出这种结论并没有什么根据，这一年谁也没有攻打谁，连彗星也没有出现过，但是老太太们往往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

这种生活进程偶尔也会被一起突发事件打乱，比如说，全家大小都中了煤气。

大宅院，乃至村子里，除了煤气中毒，几乎没听说谁得过什么别

---

①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同书《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的病，只有某某人夜里撞到尖桩扎破了皮，某某人从干草堆上滚了下来，或者屋顶上掉下一块板子砸破了某某人的脑袋。

不过这一类的事情极少发生，而且各家都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去对付，比如遇到跌打损伤可以用一种叫针海绵的水草或者当归揉搓患处，给患者喝点圣水或者念几句咒语，也就好了。

可是煤气中毒却经常发生。中毒的人躺在床上呻吟，这个拿黄瓜片贴在额头上，再用毛巾包扎起来；那个弄点酸果蔓塞在耳朵里，同时嗅洋姜；第三个穿一件衬衫跑到雪地里去；第四个干脆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这种事一个月总要发生一两次，因为他们不喜欢让热气白白地从烟道中溜走，在火苗还泛青色的时候，就把火门关了。那火烧得叫人不敢摸炕，也不敢摸炉子，弄不好会把手烫出泡来。

只有一回这单调的生活被一起真的突发事件打乱了。

那天他们中午饱餐了一顿，刚休息过来，坐到一块儿准备喝茶，忽然来了一个从城里返回的奥勃洛莫夫田庄的农民，他在怀里掏了半天，好容易拿出一封揉得皱皱巴巴的信，是写给奥勃洛莫夫老爷的。

众人一时都呆了，女主人甚至变了脸色，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那封信，鼻子也朝那边凑了过去。

“真是怪事！谁写的？”太太终于镇静下来说。

老爷接过信，拿在手里，不解地翻了几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向那农民问道：

“你从哪儿拿的？谁交给你的？”

“车马店，我在城里歇脚的那家，”农民说，“有两回邮局来人打听，有没有奥勃洛莫夫家的农民，说是有一封信，给东家老爷的。”

“噢？……”

“可不是，开头我没吭声，当兵的把信拿回去了。可韦尔赫廖沃村的诵经士看见了我，他去说了，人家又来了，来了就骂人，把信交给了我，还要了我五戈比。我说，我拿这信该怎么着？往哪儿递？人家叫给老爷送来。”

“你就不该接。”太太气呼呼地说。

“我本来就没接。我说咱拿这信干吗使，咱不要。我说东家没叫咱去拿信，咱可不敢，您自个儿送去吧！可当兵的骂得真厉害，人家还要去告官，我才接了。”

“蠢货！”太太说。

“究竟是谁写来的呢？”老爷一面沉思地说，一面仔细看地址，“笔迹倒真眼熟！”

信在众人手中传递了一遍，大家便一起来讨论和猜测，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到头来谁也弄不明白。

老爷命人去找眼镜，光找眼镜就花了一个半小时。等他戴上眼镜，正想拆信，太太忽然担心地阻止了他。

“得了，别拆，伊利亚·伊万内奇，”她说，“谁知道这是什么信？说不定有灾祸，怪吓人的！如今的人变成什么样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明天拆后天拆也来得及，跑不了。”

于是把信和眼镜一并锁了起来，大家开始喝茶。那封信很可能就这么一年年搁下去了，毕竟事情太不寻常，刺激了奥勃洛莫夫一家人的大脑，在喝茶的时候，乃至第二天，他们的谈话总离不开那封信。

最后大家憋不住了，到第四天，终于聚在一起，怀着忐忑的心把信拆开了。老奥勃洛莫夫看了看落款，不由得出声念道：“拉季谢夫。”

“嗨！是菲利普·马特维伊奇写来的！”他说。

“哦！是他！”围着老奥勃洛莫夫的人们都嚷嚷起来。

“怎么，他还活着？瞧，还没死呢！感谢上帝！他写些什么呀？”

老奥勃洛莫夫开始大声念信。原来菲利普·马特维伊奇是来向他要啤酒配方的，因为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啤酒酿得特别好。

“寄给他，寄给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应该给他写封回信。”

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应该写，应该写！”老奥勃洛莫夫一再对他太太说，“配方在哪儿？”

“在哪儿？”他太太说，“得找。你等着吧，急什么？等节日到了，我们开了斋，你再写，也跑不了……”

“可也是，最好写一写我们是怎么过节的。”老奥勃洛莫夫说。

过节那天他们又谈起这封信。老奥勃洛莫夫准备就绪，要动笔了。他一个人到书房里去，戴上眼镜，在写字台前坐下来。

整个大屋子里悄然无声，下人都接到命令不得重踏地板和大声喧哗。“老爷在写信！”人们诚惶诚恐地这样互相提醒，只有家里死了人才用这种腔调说话。

老奥勃洛莫夫颤抖着手，像做一件危险的事情那样，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写出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尊敬的先生”，这时他太太忽然走进来说：

“哪儿都找遍了，就是没有配方。得把卧室的衣柜再翻一翻。这信怎么送去？”

“交给邮车送去。”老奥勃洛莫夫说。

“这一趟得花多少钱？”

老奥勃洛莫夫拿出一本旧历书翻了翻，便说：“四十戈比。”

“瞧，办这么点小事，就要花掉四十戈比！”太太说，“还不如等一等，托城里来的人顺便捎去。你叫农民去打听打听。”

“可也是，最好找便人捎去。”老奥勃洛莫夫说着，拿笔在写字台边上轻轻叩了几下，将它插进墨水瓶中，然后摘下眼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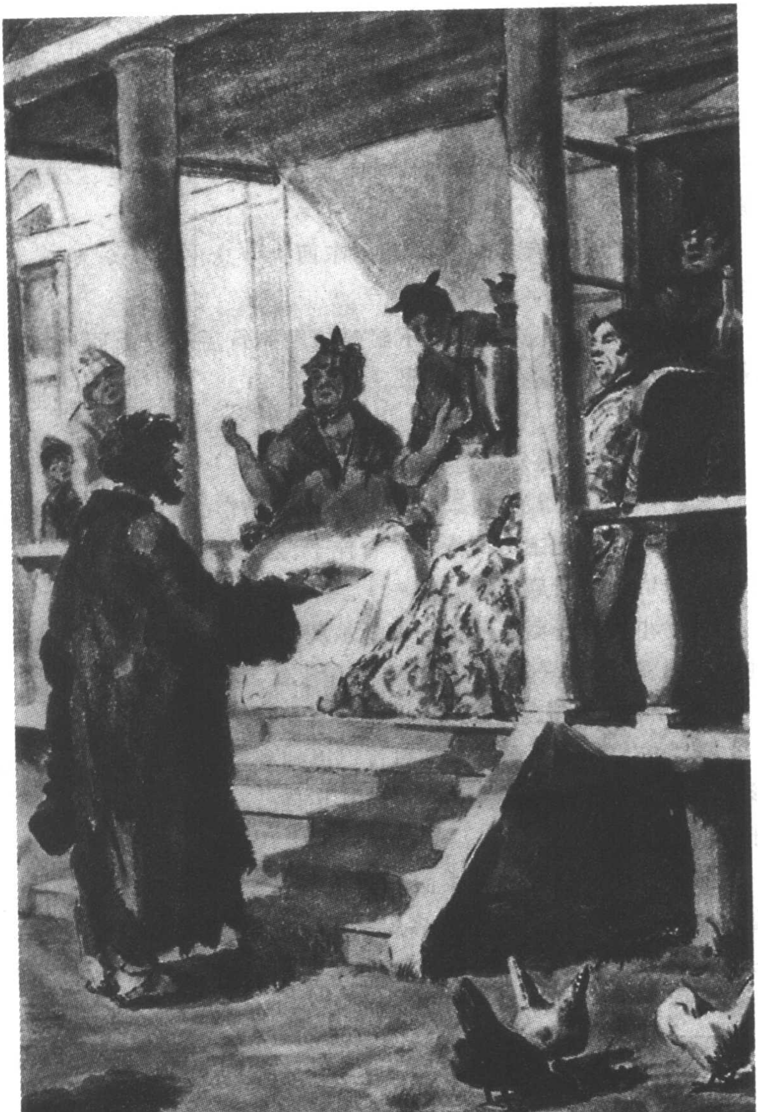
“真的，这样好些，”他最后说，“还有时间，赶得上。”

菲利普·马特维伊奇究竟收到配方没有，我们不得而知。

老奥勃洛莫夫有时也拿起一本书来看看，不管是什么书。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读书对于人是最要紧的事情。在他看来，读书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正如墙上可以挂画，也可以不挂画，人可以出去散步，也可以不出去散步一样。因此，看什么书也是无所谓的，他只把书当成一件让人开心、助人消闲解闷的东西。

“好久没看书了，”他这样说，有时也换一个方式说，“让我来看看书吧！”或者不过是偶然注意到他哥哥遗留下的那堆书，随手从中抽出一本。无论是戈利科夫① 的著作，还是《详梦新编》，还是赫拉斯

① 伊·伊·戈利科夫(1735—1801)，俄国历史学家。



科夫[1]的叙事长诗《罗斯记》，或是苏马罗科夫[2]的悲剧，甚至是前年的报刊，他读起来都一样津津有味，不时地说一句：

"嘿，真想得出！这个混蛋！哟，你这该死的东西！"

他的感慨是向作者发的。对于"作家"这个头衔，他毫无一丝敬意，相反，倒有鄙薄之心。那个时代的人对作家的态度就是如此，他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把舞文弄墨者看作小丑、活宝、二流子、酒鬼一类的人物。

他偶尔会把前年报纸上登载的东西大声念出来给众人听，或者当成新闻告诉大家。

"听着，海牙消息，国王陛下经过短期旅行后平安返回皇宫。"他说完，还从眼镜上端看众人一眼。

或者说：

"某国驻维也纳公使递交了国书。"

"这儿还有一条消息说，让莉斯夫人[3]的作品翻译成俄语了。"

座中一位小地主当即指出："看样子，他们翻译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骗我们这些贵族的钱。"

可怜小奥勃洛莫夫还得去施托尔茨办的学校读书。星期一早上他一醒来就苦恼，只听见瓦西卡在台阶上扯着嗓子喊：

"安季普！套花马，要送小少爷去上学！"

孩子的心失去了平静。他可怜巴巴地到母亲屋里去。母亲知道孩子为什么不开心，说些话来哄他，其实自己心里也舍不得跟孩子分开整整一星期。

孩子要去学校的那天早上，家里人没完没了地塞给他东西吃，还要给他烤许多小白面包，拿许多腌菜、饼干、果酱，以及各种干的和湿的甜食美味，甚至粮食，叫他带走，因为他们预见到，在德国人那里是不会有许多东西吃的。

"那儿的饭填不满肚子，"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人说，"中饭给一

---

① 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作家。

② 亚·彼·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国作家。

③ 让莉斯夫人(1746—1830)，法国女作家，喜欢写感伤的爱情小说。

道汤、一道肉菜加土豆，午茶给一点奶油，晚饭嘛，只能擦擦鼻子，空着肚子等到明天早上了。”

不过奥勃洛莫夫梦见的星期一，多半是听不到瓦西卡叫人套花马，而是母亲坐在茶桌旁等他，微笑着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今天你不用去了，星期四是个大节，何必为三天跑这一趟？”

有时母亲突然向他宣布：“从今天起是祭祖周，没工夫念书了，咱们得烙饼。”

要不就是母亲星期一早上把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以后说：

“今天你的眼神儿有点不大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完，还摇摇头。

狡猾的孩子虽然身体健康，却不做声。

“这星期你就在家待着吧，”母亲说，“到时候再看。”

家里人也都深信，祭祖周是不兴念书的，星期四的节日非过不可，这一星期当然就不能念书了。

只有在男仆、女仆代小少爷受过的时候，才会听见他们埋怨说：

“哼，娇气包！还不知要赖到什么时候才上你德国老师那儿去。”

此外，安季普也会在一周的当中或者开头，突然赶着那匹花马到德国老师那里，来接伊利亚·伊利奇少爷，说是玛丽亚·萨维什娜，或者纳塔利娅·法捷耶夫娜，或者库佐夫科夫一家子来了，让少爷回去。

孩子在家一待就是三个星期。到时候一看，没几天就是基督受难周了，接着是复活节，家里有人不知为什么认为，复活节后的圣多马周也不兴念书。这样一来，只剩两个星期就入夏了，不值得再跑一趟。到了夏天，连德国老师自己也要休息，不如等秋天再说。

一转眼，孩子在家已经玩了半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长高了多少、胖了多少啊！觉也睡得足极了！那样子真叫家里人看不够，不像从前星期六从德国老师那儿回来时那样又黄又瘦的。

“照那样下去，要不了多久，这孩子就完了！”父亲和母亲说，“书什么时候念都跑不了，健康可是买不来的，人生最宝贵的是健康。瞧，他从学校回来，就跟病人刚出院似的，身上的油水全没了，瘦成那样……还淘气得不得了，跑来跑去没个够！”

“嗯，”父亲指出，“念书这事儿可不讲情面，不管你是谁都得乖乖

地受那份罪!"

慈爱的双亲继续找各种借口把儿子留在家中。除了过节以外，可找的借口还有的是。冬天他们觉得出门太冷，夏天又太热，有时是天要下雨了，秋天道路泥泞难走。连安季普有时也叫他们放心不下，他醉不像醉，可是眼神儿不对，万一路上出事——车子陷进泥坑里，或者翻下山去，那可不行!

父母亲总是竭力使这些借口在他们自己眼里，尤其在施托尔茨老师眼里，尽可能要合情合理，因为施托尔茨老师在人前人后都严厉申斥这种溺爱。

普罗斯塔科夫① 和斯科季宁②的时代早已过去。**学则明，不学则暗**的成语随着书贩子运来的书已传遍了大小村庄。

老一辈人虽然明白施教的好处，但是只从表面上去理解这种好处。他们看到，如今人人都到社会上去闯荡，指的是做官，拿勋章，挣钱，而且只能通过读书这个途径。从前的书吏、刀笔吏一个个穷困潦倒，他们精通的那一套已经过时。

现在还有一种不祥的传闻，说只会读读写写不行了，还必须懂得一些迄今未曾听到过的学问。九品官至八品官之间有了一道鸿沟，要以一种叫做文凭的东西为桥梁。

惯于等因奉此、营私舞弊的旧式官僚渐渐销声匿迹。许多健在者被上司以品行不佳革职，还有一些给送上了法庭，最幸运的也不过在告别新秩序之后，能够及时退隐到自己购置的安乐窝里去。

奥勃洛莫夫的父母对此可谓心领神会，他们懂得受教育的好处，但只限于肉眼所见的好处。至于说读书是人的内在需求，对此他们还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所以他们目前只想让自己的爱儿获得一些可以在人前炫耀的优势。

他们梦想儿子有朝一日穿上绣金制服，当上枢密院的大官，母亲甚至想像他当上了省长，不过父母都希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付出的代价尽可能小一些，最好用种种巧妙的手段暗暗绕过学海与仕途

---

①② 普罗斯塔科夫和斯科季宁是十八世纪俄国剧作家冯维辛(1745—1792)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人物，二人都敌视文明施教。

中的礁石和障碍，而不要费力去跳越，也就是说，稍微读一点书，别劳心费神，也别损耗自幼养成的福态身子，只需走走形式，把写有**各科成绩及格**字样的文凭拿到手。

奥勃洛莫夫式的这一整套教育体系遇到施托尔茨体系的强烈反对，双方在斗争中表现得都很顽强。施托尔茨直接、公开、持续地攻击对方，而对方却用上面讲到的以及其他种种巧妙的办法来避开攻击。

这场斗争怎么也分不了胜负。德国人的百折不挠本来也许能够打垮奥勃洛莫夫那家人的愚顽，不料德国人一方出了问题，致使双方相持不下。原来是施托尔茨老师的儿子纵容奥勃洛莫夫，课上给他提词儿，课下帮他做作业。

奥勃洛莫夫还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自己家中和施托尔茨家中生活的情景。

奥勃洛莫夫在自己家中一睁眼，就会看见床边站着扎哈尔卡，也就是后来成了他的贴身侍仆的那个出了名的扎哈尔·特罗菲梅奇。

扎哈尔卡像先前那个嬷嬷一样，要给少爷穿袜子，穿鞋子。别看少爷已经十四岁了，他只知道躺在床上把脚伸给扎哈尔卡，而且有点不合适，就给扎哈尔卡鼻子上一脚。

心中不满的扎哈尔卡如果胆敢去告状，那么他还会挨大人的打。

接着扎哈尔卡得给少爷梳头，穿上衣，小心翼翼地让少爷的两只手伸进袖筒里去，免得过分打搅他；还得提醒他该做什么事了，比如早上起床以后就该洗脸等等。

如果少爷想要什么，他只需眨眨眼睛，立刻会有三四个仆人赶紧去实现他的愿望。他本是个活泼的孩子，如果他把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或者需要拿什么东西而又够不着，或者需要搬什么，跑去做什么，他总想自己动手去捡，去够，去搬，去做。可是在这种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加上三个姑姨，就会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你这是何苦呢？上哪儿去啊？养着瓦西卡、万卡、扎哈尔卡是干什么的？喂，瓦西卡！万卡！扎哈尔卡！你们没长眼睛吗？瞧我收拾你们！……"

于是怎么也轮不到伊利亚·伊利奇少爷自己动手做事。

后来他发现，这样舒心多了，他便也学会了使唤人："喂，瓦西卡！万卡！把这个递给我！把那个递给我！我不要那个，我要这个！快去拿来呀！"

有时候，父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叫他厌烦。

他刚从楼梯上往下跑或者在院子里狂奔，忽然会听到十来个人在他背后拼命呼喊："哎哟哟！快去扶着他！快去拉住他！别让他摔着……站住，站住！"

冬天他如果想跑到不生火的过道里去，或者打开气窗，家里人又要大喊："哎哟哟！上哪儿去？这怎么行？别跑！别去！别打开！小心摔着！小心感冒……"

小奥勃洛莫夫心情忧郁地坐在家中，像暖房里一朵珍奇的小花似的，让人精心照看着，也像那朵花一样，开得既慢，又缺少生气。他的精力不能向外施展，便转而向内，渐渐衰弱，委顿了。

有时候他一觉醒来，精力是那么充沛，那么活泼快乐，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在沸腾，仿佛一个小鬼钻了进去，怂恿他一会儿爬屋顶，一会儿骑马到草场上去，或者到围墙上去坐一坐，或者逗村里的狗玩，或者一时兴起飞快地跑过整个村庄，一直跑到地里，又沿着小沟渠进了桦树林，连跑带跳地冲到谷底，或者跟别的孩子一起玩打雪仗，比试比试自己的力气。

那附身的小鬼一个劲儿地怂恿他，他实在按捺不住，大冬天连帽子也不戴就跑到屋外去，接着出了大门，一手捏一个雪球，向一群孩子那边奔去。

冷风刀一样的割着他的脸，寒气刺得他的耳朵火辣辣的，而且灌进他的嘴里、喉咙里，可是心中却充满了快乐。他放开两条腿跑啊，叫啊，笑啊。

瞧，孩子们在那儿。他扔出一个雪球，因为不熟练，没有击中。他正想再捏一个雪球，不料一大团雪正好打在他的脸上，他跌倒了；又因为不习惯，他觉得很疼，但是很开心。他哈哈大笑，眼睛里噙着泪水……

这时家里却闹翻了天，因为小少爷不见了！大家又是喊，又是叫。扎哈尔卡奔到屋外，接着冲出来的是瓦西卡、米季卡、万卡，他们

失魂落魄似的，在院子里乱跑。

在这几个小侍童身后紧追的是两条狗，谁都知道狗是最见不得人跑的。

只听得几个人喊着，嚎着，狗儿汪汪吠着，从村里跑过。

他们终于找到了那群孩子，于是对他们实行制裁：抓这一个的头发，揪那一个的耳朵，有的后脑勺上挨了一巴掌，连他们的父亲都受到警告。

接着几个侍童把小少爷团团围住，给他穿上随手抓来的小羊皮袄，再披上他父亲的皮大衣，外加两床毛毯，凯旋般地把他抬了回去。

家里人以为他没了，再也见不着他了，伤心得不得了。看见他好好的活着回来，父母亲高兴得无法形容。他们先感谢上帝，接着就让儿子喝薄荷茶、接骨木茶，到晚上再喝马林果茶，还要卧床三天，其实只有一种做法对他有好处，那就是再让他出去打雪仗……

十

奥勃洛莫夫的鼾声刚传到扎哈尔的耳边，扎哈尔立刻小心翼翼地跳下炕来，蹑手蹑足地走到过道中，锁上主人的房门，然后向大院门口走去。

"喂，扎哈尔·特罗菲梅奇，欢迎，欢迎！好久不见！"几个马车夫、男仆、女仆、孩子在大院门口招呼道。

"你们东家怎么啦？是不是出门了？"门房问。

"睡大觉呢。"扎哈尔脸色阴沉地说。

"什么？"一个马车夫问，"现在睡觉不早了点？……是闹病了吧？"

"嘿，闹什么病！喝多了！"扎哈尔说得那么肯定，似乎对此坚信不疑，"你信不信？他一个人就喝了一瓶半马德拉酒，两俄升克瓦斯，这会儿躺下了。"

"嘿！"那马车夫羡慕地说。

"他今天干吗喝这么多？"一个女仆问。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扎哈尔斜着眼睛看了看她说，"哪是今天啊！早就没人样儿了，说起来叫人恶心！"

"跟我们家太太一样！"那女仆叹一口气说。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太太今天出门不？"马车夫问，"我得到那边去一趟，不远。"

"她会出门？"塔季扬娜说，"她正跟她的宝贝儿在一块儿，两人亲热还亲热不过来呢！"

"这个男人经常来，"门房说，"夜里搅得人不得安宁，该死的东西！总是最后一个到，最后一个走，还骂骂咧咧的，说不该锁正门……我才不去正门台阶上守着侍候他呢！"

"他可真是个傻子，没处找的大傻子！"塔季扬娜说，"什么都拿来

送给我们太太！我们太太打扮得跟孔雀似的，走起路来那叫神气！可谁要是看一看她穿的都是什么衬裙什么袜子，那才丢人现眼呢！脖子两个星期不洗，脸上照样抹这抹那……有时候，上帝饶恕，我心想，瞧你这德行！还不快去修行朝圣，赎自个儿的罪……”

除了扎哈尔，大家都笑了。

“嘿，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说到点子上了！”众人点头称是。

“可不是！”塔季扬娜接着说，“老爷们怎么就看上这号女人了？……”

“您这是要上哪儿去？”有个人问她，“手里拿一包什么东西呀？”

“送衣服到裁缝铺去，我那位时髦太太派的，说衣服肥了，可我跟杜尼亚莎给她束她那肥腰，哪回不累得两只手三天干不了活，就跟断了筋似的！得了，我该走啦，回头见！”

“回头见，回头见！”几个人应声说。

“回头见，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马车夫说，“晚上来啊！”

“我还说不准，兴许来吧，要不……回头见！”

众人都说：“回头见！”

塔季扬娜一面走，一面说：“回头见……愿大伙儿走运！”

马车夫望着她的背影，又喊了一句：“回头见，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

她远远地用她那响亮的嗓音答道：“回头见！”

她走了，扎哈尔似乎还在等待该他说话的那个时刻。他在大院门口的铁墩子上坐下来，晃着两条腿，面色阴沉而又心不在焉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和车马。

“扎哈尔·特罗菲梅奇，你们东家今天怎么样？”门房问。

“跟平日一样，油水太多火气大啊，”扎哈尔说，“还不都是因为你，我可替你受了不少罪，为了腾房子的事儿！一说就发火，最讨厌搬家……”

“这能怪我吗？”门房说，“你住一辈子我也乐意，我又不是房东！是人家叫我催……我要是房东，那敢情好，可我不是……”

“你们东家老爷怎么啦，骂人吧？”一个马车夫问。

“骂得叫人受不了，全靠上帝赐给我力量来忍受呀！”

"那有什么？光是骂人就是好老爷了！"一个男仆插嘴说，同时嘎嘎地慢慢打开一个圆形的鼻烟盒，除了扎哈尔以外，其他人都伸出手去捏一撮，大家开始嗅鼻烟，打喷嚏，吐痰。

"他要是骂人，那倒好了，"那男仆接着说，"骂得越凶越好，因为他既然骂人，那么起码不会打人了。我伺候过这么一位老爷，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呢，他就一把揪住你的头发了。"

扎哈尔摆出一脸鄙夷不屑的神气等他把这段议论发完，然后才针对他说：

"没头没脑地糟蹋人，这他倒不当一回事！"

"不好伺候，是不是？"门房问。

"唉！"扎哈尔大有深意地眯起眼睛，哑着嗓子说，"那个难伺候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你不会走路，不懂怎么上菜递东西，什么都砸坏了，不打扫，还偷吃偷拿……呸！可恶之极！……今天又把我臭骂一顿，没法听！为了什么事啊？为的是上星期剩下的一小块干酪，拿去喂狗都难为情，可是人吃了不行！他要，我说没了，他就骂开了，说'真该把你绞死'，说'该叫你下油锅，拿烧红的铁钳把你撕了'，说'该拿杨木橛子把你钉住'！他就这么没完没了地骂……你们猜怎么着，前两天我拿开水烫了他的脚，谁知道是怎么弄的，他吼得那个凶啊！我要是不闪开，他那一拳就打在我心口上了……他真想打来着！没错……"

马车夫摇了摇头，门房却说："哟，这位老爷够厉害的，一点不含糊！"

"骂人的还算是好老爷呢！"还是那个男仆平淡地说，"换了那不骂人的更坏，二话不说上来就揪你的头发，不等你明白为的是什么！"

"骂也白骂，"扎哈尔说，仍旧不理睬那个插嘴的男仆，"脚到现在也没长好，一直搽药。活该！"

"这位老爷真个别！"门房说。

"饶了我吧！"扎哈尔接着说，"到时候他也能杀人，我把话撂在这儿了！为一点小事儿就骂人'秃子'……底下的话我不想说了。今天还发明了新词儿呢，说什么'恶毒'！真能胡扯！……"

"这有什么？"还是那个男仆说，"要是骂人，那就谢天谢地，愿上

帝让这样的老爷身体健康……要是总不吭声，等你从他身边走过，他就会扑上来，跟我伺候过的那位一样。骂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自作自受，”扎哈尔对这个多嘴的男仆没好气地说，“换了我，还不止是要揪你的头发呢。”

“他怎么骂‘秃子’啊，扎哈尔·特罗菲梅奇？是指魔鬼吗？”一个约莫十五岁的小厮问。

扎哈尔慢慢转过头去，把他那混浊的目光投到小厮脸上。

“你给我小心点！”他厉声道，“说俏皮话你还太嫩！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将军的人，看我揪你的头发！滚回去！”

小厮倒退了两步，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扎哈尔。

“你咧什么嘴？”扎哈尔狂怒了，“你等着，到时候我就揪你的耳朵，叫你跟我咧嘴！”

这时候，有个身高体壮的男仆从楼里冲出来，他脚登一双半高靿皮鞋，身穿一件有肩饰的仆役制服，敞着怀，跑到小厮跟前，先打了他一耳光，接着骂了一声蠢货。

“您这是为什么呀，马特维·莫谢伊奇？”摸不着头脑的小厮捂着脸，使劲眨巴着眼睛问。

“哼！你还有话说？”男仆说，“我满屋子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

他一手揪着小厮的头发，按下他的头，另一只手握紧拳头，朝他后脖子上慢慢地、颇有章法地揍了三下。

“老爷拉铃拉了五遍，”男仆又以教训的口吻说，“害得我替你这个狗崽子挨骂！滚回去！”

他指着台阶向小厮下了命令。小厮不知所措地犹豫了片刻，眨了两下眼睛，又看看男仆，发现再等下去只会多挨几拳，便甩一甩头发，冲到台阶上去了。

扎哈尔得意极了！他幸灾乐祸地说：

“使劲打，使劲打，马特维·莫谢伊奇！再来，再来！唉，打得还不够！马特维·莫谢伊奇真是条好汉！多谢多谢！那小子的嘴也太尖了……哼，‘秃鬼’！以后还敢不敢损人？”

仆役们哈哈大笑，他们全都站在打小厮的男仆和幸灾乐祸的扎

哈尔一边，谁也不同情小厮。

“我从前那位老爷就像这样，一点不差，”刚才总打断扎哈尔的话的男仆又说，“有时候你正想高兴高兴，他好像看透了你的心思，走过来猛一下揪住你，就跟马特维·莫谢伊奇揪小安德留什卡一样。光是骂人有什么关系！骂一句‘秃鬼’有什么了不得的！”

“揪你还揪得住，”马车夫接下去说，“瞧你那一脑袋的头发长得有多厚！可怎么揪扎哈尔·特罗菲梅奇呢？他的脑袋跟南瓜似的……只能揪他两边脸上的胡子，那儿倒还有东西可揪！……”

众人哈哈大笑，扎哈尔却给马车夫这一招打蒙了，本来他俩一直友好地交谈着。

“等我去跟东家说，”扎哈尔怒不可遏地对马车夫哑着嗓子吼道，“他就知道该怎么揪你了，他会把你的胡子都扯光，瞧你的胡子稀稀拉拉的，都成了冰溜子了！”

“你们东家能耐大啦！能把别人家车夫的胡子扯光！你们还是自个儿先雇几个赶车的，到时候去扯他们的胡子吧！照现在这样，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

“雇你这样的混蛋来赶车？”扎哈尔说，“你连给我们东家拉车也不配！”

“哟，你是从哪儿挖出来这么一位宝贝东家的？”马车夫挖苦地说。

所有的人，包括马车夫自己、门房、理发匠以及那个赞成骂人的男仆，都笑了。

“你们笑吧，你们笑吧，等我上东家那儿去告你们！”扎哈尔说。接着他又转过身来对门房嚷道：“你就该管住这帮强盗，不该跟着笑！把你派到这儿是干什么的？是维持秩序的。可你都干什么了？等我去跟东家说，有你好受的！”

“得了，得了，扎哈尔·特罗菲梅奇！”门房尽力安抚他说，“人家也没拿你怎么样嘛！”

“他竟敢那样说我们东家！”扎哈尔指着马车夫气冲冲地说，接着便以虔敬的口吻问道，“他知道我们东家是怎么样一个人吗？”然后对马车夫说，“你做梦也见不着这样的东家，他心慈，聪明，一表人才！

你们东家倒活脱儿是一匹饿瘪了的驽马！出门驾一匹母马拉车，让人瞧着寒碜，跟穷要饭的似的！吃的只有小萝卜就克瓦斯。瞧你这身衣服，窟窿眼儿多得数不过来！……”

应该指出的是，马车夫身上穿的那件外衣连一个窟窿也没有。

“嗯，像这样的真没处找。”马车夫打断了扎哈尔的话，还用一个灵活的动作把扎哈尔腋下露出的内衣扯了出来。

“别闹了，别闹了！”门房连连说，同时把他俩拉开。

“好！你扯我的衣服！”扎哈尔大叫起来，同时把内衣再扯出来一些，“你等着，我让我们东家看看！弟兄们，你们瞧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把我的衣服撕破了！……”

“是我吗？”马车夫有点心虚地说，“准是你们东家揪的……”

“这样的东家会揪人！”扎哈尔说，“他这么慈善，简直不是老爷，而是金子，愿上帝保佑他身体健康！我跟着他就像进了天堂，什么也不缺，一辈子没骂过我蠢货，要啥有啥，舒舒服服，跟东家吃一样的饭菜，想上哪儿抬腿就走，嘿！……在乡下我自个儿有房子，还带一片菜园子，再加上定量的粮食，农民见了我都鞠躬！我又当管事，又当大管家！可你跟着你们东家……”

他气愤到失音的程度，以致一句本该置对方于死地的话竟没有说完。他停顿了一下，以便重整旗鼓，想出一句恶毒的话；但是由于肝火过旺，他终于没有想出来，只说：

“你等着吧，等着我跟你算账，让你撕！……”

别人骂他的主人就等于骂他，触动了他的好胜心和自尊心，于是他对主人的忠心苏醒了，要尽力表现出来。他火冒三丈，不仅朝敌人头上烧去，而且朝敌人的主人乃至敌人的主人的亲友头上烧去，虽然连那位主人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那些亲友。其间他非常准确地说出他从马车夫以前的谈话中捡来的诽谤和咒骂东家老爷们的词语。

“你跟你们东家是穷光蛋，犹太狗，比德国人还不如！”扎哈尔说，“我知道你们东家祖上是干什么的，是旧货市场的伙计。昨天晚上你们家送出来那些客人，我还以为是一伙地痞钻进屋里来了呢，让人瞧不上眼！他妈也是旧货市场上卖破烂儿的，连偷来的捡来的都卖！”

“得了，别说了！……”门房劝阻道。

"哼!"扎哈尔说,"感谢上帝,我的东家可是世袭贵族!他的朋友都是将军、伯爵、公爵,还不是随便哪个伯爵他都见呢,有的来了,就在前室里站着……上门的尽是作家……"

"作家是干什么的,我的老哥?"门房问,他一心想停止这场争吵,"是官员吧?"

"不对,这些老爷需要什么,就能自个儿琢磨出什么来。"扎哈尔解释道。

"他们在你们家都干什么?"门房问。

"干什么?这个要烟抽,那个要赫列斯特白葡萄酒……"扎哈尔发现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嘲笑似的咧开了嘴,就停顿了一下,然后睨视了众人一眼,像放连珠炮似的骂道:

"你们统统都是混蛋!撕别人的衣服!我到东家那儿告你们去!"他说完,便急速地往回走。

"你得了吧!别走!别走!"门房叫道,"扎哈尔·特罗菲梅奇!咱们喝啤酒去,走吧……"

扎哈尔中途停住脚步,迅速转过身来,也不看那些仆役一眼,以更快的步伐奔到大街上去了。他头也不回地一直走到街对面的啤酒店门口,这才转过脸来,面色阴沉地扫了众人一眼,更加阴沉地向大伙招了招手,叫他们跟他去,然后消失在啤酒店的门后。

其余的人也都散去,有的进了啤酒店,有的回家,只剩下男仆一个人。他慢慢地打开鼻烟盒,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就算他告到东家那儿去,又有什么了不得的?从各方面看,那位老爷倒真是个心慈的,顶多骂一顿。光骂骂还算便宜的!有的老爷上来就揪头发……"

十一

下午四点钟刚过，扎哈尔小心翼翼地用钥匙轻轻打开前室的门，蹑手蹑足地溜了回来。他走到主人的书斋门口，把一只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又蹲下去通过锁孔向里面张望了一番。

由书斋里传出均匀的鼾声。

“还在睡，”他低声说，“得叫醒他，快四点半了。”

他干咳了一声，走进书斋去。

“伊利亚·伊利奇！喂，伊利亚·伊利奇！”他站在奥勃洛莫夫的枕边，轻声唤道。

鼾声未断。

“嘿，睡得跟干粗活儿的人似的！”扎哈尔说，“伊利亚·伊利奇！”

扎哈尔轻轻地扯了扯奥勃洛莫夫的袖子，又说：

“起来吧，四点半啦！”

伊利亚·伊利奇只唔了一声，还是没有醒过来。

“起来呀，伊利亚·伊利奇！真丢人啊！”扎哈尔提高了嗓门说。

没有回应。

“伊利亚·伊利奇！”扎哈尔扯着主人的袖子，一个劲儿唤道。

奥勃洛莫夫转过半个脸来，艰难地睁开一只眼睛，望着扎哈尔，目光是呆滞的。

“谁在这儿？”他声音嘶哑地问。

“是我。您起来吧。”

“滚开！”奥勃洛莫夫含糊地说了一句，又沉沉睡去。

现在他发出的已经不是鼾声，而是尖利的啸音。扎哈尔拉拉他的衣襟。

“你要干什么？”奥勃洛莫夫忽然睁开两只眼睛，威严地问。

“是您吩咐叫醒您啊！”

“好了，我知道了。你的责任尽到了，去吧！剩下的是我的事……”

“我不走。”扎哈尔说着，又拉拉主人的袖子。

“哎呀，别碰我！”奥勃洛莫夫的语气缓和下来，他把头埋到枕间，又要开始打鼾了。

“不行，伊利亚·伊利奇，”扎哈尔说，“我巴不得您接着睡，可您无论如何不能再睡了。”

他推了推主人。

“哎呀，你行行好吧，别捣乱。”奥勃洛莫夫睁开眼睛，恳切地说。

“对呀，要是对您行行好，过一会儿您该发火了，说我不叫您……”

“唉，我的上帝！这人怎么这样！”奥勃洛莫夫说，“好了，让我再睡一小会儿，一小会儿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知道……”

奥勃洛莫夫忽然不做声了，瞌睡一下子征服了他。

“你光知道睡懒觉，”扎哈尔说，他确信主人此刻听不见，“瞧你，赖在床上跟杨木疙瘩似的！你干吗到世上来啊？”

“你起来呀！跟你说……”扎哈尔就要怒吼了。

“什么话？什么话？”奥勃洛莫夫抬起头，威严地问。

“我说老爷您怎么不起床？”扎哈尔的语气软下来。

“不对，你刚才怎么说的——嗯？胆子真大——嗯？”

“怎么啦？”

“竟敢无礼？”

“您这是睡糊涂了……上帝在上，您睡糊涂了。”

“你以为我睡着了？我没睡着，我都听见了……”

他说着竟又睡去了。

“唉，你这个人哪！”扎哈尔绝望地说，“干吗总赖在床上？让人瞧着恶心。大伙都来瞧瞧吧！……呸！”

“伊利亚·伊利奇！您起来呀，您起来呀！”扎哈尔忽然恐惧地说，“您瞧瞧周围的人都在干什么……”

奥勃洛莫夫连忙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接着又躺了下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他郑重地说，“我是吩咐你叫我了，现在我收回这道命令，听见了吗？我什么时候想醒，自己会醒的。”

碰到这种情况，扎哈尔有时也只好罢休，临走丢下一句话：“睡你的吧，活见鬼！”有时他却要坚持到底，这回他就不肯让步。

“您起来呀！您起来呀！”他扯开嗓门大喊起来，同时用两只手抓住奥勃洛莫夫的衣襟和袖子。

奥勃洛莫夫猛然间纵身起来，向扎哈尔扑过去，口里说：

“等我教训教训你，叫你知道主人想睡的时候该不该吵他！”

扎哈尔拔腿就逃，刚迈出第三步，奥勃洛莫夫已经完全清醒了，开始伸懒腰，打哈欠。

“给我……克瓦斯……”从哈欠的间歇中蹦出来这几个字。

这时扎哈尔背后有个人发出了响亮的笑声。主仆二人都转过头去。

“施托尔茨！施托尔茨！”奥勃洛莫夫兴奋地大声呼唤着，奔向来人。

“安德烈·伊万内奇！”扎哈尔咧开嘴说。

施托尔茨大笑不止，刚才的一幕他全看见了。

第　二　部

一

就血统而论，施托尔茨只能算半个德国人。他母亲是俄罗斯人，他又信东正教，母语是俄语，那是从他母亲口中、书本里、大学课堂上、与乡下孩子们一起游戏以及同他们的父亲交谈中，还有莫斯科市场上学来的。而德语则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又从书本里得到提高的。

施托尔茨在韦尔赫廖沃田庄上长大，在那里受过教育，因为他父亲是那个田庄的管事。他从八岁起就跟父亲坐在一起看地图，逐字逐句地研读赫尔德[①]的作品、维兰德[②]的作品、《圣经》里的诗，结算农民、商人、工人所记的文理不通的账，和母亲一起念圣经故事，学习克雷洛夫寓言，逐字逐句地研读《泰雷马克历险记》[③]。

一放下功课，他就跑出去跟别的孩子一起掏鸟窝。上课或者祈祷的时候，他的衣袋里不止一次传出小寒鸦的叫声。

午饭后父亲常常坐在花园里一棵树下抽烟，母亲则织毛衣或者刺绣。这时候从外面忽然会传来吵闹和喊叫的声音，接着一大群人便冲到了大门口。

"什么事？"母亲惊恐地问。

"一定又是安德烈给扭送回来了。"父亲冷静地说。

大门敞开了，一群村夫、村妇和村童涌进花园。真的是安德烈让人扭送回来了，而且成了什么样子啊！皮靴没了，衣服撕破了，鼻子被打出血来，有时是别人的孩子鼻子被打出血来。

每次安德烈出门半天不回家，母亲都要为他担心，若不是父亲明

---

① 约·戈·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诗人。

② 弗·马·维兰德(1733—1813)，德国诗人、作家。

③ 《泰雷马克历险记》是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大主教、文学家费奈隆写的喻世小说。

确反对干涉儿子的行动，母亲会不让他离开一步。

母亲只好去给儿子洗澡，换衣服，有半天时间安德烈一身干干净净，像个有教养的乖孩子。可是一到晚上，有时是一大早，又会有人把脏得认不出来的安德烈拉回来，或者由农民们把他放在运干草的大车上送回来，或者由渔夫们用小船送回来——他躺在渔网上睡着了。

母亲急得直哭，父亲却不当一回事，还笑呢。

"将来准是个好小子，好小子[①]!"他有时这样说。

"你行行好吧，伊万·波格丹内奇，"母亲埋怨说，"他没有一天回来身上不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前几天鼻子都被打出血了。"

"不把自己的鼻子或者别人的鼻子打破一回两回，还能算是孩子吗?"父亲笑着问道。

母亲哭过一阵，便坐下来弹钢琴，在赫尔兹[②] 的音乐中心驰神往，让泪珠儿一颗颗滴在琴键上。可是儿子回来了，或者说被人送回来了，他哇啦哇啦地把他刚才的经历讲得那么生动有趣，把母亲逗乐了，何况他是个善解人意的聪明孩子，连忙坐下来读《泰雷马克历险记》，或者和母亲一起弹四手联弹。

有一次他出门一星期没有回家，母亲哭肿了眼睛，父亲照样若无其事地在花园里散步和抽烟。

母亲要父亲去找儿子，父亲说："要是奥勃洛莫夫的儿子失踪了，我一定发动全村的人加上地方自治局的警察去找，可是安德烈会回来。嘿，好小子!"

第二天发现安德烈好好地睡在自己床上，床下有一杆别人的枪，还有一磅火药和一些霰弹。

"你跑到哪儿去啦? 哪儿来的枪?! 怎么不说话?"母亲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儿子只回答了一句："没事!"

---

① 原文为德语的俄语译音。

② 亨利·赫尔兹(1803—1888)，奥地利钢琴演奏家、教师、作曲家，其作品当时很流行。

父亲问他有没有把内波斯[1] 的著作的某一章译成德语。

他回答说:“没有。”

父亲当即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大门外,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又在他背后踢了一脚,将他踢倒在地,并且说:

“走吧,从哪儿来,还上哪儿去,要回来得带上两章的译文,还得背熟母亲叫你背的法国喜剧那段台词,否则别来见我们!”

一个星期以后,安德烈才回家,带来了译文,台词也背熟了。

等他长大一点,父亲就让他跟自己坐有弹簧的马车,而且把缰绳交给他,命他把车赶到工厂去,后来又到地里,乃至进城,逛商店,上衙门,去看一种黏土,父亲先抓起一小撮闻闻,有时舔一舔,然后叫儿子也闻,并且向他解释这是什么土,有什么用处。他们还去参观草碱、焦油、油脂的生产过程。

儿子到十四五岁,就常常一个人带个行囊,赶一辆大车或者骑马,进城替父亲办事,从来没有忘记过什么,忽略过什么,出过什么差错,或者不按父亲交代的去做。

“好极了,我的宝贝儿子!”[2] 父亲听完儿子的报告,总是这样说,并且用他那宽大的手掌拍拍儿子的肩膀,给他两三个卢布,究竟给多少,视他完成的任务大小而定。

儿子每次完成任务回来,母亲都要花许多时间刷洗他身上的煤灰、泥污和油渍。

她不大喜欢以这种劳动的、实践的方式教育儿子。她担心儿子会变成像父亲一样的德国小市民。她把整个德意志民族看成一群地道的小市民,不喜欢他们的粗鲁举止、独立个性、自大作风,不喜欢他们到处显示他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市民权利,就好像母牛总举着两只角,不善于在该藏的时候把角藏起来。

在她看来,从整个德意志民族中都找不出也不可能找出一个绅士气派的人。她在德国人身上看不到任何温婉、适度、宽容的性格特征,看不到任何在有良好教养的社交圈内会使生活变得令人愉快、帮

---

① 内波斯,见第39页注。

② 原文为德语。

助人避开某些准则、打破常规、不去受制于什么章程的性格特征。

那些德国蛮子总是横冲直撞的，对于在他们那里约定俗成的、已然装进他们头脑中的东西死守不放，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要照章办事。

她曾经在有钱人家当过家庭教师，出过国，走遍了德国各地。所有的德国人在她脑海中混成一群抽短烟袋、时不时从牙缝中啐一口唾沫的管事、工匠、商人、身子挺得笔直的士兵模样的军官以及无异于芸芸众生的官吏。他们只会干杂活，卖苦力，遵守鄙俗的规矩，过一种准确无误的枯燥生活，死板地尽职尽责。这些小市民举止生硬，手掌粗大，面色红得俗气，说话粗鲁。

她认为，德国人无论怎样打扮，无论穿什么细白布衬衫，即使穿上漆皮靴，戴上黄手套，也仍旧是个粗人，只见伸到白袖口外面的是一双红红的糙皮手，做工精美的西服竟然套在一个面包铺老板或者小吃铺老板身上。那双糙皮手似乎就要拿起锥子来，至多是举起提琴的琴弓。

而她儿子在她的梦想中是要做一位标准的贵族老爷的。尽管出身寒微，父亲是德国小市民，可母亲终归是俄国贵族呀！再说儿子长得细皮嫩肉，手脚秀气，一张脸白白净净，眼睛光可鉴人，像这样的孩子她在俄国富家子弟中间见得多了，在国外也有，当然不包括德国人了。

不料他竟要到磨房去干粗活，恨不得亲自去推磨，从工厂和地里回来跟他父亲一样，身上沾满油污和畜粪，两只手红红的，又脏又粗糙，吃起饭来狼吞虎咽！

她忙着给儿子剪指甲，卷头发，做漂亮的衣领和衬领，进城给儿子订做外衣，教他如何欣赏赫尔兹的充满沉思默想的音乐，为他唱赞美花朵和生活的诗意的歌曲，给他讲某个武士或者作家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和他一起幻想某些人注定要扮演的高贵角色……

难道非得用拨拉算盘子，辨认农民写的油腻腻的收据、跟工人打交道这类事情来毁掉那个光辉前程不可！

她甚至憎恶儿子进城要驾的那辆大车，憎恶他父亲送给他的胶布雨衣，憎恶那副绿色麂皮手套，因为这些都是劳动生活的粗俗物

证。

偏偏儿子学习成绩优异，父亲便叫他在自己办的小小寄宿学校担任辅导教师。

这样做本来倒没有什么，只是父亲完全按德国人的做法，付给他一月十卢布的工资，就像雇了一个帮工，还要儿子在账簿上签字。

慈祥的母亲啊，其实你不必担心。你的儿子生长在俄国土地上，而不是在有两只牛角和一双推磨的粗手的平庸无聊的小市民中间。离此不远就是奥勃洛莫夫庄园，那里天天在过节，人们经常把劳动当作轭一样卸掉；主人黎明不起，也不去工厂巡视那些涂满油的轮子和弹簧。

再说，韦尔赫廖沃也有一所大房子，虽然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锁着不住人。她那淘气的宝贝儿子常常钻到大房子里去玩，看见过一间间长长的厅堂和走廊，那里墙壁上悬挂着色彩黯黑的肖像，所画的人没有红得粗俗的面孔和糙皮的大手，他们的蓝眼睛显得倦怠，头发上扑了白粉，皮肤娇嫩，胸脯丰满，微露青筋的纤手似乎从颤动的袖口伸出来，傲慢地按在剑柄上。这一代又一代人在锦衣玉食中高雅而又无益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通过这些肖像，儿子学习了那些光荣的年代、战争和人物的历史，看到了另一种古代故事，跟父亲一面吸烟啐唾沫一面给他讲过上百次的故事不同，父亲讲的是萨克森的生活，只有芜菁和土豆、市场和菜地……

差不多每隔三年就会有一些人突然来到，生活一下子沸腾起来，过节啦，开舞会啦；长长的走廊一夜夜被烛光照得通明。

这是公爵和公爵夫人带着家人来了。公爵已白发苍苍，面色蜡黄，鼓起两只混浊的眼睛，脑门大而秃，衣服上佩戴着三颗星，手里拿着一只金鼻烟盒和一根有宝石镶头的手杖，脚登一双天鹅绒长筒靴。公爵夫人是个论美貌、身高和体型都不同凡类的女人，似乎从来没有人接近过她，拥抱过她，亲吻过她，连公爵本人也没有，虽然她生了五个孩子。

她似乎高于她三年一次屈尊降临的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跟这里的人说过话，也不出门看看，只和三位老太太坐在拐角的绿色房间

里，或者沿着有顶的长廊，穿过花园，步行到教堂去，在一把有屏风遮挡的椅子上就座。

不过，除了公爵和公爵夫人，大房子里的其他人却构成一个十分快乐而活跃的世界，小安德烈用他的小绿眼睛一下子看到了三四个圈子，用他那聪明伶俐的小脑袋不自觉地、热心地研究这群身份不一、形态各异的人物，仿佛眼前是一场五光十色的假面舞会。

公爵的两个儿子皮埃尔和米舍尔也在其中。皮埃尔立刻向安德烈传授骑兵和步兵在天亮的时候如何击鼓，骠骑兵的马刀和马刺是什么样的，龙骑兵的马刀和马刺又是什么样的，各团队都有什么毛色的马，学成之后一定要加入什么部队才不丢脸。米舍尔刚认识小安德烈，就让他摆好架势，自己则挥动双拳，变着花样朝他的鼻子和肚子上打，过后才告诉他这叫英国拳术。

大约三天以后，小安德烈凭着乡下人的健壮体魄，依仗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未经任何训练就用英国拳术加俄国拳术打破了米舍尔的鼻子，从此在这两位小公爵心目中有了威望。

公爵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两人都是细高挑儿，穿戴华丽，从不跟外人说话，也不向人鞠躬问好，而且害怕乡下人。

公爵小姐们有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欧内斯蒂娜小姐**[①]，她常到小安德烈的母亲这里来喝咖啡，叫他母亲给他卷头发。有时欧内斯蒂娜小姐叫他把头靠在她的膝上，亲自用纸片给他卷头发，扯得发根疼得要命，卷完便用她那双雪白的手捧起孩子的脸蛋温柔地亲吻。

公爵家还有一个专门用车床来车鼻烟盒和纽扣的德国人，一个天天喝得醉醺醺的音乐教师，一大群女仆，再就是一大群大狗小狗了。

这些都使得大房子里和村子里充满喧哗、吵嚷、敲击、呼唤和弹琴的声音。

一边是奥勃洛莫夫田庄，一边是公爵的大宅第和其中的奢靡的贵族生活，这两方面的因素和德国人的特点汇合在一起，使安德烈长

---

① 原文为法语。

大以后，既未成为德国好小子①，亦未成为庸人②。

安德烈的父亲是农艺师、技师、教师。他跟着经营农场的父亲上了农艺实践课，在萨克森的一些工厂里学了工艺技术，又在离家最近的一所拥有约四十位教授的大学里，获得了传授那四十位智者向他讲解过的学科的本领。

他没有继续深造，执意要到父亲身边去干一番事业。他回来了，父亲给了他一百个塔列尔③、一个新背囊，叫他出去闯荡。

自那以后，安德烈的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了。

他在瑞士和奥地利流浪了六年，到俄国来已有二十载，对自己的命运他充满感恩之情。

他上过大学，因此认为自己的儿子也应该上大学，即便是上俄国的大学，而不是德国的大学，也没关系；即便俄国的大学必定会使儿子的生活发生根本的变化，引导他远远地离开父亲为之设计的生活轨道，也没关系。

他做这一切用的是极其简单的办法，即沿着先祖的轨迹直线前进，直到自己的孙儿出世。他很放心，丝毫没有想到，赫尔茨的变奏曲、做母亲的给儿子讲的故事和她的梦想以及公爵府上的长廊和夫人客厅，竟会把那窄狭的德国轨迹变成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条大道是他、他的父亲和祖父连做梦也没有见过的。

在这一点上他倒并不死守陈规、固执己见，只不过不会为儿子设计另外一条道路罢了。

他也不大为此操心。儿子大学毕业回来，在家住了约三个月，他就说儿子在韦尔赫廖沃已无事可做，既然奥勃洛莫夫都到彼得堡去了，他当然也该走了。

为什么儿子必须去彼得堡，为什么不能留在韦尔赫廖沃帮父亲管理田庄，老头子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只记得他自己学成之后，他的父亲就叫他离开家了。

---

①② 原文为德语的俄语译音。

③ 塔列尔是德国古银币，价值约六马克，当时约合三个银卢布。

让儿子离开家，这是德国人习惯的做法。孩子的母亲此时已不在人世，也就无人反对了。

儿子动身的那天，他给了儿子一百卢布纸币，并且对他说：

“你先骑马到省城去找卡林尼科夫，从他那儿拿三百五十卢布，把马留给他。如果他不在，你去把马卖掉；省城的集市快开幕了，卖四百卢布不成问题。到莫斯科大约要花四十卢布，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再花七十五卢布，剩下的钱还够你用一阵子，以后你就自便吧。你跟着我干过些事，当然知道我小有资产，不过在我死以前，你别指望用这笔钱。我大概还能活二十来年，除非发生什么意外。现在长明灯还很亮，油也很足。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前途无量，可以干公务，可以经商，也可以舞文弄墨，我不知道你作何选择，对什么更感兴趣……”

“我想看看能不能什么都干。”安德烈说。

父亲开怀地哈哈大笑着，用力拍打儿子的肩膀，即便是一匹马恐怕也受不了，安德烈却没事。

“如果你能力不够，一上来不知道从何着手，需要找人商量，你就去找赖因霍尔德，他会教你。哦！”父亲举起手指，摇晃着脑袋，强调说，“他可是……他可是……”父亲想赞誉他一番，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我们一块儿从萨克森来的。他有一幢四层楼房，我这就把他的地址告诉你……”

“不必了，”安德烈说，“等我也有了一幢四层楼房，再去找他吧，现在我自己能对付……”

于是父亲又把儿子的肩膀拍了几下。

安德烈跃上马背。鞍子上绑着两只行囊。一只装了一件胶布雨衣、一双钉了铁钉的肥筒长靴、几件用本地土布缝制的衬衣，都是父亲坚持要他买了带走的。另一只装的是一套做工精致的细呢燕尾服、一件毛茸茸的大衣、一打细布衬衣和一双皮鞋，这是按母亲的遗愿从莫斯科订购来的。

“好了！”父亲说。

“好了！”儿子说。

“一切就绪啦？”父亲问。

“一切就绪了!”儿子答道。

父子二人相对默视,一个的目光似乎穿透了另一个的身体。

这时,他们身边聚集了一群好奇的邻居,在一旁呆望,想看看德国管事怎样打发他儿子去异乡。

父子二人握了握手。安德烈策马急驰而去。

“这小子就没流一滴眼泪!”邻居们说,“瞧,两只乌鸦在院墙上一个劲儿叫,是冲着他叫,等着瞧吧!……”

“他会怕乌鸦?圣约翰节夜里他都敢一个人在树林里逛,① 德国人没事;要是俄国人,可没那么便宜!……”

“那老异教徒也真行!”一位母亲指责说,“把他儿子像小猫似的扔出门外,不抱一抱,也不哭一声!”

“等一下!等一下,安德烈!”老父亲喊道。

安德烈勒住了马。

“嘿!像是动了心了!”有些人赞许道。

“什么事?”安德烈问。

“马肚带松了,得紧一紧。”

“到了沙姆舍夫卡,我自己会弄好。别耽误时间了,得赶在天黑前到。”

“好吧!”父亲挥挥手说。

儿子点点头,也说了一句:“好吧!”然后把身子向前一弯,就要策马前行,这时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

“唉,你们简直就是畜生!父子不像父子!”

忽然,人群中有个老婆子忍不住哭喊道:

“哟,乖宝贝!”她一面用头巾的一角擦眼泪,一面说,“可怜的孩子,你亲妈死了,没人给你祝福了……就让我来给你画个十字吧,我的好孩子!……”

安德烈驰过去,下了马,拥抱了那老婆子。在老婆子给他画十字并且亲吻他的时候,他忽然哭了,因为在老婆子的热烈的祝福中,他

---

① 据古老的俄国民间迷信传说,圣约翰节也是巫师巫婆节,一些有魔力的植物在这个时候开花。

似乎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刹那间母亲的慈颜又出现在他眼前。

他再一次紧紧地拥抱了那老婆子,急忙收了泪,跃上马,又朝马的两肋各抽了一鞭子,就消失在滚滚尘埃中了。三只看门狗狂吠着从两边飞也似的追了上去。

二

施托尔茨与奥勃洛莫夫同龄，也有三十多岁了。他干过公务，退了职，办起了实业，而且真的有了一幢楼房和许多钱，现在是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的合伙人。

他不停地跑来跑去。公司需要派一名代理人到比利时或者英国去，人家找他；需要拟订一个方案或者把一个新的想法付诸实行，人家也找他。他一方面要交际应酬，一方面还博览群书，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安排时间的。

他全身筋骨、肌肉和神经系统都很强健，犹如一匹纯种英国马。他身材瘦削，可以说几乎没有脸颊，也就是只有骨头和肌肉而毫无一点丰满圆浑的迹象。面色匀净，微微发黑，没有红晕。两只眼睛呈淡绿色，但很传神。

他没有多余的动作，坐，就安安稳稳地坐着；行动的时候，也只有最必需的表情和手势。

正如他的躯体没有多余的东西一样，他在精神生活方面也竭力使实际需要和心灵细致的需要趋于平衡。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同步并行，互相交织，从不会乱成一个解不开的大死结。

他迈着坚定的步子，精神抖擞地前进，按预算过日子，惜时如金，一刻也不松懈地控制着自己所消耗的时间、劳动、心智和感情。

连悲和喜他似乎也能支配，有如支配手和脚的动作，或者说像支配自己对待坏天气和好天气的情绪一样。

只要天还在下雨，他就张着伞。换句话说，只要悲哀还在心里，他就伤心，但是不带逆来顺受的情绪，而多半是懊恼，含有自尊。他能耐心地挺着，也只是因为他把任何痛苦的起因都记在自己的账上，而不把它当成一件外衣挂到别人的钉子上去。

他享受快乐，如同欣赏路边摘取的一朵小花，是趁它在手中尚未

凋萎的时候，而从不把欢乐杯中之酒饮到那苦涩的最后一滴。

以单纯的态度对待人生，亦即直面人生，正视人生，是他对自己的一贯要求。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有多难，因此每当他发现前面有弯曲之处而他能够径直走过去的时候，他的内心便感到自豪和幸福。

“单纯地生活并不那么简单易行！”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同时迅速探明，哪里有弯曲不正之处，哪里生活的线缠得不对了，打结了。

他最害怕“想像”这个有两副面孔的旅伴——一副面孔是朋友的，另一副是敌人的。你越不相信它，它越露出朋友的面孔；你若在它的甜蜜耳语下放心入睡，他就要露出敌人的面孔了。

他害怕空想，一旦走进它的势力范围，就像人们走进挂有上书“我的孤居　我的幽室　我的憩所”[1] 这样一块匾额的穴屋[2]，心里就清楚自己该几点几分出来。

他心里容不下梦幻和神秘不解的东西。凡是经不起经验和实践的真理分析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错觉，是光与色在视网膜上的一种反映，或者不过是尚未经验过的事实罢了。

他也没有闲心去涉猎奇迹领域，或者对千年以后的事情作一番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的推测。他固执地停留在神秘之宫的门外，既不像孩子一样轻易表示相信，也不像公子哥儿一样随便表示怀疑，只等规律出现，有了规律就有了打开神秘之宫的钥匙。

他对待自己的情感也像对待想像一样仔细和小心。由于他在这方面容易失误，他不得不承认情感的机能这个领域还是个未知的领域[3]。

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中，只要能够及时鉴别什么是涂了脂粉的谎言，什么是未加修饰的真实，他就万分感激命运了。当他一脚踩进别人有意用鲜花掩盖的陷阱而尚未跌倒的时候，只要心儿狂跳过，他就无怨无悔；只要心儿没有因此流血，额头也没有因此沁出冷汗，并且长时间给他的生活蒙上阴影，他就很高兴了。

---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俄国大贵族多在自己的花园内建造洞穴式的小屋。

③ 原文为拉丁语。

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骑着情感这匹马向前奔驰的时候，从不跨越真情与虚假和感伤之间、真实与可笑之间的细细的分界线，而往回奔驰的时候，也从不跑到生硬、斗智、狐疑、斤斤计较、不留余地的荒凉沙地上去。因此他认为自己可以算得上是幸福的人。

即便在身心投入之时，他也不会飘飘然到忘形的程度；而一旦身处绝境，又总是有足够的力量自拔。他从未被美色炫目，因此从不忘记或者降低男子的尊严，不做美人儿的奴隶，不过他也未曾体验过火一般的欢情。

他没有任何偶像，然而保存了心灵的力量、肉体的坚强。他的自豪感是由他的贞洁产生的。他身上总是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总是有一股子力量，使那些不害羞的女子也不由得腼腆起来。

他知道这些难得的品质是何等可贵，因此轻易不肯亮出来，以致别人称他为自私自利之徒，冷酷无情之辈。他善于抑制冲动的情绪，保持精神的轻松自然状态，人们却谴责他，而对一头栽进泥坑里、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的荒唐鬼，则加以称赞，有时甚至怀着羡慕和惊异的心情来称赞。

"为激情驱使的一切，都是可以谅解的。"他周围的人说，"您是利己主义者，只知爱惜自己吧。我们倒要看看您究竟是为谁爱惜自己吧。"

"总是为着某一个人而爱惜自己吧。"他仿佛望着远方沉思地说，一如既往地不相信激情像诗一样美，不称道激情的恣意勃发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而始终把人对生命的严肃认识和消耗看作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

人们越同他争论这个问题，他越固执己见，在争论的时候，甚至会陷入清教徒的狂热之中。他说人的正常使命是依次度过春夏秋冬这四个年龄段，捧好生命之杯，至死不让它白白溢出一点一滴。他说，让火均匀缓慢地燃烧，胜于把它弄成燎原之焰，无论后者多么富于诗意。最后他还说，如果他能在自己身上证明自己的见解正确，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但他不敢存此妄念，因为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不过他还是固执地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前行，从不见他为什么事情苦苦思索。他显然没有做过使其自责得心如刀绞的事情，他的

心灵是健康的。在复杂、艰难、全新的环境中,他从不张皇失措,而是像重逢旧友一样去面对它,仿佛他不过是重温旧梦,故地重游。

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他都能立刻拿出合适的办法去解决,正如女管家随时都能从她腰间挂着的一大串钥匙当中,挑出恰好能开这扇门或者那扇门的那一把钥匙一样。

他最推崇的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的眼睛表露出的正是这种性格特征。凡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无论他们追求的目标怎样渺小,他都不会不尊重他们。

"这才叫人呢!"他说。

不消说,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勇敢地跨越一切障碍,除非前面出现一堵墙或者一个无法逾越的深渊,决不半途而废。

他可不依仗那种闭起眼睛全凭侥幸心理去跨越深渊或者硬往墙上撞的蛮勇。他要先测量深渊的宽度或者墙的高度,如果没有克服障碍的可靠手段,他就向后转,不管别人怎么说他。

要形成这种性格大约也得具备一些构成施托尔茨其人的混合因素吧。多少年以来,我们的活动家们都是用五六种模子浇铸成的,他们半睁着眼睛,懒洋洋地望着周围的一切,把手放在社会这架大机器上,踏着先人的足迹,打着盹儿,沿着常轨向前推。而他们终于清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大踏步前进,在生气勃勃地说话……多少冠有俄国姓氏的施托尔茨注定要出现啊!

奥勃洛莫夫怎么会跟这种人亲近呢?他的性格特征,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整个存在方式,都与施托尔茨的生活格格不入啊!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对立的两个极端即使像前人设想的那样不能产生交感,却也并不阻碍交感。

何况把他们两人连在一起的还有童年和学生时代这两根强有力的纽带,再加上奥勃洛莫夫一家慷慨地给予这个有德国血统的男孩子的俄国人那种既仁慈又实惠的厚待,以及施托尔茨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对奥勃洛莫夫产生的强者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奥勃洛莫夫天性善良、纯洁、高尚。具有这种天性的人,从心底喜爱一切好的东西,一切与他的质朴、单纯、永远信赖别人的心相呼应的东西。

任何人只要有意无意地向他那颗天真烂漫的心看上一眼,即便

自己情绪恶劣，满腹怨气，也不能不将心比心，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他去接近那颗心，至少给他留下了恒久的良好的印象。

安德烈常常放下手中的事务，或者离开社交圈子，离开晚会、舞会，到奥勃洛莫夫的大沙发上来坐一坐，让懒洋洋的谈话抚慰他那颗激动不宁的或者疲倦的心，而且每次来都能得到宽解，就像一个人离开华丽的厅堂，走进自己的简朴的居所，或者告别南国的绚丽景物，回到自幼爱在其间漫步的桦树林。

三

“你好，伊利亚！看到你我真高兴啊！日子过得怎么样？身体好吗？”施托尔茨问。

“唉，不好，不好，安德烈。”奥勃洛莫夫叹了一口气说，“身体不好！”

“怎么啦，闹病了？”施托尔茨关心地问。

“麦粒肿闹得我好苦，上星期右眼的一个才消，现在又长出来了。”

施托尔茨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不过如此？这是你睡出来的。”

“什么‘不过如此’，胃也烧得难受。你该听听大夫刚才是怎么说的，他说‘您得到国外去，不然不行，有可能中风’。”

“那么，你怎么样？”

“我不去。”

“为什么？”

“饶了我吧！你听听他都说些什么：叫我到山上去住，去埃及或者美国……”

“那有什么？”施托尔茨冷静地说，“两个星期就到埃及，三个星期就到美国。”

“哎呀，安德烈，连你也这样说！只有你是个明白人，可连你也说起胡话来。谁去美国，去埃及！英国人去是因为上帝把他们造成了那个样子，再说他们在自己国家里也没有地方待。咱们的人谁走？只有走投无路的人，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了。”

“其实有什么难的？坐上马车，或者海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去看看别人的国家、城市、风土人情以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唉，你这个人哪！好了，你说说，你的事情怎么样，奥勃洛莫夫

田庄怎么样?"

"唉! ……"奥勃洛莫夫摆了摆手说。

"出了什么事?"施托尔茨问。

"什么事? 生活真烦人!"

"感谢上帝!"施托尔茨说。

"还感谢上帝呢! 要是生活总宠着我还差不多,可是生活像学校里那些爱欺侮乖孩子的闹包一样,一会儿冷不防掐你一把,一会儿突然冲过来往你脸上撒一把沙子……真受不了!"

"你也太乖了点。究竟出了什么事?"施托尔茨问。

"有两件倒霉事。"

"什么倒霉事?"

"我破产了。"

"怎么会呢?"

"等我把村长写来的信念给你听听……信呢? 扎哈尔,扎哈尔!"

扎哈尔把信找了出来。施托尔茨匆匆浏览了一遍,不由得又笑了,大概是那信的措辞使他觉得好笑。

"这个村长真滑头!"他说,"把农民放了,又来告状! 不如干脆发给他们身份证,叫他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好了。"

"你饶了我吧,他们谁不想这样!"奥勃洛莫夫说。

"那就让他们都走吧!"施托尔茨满不在乎地说,"谁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好,有利可图,他是不会走的。如果他觉得无利可图,你同样也无利可图,为什么一定要拉着他不放呢?"

"你胡说些什么呀!"奥勃洛莫夫说,"奥勃洛莫夫田庄的农民都是安分守己的、不爱出远门的人,干吗让他们四处流浪? ……"

"你不知道吧?"施托尔茨打断他的话说,"韦尔赫廖沃村要建码头了,还计划修一条公路,这样一来,奥勃洛莫夫田庄就离大路不远了,县城里也要办集市……"

"哎呀,我的上帝!"奥勃洛莫夫说,"还有这样的荒唐事! 奥勃洛莫夫田庄本是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现在要办集市,修大路! 农民都往城里跑,商人一个跟一个串到我们那里去——全完了! 这是灾难啊!"

施托尔茨大笑起来。

“怎么不是灾难?”奥勃洛莫夫接着说,“农民本来只管过自己的日子,干自己的活儿,天下的好事坏事一概不知不晓,什么也不追求。现在呢,他们就要堕落了! 乡下有了茶叶、咖啡、天鹅绒裤子、手风琴、上鞋油的长筒皮靴……就不会有好事了!”

“嗯,像你说的这样,好处自然是不多,”施托尔茨说,“不过你可以在乡下办学校……”

“现在办学不早了点?”奥勃洛莫夫说,“农民学文化没有好处,学了文化大概就不种地了……”

“他们会去看有关耕种的书嘛! 你这个怪人! 不过你听我说,今年你真该亲自到乡下去住一阵子。”

“你说得对,只不过我的计划还没有考虑周全……”奥勃洛莫夫心虚地说。

“根本用不着计划!”施托尔茨说,“你只管去,到那边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好像早就在作计划了,还没有作好吗? 你到底在干什么?”

“唉,兄弟! 你以为叫我操心的事只有庄园? 还有一件倒霉事呢!”

“是什么事?”

“人家催我搬家。”

“什么意思?”

“人家就是这么说的:搬走!”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 我愁得翻来覆去,脊背和身子两侧都蹭掉了一层皮。我就一个人,这件事要做,那件事也要做,又得结账,付这笔款,付那笔款,还要搬家! 钱花得吓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 眼看就要一文不名了……”

“你真是个娇生惯养的人,搬家也作难!”施托尔茨惊讶地说,“正好你提起钱的事,手头还宽裕吗? 借给我五百卢布,我这就得汇走,明天我到我们账房去取……”

“等一下! 让我想想……前不久由乡下送来一千,现在还剩……

等我瞧瞧……"

奥勃洛莫夫打开抽屉搜索起来。

"这儿有……一十、二十,是二百卢布……这儿又是二十。本来还有几个铜板……扎哈尔、扎哈尔!"

扎哈尔照旧从炉炕上一跃而下,走进书斋。

"桌子上那两个铜板呢?我昨天搁在……"

"伊利亚·伊利奇,您怎么开口闭口两个铜板!我已经向您禀报过,什么铜板也没有……"

"怎么会没有!是买橘子的找头……"

"您准是给了谁,自个儿忘了。"扎哈尔说着,转身打算出去。

施托尔茨哈哈大笑。

"唉,瞧你们奥勃洛莫夫家的人!"他说,"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也不知道!"

"刚才您给了米海·安德烈伊奇多少钱?"扎哈尔提醒道。

"哦,对啦,塔兰季耶夫还拿走了十卢布,我都忘了。"奥勃洛莫夫连忙对施托尔茨说。

"你为什么让那个畜生到你这儿来?"施托尔茨问。

"让他来!他上这儿来,就跟回自个儿的家或者住店似的,"扎哈尔插嘴说,"把少爷的衬衫、背心都拿走了,有去无回!刚才他还要燕尾服,说'给我穿一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少爷,您治一治他吧……"

"这不干你的事,扎哈尔。回你屋里去!"奥勃洛莫夫厉声说。

"给我一张信纸,我得写个字条。"施托尔茨说。

"扎哈尔,拿张信纸来,安德烈·伊万内奇要……"奥勃洛莫夫说。

"纸没了!刚才还找过。"扎哈尔懒得再进书斋,只在前室里回答说。

"随便拿一张来吧!"施托尔茨说。

奥勃洛莫夫在桌子上翻了一阵,一张也没有找出来。

"那么,给一张名片也行。"

"我早就没有名片了。"奥勃洛莫夫说。

"你怎么啦?"施托尔茨嘲讽地说,"还想干事,作计划呢。你说

说，你出门不出门？去哪些地方？跟什么人来往？”

“去哪些地方？很少出去，总在家待着，这计划叫我心烦，还要腾房子……幸亏塔兰季耶夫答应帮忙找房子……”

“有人到你这儿来吗？”

“有……塔兰季耶夫，还有阿列克谢耶夫，刚才大夫也来过……片金也来过，还有苏季宾斯基、沃尔科夫……”

“你这儿连书也没有。”施托尔茨说。

“这不是吗？”奥勃洛莫夫指着桌子上的一本书说。

“什么书？”施托尔茨看了看说，“《非洲旅行记》，你看到这一页，这页纸都发霉了。报纸也没有……你看报吗？”

“不看，字太小，伤眼睛……也没有必要看。如果有什么新鲜事，整天就听见人们到处议论这件事。”

“饶了我吧，伊利亚！”施托尔茨吃惊地望着奥勃洛莫夫说，“你究竟有什么事可干呢？就像生面团似的，团好了，就这么搁着。”

“可不是吗，安德烈，就像生面团。”奥勃洛莫夫悲哀地说。

“承认就没事儿了吗？”

“哪儿的话，我只是对你的话作答，并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奥勃洛莫夫叹了一口气说。

“应该摆脱这种昏睡状态。”

“我从前试过，但不成功，现在……又有什么必要呢？没有动力，我的心灵不渴求什么，理智安安静静地睡着！”奥勃洛莫夫略带苦涩地说，“算了，不谈这个……你不如告诉我，你从哪儿来？”

“从基辅来。再过两星期我要出国。你也一起去吧……”

“行啊……”奥勃洛莫夫说。

“那你赶紧起来写申请，明天就交上去……”

“明天就交！”奥勃洛莫夫回过味来说，“急什么？好像有人催似的！咱们考虑考虑，商量商量，到时候听凭上帝安排！也许还是先到乡下去，出国嘛……等以后……”

“为什么要等以后？不是说大夫让你出国吗？你首先应该减肥，身子轻了，心智的昏睡状态自然会消失。你的身子和心智都需要运动。”

“不对，安德烈，运动会使我疲劳，我的健康状况不佳。你还是别管我吧，自己一个人走……”

施托尔茨看看躺在那里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也看看他。

施托尔茨摇摇头，奥勃洛莫夫叹了一口气。

“你好像也懒得活下去了，是不是？”施托尔茨问。

“可不，真是这样，安德烈。”

安德烈一面默默地观察奥勃洛莫夫，一面琢磨，怎样才能切中他的要害，他的要害究竟在哪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怎么一只脚穿厚袜子，一只脚穿薄袜子？”施托尔茨指着奥勃洛莫夫的脚问，“衬衫也穿反了。”

奥勃洛莫夫看看自己的脚，又看看衬衫。

“真的，”他难为情地说，“这个扎哈尔是上帝派来惩罚我的！我受够他的折磨，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光知道强嘴、说粗话，做事你可别找他！”

“唉，伊利亚啊，伊利亚！”施托尔茨说，“不行，我决不让你这样下去。一星期以后你就认不出自己了。今天晚上，我就把我打算自己干什么和跟你一起干什么的详细计划告诉你，现在你穿衣服吧！我要让你振作起来。扎哈尔！给伊利亚·伊利奇穿衣服！”

“你要干什么？饶了我吧！塔兰季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就要来吃饭了，而且我们要……”

“扎哈尔，”施托尔茨不听他的，只顾对扎哈尔说，“给他穿衣服。”

“是，安德烈·伊万内奇少爷，等我把皮靴擦干净。”扎哈尔爽快地答应道。

“怎么，都快五点钟了，你还没擦皮靴？”

“擦是擦了，那还是上礼拜的事儿，少爷一直没出门，又不亮了……”

“那就这样穿吧。把我的箱子拿到客厅里去，我在你们这儿住。我这就去穿衣服，伊利亚，你也赶紧穿好。咱们到外面随便找个地方吃饭，然后拜望两三家人，然后……”

“我说你……怎么突然一下子……等一等……让我想想……我还没刮胡子呢……”

“别坐在这儿干想了……我送你到理发店去，你顺路就把胡子刮了。”

“我们去拜望什么人家？”奥勃洛莫夫可怜巴巴地喊道，“是不认识的吗？你真想得出！我不如去看看伊万·格拉西莫维奇，我差不多三天没去了。”

“伊万·格拉西莫维奇是什么人？”

“我以前的同事……”

“哦，就是那个管总务的老头子！他那儿有什么好？你怎么会有兴趣跟那个木头木脑的人在一块儿混！”

“安德烈，天晓得你有时候说起人来有多刻薄。他可是个好人，只不过没穿荷兰细布衬衫……”

“你上他那儿去干什么？跟他谈什么？”

“他家里什么都挺合适，挺舒服。房间小小的，沙发椅又高又深，坐进去人就不见了。窗户让常春藤和仙人掌遮得严严实实，还养着十几只金丝雀，有三条狗，跟人亲热极了！桌子上总是摆着小食品，墙上挂的全是描绘家庭生活的版画。你去了，就不想离开。坐在那儿什么心事都没有了，就知道身边有一个人……虽然头脑简单，无法跟你交流思想，可是老实，善良，热心肠，不存非分之想，不会用暗箭伤人！”

“你们究竟干什么呢？”

“干什么？我去了，跟他面对面盘腿坐在沙发椅里，他抽烟……”

“你呢？”

“我也抽烟，听金丝雀唱歌。然后玛尔法把茶炊端来。”

施托尔茨耸耸肩说：“嘿，塔兰季耶夫，伊万·格拉西莫维奇！”他又催促说：“得了，快穿衣服吧！”接着他转过身去，对扎哈尔说：“等塔兰季耶夫来了，你告诉他，我们不在家吃饭，伊利亚·伊利奇整个夏天都不在家吃饭，秋天他很忙，没工夫见他了……”

“我跟他说，我一准跟他说，”扎哈尔答应道，“今天的饭怎么办？”

“你随便跟谁去吃吧。”

“是，先生。”

十分钟以后，施托尔茨刮了胡子，梳好头，穿上衣服出来，而奥



希什马列沃伊 绘

勃洛莫夫还神情忧郁地坐在床上,慢条斯理地扣着衬衫的纽扣,那纽扣总塞不进扣眼里。扎哈尔一条腿跪在地上,守候在他跟前,手里捧着一只没擦亮的皮靴,就像端着一盘菜。他要等主人扣好纽扣才给他穿上那只皮靴。

"你连靴子还没穿好!"施托尔茨惊讶地说,"喂,伊利亚,快点,快点!"

"急什么?干吗?"奥勃洛莫夫懊恼地说,"我什么没见过?现在是落伍了,真不想……"

"快点,快点!"施托尔茨催促道。

四

虽然时间不早了，他们还是到一个地方去办了点事，然后施托尔茨邀了一位金矿老板一起去吃饭，接着又到这位老板的别墅去喝茶，碰上一大群人，奥勃洛莫夫从他离群索居的寓所出来，一下子落入人海之中。那天他们深夜才回家。

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一星期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奥勃洛莫夫抗议、抱怨、争辩，但是天天被朋友拉出去，陪着他到处跑。

终于有一天，深夜回到家以后，奥勃洛莫夫特别激烈地表示他不愿意像这样奔跑了。

他一面穿上大袍子，一面抱怨道："成天穿着皮靴，脚真难受！我不喜欢我们这种彼得堡生活方式！"他说着，就在沙发上躺了下去。

"那么，你喜欢哪种生活方式呢？"施托尔茨问。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究竟有什么地方你不喜欢呢？"

"什么都不喜欢，人们争先恐后地跑个没完，都是卑污的七情六欲在作怪，尤其是贪欲。他们互相争夺，造谣中伤，搬弄是非，暗中作梗，见了谁都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如果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头就会发晕，人也要变傻。他们看上去都像是聪明人，一个个神气活现，然而谈论的却是：这一位获得了什么，那一位承租了什么。有人会大叫：'天哪，凭什么啊？'或者这一位昨天在俱乐部输了钱，那一位拿到三十万！无聊，无聊，无聊！……他们当中找得出真正的人吗？找得出一个完整的人吗？真正的人到哪里去啦？一张大票子怎么换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镚子啦？"

"社会总得有点事干吧？"施托尔茨说，"人人都有自己的需求，这就是生活……"

"社会！安德烈，你把我送到这个社会上去，就是有意叫我更加

不爱到那里去露面。生活！这种生活！从那里能找到什么？头脑和心灵的需要吗？你看看，这些东西有中心吗？围着什么转呢？根本没有中心，没有任何深刻的切中要害的东西。这些社会成员都是僵尸，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人，比我还糟！他们在生活中跟着什么走？他们倒是没躺着，天天像一群苍蝇似的乱飞，有什么益处呢？一进客厅，你就可以看到客人们两两相对，规规矩矩而又一心一意地坐着——打牌。这可真是生活给他们的光荣任务！是给寻求智力活动的人提供的最好的范例！难道他们不是僵尸？难道他们不是一辈子坐在那儿睡觉？我躺在自己家里，没有用纸牌毒害自己的头脑，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们更该受到责备呢？”

“这是老生常谈，已经说过上千次了，”施托尔茨说，“你能不能拿点新鲜东西出来？”

“我们的优秀青年都在干什么？他们跳舞，或者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兜风，这难道不也是在睡觉？天天虚度光阴！可是，你看，他们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神气得使人莫名其妙，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光打量谁不像他们那样着装，没有他们那样的门第和封号。这些可怜虫自以为是人上人，说什么‘我们干的事是别人干不了的，我们坐池座第一排，只有我们能参加某某公爵的舞会’……他们走到一块儿就酗酒打架，跟野蛮人一样！难道他们不是在睡觉？他们是活人？不仅青年如此，你看看上了年纪的人吧！他们聚会，互相宴请，但是并不亲热，缺乏诚意和彼此间的好感！他们出席宴会和晚会，就像去衙门办公，没有乐趣，只不过为了炫耀自己的厨子、客厅，事后又互相讥笑，拆台。前天在宴会上他们糟蹋没有出席宴会的人，说这个愚蠢，那个下贱，这个是贼，那个是小丑，简直是打击陷害！当时我真不知道眼睛往哪儿看好，真想躲到桌子下面去。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互相那样看着，眼睛里流露出的意思是：等你一出门，就要这样说你了……他们既然是这样一种人，为什么还要聚会？为什么彼此紧紧地握手？没有一回真心笑过，没有一丝好感！都在拼命争名争位。事后夸耀说：某某人到我家来过，我到某某人家里去过……这叫什么生活？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从中能学到什么？得到什么教益？”

“你知道吗，伊利亚，”施托尔茨说，“你这番议论跟古人的一样，这些话古书上都有。不过，也好，至少你在议论，而不是睡觉。还有什么高见？接着说吧。”

“说什么？你看看吧，我们这里人人脸色都不好，不健康……”

“是气候的关系，”施托尔茨打断他的话说，“你也是满脸倦容，虽然你没有跑来跑去，总是躺着。”

“谁都没有明亮而安详的目光，”奥勃洛莫夫接着说，“人人都拿自己的焦虑、烦恼去传染别人，都在痛苦地求索。如果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他人求索真理，求索福利，那倒也好。问题是一看到自己的朋友获得成功，他们就恨得脸色发白。这个人的心事是，明天他得上衙门去，那案子已经拖了四年多，现在对方占了上风。这四年多来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对方打倒，在对方倒下去的地方建起自己的豪华大厦。四年多以来，在接待室里踱步，坐等，叹气，就是他的生活理想和目的！另一个人苦恼的是，他必须每天去上班，在办公室坐到下午五点。第三个人却因为没有这样的福气而唉声叹气……”

“你是个好发空论的人，伊利亚！”施托尔茨说，“人人都在谋求什么，只有你什么也不需要！”

“那位戴眼镜的黄脸先生钉住我，”奥勃洛莫夫接着说，“问我有没有看过某某议员的讲话。我说，我不看报，他就瞪圆了眼睛望着我。他又大谈路易－菲力普①，像是谈他的亲生父亲一样，然后还缠着我问，依我看，法国公使为什么要离开罗马？嘿，一个人一辈子就非这样天天拿世界各地的新闻来填满自己的头脑不可吗？而且整整一星期都在议论这些事情，直到无话可说才罢休！今天穆罕默德·阿里② 派出一只军舰去君士坦丁堡，他要琢磨：目的何在？明天唐·卡洛斯③ 失败了，他又惊恐万状。这里开凿运河啦，那里向东方出兵

① 路易－菲力普(1773—1850)，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间法国国王。

②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统治埃及的王朝的创建者。

③ 唐·卡洛斯，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1748—1819)之子，谋求西班牙王位，发动卡洛斯战争，失败后，于一八四〇年逃亡法国。

啦，不得了！他面无人色，东奔西跑地呼喊，似乎那军队是派出来打他的。只听得人们瞎议论，瞎琢磨，其实连他们自己也厌烦得很，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别看他们吵吵嚷嚷，他们的心智却在昏睡！这些事本来与他无关，只不过因为无事可做，他们才去管别人的闲事，滥用自己的精力，而目标是没有的。这种外表的广博掩盖着内在的空虚和对一切事物的不关痛痒。选择一条平凡劳动的小径去走，开出一道深深的轨迹吧，他们又不甘寂寞，不愿做无名英雄，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广博变得毫无用处，也没法对人吹牛皮了。"

"好，伊利亚，你我没有滥用精力，不过我们的平凡劳动的小径又在哪里呢？"施托尔茨问。

奥勃洛莫夫忽然语塞。

"只要我作出……计划……"他说，"随他们去罢！"他丧气地说，"我不想干涉他们的事，也不追求什么。我只是认为他们的生活不符合常理。那是一种违反常理、违反自然向人类指出的理想的生活。"

"你所谓的理想、常理又是什么呢？"

奥勃洛莫夫没有回答。

"你告诉我，你想为自己设计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施托尔茨又问。

"我已经设计好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请你讲一讲。"

"什么样的？"奥勃洛莫夫翻过身去仰面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说，"就是这样的！到乡下去。"

"谁不让你去？"

"计划还没拟好。再说，我不想一个人去，最好带着妻室……"

"啊，原来如此！太好了。你还等什么？再等三四年，没人肯嫁给你了……"

"有什么办法？这是命！"奥勃洛莫夫叹了口气说。"我的经济状况不允许！"

"什么话，奥勃洛莫夫田庄呢？有三百名农奴啊！"

"有又怎么样？我跟我妻子靠什么过日子？"

"就两个人，还愁靠什么过日子？"

“孩子生下来怎么办?”

“你好好教育他们,教他们自食其力,要善于引导……”

“不行!怎么能把贵族变成工匠?”奥勃洛莫夫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而且除了孩子,也不止两个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不过是一种说法,实际上一结了婚,家里就会多出好些女人来。你看看,哪一户人家没有几个说不清是亲戚还是管家的女人?即使不是常年在家里住着,也是天天要来喝咖啡,吃中饭……有三百农奴也供不起这么多人吃喝!”

“好,假如有人送给你三十万卢布,你打算干什么?”施托尔茨十分好奇地问。

“我马上放到钱庄去吃利息。”奥勃洛莫夫说。

“钱庄利息低,你为什么不向一家公司投资,比如说,向我们公司投资?”

“算了吧,安德烈,你骗不了我。”

“怎么,你连我也信不过?”

“绝对信不过。我不是信不过你本人,而是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万一公司破了产,我就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放到钱庄去可是另一回事。”

“好,那么你究竟打算干什么?”

“我要搬到一幢新的舒适的房子里去住……附近都是些好邻居,比如你……不行,你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难道说你能永远在一个地方待着?哪儿也不去?”

“说什么也不去!”

“既然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在一个地方待着,那么,为什么到处都在忙着铺铁路,造轮船?伊利亚,干脆我们提个建议,让他们停下来,反正我们哪儿也不去。”

“有的是总管、管事、商人、官吏、东游西逛的旅行者,他们没有自己的窝,让他们跑来跑去好啦!”

“那么,你又是何许人呢?”

奥勃洛莫夫沉默不语。

“你究竟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呢?”

“你问扎哈尔去。”奥勃洛莫夫说。

施托尔茨真的按奥勃洛莫夫的话去做了，他喊了一声：“扎哈尔！”

扎哈尔睡眼惺忪地走进屋来，施托尔茨问他：

“躺在这儿的这位是什么人？”

扎哈尔一下子清醒过来，疑惑地侧目看了施托尔茨一眼，又看了奥勃洛莫夫一眼，说道：

“什么人？您没看见？”

“没看见。”施托尔茨说。

“怪事！这是老爷，伊利亚·伊利奇。”扎哈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讥笑。

“好了，你去吧！”施托尔茨说，“老爷！”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就是绅士。”奥勃洛莫夫恼火地更正道。

“不对，不对，你是老爷！”施托尔茨笑道。

“有什么区别？”奥勃洛莫夫说，“绅士也就是老爷。”

“绅士是自己穿袜、自己脱靴的老爷。”施托尔茨下了这个定义。

“对，英国绅士是自己动手，因为他们的仆人不多，而俄国绅士……”

“继续给我描绘你的理想生活方式吧……好了，你周围都是好朋友，接着说，你怎么打发你的日子？”

“我嘛，早上起来，”奥勃洛莫夫说着，把两只手放在脑后枕着，脸上浮现出安逸的神色。在想像中他已经到了乡下，“天气很好，天空湛蓝湛蓝的，没有一片云彩。我计划中的房子，带露台的一面朝东，向着花园和田野；另一面向着村子。趁我太太还没睡醒，我穿上大袍子在花园里散步，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在花园里我碰见花匠，跟他去浇花和剪枝。我为我太太采一束花。然后我去浴室或者小河里洗澡，回来的时候，露台门已经开了，我太太穿一件宽松的上衣，戴一顶包发帽，那帽子轻飘飘的，眼看就会从头上飞去……她在等我。看见我，她说：‘茶烧好了。’她给了我一个多么温馨的亲吻啊！多香的茶！多舒服的圈手椅！我在桌旁就坐，桌上有面包干、酸奶油、新鲜黄油……”

"然后呢?"

"然后我穿上宽大的常礼服或者别的上衣,搂着太太的腰,沿着望不到头的幽暗的林间小径走去。我们慢慢地、沉思地、默默地向前走去,彼此都不说话,或者把我们的思想、梦幻说出声来,数着幸福的分分秒秒,就像数脉搏跳动的次数一样,倾听心跳的强弱,在大自然中寻找同感……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小河边,走向田野……河水泛起涟漪,麦穗随着微风在热浪中轻轻摇曳……我们坐上小船,太太轻轻打起双桨……"

"伊利亚,你是个诗人啊!"施托尔茨打断了他的话。

"对,我是生活中的诗人,因为生活本是诗,只怪人们任意糟蹋它!"奥勃洛莫夫沉醉于自己描绘的理想生活。他从想像中挑出来的是他早已描好的现成画面,因此说起来很兴奋,滔滔不绝。

"然后还可以到花房里去看看桃子、葡萄,"他说,"告诉仆人我们吃什么,然后回屋去,吃一顿清淡的早餐,等候来访的客人……不一会儿,有一位名叫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叫人给我太太送来一张便条,一本书,或者乐谱。一会儿又有人送来菠萝,或者我们自家温室里有一个特大的西瓜已经成熟,派人送给一位好友在明天吃中饭的时候享用,明天我要到他那里去……厨房这时候正忙得不可开交,系一条雪白的围裙、戴一顶雪白的高帽的厨子跑过来,跑过去,搁上这只锅,拿起那只锅,和面,揉面,倒水……只听见刀子剁得震天响……切菜的切菜……搅冰淇淋的搅冰淇淋……饭前到厨房里去转一转,打开锅闻一闻,看看他们怎么做馅饼和酸奶油,是令人愉快的事。回来躺在沙发榻上,我太太念点新发表的东西给我听,我们时不时停下来争论……但是客人来了,比如你和你太太来了。"

"哟,你叫我也结婚?"

"那当然!还有两三位朋友,总是那几个人。我们继续讨论昨天没有谈完的话题,或开玩笑,或不言自明地沉默着,深思着,不是因为谁丢了官职,也不是因为参政院的事使我们心烦,而是因为我们都心满意足。这是一种自得其乐的遐想……这里没有人喷着唾沫星子,振振有词地指责不在场的人,也没有人向你投来那样一种目光,暗示你一出门也会有人这样骂你。你也不必跟你不喜欢的人用一个盐罐

里的盐就面包吃。你在与你谈天的人眼里看到的是同感，从玩笑中发现的是真心的、毫无恶意的笑……大家以诚相待！眼睛和言语流露的也就是心中所想的！饭后在露台上喝上等穆哈[①]咖啡，吸哈瓦那雪茄……"

"你给我描绘的生活跟父辈、祖辈的生活一样啊！"施托尔茨说。

"不，不一样，"奥勃洛莫夫几乎是生气地说，"什么地方一样？难道我太太会去做果酱，腌蘑菇？难道她会去数线卷，查看土布？难道她会打女仆的耳光？你听见了，我说的是乐谱、书籍、钢琴、精美的家具，对吗？"

"那么，你自己呢？"

"我不看去年的报刊，不坐笨重的旧式马车，不吃通心粉和烤鹅，而要把厨子派到英国俱乐部[②]或者公使馆去受训。"

"还有呢？"

"还有暑热一退，我们就赶一辆大车，带上茶炊和甜食到桦树林里去，或者到野外新割过的草地上去，在草垛间铺开毯子，享享清福，直到晚饭时分。农民们扛着大草镰从地里回家去，有辆大车爬行似的过来了，那上面干草堆得连车和马都看不见了，只看得见草堆上有一顶农民的帽子插着几朵花，还有一个孩子的小脑袋；一群赤脚的村妇拿着镰刀，大声唱着……忽然间，他们看见了老爷和太太，便停下来，向主人深深地鞠躬。有个脖子晒得黑黑的，露着两只胳膊肘儿的村妇羞怯地垂下眼帘，作出要回避老爷的爱抚的样子，可两只狡黠的眼睛却流露出她内心的欢喜……嘘！……上帝保佑别让太太看见！"

奥勃洛莫夫和施托尔茨两人捧腹大笑。

"野地里升起了潮气，"奥勃洛莫夫最后说，"天也黑下来，雾像倒翻的海一般罩在黑麦田上，马儿不时顿着蹄子，抖动肩背，是回家的时候了。家里已经上灯，厨房里有五把刀子在剁菜，用平底锅烧了一大锅蘑菇，还有肉饼、草莓……有音乐……"说到这里，奥勃洛莫夫用

---

① 穆哈是北也门的城市。

② 指帝俄时代的贵族俱乐部。

意大利语唱起来:“圣洁的女神……圣洁的女神![1]”他说:“我一想起这段咏叹调,内心就不能平静,这个女人哭得多么伤心!这段音乐多么凄苦啊!……她周围没有一个人了解内情……她是孤独的……那秘密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她只有向月神倾诉……”

“你喜欢这段咏叹调?”施托尔茨说,“我真高兴,奥莉加·伊林斯卡娅唱这段唱得好极了。我要让你跟她认识,那嗓子,那唱法,才叫好呢!她本人也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也许我把她说得太好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她……不过别扯远了,你接着说吧!”

“还说什么呢?……”奥勃洛莫夫接下去说,“都说到了!……客人们各自到客房去休息。第二天,大家分散活动,有的钓鱼,有的打猎,有的闲坐……”

“空着手闲坐?”施托尔茨问。

“你想怎么样?好吧,也许拿着一块手帕。怎么,你不想这样过日子?”奥勃洛莫夫问,“这不叫生活?”

“一辈子都这样过吗?”施托尔茨问。

“一直到老,到死。这就是生活!”

“不对,这不是生活!”

“怎么不是?还缺什么?你想想,你看不到一张苍白的、痛苦的面孔,看不到一点为参政院、交易所、股票、报告、部长接见、官衔、膳食津贴之类的事操心的迹象。只有倾心交谈!你永远不必搬家——仅仅这一点就太可贵啦!这还不是生活?”

“这不是生活!”施托尔茨固执地说。

“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呢?”

“这是……”施托尔茨思索起来,斟酌着究竟给这种生活冠以什么样的名称才好,“这是一种……奥勃洛莫夫精神。”施托尔茨终于说出了口。

“奥—勃—洛—莫—夫—精神!”奥勃洛莫夫拖长了声音一字一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此系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1802—1835)所作歌剧《诺尔玛》中女祭司诺尔玛的咏叹调头两句歌词。(在本书下文中,凡是用楷体字排印的“圣洁的女神”字样,其原文均为意大利语。)

顿地说，似乎对这个怪诞的字眼感到惊讶，“奥—勃—洛—莫—夫—精神!”

他目光怪异地凝视着施托尔茨，毫无兴致地、胆怯地问：

“依你看，究竟什么是人生的理想？又有什么不是奥勃洛莫夫精神呢？我所梦想的难道不正是人人追求的?”接着他又大起胆子说，“得了吧！你们忙忙碌碌，狂热追求，从政，打仗，做生意，难道目的不是创造安宁，实现那失去的乐园所包含的理想?”

“连你的空想也是奥勃洛莫夫式的。”施托尔茨说。

“人人都要休息，要安宁。”奥勃洛莫夫辩解道。

“不是人人，就连你自己有十年光景追求的也不是这个。”

“我那时候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奥勃洛莫夫回首往事困惑地问。

“你回想一下，考虑考虑吧。你的书呢？译稿呢?”

“不知扎哈尔塞到哪儿去了，”奥勃洛莫夫说，“可能在哪个角落里吧。”

“在角落里!”施托尔茨责备地说，“在那个角落里也搁着你的志向，你谈过这样的话：‘不遗余力为俄罗斯服务，因为俄罗斯需要许多人的双手和大脑去开发无尽的资源；工作是为了休息得更甘美，而休息又意味着过一种优雅的、精致的生活，即艺术家的生活，诗人的生活。’难道你的这些志向也让扎哈尔搁到角落里去了？记得吗？你曾经打算学成之后去周游各国，以便更好地认识、更深地去爱自己的国家。那时你一再说：‘思想和劳动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要劳动，即便是默默无闻地劳动，但却是不停地劳动，以便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感觉到你做了自己的那一份工作。’你把这些也搁到哪个角落里去啦?”

“唔……唔……”奥勃洛莫夫不安地聆听着施托尔茨说的每一个字，“我记得，我真的……好像……可不是吗!”他忽然忆起了往事，“安德烈，我们曾经打算由东到西、从北到南游历欧洲各地，徒步走遍瑞士，爬上那烫脚的维苏威火山，再下山去参观赫库兰尼姆古城①。

① 赫库兰尼姆古城在今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公元七九年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此城埋没于火山灰中。

简直要发疯了！有多少愚蠢的念头啊！……”

“愚蠢！”施托尔茨责备地说，“你不是曾经眼泪汪汪地望着拉斐尔[1]的《圣母像》、柯勒乔[2]的《夜》、观景殿[3]中的阿波罗雕像的印版画，叹道：‘天哪！难道永远没有机会看到这些画和雕像的原作，没有机会因为自己站到了米开朗琪罗[4]和提香[5]的作品面前，踏着罗马的土地而吓得发呆？难道一生一世只能在花房里看香桃树、柏树、酸橙树，而不能在它们的祖国看到它们？不能去呼吸呼吸意大利的空气，陶醉于那天空的蔚蓝？’你从自己的头脑中放出过多少绚丽的烟火啊！你倒说这是愚蠢！”

“对，对，我记得！”奥勃洛莫夫回顾着过去说，“你还拉着我的手说：‘来，我们一起许愿，不看到就不死……’”

“我记得，”施托尔茨接着说，“有一天你拿来萨伊[6]的一篇作品的译文，上面写着作为命名日礼物送给我。译文还完好地保存在我那里。你还关起门来一定要数学老师讲个明白，为什么你非懂得圆和方不可，但是你没有坚持到底，半途而废了，对吗？英文你也开始学了……也没有学成！后来我拟好出国计划，邀你一起去看看德国的高等学府，你跳起来紧紧拥抱了我，又郑重地向我伸出手来，说：‘安德烈，我是你的，跟你上哪儿都行。’这都是你说的。你什么时候都有点像在做戏。结果怎么样呢？我已经出国两次了。在受过我们这里的高等教育之后，我又到波恩、耶拿、埃尔兰根[7]的大学课堂里去规规矩矩地坐着听讲，还透彻地研究了欧洲，就像研究自己的庄园一样。好了，即使说出国旅行是一种奢侈，不是人人都有财力，都有必要这样做，那么考察俄国总是可以的吧？我跑遍了俄国各地。我在劳动……”

---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著名画家。

② 柯勒乔(约1489—1534)，意大利著名画家。

③ 指梵蒂冈的观景殿。

④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雕刻家、画家。

⑤ 提香(1488/1490—1576)，意大利著名画家。

⑥ 萨伊(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

⑦ 波恩、耶拿、埃尔兰根都是德国的城市。

"你总有一天会停下来。"奥勃洛莫夫说。

"永远不会。为什么我要停下来?"

"等到你的资本增加一倍的那一天。"奥勃洛莫夫说。

"我的资本增加三倍,我也不会停止劳动。"

奥勃洛莫夫沉默片刻后说:"既然你的目的不是在物质方面终身有保障之后,退下来颐养天年,那么,你这样拼命干,为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乡村的奥勃洛莫夫精神!"施托尔茨说。

"要么,在青云得意之后,光荣引退……"

"这是彼得堡的奥勃洛莫夫精神!"施托尔茨说。

"那么,什么时候才生活呢?"奥勃洛莫夫懊丧地反问,"为什么要折磨自己一辈子?"

"为了劳动本身,不为别的。劳动是生活的方式、内容、元素和目的,至少是我的生活方式、内容、元素和目的。你瞧,你把劳动排除于你的生活之外,结果你的生活像什么样子呢?我要叫你站起来,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尝试了。如果你还是继续坐在这儿,跟塔兰季耶夫、阿列克谢耶夫混,你就彻底完了,甚至会成为你自己的包袱。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施托尔茨最后说。

奥勃洛莫夫惊恐地望着施托尔茨,洗耳恭听。他的朋友似乎在他面前摆了一面镜子,他看清了自己,吓坏了。

"别骂我,安德烈,还是帮助帮助我吧!"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正为此苦恼呢,你即使今天才注意到我在怎样自我毁灭和为自己哭泣,也不忍心骂我了。你说的我都知道,都明白,可就是缺乏毅力。我要是有你那样的毅力和头脑,让我上哪儿去都行。跟着你我也许还能往前走,靠我自己我是动不起来的。你说得对:'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再过一年就迟了!"

"这是你吗,伊利亚?"安德烈说,"我记得你是个瘦瘦的活泼少年,每天从圣母堂街步行到库德林村[1],在那边的一个小花园里……

① 圣母堂街即今莫斯科的克鲁泡特金街,库德林村在今莫斯科起义广场一带,两地相距约三公里。

你没忘记那两姐妹吧？还有卢梭、席勒、歌德、拜伦呢？你把这些作家的作品带给她们，又向她们借科坦①、让莉斯夫人写的感伤爱情小说来看……你在她们面前摆老资格，要提高她们的欣赏水平……”

奥勃洛莫夫从床上跳起来说：

“怎么，你连这也记得，安德烈？可不是吗，我同她们在一起幻想，向她们诉说我对未来的憧憬，阐明我的宏图，发挥我的思想和……感情。这些都是背着你干的，怕你笑话。不过这些思想感情统统都在那里寂灭了，此后再也没有重现过！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又为什么寂灭了？不可理解！我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过风暴和地震，我没有丧失过什么，良心上也没有负担——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的自尊心更没有受到过任何致命的打击。天晓得为什么一切都是枉然！”

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安德烈，你知道吗？我的生命从来没有燃起过熊熊烈火，无论是起死回生的火，还是毁灭一切的火。我的生命不像别人的那样，起初犹如清晨，接着一点一点地增添光和色，变成烈日炎炎、一切都在沸腾和运动的正午，然后逐渐趋于平静，越来越苍白，自自然然地失去光和色，一步步地走向黄昏。我的生命是从熄灭开始的。说来奇怪，可事实却如此！从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在熄灭下去。我在衙门里伏案写公文的时候，就开始熄灭了，后来在读到书中讲的许多我不知道如何去运用的真理的时候，在听朋友们议论、诽谤、互相嘲弄、恶意中伤、胡说八道的时候，在看到友谊是由毫无目的、彼此毫无好感的聚会维系着的时候，又继续熄灭下去。与米娜交往的日子我也在熄灭，浪费精力：我把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给了她，以为我爱她。在涅瓦大街上那些穿海狸皮领和浣熊皮大衣的人中间心情沮丧、没精打采地走来走去的时候，在别人每周定日举行的晚宴上受到一个还看得过去的求婚者所能受到的亲切接待的时候，我同样在熄灭下去。跟别人一样，我毫无意义地销蚀着自己的生命和智慧，从城里搬到别墅，又从别墅搬到戈罗霍夫大街，看见牡蛎和

① 科坦(1770—1807)，法国女小说家。

大虾上市才知道春季来临，秋季和冬季都有固定的日子为标志，可以出门散步游玩就是夏天来了。所谓生活，那就是懒洋洋地、安逸地打瞌睡……甚至连自尊——都用到什么上面去了呢？做衣服一定要找出名的裁缝吗？一定要到名门大户去抛头露面吗？一定要让某公爵握我的手吗？自尊本是生命的支柱啊！它到哪里去了呢？或许是我不懂得这种生活，或许是它毫无意义，怎样可以过得有意义些，我又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过，更没有人向我指出。你像彗星一样，出现的时候光华四射，但瞬间即逝。我渐渐忘却这一切，只是熄灭下去……"

对奥勃洛莫夫的这番话，施托尔茨没有报以随随便便的玩笑。他认真地听着，阴郁地沉默着。

"你刚才说我的气色不大好，没精打采的，"奥勃洛莫夫接着说。"不错，我委靡不振，像一件穿得不成样子的大袍，不是因为久经风雨或者劳作过多，而是因为我心中的光已经锁起了十二年。它曾经寻找过出路，结果却只是烧灼了自己的牢房，未能冲出禁锢，就熄灭了。我亲爱的安德烈，十二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已经不再想苏醒了。"

"为什么你不冲出禁锢，跑到别的地方去，而要默默地毁灭呢？"施托尔茨急切地问。

"到哪儿去？"

"到哪儿去？跟你的庄稼汉们到伏尔加河上去也行啊，总可以多活动活动，还有些利益可图，有目标，有劳动。要是我，我就去西伯利亚，去锡特卡[①]。"

"瞧，你总是给我开这么厉害的药！"奥勃洛莫夫沮丧地说，"何止我一个人如此！你看看米海洛夫、彼得罗夫、谢苗诺夫、阿列克谢耶夫、斯捷潘诺夫……简直数不过来，我们这样的人多得不可胜数！"

施托尔茨还在为奥勃洛莫夫刚才的自白感慨不已，因而没有答话。后来他叹了一口气说：

"不错，日久天长了！可是我不让你这样下去，我要带你离开这里，先到国外去一趟，然后去乡下。等你清瘦下来，你就不会再消沉

---

① 锡特卡是北美洲阿拉斯加东南巴拉诺夫岛上的一个城市。

了，到那个时候再找点事干……"

"对，我们离开这儿！"奥勃洛莫夫喊道。

"明天我们就去办出国护照，然后打点行装……我可是说到做到，听见了吗，伊利亚？"

"你什么事都搁到明天！"奥勃洛莫夫好像从云端落到地上来了，不赞成地说。

"你想'今天的事今天做，不要等明天'？来劲了！可是今天来不及了。"施托尔茨说，"不过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离这儿很远了……"

"你说什么，兄弟，两个星期以后，太突然了！……"奥勃洛莫夫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做好准备……得买一辆旅行马车……要不再过三个月吧。"

"要什么旅行马车！我们坐驿车到国境，或者坐轮船到吕贝克[①]，看怎么方便吧。到了那边，许多地方都通铁路。"

"那么，房子呢？扎哈尔呢？奥勃洛莫夫田庄呢？都得安排啊！"奥勃洛莫夫拿出了挡箭牌。

"又是奥勃洛莫夫精神！"施托尔茨笑道。他拿起一枝蜡烛，向奥勃洛莫夫道了晚安，径自回房就寝。"记住，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他一面回过头来再一次对奥勃洛莫夫说，一面随手关上房门。

---

① 吕贝克是德国北部的城市，临吕贝克湾。

五

“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奥勃洛莫夫早晨一醒来，就想起这句咄咄逼人的话。

他起床以后，在屋里走了两三个来回，这才向客厅里张望了一下，看见施托尔茨坐在桌前写着什么。他喊了一声：

“扎哈尔！”

没听见双脚从炉炕上跳下来的声音。扎哈尔不在，施托尔茨差他到邮局去了。

奥勃洛莫夫走到他那张蒙着一层灰尘的写字台前坐下，拿起鹅毛笔来想蘸墨水，可是墨水瓶里的墨水干了。他想找一张纸，纸也没有。

他沉思着，伸出一个指头机械地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画字，画完一看，写的是“**奥勃洛莫夫精神**”。

他连忙用袖子擦去这几个字。夜里他梦见这几个字用火写在四壁上，正像伯沙撒王在宴会上看见有人的指头在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①]一样。

扎哈尔回来了，发现奥勃洛莫夫不在床上，愣愣地看了主人一会儿，奇怪他怎么起来了。在这充满惊奇的呆滞的目光中，也写着“奥勃洛莫夫精神”几个大字。

“不过是几个字，”奥勃洛莫夫心想，“可是真……害人！……”

扎哈尔习惯地拿起梳子、刷子、面巾，走过来准备给主人梳头。

“滚开！”奥勃洛莫夫打落了扎哈尔手中的刷子，没好气地说，扎哈尔连梳子也拿不住了，把它掉在地板上。

---

① 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此事被认为是巴比伦王及其国家即将灭亡的预兆。

“您是不是还要躺下？”扎哈尔问，“那我就去铺床。”

“给我拿墨水和纸来。”奥勃洛莫夫回答说。

“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奥勃洛莫夫思索着这句话。

这是理性和朝气在大声疾呼。他一面倾听这呼声，一面掂量自己的毅力还剩多少，把这点残余的毅力用到哪里去才好。

经过一番苦思苦想，他抓起一支笔，抽出一本搁置已久的书，恨不得把他十年没看、没写、没考虑过的一切，一下子看完，写出来，考虑好。

现在他该怎么办？是前进，还是维持现状？这个奥勃洛莫夫的难题，对于他来说，比哈姆莱特的难题还要难。前进意味着立刻脱下大袍子，不仅是身上的，还有心智和灵魂上的。此外，不但要扫去四壁上的灰尘和蛛网，也要摘除眼睛上的蛛网，使之重见光明！

第一步应该怎么走？从何着手？我不知道，我不行……不对……这不是实话，我知道……而且施托尔茨在这儿，就在我身边，他立刻会告诉我。

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一个星期之内，写出一份详细的委托书，派委托人下乡，把奥勃洛莫夫田庄典出去，再买进一点地，把建设蓝图送去，城里的套房退了，拿上护照到国外去旅行半年，消耗掉多余的脂肪，减轻体重，呼吸呼吸我和他一同向往过的新鲜空气，过一种没有大袍子、没有扎哈尔和塔兰季耶夫的生活，自己穿袜，自己脱靴，只有晚上才睡觉，到大家都去的地方去，乘火车，坐轮船，然后……然后……在奥勃洛莫夫田庄定居，研究播种和脱粒，弄清农民为什么有的穷有的富，到地里去巡视，参加选举，跑工厂，跑磨坊，跑码头。同时还要读许多书报，因为英国人派了军舰到东方来而忧心忡忡……”

这就是他会说的话！这就是前进！……一辈子都这样过！跟充满诗情的理想生活永别！这种生活根本不是生活，倒像铁匠铺一样，永远是熊熊烈火，汗流浃背，噼噼啪啪，叮叮当当……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不如维持现状吧？

维持现状就是反穿衬衫，听扎哈尔从炉炕上往下跳的声音，和塔

兰季耶夫在一起吃饭，脑子里少想事，一本《非洲旅行记》永远看不完，在塔兰季耶夫的干亲家母出租的屋子里平平静静地衰老下去……

“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要么，活下去，要么，不活了！”奥勃洛莫夫想从圈手椅里站起来，但是脚没能立刻插进便鞋里，他就又坐下去了。

两个星期以后，施托尔茨到英国去了，奥勃洛莫夫答应直接去巴黎跟他会合。奥勃洛莫夫甚至办好了护照，定做了旅行穿的大衣，还买了一顶帽子。事情真的有了起色。

扎哈尔很有见地地说，定购一双长筒靴就行了，那双旧的可以拿去换一副新掌。奥勃洛莫夫买了一床毯子、一件绒衣、一套洗漱用具。他本来还想买一只布袋来装食品，可是起码有十个人说，在国外是不兴带着食品上路的。

扎哈尔大汗淋漓地跑了一家又一家店铺，虽说把不少十戈比、五戈比的找头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还是咒骂施托尔茨少爷和一切想出旅行这种玩意儿的人。

“他一个人出门行吗？”扎哈尔在小铺里说，“听说在那边侍候老爷们的都是女仆。女仆能脱得下靴子？女仆又怎么好把袜子套到老爷那光溜溜的腿上去？……”

他摇摇头，而且咧开嘴笑了，以至脸颊上的胡子往两边耸了上去。奥勃洛莫夫这回倒没偷懒，把要带走的和不带走的东西都开出清单，又托塔兰季耶夫将家具和其他留下的物品搬到维堡区他干亲家母出租的三间屋里去锁起来，等奥勃洛莫夫回国再说。

奥勃洛莫夫的熟人已经在议论：“他要走了。真想不到，奥勃洛莫夫动起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有的人将信将疑，有的人哈哈大笑，也有的人感到惊骇。

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奥勃洛莫夫还没有走。

临行前一天夜里，他的嘴唇肿了。他说：“苍蝇叮了我的嘴唇，这个样子怎么上路！”于是留下来等下一班船。看看已到八月，施托尔茨早就在巴黎等他了，写了好几封信来骂他，但是没有收到回信。

为什么呢？大概是奥勃洛莫夫的墨水干了，纸也没有了吧？或

者总出现两个连接词打架的句子？再不然就是他大喊一声“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之后，停留在后半句话上，枕着双手睡去，扎哈尔怎么叫也叫不醒他了？

其实都不是。他的墨水瓶灌满了墨水，桌子上摆着收到的信，纸也有，甚至是印着国徽的公文用纸，他亲手在上面写满了字。

他已经写了好几页，重复使用连接词的现象一次也没有出现。他笔翰如流，某些地方甚至很传神，有文采，与“昔日”他同施托尔茨在一起向往劳动生活和旅行的那个时代无异。

他早上七时起身，阅读一阵，然后带着些书出门。他脸上那副困倦无聊的神情不见了，相反，有了红晕，两眼放光，像是有了勇气，至少是有了自信心。他不穿大袍子了，塔兰季耶夫已经把他的大袍子和别的东西搬到干亲家母那边去了。

奥勃洛莫夫现在坐着看书写字的时候，穿的是家常外衣，脖子上围一块薄薄的三角巾，雪白的衬衫领子盖着领带。他出门的时候，穿的是做工考究的常礼服，戴一顶帅气的帽子……他兴高采烈，嘴里哼着歌儿……这是怎么回事？……

瞧，他此刻坐在他的别墅的窗下（他住在离市区有几俄里的别墅中），身边放着一束花。他健笔如飞地写着什么，时时抬起头来向小树林那边的一条小径上望一眼，接着又匆匆写下去。

忽然，有人轻快地走来，踩得小径上的沙子沙沙作响。奥勃洛莫夫扔下手中的笔，抓起那束花，跑到窗口去。

“是您吗，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我就来，我就来！”他说着，抓起帽子和手杖，跑到栅栏门外，伸出胳膊去让一位漂亮的女子挽着，一同消失在林中高大的枞树的树阴里……

扎哈尔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望了望他的背影，锁上房门，到厨房去了。

“走了！”他对阿尼西娅说。

“回来吃饭吗？”

“谁知道？”扎哈尔没睡醒似的说。

扎哈尔还是老样子，脸上依旧胡子拉碴，身上依旧穿着那件灰背心，灰礼服腋下依旧张着口，只是他娶了阿尼西娅，不知是因为他同

那位大嫂子闹翻了,还是出于男大当婚的信念。他结婚了,然而并没因此有什么改变。

是施托尔茨介绍奥勃洛莫夫认识奥莉加和她婶娘的。施托尔茨第一次带奥勃洛莫夫去奥莉加的婶娘家,正碰上她家里有客人。奥勃洛莫夫觉得很不自在,照例显得拘束。

"能把手套脱掉就好了,"他想,"屋里这么暖和,我对这些已经不习惯了!……"

奥莉加一个人在离茶桌远一点的一盏灯下坐着,背靠在圈手椅背上,对周围发生的事不大感兴趣。施托尔茨在她身边坐下。

她很高兴看到施托尔茨来了。虽然她的眼睛没有因此放出光辉,两颊也没有泛起红晕,但是整个面孔变得柔和而安详,漾出了笑容。

她称他为朋友,她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使她开怀,忘却愁烦。不过她也有点怕他,因为在他面前她觉得自己太幼稚了。

当她心中产生疑惑不解的问题时,她并不立即向他吐露,因为他是那样叫她望尘莫及,使得她的自尊心有时为自己不够成熟,为他们在智力和年龄上差距太大而苦恼。

施托尔茨欣赏她,也只是把她看做一个具有散发着芳香的新鲜的思想和感情的妙不可言的人,而无一点私心杂念。她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可爱的孩子。

然而比起别的女子来,施托尔茨更喜欢同她谈话,也同她谈得多些,因为她浑然不觉地过着一种朴素的、自然的生活。她的幸运的天性,她所接受的健康的、而不是弄巧成拙的教育,使得她不回避自然地表露思想、感情、意愿,连眼睛、嘴巴和手的小到难以觉察的动作也无不如此。

她在这条生活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定,原因恐怕是在于她时时听到身边有一个"朋友"的步履更加坚定吧。她信任这个"朋友",总是向他看齐。

总而言之,待人接物和谈吐举止这样质朴洒脱的女子实在少见。你从她的目光里永远不会发现她在想:"现在我得抿嘴沉思——我这个样子挺动人。我得向那边看一眼并且表示惊骇。我轻轻叫一声,

他们就会跑到我跟前来。我坐到钢琴前面的时候，要微微露出我的脚尖……”

她没有丝毫忸怩作态、卖弄风情的表现，也不会说谎，不会虚情假意，不会捉弄人！然而赏识她的几乎只有施托尔茨一个人，在舞会上她常常独自在一旁枯坐，而她并不掩饰自己的寂寞心情。连最殷勤的年轻人在她面前也往往语塞，不知如何同她交谈……

一些人认为她简单，肤浅，因为从她嘴里听不到有关人生和爱情的至理名言，或者出人意料的惊人之语，或者看来的、听来的对于音乐和文学的见解。她话不多，而且说的都是她自己的想法，不值得注意，因此聪明活泼的“骑士们”自然要回避她了；不活泼的“骑士们”呢，又觉得她太深沉，未免望而生畏。只有施托尔茨不停地同她谈话，使她开怀大笑。

她喜欢音乐，但多半只悄悄地唱给施托尔茨或者一个女校的同学听。据施托尔茨说，没有一个歌唱家有她唱得动听。

只要施托尔茨在她身边一坐下，屋里便会传出她的发自肺腑的笑声，那么响亮，那么有感染力，使听到的人不知为什么也跟着笑起来。

不过施托尔茨并不总逗她笑，半小时以后，她已经怀着好奇心在听他说话了。而当她把目光转向奥勃洛莫夫的时候，她的好奇心竟增加了一倍。奥勃洛莫夫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恨不能钻到地下去。

“她这是什么意思?”他不安地用眼睛瞟着她想道。他正想走，奥莉加的婶娘请他到茶桌边去挨着她坐下，那个位置正好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畏怯地回过头去找施托尔茨，施托尔茨已经不在屋里了。他又看看奥莉加，遇到的仍旧是那向他直射过来的好奇的目光。

“她还在看我!”奥勃洛莫夫想，同时难为情地审视自己的衣着。

他甚至掏出手帕揩了揩脸，生怕鼻子上有污迹；又扯了扯领带，看是不是松开了，他出过这种丑。不过这回一切正常，但她的两只眼睛依然看着他!

一个男仆给他端来一杯茶，还有一托盘点心。他想压下自己的羞涩感，显出无拘无束的样子，可放松的结果却是给自己抓了一大把

面包干、饼干、小甜面包圈儿，惹得邻座的小姑娘格格地笑了起来，其他人也都好奇地看了看他抓的那一大把点心。

“天哪，她也看着我呢！”奥勃洛莫夫想，“我抓这么一大把，可怎么办呢？”

他不看也知道，奥莉加已起身离座，走到另一个屋角去了。于是他安下心来。

邻座那个小姑娘睁大了眼睛盯着他，看他怎么对付那一大把点心。

“我赶紧吃掉吧。”奥勃洛莫夫拿定主意，就一块接一块往嘴里塞，幸好那饼干一到嘴里就化了。

还剩两块面包干了，他松了一口气，这才鼓起勇气朝奥莉加那边看了一眼……

天哪！她站在一尊塑像旁边，手扶着塑像的基座，正观察他呢。她似乎发现他给点心弄得很窘，便从原先那个屋角走出来，好像是为了更加无拘无束地观察他。

吃晚饭的时候，她坐在餐桌的另一端，一面吃，一面说，好像完全不注意他了。可是，只要奥勃洛莫夫心虚地朝她那边瞧一眼，希望她不再观察他，又总是碰到她的目光，虽然充满好奇，但却是十分善意的……

吃罢晚饭，奥勃洛莫夫连忙告辞。婶娘请他第二天过来吃中饭，还请他把施托尔茨也拉来。奥勃洛莫夫向她鞠了一躬，从客厅里往外走时，一直都没有抬起眼睛来。等到了三角大钢琴旁边，再过去就是屏风和房门了，他瞟了奥莉加一眼，她正坐在钢琴前非常好奇地望着他，他甚至觉得她在微笑。

“肯定是安德烈把我昨天穿错一只袜子或者我反穿衬衫的事讲给她听了！”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再加上刚才婶娘请他去吃中饭，他鞠了一躬，说明他接受了人家的邀请，这两点竟使得他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

从此奥莉加那专注的目光就留在奥勃洛莫夫的脑海里了。他伸直了腿仰面躺着也好，采取任何一种懒洋洋的安逸姿势也好，都无法入睡。他看着大袍子不顺眼了，扎哈尔也粗蠢得叫他受不了，灰尘和

蜘蛛网更是无法容忍。

他叫下人把几幅糟糕的画拿出去，那本是一个穷画家的庇护人硬塞给他的。他还亲自动手整理好许多日子都没有拉上去的窗帘，叫阿尼西娅擦了窗子，又摘去了蜘蛛网，然后侧身躺着，沉思了大约一小时，想的是奥莉加。

一开始他仔细回味她的外貌，在脑海里勾勒她的肖像。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奥莉加算不上美人儿，就是说，她没有白皙的肌肤、鲜嫩的脸颊和双唇，眼睛里也没有内在的光焰，口不似樱桃，齿不似珠玉，手不如五岁孩童的那般纤小，指不如葡萄那般圆润。

不过一旦把她塑成一尊雕像，那准是优美与和谐之作。她的头部大小与她略高的身材十分相称，而面部的椭圆和尺寸又与头部的大小十分相称；这些部分同双肩、双肩同躯体都是协调的……

无论谁见到她，即便是马虎大意的人，也会一时驻足在这尊精心制作的艺术人像面前。

她的鼻子形成微微凸起的优美线条，两片嘴唇薄薄的，多半紧闭着，显示她不停地在思考。她那双暗灰蓝色的眼睛投射出生气勃勃的、什么也不会放过的敏锐目光，其中也含有会说话的思想。两道眉毛更增添了眼睛的美，它们并非弯如新月，也没有用小镊子修整过。那是两道毛茸茸的淡褐色粗眉，几乎平直，而且很少对称，往往是一道比一道高出一线，致使高的一道上面形成一条浅浅的皱褶，其中似乎也藏着某种思想。

奥莉加走起路来，微微低着她那端正地安放在自尊的纤颈上的气质高贵的头，整个身躯平稳地向前移动，步履轻盈得几乎难以觉察……

"她昨天为什么盯着我看？"奥勃洛莫夫想，"安德烈向我发誓，他还没有提过我穿错袜子和衬衫的事，只谈了他对我的友情，我们怎样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反正都是好事。不过他谈了我目前的状况，说奥勃洛莫夫多么不幸，对周围的事物不够关心，又不大活动，以致渐渐丧失自己秉有的良好素质，生命的火焰越来越弱……"

"究竟有什么可笑的呢？"奥勃洛莫夫接着想道，"如果她还有一点同情心，她应该觉得难过，惋惜得心疼，可她……得了，由她去吧！

我不愿往下想了！今天我还要在那儿吃一顿饭，以后决不再跨进一只脚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两只脚，两只手，连头一起，都长在那儿了。

一天上午，塔兰季耶夫终于把奥勃洛莫夫的家搬到维堡区他干亲家母那边去了。一连三天，奥勃洛莫夫身边没有床，没有长沙发，饭都在奥莉加的婶娘家吃。奥勃洛莫夫很久没有过这种日子了。

巧的是在她们的别墅对面正好有一处别墅空着。他看也不看，就把它租下来，而且住了进去。于是他从早到晚都和奥莉加在一起，跟她一块儿看书，送给她鲜花，陪她去湖边和小丘上散步……

世上真是无奇不有！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他和施托尔茨一起去奥莉加的婶娘家吃饭，奥勃洛莫夫跟前一天一样受着酷刑，在她的目光注视下咀嚼；说话的时候，也意识到和感觉到那目光像烈日当头似的烤炙着他，使他惶恐，使他激动。只是到了露台上，在吉他琴声和缭绕的香烟屏障后面，他才得以暂时避开那无言的专注的目光。

“这叫什么？”他对自己说，同时把身子扭过来扭过去，“这是折磨人啊！难道我成了她的笑料？她看别人都不用这种眼光，她不敢。我比别人老实，她才……我去找她说话！”他下了决心，“我最好亲口对她说，她的眼神使我揪心。”

忽然间，她出现在露台门口，面对着他。他为她拉过一把椅子，她便在他旁边坐下来。

“您真的觉得生活非常乏味？”她问。

“真的，”他回答说，“不过，倒不是非常……我有事做。”

“安德烈·伊万内奇说，您在拟一项计划，是吗？”

“是的，我想到乡下去住，要做一点准备。”

“还出国吗？”

“当然，只等安德烈·伊万内奇准备停当。”

“您很乐意去？”她问。

“是的，我非常乐意……”

他抬眼一看，笑意分明在她脸上游荡，时而照亮她的眼睛，时而

在她的两颊上散开来，只有两片嘴唇仍像平日那样紧闭着。他没有勇气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我有点……懒惰……”他说，“不过……”

他见她如此轻而易举地几乎不发一问就迫使他承认懒惰，又觉得有点懊丧，心想：“她能把我怎么样？我还怕她不成？”

“懒惰！”她不以为然地说，脸上露出难以觉察的调皮神情，“会有这种事吗？男人会懒惰？我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想，“好像很简单嘛。”

“我多半在家待着，”奥勃洛莫夫说，“所以安德烈认为我……”

“您大概总在写东西，看书吧。”她说，“您看了吗？……”

她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没有，我没看！”他连忙说，生怕她考问。

“没看什么？”她笑问道。

他也笑了……

“我以为您要问哪一部小说呢，我不看小说。”

“您猜错了，我想问的是游记……”

他警惕地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满脸笑容，只有嘴巴不笑……

“嘿！她……跟她说话可要留神……”他心里想。

“那么，您看什么书呢？”她好奇地问。

“我的确比较爱看游记……”

“非洲游记？”她调皮地低声问道。

他涨红了脸，猜到她不仅了解他看什么书，而且了解他怎么看，这个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

“您爱好音乐吗？”她又问，意在帮他摆脱窘境。

就在这个时候，施托尔茨过来了。

“伊利亚！我对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说了，你酷爱音乐，想请她唱……*圣洁的女神*。”

“你胡说些什么呀？”奥勃洛莫夫说，“我根本算不上酷爱音乐……”

“怎么啦？”施托尔茨打断了他的话，“他倒觉得委屈了！我把他当个正经人介绍，他可好，迫不及待地叫别人对他失望！”

"我只是不敢接受音乐爱好者这个称谓,这个称谓概念不清,这个角色也难当!"

"那么,您比较喜欢什么音乐呢?"奥莉加问。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任何音乐我都喜欢!有时候我会津津有味地听一架破手摇风琴奏一支深深铭记在我心中的曲子,有时候看歌剧我会中途退场。这回是梅耶贝尔[1] 打动了我,下回是货船上传来的歌声吸引了我,要看我当时的情绪如何!有的时候连莫扎特的音乐我也不想听……"

"这么说,您真的爱好音乐。"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您就唱一段吧。"施托尔茨请求道。

"万一奥勃洛莫夫*先生*[2] 现在的情绪是不想听,怎么办?"奥莉加转过脸来,对着奥勃洛莫夫说。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一句恭维话,"奥勃洛莫夫说,"可是我不善此道,即使有这本事,也不肯……"

"为什么呢?"

"万一您唱得不好,"奥勃洛莫夫天真地回答说,"我说了以后,会觉得非常不自在……"

"就像昨天吃点心……"她脱口说出这句话,脸刷地红了,后悔不迭。"请原谅,我很抱歉!……"她又说。

奥勃洛莫夫怎么也没有料到她会这样说,一时不知所措。

"这是恶意的揭人短处!"他低声说。

"不,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报复,而且,我发誓,不是蓄意的,谁叫您连句恭维话也没有。"

"等我听了以后或许能找到一句。"

"您想要我唱吗?"她问。

"不是我,是他。"奥勃洛莫夫指着施托尔茨说。

"您呢?"

---

① 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歌剧作曲家。

② 原文是法语的俄语译音(在本书下文中,凡是用楷体字排印的"先生"一词,其原文均为法文)。

奥勃洛莫夫摇摇头说：

“我不能想要我不知道的东西。”

“你真没有礼貌，伊利亚！”施托尔茨说，“就是因为你老在家躺着，穿袜子……”

“饶了我吧，安德烈！”奥勃洛莫夫连忙打断他的话，不让他说完，接着转过脸去对奥莉加说，“要我说一句‘哦，我太高兴了，太荣幸啦！您肯定唱得好极了！’之类的话，并不困难，不过，有必要这么说吗？”

“您至少可以表示想听我唱……哪怕是出于好奇。”

“我不敢，”奥勃洛莫夫说，“您又不是女伶……”

“好吧，我就唱给您听。”她对施托尔茨说。

“伊利亚，准备好恭维话吧。”

这时天色已晚，屋里上灯了，灯光像月华似的，穿过爬满常春藤的花墙间隙，泻到露台上来。奥莉加仿佛披上了一袭轻纱，她的面庞和身段的线条渐渐隐到黑暗中去，只听见她那柔和而有力的嗓子带着激动的感情在歌唱。

依照施托尔茨的意思，奥莉加唱了一支又一支咏叹调和抒情曲，有的表达的是痛苦和对幸福的模糊的预感，有的表达的是欢乐，而欢乐中又暗含着一丝刚刚露头的愁绪。

这唱词，这曲调，这少女的清纯有力的歌喉，使听者心悸，神经震颤，泪水盈眶，眼睛放光，真想在这乐声中长眠不醒，而同时又更加恋生……

奥勃洛莫夫心潮起伏，身子动弹不得，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不让狂喜的呼声从心灵深处冲出来。他很久没有如此振奋有力的感觉了，这股力量仿佛来自心底，就要去建功立业。

如果一切准备就绪，只须坐上车出发，此刻他甚至可以出国。

最后她唱了圣洁的女神。种种狂喜亢奋的情绪，闪电般在脑海中掠过的念头，像针一样刺遍他全身的战栗——这一切击倒了奥勃洛莫夫，他支持不住了。

“今天您对我满意吗？”奥莉加忽然停下来，问施托尔茨。

“您问问奥勃洛莫夫，看他有什么可说的？”施托尔茨说。

"啊!"奥勃洛莫夫不由得赞叹了一声。

他蓦地抓起奥莉加的一只手,又立即放下,羞赧万分。

"请原谅……"他喃喃地说。

"听见了吧?"施托尔茨对奥莉加说。"伊利亚,"他接着又问道,"凭良心说,你多长时间没有这种感受了?"

奥莉加接过来说:"如果今天早上有人摇着一架破手摇风琴从他窗户底下走过,他也会有这种感受……"她含着善意,语调又柔和,因而没有了讥刺的锋芒。

奥勃洛莫夫看了她一眼,有责备之意,不料施托尔茨又加上一句:

"他的窗户到现在还没有打开,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奥勃洛莫夫责备地看了施托尔茨一眼。

施托尔茨握住奥莉加的一只手……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说,一面吻着她的一个个指头,"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您今天唱得特别好,至少我很久没听到过了。这就是我的恭维话!"

施托尔茨要走了。奥勃洛莫夫也准备离去,但是施托尔茨和奥莉加一起挽留他。

"我是有事,"施托尔茨说,"你回去又躺下了……现在还早……"

"安德烈! 安德烈!"奥勃洛莫夫哀求说,"不行,今天我不能留下,我得走。"他终于走了。

他一夜没有合眼,心情忧郁而又思绪万千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天一亮,他就出了门,沿着涅瓦河和一条条街道走下去,天晓得他的思想感情在酝酿着什么啊……

三天以后,他又到奥莉加那里去了。晚上,别的客人坐下来打牌,他来到钢琴旁,单独和奥莉加在一起。她婶娘头疼,坐在书房里闻酒精。

奥莉加问他:"要不要我给您看安德烈·伊万内奇从敖德萨给我带来的画集? 他没有给您看过吧?"

奥勃洛莫夫却说:"您好像在努力尽女主人的职责,想方设法让我开心,对吗? 您真白费心了!"

“为什么说白费心？我想让您过得有意思，让您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让您觉得无拘无束、轻松自在，别又回去……躺着。”

奥勃洛莫夫心想：她真是个爱嘲弄人的坏东西！但又不由自主地欣赏着她的一举一动。

“您想让我觉得轻松、自在、有意思吗？”他问。

“是啊。”她望着他说，那神情含着比昨天还要多的好奇和善意。

“如果真是这样，第一，您就别这样看着我，也别像那天那样看着我……”

她眼睛里流露出多一倍的好奇。

“就因为您这样看我，我才觉得很不自在……我的帽子呢？……”

“为什么不自在？”她温和地问，目光里已经没有了好奇的神情，只有善意的、温存的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总觉得您在用这种目光掏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尤其不愿意让您知道的一切……”

“怎么会这样？您是安德烈·伊万内奇的朋友，而他是我的朋友，因此……”

“因此您没有理由像安德烈·伊万内奇那样了解我。”他把话接了过来。

“理由是没有，但是有可能……”

“利用我的朋友的坦率——他真不该这么干！……”

“难道您有什么秘密？”她问，“也许是罪行？”她笑着说，同时向后退了几步。

“也许是吧。”他叹了一口气说。

“对，是非同小可的罪行，”她畏怯地低语道，“穿袜子一样一只。”

奥勃洛莫夫抓起帽子说：

“真受不了！您还说想让我觉得自在呢！我不爱安德烈了……他把这事也告诉您了？”

“他今天告诉我的，把我笑死了。”奥莉加又说，“他爱说笑话。对不起，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要尽量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您……”

她调皮地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这还只是第一。”她接下去说，“好吧，我不像昨天那样看您了，现在您一定觉得自在、轻松了。那么，第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您觉得有意思呢？”

他直视着她那双温柔的灰蓝色眼睛。

“现在您盯着我的眼神倒有点怪……”她说。

他现在的确不是用眼睛看着她，而是像催眠术家那样，用意念，用自己的全部意志看着她，不过却是情不自禁地不能不看。

他几乎是用惊骇的目光望着她，心里想：天哪，她多美啊！世上真有这样可爱的人！皮肤这么白，眼睛深不见底，却又在放射光辉……一定是她的心灵在放射光辉！微笑像是可以读出深意的书，一笑就露出整齐的牙齿，而她的头……有双肩温柔地托着，像一朵花似的，轻轻摆动，吐着芬芳……

“是啊，我似乎从她身上吸取着什么，有种东西从她身上转移到了我身上。我的心脏，就是这儿，似乎沸腾起来，躁动起来……我感觉像是多了一种从前没有的东西……天哪，望着她多么幸福啊！我望得连气都不能喘了。”

他脑海里思如潮涌，两眼一直望着她，仿佛望着无尽头的远方，或无底的深渊，充满柔情，忘却了自己。

“哟，奥勃洛莫夫先生，现在可是您在盯着我看了！”她不好意思地把头扭过去说，然而好奇心占了上风，她的目光没有从他脸上移开。

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他的确一直望着她，但是并没有听见她说些什么，而是在默默地审视自己的内心活动。他摸摸头，那里面也有东西在翻腾和奔驰。他抓不住一个个的念头，它们像成群的飞鸟，一掠而过；而他的左胸，心脏所在的地方，隐隐作痛。

“您别这样怪里怪气地望着我呀！”她说，“我也觉得不自在了……您大概也想从我心里掏点东西吧……”

“我能从您那儿掏点什么呢？”他不觉问道。

“我也有许多计划，一些刚开始制定，一些还没有最后形成。”她说。

听到“没有最后形成”这个暗示,他一下子明白过来。

“奇怪!”他说,“别看您厉害,您的目光倒是善意的。难怪说,不能相信女人。女人撒谎既可以是有意的——通过言词,也可以是无意的——通过目光、微笑、红晕、甚至昏厥……”

她不愿加深他的这种印象,不声不响地拿走他握在手中的帽子,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不了,我不了,”她连连说,“请您原谅,我的舌头真讨厌!不过我发誓,决没有嘲笑您的意思!”她几乎像唱歌似的说,由于激动,声音微微颤抖着。

奥勃洛莫夫安下心来。

“这个安德烈!……”他责备地说。

“您说说,为了让您觉得有意思,第二应该做什么?”她问。

“请唱一支歌!”

“这就是我想听的恭维话!”她接下去说,兴奋得满面通红,“您知道吗,要是前天我唱完歌以后,您没有喊那一声‘啊’,晚上我一定会睡不着觉,也许还会哭呢。”

“为什么?”奥勃洛莫夫惊讶地问。

她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您自尊心很强,一定是这个原因。”

“当然是,”她一只手弹着琴键沉思地说,“不过自尊心随处都有表现,有很多表现。安德烈·伊万内奇说,这几乎是支配意志的惟一动力。您大概没有这个动力,所以才……”

她没有把话说完。

“才什么?”他问。

“没什么。”她转了话题说,“我爱安德烈·伊万内奇,并不只是因为他说话逗我笑,有时他说话我还哭呢;也不是因为他爱我,好像是因为……他爱我胜过爱别人。您看,这也是自尊心的表现!”

“您爱安德烈?”奥勃洛莫夫用紧张的、探究的目光盯着她的眼睛问。

“当然,既然他爱我胜过爱别人,我更不用说了。”她郑重地说。

奥勃洛莫夫默默地望着她,她也默默地、单纯地望着奥勃洛莫夫。

"他也爱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伊达·米哈伊洛夫娜,不过都不像爱我那样。"她接着说,"他不会跟她们在一起待两个小时,不会去逗她们笑,不会对她们说知心话。他只跟她们谈他的事业,谈戏剧,谈新闻,但是他跟我说话,就像跟妹妹说话一样……不对,就像跟女儿说话一样,"她连忙补充说,"有时候我一下子没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没听他的忠告,不同意他的看法,他甚至骂我。可是他不骂她们,好像正是因此我就更爱他了。自尊心啊!我不明白,自尊心怎么会在我唱歌的时候表现出来?别人早就在夸我歌唱得好,可是您连听都不想听,那天几乎是强迫您听的。如果您听过以后一言不发就离开,如果我在您脸上看不到任何反应……我也许会大病一场……对,这是自尊心啊!"最后她肯定地说。

"那么,您在我脸上看到什么了?"他问。

"眼泪,虽然您尽力掩饰。羞于表露真情是男人的缺点。这也是自尊,不过是虚假的。如果他们有时能羞于表露自己的才智,那倒还好些,他们的才智常常出毛病。连安德烈·伊万内奇也不好意思表露真情。我跟他说过,他同意我的看法。您呢?"

"在您面前还有什么可不同意的!"他说。

"又是恭维话,而且多么……"

她不知道怎么说好。

"庸俗!"奥勃洛莫夫替她说了出来,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她微微一笑,肯定她是这个意思。

"那天我不愿意请您唱歌,怕的就是这个……第一次听人唱歌,该说什么好呢?不说又不行。要把话说得既聪明,又出于真心,可不容易,尤其是关系到情感,又在当时印象深刻的情况下……"

"那天我的确唱得好,很久没有那么好了,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那么好过……别再叫我唱了,我再也不会像那天那样唱了……请等一等,我再唱一个……"她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两眼熠熠放光。她在钢琴前坐下,用力弹了两三个和弦,随即唱了起来。

天哪!这歌声里包含着什么啊!希望,对暴风骤雨的隐隐的恐

惧，暴风骤雨来临，幸福的冲动，这一切不在她唱的乐曲中，而在她的歌喉里。

她唱了许久，不时转过头来看他一眼，似乎天真地问他："满意吗？还有呢！"于是接着唱下去。

由于激动，她的双颊和两耳涨得通红，有时在她那鲜嫩的脸上忽然闪现出心灵的电光，迸发出如此成熟的激情的火，仿佛是她的内心在体验着属于遥远未来的生活。但那火光倏忽即逝，歌声又变得银铃似的清纯了。

奥勃洛莫夫的内心也有同样的生活在沸腾。他觉得自己正经历着这一切，不是一小时、两小时，而是一连许多年……

从表面上看，两个人一动不动地坐着，然而他们的内心却都有烈焰在升腾，为同样的原因战栗着，眼里噙着由同样的情绪引出的泪水。这些都是迟早要在她那颗年轻的心里爆发的激情的征候。目前这颗心还只听从尚在沉睡的生命力的某些倏忽即逝的暗示和勃发的支配。

她的歌以一个任意延长的动听的和声结束，她的声音也随着这和声消失了。她停下来，把两只手放在膝上，激动而又兴奋地望着奥勃洛莫夫，想知道他的反应。

一种被唤醒的幸福感朝霞般从他的心底升上来，照得他容光焕发，两只饱含着泪水的眼睛凝视着她。

这回是她不知不觉地握住了他的手。

"您怎么了？"她问，"瞧您这副神气！怎么回事？"

其实她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暗自欣赏着自己的力量的表现，有点得意。

"您照照镜子吧！"她指着他映在镜中的面孔，笑着说，"您的两眼亮晶晶的，天哪，是泪水！您对音乐有这么深的感受！……"

"不，我感受到的……不是音乐……而是……爱情！"他低声说。

她立即放开了他的手，变了脸色。她的目光遇到了他向她直射过来的凝然不动、几近疯狂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不是奥勃洛莫夫，而是激情。

奥莉加明白，他这话是脱口而出的，是他无法控制的，是真心话。

他清醒过来,拿起帽子,头也不回地跑出屋外。她不再用好奇的目光送他出门,而是如雕像般在钢琴旁一动不动地伫立良久,两眼始终望着地面,只有胸脯在急剧地起伏……

六

无论奥勃洛莫夫懒洋洋地躺着也罢，呆呆地做白日梦也罢，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下也罢，在他的梦幻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总是一个女子，多半是他未来的妻子，有时是情人。

在梦幻中，他眼前出现的女子身材修长匀称，双手稳重地抱在胸前，目光文静而自尊。她随随便便地坐在按意大利方式种植的屋旁小树林中的藤蔓间，或者轻轻地踏着地毯，或者走在林间的沙石小径上，腰肢摆动着，头优美地竖起在双肩上，脸上挂着沉思的表情。这是理想的形象，是充满安逸和庄严宁静气氛的生活的化身，是安宁本身。

起初他梦见她全身戴满了花，站在祭坛前，披着长长的婚纱；后来梦见她在合卺之床的枕畔，羞涩地垂着眼帘；最后梦见她做了母亲，身边围着一群孩子。

他梦见她双唇含着微笑，不是热恋中的微笑，而是使他这位丈夫欢喜、使其他人宽心的微笑；眼神也不是色迷迷的，而是对他一往情深，对别人则显得羞怯，甚至严厉。

他从不愿发现她的心在突突地跳，听到她热烈地渴望什么，看到她忽然流泪，露出苦闷、困顿的神情，尔后又猛地转为狂喜。不需要月亮，也不需要忧郁。她不该突然脸色发白，晕倒在地，感觉如五雷轰顶……

"凡是这种女人都有情夫，"他说，"而且会惹出一大堆麻烦：要请医生，去温泉治疗，还有种种刁钻古怪的要求。简直不得安睡！"

而在一位自尊、羞涩、安分的妻子身边，一个人就可以放心睡觉了。他睡下的时候，自信一觉醒来遇到的依旧是那温顺可亲的目光。再过二十年、三十年，迎接他那温存目光的仍旧是那一双平静地闪着温顺的情爱之光的眼睛。直到入土都是如此！

奥勃洛莫夫心想:“或许这就是男女婚配的隐秘目的吧? 他们都要在配偶身上看到永不改变的平静态度,永不枯竭的稳定情感。这本是爱情的标准,稍有偏离——负心也好,冷淡也好——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如此说来,我的理想也是人所共有的理想吧? 这是否就是两性关系的圆满解释和最高模式呢?”

为了整体的利益,给情欲一条合法的出路,让它像河水一样沿着一定的路线规规矩矩地向前流去,这是全人类的任务,是进步的顶峰,是乔治·桑[1] 之辈一直在攀登而又往往不得其路而上的顶峰。这个任务一旦完成,就再不会有什么负心或冷淡的事发生,只有平静幸福的心永远均匀地跳动着,带来永远丰满、永远甘美、永远精神健康的生活。

这种幸福的实例是有的,不过极少,被当作非常现象。据说是生前注定的。其实也许应该通过教育,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谁知道呢? ……

激情! 这在诗歌中看起来很好,在舞台上也不错,演员们身披大氅,手持利刃,决斗一场,散戏以后,死者和凶手还可以一起去吃夜宵……

如果现实中的激情爆发以后结局不过如此,那倒也罢,只可惜留下的是硝烟和臭味,毫无幸福可言! 回想起来,只有自怨自艾。

最后,一旦激情这种灾难降临,那就像一个人骑着马走上一条崎岖不平的、寸步难行的路,马一再跌倒,人也弄得筋疲力尽,终于家乡在望,切莫让它从视野中消失,快快脱离这险境……

的确,必须限制情欲,把它扼杀和淹没在婚配中……

如果奥勃洛莫夫遇到一个女子突然向他投来热情似火的目光,或者闭上眼睛啊呀一声倒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清醒过来,用两条胳膊死命钩住他的脖子,他一定会惊恐地逃走……这是放烟花,是火药桶爆炸,其结果会怎样呢? 耳聋,眼瞎,烧焦了头发!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奥莉加究竟是哪一种女性!

奥勃洛莫夫无意中表白了自己的感情以后,他俩很久没有再单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提出妇女解放问题,主张婚姻自主。

独见面。他像个小学生似的，一看见奥莉加就躲开。她虽然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但并不回避他，也没有冷淡他，只是更加沉默了。

她似乎惋惜上回发生的事，使她不能再用好奇的目光去折磨他，不能再用善意的嘲笑去刺激他——嘲笑他总躺着，懒惰而又笨拙……

她越来越爱笑他，不过这就像母亲看到儿子穿一件滑稽的衣服不能不笑一样。施托尔茨走了，没有人听她唱歌了，她的钢琴也盖上了，她很寂寞。总之，她和奥勃洛莫夫之间的关系变得不自然起来，双方都觉得拘束。

可是一开始多好啊！他们的结识多简单啊！他们是多么无拘无束地走到一起来了啊！奥勃洛莫夫比施托尔茨更单纯，也比施托尔茨更善良。奥勃洛莫夫虽然没有像施托尔茨那样逗她笑，但他本身就使她发笑，而他对她的嘲笑又相当宽容。

再说，施托尔茨临行前曾经把奥勃洛莫夫托付给她，请她关照他，别让他总待在家里。在她那聪明好看的小脑袋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要叫奥勃洛莫夫改掉睡午觉的习惯。她不仅不许他白天睡觉，也不许他白天躺在长沙发上，而且要他保证做到。

她梦想着如何"命令他读"施托尔茨留下的那些书，还要他每天看报，把新闻讲给她听，给村长写信，把整顿田庄的计划拟好，准备出国——总之，不让他打盹儿。她要给他树立一个目标，迫使他重新热爱他冷淡了的一切，施托尔茨回来以后肯定认不出他来。

她这个至今还没有指挥过什么人、没有开始生活的怯生生的、寡言少语的少女，要创造这个奇迹！她就是这一转变的促成者！

这个转变已经开始，只要她一张口，奥勃洛莫夫就变了一个人……

他要去生活，去行动，去赞美生命，赞美她。如果说"妙手回春"对于一个治好绝症病人的医生意味着极大的荣誉，那么挽救一个精神濒于毁灭的聪明善良的人，又该得到怎样的荣誉呢？……

她由于自豪和快乐竟至颤抖起来。她视此为天降大任。她在心里已经让他做了她的私人秘书和图书管理员。

忽然，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此见到奥勃

洛莫夫的时候沉默不语。

奥勃洛莫夫以为自己吓着了她，委屈了她，心里很难过，准备接受闪电似的目光和冷冰冰的态度，一看见她就颤抖着避开。

这期间他已经搬到别墅去了，三天以来一直是一个人经过小丘和沼地到树林里去漫步，或者到村子里去，在农家门口闲坐，望着村童和牛犊怎样跑来跑去，鸭子怎样在池塘里戏水。

别墅附近有一片湖和一个很大的公园。他不敢到那边去，生怕单独碰上奥莉加。

"我怎么那样唐突！"他想，甚至没问一问自己，他脱口说出那句话究竟是真情外露，还是一时受到音乐感染的结果。

他觉得别扭，难为情，或者用他的话来说，真是"丢脸"，因此不去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冲动，奥莉加对于他又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分析分析，他心里究竟多了什么——那是一团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他的全部感情都混成一团羞愧。

每当奥莉加一瞬间在他的想像中出现的时候，另外一个形象，那体现着安宁与幸福的生活的理想，也同时出现，这理想跟奥莉加一模一样！两个形象融合成为一个。

"我真鲁莽！"他说，"把事情都弄糟了！幸亏施托尔茨走了，她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否则我真要恨无地缝可钻了！爱情和眼泪对我合适吗？奥莉加的婶娘那边也没有消息，没有派人来请我去，她肯定说了……天哪！……"

他一面向公园深处一条靠边的林阴路走去，一面这样想。

奥莉加觉得为难的只是她下一次如何同他见面，如何让这件事情成为过去——是避而不谈、只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呢，还是应该对他说点什么呢？

究竟说什么呢？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傲目以视，或者根本不看他，只傲慢地、干巴巴地对他说，她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有这种举动，他把她当成什么人啦？他怎么敢如此无礼？……索涅奇卡跳玛祖卡舞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一个骑兵少尉说的，虽然她实际上使出浑身解数想使对方神魂颠倒。

"其实那又有什么无礼的呢？"她自问，"如果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为什么不能说出来？……不过他刚认识我，怎么会一下子……换了别人，才见过一个女子两三次，绝对不会这样说。再者，别人也不会这么快就感觉到产生了爱情，只有奥勃洛莫夫才会……”

她又回忆起她听到过和读到过的那些一见钟情的故事，心想：

“他一时冲动，情不自禁，现在觉得难为情，不敢露面。由此看来，那就不是非礼。而且究竟是谁的过错？”她又想，“当然是安德烈·伊万内奇了。是他一定要我唱歌。”

不过起初奥勃洛莫夫并不想听她唱歌，她还觉得扫兴呢。是她……尽力……想到这里她面红耳赤了——是的，她尽力想使他振作起来。

施托尔茨谈到他的时候，说他提不起精神，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心如死灰……所以她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心如死灰。她唱啊，唱啊……从来没有像这样唱过……

“天哪！”她想，“其实都怪我，我要去请求他原谅……原谅什么呢？难道去对他说：奥勃洛莫夫先生，都怪我不好，是我引得你……真丢人！事情也不是这样！”她红了脸，跺跺脚说，“谁敢这样认为？……我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要是没有发生那件事，要是他没有脱口说出那句话……又会怎样呢？……我不知道……”

从此她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一定觉得非常委屈……乃至浑身发热，两颊绯红……

“这是受了刺激……心火有点旺。”医生说。

“这个奥勃洛莫夫！应该给他点教训，以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要婶婶[①] 别再让他上门，他不该忘乎所以……太胆大了！”她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这样想，她的两眼在放光……

忽然，她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奥勃洛莫夫想。

他俩面对面碰上了。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招呼了一声，浑身像杨树叶似的瑟

---

① 原文为法语（在本书下文中，凡是用楷体字排印的“婶婶”一词，其原文均为法文）。

瑟发抖。

“伊利亚·伊利奇!”她心虚地答了礼,两个都停住了脚步。

“您好!”他说。

“您好!”她说。

“您这是上哪儿去?”他问。

“唔……”她没有抬起眼睛来。

“我打搅您了吧?”

“哪儿的话……”她迅速而好奇地瞥了他一眼说。

“我可以陪您走走吗?”他试探地看了她一眼,突然问。

两人默默地沿小径走去。无论在教师的戒尺威胁下,还是校长的怒目注视下,奥勃洛莫夫的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跳过。他想说句话,竭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可就是开不了口,只有心在狂跳,仿佛大难临头。

“安德烈·伊万内奇来信了吗?”她问。

“来信了。”奥勃洛莫夫回答说。

“他写些什么?”

“叫我去巴黎。”

“您怎么样?”

“我去。”

“什么时候?”

“就走……不,明天……准备好了就走。”

“为什么这样急?”她又问。

他没有回答。

“是不是您不喜欢这别墅,或者……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要走?”

她心里却在想:“真无礼!他还想一走了之!”

“我不知什么原因觉得痛苦,不自在,心里难受。”奥勃洛莫夫眼睛望着别处,低声说。

她没有做声,而是折了一枝丁香来闻,拿花枝遮住自己的脸和鼻子。

“您闻闻,好香!”她说着,又拿这枝花去掩住他的鼻子。

“这儿有铃兰花！您等我采一点，”他说着，向草丛间弯下身去，“这种花更好闻，多一些野趣，多一些大自然的气息。而丁香总是长在房前屋后，树枝一个劲儿往窗户里钻，香得腻人。您瞧，这些铃兰花上的露水还没干呢。”

他采了几枝献给她。

“木犀草花您喜欢吗？”她问。

“不，气味太浓。木犀草花和玫瑰花我都不喜欢。一般说来，我不喜欢花，在野外还好，到了室内，真麻烦人……成了一堆垃圾……”

“您喜欢屋里干干净净的，受不了垃圾，对吗？”她调皮地看着他，问道。

“是的，可是我的男仆却那么……”他喃喃地说，心中暗想：“啊，好厉害！”

“您直接去巴黎？”她问。

“嗯，施托尔茨早就在那儿等我了。”

“我想写封信请您带给他。”她说。

“请今天给我，明天我就进城。”

“明天？”她问，“怎么这样急？好像有人赶您走似的。”

“是在赶……”

“谁？”

“羞愧……”他低声说。

“羞愧！”她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心想：“我这就对他说：奥勃洛莫夫先生，我真没料到……”

“是的，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奥勃洛莫夫终于镇定下来说，“我想您一定会吃惊……生气……”

“是时候了……现在就说。”奥莉加心里想，可是她的心跳得厉害，“不行，天哪！”

他想看她脸上有什么反应，可是她一个劲儿闻她的铃兰花和丁香花，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

“唉，索涅奇卡在这种场合，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她想，“可我真笨！什么也不会……真要命！”

“我都忘了……”她说。

“请相信我，那是无意的……我控制不住自己……”他鼓起勇气说，“那天即使天上打雷，石头砸到我头上来，我也会说。任什么力量也挡不住……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别以为我要……我立刻就后悔得什么似的，不惜一切，只要能收回那句唐突的话……”

她低下头，闻着花儿朝前走。

“忘了这事吧！”他接着说，“何况那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她突然挺直了身子说，花儿从她手中散落到地上。

她突然睁大了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

“怎么不是真的？”她又问了一遍。

“看在上帝分上，您别生气，忘了它吧。我向您保证，那只是一时情不自禁……受了音乐的影响。”

“只是受了音乐的影响！……”

她脸色大变，两颊上的红晕消失了，眼睛也没了光彩。

“原来什么事也没有！他收回了不小心说出的话，还有什么气可生！……也好……现在无风无浪……又可以像从前那样聊天和说笑话了……”她一面这样想，一面顺手把路旁的小树枝用力扯下一枝来，又用嘴咬下一片树叶，随即将树枝和树叶丢弃在小径上。

“您不生气了吧？忘了吧？”奥勃洛莫夫弯身向她问道。

“怎么了？您要我怎么样？”她闪开一步，激动地、几乎是懊丧地说，“我全忘了……我这个人没记性！”

他闭上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看见她忽然露出懊丧的神色，却没看出原因何在。

“天哪！”她想，“现在一切正常，那一幕就像没发生过一样，感谢上帝！好吧……唉，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唉，索涅奇卡，索涅奇卡！你多幸福啊！”

“我回去了。”她忽然说，同时加快了步伐，向另一条林间小径走去。

泪水堵住了她的喉咙。她怕自己哭出来。

“别往那边走，这边近些。”奥勃洛莫夫说，接着便沮丧地骂自己：“我真蠢，有什么必要表白！现在我是错上加错。根本不该提起那件事，它自然会过去，被淡忘。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得去求她原谅。”



克利亚奇科 绘

"我这样懊恼,"她想,"准是因为我没来得及对他说:奥勃洛莫夫先生,我真没想到您会……他就抢先说了……'那不是真的'!瞧,他还会撒谎!好大的胆子!"

"您真的忘了?"他轻声问。

"忘了,全忘了!"她连声说,同时匆匆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请您把手伸给我,说明您不生气了。"

她眼睛也不看他,向他伸出几个指尖,可是他刚碰到这些指尖,她立刻又把手缩了回去。

"您还在生气!"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才能使您相信,那是情不自禁,我不会任自己忘乎所以呢?……当然,我再也不听您唱歌了……"

"怎么说也没用,我不需要您保证……"她激烈地说,"我自己也不会再唱了!"

"好吧,我不说了,"他说,"不过看在上帝分上,您别就这样离开,否则我心里像压着块石头……"

她放慢了脚步,注意听他说什么。

"如果那天我不赞美您的歌喉,您真的会哭,那么今天您不笑一笑,不跟我友好地握握手,就这样离开,我也会……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我会病倒,现在我的两条腿在发抖,连站都站不住……"

"为什么呢?"她看了他一眼,突然问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说,"我的羞惭感已经过去,我不为自己说出那样的话害臊了……我觉得那句话里有……"

他又心乱如麻了,心里又像是多了一样东西,她的温柔好奇的目光重又烧灼着他。她体态优雅地向他转过身来,那样不安地等着他回答。

"有什么?"她急切地问。

"我不敢说出来,怕您又要生气。"

"说吧!"她用命令的口吻说。

他沉默着。

"嗯?"

"望着您,我又想哭了……您看,我没有自尊心,我不为心里有什

么而害臊……”

“为什么想哭呢?”她问,双颊又泛起了红晕。

“我总听见您的声音……我又感觉到……”

“什么?”她问,一股泪泉从胸中涌了上来。她紧张地期待着。

他们走到了台阶前。

“我感觉到……”奥勃洛莫夫欲言又止。

她慢慢地、好像是艰难地登上了台阶。

“那音乐……那……激动的心情……那种……感……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对付不了我自己……”

“奥勃洛莫夫先生……”她严厉地说,可是脸上忽然现出了微笑的光彩,“我不生气了,我原谅您,不过以后……”

她没有转过身来,把手向后伸给了他。他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掌心,她用掌心轻轻地按了按他的嘴唇,一瞬间消失在玻璃门后面,只剩下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七

他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巴，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又久久地望着小树丛。

几个陌生人走了过去，一只鸟儿划破天空。一个农妇经过他身边时，问他要不要浆果，而他仍在那里发呆。

他又缓步沿那条林间小径走去，走到一半的地方，看到奥莉加掉在地上的铃兰花，还有她扯下来又气恼地扔了的丁香花枝。

“为什么她这样？”他开始思索，回忆起来……

“傻瓜，傻瓜！”他忽然拾起铃兰花和丁香花枝，出声地说，然后几乎奔跑起来，“我请求她原谅，而她……啊，真的吗？……太好啦！”

他喜气洋洋地回到家里，就像奶妈说的，“额头上挂着月亮”。他在长沙发的一角坐下来，用手指在蒙着一层灰尘的桌面上迅速地写下“奥莉加”三个大字。

“唉，这么多灰尘！”他从狂喜中清醒过来以后才发现。“扎哈尔，扎哈尔！”他喊了好久，因为扎哈尔跟马车夫们坐在朝巷子开的大门旁。

“快去！”阿尼西娅拉拉他的袖子，严厉地对他耳语道，“主人叫你半天了。”

“扎哈尔，你看看这是什么？”奥勃洛莫夫此刻没有心情生气，只以温和的语气善意地问道，“你想把这儿也弄得乱七八糟，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对不起，我可不容许！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已经不依不饶地说‘您喜欢垃圾’。”

“她说这话容易，她们家用着五个人。”扎哈尔转过身去，对着房门说。

“你上哪儿去？还不赶快擦干净，这儿简直坐不得，也靠不得……真叫人恶心，这是……奥勃洛莫夫精神！”

扎哈尔气鼓鼓的，斜着眼睛看了看主人，心里想：

“瞧！又琢磨出个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啦！听着倒耳熟！”

“快擦啊，站着干什么？”奥勃洛莫夫说。

“擦什么？我今天擦过了！”扎哈尔固执地说。

“你擦过了，那么灰尘是从哪儿来的呢？瞧这儿，这儿！都给我擦了！马上擦！”

“我擦过了，”扎哈尔还是那样说，“用得着擦这么多回吗？灰尘是从街上带进来的……这附近都是野地、别墅，街上灰尘多的是。”

“扎哈尔·特罗菲梅奇，”阿尼西娅突然从另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说，“你先扫地，后收拾桌子，算白搭，那灰尘又落了一地……你就该先……”

“我要你指教？”扎哈尔哑着嗓子吼道，“滚回去！”

“哪儿见过先扫地后收拾桌子的？……怨不得主人生气……”

“还说，还说，还说！”扎哈尔一面吼，一面挥动着胳膊肘儿向她的胸部捣去。

她做了个讥笑的鬼脸，躲开了。奥勃洛莫夫也摆了摆手，叫扎哈尔出去。他枕着绣花靠枕半躺在那里，把手放在心脏部位，开始倾听心脏的跳动。

“这可对健康有害，”他自言自语道，“怎么办？得跟医生商量商量，也许他会让我到阿比西尼亚① 去。”

扎哈尔娶阿尼西娅以前，各人干各人的，互不干涉，就是说，阿尼西娅管采购和做饭，只在一年一度擦洗地板的时候，才参与打扫房间的工作。

他俩结婚以后，她到主人的上房里来的机会多了，就常帮着扎哈尔打扫，屋子里也比从前干净些了。总之，她承担了她丈夫的一部分工作，既是出于自愿，也是扎哈尔专制的结果。

“把地毯拿出去拍一拍！”扎哈尔哑着嗓子命令道，或者说：“那个角落都堆满了，你清理清理，没用的东西拿到厨房去。”

这种幸福日子只过了一个来月，这期间屋子里干干净净，主人也

---

① 即今埃塞俄比亚。

不抱怨了，不再说什么“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了，扎哈尔整天闲待着。但是幸福已成过去，且看原因何在。

自从扎哈尔和阿尼西娅一起照管主人的上房以来，扎哈尔无论做什么事都显得笨手笨脚，每走一步都不妥当。他活在世上已经五十五年，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现在才短短两个星期，阿尼西娅忽然向他证明，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且是轻言细语，以一种使人觉得难堪的宽容态度来向他证明，就像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娃娃或者十足的傻子，脸上还挂着微笑。

“扎哈尔·特罗菲梅奇，”她温柔地说，“你不该先关烟道，后开气窗，这样屋里又凉了。”

“照你说，该怎么办？”他以做丈夫的粗暴态度问道，“什么时候开？”

“生火的时候开，空气换了，然后再烧热。”她轻言细语地说。

“蠢货！”他说，“我这么干了二十年啦，能为你变个样儿？……”

他把茶叶、白糖、柠檬、银器，和鞋油、刷子、肥皂一起，放在柜子里同一块搁板上。

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肥皂搁在洗脸台上，刷子和鞋油放在厨房窗台上，茶叶和白糖收在五斗柜的一个抽屉里。

“你自作主张给我捣什么乱，嗯？”他声色俱厉地问阿尼西娅，“我成心把这些东西搁在一块儿，伸手就拿得着。你倒好，东放一样，西放一样。”

“免得茶叶有肥皂味。”她柔顺地说。

还有一回，阿尼西娅把主人的衣服上两三个被虫蛀蚀的窟窿指给扎哈尔看，对他说，每个星期必须把衣服拿出去抖搂一次，并且刷净。

“让我用小笤帚拍一拍。”最后阿尼西娅温存地说。

扎哈尔却把小笤帚和燕尾服从她手里夺过来，放回原处。

有一天，扎哈尔又像往常那样，埋怨主人不该拿蟑螂的事平白无故地骂他，因为蟑螂“不是他发明的”。阿尼西娅不声不响地把摆在搁板上不知多长时间的黑面包渣和别的残剩食品收拾了，又擦了柜

子，洗了餐具，蟑螂也就几乎绝迹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扎哈尔还是不大明白。他只承认阿尼西娅勤快。可是有一天，他端一托盘茶杯，砸了两个，又按他的老脾气骂开了，恨不得把整个托盘都扔在地上。阿尼西娅接过他手中的托盘，搁上两个杯子，外加糖罐和面包，都摆得好好的，不让一个杯子晃动。然后向他示范怎样用一只手托起，另一只手扶稳，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还把托盘左晃右晃，而托盘上竟连一把勺儿都没有移动过。扎哈尔忽然明白了，阿尼西娅比他聪明！

他把托盘从阿尼西娅手中抢过来，杯子摔了一地。为这件事他始终不肯原谅她。

"你看见了，该怎么端托盘！"她轻声说。

他摆出一副呆傻的高傲神气，瞪了她一眼，可她却在笑。

"你这臭娘儿们，没见过世面，还想显一显！我们在奥勃洛莫夫田庄，哪是这个样子！大小听差就有十五个，全仗我一个人挑大梁！像你这样的娘儿们，多得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你在这儿倒是……嘿，你呀！……"

"我是为你好……"她说。

"得，得，得！"他哑着嗓子说，一面威胁地用胳膊肘儿向她的胸部捣去，"滚开，从上房出去，回你的厨房……干你们老娘儿们的事去！"

她笑着走了，他则阴沉着脸，站在那里侧目望着她的背影。

他的自尊心受不了，因此拿老婆出气。可是，每当主人要什么东西而那东西又找不着或者已被打碎的时候，每当屋里弄得乱七八糟而那伴随着"让人听了难受的字眼儿"的暴风雨就要降临到扎哈尔头上的时候，扎哈尔就向阿尼西娅递眼色，朝主人的书房点头，同时伸出大姆指向那边指一指，低声命令阿尼西娅："你到少爷屋里去一趟，看他要什么。"

阿尼西娅进去，简单地解释几句，暴风雨就过去了。只要奥勃洛莫夫的话里一蹦出"让人听了难受的字眼儿"，扎哈尔就建议叫阿尼西娅来。

多亏有阿尼西娅，不然奥勃洛莫夫的那儿间屋子又该杂乱无章了。阿尼西娅已经把自己算做奥勃洛莫夫家的人，不知不觉地像她

丈夫那样与主人的生活、家庭以及主人本身紧紧地连在一起。她凭着女性的细心和勤快的双手，在这些无人照管的房间里精神抖擞地操持着。

只要扎哈尔一走开，阿尼西娅就来掸桌子上和沙发上的灰尘，打开气窗，拉好窗帘，把撂在屋子当中的长筒靴和搭在大圈手椅上的裤子放回原处，把所有的衣服，甚至写字台上的纸张、铅笔、削笔刀、鹅毛笔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拍平睡乱了的床铺，搁好枕头。这些事她三下两下就做完了，然后再把整个房间扫上一眼，挪挪这把椅子，关上那个抽屉，把桌子上的餐巾收了，一听见扎哈尔的皮靴响，就赶紧溜到厨房里去。

她是个性格活泼、动作麻利的女人，约莫四十七岁，脸上挂着关切的微笑，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脖子粗壮，胸脯结实，两只手红红的，放下这个，拿起那个，总不闲着。

她几乎没有脸颊，只见一个鼻子竖在那里，虽然不很大，却像是异军突起，或者说安放得不妥当。此外，她的颌骨向上翘着，也使得松弛而没有血色的双颊难以被人发现。结果竟是，你对她的鼻子早有明确的认识，而面部如何却没有注意到。

世界上像扎哈尔这样的丈夫多得很。外交家有时并没把妻子给他出的主意当一回事，听了不过耸耸肩膀而已，可事后却悄悄地照妻子的主意去办。行政官员听妻子叨唠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时，也会吹吹口哨，做出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苦脸，可第二天却郑重其事地向部长报告妻子叨唠的那番话。

这些先生同样令人不快地或者轻率地对待妻子，难得赏脸跟妻子说话，即使不像扎哈尔那样把妻子看成娘儿们，也不过当成花儿，供他们办完正事以后消遣，作为严肃生活的调剂品罢了……

正午的太阳早已把园中小径晒得炙人。人们都坐在阴凉的地方和布篷下面，只有保姆们带着孩子们，三五成群，在毒日头下勇敢地走来走去，或者就坐在草地上。

奥勃洛莫夫照旧躺在长沙发上。早晨他同奥莉加的一段对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把握。

“她爱我，为我动了感情。这可能吗？她想着我，为了我才唱得

那么热情，音乐使得我俩心心相印。”

他心中升起一股自豪感，生命及其迷人的前程大放光彩，这些夺目的光与色不久前还不存在。他仿佛看见自己和她已经在国外，在瑞士的湖泊上泛舟，在意大利罗马的废墟间漫步，乘威尼斯的画船游览，然后消失在巴黎、伦敦街道上的人群中，然后……然后回到自己的人间天堂——奥勃洛莫夫田庄。

她是天仙，语调那么动听，五官秀美，皮肤白皙，脖颈纤细娇柔……

农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美人儿，他们像遇到天使一样向她跪拜。她在草地上轻盈地走动，同他漫步在白桦树林中，为他唱歌……

于是奥勃洛莫夫感觉到了生命的存在，生命在缓缓地向前流动。生命之水何等甘美，它泛起涟漪……奥勃洛莫夫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幸福感充满他的身心，使他陷入沉思之中……

忽然间，他的脸上又布满了乌云。

“不，这不可能！”他大声说，并且从沙发上起来，在屋里踱步，“爱我这个睡眼惺忪委靡不振的可笑的人……她总是在笑我……”

他走到镜子跟前停下来，照了许久，起初并不赏识，后来竟眉开眼笑了。

“我好像比在城里的时候气色好些了，”他说，“眼睛不那么无神……本来有麦粒肿，现在也不见了……准是因为这里的空气新鲜，我活动得多，酒完全不喝了，也不成天躺着……用不着再到埃及去了。”

奥莉加的婶娘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派人来请他过去吃饭。

“就来，就来！”奥勃洛莫夫说。

来人正要走，奥勃洛莫夫把他叫住，对他说：

“这是给你的。”

他给了来人一点钱。

奥勃洛莫夫的心情轻松愉快。大自然一片光明。人人都那么和善，怡然自得，满脸幸福的神情。只有扎哈尔脸色阴沉沉的，总是斜睨着主人。阿尼西娅倒是面带好心的微笑。奥勃洛莫夫决定：“养一

只狗，或者一只猫……还是养猫好些，猫更温顺，会打呼噜。”

他向奥莉加那边跑去。

“不过，不过……奥莉加是爱我的呀！”他一路上这样想，“这年轻的崭新的生命啊！人生最富诗意的天地此时在她的想像中已经展开，她在梦中见到的该是有一头黑色鬈发的挺拔秀美的青年，身上蕴蓄着力量，神情勇武，脸上挂着自豪的微笑，眼睛里闪着极易打动心魂的忽隐忽现的火花，嗓音柔和有如金属弦声。可终究有人爱的不是青年，不是勇武的神情，不是灵活的舞步，不是骑术……假定奥莉加不是可以用小胡子和马刀的铿锵打动的平庸女子，那么就需要别的东西……比如能使一个女子倾倒还能博得社会名流敬仰的才智……或者身为名艺术家……而我算什么？不过是奥勃洛莫夫而已。施托尔茨可就不同了，他是智慧，是力量，他能支配自己，支配别人，甚至支配命运。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同什么人打交道，他一下子就适应了，犹如掌握了弹奏乐器的技巧……我呢？……我连扎哈尔都支配不了……也支配不了自己……我是奥勃洛莫夫！而施托尔茨！天哪！……她爱的是他，”他惊骇地想，“她说像爱一位朋友一样，这是说谎，或许是不自觉的谎话吧……男女之间不存在友谊……”

他的步子逐渐慢下来，满腹狐疑。

“万一她是在跟我调情呢？……只要……”

他停住脚步，呆立了片刻。

“万一是诡计，是阴谋……我根据什么断定她爱我？她没有说过，这是虚荣心在作怪！那么，难道是安德烈？……不可能，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奥勃洛莫夫望见奥莉加迎面走来，忽然高兴地说：“瞧，她是怎样的一位女子啊！”

奥莉加笑容满面地向他伸出手来。

奥勃洛莫夫断定：“不对，她不是那种女子，她不是骗人的女子，骗人的女子没有如此温柔的目光，没有发自内心的笑声……她们总是嗲声嗲气的……但是……她并没有说过她爱我呀！”接着又惊恐地想：一定是自己主观的推断。“不过，她为什么懊丧呢？……主啊！我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奥莉加问。

“一枝花。”

“什么花?”

“您看,是丁香。”

“您从哪儿弄来的? 这儿没有丁香啊! 您上哪儿去了?”

“这是您早上折下又扔掉的。”

“您捡它做什么?”

“不做什么,您……懊丧地扔了它,我很高兴。”

“懊丧会使人高兴,这倒是新闻! 为什么?”

“我不说。”

“请您告诉我吧! ……”

“绝对不行,不管给我什么好处!”

“我求您了。”

他使劲摇头。

“要是我给您唱歌呢?”

“那倒……也许……”

“这么说,只有音乐能打动您?”她皱起眉头问,“对不对?”

“对,只有您演唱的音乐……”

“好吧,我就唱……*圣洁的女神,圣洁的女神*……”她唱了一句诺尔玛的咏叹调,又停下来。

“好了,现在您说吧!”她说。

他思想斗争了一阵子,更加坚决地说: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我永远不说! 万一不是事实,万一是我的错觉呢? ……我永远不说,永远不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严重吗?”她心里想着这个问题,眼睛探究地望着奥勃洛莫夫说。

接着她脸上渐渐露出会意的神色,先是脸上的线条逐一泛出寻思和若有所悟的光彩,忽然间整个面部便被会意的光辉照得通明……太阳有时就是像这样从云端露出脸来,起初把它的光芒投到一株灌木上,渐渐扩展开去,照亮了其他的树木,甚至屋顶,忽然间把一整片景物呈现在我们面前。奥莉加已经猜透了奥勃洛莫夫的

心思。

“不行，不行，我说不出口……”奥勃洛莫夫坚持说，“别问我了。”

“我并没有问您啊！”她淡淡地说。

“怎么没有？您刚才……”

“我们回去吧，婶婶等着呢。”她一本正经地说，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

她一直向前走去，径自回她房间里去了，让婶娘去接待奥勃洛莫夫。

八

这一天对于奥勃洛莫夫是个希望逐渐渺茫的日子。他一直和奥莉加的婶娘在一起。这位太太人很聪明体面，衣着华丽，总是穿一件十分合身的新绸衫，领口总是镶着精美的花边，软帽做得也别致，帽上的缎带俏丽地烘托着对一个年近五十的人来说还很滋润的脸颊，一副金丝边长柄眼镜挂在链子上。

她仪态雍容，身上十分巧妙地搭着一条华贵的披肩，一只胳膊肘适当地倚着绣花靠垫，气度威严地坐在沙发上。从来没有见过她做什么活儿，像弯腰、缝纫、处理杂务这一类的事情，与她的脸面和仪态是不相宜的。她对仆役们下命令的时候，用的也是漫不经心的语调，说话简短而又冷淡。

她有时也看看书，但是从不提笔写什么。她善于言谈，不过说的多半是法国话。她很快就发现奥勃洛莫夫的法国话说得不太流利，第二天就改用俄语跟他交谈。

在交谈中她既不凭空想像，也不自作聪明。她头脑中似乎有一条理智从不超越的严格界线。总的看来，感情，任何好感，甚至爱情，参与她的生活的程度和其他因素相等，而从别的女人身上你立刻就会发现，爱情在她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上都有份儿，别的因素则是次要的，视爱情留下多大余地而定。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口头上也是如此。

这位太太最重视的是安排生活、控制自己、保持思想与意图以及意图与实行之间的平衡的能力。她从来不曾显出毫无准备和措手不及的样子，好像一个警觉的敌人，你无论什么时候窥伺他，总是发现他的目光严阵以待地注视着你。

与上流社会交往是她的天性，因此，她考虑任何问题，她的一言一行无不严守分寸和谨慎的原则。

她从不在人前表露自己的内心活动，从不把自己的隐秘思想告诉任何人。在她身边看不见她可以与之边喝咖啡边谈心的密友和老妪。只有冯朗瓦根男爵常常单独和她在一起，晚上有时坐到半夜，不过几乎总是有奥莉加在场。他俩多半沉默不语，然而这沉默却是大有深意的，仿佛暗示他俩彼此会意的事别人不得而知，不过也仅此而已。

他俩显然是喜欢彼此相伴，这是旁观者所能作出的惟一结论。她对待他和对待别人一样殷勤和善，也一样不冷不热。

好搬弄是非的人据此推断他俩早就相好过，说他俩曾经一起出国旅行，然而从她对他的态度当中却看不出有一丝一毫不可告人的特殊私情的痕迹，照理说那种私情是包不住的。

顺便说一句，男爵是奥莉加名下一处不大的田庄的委托人，那田庄不知怎么一来成了抵押品，至今尚未赎回。

男爵帮着提起诉讼，就是说，叫一名官吏草拟文稿，写好了，由男爵借助长柄眼镜审读，签字，再派这名官吏将文件拿到法庭上去，他自己则利用他在上流社会的关系使诉讼得以顺利进行。他说有希望尽快圆满解决。这件事使得那些好搬弄是非的人闭上了嘴，大家也都习惯于把男爵看成这家的亲戚。

男爵虽年近五十，看上去精力还很充沛，只是口髭染了色，一条腿行走起来略有些瘸。他的礼貌已经做到了极致。他从不在女士面前吸烟，不跷二郎腿，严厉指责年轻人在大庭广众间四仰八叉地半躺在圈手椅里，把膝盖和长筒靴举得齐鼻高。他在室内也戴手套，吃饭的时候才脱下来。

他穿着入时，燕尾服的扣眼里坠着许多绦带。他出门都坐轿式马车，而且非常爱惜他的马，上车之前总要巡视一周，检查马具，甚至马蹄，有时还掏出白手帕揩揩马的肩胛或者脊背，看看洗刷干净了没有。

遇见熟人，他会露出殷勤有礼的微笑；遇见陌生人，他的表情则是冷漠的，不过只要经人一介绍，那冷漠的表情也会换成微笑，此后再见面，他就总是笑脸相迎了。

他议论任何问题——道德也好，物价也好，科学也好，社会也好，

观点都很清楚，几句话就把自己的想法明确而完整地表述出来，仿佛是在摘引已经写进某本教科书里并且成为社会通用原则的格言。

奥莉加同她婶娘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很单纯，很融洽。她们从不过分亲昵，彼此亦无不满之处。

这一方面归因于婶娘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双方都没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婶娘从来不想叫奥莉加做与她的愿望截然相反的事情，奥莉加做梦也不会不照婶娘的意思去做，不会不听婶娘的忠告。

这些所谓的愿望和忠告指什么而言呢？不外乎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式，以及去法国剧院还是歌剧院一类的事情。

婶娘说多少，奥莉加做多少，绝不再多一点；而婶娘说话总是三言两语，适度到了冷淡的程度，从不超出婶娘的权利范围。

她们的关系淡得叫人无法断定，婶娘究竟要不要奥莉加听她的话，跟她特别亲热；奥莉加是不是真的听婶娘的话，跟她特别亲热。

然而，你第一次看见她们在一起，就可以肯定地说，她们不是母女。

“我去买东西，你要不要什么？”婶娘问。

“对了，婶婶，我得去换那件丁香色衣裙。”奥莉加说。于是她俩一块儿出门。或者奥莉加说：“不要，婶婶，我才去过。”于是婶娘用两根手指捏着奥莉加的双颊，吻一吻她的额头，奥莉加吻一吻婶娘的手，一个出门去，一个留在家中。

“这回我们还租那个别墅吗？”婶娘说这话的口气既不像发问，也不像决定，倒像是跟自己商量，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那儿很好。”奥莉加说。

于是别墅租了下来。

如果奥莉加说：“哟，婶婶，您不觉得那片树林和沙地怪没意思的？不如另找一处。”

“再说吧！”婶娘说，“奥莉加，咱们去不去看那个戏？人家早就在嚷嚷了。”

“好。”奥莉加说，但是既不急于满足婶娘的愿望，也没有俯首听命的表示。

有时她们之间也发生一点争执。

"哟，亲爱的[1]，绿缎带对你的脸色合适吗？"婶娘说，"还是要淡黄的吧。"

"唉呀，婶婶，淡黄的我用过六次了，腻烦不腻烦！"

"那就要深紫的[2]。"

"这种您喜欢吗？"

婶娘仔细看了看，慢慢地摇摇头。

"随你，亲爱的[3]，我要是你，就选深紫的[4]或者淡黄的。"

"婶婶，我还是拿这种吧！"奥莉加温和地说，并且选了她想要的那种。

奥莉加有事请教婶娘，并不像请教一位权威——权威的意见非听不可，而是像跟一位比她有经验的女士商量。比如她问：

"婶婶，这本书您看过，怎么样？"

"啊，糟透了！"婶娘一面说，一面把书推开，然而并不将它藏起来，或者设法不让奥莉加看，奥莉加也就再想不到去看这本书了。如果她俩都说不上来，就去问冯朗瓦根男爵，或者问施托尔茨，要是他在跟前的话。这本书是看，还是不看，就由他二人定夺。

有时婶娘会说："亲爱的奥莉加，提起那个在扎瓦茨基家常常过来跟你搭话的年轻人，昨天有人跟我讲了他做过的一件蠢事。"

话也就说到这儿为止。以后奥莉加还跟不跟他说话，就是奥莉加自己的事了。

奥勃洛莫夫的出现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产生任何问题，婶娘，男爵，甚至施托尔茨，都没有特别予以注意。施托尔茨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这个家庭是因为这里比较拘礼，不仅饭后不能睡觉，连跷二郎腿也不行，又必须衣着整洁，注意谈话内容。总而言之，不许打盹儿，不许躺下，还要不停地进行生动而合乎时代潮流的谈话。

此外，施托尔茨觉得把一位年轻、可爱、聪明、活泼而又有点好嘲弄人的女士，引进奥勃洛莫夫那昏睡般的生活中，就好比把一盏灯拿进一间阴森森的屋子里，使它那柔和的光辉照亮所有黑暗的角落，让室温升高几度，屋里的气氛也变得欢快一些。他把自己的朋友介绍

---

①②③④ 原文为法语。

给奥莉加的目的不过如此，万万没有想到他拿来的不是一盏灯，而是花炮。奥莉加和奥勃洛莫夫就更加料想不到了。

奥勃洛莫夫陪婶娘规规矩矩地坐了约两小时，一直没敢跷二郎腿，话也都说得很得体，甚至还很机灵地给婶娘递了两次搭脚凳。

男爵进来的时候，奥勃洛莫夫向他微笑问候，并且殷勤地握了握他的手。自此奥勃洛莫夫的举止更加彬彬有礼，三个人彼此之间再满意不过了。

至于奥勃洛莫夫跟奥莉加在一边谈话，或者到外面去散步，对此婶娘的看法是……或者不如说，婶娘根本没有什么看法。

如果奥莉加跟一个少年郎，一个花花公子去散步，那就不一样了。即使如此，婶娘也不会说什么，只会以她平素的分寸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作出另外一种安排，比如她会亲自跟他们一起去散步一两次，或者叫别人跟他们去，他们自然就不会再去散步了。

跟奥勃洛莫夫先生去散步，跟他单独坐在大客厅的一隅或者阳台上……有什么关系？他已经是三十开外的人了，不会对奥莉加说无聊的话，或者给她看什么书……谁都不会想到这上头去。

再者，婶娘听见施托尔茨临走前嘱咐奥莉加别让奥勃洛莫夫打盹儿，更别让他睡觉，得折磨折磨他，给他点压力，叫他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句话，对他发号施令。施托尔茨还请求婶娘关照奥勃洛莫夫，如果他不出国就多邀他来玩，拖他出去散步或者兜风，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动起来。

奥勃洛莫夫陪婶娘坐着的时候，奥莉加一直没有露面，时间过得真慢。奥勃洛莫夫又觉得身上一阵热一阵冷的。现在他有点明白奥莉加的情绪变化原因何在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的变化比上一次更让他心里难过。

上次的错误只不过使他觉得恐惧和羞耻。这一次呢，他心里如此沉重，不安，发冷，郁闷，好像碰上了潮湿阴雨的天气。他已经向她暗示他猜到她爱他，也许猜得不对，那可就太伤她的自尊心，再难挽回了。即使猜得对，也做得太笨！简直是轻浮！

他可能已经吓退了那羞怯地叩击少女心扉的情感，那情感像小鸟一样小心地、轻盈地落到树枝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飞离这里。

他忐忑不安地等着奥莉加下楼来吃饭，想听听她说什么，看看她的眼神……

她下来了，使他惊异不止的是，她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换了一副面孔，连嗓音也不似从前。

她的嘴上再也没有露出过年轻的、天真得带孩子气的微笑，她的眼睛再也没有因为疑惑不解或者出于单纯好奇而大大地睁开过，仿佛她已经没有什么要问的，没有什么想知道的，没有什么可惊异的了！

她的目光也不像从前那样追寻他了。她的眼神使人觉得她早已把他研究透了，他跟她好像毫无关系，如同男爵跟她一样。总之，他像是有一年没见她的面，她又长大了一岁。

昨日的懊丧和严峻神情踪影全无。她说说笑笑，甚至笑出声来，对于从前她不予回答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看得出来，她打定主意勉强自己去做别人都做而她从前没有做的事。她的无拘无束，她的坦诚，不见了。这一切一下子都到哪里去了呢？

饭后他走到她跟前去问她是否想出去散步。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转过脸去问婶娘：

“咱们去散步吗？”

“就在附近走走吧。”婶娘说，“叫他们给我拿阳伞。”

大家一起出门了，一路上没精打采地走着，不时眺望远方，眺望彼得堡，走到树林边，就转回露台上来。

“您今天好像没有心情唱歌了，是吗？我不敢请您唱啦。”奥勃洛莫夫说，等着看这种别别扭扭的局面会不会结束，她会不会又高兴起来，会不会从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间，最终从歌声里，闪现出坦诚、天真、信赖的光辉来。

“天太热啦！”婶娘说。

“没关系，我试试看。”奥莉加说着，就唱起了一支抒情曲。

听着那歌声，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是她，从前那热情的声音哪里去啦？

她嗓音清纯、一板一眼地唱着，然而……然而……却跟所有的小姐应邀在大庭广众间唱歌一样，毫不动人。她自己不动情，也没有使

听者的任何一根神经颤动一下。

她是不是言不由衷，故作镇静，而实际上在生气？怎么也无法断定，虽然她看上去挺殷勤，说话随和，但是也跟所有的小姐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

奥勃洛莫夫不等喝茶的时候到来，就拿起帽子告辞回家。

婶娘说："平时家里只有我们几个，要是您不觉得乏味，就请常来玩。星期天总有客人来，星期天您就不会觉得乏味了。"

男爵客气地起身，向他鞠了一躬。

奥莉加只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任何一个熟人一样。他向外走的时候，她转过身去望着窗外，冷淡地听着奥勃洛莫夫的脚步声逐渐消逝。

这两小时以及其后的三四天，乃至一个星期，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她有了很大的长进。只有女子能够以这样快的速度在肉体和精神的各个方面成熟起来。

她上生活课仿佛不是一天一天地提高，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提高。每小时中那最细微的不易让人觉察的经验和事件，对于男子会像小鸟一般掠过，而女孩子却会以无法说明的敏捷抓住它，追随它飞向远方，那弯曲的飞行路线，会作为一个抹不掉的印记、指示或者教训，留在她的记忆中。

男子需要立一块有字的路标的地方，女子只需有一阵微风拂过使空气发生耳朵极难听到的震颤就够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那张上星期还无忧无虑的、天真得可笑的脸，忽然有了严肃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她在想什么？其中似乎包揽了一切，有属于男子的全部逻辑、全部思辨的和经验的哲学，是全部生活体系！

表兄[①] 不久前离开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他学成归来，戴上了肩章，一见她就嘻嘻哈哈地跑过去，还想跟从前一样拍拍她的肩膀，拉着她的手转圈子，从一把把椅子和一张张沙发上跳过去……突然间，他仔细看了看她的脸，竟畏缩起来，羞怯地退到一旁，意

① 原文为法语。

识到自己的举动像个男娃娃，而她已经是一位女士了！

怎么会这样？出了什么事？有什么凄惨的遭遇吗？经历过什么重大事件吗？听到什么轰动全城的新闻吗？

*妈妈*① 也好，*叔叔*②也好，婶婶也好，嬷嬷也好，女仆也好，谁都不知道。从时间上来看，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大事，她只不过跳了两次马祖卡舞，几次对舞③，就说头有点痛，夜里失眠……

后来好了，只是神色有些改变，看人的目光不似从前，也不大声笑了，一只梨不肯一次吃完，不再讲学校里的事情……她也完成了学业。

第二天、第三天，奥勃洛莫夫就像上面说的*表哥*④，几乎认不出奥莉加了。他不好意思看她，而她倒没什么，只是不像先前那样好奇，那样温情脉脉，对待他和对待别人一样。

"她怎么啦？她的思想感情起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苦恼着她，"我真的一点也不明白！"

他怎么能明白！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对于一个男子，需要花二十五年时间，还要有二十五位教授和图书馆的协助，在世界上漂泊过一阵子，有时甚至要失去一些道德的芳香、思想的新颖和若干头发，才能完成。这变化指的是，她已经步入自觉的领域，如此轻而易举，代价又如此低廉。

"不行，这太叫人受不了啦！"他终于说，"我要搬到维堡区去，我要工作，读书，我要去奥勃洛莫夫田庄……一个人去！"接着他又十分沮丧地说，"没有她相伴！永别了，我的乐园，我理想中的光明而宁静的生活！"

第四天、第五天，他都没有去看奥莉加，也没有读书写字。出外散步吧，只走到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再往前就得爬坡了。

"这么热，竟有兴致散步！"他对自己说，于是打了一个哈欠，就转回来，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就像他在戈罗霍夫大街上那间到处是

---

①②④ 原文为法语。

③ 一种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民间舞，后来在欧洲流行开来。跳时男女分成两列，面面相对。

灰尘、窗帘全都放了下来的书斋里一样。

他的梦也是乱糟糟的。一觉醒来，眼前是摆好饭菜的桌子，有冷鱼汤、肉排。扎哈尔站在那里睡眼惺忪地望着窗外，阿尼西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弄得盘碟咣啷啷地响。

他吃罢饭，坐到窗前去。总是一个人，真寂寞啊！不成话！又不想动了，什么欲望也没有！

"少爷，街坊把小猫送来了，您看看，行不行？是您昨天要的。"阿尼西娅说着，把小猫搁在他的膝头上，想让他开开心。

他开始抚摩小猫，可是跟小猫玩还是无聊！

"扎哈尔！"他喊道。

"您有什么吩咐？"扎哈尔没精打采地问。

"我还是搬回城里去罢！"奥勃洛莫夫说。

"回哪儿去？房子都没了。"

"去维堡区嘛。"

"这算哪门子事啊！从这个别墅搬到那个别墅？那边有啥您没见过？没见过米海·安德烈伊奇吗？"

"这儿不方便……"

"又要搬了？老天爷啊！这回已经累得不行了，还有两个茶杯、一把地板刷没找着，不是米海·安德烈伊奇搬过去了，就是丢了。"

奥勃洛莫夫没有说话。扎哈尔刚走出去，又拖着一只皮箱和一个旅行袋回来了。

"这些东西往哪儿搁？还不卖了去？"他踢了踢箱子说。

"你疯了吗？我这两天就要出国。"奥勃洛莫夫生气地说。

"出国！"扎哈尔忽然咧开嘴笑了，"幸亏您只是说说，有那么容易！"

"有什么奇怪的？我一动身，不就完了……我的护照都办好了。"奥勃洛莫夫说。

"到了那边，谁给您脱靴子？"扎哈尔讥讽地问，"叫娘儿们来干？离了我，您就完了！"

他又咧开嘴笑了，使得颊须和眉毛都向两旁移去。

"你尽说蠢话！把东西拿出去，走开！"奥勃洛莫夫心烦地说。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奥勃洛莫夫刚睡醒，扎哈尔就端了茶来，并且说他去买面包的时候看见小姐了。

“哪位小姐?”奥勃洛莫夫问。

“哪位？伊林斯基家的小姐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啊!”

“怎么样?”奥勃洛莫夫急切地问。

“叫我问候您，问您身体可好，在干什么。”

“你怎么说?”

“我说：身体挺好，他能干什么？……”扎哈尔回答说。

“你为什么胡说八道?”奥勃洛莫夫说，“‘他能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能干什么？还说了什么?”

“小姐问您昨天在哪儿吃的中饭。”

“你怎么说呢？……”

“我说您在家吃的，夜宵也是在家吃的。小姐说：‘他还吃夜宵?’我说您只吃了两只小鸡……”

“蠢——货!”奥勃洛莫夫厉声说。

“怎么是蠢货！我说的不是实话?”扎哈尔说，“我兴许还能把鸡骨头找出来……”

“真是个蠢货!”奥勃洛莫夫又说，“她怎么样呢?”

“小姐笑了，她说：‘怎么才吃这么一点?’”

“看你蠢不蠢!”奥勃洛莫夫说，“你还应该告诉她，你给我反穿衬衣。”

“小姐没问，我就没说。”扎哈尔说。

“她还问什么?”

“小姐问您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你怎么说呢?”

“我说您什么也不干，总躺着。”

“唉！……”奥勃洛莫夫气得把两个拳头举到太阳穴边，大喝一声“滚!”他又声色俱厉地说，“你再敢这样胡说八道，看我收拾你！这个人真恶毒!”

“那我怎么办？这么大年纪还去说瞎话不成?”扎哈尔反问道。

“滚!”奥勃洛莫夫又喝了一声。

扎哈尔不怕挨骂，只要主人别说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就行。

“我还说，您想搬到维堡区去。”扎哈尔说。

“出去！”奥勃洛莫夫喝道。

扎哈尔出去了，在门厅里大声叹了一口气，奥勃洛莫夫开始喝茶。

他呷了一口茶，从一大堆配餐面包和小甜面包圈中，只拿起一个配餐面包吃了，生怕扎哈尔再去出他的丑。接着他点燃一支雪茄，坐到桌前，打开一本书，看完一页，正想翻过去，发现书页尚未裁开。

奥勃洛莫夫用一个手指裁开书页，纸边成了狗牙形，而这本书不是他的，是施托尔茨的。施托尔茨可是个死扣板眼的人，做什么事都有一套严格得不得了的规矩，尤其是对待书籍！他的纸张也好，铅笔也好，一切小东西都放在一定的地方，不乱挪动。

奥勃洛莫夫本该用一把骨制的小刀来裁书页，可是他没有。当然，也可以要一把餐刀来裁，但是奥勃洛莫夫情愿把书放回原处，走到沙发跟前去。他刚用一只手抵着绣花靠垫，想以更舒服一点的姿势躺下去，扎哈尔突然走进来说：

“对了，小姐请您上那个……叫什么来着……唉！……”

“你刚才，两个钟头之前怎么不说？”奥勃洛莫夫连忙问。

“您叫我出去，没让我把话说完……”扎哈尔辩解说。

“你坏了我的事，扎哈尔！”奥勃洛莫夫动情地说。

“瞧，又来了不是！”扎哈尔以左颊对着主人，眼睛看着墙壁想道，“跟上回似的……又要说那个字眼儿了！”

“上哪儿？”奥勃洛莫夫问。

“上那个叫什么来着？是花园吧……”

“上公园吗？”奥勃洛莫夫问。

“上公园，没错，小姐说：‘去走走，如果他愿意的话。我要到那边去……’”

“给我穿衣服！”

奥勃洛莫夫跑遍了整个公园，所有的花坛和亭子都看过了，也没有发现奥莉加。他又向着他曾在那里吐露心曲的小径走去，发现她坐在一张长椅上，离她那天折了一枝丁香又扔掉的地方不远。

“我以为您不会来了。”她亲切地对他说。

“我在公园里到处找您。”他说。

“我知道您会找我，有意坐在这儿，我想您一定会从这儿走过。”

奥勃洛莫夫本想问她：“为什么您这样想呢?”但是看了她一眼，就把话咽下去了。

她的神色已不似早些时候他俩在这里散步的那一天，而像最近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她而去的那一回。她的亲切也是拘谨的，整个面部表情显得专注而又明确。他明白，今后不能再跟她玩捉迷藏的游戏，不能再向她提那种天真的问题了，快乐的童稚时期转瞬已经过去。

许多没有说穿而又可以用巧妙的问话来沟通的心事，在他们之间不知怎么一来已经有了结论，无须多言，但是再回到初始的状态就不可能了。

“怎么好久不见您了?”她问。

他没有回答。他很想再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让她明白，他们之间那隐秘的美妙关系已不复存在，如今她的这种像云雾般围绕着她的沉思默想的神情使他苦恼，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不过他又感觉到，只要他对此稍加暗示，她就会表示惊讶，以后对他更加冷淡，那刚一冒头就被他不小心弄灭了的火花或许永不再现。应该慢慢地、小心地让死灰复燃。可是究竟如何去做，他却束手无策。

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长大了，几乎比他还高，今后再不会对他抱孩子气的轻信态度了。为了找回失去的幸福，必须渡过鲁比肯河①。

如何渡过呢？万一只有他一个人过去了，怎么办?

他心里在想什么，她比他更清楚，因此是她占了上风。她洞察他的心灵，看出在他心底怎样产生了感情，怎样活动，又怎样表现出来。她很清楚，少女的那些武器，诸如女性的狡黠、把戏、媚态，对于奥勃

① 鲁比肯河是古意大利与高卢之间的一条界河。历史上凯撒曾渡此河向庞贝进军。



希什马列沃伊 绘

洛莫夫都是多余的，根本无用武之地。

她甚至发现，别看她年轻，在这场情感的纠葛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她，而他只能在心里产生深刻的印象，表现出怀着激情的懒洋洋的顺从，让他的脉搏永远随着她的脉搏跳动，可是绝不会有意志的活动，绝不会有积极的念头。

她一下子就估量出自己对他究竟有多大的支配力，她很喜欢起北极星的作用，喜欢把自己的光芒倾泻到一潭死水上，再由它反映出来。她以各种方式庆祝自己在这场角逐中占了上风。

无论这是一场喜剧也罢，悲剧也罢，男女主人公几乎自始至终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不是这个折磨那个，就是那个折磨这个。

奥莉加跟任何一个占上风的女子，即扮演折磨人的女主人公一样，应该说她比别人好一点，而且是无意的，却少不了要像猫玩老鼠似的把对方玩弄一下。有时她也会有刹那间的感情爆发，犹如任性的一时发作，接着她又突然收了回去。更多的时候是她推着他向前走，因为她知道他是不会主动向前迈一步的；她不推，他就不动了。

“您很忙吧？”她问，同时继续绣她的十字花。

“我倒想说忙，可是扎哈尔那张嘴呀！”奥勃洛莫夫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嗯，我看了一点东西。”他随便回答道。

“是小说吗？”她又问，并且抬起眼睛望着奥勃洛莫夫，看他摆出什么面孔来说谎。

“不是，我几乎不看小说。”奥勃洛莫夫神色镇定地说，“我看的是《发现与发明史》。”

他说完，心里想：“感谢上帝，今天我好歹看了一页！”

“是俄文本？”她问。

“不，是英文本。”

“您能看英文书？”

“能，虽说比较吃力。您进城去过吗？”奥勃洛莫夫这样问，主要是想转移话题。

“没有，我一直在家。我总在这儿，在这条林阴路上做活计。”

“总在这儿？”

"对，我喜欢这条林阴路，感谢您带我来，这儿几乎没有人……"

"我并没有带您来，"他打断了她的话，"记得吗，我们是在这儿偶然相遇的。"

"不错，是这样。"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

"您的麦粒肿全消了吗？"她注视着他的右眼问。

他红了脸，说：

"已经消了，感谢上帝。"

"如果眼睛痒起来，您用普通的酒擦一擦，就不会长麦粒肿了，"她接着说，"是嬷嬷教我的。"

"她怎么总说麦粒肿？"奥勃洛莫夫想。

"还有，别吃夜宵。"她认真地说。

他差点愤怒地大喝一声："扎哈尔！"

"只要您夜宵吃得太饱，再躺上三天，尤其是仰面躺着，就一定会长麦粒肿。"她接着说，眼睛一直看着她的活计。

"蠢——货！"奥勃洛莫夫又在心里向扎哈尔怒吼了。

"您做的是什么活计？"为了改变话题，他这样问。

"叫人铃的套子，"她一面说，一面把卷成一卷的十字布展开，给他看那上面绣的花，"给男爵绣的，好吗？"

"嗯，很好，花样很可爱。这是一枝丁香吗？"

"好像……是的，"她漫不经心地答道，"我随便挑的……"她连忙卷起了那块布，脸上泛起了一点红潮。

"如果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尽这样谈下去，未免太没趣。"奥勃洛莫夫想，"换了别人，比如施托尔茨吧，一定能得到，我真无能。"

奥勃洛莫夫皱起眉头，迷茫地望着四周。她看了看他，把活计放进小提篮里。

"我们往小树林那边走吧。"她说，同时把小提篮交给他拿着，自己撑开了阳伞，整了整衣裙，向前走去。

"您为什么闷闷不乐？"她问。

"不知道，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我有什么可快乐的呢？怎么才能快乐呢？"

"找点事做,多与人交往。"

"找点事做! 有了目的才能去做事。我有什么目的呢? 没有。"

"生活就是目的。"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活着,那就只能过一天算一天;看到白日已尽,夜色降临,就高兴,睡梦中便可将今天为什么而活、明天又为什么而活这个枯燥无味的问题搁置起来。"

她默默地听着,目光冷峻,两道蹙起的娥眉间含着严厉的气色,唇纹像蛇一般蠕动着,像是疑惑,又像是轻蔑……

"为什么而活!"她说,"难道会有无用的生命?"

"会有,比如我的。"他说。

"您到现在还不知道您活着目的何在?"她驻足问道,"我不相信,您这是自己诋毁自己,不然就是您不配活着……"

"我已经过了应该有生活目的阶段,往后什么也不会有了。"

他叹了口气,而她却露出了笑脸。

"什么也不会有了吗?"她反问道,但语气是活泼愉快的,伴着笑声,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话,而是预见到往后他还会有什么。

"您笑吧!"他说,"可是的确如此。"

她垂下头,缓步向前走去。

"我究竟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人活下去呢?"他跟在她身后说,"应该追求什么,使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趋向何方? 生命之花已经萎谢,只剩下刺了。"

他俩慢慢走去,她心不在焉地听着,顺手折了一枝丁香,看也不看,就给了他。

"这是什么?"他感到有些意外地问道。

"您看嘛,是一枝花。"

"什么花?"他睁大眼睛望着她问道。

"丁香花。"

"我知道……不过它意味着什么呢?"

"生命之花和……"

他停住脚步,她也停住脚步。

"和什么? ……"他又问。

"我的懊恼。"她说,专注的目光直射着他的眼睛,而脸上的微笑说明她这样做有自己的用意。

包围着她的云雾散了。她的目光在说话,而且是明白易懂的话。她似乎有意翻开一本书中的某一页,让他看那只可意会的一段。

"原来我还有希望……"他突然容光焕发地说。

"有希望得到一切! 不过……"

她没有说下去。

他忽然得到了新生。这回轮到她认不出奥勃洛莫夫了,只见他那张睡眼惺忪的脸刹那间变了样,眼睛睁开了,双颊泛出了红晕,思想活跃起来,目光闪现出希望和意志力。从这张面孔的无声的变化中,她清楚地看到奥勃洛莫夫顿时有了生活目的。

"生活啊,生活又向我敞开了大门。"他梦呓似的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在您的微笑里,在这枝丁香花里,在圣洁的女神里……全都在这里了……"

她摇了摇头。

"不对,不是全部……是一半。"

"好的一半。"

"大概是吧。"她说。

"另外一半在哪儿呢?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

"您去找呀。"

"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不失去头一半。"她终于把话说明,接着便把手伸给他,由他挽着,一起回去了。

他一会儿兴奋地偷偷看看她那可爱的头、她的身段和鬈发,一会儿攥一攥手中的丁香花枝。

"这都是我的! 我的!"他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真不敢相信自己。

"您不搬到维堡区去了吧?"当他告辞的时候,她问道。

他笑了,也不骂扎哈尔是蠢货了。

九

自那以后，奥莉加身上并没有发生意想不到的突变。在婶娘和外人面前，她表现得很平静，但是只有同奥勃洛莫夫在一起，她才在生活，才感受生活。她不再向人讨教她该做什么，如何举止，也不再理会少女遵奉的权威。

随着生活的，即情感的各个发展阶段依次在她面前展开，她敏锐地观察到种种现象，听到自己的本能的呼声，并且拿新观察到的现象与过去积累下来的不多的经验相对照，小心地试探着向前迈步。

她也没有人可讨教。难道去问婶娘？对于这一类问题，婶娘的回答一向是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使奥莉加得不出刻骨铭心的具有教诲意义的结论。施托尔茨又不在。奥勃洛莫夫呢？他就像伽拉忒亚，而奥莉加倒扮演着皮格玛利翁的角色。[①]

她的生活就是这样悄悄地充实起来的，没有表现出感情的阵阵勃发和焦躁，毫不引人注目，在别人不知不觉间她已进入新的天地。在别人看来，她的举动和以前一样，其实却完全两样。

她照旧去法国剧院看戏，然而戏的内容同她的生活有了联系。她照旧看书，然而字里行间总会迸出她的思想的火花，某些地方还燃起她的情感的火焰，记下她昨天说过的话，作者似乎偷听到她的心如今是怎样跳动的。

树林里的树木依旧是那些，但它们的沙沙声中却有了特殊的含义，在它们和她之间产生了有灵气的和谐。鸟儿的唧喳声也不似平常，好像在谈什么话。周围的一切都会说话，和她的心情一致。看见花儿开了，她似乎就听到了它的呼吸。

---

① 传说塞浦路斯国王皮格玛利翁创作了一座海中神女伽拉忒亚的象牙雕像，并且钟情于它。最后爱神阿佛洛狄忒赋予这雕像生命，使神女做了国王的妻子。

她的生活也出现在梦中。梦中有许许多多的幻影和人物，她有时跟他们大声谈话……他们对她说的话十分模糊，她听不懂。她跟他们说话，问他们问题，也很吃力，很模糊。不过早晨醒来卡佳就会对她说，她夜里说梦话了。

她想起施托尔茨的话，施托尔茨常对她说，她还没有开始生活，有时惹得她很不高兴，怪他不该把她看成小娃娃，她已经二十岁了。现在她才明白，施托尔茨的话是对的，她现在才开始生活。

"等到您身上的全部力量都活跃起来，您周围的生活才会活跃起来，那时候您就会看到您现在看不到的，听见您现在听不见的东西。精神的音乐奏响了，您会听到万种天籁，您会去注意小草生长的声音。等着吧，别着急，那个时候自然会到来！"他伸出一个指头说。

那个时候来到了。"一定是力量在活动，机体苏醒了……"她借用施托尔茨的话说，同时仔细倾听前所未有的悸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警觉地观察正在苏醒的新的力量的每一种新的表现。

她不再耽于幻想，也不为树叶突然颤动、眼前出现夜的幻影、夜里似乎有人神秘地在她耳畔说些含糊费解的话所动了。

"是心理作用！"她有时含着泪一遍又一遍笑着对自己说，竭力克服恐惧心理，振奋起觉醒的力量去控制还不够坚强的神经。她从床上起来，喝下一杯水，推开窗户，用手帕扇一扇脸，从睡梦和幻觉中清醒过来。

而奥勃洛莫夫早晨一醒来，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奥莉加的全身形象，手里拿着丁香花枝。他无论在睡梦中，还是在散步和看书的时候，心里只想着她。

他日夜都在同她默默地谈天，他总把从奥莉加的外貌和性格中获得的新发现，糅合到《发现与发明史》一书中去。他还想出了同她不期而遇、送书给她、送小礼品给她的机会。

回到家中，他在心里继续他同她见面时的谈话，甚至在扎哈尔进来的时候，也用极其温柔的调子对扎哈尔说："瞧你这秃鬼，又把没擦过的皮靴拿给我穿，小心我跟你算账……"

然而，自从她第一次为他唱歌以来，他脸上那种无所挂虑的神情已经荡然无存。他的生活也不似从前。那时候他仰面躺着两眼望墙

壁也行，阿列克谢耶夫在他跟前坐着也行，他在伊万·格拉西莫维奇那里坐着也行，一切都无所谓。那时候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不期待什么人和事。

如今白天和黑夜，早晨和晚上的每一个时辰，他都有自己不同的形象，或者充满七色光，或者阴郁黯淡，这取决于奥莉加在场还是不在场。

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有反映。他的头脑每日每时都在思考，猜度，预料，因前途茫茫而苦恼，横竖离不开那些问题：能不能见到她？她会怎么说，怎么做？她怎么看？会给他什么任务？向他提什么问题？满意还是不满意？考虑这些问题已为他的生活所必需。

"如果只感受这爱情的温暖，而不知其忧虑，那该多好！"他这样幻想着，"唉，生活真烦人，无论躲到哪里去，都不得安宁！一下子添了多少新的活动和事情啊！恋爱是人生最难的课程！"

他已经读完了几本书，奥莉加请他讲一讲书的内容，并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洗耳恭听。他还写了几封信到田庄上去，把村长撤换了，又通过施托尔茨跟一位邻居建立了联系。如果他认为可以离开奥莉加的话，他很可能已经到乡下去了。

他已经有两个星期不吃夜宵，白天也不躺着了。

这两三个星期以来，他们遍游彼得堡各郊区。婶娘、奥莉加、男爵和奥勃洛莫夫不止一次出现在郊区的音乐会和大节日游艺会上。他们还说起去芬兰看著名的伊马特拉急流。

其实奥勃洛莫夫是下不了决心到比公园更远的地方去的，都是奥莉加主意多。只要他对她发出的邀请有踌躇之意，这次出行就算定了。奥莉加也因此满脸笑容，喜不自胜。别墅附近方圆五俄里以内的小丘，没有一座他没登过几次。

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增长，发展，依照自己确定不移的规律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奥莉加日益增添光彩。她的眼睛更亮了，仪态更优美了，胸脯更丰满了，在一呼一吸间起落得那么匀和。

"奥莉加，到别墅来以后，你变得更漂亮了。"婶娘对她说。男爵的微笑中也含着同样的谀词。

奥莉加红着脸把头靠在婶娘的肩上，婶娘爱抚地拍拍她的脸颊。

有一天，奥勃洛莫夫在小丘下他们约定会合后一起去散步的地点，小心翼翼地、几乎是耳语似地呼唤奥莉加。

因为没有听到回答，他看了看表。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喊了一声，还是没有回答。

奥莉加此刻正坐在小丘上面，听到了呼唤，但却忍住笑，不予回答。她想强迫奥勃洛莫夫上去。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穿过灌木林，爬到半山腰，望着山上喊。"五点半是她自己定的呀！"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下她忍不住笑出声来。

"奥莉加，奥莉加！ 唉，原来您在那儿！"他说着，登了上去。

"哟！ 您躲在山上，真想得出！"他在她身边坐下说，"您想叫我受点罪，结果您自己也受罪了。"

"您从哪儿来？ 直接从家里来吗？"她问。

"不，我先到您家去了一趟，他们说您已经出门了。"

"您今天都干什么了？"她问。

"今天……"

"跟扎哈尔拌嘴了吗？"她接着问。

他笑了，表示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没有，我看《评论》[①] 了。不过，奥莉加……"

他没有说下去，只专注地观察着她的侧面、头部以及那只绣花的手一上一下的动作。他把自己的目光像聚光玻璃似的对准了她，无法移开。

他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时左时右、时下时上地追随着她的手的动作。他的体内却进行着积极的活动：血液加速循环，脉搏剧烈跳动，心脏在沸腾。这些对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他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如临死刑，又如灵魂处于极乐时刻。

他默然失语，甚至动弹不得，只有一双因动情而湿润了的眼睛紧盯着她。

---

① 原文为法语。指十九世纪法国出版的杂志《两个世界的评论》。

她时不时地向他投来深深的一瞥，领会着那明明白白显露在他脸上的并不深奥的意思，心里想："天哪！他多么爱我啊！又是何等地温柔啊！"她欣赏着匍匐在她的脚下以及她的力量面前的这个男人，并以此自豪！

那使用象征性的暗示、意味深长的微笑、丁香花枝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爱情日益严肃而苛刻起来，变成一种义务。于是双方的权利产生了，彼此越来越不掩饰，误会和疑惑一个接一个消失，或者让位给更加明确和肯定的问题。

她总以轻松的讥讽谴责他过去虚度光阴，而对此作出的判决却不留情面，比施托尔茨更深刻、也更有效地惩罚他的消极处世态度。等到她和他更加接近了，她对他的委靡不振就从讥刺变为专横。她大胆地向他指出人生的目的和义务何在，严格地要求他行动起来，不停地叫他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叫他思索她熟悉的微妙的实际问题，或者向他请教她不清楚的、不明白的问题。

于是他拼命努力，拼命挣扎，拼命挖脑浆子，以免在她眼里掉价，也可以说是为了帮她释疑解难，或者像英雄一般为她剖开疑团。

她的全部女性战术都充满柔情，而他所做的紧紧跟上她的智力活动的努力都喷发着激情。

然而常常是他精疲力竭地躺在她的脚边，把手按在心上，倾听自己的心脏如何跳动，却又不能把含着惊喜和赞美的痴痴呆呆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在这样的时刻，她就欣赏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他多么爱我啊！"一旦发现隐藏在奥勃洛莫夫心灵中的"故我"——一点点疲乏困倦的影子，而奥莉加又善于探视他的内心深处，她就要使劲责难他，责难中有时不免会夹杂着悔恨和害怕走错一步的苦涩情绪。

有时他刚张开嘴要打哈欠，一看到她的惊讶的目光，就吓得立刻把嘴闭上，以至牙齿碰得咯咯响。连他脸上现出的一丝困意她也不放过，不仅要盘问他目前在干什么，还要盘问他将来打算干什么。

当他看到他的倦意会使她也产生倦意，并且对他敷衍而又冷淡的时候，他就比受到她责难的时候更加振作。他的生命、精力、活动便都积极起来，阴影重又退去，爱河像清澈的泉水般喷涌出来。

然而这种种顾虑都还没有跑出爱情的魔圈，他的活动是消极的：他不睡觉了，而是读书，有时想一想如何订他的计划，常常出去活动。至于今后的方向，生活的意义，以及事业，都还有待考虑。

“安德烈还要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吃罢中饭，奥勃洛莫夫生怕自己又睡着，瞪大眼睛说，“难道这不是生活？难道谈恋爱不是工作？叫他来试一试！每天步行十俄里！昨天晚上在城里一家糟透了的旅店过夜，和衣而卧，只脱去皮靴，扎哈尔又不在跟前，都是她派给我的！”

他最受不了的是奥莉加向他提出专业性的问题，要求他回答得像大学教授一样使她完全满意；可是奥莉加偏偏常这样做，又全然不是出于学究气，只不过想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罢了。她甚至常常忘记她对奥勃洛莫夫这样做的目的，迷上了问题本身。

奥莉加热中地听着奥勃洛莫夫讲某项人们习惯于认为女子无须懂得的知识，有时就怀着遗憾的心情沉思地说：“怎么不教我们这个呢？”

有一次，她突然向奥勃洛莫夫提出有关双星的一些问题，他一不小心引用了赫歇耳[①] 的话，就被奥莉加派进城去查书，回来讲给她听，直到她满意为止。

还有一次，奥勃洛莫夫跟男爵谈天的时候，又不小心漏了几句有关画派的议论，他又得花一个星期时间去看书和讲解，还得跑一趟埃尔米塔日宫[②]，用实物向她证明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

如果他胡说一气，她立刻就能察觉，并且不会放过他。

他又得转一个星期商店，搜寻名画。

可怜奥勃洛莫夫不是温习旧书，就是跑书店买新书，有时彻夜不眠，潜心钻研，以便第二天早上装出忽然想起从前读到过的样子，去回答昨天的问题。她提这些问题并非出于女性的无心，亦非一时兴

---

① 威廉·赫歇耳(1738—1822)，英国天文学家，用他制作的望远镜于一八〇三年发现双星现象。

② 此宫与彼得堡的冬宫组成一个建筑群，在十九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欧洲名画博物馆之一。“埃尔米塔日”是法语音译，有“隐修处”之意。

起，想了解了解，而是急不可待地要探个究竟。如果奥勃洛莫夫不作声，她就以考问的目光长时间盯着他，叫他不好受。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他吓得发抖。

“您怎么不说话？”她问，“让人觉得您厌烦了。”

“唉！”他长叹一声，仿佛刚刚从昏厥中清醒过来，说，“我太爱您了！”

“真的吗？如果我不问您一句，可不像有这回事。”她说。

“我心里起了什么变化，您真的感觉不到？”他问，“连说话我都觉得困难，这里……您摸摸……堵得厉害，好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往往会有那种感觉。奇怪的是，对于痛苦和幸福，肉体的反应竟是一样的，都有一种沉重感，呼吸起来胸痛，而且想哭！如果我大哭一场，流些眼泪会使我轻松一些，就像在痛苦的时候一样……”

她默默地看了看他，仿佛想检查他的话是否真实。她把他说的话与他的面部表情对照了一下，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微微一笑。她脸上洋溢着平静的幸福神情，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搅乱这种平静。她心中显然没有沉重感，只有在这宁静的清晨大自然给人的美好的感觉。

“我究竟怎么啦？”奥勃洛莫夫仿佛在问自己。

“要我说吗？”

“您说吧。”

“您……恋爱了。”

“那是当然的。”他肯定地说，同时拉起她那只正在绣花的手，又不去吻它，只紧紧地把她的手指按在自己的唇上，似乎打算一直这样握下去。

她试着轻轻把手抽回，可他握得很紧。

“好啦，松手吧！”她说。

“您呢？”他问，“您……没恋爱……”

“我恋爱了，不……我不喜欢这样说。我喜欢您！”她说完，看了他许久，似乎在检查自己是否真喜欢他。

“喜……欢！”奥勃洛莫夫说，“不过也可以喜欢母亲、父亲、奶妈、

甚至小狗，这只是个一般性的、综合的概念，就像人人都可以穿的……”

“大袍子？”她笑问道，“对了，您的大袍子呢？”

“什么大袍子？我没有什么大袍子。”

她看了他一眼，露出责备的微笑。

“您倒提起大袍子来！”他说，“我可迫不及待地想听听您内心的情感如何爆发，您给这种爆发冠以什么名称，可您……天哪，奥莉加！我是爱上您了，我说只有这才叫爱，一个人不会爱上父亲、母亲，或者奶妈，而是喜欢他们……”

“我不知道，”她沉思地说，仿佛在探察自己的内心，竭力想弄清楚自己心里究竟产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上您了。如果没有，那或许是因为时候还不到。我只知道我没有像这样喜欢过我的父亲、母亲，或者奶妈……”

“究竟有什么不同？您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他又问。

“您想知道吗？”她调皮地问。

“对，对，对！难道您没有表白的迫切需要？”

“您为什么非知道不可呢？”

“为了时时刻刻靠这个生存——今天，明天，直到下次相见……我只为这个活着。”

“您看，您必须每天给自己的柔情增添新的内容！这就是恋爱和喜欢的不同之处。我……”

“您怎么样？……”他迫不及待地问。

“我可不一样，”她说，同时靠在椅背上，两眼望着天上的行云，“您不在，我觉得没意思。与您暂时分别，我也舍不得，时间长了，更觉得痛苦。我一下子就看出来并且相信，您爱我，我觉得幸福，即使您永远不再对我说您爱我。比这更多更好地去爱我不会。”

“这好像是……考狄利娅[①] 的话。”奥勃洛莫夫心里想，同时满怀激情地望着奥莉加……

① 指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的主人公李尔王的幼女。

“如果您……死去，”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会永远为您服丧，而且永远不再微笑。如果您爱上别的女子，我绝不抱怨，绝不诅咒您，而会暗自祝您幸福……爱对于我就是……人生，而人生……”

她斟酌着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

“人生在您看来是什么呢？”奥勃洛莫夫问。

“人生是义务，爱当然也是义务，仿佛是上帝指派给我的，”她说着，举目望天，“叫我去爱。”

“考狄利娅！”奥勃洛莫夫说出声来，接着又沉思地说，“她也只有二十一岁！原来爱在您心目中就是这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有力量活一辈子，爱一辈子……”

“是谁给了她这个思想啊！”奥勃洛莫夫几乎是崇敬地望着她这样想，“她并不是通过亲身经历的磨难和坎坷达到对人生和爱情如此明确而朴素的认识的。”

“可是还有狂喜，还有激情呢？”他说。

“我不知道，”她说，“我没有体验过，因此不懂这是什么。”

“哦，现在我可懂呢！”

“也许我逐渐会体验到，也许我也会有像您那样的冲动，在遇见您的时候，也会不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您……这一定很可笑！”她笑嘻嘻地说，“有时候您像那样以眉目传情，我猜婶婶一定注意到了。”

“如果您没有我体验到的那种狂喜，那么您的爱情带来的幸福感是什么呢？……”奥勃洛莫夫问。

“是什么？就是这个！”她说着，指了指奥勃洛莫夫，又指了指自己和周围的幽静环境，“难道这不叫幸福？难道我以前这样生活过？以前我在这些树木间，没有书，没有音乐，连一刻钟也坐不住。除了安德烈·伊万内奇，跟任何男人谈天我都嫌烦，无话可说，总想一个人待着……现在呢……两个人默默地静坐也很愉快！”

她环顾四周，看看树木和小草，最后将目光转向他，微笑着把手伸给了他。

“您离开我的时候，我难道不痛苦吗？”她接着说，“我难道不是连忙上床睡觉，免得眼睁睁地守着那寂寞的夜晚？难道第二天早上没

派人给你送信？难道……”

她每说一次“难道”，奥勃洛莫夫的脸上就增添一分喜色，两只眼睛放射着光辉。

“对，对，”他说，“我也盼着早晨快来，也讨厌夜晚，第二天一早派人到您那里去，并不是有什么事情，而只不过是为了多说一遍、也多听一遍您的名字，从他们嘴里打听到一点您的生活细节，羡慕他们又见到了您……我们所想的，所盼的，赖以生存的，寄予希望的，全然相同。奥莉加，请原谅我多疑。现在我确信，您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婶娘……”

“还有小狗。”她说，并且笑出声来。

“请相信我，”最后她说，“就像我相信您一样。不要怀疑，不要拿无缘无故的怀疑把这幸福吓跑。我既然已经称它为自己的幸福，就不会放弃，除非有人夺去。这一点我心里明白，尽管我很年轻……您可知道，”她的声音里充满自信，“自从我认识您这一个月以来，我想得很多，有了很多新的体验，仿佛循序渐进地独自读完了一本厚厚的书……您可别怀疑……”

“我不能不怀疑，”他打断了她的话，“这一点请别强求。现在当着您的面，我什么都相信，您的目光和声音说明了一切。您看着我，就好像是在对我说话，我不需要语言，我能理解您的目光。可是只要您不在我跟前，种种疑惑就开始折磨我，我必须再跑到您那里去看看您，否则我不能相信。这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我相信您，这是为什么呢？”她问。

“您能不相信我吗？我在您面前是个被激情弄得疯疯癫癫的人！我想您从我的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就像照镜子一样，何况您只有二十岁。您看看自己吧！有哪一个男子遇见您能不对您表示惊喜……即使是以目光表示吧？及至认识您，听您说话，长时间地望着您，爱您——哦，真会使人发疯！可是您却如此沉稳而平静。有一两天我听不到您说：‘我爱……’这里就恐慌起来……”他指了指自己的心。

“我爱，我爱，我爱！这够您用三天的了！”她说着，从长椅上站起身来。

“您总是开玩笑，而我却是认真的！”他叹了一口气，跟着她走下坡去。

这个调子在他们之间不断地变奏着，花样层出不穷。无论是幽会，还是谈天，永远是同样的歌，同样的音调，同样的光源——虽然明亮，但是经过曲折，分成了玫瑰色的、绿色的、淡黄色的，在大气中颤动着。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光华，不过光源还是那一个，调子也没有变。

他和她都谛听着这些声音，力图抓住它们，赶紧把它们唱出来，彼此唱给对方听，没有想到明天的声音和今天的不同，明天还会出现新的光华，而到了明天，就会忘记今天的歌是另外一个样子。

她给流露出来的心声披上此时此刻她的想像散射出的光华，并且相信它们是合乎自然的，急于穿上这身美丽的衣服，以浑然不自知的媚态出现在朋友的面前。

他更加相信这些神奇的声音，这迷人的光源，并且急于向她展现自己的全部激情，以及烧灼着他的灵魂的爱火的全部光辉和力量。

他们既未欺骗自己，也未欺骗对方。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而心的声音是通过想像发出来的。

实际上奥勃洛莫夫并不在乎奥莉加是否就是考狄利娅的化身并且永不改变，是否会走上另一条路而幻化成另一个形象，只要她在他心中具有那样的光彩，他就觉得幸福。

奥莉加也不去考验她的爱侣会不会把她投进狮子嘴里的手套抢出来，会不会为她跳下深渊，只要看到这种激情的征兆，只要他是个理想的男子，而且是因为她才恢复了生命的活力的男子，只要她的顾盼和微笑能够使他朝气蓬勃，只要他始终以她为生活的目的就好。

因此，考狄利娅那一闪即逝的形象，奥勃洛莫夫的情焰，都只是一个瞬间、爱情的一次短暂的呼吸、爱情的一个早晨、一种精巧的构图。而明天，明天的光与色又不同了，也许更美丽，但毕竟不同了……

十

奥勃洛莫夫现在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刚刚目送夏日西沉，还在欣赏它的余辉，两眼凝望着西天的霞光，而不回过头去看夜色正从背后升上来，只想着明天太阳的光和热会重临大地。

他仰面躺在那里，回味昨天同奥莉加会面的情景。奥莉加说的“我爱，我爱，我爱！”还在他耳朵里回荡，比她唱的任何歌都好听。她深情的目光也还留有余波。他便继续研究其中的含义，掂量她的爱到了什么程度，渐渐睡意朦胧起来，突然……

过了一天，奥勃洛莫夫早上起来，脸色苍白而忧郁，有失眠的痕迹；额头布满皱纹，眼睛缺乏神采。一个有事可做的人的自尊自信、快活而有朝气的目光、适度的有意识的忙碌——全都不见了。

他没精打采地喝了茶，既不想看书，也未坐到桌边去，而是若有所思地点起一支烟，坐到了沙发上。要是从前，他准躺下了。可是如今他已不习惯那样做，甚至连靠垫也不想枕了。不过他还是把胳膊肘支在一个靠垫上，使人想起他过去的癖好。

他心情不好，不时叹一口气，或者忽然耸耸肩，伤心地摇摇头。

他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活动，但不是爱情。奥莉加的形象在他眼前，不过离他很远，仿佛在雾里浮动，一点光彩也没有，他都认不出来了。他痛苦地望着这形象叹气。

“俗话说得好：要照上帝的旨意，而不能凭自己的心愿去生活，但是……”他陷入沉思之中。

“对，不能凭自己的心愿去生活，这很清楚，”他内心有个阴郁的声音执拗地说，“你会陷进一大堆矛盾之中，而一个人无论怎样聪明勇敢，单靠自己是解决不了那些矛盾的！昨天你发下宏愿，今天拼了命去争取实现，到了后天你却会为此而脸红，然后诅咒人生不该让这个愿望实现，这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凭自己的心愿胆大妄为的结果。

应该谨慎小心，对许多事情闭眼不看，别念念不忘什么幸福，别抱怨它溜走了，这才是生活！谁说生活是幸福，是享乐？胡说！奥莉加说：‘生活就是生活，是义务，而义务有时很沉重。尽了义务……’”他叹了一口气。

“不再跟奥莉加见面啦……我的上帝！你使我睁开了眼睛，你指出了我的义务，”他望着天空说，“可是力量从何处来？分手！现在还行，虽说会有痛苦，但是将来不至于诅咒自己为什么不跟她分手了。不过她就要差人来了，她要给我……她想不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风突然吹到奥勃洛莫夫身上？吹来了什么样的云雾？为什么他要负起使人如此悲哀的轭？昨天他好像还探视了奥莉加的心灵深处，发现了那光明的世界和幸福的命运，认出了自己的和她的星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肯定是因为他吃了夜宵，或者仰面睡得太久，诗意的情绪让位给了恐惧。

常有这样的事，夏天，你在万里无云、繁星满天的静静的夜里睡去，以为第二天晨光下的田野会何等美好！跑到树林深处去避暑是多么愉快！……突然，淅淅沥沥的雨声把你从梦中惊醒，只见乌云密布的灰暗的天空，又冷又湿……

一到晚上，奥勃洛莫夫就照他的老习惯，仔细倾听自己的心脏如何跳动，用两只手抚摩它，看里面的硬块是不是扩大了，最后便专心地去分析他的恋爱，忽然尝到一滴苦汁，便中了毒。

这毒汁的毒性来得既猛又快。奥勃洛莫夫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对逝去的日子追悔莫及的自怨自艾情绪第一百次袭上心头。他想像自己当初如果一往直前，那么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积极努力工作，现在的生活必定会充实些，丰富些。最后他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他算什么，奥莉加怎么可能爱上他，究竟什么地方值得她爱？

“这会不会是一个错误？”这个念头像电光一般在他脑海里闪了一下，直落到他的心里，击碎了他的心。他呻吟起来。“一个错误！嗯……原来如此！”他反复这样想。

忽然，他仿佛又听到奥莉加说：“我爱，我爱，我爱！”心里变得热乎乎的，可是转瞬间又冷却下去。奥莉加说了三遍的“我爱”，究竟是

什么意思？是她的眼睛受骗吧？是至今尚空虚的心在怂恿吧？那不是爱，而只是爱的预感！

这私语似的声音迟早会传开，像用力弹下去的一组和声般发出轰响，世界为之震动！婶娘和男爵都会知道，那轰鸣声会远远地传开！那情感再不会像小溪似的，藏在小草间静静地流，发出几乎听不到的潺潺声。

她现在的爱就像绣十字花，那花样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逐渐出现在十字布上，她更加不慌不忙地展开她绣好的东西来欣赏，接着便将它搁在一边，置诸脑后。对，这只不过是准备去恋爱，是一次尝试，而他碰巧是第一个到手的勉强可用的试验品……

正是偶然的机会把他俩拉到了一起，使他们接近起来。她本来不会注意到他，是施托尔茨把他介绍了一番，以自己的情绪感染了她那颗年轻而善感的心，于是她心中萌发了对他的怜悯，为了满足自我欣赏的心理要求，决心把睡魔从这个委靡不振的人身上驱开，然后由他自便。

"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惊骇地说，同时从床上起来，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枝蜡烛，"仅此而已，再没有别的啦！她已经到了接受爱情的时候，她的心敏感地等待着，一个男人偶然地与她相逢，于是铸成错误……只要出现另一个，她就会心惊胆战地从错误中清醒！到那个时候，她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这一个，会怎样转过脸去……可怕呀！我在窃取别人的东西！我是个贼！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啊！我真瞎了眼！——天哪！"

他照了照镜子，看见自己苍白而焦黄，两眼无神。他想起那些幸运的年轻人，他们的眼睛像奥莉加的一样水汪汪的，目光若有所思，但却有力，而且深邃，里面有火星在跳动，微笑中显出必胜的自信，走起路来昂首阔步，说起话来声音响亮。总有一天他们当中的一个会出现在她面前，她会突然涨红了脸，再把他奥勃洛莫夫看上一眼，于是……放声大笑！

他又照了照镜子说："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人爱！"

接着他躺下来，把脸埋在枕头里，又说："别了，奥莉加，祝你幸福。"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一早醒来喊道,"要是伊林斯基家来人请我去,你就说我不在家,进城去了。"

"是。"

"嗯……不,我最好给她写封信,"奥勃洛莫夫自言自语地说,"不然她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突然失踪了。必须解释清楚。"

他坐到桌边,迅速、冲动而急切地写起来,跟他五月初给房东写信的情形完全不同。连接词重叠的现象一次也没有发生。他写道: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我们经常见面,现在您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一封信,一定会觉得奇怪。等您把信看完,您就会明白,我不能不这样做。我一开始就应该给您写这样一封信,省得我们日后受良心的种种责备。不过现在写也还不迟。我们相爱得太突然,太快,好像两个人一下子病倒了,使得我不能早一些清醒。话说回来,一小时一小时地谛视您的芳颜,聆听您的话语,有谁肯主动承担从迷人的幻境中清醒过来的沉重义务呢?又到哪里去获得足够的谨慎和意志力,以求一分一秒都不至于见坡就往下走,而能及时止步呢?每天我都在想:"不能再往下走了,我得停住脚步,这取决于我。"但还是继续往下走。现在我面临一场内心的斗争,需要您的帮助。我今天,昨晚,才明白,我向下滑得有多快。昨天我才向我正跌进去的深渊深处看了一眼,决心停步。

我只顾谈自己,并不是我自私,而是因为一旦我落到这深渊的底层,您依然是在高空中飞翔的纯洁的天使,到那时,我真不知道您还肯不肯向这深渊里看一眼。请听我直言不讳地说:您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我。请听听我的经验之谈,并且毫无保留地相信我吧。我的心早就动过,即便是假象,不是那么一回事,却使我学会分辨什么是真动,什么是偶然的。您不能够,而我能够并且应该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伪。我有义务警告还没有了解到这一点的人。现在我就警告您:您错了,快回头吧!

当爱情像一个飘忽的、微笑的幻影在我们之间出现,当它的声音通过"圣洁的女神"送出,又在丁香花的芬芳中、在心照不宣的共鸣中、在羞涩的目光中翻飞的时候,我只把它看作想像的游

戏和自我欣赏的私语而并不相信它。然而玩笑终于过去,我患上了相思病,感觉到了狂热的种种症候。您变得沉默而严肃了。您把您的空闲时间都给了我。您渐渐不耐烦了。您开始不安,于是,也就是现在,我才惊骇地感觉到,我有责任就此打住,并且把话说明。

我对您说了,我爱您。您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了我,不过这其中有不谐和音,您听到了吗?没有听到吗?那么,等我落到深渊底上以后,您就会听到了。您看看我,想想我这个人,您能爱我吗?您真的爱着我吗?您昨天说:"我爱,我爱,我爱!"而我要毅然回答:"不,不,不!"

您并不爱我,可您也没有说谎——我得补充说——您没有欺骗我。当您的内心说"不"的时候,您口里是说不出"是"的。我只想向您证明,您现在所说的"我爱"并非现实的爱,而是未来的爱。这只不过是对爱的一种下意识的需求,由于缺乏真正的养料,没有火种,燃烧不起来,只发出一种虚假的没有热度的光,有时就表现为女性对幼儿的疼爱,或者对另一位女性的温情,甚至干脆表现为大哭大闹的歇斯底里。我一开始就该严肃地对您说:"您错了,您面对的并不是您期待和梦想的人。请等一等,他会来的。到那个时候,您就会清醒过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感到懊恼和羞惭,而您的懊恼和羞惭又会使我痛苦。"如果上天让我的头脑更颖悟些,心胸更豁达些;如果我更真诚些,我早该对您说这样的话了……其实我说了,不过,您记得我是怎么说的吗?我一面说,一面又害怕您会相信我的话,害怕事情真像我说的那样。我提前说了别人以后才会说的话,为的是让您不听这些话,不相信这些话。我又急于同您见面,心里想:"另外一位谁知什么时候才来,暂时我是幸福的。"这就是热恋的逻辑。

现在我的想法不同了。我想:等到我舍不下她,等到我同她见面已不是生活的奢侈,而是生活的必需,等到爱情深入我心中(难怪我觉得心里堵着一块东西),我会怎样呢?到那个时候,我怎么抽身?我经得住这痛苦吗?我的情况会很糟。就是现在,想到这一点,我也不能不胆寒。如果您更有经验一些,年龄再大

一些，我也会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幸福而把手永远伸给您了。可是……

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为什么不来当面对您说：我要见您的愿望与日俱增，而我又不应该再见您呢？当面对您说——我有这勇气吗？您想想看！有时我心里想对您说类似的话，可嘴上说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也许是怕您脸上露出哀戚的神色（如果您真的不厌烦跟我在一起），或者您不理解我的好意而觉得受辱，这两种情况都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我又没把真心话说出来，真诚的意图如烟消云散，最后还是约定第二天见面。此刻您不在我跟前，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的不是您的温柔的眼睛和充满善意的美好的面庞，而是一张容忍一切的、不会出声的纸，于是我可以平心静气地（这是谎话）写道："我们别再见面了！"（这不是谎话）

换了别人，也许会加上一句："我一边写，一边泪流满面。"可我不愿意在您面前装腔作势，故作悲戚，因为我不愿意加重痛苦，徒然惆怅伤感。这种装腔作势往往掩盖着把根更深地扎入情感的土壤中的意图，而我却要灭绝我和您心中的情感的种子。况且哭泣只适合于那些用花言巧语抓住女性不谨慎的自我欣赏心理的诱惑者，或者那些神思倦怠的构筑空中楼阁的人。我说这些话向您告别，就像人们送别一位即将远行的好友。三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再说，就太迟了，也太难了：爱情进展的速度是不可思议的，这如同精神上患了坏疽病。现在我已经神魂颠倒，没有了时间概念，分不清日出日落，只知道：见到您了——没见到您，会见到您——不会见到您，您来过——您没有来，您会来……这对年轻人没有什么，无论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刺激，他们都能承受。而我适合过平静的生活，虽然百无聊赖，死气沉沉，却是我熟悉的。我对付不了暴风骤雨。

我的行为会使许多人诧异，他们会说："他为什么逃跑？"还有一些人会嘲笑我。我只好由他们去了。既然我决心不再见您，当然也就决心接受一切了。

在我万分痛苦之时，我稍感安慰的是，我们这个短短的生活

插曲永远给我留下了纯洁的、温馨的回忆，足以使我不再回到从前那种心灵昏睡状态中去，而对于您也没有什么害处，反倒会在您将来按常规恋爱的时候起指导作用。别了，天使，赶快飞走吧！犹如一只误栖到某根树枝上的小鸟惊骇地离它而去，您也像那样轻盈、矫健而快活地离去吧！

奥勃洛莫夫心潮澎湃地写着，手中的笔在纸上轻捷地飞舞。他两眼放光，双颊火辣辣的。信写得很长，所有的情书都是如此，恋人们说起来就没个完。

"奇怪！我既不烦闷，也不痛苦了！"奥勃洛莫夫想，"我几乎可以说是幸福的……原因在哪里？大约在于我把心上的重负卸到信里了。"

他把信重读了一遍，叠好，上了封漆。

"扎哈尔！"他唤道，"等伊林斯基家的人来了，就把我写给小姐的这封信交给他。"

"是。"扎哈尔答道。

奥勃洛莫夫的心情真的好起来了。他盘腿坐在沙发上，竟然问早饭有没有什么可吃的。他吃了两个鸡蛋，点燃一支雪茄，顿觉心灵和头脑充实了，他在生活着。他想像奥莉加怎样收到这封信，怎样吃惊，看完信脸上的表情又会怎样。然后呢？……

他从展望这一天的前景和情况的变化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提心吊胆地注意听是否有敲门声，伊林斯基家有没有来人，琢磨着奥莉加是否已经在看信了……然而门厅里寂静无声。

"这是什么意思？"他不安地想，"没有人来，怎么会这样？"

暗中有个声音这时对他低语道："你为什么不安？没有人来正合你的意思啊！你不是要断绝关系吗？"但是他把这个声音压了下去。

半小时以后，他把和车夫闲坐在院子里的扎哈尔叫进来问："还没来人吗？"

"来了。"扎哈尔说。

"那你怎么样？"

"我说您不在家，进城去了。"

奥勃洛莫夫瞪大了眼睛看着扎哈尔。

“你怎么这样说?”他问,“我叫你等那边来了人做什么?”

“可来的是女仆。[①]”扎哈尔沉着冷静地说。

“信交出去了吗?”

“那可没有,您开头叫我说您不在家,后来才叫我交信。等人来了,我就把信交给他。”

“哎呀呀……你简直是杀人不见血! 信呢? 拿来!”奥勃洛莫夫说。

扎哈尔把信拿回来,信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

“把你的手洗干净,你看!”奥勃洛莫夫指着污迹,生气地说。

“我的手干干净净的。”扎哈尔眼睛望着一边说。

“阿尼西娅,阿尼西娅!”奥勃洛莫夫喊道。

阿尼西娅从门厅里探进半个身子来。

“你看看扎哈尔干的好事!”他向她抱怨道,“把这封信拿去交给伊林斯基家来的人,男仆也行,女仆也行,叫他们转交给小姐,听见了吗?”

“听见了,老爷。您给我吧,我去交。”阿尼西娅刚出去,扎哈尔就从她手中夺走了那封信。

“去,去!”他吼道,“干娘儿们的活去!”

过了不久,伊林斯基家的女仆又来了。扎哈尔去给她开门,阿尼西娅正要走上前去,扎哈尔凶神恶煞似的瞪了她一眼。

“你来干吗?”扎哈尔哑着嗓子问。

“我只想听听你……”

“得,得,得!”扎哈尔一面朝阿尼西娅挥动胳膊肘儿,一面吼道,“这儿没你的事!”

阿尼西娅抿嘴一笑,走开了,却到另一个房间去从门缝里向外张望,看扎哈尔是不是照主人的吩咐去做。

奥勃洛莫夫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从屋里跑出来。

“什么事,卡佳?”奥勃洛莫夫问。

---

① 上文说的“人”在俄语中是阳性名词单数,在旧俄可以特指男仆;扎哈尔就是把这儿所说的“人”理解为男性仆人。

“小姐叫我来问，您上哪儿去了。原来您没走，在家哪！我赶紧去回话。”女仆说着，就要往回跑。

“我在家，都是他胡说，”奥勃洛莫夫说，“你把这封信交给小姐吧！”

“是，我这就交！”

“这会儿小姐在哪儿？”

“小姐到村里去了，叫我来说，要是您看完了书，就请您一点多钟到花园去。”

女仆走了。

“不行，我不能去……既然这一切都必定要结束，又何必再动感情？……”奥勃洛莫夫这样想着，朝村子所在的方向走去。

他远远地看见奥莉加正向坡上走，女仆卡佳追上去，把信交给了她。他又看见奥莉加停下来看了看信，若有所思，接着便向卡佳点了点头，径自走到公园的林阴路上去了。

奥勃洛莫夫绕过那个坡，从另一端走进那条林阴路，走了一半，就在草地上的小灌木丛中坐下来等她。

“她一定会从这儿走过，”他想，“我只想偷偷地看她一眼，然后就永远走开。”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静候她的脚步声响起来，但是四周一片寂静。大自然在忙它的生活，于无形中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工作，而看上去一切都处在庄严的平静之中。

不过这时候草丛里一直有活物在动，在爬，在忙。瞧，那些蚂蚁在四处奔跑，时聚时散，匆匆忙忙。观察它们与从高处看到的任何人类的市场无异，同样的东一伙西一群，同样的拥挤，同样的乱动。

瞧，一只丸花蜂在一朵花的周围嗡嗡地飞了一阵以后爬进花萼里去了。瞧，一群苍蝇像是粘在由椴树裂缝里冒出来的一滴汁液四周。有只小鸟在叶丛深处长时间重复着一种叫声，也许是在呼唤它的同类吧。瞧，两只蝴蝶在空中你追我逐地转圈子，围着树干跳华尔兹舞。青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草丛里不停地传来唧唧唧的虫鸣声……

“真忙啊！”奥勃洛莫夫一面观察自然界的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

倾听它的细微的喧闹声，一面这样想，"可是表面上却如此寂静而安详！……"

一直没有传来脚步声。最后，瞧……"哟！"奥勃洛莫夫轻轻扒开树枝说，"是她，是她……怎么了？她在哭！天哪！"

奥莉加缓步走来，不时用手帕揩着眼泪。她刚把脸上的泪水擦去，新的又涌出来。她觉得难为情，把泪水往肚里咽，甚至不愿让树木看见，可又做不到。奥勃洛莫夫还没有见过奥莉加哭，也没有料到奥莉加会哭。她的泪水似乎烧灼着他，但是他感觉到的不是炙痛，而是温暖。

他连忙跟上去。

"奥莉加，奥莉加！"他在她身后柔声唤道。

她浑身震颤了一下，回过头来，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又继续向前走去。

他同她并肩前行。

"您哭了？"他问。

她泪如雨下，竟忍不住用手帕捂着脸失声痛哭，并且当即在路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

"我都干了些什么啊！"他恐慌地低声说，同时拼命试图拉开她的手。

"别管我！"她说，"走开！您在这儿干什么？我知道我不应该哭，有什么可哭的？您说得对，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怎么样做才能让您不哭呢？"他在她面前跪下来问。"您说吧，您下命令吧，我什么都肯去做……"

"眼泪是您引出来的，但不是您要止住就能止住……您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别管我！"她用手帕扇着脸说。

他看了看她，心里直骂自己。

"倒霉的信！"他懊悔地说。

她打开女红提篮，拿出那封信，还给了他。

"拿回去吧，省得我一看见它就要哭。"她说。

他一言不发地把信塞进口袋里，在她身边坐下来，垂下了头。

"您至少该承认我的动机是好的吧，奥莉加？"他低声说，"这是我

珍惜您的幸福的明证。"

"哼,珍惜!"她吁了一口气说,"伊利亚·伊利奇,您一定是嫉妒我生活得这样平静幸福,所以急着来破坏。"

"破坏!您没看我的信?我再对您说一遍……"

"我没看完,因为满眼都是泪水,我是傻气未尽!不过我猜得出下面的内容,您别再说了,免得我又哭起来……"

泪水又涌出眼眶。

"我是因为预见到您的幸福还在前头,愿为您的幸福牺牲自己,才决定和您分手的啊!……"他说,"难道我这样做无动于衷吗?难道我的内心不在哭泣吗?我这样做究竟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什么?"她忽然停止哭泣,转过脸来对他说,"您这样做的目的和刚才您躲在树丛中偷看我会不会哭以及怎么个哭法的目的,是一样的!如果您真想照信上写的去做,如果您确实认为应该分手,您就不会来见我,而是到国外去了。"

"您这样想!……"他责备地说,但又没有把话说完。这个假设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忽然明白,事情正是如此。

"对,"她肯定地说,"您昨天需要我说'我爱',今天需要的是我的眼泪;明天呢,也许想看我怎么死。"

"奥莉加,怎么能这样作践我!难道您不相信,为了听到您的笑声,而不是看到您的眼泪,如今我甘愿舍弃半条性命……"

"是啊,现在您已经看到一个女子在为您哭,您也许……不对,您没有心肝。您说您不想看到我的眼泪,那么,您就不该这样做……"

"我事先哪里知道啊!"他双手按着胸部,用疑问的语气惊呼道。

"一颗心在恋爱的时候是很聪明的,"她反驳道,"它知道它向往什么,也能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昨天我们家忽然来了客人,我不能出门,但是我知道您等我会等得心烦,也许晚上也睡不好觉。我今天来是因为我不愿您那么烦恼……可是您……您看到我哭反而很高兴。您看吧,让您心满意足好了!……"

于是她又哭起来。

"即使这样,我昨晚也没睡好,奥莉加,我苦恼了一夜……"

"而我昨晚睡得好,我不苦恼,您就觉得遗憾,对吗?"她打断了他

的话，“如果刚才我没哭，您今晚还会睡不好觉。”

“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求您原谅？”他温柔顺从地问。

“只有小孩子，或者在人多的地方踩了别人的脚，才请求原谅。对于我们这种情况，原谅不起作用。”她又用手帕扇着脸说。

“奥莉加，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就是说您爱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怎么办呢？万一将来您爱上别人，到那个时候，您看见我会脸红……”

“那又怎么样？”她望着他问，目光含着讥刺而又大有深意，好像把他看透了，使他局促起来。

“她想考问我！”奥勃洛莫夫自忖道，“你可要坚持住呀，伊利亚·伊利奇！”

“什么‘怎么样’！”他机械地说，眼睛不安地望着她，猜不透她脑子里转的是什么念头，她怎么解释她说的“那又怎么样”。如果他们的恋爱是个错误，显然无法为这错误的后果辩白。

她望着他的目光是那样有主见，有信心，看来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您是害怕自己落到‘深渊底上’，”她讥讽地说，“害怕将来受我不再爱您的屈辱！……您在信上说，‘我的情况会很糟’……”

他仍旧不大明白她想说什么。

“不错，如果将来我爱上了别人，我的情况当然会很好，我会幸福！可是您说，您预见到我的幸福在前头，愿意为我牺牲一切，甚至生命，是不是？”

他睁大眼睛，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竟然得出这样的逻辑！”他喃喃说，“说真的，我没料到……”

她含恨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而您为之神魂颠倒的幸福，”她接着说，“一个个早晨和晚上，这个公园，还有我说的‘我爱’，这些都毫无价值，不值得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作出任何牺牲，承受任何痛苦，是不是？”

“唉，要是有地缝让我钻下去就好了！”奥勃洛莫夫想。他越明白奥莉加的意思，心里越痛苦。

“如果您也像厌倦了书本、公务、社交界一样，厌倦了这次恋爱

呢？如果将来没有了竞争对手，没有了下一次恋爱，您在我身边就像在自己的沙发上一样睡去，连我的声音都无法把您叫醒呢？如果堵在您心里的那块东西终于消散，如果不仅是我，甚至别的女人也不如您的大袍子对您更珍贵呢？……"

"奥莉加，这是不可能的！"奥勃洛莫夫打断了她的话，很不高兴地向一旁走了几步。

"怎么不可能？"她问，"您说我犯了错误，以后会爱上别人。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将来您会不再爱我，到那个时候怎么办？我怎么证明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呢？不管别人，不管社交界，我怎么向我自己解释呢？……所以我有时也睡不着觉，但是我没有拿对将来的种种推测来折磨您，因为我相信美好的东西。对于我，幸福的力量超过恐惧。当您因为我而两只眼睛有了神采，为了找我奋力爬上山坡，冒着暑热急急忙忙地进城去给我买一束花或者一本书而忘记慵懒为何物的时候，当我看到是我使得您的脸上有了笑容，产生去生活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值得……我期待，我寻求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幸福，而且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如果我错了，如果我将来真的会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哭泣，至少我这里（她说着把手按在心上）感觉那不能怪我，那是命运的安排，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不怕将来流眼泪，我的眼泪不会白流，因为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曾经……那么幸福！……"

"但愿您将来再一次获得幸福！"奥勃洛莫夫恳切地说。

"可您只用阴暗的眼光去看未来，"她接下去说，"幸福对于您一文不值……这是忘恩负义，这不是爱，这是……"

"自私！"奥勃洛莫夫接过来说。他不敢看奥莉加，不敢再说话，不敢请求她原谅。

"您走吧，"她低声说，"到您想去的地方去。"

他看了看她。她沉思地看着脚下，用阳伞在沙地上画着，脸上的泪水已经干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您再去躺着吧，那样就不会犯错误，不会'跌进深渊'了。"

"我害了自己，也害了您，而我本来可以做一个很幸福的人……"他悔恨地喃喃说。

“您去喝您的克瓦斯吧，那害不了您。”她尖刻地说。

“奥莉加！这样说不够大度吧？”他说，“我已经处罚了自己，意识到……”

“对，您口头上是在处罚自己，往深渊里跳，牺牲了半条性命。可是疑虑一上来，夜不成寐，您就那么疼爱自己，那么小心谨慎，顾这顾那，深谋远虑！……”

“句句是实情，真理多朴素啊！”奥勃洛莫夫心里这样想，但却羞于说出口。为什么他自己不能给自己讲清这个道理，而要由一位刚刚跨进生活大门的女子来讲呢？她领会得多快啊！不久前她还像个孩子。

“我们之间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最后她站起来说，“再见，伊利亚·伊利奇，您……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这是您的幸福所在。”

“奥莉加！看在上帝分上，别这样！现在话都说明了，您别赶我走……”他拉住她的手说。

“您要我做什么呢？您担心我爱您是个错误，我无法消除您的疑虑。也许是一个错误吧，我不知道……”

他放下她的手，似乎重又面临千钧一发的危险。

“怎么不知道？您没有感觉吗？”奥勃洛莫夫问，脸上又露出怀疑的神色，“难道您以为……”

“我什么也不以为。昨天我对您说了我现在的感觉，至于一年以后会怎样，我不知道。难道说，得到一次幸福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同样的幸福吗？”她睁大眼睛，望着他问，“您比我有经验，您说吧。”

他又不愿进一步肯定她的这种想法，只把一株槐树摇了几下，没有答话。

“爱情只有一次！”他像小学生背书似的说。

“您看，我也相信这一点，”她说，“否则我将来也许真会不爱您了，也许我会为这个错误而痛苦，您也一样。也许我们会分手！……爱两次，三次……不，不……我不愿意相信这个！”

他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两个字在他心里翻腾，他若有所思地跟在她身后走着。但是每向前跨一步，他就觉得轻松一点，他昨天夜

里琢磨出的那个“错误”变成了遥远的未来……“不仅爱情如此，整个生活也是如此……”他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如果把每一次机会都当成错误推开，那么什么时候才不是错误呢？我怎么啦？好像瞎了眼……”

“奥莉加，”他用两个指头轻轻触了触她的腰部（她停住脚步）说，“您比我聪明。”

她摇摇头说：

“不，我只是比您单纯些，勇敢些。您害怕什么呢？您真的认为有可能不再爱了？”她自尊自信地问。

“现在我也不害怕了！”他振奋地说，“和您在一起，命运也不可怕了！”

“这话我最近看到过……好像是在欧仁·苏[①]的书里，”她忽然转过身来讥讽地对他说，“不过在书里这话是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说的……”

奥勃洛莫夫涨红了脸。他哀求地说：

“奥莉加！让一切恢复到昨天的样子吧，我不再害怕‘错误’了。”

她没有说话。

“好吗？”他胆怯地问。

她没有说话。

“好吧，您不愿意说，那就给我一个暗示……一枝丁香花……”

“丁香花……已经谢了，完了！”她说，“瞧，剩下什么了，都褪色了！”

“谢了，褪色了！”他看着那枝丁香说，“那封信也成了过去了！”他忽然说。

她用力摇了摇头。他跟在她后面暗自思索着那封信，思索着昨天的幸福和褪色的丁香花。

“丁香花真的谢了！”他想，“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为什么一夜不睡，早晨写这封信？现在心里倒又平静了……（他打了一个哈欠）……我困得要命。如果没写这封信，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些事情，

---

①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

她不会哭，一切都和昨天一样，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这林阴路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谈论幸福。今天如此，明天也……"他张大嘴打了一个哈欠。

接着他忽然产生一个念头：万一这封信的目的达到了，万一她同意他的观点，像他一样害怕犯错误，害怕遥远的未来会发生的风暴，听从他所谓的经验和理智的呼声，同意分手，彼此忘记对方，又会怎样？

天哪！和她分手，回到城里，搬进新居！接下去便是漫漫长夜，百无聊赖的明天，难以忍受的后天，以及一连串越来越黯淡的日子……

这怎么行？这是死啊！如果真像这样，他一定会病倒。他并不想分手，这他可受不了，他会来求见。"为什么我要写这封信呢？"他问自己。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说。

"什么事？"

"我还要向您表白一句……"

"什么？"

"这封信完全没有必要写……"

"不对，这封信有必要写。"她坚决地说。

她转过身来，看到他的脸相，看到睡意一下子从他脸上消失了，两只眼睛吃惊地大大睁开，不由得哑然失笑。

"有必要？"他吃惊地盯着她的脊背嗫嚅地说，但是只看见她的披肩上的两条穗子。

那么，她的眼泪和责难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耍花招吗？可奥莉加不是这种人，这一点他很清楚。

只有那些智能有限的女子才耍花招，靠耍花招吃饭。她们没有头脑，只好靠花招来处理日常生活琐事。她们对待家政就像织花边，看不到周围生活的主流在哪里，流向何方，又在何处汇合。

花招不过是一枚铜板，买不到多少东西。靠一枚铜板可以活一两个小时，靠花招也可以掩盖某些真相，歪曲事实，欺世盗名，然而却无助于放开眼界瞭望远方的地平线，弄清重大事件的原委。

花招是近视眼，只看得见鼻子底下的东西，因此常常掉进自己为别人设下的陷阱中。

奥莉加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就拿今天这件事来说，她处理得多么轻松利落啊！其他事情也无不如此！她一下子就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并且单刀直入地去加以解决。

若是要花招，那就得像耗子一样兜圈子，躲躲藏藏……奥莉加也不是这种性格的人。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说这封信有必要写呢？”奥勃洛莫夫问。

“为什么？”她猛然转过身来，笑嘻嘻的，似乎很高兴看到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接着一字一顿地说，“就因为您一夜没睡，全是为我写的，我也是个自私的人！这是第一……”

“既然您现在同意我的看法，那么您刚才为什么责备我？”奥勃洛莫夫打断了她的话说。

“因为您臆造痛苦。我没有臆造，我的痛苦是自己产生的。我高兴的是，这些痛苦已经过去了，而您是提前制造痛苦，并且以此为乐。您真狠心！因此我才责备您。第二……您的信里有思想，有感情……昨夜和今晨您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是像您的朋友和我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了。第三……”

她离他那么近，使他的血液直往心脏和大脑冲，呼吸也困难起来，情绪激动。她直视着他的眼睛。

“第三是因为您这封信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您温柔，谨慎，关心我，为我的幸福担忧，心地纯洁……总之，都是安德烈·伊万内奇向我提起过的。正是因此我爱上了您而忘记了您的慵懒……没精打采……您无意中通过这封信表白了自己。您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伊利亚·伊利奇！您写这封信根本不是要和我分手，您并不想分手，而是怕欺骗了我……这是诚实的表现，否则这封信就会伤害我，而我出于自尊是不会哭的！您看，我知道我为什么爱您，并不怕犯错误，我没有看错人……”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奥勃洛莫夫觉得她大放异彩。她的眼睛放射着爱情得胜和她自觉是强者的光辉，两颊泛出红晕。而这都是因他而起！他以诚实的内心活动向她的心灵投去这火种，引发了这闪

光，这异彩。

“奥莉加！……您……胜过一切女子，您是世界上最出类拔萃的女子！”他兴奋地说，同时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向她俯下身去。

“看在上帝分上……吻我一下，作为无法表述的幸福的保证吧！”他梦呓似的喃喃说。

就在这一瞬间，她倒退一步，胜利的光辉熄灭了，红晕也从她脸上消失，那双温柔的眼睛里起了风暴。

“决不！决不！别过来！”她惊骇地、几乎是恐惧地说，并且伸出两只胳膊和阳伞来挡住他，屏住呼吸，化石一般威严地伫立在那里，怒目斜视着他。

他立刻被驯服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温柔的奥莉加，而是受辱的高傲与愤怒的女神，她双唇紧闭，眼睛里射出雷电的火光。

“请原谅！……”他无地自容，沮丧地喃喃说。

她慢慢转身向前走去，同时害怕地从肩头上向后观察，看他会怎样。他什么事也没有，缓步跟在她后面，就像一条被人踩了一脚而拖着尾巴的狗。

她本想走快一点，可是一见他那副神情，又强忍住笑，放慢了脚步，只是不时地还有些发抖，双颊红一阵白一阵。

在她往前走的当儿，她的神情逐渐开朗，呼吸越来越平缓，步履又是不慌不忙的了。她看到她说的“决不”二字对奥勃洛莫夫是何等神圣，怒气便一点一点地消散，让位给了怜悯。她走得越来越慢……

她想缓和她造成的紧张气氛，又不知如何开口。

这时候奥勃洛莫夫望着蔫了的丁香，心里想：“全都让我弄糟了！这才是真正的错误呢！‘决不！’天哪！丁香褪色了，昨天褪色了，信也褪色了，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刻——有如来自天堂的声音一般，一个女子第一次对我说，我好在哪里——也褪色了！……”

他看了看奥莉加，她垂着眼帘站在前面等他。

“把信给我吧！……”她低声说。

“信已经褪色了！”他一面把信递给她，一面悲哀地说。

她又一次靠近他，而且更低地低下了头，眼帘也完全垂了下来……她几乎是在发抖。他把信给了她，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走开。

“您吓着我了。”她柔声说。

“原谅我吧，奥莉加。”他喃喃说。

她没有答话。

“好厉害的‘决不！……’”他难过地说，并且叹了一口气。

“会褪色的！”她涨红了脸，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向他投去羞涩而亲切的一瞥，然后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按在自己的心上。

“您感觉到了吗？它跳得多厉害！”她说，“您吓着我了！让我走吧！”

于是她不再看他，转身沿小径跑去，微微提起衣裙前襟。

“您这么急上哪儿去？”他说，“我累了，跟不上您……”

“别管我。我要赶快去唱，唱，唱！……”她满面通红地说，“我心里憋闷得很，甚至隐隐作痛！”

他站在原地，久久地目送她像天使般飞去。

“难道这一刻也会褪色吗？”他几乎是悲哀地想，连自己在向前走，还是站着，都不知道了。

“丁香已成过去，”他想，“昨天已成过去，充满幻影的、令人窒息的黑夜已成过去……是啊！连这一刻也会像丁香一样成为过去！不过在昨夜渐渐消逝的同时，今晨之花却已渐渐开放……”

“这又叫什么呢？”他糊涂了，竟说出声来，“连爱情也……是爱情吗？我还以为爱情像酷热的正午的太阳，高高挂在恋人们的头上，在这种氛围中什么也不会动，连气也不喘一下。原来爱情也没有宁静的时刻，它总在向前运动……‘就像整个生活一样’，这是施托尔茨的话。能够命令它‘站住，别动！’的约书亚[①]还没有出世呢。明天又会怎样？”他担心地自问，然后若有所思地拖着步子回去了。

走过奥莉加的窗下时，他听见她唱着舒伯特的歌，她那压抑的心胸舒畅起来，仿佛因为幸福而恸哭着。

天哪！活在世上多好啊！

---

① 参见《圣经·旧约·约书亚书》第十章。传说约书亚是摩西的继任者，他与敌交战，眼看太阳将落，尚未取胜，便对太阳说：“站住，别动！”

十一

奥勃洛莫夫回到家里，又看到一封施托尔茨的来信，开头和末尾都写着："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此外通篇是责备他不爱动的话，还请他一定要去瑞士，施托尔茨自己就要去了；最后去意大利。

不然的话，施托尔茨就叫奥勃洛莫夫到乡下去清理他的庄园事务，使农民们振作起来，同时弄清自己究竟能有多少进款，并且亲自督造新宅。

"记着，我们讲好的：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末了他这样写道。

"现在，现在，现在！"奥勃洛莫夫想，"安德烈不知道，我的生活正发生诗意的变化。他还想要我做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能像现在这样投入？真该让他来试一试！书上写的法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似乎总是在工作，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工作！其实他们在整个欧洲大陆游逛，现在竟逛到亚洲和非洲去了，而且没有什么正经事，不是作画就是发掘古代文物，不是猎狮就是抓蛇，不然就在家中过悠闲自在的生活，由朋友们和女士们陪着用餐。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为什么偏偏要我去服苦役？安德烈只知道叫别人：干活，干活！像马一样！为了什么呢？我吃得饱，穿得暖。不过奥莉加也问我打算不打算去奥勃洛莫夫田庄……"

他赶紧写啊，筹划啊，甚至去找建筑师谈。不久，新宅和花园的设计方案就摆到了他的小桌子上。那宅子是供一大家人住的，宽敞，有两个阳台。

"我在这儿，奥莉加在这儿，这是卧室，这是育儿室……"他想，脸上现出微笑。"但是农民呢，农民……"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他发愁地皱起了额头。"邻居来信尽讲些琐碎的事情，耕地啦，脱粒啦……真

烦人！还倡议集资修一条路到商业大村，并且在河上架一座桥，要我拿出三千卢布，希望我把奥勃洛莫夫田庄抵押出去……可是我怎么知道这事有没有必要办？……将来会不会有好处？他是不是在骗我？……假定他是个诚实的人，施托尔茨认识他，那他也有可能上当受骗，我的钱就白扔了！三千卢布可是一大笔钱呢！上哪儿筹去？不行，太可怕了！邻居在信上还说，得把几户农民迁到荒地上去，要我尽快答复——什么都要尽快。他说他负责把抵押田庄所需的一切文件送往监护院①，我只需寄给他一份委托书，再到法院去认证一下。这就是他对我提出的要求！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法院在什么地方，门朝哪边开。"

过了两个星期，奥勃洛莫夫还没有答复，连奥莉加都来问他有没有去过法院。前不久施托尔茨也给他和奥莉加来过信，询问："他在干什么？"

其实奥莉加只能从表面上观察他在干什么，而且也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比如说，他看上去是否快乐，是否乐意各处走走，是否在约定的时刻到小树林里来，对城里的新闻和大家都在议论的话题关注到什么程度，等等。她最注意的是他有没有忽略生活的主要目的。她问他有没有去过法院，也只是为了在给施托尔茨回信的时候，能说出他的朋友在干什么。

那时正是盛夏七月，天气好极了。奥勃洛莫夫和奥莉加几乎是形影不离。晴天他们在公园相会，烈日炎炎的正午则在小树林里的几棵松树之间。他坐在她的脚边给她念点什么，她已经给他绣好一块十字布，在绣第二块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像夏天一样热，纵然有时飘来几片云，慢慢也就过去了。

他仍旧做噩梦，仍旧有种种疑虑叩击他的心扉，但是奥莉加像天使一样护佑着他，只要她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把他看上一眼，弄清楚压在他心上的是什么，一切便复归平静，感情又像一条小河舒缓地向前流去，映着新的天象了。

---

① 监护院是沙俄时代管理教养院、孤儿院、养老院的机构，从一八〇八年起，开始给以田庄作抵押的地主发放巨额贷款。

奥莉加对生活、对爱情、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更加明确起来。她判断周围的事物也比先前更有把握,不为未来担忧了。她的心智向新的方面扩展开来,性格也有了新的特征,时而像诗一样多彩而深邃,时而又表现为循规蹈矩、明确无疑、按部就班、合乎自然……

她身上有一股子倔劲儿,不仅敌得过命运的一切风暴,甚至能克服奥勃洛莫夫的慵懒和消极。只要她打定主意做一件事,这件事就一定会红红火火地做起来,并且从此只听见她讲这件事。即使没听见她嘴上说,也看得出她总想着,不会忘记,不会罢休,也不会手足无措,而是仔细加以考虑,力争达到目的。

他不明白她的这股子劲儿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做得恰如其分。

"这是因为她总是微微耸起一道眉毛,那上面还有一丝隐约可见的皱纹……"他想,"她那股子倔劲儿就藏在这一丝皱纹里。"

无论她脸上的表情多么平静而愉快,那皱纹总不展开,那道眉毛也仍旧耸着。但她不显示自己的力量,不采取激烈的做法,也没有任性的表现。她的坚持和倔强没有使她越出闺秀的雷池一步。

她并不想做社交圈内的核心,用激烈的言词使她的仰慕者无言以对,用她的机敏使满座震惊,赢得待在客厅某个角落里的人的叫好声。

她甚至也有许多女人都有的胆怯。虽说看见耗子她不会发抖,一把椅子倒了也不会使她晕过去,但是她不敢离家太远,一看见她认为可疑的男人就往回走,夜间关窗睡觉,以免贼人爬进来,这些都是女人的心理表现。

此外,她还富于同情心和恻隐心。要她流泪并不难,打动她的心是很容易的事。在恋爱中她又是那么温柔,她对一切人都那么心软,那么关切。总之,她是个女人!

有时她的言词也会露出讥刺的锋芒,却又伴着雍容的仪态,含着温婉可亲的智慧,以致任何人听了都乐于接受。

但是她不怕穿堂风,日暮时穿着单薄的衣裳在外面走也不会有事。她很健康,胃口很好,有几样特别爱吃的菜,而且自己会做。

其实许多女人也是如此,只不过许多女人一碰到具体情况就不

知道该怎么办了；即使知道，也只是照学过或者听到过的去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七大姑八大姨的权威意见为依据……

许多女人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打定主意做什么，也没有多大劲头，好像可做可不做似的。这想必是因为她们的眉毛像两道弯月，左右匀称，而且给扯得细细的，额上也没有皱纹的缘故吧。

在奥勃洛莫夫和奥莉加之间形成了一种别人看不出来的秘密关系。每一顾盼，当着别人说的任何一句似乎无关紧要的话，对于他俩都有特殊的意义。任何事物在他俩看来都包含着对爱情的暗示。

别看奥莉加自信心那么强，有时席间谈起某某人的恋爱史，与她的相似，她就会脸红。可恋爱史一般都大同小异，因此她就经常脸红。

大家在一起喝茶的时候，奥勃洛莫夫如果听到这类的暗示，也会突然不知所措地抓起一大把面包干，惹得别人笑出声来。

他们变得敏感而又谨慎了。有时奥莉加竟不告诉婶娘她和奥勃洛莫夫见了面。奥勃洛莫夫对家里人说他进城去，其实却是到公园去。

尽管奥莉加是个聪慧、有见地、健康而又朝气勃勃的姑娘，在她身上也开始出现某些新的病态征兆。她常常觉得不安，左思右想，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有时，在烈日炎炎的正午，她挽着奥勃洛莫夫的胳膊，懒洋洋地靠在他的肩上，机械地走着。她是那么疲惫，一直不想开口。她的朝气不见了，目光倦怠，生机全无，呆呆地凝视着一个地方，懒得把目光转移到别处去。

她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仿佛有个东西压在心坎上，使她不安。她揭去披肩和三角巾也没有用，胸中还是发闷发紧。她很想到树下去躺上几个小时。

奥勃洛莫夫不知怎么办才好，连忙用树叶给她扇脸，但她用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叫他别操心，自己则苦不堪言。

接着她忽然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看四周，看看他，握握他的手，微微一笑，又恢复了朝气和欢笑。她重新控制住了自己。

尤其是有一天晚上，她像患了恋爱梦游症似的，惶恐不安，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奥勃洛莫夫眼前。

那天闷热，熏风从树林里传来呼呼的声音。天空布满乌云，越来越暗。

“要下雨了。”男爵说着便回家去了。

婶娘也到自己屋里去了，奥莉加久久地、若有所思地弹着钢琴，后来也不弹了，对奥勃洛莫夫说：

“我弹不成，手指都在颤抖，好像透不过气来。我们到花园里走走吧。”

他俩手拉着手在林荫路上默默地走了许久。她的手汗津津的，软软的。最后他俩进了公园。

高大的树和矮小的灌木混成黑魆魆一团，两步以外什么也看不清，只有曲曲折折的沙土小径泛着白光。

奥莉加紧偎着奥勃洛莫夫，向黑暗中凝望。他俩默默地、毫无目的地走着。

“我真害怕！”她颤抖了一下，突然说。这时他俩几乎是摸索着在黑暗的林间小径上穿行，犹如走在两堵不透光的墙壁之间。

“怕什么？”奥勃洛莫夫问，“别怕，奥莉加，有我呢。”

“我连你也怕！”她低声说，“不过怕得很愉快！心好像都要停止跳动了。你来摸摸看，我的心跳得多快啊！”

她战栗着向四下里张望。

“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她浑身一颤，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低声说，“你没看见有个人在黑暗中晃来晃去？”

她更紧地依偎着他。

“什么人也没有……”他说，同时觉得毛骨悚然。

“快把我的眼睛蒙上……蒙紧点！”她低声说，“现在好了……是神经作用。”接着她又激动不安地说，“又来了！瞧，是谁？我们找一张长凳坐下来吧……”

他摸到了一张长凳，扶她坐下。

“奥莉加，你不舒服，我们回去吧。”他劝说道。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说：

"不,这儿的空气新鲜些,我心里堵得很。"

她呼出的气烫着他的面颊。

他摸摸她的头,她的头也是热乎乎的。由于呼吸困难,她不住地叹气。

"不如回去吧!"奥勃洛莫夫不安地说,"得躺下……"

"不,不,别管我,别碰我……"她精疲力竭地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这里面像着了火一样……"她指着自己的胸膛说。

"我们还是回去吧……"奥勃洛莫夫催促着。

"不,等一等,会过去的……"

她捏捏他的手,不时挨近他,注视他的眼睛,许久没有说话。随后她便哭了起来,最初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他慌了神。

"奥莉加,看在上帝分上,赶快回家吧!"他不安地说。

"没关系,"她唏嘘着说,"别拦着我,让我哭个够……眼泪能让心里的火泻出来,让我轻松一点,这都是神经在作怪……"

他在黑暗中听着她那沉重的呼吸声,感觉到她的烫人的泪水滴到他的手上,她的手在颤抖。

他连一个手指也没有动一下,甚至不敢出气。而她的头就靠在他的肩上,她呼出的气烫着他的脸颊……他也颤抖起来,但却不敢用嘴唇去接触她的脸颊。

她渐渐平静下来,呼吸越来越匀……终于不做声了。他想,她是不是睡着了?连动也不敢动一下。

"奥莉加!"他轻轻地唤了一声。

"什么?"她也轻声答道,并且叹了一口气,疲倦地说,"现在……过去了……我好些了,呼吸轻松了。"

"走吧。"他说。

"走吧!"她不情愿地说,"我亲爱的!"她握紧他的手,温柔地低声说,然后倚着他的肩,迈着蹒跚的步子回去了。

在客厅里,他看了她一眼,发现她很虚弱的样子,脸上挂着奇怪的无意识的微笑,仿佛在做梦。

他扶她坐到沙发上,在她身边跪下,大为感动地吻了她的手几次。

她始终含着那样的微笑望着他，由他摆布她的双手，最后目送他向门外走去。

他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发现她仍旧注视着他，脸上仍旧是那副倦容、那种热辣辣的微笑，仿佛她控制不住自己……

他满腹心事地离开了。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微笑。他想起一幅画，那画上的女人也像这样微笑着……不过，不是考狄利娅……

第二天，他派仆人去打听奥莉加的健康情况。仆人回来传话说："好了，感谢上帝！今天请过去吃饭，晚上大家一起到五俄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去看烟火。"

他不相信，亲自登门探视。奥莉加像一朵花似的鲜艳，目光炯炯，两颊泛起两片玫瑰红，声音清亮！奥勃洛莫夫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她忽然着了慌，几乎叫出声来。奥勃洛莫夫问她"昨天"分别后觉得怎样，她竟涨红了脸。

"那是神经系统有点失调，"她连忙说，"婶婶说应该早点上床睡觉。最近我才有这毛病……"

她没有说完，就转过脸去，似有歉意。为什么她会着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昨天晚上神经系统的失调，她心里就火烧火燎的呢？

她似乎羞于谈起什么事，而且埋怨着什么人，不知是自己，还是奥勃洛莫夫。有时她又觉得奥勃洛莫夫对她显得比过去更可爱、更亲近了，她对他依恋到流泪的程度，而且从昨天晚上起，他们之间似乎已经有了一种神秘的亲属关系……

昨天夜里她久久不能入睡。今天早晨一个人在从家里通向公园的林阴路上来来回回走了许久，心里很不平静，左思右想，总是茫然。她时而蹙眉，时而满面通红，不知对什么微笑，但是始终未能得出明确的答案。她烦恼地想："唉，索涅奇卡，你多幸福啊！你立刻就能得出答案！"

那么，奥勃洛莫夫呢？昨天她呼出的气烫着他的脸颊，她的热泪滴到了他的手上，后来他几乎是把她抱回家去的，而且听到了她的内心的不顾体面的私语，为什么他缄默不语，一动不动？……换了别人

会怎么样？比起他来，别人真太大胆了……

奥勃洛莫夫的青年时代是在一帮早就解决了种种切身问题、什么都懂、什么都不信、对一切都采取冷静的理智的分析态度的青年中间度过的，然而他的内心仍怀有对友谊、对爱情、对人格的热烈的信仰。无论他在人世间犯过多少错误，还会犯多少错误，尽管心里痛苦，但是对善和对善的信仰的根基却从未动摇。他暗自崇拜着女性的纯洁，承认它的权力和权利，并愿为之作出牺牲。

但是他的个性又不足以使他明确表态接受宣扬为善和尊崇贞洁的说教。他暗自醉心于贞洁的芳香，但有时却公然附和那些惟恐别人以为他们贞洁或尊崇贞洁的玩世不恭之徒，跟着说些轻佻的话。

他从来没有好好想过，那投入芸芸众生的语言洪流中的真、善、纯的只言片语，分量有多重，又要经过怎样曲折的途径。他也没有想过，那不带虚伪的赧颜勇敢地、大声地说出的只言片语，决不会被上流社会那帮色情狂的不堪入耳的叫嚷所湮没，而会像珍珠一般沉入社会生活的深层，并且总是找得到能藏纳它的贝壳。

许多人在说善良的话的时候，往往结结巴巴，满面通红，而一说起轻狂的话来，则毫无顾忌，哇啦哇啦。他们想不到，不幸的是轻狂的话也不会白说，而会留下长长的恶的痕迹，有时甚至无法磨灭。

不过，奥勃洛莫夫的行为是端正的，他的良心上没有任何污点，也无法指责他是那种没有感情和内心斗争的冷漠的无耻的玩世不恭者。人们天天在说某某人花多少钱换了马和家具，某某人花多少钱换了女人，这类话他是听不下去的。

他不止一次为某男子丧失了尊严和人格而痛苦，为某个与他不相干的女子堕入风尘而流泪。但他害怕上流社会，所以对此保持沉默。

人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奥莉加就估计到了。

男人们往往嘲笑这种怪物，女人们却立刻发现他与众不同之处。纯正而贞洁的女人喜欢这种怪物，是因为与他共鸣、堕落的女人想接近这种怪物，为的是洗涤自己的灵魂。

夏季渐渐过去，早晚变得阴暗而潮湿了。不仅丁香，连椴树的花也萎谢了，浆果也都收了。奥勃洛莫夫和奥莉加却天天见面。

他跟上了生活的步伐，就是说，又熟悉了他早已荒疏的东西，知道法国公使为什么离开罗马，英国人为什么用军舰运兵到东方去，连德国或者法国什么时候要修新路他也感兴趣了。然而他却不去考虑修一条路经过奥勃洛莫夫田庄到大村去的事，也不去法院认证委托书，给施托尔茨写的回信尚未寄出。

他重新熟悉的只不过是在奥莉加的家里天天谈到的那些事，加上那里收到的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多亏奥莉加坚持，他相当勤奋地研究着当代外国文学。其余的一切便都消失在纯爱情中了。

这玫瑰色的氛围虽然时有变化，它的基调却是万里无云的长空。只要奥莉加静下心来，思索奥勃洛莫夫其人，考虑自己对他的爱情，只要这爱情在她心中留下了没用的时间和没用的空间，只要她的问题在他头脑中得不到现成的圆满的答案，他的意愿对她的意愿的召唤不予回答，她的振奋和勃勃生机碰到的只是他那凝然不动的痴情的目光，她就堕入痛苦的沉思之中，有一种像蛇一样冰凉的东西就爬进她的心里，使她从梦幻中清醒过来，而那个童话般的温馨的爱情世界就变成了万物萧索的秋天。

她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幸福还不圆满的感觉。她缺少什么呢？她还要什么呢？爱奥勃洛莫夫是命中注定的。他温和，真心信仰善，特别是温柔多情。她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男人有这样温柔多情的目光。这些足以说明她爱他是对的。

至于说他不能对她的每一顾盼都报以心领神会的一瞥，他的声音有时跟她不知是在梦里还是清醒时听到过的不一样……等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心理作用，是神经在作怪，何必据此胡思乱想呢？

最后，即便她想摆脱这爱情，又怎样摆脱呢？木已成舟，她已经恋爱了，不能把爱情像一件衣服似的随便脱掉啊。“一生不爱两次，”她想，“据说爱两次是不道德的……”

她就是这样学着去爱，试着去爱，以眼泪或者微笑去迎接她将跨出的每一步，并且反复考虑。接着她脸上便出现那种专注的神情，眼泪和微笑都隐去了，使得奥勃洛莫夫非常害怕。

但是她在奥勃洛莫夫面前只字不提她的种种想法和内心斗争。

奥勃洛莫夫却没有学着去爱,他在他曾经向施托尔茨口头描绘过的甜美的幻景中昏昏欲睡。有时他竟相信生活可以永远没有云翳,于是他又梦见奥勃洛莫夫田庄,那里的人都有一副善良的、友好的、无忧无虑的面孔。他还梦见他坐在露台上,因为得到了圆满的幸福而遐想着。

就是现在他也会独自这样遐想,有两次在树林里等候来迟的奥莉加,他竟睡着了……不料忽然飘来一片云。

有一天,他俩从什么地方回来,懒洋洋地走着,彼此都没有说话。正当他俩要横穿大路的时候,前面起了滚滚烟尘,一辆马车向他们急驶而来,马车上坐着索涅奇卡和她的丈夫,还有一位先生、一位太太……

“奥莉加! 奥莉加!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马车上的人喊道。

车停了,那几位先生和太太却下来,围着奥莉加,互相问好,彼此亲吻。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好久都没有注意到奥勃洛莫夫。后来他们忽然一齐把目光转向他,有一位先生举起了长柄眼镜。索涅奇卡悄声问:

“这是谁?”

“伊利亚·伊利奇·奥勃洛莫夫!”奥莉加介绍道。

众人徒步向别墅走去。奥勃洛莫夫很不自在,他跟不上这群人。当他抬起腿跨过篱笆,正想经过黑麦地溜回家的时候,奥莉加递了个眼色叫他回来。

这本来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是那些先生和太太却把他当怪物看。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从前,由于他总是昏昏欲睡而又百无聊赖的样子,加上衣着不整,人家一向都把他当怪物看。

问题是这些先生和太太又以同样怪异的目光去看奥莉加。这目光中包含的疑惑使奥勃洛莫夫的心忽然凉了。不知什么东西开始咬啮他,使他痛苦不堪,无法忍受,最后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了。

第二天,奥莉加无论怎样亲热地和他说笑玩闹,也没法使他高兴。奥莉加左问右问,他只好推说头痛,并且容忍别人拿价值七十五戈比的花露水往他头上洒。

到了第三天,他俩很晚才回家。婶娘像是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俩

一眼，尤其是这样看了他一眼，接着便垂下她那大而有些浮肿的眼帘，可是眼睛似乎仍透过眼帘看着他俩，然后若有所思地嗅酒精，嗅了大约一分钟。

奥勃洛莫夫心里不好受，但是没有说什么。他没有勇气向奥莉加道出自己心上的疑惑，害怕惊扰了她，吓坏了她。而且要说就得说真话。他也为自己担心，害怕用这样严重的问题打破这安泰的、万里无云的宁静。

现在问题已不在于她爱上他奥勃洛莫夫是不是一个错误，而在于他俩的这次恋爱，在树林里幽会，有时甚至是深夜单独见面——整个说来是不是一个错误。

“我还企图吻她，”他惊骇地想，“这在道德法典中可是刑事罪行，而且不是最轻的一种！前面还列出了好几种，如握手、表白、通信……这些我们都做过了。但是，”他抬起头来，继续想下去，“我的本意是真诚的，我……”

阴云忽然消散，眼前出现了奥勃洛莫夫田庄，像节日里一样喜气洋洋，整个沐浴在阳光中。山岗是那样翠绿，小河泛着银光。他搂着奥莉加的腰，沿着长长的林阴路默默地走去，在亭子里或者露台上小坐……

周围的人都怀着仰慕的心情向奥莉加致敬。总之，都是他对施托尔茨说过的。

“嗯，嗯，一开始就得这样才是！”他又害怕地想，“那说了三次的‘我爱’，那丁香花枝，那表白，都应该是毕生幸福的保证，一个贞洁女子是不会再重复的。那么，我呢？我又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像一把小锤敲击着他的头。

“我是个好诱惑女人的色迷！只不过还没有像那个小眼睛和红鼻子的老无赖塞拉东①，把从女人那里偷来的一朵玫瑰花插到自己的扣眼里，却向朋友耳边去吹嘘自己的胜利，以便……以便……天哪，我走得太远了！这才是深渊呢！奥莉加也不是在这深渊上空高高飞翔，而是在它的底层……究竟为什么呢……”

---

① 指法国作家于尔菲（1568—1625）的田园小说《阿斯特雷》中的主人公。

他筋疲力尽地发现,他的玫瑰色生活忽然褪色,奥莉加会成为牺牲品,于是哭得像孩子似的。他的这次恋爱完全是犯罪,成了他良心上的一个污点。

随后他那一时惊惶不安的头脑复归平静,意识到还有一条合理合法的出路,就是向奥莉加求婚……

"对呀,对呀,"他说,竟高兴得发抖了,"她一定会以羞涩的目光表示同意……她不会说一个字,她会涨红了脸,一直乐到心眼儿里,然后满眼是泪水……"

先是泪水和微笑,默默伸出的手,接着是嬉笑玩闹,幸福的奔忙,然后是长时间的交谈和喁喁私语,那是心心相印的私语,将两条生命合而为一的神秘的协议!

在种种琐碎的事情中,在涉及日常生活的谈话中,贯穿着只有他俩才看得见的爱情。谁都不敢用目光去侮辱他们……

他的面孔忽然变得那么严厉,不苟言笑。

"不错,"他对自己说,"这就是真正的、高尚而又稳固的幸福的世界!可直到现在我还像个孩子似的,把这些花朵藏着,沉醉在爱的芳香之中,找机会单独见面,在月下漫步,偷听少女的心怎样跳动,捕捉她的缥缈的梦……天哪!真叫我羞愧!"

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今晚奥莉加就会知道,爱情赋予我们多么严肃的义务。今天是最后一次幽会,今天……"

他把手按在心上,心跳得厉害,但却很均匀,与正直人的心跳无异。他想到当他说出他俩不应该再单独会面的话时,奥莉加起初会伤心,接着他就要探听她的想法,欣赏她的赧颜,然后才畏怯地宣布自己的打算,然后……想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

随后他便一直梦想着她那羞涩的应允,微笑和眼泪,默默伸出的手,长时间的神秘的低语,以及众目睽睽下的亲吻。

十二

他跑去找奥莉加，她家的人说她出去了。他又到村子里去找，也没有。他远远地看见她像天使升天一般往坡上走去，步履那么轻盈，优美地扭动着腰肢。

他跟着追上去，可是她的脚几乎不沾草地，真像在飞一样。到了半山坡上，他开始呼唤她。

她停下来，等他走了才两俄丈，又径自往前去了，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再次停下来，站在那里笑。

最后他确信她不会再往前走了，才停下来。她朝他跑过来几步，伸出手，笑着把他拉走了。

他俩进了一片树林，他摘了帽子，她用手帕给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然后用阳伞给他扇风。

奥莉加今天特别活泼而又话多，不是嬉笑，就是忽然柔情似水，忽然沉思不语。

“你猜猜，昨天我做什么了？”等他俩在树阴下坐定以后，她问。

“看书了？”

她摇摇头。

“写东西了？”

“不对。”

“唱歌了？”

“不对。我算命了！”她说，“伯爵夫人的女管家昨天来了，她会用纸牌算命，我请她给我算了。”

“怎么样？”

“没什么。先是要出远门，后来又有一群人，到处都有一个金发男子，到处都有……她当着卡佳的面，忽然说，有个方块王心里想着我，羞得我满脸通红。她还想说我心里想着谁，我就把牌一洗，跑

了。”接着奥莉加忽然问，“你心里想着我吗？”

“唉！”他说，“我要少想你一点也不行啊！”

“而我哪！”她沉思地说，“不这样生活，又该怎么生活，我都忘了。上星期你不高兴了，两天没来，记得吗？你很生气！我突然变了一个人，变得凶狠了。我跟卡佳吵，就像你跟扎哈尔吵一样。我看见卡佳悄悄地哭，却一点也不可怜她。婶婶问我话，我也不回答，听而不闻，什么事也不做，哪儿也不去。可是你一来，我立刻又变了一个人。我竟送给卡佳一件丁香色连衣裙……”

“这是爱情啊！”奥勃洛莫夫动情地说。

“什么？丁香色连衣裙吗？”

“都是！我从你说的这些话里看到了我自己。没有你，我觉得天昏地暗，无法生活，夜里梦见的都是开满鲜花的山谷。见到你，我就变得善良，爱活动；见不到你，我就觉得无聊，没劲，想睡觉，什么也不愿想……爱吧，别不好意思爱……”

他突然闭上了嘴，心里想：“我说些什么呀？我来的目的并不在此啊！”他干咳了几声，皱起了眉头。

“要是我突然死了呢？”她问。

“真想得出！”他不经意地说。

“真的，”她说，“要是我着了凉，发高烧，你到这儿来没遇见我，再去我们家，我们家的人说我病了，第二天还是不见好，我那卧室的百叶窗关着，大夫直摇头，卡佳流着泪蹑手蹑足出来见你，悄声对你说：她病得很重，要死了……”

“唉！……”奥勃洛莫夫忽然长叹了一声。

她哈哈大笑。

“到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她直视着他问。

“会怎么样？我会发疯，或者自杀，可是你忽然又恢复了健康！”

“别说了，别说了！”她害怕地说，“我们说到哪儿去啦！不过，你死了，可别来找我，我怕死人……”

他哈哈大笑，她也笑了。

“天啊，我们俩真孩子气！”她终于从这无稽之谈中清醒过来。

他又干咳了一声。

"听我说……我想告诉你。"

"什么?"她立刻转过身来问。

他胆怯地沉默着。

"说呀!"她轻轻地拉拉他的袖子说。

"没什么……"他嗫嚅地说。

"不,你心里有事,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

"要是很可怕,你最好别说,"她说,接着忽然又加上一句,"不,你说!"

"真的没什么,瞎说呢。"

"不对,不对,一定有事,你说!"她紧紧地抓住奥勃洛莫夫的上衣的两片衣襟,而且把他拉向自己,使他不得不把脸扭过来扭过去,以免吻着她。

按他的心愿,他是不想把脸扭过来扭过去的,但是他耳朵里响着她那声威严的"决不"。

"说呀! ……"她缠着他不放。

"不行,没必要……"他推托说。

"你不是说,'相互信赖是共同幸福的基础','心里不应该存着任何细微变化不让朋友的眼睛看到'吗? 这是谁的话?"

"我只想说,我太爱你了,以至于……"

说到这里,他迟疑起来。

"以至于什么?"她急切地问。

"以至于你现在如果爱上别人,爱上一个比我更能使你幸福的人,我会……默默地把我的痛苦咽下去,让位给他。"

她忽然放开他的衣襟,诧异地问:

"为什么? 我不懂。我可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我不愿意你跟别的女子在一起感到幸福。这太深奥了,我不懂。"

她的目光若有所思地在树木间寻觅着。

"这么说,你并不爱我?"她随后问。

"正相反,我爱你爱到愿为你牺牲的程度。"

"为什么要牺牲呢? 谁请你牺牲了?"

“我说这话的前提是,如果你爱上别人。”

“别人!你疯了?既然我爱你,为什么要去爱别人?难道你会爱上别人吗?”

“你为什么要听我说这些?天晓得我说些什么,而你还相信!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完全……”

“你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我对不起你,早就对不起你了……”

“什么事?怎么对不起?”她问,“你不爱我?也许只是开了个玩笑?快说呀!”

“不对,不对,完全不对!”他痛苦地说,“你发现没有……”他犹豫地说,“我们见面是……偷偷的……”

“偷偷的?怎么说是偷偷的?我几乎每次都告诉婶婶,我见到你了……”

“每次都说吗?”他不安地问。

“有什么不好?”

“我对不起你,我早就应该对你说,这样做不行……”

“你说过。”她说。

“我说过?哦!真的,我……暗示过。这么说,我尽到责任了。”

他立刻感到轻松愉快,因为奥莉加如此轻而易举地卸却了他的责任。

“还有什么?”她问。

“还有……就是这些了。”他说。

“不对,”奥莉加肯定地说,“一定还有,你没有完全说出来。”

“嗯,我考虑……”他想把话说得随便一点,可又没有说下去。

他停下来,她等着。

“我们应该少幽会……”他胆怯地看了她一眼。

她没有说话。

“为什么?”她想了想,问道。

“我的良心十分不安……我们幽会的时间很长,我很激动,心脏好像就要停止跳动,你也不平静……我怕……”他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到这儿。

“怕什么?”

“你还年轻,阅历有限。奥莉加,人有时会控制不住自己,一种地狱的恶势力会钻进人的心里,使心里一片黑暗,眼睛闪出电火,理智失去清醒,对纯良和贞洁的尊敬像是被狂风卷走了,人也忘乎所以,不再控制自己,而是受制于情欲。这时,深渊就在他脚下张开了。”

说到这里,他甚至打了一个寒颤。

“那又怎么样? 让它张开好了!”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

他沉默了。往下他已无话可说,或者不必再说什么了。

她看了他许久,好像逐句审读文章那样,审视他额头上的皱纹中包含的东西,而心里却在回味他说的每一句话和他的目光,从头审视自己的这次恋爱,直审视到那天夜里在花园中的幽会,她忽然脸红了。

“你尽胡说八道!”她扭过头去,急速地说,“我根本没发现你眼睛里有什么电火……你看着我的样子多半是像……我的奶妈库兹明尼奇娜!”她说着,笑出声来。

“你还开玩笑,奥莉加,我可不是开玩笑……而且我还没把话说完呢。”

“还有什么?”她问,“还有什么样的深渊?”

他叹了一口气。

“还有,我们不应该再见面……在私下里……”

“为什么?”

“这不好……”

她沉思起来。

“嗯,据说这不好,”她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为什么呢?”

“别人知道了,事情传开了,大家会说什么呢……”

“谁会说什么?”她问,“我没有母亲,只有母亲会问我为什么跟你私下见面。只有在她面前,我才会哭着回答说,我没有做坏事,你也没有。她会相信我的话。除了她,还有谁呢?”

“婶娘。”奥勃洛莫夫说。

“婶娘?”

奥莉加悲哀地摇摇头说:

"她永远不会问我。要是我离家出走,她也不会去找我,打听我的下落;我也不会再回来告诉她,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做什么了。还有谁呢?"

"其他人,大家……前几天索涅奇卡望着你和我笑,还有那些跟她在一起的先生和太太也望着我们笑。"

接着他就把自那个时候以来他是如何担惊受怕的情形讲给她听了。

"她只望着我的时候,我还没觉得怎么样,"他又说,"后来她的这种目光又落到了你身上,我的手脚就凉了……"

"怎么样?"她冷冷地问。

"从那个时候起,我日夜不安,苦于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不让这事传出去,又怕吓着你……我早就想跟你谈……"

"你白操心了!"她说,"你不说,我也知道……"

"怎么知道的?"他吃惊地问。

"索涅奇卡常跟我说这件事,盘问我,挖苦我,甚至叫我怎么对待你……"

"可是你一个字也没告诉我,奥莉加!"他责备地说。

"你也一直没把你的心事告诉我!"

"那么,你对她说些什么呢?"他问。

"什么也没说!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是脸红了。"

"天哪!已经到了这等地步,你脸红了!"他惊骇地说,"我们太不小心!后果会怎么样呢?"

他询问似的看着她。

"我不知道。"她简短地回答说。

奥勃洛莫夫本想对奥莉加讲出自己的心事,使自己安下心来,并且从她的目光和明确的话语中吸取意志的力量,结果事与愿违。他没有得到积极的断然的回答,于是一下子就泄了气。

他脸上现出犹豫的神色,目光愁闷地左顾右盼,在他体内已经发作了轻微的寒热症。他几乎忘记了奥莉加的存在,眼前只见索涅奇卡和她的丈夫,还有一些客人;只听见他们在议论和讥笑。

奥莉加也一反平日善于应对的常态,默不作声,目光冷淡,回答

他“我不知道”的声音更加冷淡。而他也不肯或者是不善于去领会“我不知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他也默不作声，因为没有别人的帮助，他的思想或者意图就不会成熟，永远不可能像苹果似的熟透了自己掉下来，而必须有人去摘。

奥莉加把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披上披肩，从树枝上取下三角头巾，不慌不忙地系在头上，拿起了阳伞。

“上哪儿去？这么早！”他忽然清醒过来，问道。

“不，已经晚了。”她心灰意冷地说，“你说得对，我们走得太远，又找不到出路，应该赶快分手，把过去的痕迹抹掉。别了！”她的话冷淡而又苦涩，她说完，低下头，沿着小径向前走去。

“奥莉加，怎么啦？别这样！怎么能不见面？而且我……奥莉加！”

她不听他的，走得更快了，皮鞋踩得沙子沙沙作响。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喊道。

她听而不闻，继续向前走。

“看在上帝分上，回来吧！”他已不是在喊叫，而是在号哭。“就是罪犯，也该听他说一句话啊……天哪！她还有心肝吗？……这就是女人！”

他一屁股坐下来，用双手捂住眼睛。脚步声听不见了。

“她走了！”他几乎是恐惧地说，同时抬起了头。

奥莉加站在他面前。

他高兴得一把抓住她的手。

“你没有走，你不会走吧？……”他说，“别走，记着，你走了，我就成死人了！”

“如果我不走，我就是个罪人，你也是，记住这话，伊利亚。”

“唉，不对……”

“怎么不对？如果索涅奇卡和她丈夫又碰见我们在一起，我就完了。”

他打了一个寒颤。

“听我说，”他连忙结结巴巴地说，“我还没有把话说完……”说到这里，他又打住。

他在家觉得那么简单、自然而必要的、向他微笑的那件事，也是他的幸福的那件事，忽然变成了一个深渊，而他没有勇气一步跨过这个深渊。这一步应该是坚决的，勇敢的。

"有人来了！"奥莉加说。

旁边的一条小径上响起了脚步声。

"会不会是索涅奇卡？"奥勃洛莫夫问，吓得眼睛都不会转了。

两个男子伴着一位夫人走了过去，是陌生人。奥勃洛莫夫松了一口气。

"奥莉加，"他连忙拉起她的手说，"我们到那边去吧，那边没有人。这儿坐！"

他让她坐在一条长凳上，自己在她脚边的草地上坐下来。

"奥莉加，你刚才一生气，就走了，可我还没把话说完。"他说。

"要是你再要我，我还会走，而且不再回头！"她说，"你那天说喜欢我的眼泪，今天可能又想看见我跪在你的脚下，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我变成你的奴隶，对我使性子，教训我，然后又痛哭流涕，吓唬自己，也吓唬我，过后再问：我们该怎么办？听着，伊利亚·伊利奇，"她忽然从长凳上站起来，自尊地说，"自从认清您以后，我长大了许多，懂得您玩的是什么把戏了……不过，您再也看不到我的眼泪了……"

"哎呀，我发誓，我没有玩把戏！"他恳切地说。

"那对您更不好了，"她冷淡地说，"对您的所有这些顾虑、警告、暗示，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在今天以前我是爱您的，但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今天我知道了，再也不会找您商量了。"她语气坚决地结束了这段话，又打算走开。

"我也知道了，"他说，并且拉住她的手，让她坐下，又沉默了片刻，鼓了鼓勇气。

"你想想看，"他说，"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但是意志和舌头都不听我指挥，想说又说不出口。其实这本来很简单，很……帮帮我吧，奥莉加！"

"我不知道您的想法是什么……"

"看在上帝分上，别说'您'！你那骄傲的目光真叫我受不了，你说的话字字都像严寒一样，使我的血液冻结起来……"

她笑了。

“你是个疯子!”她把手放在他头上说。

“就这样,这样我就有了思维和语言的能力!”他说着,在她面前跪下来,“奥莉加,做我的妻子吧!”

她没有回答,而且把脸扭开了。

“奥莉加,把手伸给我!”他又说。

她没有把手伸出来。他自己拿起她的手放到唇边。她没有抽回去。那手是暖暖的,软软的,微微有点汗。他竭力想看她脸上的表情,可她越加把脸向后扭去。

“沉默?”他吻着她的手,不安地问。

“就是同意!”她低声接下去说,仍旧不看他。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什么想法?”他问,不免想起他一直幻想看到含羞的许诺和眼泪。

“跟你一样。”她说,眼睛仍旧望着林中什么地方,只是胸脯一起一落的,说明她在克制自己。

“她眼睛里有泪水吗?”奥勃洛莫夫想,但是她固执地垂着眼帘。

“你无所谓,你很平静吗?”他问,同时拼命把她往自己身边拉。

“不是无所谓,而是很平静。”

“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所以不觉得意外。”

“早就!”他惊讶地说。

“对,从我给你那枝丁香的时候起……我心里就称你为……”

她没有把话说完。

“从那个时候起!”他张开双臂想拥抱她。

“深渊张开了,电光闪闪……小心点吧!”她调皮地说,同时用阳伞挡住他的双臂,巧妙地避开了他的拥抱。

他又想起那威严的“决不”,只好作罢。

“可是你从来没有说过,甚至没有流露过……”他说。

“我们女子都不是自主嫁人,而是任人嫁出去,或者娶过去。”

“从那个时候起……真的吗? ……”他沉思地说。

“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就会单独和你在这儿见面,一晚上一晚上

跟你坐在亭子里，听你说，信你的话？”她自尊地说。

“那么这……”他的神色又起了变化，并且放开了她的手。

他忽然有了一个古怪的念头。她怀着心平气和的自尊，坚定地等他说下去，而他这时极想看到的不是自尊，不是坚定，而是眼泪，是激情，是醉心的幸福，哪怕只有一刹那，以后就让生活的洪流平平静静地流下去！

可是现在既没有因幸福突然降临夺眶而出的眼泪，也没有含羞的应许！这怎么理解呢？

疑惑像条蛇一样在他心中苏醒了，蠕动起来……她是在恋爱呢，还是仅仅想出嫁？

“不过，还有另外一条通向幸福的路。”他说。

“什么路？”她问。

“有时恋爱并不期待什么，也不忍受什么，计较什么……女子整个是一团火，浑身颤栗。她体验到的既是痛苦，同时又是那样的快乐……”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路。”

“这就是女子牺牲一切，包括她的平静，以及别人对她的看法和尊敬，而在爱情中找到回报……她以爱情换取一切。”

“难道我们必须走这条路吗？”

“不。”

“你想通过牺牲我的平静和别人对我的尊敬这条路去寻找幸福？”

“哦，不，不！我向上帝发誓，决不。”他着急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提起这条路来呢？”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真不……”

“可我知道。你很想知道，我会不会为你牺牲自己的平静，会不会跟着你去走这条路，对吗？”

“嗯，好像让你猜到了……怎么样？”

“决不会！”她肯定地说。

他想了想，叹了一口气。

“是啊，这是一条可怕的路。要一个女子跟着一个男子去走这样

一条路——即使葬送了自己，依然爱他，必须爱得很深才行。”

他询问似的看了看她的脸，她的神色是平静的，只有眉毛上端的一条皱纹动了一下。

“你想想，”他说，“抵不上你一个小指头的索涅奇卡，见到你，忽然会认不出你了！”

奥莉加微微一笑，她的目光仍旧是清明的。而奥勃洛莫夫一心只想求奥莉加为爱作出牺牲，而使自己的自尊心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你想想，男人们走到你跟前时，不会怀着敬畏的心低下他们的眼睛，而会大胆地、嬉皮笑脸地直视着你……”

他看了看她，她一个劲儿地用阳伞拨弄着沙地上的小石子。

“你一走进客厅，几个戴包发帽的女人就会愤怒地交头接耳，有的甚至会站起来，坐到离你远一点的地方去……而你仍不失自尊感，你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比她们高贵，比她们好。”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可怕的话？”她平静地说，“我决不会走这条路。”

“决不会？”奥勃洛莫夫懊丧地问。

“决不会！”她又说了一遍。

“嗯，”他沉思地说，“你没有力量正视耻辱。也许你并不怕死，可怕的不是死刑本身，而是死刑前的种种准备，一小时一小时的酷刑，你受不了，你会垮的，对吗？”

他不停地观察她的眼神，看她有什么反应。

她显得挺快活，这幅可怖的图画并没有使她惊慌，她的唇上还漾着一丝微笑。

“我既不想垮，也不想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可以不走这条路而爱得更强烈。”

“既然你不怕，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奥勃洛莫夫不依不饶地问，好像很遗憾。

“因为走这条路……结果总是……分手，”她说，“而我……竟会跟你分手！……”

她没有说下去，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看了他许久，忽然把阳

伞扔到一边,猛地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吻了吻他,接着涨红了脸,偎在他的怀里,低声说:

"决不!"

他狂喜地呼叫了一声,扑倒在她的脚下。

一八五七年

第 三 部

一

奥勃洛莫夫兴高采烈地往家走。他的血液在沸腾,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连他的头发都在燃烧。他就是这样高高兴兴走进自己的房间的。突然,高兴的心情烟消云散,他惊愕不快地盯着一个地方,原来他的圈手椅里坐着塔兰季耶夫。

"你叫我好等！上哪儿逛去了?"塔兰季耶夫向他伸出毛森森的手,厉声问道,"你那老鬼一点儿也不听人话了。向他要点吃的,他说没有;要伏特加酒,也不给。"

"我在这附近小树林里散步。"奥勃洛莫夫随便应道。这位老乡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真叫他恼火!

他已经忘记他曾经长期生活在阴郁的环境中,对那种令人窒息的空气也不习惯了。塔兰季耶夫在顷刻之间似乎将他从天上拖回泥潭里。奥勃洛莫夫痛苦地反复自问:"塔兰季耶夫来干什么？要待很久吗?"他估计客人也许要留下吃饭,自己便无法去伊林斯基家,心中万分苦恼,于是只想着怎样把塔兰季耶夫打发走,哪怕付出一些代价也行。他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等塔兰季耶夫开口。

"喂,老乡,你就不想去瞧瞧房子?"塔兰季耶夫问。

"现在不必了,"奥勃洛莫夫说,竭力不去看塔兰季耶夫,"我……不往那边搬了。"

"什—么？不搬了?"塔兰季耶夫声色俱厉地问,"租了房子不搬去住？租约怎么办?"

"什么租约?"

"你忘啦？你签了一年的租约。拿八百纸卢布来,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四个房客看过房子都想租,全给回绝了。有一个打算租三年呢。"

奥勃洛莫夫这才想起来,在迁往别墅的当天,塔兰季耶夫拿来一

份文书，他看也没有看，就匆忙签了字。

“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啊！”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说：

“我不需要房子了，我要出国……”

“出国！”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说，“跟那个德国佬一块儿去？你哪儿行啊，你走不了！”

“怎么走不了？我护照都办好了，这就拿给你看。箱子也买了。”

“你走不了！”塔兰季耶夫冷冷地说，“你还是先交半年的房租吧。”

“我没有钱。”

“你爱上哪儿找钱就上哪儿找去，我干亲家母的哥哥伊万·马特维伊奇可不喜欢开玩笑，马上就会去管理局告状，你跟他没法缠。再说，我已经帮你垫了，你还我。”

“你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奥勃洛莫夫问。

“跟你有什么相干？我收了一笔旧账。快交钱！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好吧，我过两天去把房子转租给别人，现在我有事……”

他开始扣外衣的扣子。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房子？全城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你不是还没有看过吗？”塔兰季耶夫说。

“我也不想看，”奥勃洛莫夫回答道，“我何苦搬到那边去？太远……”

“离哪儿远？”塔兰季耶夫毫不客气地问。

奥勃洛莫夫却没有说出离哪儿远。

“离市中心远。”他后来才说。

“什么市中心？你要市中心干吗？去躺着？”

“不，现在我可不躺着了。”

“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我……今天……”奥勃洛莫夫说。

“怎么样？”塔兰季耶夫打断了他的话说。

“不在家吃饭……”

“你把钱给我就拉倒吧！”

“什么钱?”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过两天我去那边跟房东太太谈。”

“哪个房东太太? 我干亲家母吗? 她知道什么? 妇道人家! 哼,你跟她哥哥谈谈就知道了!”

“好吧,我去谈。”

“好哇,等你! 你把钱拿出来再走!”

“我没有钱,得去借。”

“那你起码先给我车马费,三个银卢布[①]。”塔兰季耶夫还纠缠不休。

“车夫在哪儿? 为什么要三个银卢布?”

“我把他打发走了。你还问为什么? 给他这些钱他还不肯拉我呢,说沙路不好走。从这儿回去,还要三个银卢布,总共二十二个纸卢布!”

“从这儿乘公共马车只要半个银卢布,”奥勃洛莫夫说,“拿去!”

他给了塔兰季耶夫四个银卢布,塔兰季耶夫把钱塞进口袋里以后说:

“你还欠我七个纸卢布,再给点饭钱!”

“什么饭钱?”

“我现在进城来不及了,得到路边的小饭馆去吃,那儿什么都贵,要敲我五个卢布。”

奥勃洛莫夫一声不吭地拿出一个银卢布扔给塔兰季耶夫。他实在不耐烦了,只盼着塔兰季耶夫快走,可是他偏不走。

“你还不叫人拿点吃的给我呀。”他说。

“你不是要上小饭馆吗?”奥勃洛莫夫说。

“那是正餐! 现在才一点多钟。”

奥勃洛莫夫叫扎哈尔拿点吃的来。

“什么也没有,还没做,”扎哈尔满脸不高兴地望着塔兰季耶夫,冷冰冰地说,“对了,米海·安德烈伊奇,您什么时候把少爷的衬衫和坎肩送回来呢? ……”

---

① 当时三个银卢布合十一个纸卢布。

“你要什么衬衫和坎肩?”塔兰季耶夫想赖账,“我早还了。”

“什么时候还的?”扎哈尔追问。

“你们搬家的时候,我不是亲手交给你的吗? 你准是塞到哪个包袱里了,还来问我……”

扎哈尔愣住了。

“天哪! 伊利亚·伊利奇,这叫什么事儿啊!”他转过身去,对奥勃洛莫夫吼道。

“老一套!”塔兰季耶夫回敬了一句,“兴许你换酒喝了,还来向我要……”

“不,我这辈子从没拿过少爷的东西换酒喝!”扎哈尔哑着嗓子说,“可是您……”

“扎哈尔,住嘴!”奥勃洛莫夫厉声打断他的话说。

“是您拿走我们的一个地板刷子和两个碗吧?”扎哈尔又问。

“什么刷子?”塔兰季耶夫嚷道,“哼,你这个老混蛋! 还是拿点吃的来吧!”

“您听听,伊利亚·伊利奇,他是怎么骂街的?”扎哈尔说,“没有吃的,家里连面包也没有,阿尼西娅也出去了。”他说到这里,就出去了。

“你到底上哪儿吃饭?”塔兰季耶夫问道,“真希奇,奥勃洛莫夫在小树林里散步,不在家吃饭……你什么时候才搬过去? 秋天都到了,去瞧瞧房子吧。”

“好,好,过几天就去……”

“还别忘了带上钱!”

“行,行……”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说。

“新居不需要什么吗? 人家把地板、天花板、门窗都给你油漆好了,总共花了一百多卢布。”

“嗯,很好……对了,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奥勃洛莫夫忽然想起来说,“请你去法院一趟,需要认证一份委托书……”

“你把我当跑腿的?”塔兰季耶夫说。

“我给你加点饭钱。”奥勃洛莫夫说。

“还费靴子呢,你加的饭钱补不过来。”

“你坐车去吧,我给钱。”

“我不能去法院。”塔兰季耶夫满面愁容地说。

“为什么?”

“有仇人,对我特别狠,想方设法坑我。”

“那么我自己去吧。”奥勃洛莫夫说,同时拿起他的制帽。

“等你搬过去了,伊万·马特维奇会把所有的事都给你办妥的。老弟,这人可没说的,任什么德国佬暴发户也比不上他!人家是土生土长的俄国官吏,在一把交椅上坐了三十年,整个衙门都听他的。钱也有,可是出门不雇马车,身上的燕尾服不比我的强。这人一点不咋呼,总是轻声细语的,也不到异乡去游荡,像你那位……”

“塔兰季耶夫!”奥勃洛莫夫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喊道,“你不懂就闭上嘴!”

塔兰季耶夫瞪大了眼睛,他从来没见过奥勃洛莫夫有这种举动,虽然让人把他看得比施托尔茨还不如,也忘了动肝火。

“你今天怎么了,老弟……”他拿起自己的便帽,喃喃地说,“来劲了!”

他用袖子拂了拂自己的便帽,看看它,又看看搁在架上的奥勃洛莫夫的便帽。

“你有制帽,不戴便帽,”他拿了奥勃洛莫夫的便帽戴在头上,边试边说,“给我夏天戴吧……”

奥勃洛莫夫一言不发地把自己的便帽从塔兰季耶夫头上摘下,放回原处,然后将两臂交叉在胸前,等他走。

“那就拉倒吧!”塔兰季耶夫颇不灵便地走出房门,口里说,“老弟,你今儿个有点……不对劲……嘿,你去跟伊万·马特维奇谈谈,休想不带钱去!”

二

塔兰季耶夫走了，奥勃洛莫夫心绪恶劣地往圈手椅里一坐，好久都摆脱不了塔兰季耶夫的粗鄙给他留下的印象。最后他想起了今天早晨的事，塔兰季耶夫的丑恶形象便飞离他的脑海，他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他站在镜子前面，长时间地整理领带，长时间地微笑，看脸上有没有奥莉加的热吻留下的痕迹。

"两个'决不'，二者之间差别有多大啊！"他说，平静的欢乐使他心情激动，"一个已经凋谢，另一个却是一朵盛开的花……"

然后他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他觉得光辉的、万里无云的爱情节日已经过去，爱情实际上逐渐成为一种责任，同全部生活混合在一起，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开始褪色，失去斑斓的色彩。

也许今天早晨爱情闪射出的是最后一道玫瑰色的光芒，以后再也不会有耀眼的光辉，而只是暗暗地温暖着生活。爱情会被生活吞没，成为它强大的、却又是看不见的动力。今后爱情的表现就是简单而平常的了。

诗篇逐渐结束，严肃的故事就要开始：先上法院，然后去奥勃洛莫夫田庄，盖房子，向监护院抵押田产，修路，没完没了地处理与农民的纠纷，安排农活，收割，打场，拨拉算盘子儿，看管家操心的面孔，参加贵族代表选举，听法庭审理案件。

奥莉加的目光只偶尔在什么地方闪一闪，偶尔传来圣洁的女神的歌声、匆匆的接吻声，然后又出门监工，进城办事，管家又找上门来，又拨拉算盘子儿。

客人来访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他们开口就是谁酿多少酒，谁向官府交多少呢子……这叫什么？难道他给自己安排的前程竟是如此？这能算生活吗？……可是人们都这样生活，仿佛这就是

生活的全部内容似的。而施托尔茨就喜欢这种生活！

结婚，成家——毕竟是生活的诗篇，是盛开的花朵。他想像他怎样领着奥莉加走向祭坛，她头上戴着酸橙树枝编的花冠，身披长纱。人群中发出惊讶的耳语。她高傲而又优雅地低着头，胸部轻轻一起一伏，腼腆地把手伸给他，不知道该怎样看在场的人。她时而微笑，时而两眼含泪，时而蹙眉思索。

等家里的客人一走，她还没有来得及卸下盛装，便像今天那样扑到他的怀里……

"不行，我要赶快到奥莉加那里去，我不能一个人想，一个人感受，"他想，"我要告诉所有的人，告诉全世界……不，首先告诉婶娘，随后是男爵。我要写信告诉施托尔茨，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然后我再告诉扎哈尔，他会给我磕头，高兴得大哭起来，我要赏他二十五卢布。阿尼西娅会来吻我的手，我要赏她十卢布，然后……然后，我高兴得向全世界狂呼，全世界的人都会说：'奥勃洛莫夫真幸福，奥勃洛莫夫结婚了！'现在我就去找奥莉加，我们将久久地窃窃私语，暗中约定把两个生命结合到一起！……"

他跑到奥莉加那里。她微笑着倾听了他的梦想。可是，他刚刚纵身起来，要跑去向婶娘宣布，她便紧皱眉头，使他畏缩不前。

"别对任何人说一个字！"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说，并且警告他讲话要轻点，免得婶娘在隔壁房间听到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才说呢？我们俩不是已经决定了吗？"他急不可耐地问，"现在该怎么办呢？先做什么？总不能抄着手坐着呀！义务和严肃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对，就要开始了。"她凝视着他说。

"所以我想跨出第一步，去婶娘那里……"

"这是最后一步。"

"那么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是……去法院，不是要写什么文书吗？"

"对……我明天去……"

"为什么不今天就去呢？"

"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能离开你呀，奥莉加！"

"好吧,明天去。然后呢?"

"然后告诉婶娘,再给施托尔茨写一封信。"

"不,然后去奥勃洛莫夫田庄……安德烈·伊万内奇不是来信说,应该下乡去办什么事吗?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事,是盖房子吧?"她望着他的脸问道。

"天哪!"奥勃洛莫夫说,"要是听施托尔茨的话,过一百年我们的事也到不了婶娘那儿!他说,要盖房子,然后修路,办学校……这些事整整一百年也办不完。奥莉加,我们一起去吧,到那个时候……"

"我们去哪儿?那儿有房子吗?"

"没有,老房子太糟糕,我想门廊完全坏了……"

"那我们上哪儿去呢?"她问。

"必须在这儿找一套房子。"

"那你也得进城一趟,"她说,"这是第二步……"

"然后……"他又说。

"你先走这两步,以后……"

"这是怎么啦?"奥勃洛莫夫愁闷地想。"既没有长久地窃窃私语,也没有暗中约定把两个生命结合到一起!不知为什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奥莉加多么奇怪啊!她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诗一般的时刻也引不起她甜蜜的遐想,好像她根本就没有梦想,没有沉思默想的需要!叫你马上就去法院,去看房子,——跟施托尔茨一模一样!他们真像是商量好要忙着过日子似的!"

第二天,他带着一张公文纸进城去了,先上法院,完全是出于无奈,坐在车上直打哈欠,东张西望。他不清楚法院在哪里,便先去向伊万·格拉西莫维奇打听,该上哪个部门认证。

伊万·格拉西莫维奇见到奥勃洛莫夫很高兴,不吃饭不让他走。后来又派人去请了一位朋友来,以便问清楚这件事怎么办,因为他自己早已脱离公务了。

吃饭和商谈到下午三点钟才结束,上法院太晚了,而明天又是星期六,不办公,只好推迟到下星期一。

奥勃洛莫夫就到维堡区去看他的新居。他坐着马车在那些两边都是长长的围栅的街巷里走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位岗警。岗警说,

奥勃洛莫夫要找的房子在紧挨着的另一个街区,沿着这条街走下去就能看见。他说时指着一条两边没有房屋、只有围栅和野草的街道,那泥路上留下的两道车辙已经干了。

奥勃洛莫夫继续前行,欣赏着围栅边的荨麻和从围栅后探出头来的花楸树。最后岗警指着一个院子中间的一座破旧的小房子说:"就是它。"

奥勃洛莫夫看见大门上写着:"十品文官普舍尼岑遗孀之宅",便让车夫把车驶进院子。

院子只有一间屋子那么大,所以车辕碰着了屋角,吓得一群母鸡咕哒咕哒地四散奔逃,有的甚至向上蹿。还有一条拿链子锁着的大黑狗也左奔右突地狂吠起来,想咬马的脸。

奥勃洛莫夫在马车里的座位跟那房子的窗户一般高,他不好下车。摆满木犀草、万寿菊和金盏花的窗户里有几张脸慌忙地向外张望。奥勃洛莫夫好不容易才下了车,狗叫得更凶了。

他走进门廊,碰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穿一件无袖长衫,下摆掖在腰间。

"您找谁?"她问。

"找女主人普舍尼岑太太。"

老太婆困惑地低下头,又问:

"您是找伊万·马特维奇吧?他不在家,办公去了,还没回来。"

"我找女主人。"奥勃洛莫夫说。

这当儿,屋里的人还在忙乱,一会儿从这个窗口,一会儿从那个窗口,探出头来。老太婆身后的一道门时开时关,不同的面孔从门缝里往外张望。

奥勃洛莫夫转过身去,看见院子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好奇地望着他。

不知道从哪儿走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他穿一件羊皮袄,手打遮阳,懒洋洋地看着奥勃洛莫夫和马车。

那条狗一直声音低沉地、断断续续地狂吠着,只要奥勃洛莫夫动一动身子,或者马顿一顿足,它便带着链子又蹦又跳,不停地吠叫。

在围栅外面,奥勃洛莫夫看见右边是望不到头的菜地,种着圆白

菜，左边有几棵树和一座绿色的小木亭子。

“您找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吧？”老太婆问道，“什么事？”

“你去禀报女主人，”奥勃洛莫夫说，“我想见见她，我租了这儿的一套房子……”

“这么说，您是新房客，认识米海·安德烈伊奇吧？请等一等，我去回话。”

她打开门，有几个人立刻从门口闪开，向内室奔去。奥勃洛莫夫看见一个女人露着脖颈和胳膊肘儿，没戴包发帽，白净而又丰满；那女人发现自己被外人看见，莞尔一笑，也从门口跑开了。

“请进屋吧。”老太婆回来说。她领着奥勃洛莫夫，经过小小的前室，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请他稍候，接着又说，“女主人就出来。”

“狗还在叫呢！”奥勃洛莫夫打量着这房间，心里想。

他突然看到许多熟悉的东西：满屋子都是他的家什。几张桌子蒙着灰尘，椅子都堆在床上，褥垫和餐具乱放着，还有一些柜子。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摆好，没有收拾？”他说，“乱七八糟！”

忽然，他身后有一道门轧地响了一声，他刚才看见的那个露着脖颈和胳膊肘儿的女人走进来。

她约莫三十岁，脸很白很胖，以至于红晕似乎难以透过两颊泛出来。她差不多完全没有眉毛，只有两道稍稍隆起的发亮的眉骨，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淡色的毛。眼睛是浅灰色的，同脸上的表情一样憨朴。两只手白白净净，但是粗糙，青筋暴突。

衣服紧紧地绷在她身上，显然是她没想办法，甚至不多穿一条裙子来加大臀围，使腰部显得细一些。所以她不披围巾的时候，穿着衣服也可以给画家或雕塑家充当一名生有健美胸部的模特。她这身衣服，同华丽的大围巾和考究的包发帽相比，就显得破旧了。

她没料到会有客人来，所以当奥勃洛莫夫表示想见她的时候，她就在家常便服上披一条礼拜天才用的大围巾，戴上包发帽。她怯生生地走出来，站在那里，腼腆地看着奥勃洛莫夫。

他起身鞠躬。

“我有幸见到的是普舍尼岑夫人吧？”他问。

"是的，先生！"她答道，"您也许需要和家兄谈谈吧？"她犹豫地问，"他还在办公，五点以前不会回来。"

"不，我想见您。"奥勃洛莫夫说。这时她已经坐到离他最远的一张沙发上，两眼看着围巾的末端，那围巾像马披一样盖在她身上，直垂到地板上。她把双手也藏在围巾下面。

"我租了您的房子，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我得在市内别的地方另找一套，所以来找您商量……"

她毫无表情地听着，毫无表情地想了一阵，随后才说：

"家兄不在。"

"可这房子是您的吧？"奥勃洛莫夫问。

"是我的。"她简短地回答说。

"那么我想您自己就能决定……"

"可是家兄不在，我们的事全归他管。"她呆板地说，第一次正眼看了看奥勃洛莫夫，接着又低下头去看着围巾。

奥勃洛莫夫以屈尊俯就的心态断定："她的相貌虽然一般，却令人愉快，一定是个善良的女人！"这时一个小女孩从门里探出头来。房东太太严厉地向她偷偷点了点头，小女孩便走开了。

"令兄在哪里高就？"

"在厅里。"

"哪一个厅？"

"管农民登记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厅。"

她憨朴地一笑，接着她的面部立即又恢复了通常的表情。

"您一个人跟令兄过吗？"奥勃洛莫夫问。

"不，先夫留下的两个孩子跟着我，男孩八岁，女孩六岁。"房东太太打开了话匣子，面部表情也生动些了，"还有奶奶，她有病，不大能走动，只去教堂。从前她还跟阿库林娜上市场，从圣尼古拉节起就不去了，因为两条腿浮肿。上教堂也多半是坐在台阶上。就这些人。有时小姑子来串门，还有米海·安德烈伊奇。"

"米海·安德烈伊奇常上你们这儿来吗？"奥勃洛莫夫问。

"有时来住个把月。他跟家兄是好朋友，总在一块儿……"

她的思想和言词都已告罄，便不再做声。

“你们这儿多清静呀！”奥勃洛莫夫说，“要是狗不叫，别人会以为连一个活人也没有哪。”

她笑了笑，算是回答。

“您常常出门吗？”奥勃洛莫夫问。

“夏天有时出去。前几天，圣以利亚节，我们还去过火药厂。”

“怎么样，去的人多吗？”奥勃洛莫夫问，一边观察着从她那敞开的围巾下面高耸起来的、如沙发枕一般结实的、从不起伏的胸脯。

“不，今年人不多。一清早就下雨，后来才放晴。要不然去的人会很多的。”

“你们还上哪儿去？”

“我们去的地方不多。家兄和米海·安德烈伊奇有时去渔场，在那儿煮鱼汤。我们总在家。”

“总在家？”

“真的。去年去过科尔皮诺①，有时到那边的小树林里去玩。六月二十四日是家兄的命名日，那天我们举行宴会，厅里的官员都来吃饭。”

“你们出去做客吗？”

“家兄常常出去，我和孩子们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到先夫的亲属家吃饭。”

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你们养花。您喜欢花？”他又问。

她笑了笑说，“不，我们没有时间弄花。这是孩子们和阿库林娜到伯爵家的花园去玩，那儿的园丁给的。天竺葵和芦荟早就有了，先夫在世的时候就有了。”

这时阿库林娜忽然跑进来，手里抱着一只大公鸡，那公鸡拼命扇动翅膀，声嘶力竭地叫着。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是不是把这只公鸡交给小铺老板？”她问。

“你来干吗？出去！”房东太太不好意思地说，“你没看见有客人

---

① 此地在彼得堡郊区，建有一些著名的工厂。

吗?"

"我只问问,"阿库林娜倒提着公鸡说,"他给七十戈比。"

"去,到厨房去!"房东太太下命令了,接着她又急促地说,"给他那只麻灰的,不是这只!"而且觉得很难为情,把双手藏在围巾下面,垂下了眼帘。

"家务嘛!"奥勃洛莫夫说。

"是的,我们养了好多鸡,卖鸡蛋和小鸡。这条街上住别墅的人和伯爵家的人都买我们的。"她说着,望了奥勃洛莫夫一眼,胆子比先前大多了。

她脸上露出能干的、操心的表情。谈起她熟悉的事物,她一点也不迟钝了。但是对任何与她所知道的实际目的无关的问题,她总是以微笑和沉默作答。

"这些东西该收拾收拾才好。"奥勃洛莫夫指着自己的那堆家什说。

"我们本来想收拾,可是家兄不让动,"她急忙打断他的话说,简直是雄赳赳地看了奥勃洛莫夫一眼,"他说:天晓得他那些桌子和柜子里有什么东西……万一将来丢了,他不会放过我们……"她闭上嘴,嫣然一笑。

"令兄为人真谨慎!"奥勃洛莫夫又说。

她又淡淡一笑,恢复了她平常的表情。

当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她往往用微笑来掩饰。

"我不能久等他了,"奥勃洛莫夫说,"也许您能转告他,情况变了,我不需要这套房子了,请转租给别的房客,我自己也去找愿意租它的人。"

她呆呆地听着,不慌不忙地眨着眼睛。

"至于租约嘛,请您告诉他……"

"他现在不在家,"她又说,"您最好明天再来一趟。明天星期六,他不去办公……"

"我忙得要命,一分钟空闲都没有,"奥勃洛莫夫推托说,"麻烦您告诉他,既然定金归你们,房客由我去找,那么……"

"家兄不在,不知道为什么还不回来……"她往街上望了望,声音

单调地说,“他总从窗户前面走过,能看见他回来,可是不见人!”

“那么,我就走了……”奥勃洛莫夫说。

“等家兄回来了,我怎么跟他说呢?您什么时候搬过来?”她从沙发上站起来问。

“请您把我求您的事转告他,说情况变了……”奥勃洛莫夫说。

“您最好明天亲自来跟他谈……”她又说了一遍。

“明天我不行。”

“那么后天,星期天,午前礼拜以后,我们家里总有伏特加酒和小吃。米海·安德烈伊奇也来。”

“米海·安德烈伊奇也来吗?”

“真的。”她说。

“后天我也不行。”他不耐烦地推托着。

“那么,下星期吧……”她说,“您什么时候搬家呢?我好叫他们擦洗地板,把灰尘抹掉。”

“我不搬了。”

“怎么?我们往哪儿搁您的东西呢?”

“请告诉令兄,”奥勃洛莫夫凝视着她的胸脯,一字一顿地说,“情况变了……”

“他怎么还不来,看不见人。”她还是那句话,说时两眼望着那把街巷和院子隔开的围栅。“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谁在木板路上走过我都能听出来。这儿很少有人走过……”

“那么,您一定把我求您的事转告他吧?”奥勃洛莫夫说,同时一边鞠躬,一边往外走。

“再过半小时他就回来了……”房东太太的话音透露出她少有的不安,似乎想用这种腔调留住奥勃洛莫夫。

“我不能再等了。”奥勃洛莫夫的决心已定,开门走了出去。

狗一见他站在门廊里,又吠叫起来,带着链子乱蹦乱跳。车夫刚才伏在胳膊上打了一会儿盹儿,这时也拉起马往后倒退。母鸡又惊惶地四散奔逃,几副面孔挤在窗口向外张望。

“那我就告诉家兄您来过。”奥勃洛莫夫在马车里坐定以后,房东太太又不安地说。

“是的，还请您说一声，情况变了，我不能保留这房子，我要把它转让给别人，或者请他……另找……”

“他总是这个时候回来……”她说，并没注意听他的话，“我告诉他您还要来。”

“是的，过几天我再来一趟。”奥勃洛莫夫说。

马车在狗的狂吠声中驶出院子，摇摇晃晃地沿着街巷中那条高低不平的土路走去。

在巷子尽头出现了一个中年人，他穿一件很旧的大衣，腋下夹着一个大纸袋，手里拿一根粗棍，在这干燥炎热的日子脚上还套一双胶皮套鞋。

他走得很快，不时地左顾右盼，一步步重重地踏下去，像是要踩断铺在人行道上的木板似的。奥勃洛莫夫回过头来，就看见他跨进了普舍尼岑夫人家的大门。

“肯定是她哥哥回来了！”奥勃洛莫夫想，“算了吧！跟他谈还要花一个小时，而我又饿又热！奥莉加还等着我呢……下次再说吧！”

“快走！”他对车夫说。

他望着街两边的围栅，忽然想起：“要不要看看别的房子呢？那么，又得折回去，上海员街或者马厩街……下次再说吧！”

“快走！”

三

八月底下起雨来。有取暖炉的别墅已经生火了,而住在没有取暖炉的别墅里的人们只好裹起两腮,终于渐渐离去。

奥勃洛莫夫一直没有在城里露过面。有一天早晨,他看见一些人搬着伊林斯基家的家具从他的窗下走过。虽然他不再把搬家、顺路随便找个地方吃饭、整天不着床,看成是舍生忘死的英勇行为,却仍有惶惶然无所归依之感。

公园和树林里阒无一人,奥莉加的房间百叶窗紧闭。在这种时候独自留在别墅里,是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了的。

他在她家的几间空房里转了转,又绕公园走了一圈,从坡上下来,心中好生惆怅。

他叫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到维堡区去,决定在找到新房子以前就住在那里,自己却进了城,在一家小饭馆里匆忙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奥莉加家中坐了一个晚上。

城里的秋夜可不像他在公园与树林里度过的那些晴朗的长昼和黄昏。在城里他不能一天见她三次,她的女仆卡佳不会跑来找他,他也不能派扎哈尔走五俄里路去送一张便条。于是夏日的、如盛开的鲜花一般的爱情诗篇就此打住,接下去似乎因为内容贫乏而拖沓起来。

有时他们默然相对达半小时之久。奥莉加专心做活计,只顾数十字花纹的针数。他则胡思乱想,生活在离现在还很远的未来。

只是偶尔他凝视着她,激动得震颤一下;或者她不经意地把目光投向了他,在他眼里捕捉到一线温柔的顺从和无言的幸福的光芒,于是微微一笑。

他接连三天进城去看奥莉加,在她家吃饭,借口是他的住所还没有安排好,这个星期才能完全搬过去,因此目前还没法把新居当作自

己的家。

第四天，他觉得确实不好再到伊林斯基家去，只在附近徘徊了一阵子，便唉声叹气地回家了。

第五天，他们没有在家吃午饭。

第六天，奥莉加约他上她要去的一家商店，然后他可以步行送她回家，让马车跟在后面。

事事都使他觉得别扭。他们还常常碰到他或她的熟人，不免要鞠躬问好，有时还站住寒暄几句。

"天哪，真叫人受不了！"他说，由于害怕和尴尬而浑身冒汗。

婶娘也用一双懒洋洋的大眼睛望着他，若有所思地嗅着酒精，好像是他使她头痛似的。而且路多远啊！从维堡区坐车来，晚上坐车回去，要花三个小时呢！

"我们对婶娘讲了吧，"奥勃洛莫夫坚持说，"这样我就能从早到晚待在你们家里，谁也不会说……"

"你到法院去过了吗？"奥莉加问。

奥勃洛莫夫恨不得说："去过了，事情都办好了。"可是他知道，奥莉加会紧盯着他，立刻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在撒谎，所以叹了口气作为回答。

"嘿，你不知道这有多难哪！"他说。

"那么，你跟房东太太的哥哥谈过了吗？找房子了吗？"后来她又问，连眼睛都没抬。

"上午他从来不在家，而下午我总在这儿。"奥勃洛莫夫说，因为有充足的托词，心里很高兴。

现在是奥莉加叹了一口气，然而没有说什么。

"明天我一定找房东太太的哥哥谈。"奥勃洛莫夫宽慰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他不去办公。"

"只要这些事还没有办妥，"她心事重重地说，"就不能对婶婶讲，我们还应该少见面……"

"对，对……是这样。"奥勃洛莫夫胆怯地说。

"星期天是我们招待客人的日子，你来吃饭，然后可以等到星期三，一个人来，"她这样决定了，"我们还可以在戏院见面，你要知道我

们什么时候去戏院，你也去好了。”

“对，就这样。”他高兴的是她主动来安排约会。

“碰到天气好，我就去夏园散步，你也可以去。我们会想起那个公园……那个公园啊！”她深情地重复了一遍。

他默默地吻了吻她的手，和她道别，约好星期天再见。她闷闷不乐地目送他离去，然后坐到钢琴跟前，完全沉浸在音乐里。她的心不知为什么在哭泣，琴声也在哭泣。她想唱，却唱不出来！

第二天，奥勃洛莫夫起床以后，穿上他在别墅常穿的那件古里古怪的常礼服。他早告别了大袍子，吩咐把它藏在衣柜里了。

扎哈尔照往常那样，摇摇晃晃地端着咖啡和小面包圈，笨拙地朝桌子走去。在他身后，阿尼西娅也照往常那样，探进半个身子，看扎哈尔能不能把杯子送到桌上。如果扎哈尔顺顺当当地把托盘放在桌上了，阿尼西娅立刻不声不响地退回去；如果有一样东西从托盘上掉下来，她便一个箭步冲到扎哈尔身边去，接住其余的东西。这时扎哈尔就要破口大骂，先骂那些东西，然后骂他老婆，并且拿胳膊肘朝她胸脯捣去。

“咖啡真好！是谁煮的？”奥勃洛莫夫问。

“房东太太亲自煮的，”扎哈尔说，“这六天都是她煮的。她说：‘你们把菊苣粉放得太多，煮的时间也不够。让我来吧！’”

“真好，”奥勃洛莫夫说着，又倒了一杯，“你去谢谢她。”

“她就在那儿，”扎哈尔指着隔壁房间那扇半开的门说，“那兴许是他们的小餐室，她在那儿干活，他们的茶叶、白糖、咖啡、餐具都搁在那儿。”

奥勃洛莫夫只能看见房东太太的脊背、后脑勺、一部分雪白的脖子和裸露的胳膊肘儿。

“她干什么把胳膊肘儿飞快地甩来甩去？”奥勃洛莫夫问。

“谁知道！兴许是熨花边吧。”

奥勃洛莫夫看着她怎样晃动胳膊肘儿，把腰弯下去，又直起来。她弯腰时，露出了干净的衬裙、干净的长袜和滚圆的小腿。

“她丈夫是个小官吏，可是她的胳膊肘儿却长得不比哪一位伯爵夫人的逊色，还带小窝儿呢！”奥勃洛莫夫想。

中午扎哈尔来问，要不要尝尝他们的馅饼，是房东太太让问的。

“今天星期天，他们烤馅饼！”

“馅饼嘛，嘿！”奥勃洛莫夫随口说，“是洋葱和胡萝卜馅的……”

“可不比我们奥勃洛莫夫田庄的差，”扎哈尔说，“是笋鸡肉和鲜蘑菇馅的。”

“啊，那肯定好吃，拿一点来吧！谁烤的？是那个邋遢的老婆子吗？”

“她哪儿行啊！”扎哈尔轻蔑地说，“多亏有房东太太。那老婆子连发面也不会，都是房东太太掌勺儿。馅饼是房东太太跟阿尼西娅两人一块儿烤的。”

五分钟后，从隔壁房间向奥勃洛莫夫这边伸过来一只裸露的手，上面随便搭着他见过的那块围巾，手里端着一只盘子，上面是一大块热气腾腾的馅饼。

“十分感谢！”奥勃洛莫夫接过馅饼，和颜悦色地说。他朝那扇门里望了望，视线便停留在她高耸的胸脯和裸露的肩膀上。门随即关上了。

“想要点伏特加酒吗？”有个声音问。

“我不喝酒，多谢！”他的语调更加温柔了，“你们家有什么样的伏特加酒？”

“自家酿的，我们用醋栗叶泡。”那个声音说。

“我从来没有喝过醋栗叶泡的伏特加酒，请让我尝尝吧！”

裸露的手又用盘子端着一杯酒伸过来了。奥勃洛莫夫喝了酒，很喜欢。

“非常感谢！”他一边说，一边朝那扇门里望去，但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您怎么不露面，好让我给您道早安呢？”奥勃洛莫夫问。

房东太太在门后笑了。

“我还穿着便服呢，一直在厨房。我这就去换衣服。家兄做礼拜快回来了。”她回答说。

“说到[1] 令兄，”奥勃洛莫夫说，“我必须同他谈谈。请他到我这边来一下。”

“好的，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

“你们家里谁咳嗽呢？谁这样干咳？”奥勃洛莫夫问。

“是奶奶，她咳了七八年了。”

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她多么……单纯啊！”奥勃洛莫夫想，“身上有那么一种……她把自己收拾得多干净啊！”

他至今还没有和房东太太的哥哥相识，只偶尔在清晨从床上看见一个人夹着个大纸袋在围栅前晃过，消失在街巷里；下午五点钟又是这个人夹着那纸袋回来，经过窗下，消失在门廊后面。家里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然而，那里显然住着一些人，早晨尤其能感觉出来。只听得厨房里刀子咚咚地剁菜，窗外有个女人在院子的一角洗什么东西，扫院工劈柴或者推车运水，隔壁有孩子们哭闹，或者一位老太太不停地干咳。

奥勃洛莫夫占了四间正面的房间，房东太太一家人住两间非正面的房间，她哥哥住楼上。

奥勃洛莫夫的书房和卧室窗户朝着前院，起居室朝着小花园，客厅朝着种有圆白菜和土豆的大菜园。起居室窗户上挂着褪色的印花布窗帘。靠墙摆着几把普通的胡桃木椅子，镜子下面有一张呢面牌桌。窗台上摆满栽了天竺葵和万寿菊的瓦盆，上端吊着四个养黄雀和金丝雀的鸟笼。

房东太太的哥哥踮着脚进来，奥勃洛莫夫向他问好，他以三鞠躬作答。他身上的文官制服纽扣一直扣到脖根，所以看不出他穿衬衫没有。领带打的是普通结，两端藏在制服下面。

他约莫四十岁，额头上有一绺蓬起的头发，鬓角上也有同样的两绺，不过梳得随便，随风飘拂，像两只中等大小的狗耳朵。灰色的眼睛不是一下子直视某个东西，而是先偷觑一眼，第二次才定睛看。

---

① 原文为法语。

他似乎羞于暴露他的两手，讲话的时候，不是把双手都藏在背后，就是一只手搁在怀里，另一只手搁在背后。他向上司呈递文件和说明情况时，也总是把一只手放在背后，而伸出另一只手的中指，指甲向下，小心翼翼地指出某一行或者某一个字，随即又把手往身后藏。也许因为他的手指又粗又红，还微微发抖，他不无道理地觉得将它们频繁展示不很得体。

"是您叫我来的吧。"他用他的二步观察法看了看奥勃洛莫夫，开口说。

"是的，我想跟您谈谈房子的事。请坐！"奥勃洛莫夫彬彬有礼地答道。

伊万·马特维奇·穆霍雅罗夫受到两度邀请之后，决定坐下，将身子往前一倾，两手插进袖筒里。

"由于情况变化，我不得不另找一套住房，"奥勃洛莫夫说，"因此想把这套让出去。"

"现在转租比较难。"穆霍雅罗夫用手指捂着嘴咳了一声，迅即将它们藏进袖筒里，然后说，"如果您在夏末光临就好了，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来看房子……"

"我来过，可是您不在家。"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说。

"舍妹谈过，"这位官员说，"不过，您不用担心房子的事。您住这儿会觉得很方便。也许是禽鸟吵您了吧？"

"您指什么？"

"母鸡，先生。"

奥勃洛莫夫虽然从一大清早就听见窗下有抱窝母鸡的低沉的咕哒声和小鸡的唧唧声，但他还顾得上这些吗？奥莉加的形象总在他眼前，对周围的事他几乎毫不察觉。

"不，那没有关系，"他说，"我以为您指的是金丝雀，它们从一清早就叫开了。"

"我们拿走好了。"穆霍雅罗夫说。

"这也没有关系，"奥勃洛莫夫说，"只是情况变了，我不能留下来。"

"悉听尊便，"穆霍雅罗夫说，"可是假如您找不到房客，租约怎么

办呢？您给补偿吗？……那您就吃亏了。”

“该付多少？”奥勃洛莫夫问。

“我就去拿账目来。”

他拿来租约和算盘，说：

“您瞧，房租八百纸卢布，定金一百卢布已收，还欠七百卢布。”

“我住你们这儿还不到两星期，难道您要我付一年的租金吗？”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说。

“您说怎么办？”穆霍雅罗夫温和而又不好意思地说，“让舍妹受损失是不公平的。她一个穷寡妇，全靠房产收入过日子，除此以外，只有卖鸡卖蛋挣点钱给孩子们做衣服。”

“可别那么说，我不能付，”奥勃洛莫夫说，“您想想，我住了还不到两星期。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

“您瞧，租约上写着，”穆霍雅罗夫用中指点了点文书上的两行字，随后便把它藏在袖筒里，“您念念：‘若我奥勃洛莫夫欲提前迁离，必须按同样条件转让他人，或予普舍尼岑夫人以补偿，即付足全年租金至明年六月一日。’”奥勃洛莫夫念完了这段话便说：

“怎么能这样？这不公平。”

“这是合法的，先生，”穆霍雅罗夫说，“您自己签了字，瞧这是签字！”

那中指又出现在签字下面，然后又藏起来。

“该付多少钱？”奥勃洛莫夫问。

“七百卢布，”穆霍雅罗夫开始用那个中指拨拉算盘子儿，每拨一个，都灵巧地把它弯回来握成拳头，“还有马厩和板棚的租金一百五十卢布。”他又拨了一下。

“天哪，我没有马，不养马，我要马厩和板棚干什么？”奥勃洛莫夫急忙反问。

“租约上有，”穆霍雅罗夫用指头指着一行字说，“米海·安德烈伊奇说过，您会养马的。”

“米海·安德烈伊奇胡说！”奥勃洛莫夫沮丧地说，“把租约给我！”

“请您收下副本，正本归舍妹，”穆霍雅罗夫拿过租约正本，温和地说，“外加菜园及其产物——圆白菜、萝卜和其他蔬菜——按人头

计算，约合二百五十卢布……”穆霍雅罗夫念道。

接着他又想拨算盘，奥勃洛莫夫几乎是声色俱厉地说：

“什么菜园？什么圆白菜？我根本不知道，您怎么能这样干！”

“您瞧租约吧，先生，米海·安德烈伊奇说，您连带也租……”

“这叫什么事，你们也不问问我，就安排我的膳食？我不要圆白菜，不要萝卜……”奥勃洛莫夫一边起身，一边说。

穆霍雅罗夫也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瞧您说的，怎么能不问您呢？有您的签字！”他说。

他的粗手指又在签字上抖动了几下，文书也在他的手里抖动起来。

“您算出来总共是多少？”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问。

“还有油漆天花板和房门，改装厨房窗户，做门上的挂锁环，总共一百五十四卢布二十八戈比纸币。”

“怎么，连这也算在我的账上？”奥勃洛莫夫惊讶地问，“这些活儿总是由房东付钱的。谁愿意搬进一所没有装修好的住宅？……”

“您瞧，租约上说了，由您出钱，”穆霍雅罗夫说，同时用手指遥指着文书上一个地方，“总共是一千三百五十四卢布二十八戈比纸币！”他温和地总结说，同时把拿着文书的两只手藏在背后。

“我到哪里找这些钱去？我没有钱！”奥勃洛莫夫在房里走来走去地说。“我会要你们的萝卜和圆白菜！”

“悉听尊便！”穆霍雅罗夫轻声说，“其实，您不用担心，您住这儿很方便。至于钱……舍妹可以等一等。”

“我不能住这儿，情况变了！您听见了吗？”

“我听着呢。您拿主意吧！”穆霍雅罗夫顺从地答道，并且向后退了一步。

“好吧，我考虑考虑，想办法把房子转让出去！”奥勃洛莫夫向那位官员点了点头说。

“难哪，不过您看着办吧！”穆霍雅罗夫最后说。三鞠躬之后，他出了房门。

奥勃洛莫夫拿出钱包来点钱，总共只有三百零五卢布。他愣住了。

“我把钱弄到哪儿去了?”奥勃洛莫夫惊讶地、几乎是恐惧地问自己,“夏初从乡下送来一千二百卢布,可现在只剩三百了!”

他开始计算和回忆一笔笔花销,只记得起二百五十卢布的账。

“钱到哪儿去了?”他说。

“扎哈尔,扎哈尔!”

“您要什么?”

“我们的钱都到哪儿去啦?我们没有钱了!”他说。

扎哈尔在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半卢布银币和一个十戈比银币,都放在桌上。

“瞧,我忘了交给您,是搬家剩下的。”他说。

“你把零钱塞给我干什么?你说,八百卢布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我能知道您的钱花到哪儿去了?您给马车夫多少钱?”

“对了,车钱用了不少。”奥勃洛莫夫望着扎哈尔想起来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别墅给了马车夫多少钱?”

“哪儿能记得清?”扎哈尔说,“只记得有一次您让我给人家三十卢布。”

“你用笔记下来不就好了吗?”奥勃洛莫夫责备他说,“人不识字真糟!”

“我不识字也活了一辈子,感谢上帝,活得不比别人差!”扎哈尔望着一边顶撞说。

奥勃洛莫夫想:施托尔茨说得对,应该在村里办学校!

“听底下人说,伊林斯基家有个当差的识字,”扎哈尔又说,“可他把食橱里的银器偷走了。”

“竟有这种事!”奥勃洛莫夫畏怯地想,“可也是的,这些识点字的都是不道德的人,上小饭馆,拉手风琴,喝茶……哼,办学校还不是时候!……”

“还有什么地方花钱了?”他问。

“我怎么知道?上回在别墅里您不是给了米海·安德烈伊奇……”

“不错,”奥勃洛莫夫想起这笔钱,高兴起来,“给了车夫三十卢

布，好像给了塔兰季耶夫二十五卢布……还有呢？”

他用沉思的、询问的目光看着扎哈尔，扎哈尔阴郁地斜睨着他。

“阿尼西娅记得吗？”奥勃洛莫夫问。

“她哪儿记得？傻娘儿们知道什么？”扎哈尔轻蔑地说。

“想不起来了！”奥勃洛莫夫最后沮丧地说，“莫不是闹贼了？”

“要是闹贼，那还不把咱们的东西偷光了！”扎哈尔一边向门外走，一边说。

奥勃洛莫夫坐到圈手椅里，陷入沉思。“我上哪儿去找钱呢？”他左思右想，竟至出了一身冷汗，“乡下什么时候送钱来，又能送多少呢？”

他看看钟，已经两点，该上奥莉加家去了。今天是约定吃饭的日子。他渐渐快活起来，便吩咐雇车，动身上海员街去。

四

奥勃洛莫夫对奥莉加说，他跟房东太太的哥哥谈过了，还急忙表示有希望在本周内把房子转让出去。

饭前奥莉加和婶娘一道乘车出访，奥勃洛莫夫便去附近找房子。他看了两处，一处是四间一套，租金四千纸卢布；另一处有五间，要六千卢布。

“真可怕！真可怕！”他掩着耳朵，从惊讶的扫院工面前跑开。他把要付给普舍尼岑夫人的一千多卢布加到这笔钱上，惊吓中没有算出总数，只是加快步子，跑回奥莉加的家。

她家已经来了许多客人。奥莉加很兴奋，又说又唱，大家热烈喝彩。只有奥勃洛莫夫心不在焉地听着，其实奥莉加又说又唱都是为了他，为了不让他垂头丧气，而让他的全部身心也不停地说话和歌唱。

“明天去剧院吧，我们订了包厢。”她说。

“晚上走泥水路，又那么远！”他想，但是看了看她的眼睛以后，以同意的微笑回答了她的微笑。

“你去订一张池座的长期票吧！”她又说，“下星期马耶夫斯基一家要来，婶婶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包厢去看戏。”

她看着他的眼睛，想知道他是不是很高兴。

“天哪！”他惊恐地想，“我只剩三百卢布了。”

“你去求求男爵。那儿的人他都认识，他明天就派人去订池座票。”

她又笑了，他也望着她笑了。他微笑着请男爵帮忙，男爵也微笑着答应派人去买票。

“现在你先坐池座，”她又说，“等你办完事，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我们的包厢里了。”

她终于又像她感到十分幸福的时候那样高兴地笑了。

奥莉加才稍稍掀起由鲜花般的微笑覆盖着的迷人远景的帷幕，奥勃洛莫夫就感到十分幸福了。

奥勃洛莫夫把钱的事也抛到了脑后，直到翌日清晨，他瞥见房东太太的哥哥腋下夹着的纸袋从窗前闪过，才想起委托书，便请穆霍雅罗夫带到法院去认证一下。后者看了委托书以后说，里面有一处不清楚，而且动手帮他写清楚了。

文件重抄了一遍，经过认证之后付邮。奥勃洛莫夫洋洋得意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奥莉加，安心地过他的日子去了。

他满意的是，在收到回信以前不必去找房子了，还可以把要付的冤枉钱找补一些回来。

"其实，这儿也可以住，"他想，"只不过离哪儿都远。这家人过日子井井有条，家务管得极好。"

这个家确实管得很好。虽然奥勃洛莫夫单独起伙，房东太太对他的饭菜却很留意。

有一天，他到厨房去，看见房东太太和阿尼西娅亲热得不得了。

如果说心灵的共鸣是存在的，如果说两颗近似的心能够远远地互相感应，那么房东太太和阿尼西娅彼此间的好感便是最好的证明。刚把对方瞥上一眼、听到对方说第一句话和做第一个动作，她们便已彼此理解，互相看重。

就凭阿尼西娅怎样干活，怎样拿了火钩和抹布、卷起袖子、五分钟把半年没有生火的厨房收拾停当，怎样用板刷一下子把搁板上、墙上、桌子上的尘土刷掉，怎样干脆利落地扫地和扫条凳，怎样在顷刻之间把炉膛里的灰清除干净，房东太太立刻明白阿尼西娅是个人才，能成为她在家务上的得力助手。阿尼西娅从此便在她的心里占了一个位置。

阿尼西娅也是一样。一朝目睹房东太太怎样在厨房里发号施令，用没有眉毛的鹰眼监视着不灵便的阿库林娜的每一个笨拙的动作，喝令她取物、摆上、烧热、加盐，亲自到市场上，只消看一眼，最多用手指碰碰，便能准确无误地判断这只母鸡养了几个月，那条鱼是不是刚死，香菜或者莴苣从菜地运来有多久，——阿尼西娅便以惊叹而

又敬畏的眼光去看房东太太，并且认定自己的才能至今未能施展，她阿尼西娅的舞台不在奥勃洛莫夫的厨房，在这里她终日忙碌，奋力干活，目标只不过是要及时接住从扎哈尔手中掉下来的杯盘，她的丰富经验和精明头脑还要受到阴郁嫉妒而又粗暴高傲的丈夫的压制。两个女人互相赏识，从此形影不离。

奥勃洛莫夫不在家吃饭的时候，阿尼西娅就待在房东太太的厨房里。她喜欢干活，不停地跑来跑去，把铁锅放进去，或者取出来，几乎在转瞬之间，没等阿库林娜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打开柜门，取出需要的东西，又关上了柜门。

阿尼西娅得到的奖赏是一顿午餐、早晚各六杯咖啡、和女主人坦诚的长谈、有时甚至是推心置腹的窃窃私语。

奥勃洛莫夫在家用饭时，房东太太总来帮阿尼西娅的忙，也就是用嘴或者手来指点一下，该不该把烤肉和炖菜从炉子里取出来，要不要在调味汁里加点葡萄酒或者酸奶油，鱼不能这样做而要那样做……

天哪，她们互相交流了多少家务方面的知识啊！这不仅指烹饪技术，而且涉及织麻布、纺线、缝纫、洗衣、洗精致的花边、普通花边和手套、除去各种织物的污渍、使用各种家庭常备药剂和草药——凡是善于观察的头脑和世世代代积累的经验给生活的某一领域带来的东西，都谈到了。

奥勃洛莫夫早晨九点起床，有时能透过围篱的栅栏门看见房东太太的哥哥夹着纸袋上班去，接着是喝咖啡。咖啡总是那么香，鲜奶油很稠，甜面包也很松软。

然后他点燃一支雪茄，仔细听抱窝母鸡、小鸡、黄雀和金丝雀的各种叫声。他没有让人把禽鸟弄走，因为它们使他想起乡下，想起奥勃洛莫夫田庄。

然后，他坐下来把在别墅已经开始读的几本书接着读下去，有时只躺在沙发上随便翻阅。

多么理想的安静环境啊！只偶尔有个把士兵或者一群腰间别着斧头的农民从街上走过。难得有小贩转到这偏僻的地方来，站在围栅前吆喝："苹果，西瓜，阿斯特拉罕的！"他要叫上半个钟头，使人不

情愿也得买一点。

有时房东太太打发女儿玛莎来问奥勃洛莫夫，有白蘑菇或者黄蘑菇卖，他要不要一小桶；有时是他把房东太太的儿子万尼亚唤来，问他学过什么，要他念来听听，写来看看。

如果孩子们走后不把门带上，他便看得见房东太太那裸露的脖颈、永远活动不止的胳膊肘儿和脊背。

她总在干活，不是熨什么，就是捣碎什么，或者擦什么，对他已经不再拘礼，发现他从半掩的门里看见她时，也不再披上围巾，只笑一笑，便又在大桌子上忙忙碌碌地捣着，熨着，擦着。

他有时拿着一本书走到门边，去看看房东太太，跟她说几句话。

"您总在干活！"有一回他对她说。

她嫣然一笑，又继续专心致志地摇咖啡磨的把手。她的胳膊肘儿敏捷地画着圆圈，使他眼花缭乱。

"您会累垮的。"他接着说。

"不，我习惯了。"她回答说，咖啡磨还在哔哔剥剥地响。

"没有活儿的时候，您做什么呢？"

"怎么会没有活儿？活儿总是有的。上午准备中饭，下午做针线，然后就该做晚饭了。"

"难道你们还吃晚饭？"

"怎么不吃晚饭？我们吃晚饭。逢节我们去做彻夜祈祷。"

"这很好。"奥勃洛莫夫称赞道，"去哪个教堂？"

"圣诞教堂，那是我们教区的教堂。"

"您看书吗？"

她毫无表情地瞧了瞧他，一言不发。

"您有书吗？"他问。

"家兄有，可他不看。我们在小饭馆买报纸，有时候家兄念给大家听……万尼亚倒有很多书。"

"您从来不休息吗？"

"对，是这样！"

"也不上戏院？"

"在圣诞节节期家兄有时去看戏。"

"您呢?"

"我哪有时间? 晚饭怎么办?"她斜睨他一眼,问道。

"您不在,厨娘可以……"

"阿库林娜!"她惊讶地说,"那怎么行? 没有我,她能做什么? 一顿晚饭做到第二天早晨也做不出来。钥匙都在我身上。"

接着是沉默。奥勃洛莫夫欣赏着她的两只圆圆胖胖的胳膊肘儿。

"您的手臂真美,"奥勃洛莫夫忽然说,"马上可以入画。"

她笑了,有点害羞。

"袖子碍事。"她辩白说,"现在时兴穿那种衣服,袖子很容易脏。"

她又闭上了嘴,奥勃洛莫夫也沉默了。

"等我磨完咖啡,"她低声自言自语说,"还要把糖敲碎。别忘了打发人去买桂皮。"

"您应该再结婚,"奥勃洛莫夫说,"您真是一位出色的主妇!"

她笑了笑,便将咖啡倒进一只大玻璃缸里。

"真的。"奥勃洛莫夫加上一句。

"我带着孩子,谁肯娶我?"她说,心里开始计算什么。

"二十……"她沉思默想着说,"她要把这些全都放进去吗?"她把玻璃缸放到柜子里,往厨房跑去。奥勃洛莫夫走回自己的房间,看起书来……

"这女人还那么水灵,体格又健壮! 而且那么能干! 真的,她该嫁人……"他自言自语地说,心里想起了……奥莉加。

碰到天气好,奥勃洛莫夫总要戴上帽子去附近走走。然而他不是踩一脚泥,就是遇到恶狗,便又转回家来。

家里饭桌已经摆好,菜肴喷香,干干净净地端上来。有时从门缝里还会伸进一只裸露的手,端着盘子,请他尝尝房东家烤的馅饼。

"这一带真安静,真好,就是寂寞了些!"奥勃洛莫夫去歌剧院的时候说。

有一次,他很晚才从剧院回来,和车夫一起敲门,差不多敲了一小时。狗带着链子又跳又叫,叫得声音都嘶哑了。他冻得要命,非常生气,声称第二天就搬走。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一个礼拜过去了,他

仍然没有搬。

在没有约会的日子，他看不见奥莉加，听不到她的声音，不能从她的眼睛里感受到那始终不变的温存，爱情和幸福，觉得非常寂寞。

在有约会的日子，他又像夏天那样，听她唱歌听得出神，或者凝视她的眼睛。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只需她投过一瞥，他就心满意足了，这一瞥在旁人看来是无所谓的，而对他说来却大有深意。

不过冬天逐渐临近，他们单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伊林斯基家不断有客人来，奥勃洛莫夫往往一连几天跟奥莉加说不上两句话。他们互递眼色。她的眼色有时表现出疲倦和不耐烦。

她皱着眉头看所有的客人。有两次奥勃洛莫夫甚至觉得无聊了，而有一次刚吃罢饭，他就去拿帽子要走。

"上哪儿去?"奥莉加立刻跑到他跟前，夺下他手中的帽子，惊讶地问。

"让我回家去吧……"

"为什么?"她问。她的一道眉毛耸了上去。"您打算干什么呢?"

"我不过……"他说，困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谁允许您走？您是想回去睡觉吧?"她严厉地先盯着他的一只眼睛，再盯着另一只，问道。

"您说到哪儿去了!"他急忙否认，"大白天睡觉！我不过觉得无聊而已。"

他把帽子交给了她。

"今天到戏院去。"她说。

"但是不能一起进包厢。"他叹了口气说。

"那又有什么？我们彼此能够望见，幕间休息的时候，你来包厢看我，散戏以后，你走过来扶我上马车……难道这都没有意思吗？请您走一趟!"她用命令的口吻说，"这还用说!"

毫无办法，他进了戏院，坐在那里打哈欠，仿佛要把舞台一口吞下去似的。他不时搔后脑勺，交替地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

"啊，快点结束吧！好让我和她坐在一起，不要跑老远到这儿来!"他思忖着，"现在呢，在这样一个夏天之后，还只能时不时地偷偷会面，扮演一个坠入情网的男孩子的角色……说真的，如果我结了

婚，今天我绝不会来戏院，这歌剧我听过五次了……”

幕间休息时，他到奥莉加的包厢去，好不容易才从两个花花公子中间挤到她跟前。五分钟以后，他就溜走了，站在池座入口处的人群当中。戏开始了，人们急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从奥莉加的包厢里出来的两个花花公子也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奥勃洛莫夫，其中一人问另一个人：

“刚才到伊林斯基家的包厢来过的那位先生是谁？”

“一个姓什么奥勃洛莫夫的。”另一个随便答道。

“奥勃洛莫夫是什么人？”

“这是……一位地主，施托尔茨的朋友。”

“啊！”问的人意味深长地说，“施托尔茨的朋友。他来这儿干什么？”

“天知道[①]！”然后两个人各就各位。奥勃洛莫夫听了这段毫无意义的对话却惘然若失。

“**那位先生**是谁？……**一个姓什么**奥勃洛莫夫的……他来这儿干什么……天知道[②]。”这些话在他耳朵里嗡嗡作响，“‘一个姓什么的’！我来这儿干什么？什么话？我爱奥莉加，我是她的……可是社交界里已经提出一个问题：我来这儿干什么？人们注意到了……啊，上帝！不错，是应该想点什么办法……”

他已经看不见舞台上演的是什么，哪些骑士和女子出场。乐队在轰鸣，他却听不见。他向四面张望，数着戏院里的熟人。瞧，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到处都是，他们异口同声地问：“去包厢里找奥莉加的那位先生是谁？……”“一个姓什么奥勃洛莫夫的！”人人都这么说。

“不错，我是‘一个姓什么的’人！”他想，心里感到怯懦和沮丧，“人们都知道我，因为我是施托尔茨的朋友。我为什么去找奥莉加？‘天知道’！……喏，这些花花公子先看看我，再看看奥莉加的包厢！”

他看看包厢，发现奥莉加的观剧镜正对着他。

“上帝呀！”他想，“她一直盯着我！她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宝

---

①② 原文为法语。

贝一个！瞧，她在点头，指着台上……花花公子们好像望着我笑呢……天哪，天哪！”

他又激动地使劲搔后脑勺，又把下面一条腿跷到上面来。

她请几个花花公子散戏后去喝茶，答应唱戏里那支抒情曲，叫他也去。

“不，今天我不去了，”他想，“得快点把事办完，然后……乡下的代理人怎么还不回信？……我本来早就可以动身，临行前跟奥莉加订婚……啊，她总望着我，真糟糕！”

他不等散戏，就回家了。不愉快的印象渐渐淡忘，于是他又像从前一样，在单独面对奥莉加时心房因为幸福而颤动，或者忍住惊喜的眼泪，和大家一起听她歌唱。回到家里，没有奥莉加看着他了，便往沙发上一躺，不过并不睡觉，也不像活死人，而是在想她，脑海里浮动着幸福的幻景，激动地展望着未来宁静的家庭生活，奥莉加在其中大放光彩，她周围的一切也都光华四射。在瞻望未来时，他时而无心时而有意地看看那扇半开的门和房东太太那两只晃来晃去的胳膊肘儿。

一天，庭院里静极了，既听不到过往的马车的辚辚声，也听不到关门的砰砰声，只有前室里那只钟有节奏地嘀嗒嘀嗒响着，几只金丝雀在歌唱，给这宁静增添了某种生命的色调。

奥勃洛莫夫随随便便地倚在沙发上玩他的便鞋——先把鞋掉在地板上，再用脚把它举起来，在空中旋转，鞋又落下，他又用脚将它从地板上举起……扎哈尔走进来，站在门边。

“你怎么啦？”奥勃洛莫夫漫不经心地问。

扎哈尔不吭声，差不多是从正面看着他。

“嗯？”奥勃洛莫夫问，惊奇地看了仆人一眼，“是不是馅饼做好了？”

“您找到房子了吗？”扎哈尔反问。

“还没有。怎么样？”

“我还没有拾掇东西，杯盘、衣服、箱子都堆在贮藏室里。拾掇不拾掇？”

“不忙，”奥勃洛莫夫心不在焉地说，“我在等乡下回信呢。”

“这么说来，婚礼要过了圣诞节才举行啦？”

“什么婚礼？”奥勃洛莫夫忽然站起来问。

“那还用说，您的婚礼嘛！”扎哈尔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好像他们谈的是早已决定的事，“您不是要结婚吗？”

“我……结婚！跟谁？”奥勃洛莫夫用诧异的目光盯着扎哈尔，惊恐地问。

“跟伊林斯基家的小……”扎哈尔还没有说完，奥勃洛莫夫差不多已经扑过来。

“你说什么？这可恶的东西！是谁让你有这个念头的？”奥勃洛莫夫一边推扎哈尔，一边激动而又矜持地喊道。

“我怎么可恶？主啊！”扎哈尔说着，向门口退去。“是谁？伊林斯基家的下人夏天就在说了。”

“嘘！……”奥勃洛莫夫朝上伸出一个指头，警告扎哈尔，“什么话也别再说了！”

“是我瞎编的吗？”扎哈尔说。

“住嘴！”奥勃洛莫夫又说一遍，疾言厉色地指着门，看着扎哈尔。扎哈尔出去了。他长叹一声，震动了整座屋子。

奥勃洛莫夫无法冷静下来。他僵立在那里，惊恐地望着扎哈尔站立过的地方，然后绝望地抱头坐到圈手椅里。

“下人都知道了！”这句话在他脑海里翻腾，“他们在佣人的房间里、厨房里议论！瞧，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他竟敢问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婶娘还没有料想到，即使猜想到什么，也可能是别的事，不好的事……哎呀呀，她会怎么想啊！而我呢？奥莉加呢？”

“我这个倒霉鬼，我干了些什么啊！”他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把脸对着枕垫，“婚礼！这是情侣们一生中充满诗意的时刻，是幸福的顶峰，——现在仆人们和车夫们都在议论婚礼，可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定下来，乡下还没有回信，我囊空如洗，房子也没有找到……”

他开始分析那一经扎哈尔说出立刻失去了光彩的诗意时刻，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痛苦地在沙发上翻来倒去，最后仰面躺在那里，忽然又一跃而起，在室内走了两三步，重新躺下。

“唉，准没好事！”扎哈尔在前室里惊恐地思量，“真是鬼使神差！”

"他们从哪儿知道的?"奥勃洛莫夫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奥莉加秘而不宣,我连自言自语都不敢,而这些下人却把事情定了下来!这便是那些幽会、朝辉晚霞的诗情画意、炽热的目光和迷人的歌声招来的!啊,这些爱情诗篇从来没有好结局!应该先举行婚礼,然后再到粉红色的天空里去翱翔!……天哪!天哪!现在就赶快到婶娘那里去,拉着奥莉加的手说:'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可是什么也没有准备好,乡下的回信没有来,没有钱,没有房子!不行,首先要消除扎哈尔脑袋里的这个想法,像灭火一样扑灭流言,不让它蔓延,还要做到无火无烟……婚礼!婚礼是什么样?"

他记起他从前想像过的充满诗意的理想的婚礼,长长的披纱,酸橙枝编的花冠,人群里的窃窃私语……他不禁要微笑了。

然而,色彩已经不同从前,人群里有粗鲁邋遢的扎哈尔、伊林斯基家的一帮仆人、一辆辆的马车、许多陌生的、冷漠的好奇的面孔。然后,然后他仿佛看见同样乏味的、可怕的情景……

"要消除扎哈尔脑袋里的这个想法,使他认为这是荒唐的。"他时而焦躁不安,时而痛苦地沉思,终于拿定了主意。一小时以后,他喊扎哈尔。

扎哈尔假装没有听见,想悄悄地溜到厨房去。他轻轻地推开了一扇门,想侧身挤过去,不料肩膀重重地碰在另一扇门上,结果两扇门砰的一声敞开了。

"扎哈尔!"奥勃洛莫夫用命令的口气喊道。

"您要什么?"扎哈尔在前室里问。

"进来!"奥勃洛莫夫说。

"要东西吗? 要什么? 您说,我去拿!"

"进来!"奥勃洛莫夫不紧不慢地、固执地说。

"唉,死了才好呢!"扎哈尔挤进屋里时,哑着嗓子说。

"您要什么呀?"他在门口停住脚,问道。

"过来!"奥勃洛莫夫用一种庄严而神秘的口吻说,同时指着一个地方叫扎哈尔站在那儿,可他指的那地方离他太近,扎哈尔差不多得坐在少爷的膝盖上。

"上那儿干吗? 挤在一块儿呀。我在这儿也听得见。"扎哈尔固

执地站在门边说。

“跟你说过来!”奥勃洛莫夫的口气很严厉。

扎哈尔迈了一步,便像一座雕像似的站住,眼睛望着在窗外踱步的鸡群,把一边脸上那板刷样的颊须伸向少爷。由于激动,奥勃洛莫夫在一小时内变了样,脸仿佛一下子瘦了,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

“嘿,等着吧!”扎哈尔想,表情越来越阴沉。

“你怎么能向主人提出这种没头没脑的问题?”奥勃洛莫夫问。

“又来了!”扎哈尔想,一面使劲地眨眼,痛苦地等待着那些“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

“我问你,你怎么能把这种荒唐的想法装进你的脑袋呢?”

扎哈尔不做声。

“扎哈尔,听见了吗? 你竟敢这样想,还要说出来? ……”

“得了,伊利亚·伊利奇,我还是叫阿尼西娅来吧……”扎哈尔说着,就想往门边走。

“我想跟你谈,而不是跟阿尼西娅谈,”奥勃洛莫夫没有同意,“你为什么凭空想出这种荒唐事来?”

“我可没凭空想,是伊林斯基家的佣人们说的。”

“那又是谁告诉他们的呢?”

“我哪儿知道! 卡佳跟谢苗说,谢苗跟尼基塔说,尼基塔跟瓦西里萨说,瓦西里萨跟阿尼西娅说,阿尼西娅跟我说……”扎哈尔说。

“主啊,主啊! 都知道了!”奥勃洛莫夫惊恐地说,“这都是胡说,荒唐,造谣,诽谤,你听见了吗?”奥勃洛莫夫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说,“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扎哈尔满不在乎地打断了他的话说,“结婚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不光是您,所有的人都要结婚。”

“所有的人!”奥勃洛莫夫说,“你就会拿我跟别人,跟所有的人比! 这不可能! 这事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 结婚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什么话? 你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吗?”

扎哈尔想瞧瞧奥勃洛莫夫,但是发现主人正愤怒地注视着他,立刻将视线转移到右方的角落去了。

“听着,我给你解释结婚是怎么回事。‘结婚,结婚,’——现在一

些游手好闲的人、各种各样的女人、孩子们都在讲，在佣人的房间里、商店里和市场上讲。他们不再称呼一个人伊利亚·伊利奇或者彼得·彼得罗维奇，而管他叫‘未婚夫’。昨天还没有人想看他，可是明天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盯着他，好像看一个坏蛋一样。在戏院里，在大街上，人们也不放过他。‘瞧，未婚夫！’人人都悄声说。一天之内有多少人走到他跟前，全都摆出一副蠢得不能再蠢的嘴脸，就像你现在这副模样(这时扎哈尔赶紧把视线转向窗外)，说一些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话。”奥勃洛莫夫接着说，“这还只是个开头！你像一个千人所指的罪犯，每天必须一早就到未婚妻那里去，而且必须戴上淡黄色手套，穿一身崭新的衣服，还要显得殷勤，不能正正经经地吃喝，只靠空气和花束活着。有三四个月都得这样过。明白吗？我怎么受得了？”

奥勃洛莫夫停了一下，看看他所说的这些结婚的麻烦对扎哈尔起不起作用。

“我能走了吗？”扎哈尔问，同时向门口转过身去。

“不，你站住！你既然是散布谣言的能手，你就该明白，为什么说那是谣言。”

“要我明白什么？”扎哈尔看着四壁说。

“你忘了，未婚夫和未婚妻有多忙呀。谁替我跑裁缝店、鞋店、家具店，你行吗？我不能分身到四面八方去跑呀！城里的人都会知道：‘奥勃洛莫夫要结婚了，您听说了吗？’‘真的？跟谁呀？她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奥勃洛莫夫用不同的声调说，“到处都是这些闲话！光这一点就叫我受不了，就会使我病倒，而你却想出结婚这种荒唐事来！”

他又瞧了扎哈尔一眼。

“要叫阿尼西娅来吗？”扎哈尔问。

“叫阿尼西娅干什么？瞎猜的是你，不是阿尼西娅。”

“上帝今天干吗惩罚我啊？”扎哈尔轻声说，并且深深叹了口气，使肩膀都抬了起来。

“开销多大呀！”奥勃洛莫夫接着说，“可是钱在哪儿？你看见我有多少钱了吧？”奥勃洛莫夫几乎是声色俱厉地问，“房子又在哪儿？这一套得付一千卢布，另租一套又要三千卢布，装修还要花多少！还

有马车、厨师、日常开销！我上哪儿拿钱去？”

“别人有三百农奴是怎么娶媳妇的？”这话一出口，扎哈尔就后悔了，因为少爷几乎从圈手椅里跳了起来。

“你又说‘别人’？给我小心点！”奥勃洛莫夫伸出一个指头恐吓道，“别人住两间，最多三间，饭厅和客厅合在一起，有些人还在那里睡觉，孩子们就在旁边。一个女仆侍候全家。太太亲自上市场！而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会上市场吗？”

“我也可以上市场。”扎哈尔说。

“你知道我们从奥勃洛莫夫田庄能收入多少？”奥勃洛莫夫问，“你听见村长在信里写些什么吗？收入‘要减少两千’！还要修路，办学校，搬回田庄去。那儿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房子还没有盖好……结什么婚？你胡说什么？”

奥勃洛莫夫闭上了嘴。这严峻的、凄凉的前景把他自己吓住了。玫瑰、酸橙花、节日的光辉、人群里惊讶的耳语……一切忽然都黯淡了。

他脸色大变，陷入沉思之中。后来他逐渐镇静下来，一回头便看见了扎哈尔。

“你干什么？”奥勃洛莫夫愁眉苦脸地问。

“您不是叫我站住嘛！”扎哈尔说。

“去吧！”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朝他挥了挥手。扎哈尔快步向门口走去。

“不，站住！”奥勃洛莫夫忽然又叫住他。

“一会儿要我走，一会儿要我站住！”扎哈尔一只手扶住门，埋怨说。

“你怎么敢给我散布这些毫无道理的流言？”奥勃洛莫夫焦急不安地压低声音问。

“伊利亚·伊利奇，我什么时候散布过？不是我，是伊林斯基家的佣人说，少爷已经求亲了……”

“嘘……”奥勃洛莫夫严厉地挥着手低声说，“一个字也不许提起，永远不许提起！听见了吗？”

“听见了。”扎哈尔畏怯地答道。

“你不再散布这种荒唐话了吧?”

“不了。”扎哈尔轻声说,少爷的话他至少有一半不懂,只知道那是些“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

“记住,只要你听见有人谈这件事,有人问起,你就说,这是胡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事!”奥勃洛莫夫悄声说。

“明白了。”扎哈尔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奥勃洛莫夫回过头去,伸出一个手指警告他。扎哈尔惊慌地眨着眼睛,踮着脚要往门边走。

“是谁第一个说这事的?”奥勃洛莫夫叫住他问。

“卡佳跟谢苗说,谢苗跟尼基塔说,”扎哈尔低声说,“尼基塔跟瓦西里萨说……”

“而你却向所有的人泄露!等我让你尝尝厉害!”奥勃洛莫夫压低嗓子威胁他说,“造主人的谣!哼!”

“您干吗总用那些让人心里难受的字眼儿来折磨我呢?我还是叫阿尼西娅来吧,她都知道……”

“她知道什么?说,马上说!……”扎哈尔立即夺门而出,飞快地冲进厨房。

“放下煎锅,到少爷那儿去!”他用大拇指指着门,对阿尼西娅说。

阿尼西娅把锅交给阿库林娜,又把下摆从腰间扯出来,两只手掌拍了拍大腿,还用食指抹了抹鼻子,到少爷那里去了。她只用五分钟就使奥勃洛莫夫平静下来。她告诉他:结婚的事谁也没有说过半句,她可以对上帝发誓,甚至可以把神像从墙上取下来,她还是第一回听说呢。别人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人家说男爵向那位小姐求婚……

“怎么竟是男爵!”奥勃洛莫夫立刻跳起来,他不仅心凉了,连手脚都发冷。

“这也是瞎扯!”阿尼西娅看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便急忙说,“这是卡佳对谢苗讲,谢苗对马尔法讲,马尔法说给尼基塔听时,把事情全弄错了,尼基塔却说:‘要是你们少爷伊利亚·伊利奇向小姐求婚就好了……’”

“这尼基塔真是一个傻瓜!”奥勃洛莫夫说。

“真是傻瓜！”阿尼西娅肯定地说，“他在出门跟车的时候，也像睡着了一样。瓦西里萨也不相信，”她又急又快地说，“她在圣母升天节那天还告诉我嬷嬷是怎么说的。嬷嬷说，小姐压根儿没考虑出嫁，说要是你们少爷想结婚，他还不早就找到未婚妻了，说她不久前看见萨莫伊拉，他甚至嘲笑这种议论，说举行什么婚礼哟！不如说葬礼更合适，婶娘总是头疼，小姐总在哭，不说话，家里连嫁妆也没有备办，小姐有一大堆没织补的长袜，而且也没打算织补；说上星期还拿银器去典当……”

“典当银器？她们也没有钱！”奥勃洛莫夫一面想，一面惊恐地环顾四壁，最后把目光停在阿尼西娅的鼻子上，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停留。这一席话她好像不是用嘴，而是用鼻子说的。

“当心，不要瞎扯！”奥勃洛莫夫说，伸出一个指头警告她。

“瞎扯！我想都没想过，哪能瞎扯呀！”她喋喋不休地说，就像在劈小木片，“根本没有，今天我头一回听说。我对天发誓，说假话就陷进地里！少爷跟我讲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吓得浑身直哆嗦。这怎么行呢？结什么婚？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我什么话也不跟人说，总坐在厨房里。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跟伊林斯基家的仆人见过面了，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在这儿能跟谁胡扯呢？跟房东太太只谈家务，跟老奶奶没法讲话，她老是咳嗽，耳朵还有一点背。阿库林娜是蠢货，扫院工是酒鬼。只剩下孩子们，跟他们有什么好谈的呢？还有，我连小姐的模样也忘记了……”

“行啦，行啦！”奥勃洛莫夫说，同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她走。

“没有的事怎么能说呢？”她一面往外走，一面继续说，“要说尼基塔说了，这种傻瓜你拿他可没办法。我自己根本想也想不到，整天劳累，我顾得上吗？上帝知道，真是这样！墙上挂着圣像呢……”接着那会说话的鼻子就消失在门后，但从门外还传来她的声音，约莫有一分钟之久。

“是这样！连阿尼西娅也说，能有这样的事吗？”奥勃洛莫夫把手掌合在一起，低声说。

“幸福啊，幸福！”接着他嘲讽地说，“你多么脆弱，多么不可靠！长纱呀，花冠呀，爱情呀，爱情！但是钱在哪儿？靠什么生活？爱情

啊,你这纯洁的,合理合法的福气,也得用钱买。”

从这时起,奥勃洛莫夫不再有幻想和内心的平静。他睡不好觉,吃得很少,心神恍惚,目光忧郁。

他本来想吓唬吓唬扎哈尔,等到他把结婚问题的实际方面仔仔细细地考虑一番以后,发现结婚虽然富有诗意,但同时也是向着重大而严肃的现实以及一系列严格的义务跨出正式的、实际的一步,自己反而被吓得更加厉害。

在他想像中,他与扎哈尔的谈话完全不是这样。他记起他曾经打算向扎哈尔庄严地宣布这件事,料想扎哈尔会高兴得叫起来,并且匍匐在他脚下;他会给他二十五卢布,给阿尼西娅十卢布……

他又记起一桩桩事:有幸福的颤抖,奥莉加的手,她的热吻……他茫然若失,内心有个声音说:褪色了,消逝了!

“现在怎么办?……”

五

奥勃洛莫夫不知道他再到奥莉加那里去的时候应该怎么看她，她会说什么，他又该说什么，于是决定星期三不去她家，而把会面推迟到星期天，那天她家里人多，他俩不会有机会单独谈话。

他不想把下人的蠢话告诉她，以免拿这种使人憎恶而又无法挽回的事情惊动她。但是不告诉她也很难，他不会在她面前装假；不管他把心事藏得有多深，她准能全部掏出来。

作出这个决定以后，他稍稍平静了一些，便给乡下的邻居，也是代理人，又写了一封信，恳求他快些作出尽可能让人满意的答复。

然后他开始考虑，怎样打发那漫长而无法忍受的后天。本来，和奥莉加在一起，他们的心灵可以暗中交流，可以听她唱歌，会是很充实的。不料鬼使神差让扎哈尔非常不是时候地跑来打搅他。

他决定去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家里吃饭，尽量让那无法忍受的一天不知不觉地过去。到星期天他就能准备停当，也许那时乡下的回信也到了。

后天终于来临。那只拴着的狗一阵乱蹦乱跳，疯狂地吠叫，把他从梦中惊醒。有个人走进院子，打听什么人。扫院工把扎哈尔叫出去。扎哈尔给奥勃洛莫夫递上一封从市邮局送来的信。

"伊林斯基家小姐写的。"扎哈尔说。

"你怎么知道？"奥勃洛莫夫生气地问，"胡说！"

"住别墅的时候，总从她那儿送这样的信来。"扎哈尔坚持他的看法。

"她身体好吗？这是什么意思？"奥勃洛莫夫拆信时心里想。

奥莉加在信中写道：

> 我不想等星期三了，好久不见您，寂寞得很。明天三点钟我一定在夏园等您。

再没有别的话了。

他又从心眼儿里惶恐起来，又因为不知道怎样和奥莉加讲话、以怎样的神情去看她而辗转反侧。

"我不会，我不行，"他说，"去问问施托尔茨吧！"

但一想到她也许和婶娘同来，或者有另一位女士相伴，例如非常爱她而又欣赏她的玛丽亚·谢苗诺夫娜，他又放心了。他希望，有她们在场，他好歹能掩盖自己的窘态，显得殷勤而且健谈。

"正好该吃饭了，她真会找时间！"他在往夏园去的路上这样想，有点懒洋洋的。

他刚走进长长的林阴道，便看见一位戴面纱的女子从长椅上起身朝他走来。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那是奥莉加，就她一个人！不可能！她不敢，而且也没有从家里出来的借口。

然而……步态却像是她的，轻盈而急速，似乎她不是在迈步，而是在滑动；也像她那样微微前倾着头和脖颈，让人觉得她在脚边寻找什么。

换了别人，早就凭帽子和衣服认出她来了，而奥勃洛莫夫虽然整个上午和奥莉加坐在一起，事后总说不出她穿戴的是什么。

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快步走着，显然是在锻炼。还有两位……普通妇女，不是阔太太，再就是一个保姆带着两个冻青了脸的孩子。

树叶已经凋落，视野开阔。树上的老鸦叫得十分讨厌。不过天气晴好，如果穿厚点，也很暖和。

戴面纱的女子离他越来越近……

"是她！"奥勃洛莫夫说，并且吓得停住了脚步。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是你！你怎么样？"他握住她的手问。

"你来了，我真高兴。"她说，并未回答他的问题，"我刚才还在想，你不会来，有点害怕了！"

"你是怎么来的？"他不知所措地问。

"不说这个，有什么好问的呢？没意思！我想见你，就来了，不过

如此!"

她紧握他的手,快乐地、无忧无虑地望着他,毫不掩饰,坦然地享受着从命运那里窃取来的一瞬间,使他自觉没有她那种快活的心情而嫉妒她。不过,不管他怎样忧心忡忡,一见她眉开眼笑的、心事全无的样子,也不能不暂时将自己的心事置诸脑后。蹙眉凝神使她显得老成,往往叫他惶惑不安。

此刻她的面容显示着对命运、对幸福、对他本人的孩子般的信任……她非常可爱。

"啊,我真高兴,真高兴!"她微笑地看着他说,"我本来以为今天见不到你了。昨天我忽然心烦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你写了信。你高兴吗?"

她看了看他的脸。

"你今天为什么愁眉不展?为什么不讲话?你不高兴吗?我原来以为你会快乐得发疯,可是你却像睡着了一样。醒醒吧,先生,奥莉加和您在一起呢!"

她有点责备地把他稍稍推开。

"你不舒服吗?你怎么啦?"她步步紧逼地问。

"不,我身体很好,也很幸福。"他急忙回答,生怕她挖掘他心灵中的秘密,"我只是担心,你怎么一个人……"

"这就是我的事了,"她不耐烦地说,"难道我和婶婶一起来倒好些吗?"

"是好些,奥莉加……"

"早知道我就求她来了。"奥莉加委屈地打断了他的话说,而且松开他的手,"我原以为对你说来,没有比跟我在一起更大的幸福了。"

"没有,也不可能有!"奥勃洛莫夫说,"不过,你怎么一个人……"

"没必要老说这个,咱们最好谈谈别的。"她无忧无虑地说,"你听着……啊,我想说什么来着,忘了……"

"是不是想说说你怎么一个人来?"他不安地环顾四周说。

"不!你总提这事,真不嫌烦!我想说什么来着?……没关系,



希什马列沃伊 绘

以后我会想起来的。啊，这儿真好，树叶全掉了，秋叶[①]——你记得雨果[②]吗？那边太阳好，还有涅瓦河……咱们到涅瓦河上去坐船玩玩……”

“你怎么啦？天这么冷，我只穿一件棉衬大衣……”

“我穿的也是棉衬衣裙。那有什么关系。走吧，走吧。”

她拉着他跑。他不肯去，不停地唠叨，但还是不得不上船。

“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的？”奥勃洛莫夫惶恐地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要我告诉你吗？”船走到河中间的时候，她调皮地逗他说，“现在可以讲，在船上你跑不了，而在岸上你会跑掉……”

“怎么回事？”他害怕地问。

“明天你来我们家吗？”她没有回答，却反问一句。

“天啊！”奥勃洛莫夫想，“她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想去。”

“我去！”他大声回答。

“一早来，待一整天。”

他踌躇起来。

“那我就不说。”她说。

“我去待一整天。”

“你瞧……”她一本正经地说，“我叫你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什么？”他惊恐地问。

“让你……明天来我们家……”

“天哪，瞧你！”他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说，“你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到这儿？”她心不在焉地说，“我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我就这么来了……等一下……这有什么好说的！”

她用手舀了些水，洒到他脸上。他眯起眼睛，颤抖了一下，她却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于一八三一年发表诗集《秋叶集》。

笑了。

“水好凉呀，手都冻成冰了！天哪！多快活，多好啊！”她望着旁边，接着说，“明天我们还来，不过要直接从家里来……”

“今天不是直接来的吗？你从哪儿来？”他急忙问。

“从商店。”她回答说。

“什么商店？”

“怎么？我在夏园就告诉过你，从哪家商店来……”

“没有，你没有告诉我……”他着急了。

“没有告诉！真奇怪！我忘了！我带了一个仆人从家里出来，到首饰店去……”

“是吗？”

“嗯……那是什么教堂？”她忽然指着远处问船夫。

“哪一座？是这座吗？”船夫问。

“斯莫尔尼！”奥勃洛莫夫迫不及待地说，“那么，你进了商店，在那儿怎么样？”

“那儿……有许多好东西……我看见一只好漂亮的手镯啊！”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手镯！”奥勃洛莫夫打断了她的话说，“后来呢？”

“没什么。”她欣赏着四周的景物，漫不经心地说。

“仆人呢？”奥勃洛莫夫追问。

“回家了。”她凝视着对岸的房屋，随口回答说。

“你呢？”

“那儿真好！能上那儿去吗？”她用阳伞指着对岸问，“你不是住在那边吗？”

“是的。”

“哪条街？指给我看。”

“仆人呢？”奥勃洛莫夫问。

“没什么，”她漫不经心地说，“我叫他回去取手镯。他走了，我就到这儿来了。”

“你怎么能这样做？”奥勃洛莫夫瞪大眼睛看着她说。

他摆出一副吓坏了的面孔。她也故意摆出这样一副面孔。

“奥莉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真的！”她平静地说，“婶婶叫我拿着手镯到商店去一趟，我故意把手镯忘在家里。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个办法！”她说这话的时候洋洋自得，像是办成了一件大事。

“要是仆人转回来了呢？”他问。

“我让店里的人告诉他，叫他等我一下，我去另一家商店，其实我到这儿来了……”

“如果婶娘问你还上哪家店了，你怎么说？”

“我说去了裁缝店。”

“如果她去裁缝店问呢？”

“如果涅瓦河水全流进大海了呢？如果船翻了呢？如果海员街和我们家陷下去了呢？如果你忽然不爱我了呢？……”她说着，又往他脸上洒水。

“仆人恐怕已经转回来了，正等着呢……”他说，一边抹去脸上的水，“哎，船夫，靠岸！”

“不要，不要！”她向船夫下命令道。

“靠岸！仆人已经转回来了。”奥勃洛莫夫又说。

“不管他！不要靠岸！”

在奥勃洛莫夫的坚持下，他们上了岸。奥勃洛莫夫想带她快步穿过夏园，她却倚着他的臂膀慢慢走。

“你忙什么？”她说，“等一等，我想和你待一会儿。”

她靠在他的肩上，从近处看着他的脸，走得更慢了，他却沉闷而乏味地对她谈责任和义务。她带着懒洋洋的微笑，低头看着地下，或者又凑近他的脸看着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别的事。

“奥莉加，你听我说，”最后他郑重地说，“虽然我讲这些话可能使你不快活，挨你一顿骂，我还是应该坚决地说，我们做得太过分了。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你说明这一点。”

“说明什么？”她不耐烦地问。

“说明我们偷偷见面很不好。”

“这句话你还在别墅就讲过了。”她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不过当时我着了迷，一只手要推开，另一只手又抓住不

放。你太轻信，而我……好像在……欺骗你。那时的感觉还很新鲜……”

“可是现在已经不新鲜了，你觉得乏味……”

“不，奥莉加！你不公平。我是说，因为很新鲜，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明白事理。现在我受良心的责备——你还年轻，涉世不深，而且你那么纯真，你的爱情又那么圣洁，你根本想不到，由于我们两人的所作所为，我们要受到多么严厉的谴责，特别是我。”

“我们做了什么呢？”她停下脚步问。

“做了什么？你欺骗婶娘，从家里偷偷出来，跟一个男人单独见面……你试试看，星期天当着客人的面把这些事都说出来……”

“为什么不说？”她平静地说，“也许我就说……”

“你会看见，”他接着说，“婶娘要晕过去，女士们急忙跑开，男人们却心术不正而放肆地看着你……”

她思索起来。

“可我们是未婚夫和未婚妻啊！”她反驳说。

“是的，是的，亲爱的奥莉加，”他握住她的双手说，“正因为这种关系，我们对自己要更加严格，每走一步都要更加谨慎。我希望能骄傲地跟你挽着手在这条林阴道上走，堂堂正正，而不是偷偷摸摸；希望别人在你面前尊敬地垂下眼睑，而不是肆无忌惮地、心术不正地盯着你。我希望任何人也不敢猜想，你这位骄傲的姑娘会忘掉羞耻和教养，着迷到头脑发昏，不守本分……”

“我可没有忘记羞耻、教养和本分。”她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的纯洁的天使，但那不是我的话，而是别人和社交界的议论，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你无论如何要理解我希望的是什么。你本来是纯洁的，无可非议的，我希望社交界也这样看……”

她一边沉思默想，一边走。

“你要明白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些道理。我担心你会不幸福，而责任全在我身上。别人会说我引诱你，有意不让你看见深渊。你在和我交往中是纯洁而稳重的，可是你能叫别人相信吗？谁会相信呢？”

“这倒是真的。”她颤抖了一下说，“你听着，”她坚决地补充说，

“我们把什么都告诉婶婶，请她明天就给我们祝福……”

奥勃洛莫夫的脸色发白了。

“你怎么啦？”她问。

“你等等，奥莉加，干吗这么着急？……”他连忙说。

他的嘴唇在发抖。

“两周前不是你自己催我吗？”她冷冷地、专注地望着他问。

“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虑到应该准备的事情很多！”他叹了口气说，“我们就等乡下的回信吧。”

“为什么要等回信？难道回信能够改变你的主意吗？”她问道，更加专注地望着他。

“亏你想得出来！当然不会。但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加以考虑。要告诉婶娘什么时候结婚。我们跟她就不谈我们的恋爱了，而是谈我现在一点都没有准备好的事。”

“那么等你收到回信我们就说，同时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未婚夫和未婚妻，我们要天天见面。我好烦闷啊。”她又说，“这些日子那么长，我受不了。所有的人都觉察到了，都缠着我问，变着法儿把矛头指向你……我真烦透了！”

“指向我？”他好不容易才说出来。

“是的，这都怪索涅奇卡。”

“你看看！你不听我的话，当时还生气哪！”

“看什么？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你是个胆小鬼……我才不怕这些暗示呢。”

“不是胆小，而是谨慎……不过，奥莉加，看在上帝分上，我们离开这儿吧！瞧，那边有一辆马车过来了。不会是熟人吧？啊，我都出汗了……走吧，走吧……”他畏怯地说，使得她也跟着他害怕起来。

“好，快走吧。”她又急又快地悄声说。

他们沉默不语，几乎是跑步经过林阴道，奔到夏园门口。奥勃洛莫夫惊惶不安地向四面张望，奥莉加把头完全低下，而且蒙上了面纱。

“那么，明天见！”他们走到仆人等着她的那家商店时她说。

“不，最好后天……或者星期五、六吧！”他回答说。

“为什么?”

“嗯,你看,奥莉加……我一直在想,我能不能及时收到回信?”

“说不定能收到。但明天你无论如何来吃午饭,听见了吗?”

“行,行,好的,好的!”他匆忙地说。她走进了商店。

“啊,我的上帝,怎么弄到这步田地!一块大石头忽然落到我身上!现在我怎么办呢?索涅奇卡呀!扎哈尔呀!花花公子们呀……”

六

他没有注意到，扎哈尔给他端来的饭菜已经完全凉了；也没有注意到，饭后他是怎么上床，怎么沉沉睡去的。

第二天，一想到要去奥莉加家，他便浑身发抖。怎么行呢？他清清楚楚地想像到，人人都要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门房更会特别殷勤地迎接他。他要一杯水，谢苗便不顾一切地立刻跑去给他端来。卡佳和嬷嬷以友善的微笑追随他。

“未婚夫，未婚夫！”分明所有的人都这样看他，而他还没有征得婶娘的同意，他已一文不名，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钱，甚至不知道今年他从乡下能收入多少。乡下连房子也没有，好一个未婚夫！

他决定在得到乡下的好消息之前，只在星期天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才去见奥莉加。因此第二天早晨他就没有作上奥莉加家里去的准备。

他不刮脸，也不整装，只懒洋洋地翻阅上周从伊林斯基家借来的法文报纸，没有不停地看钟，也不嫌指针动得太慢。

扎哈尔和阿尼西娅以为他和平常一样不在家里吃饭，所以没有问他想吃什么菜。

他把他们大骂了一顿，声言他决不是每逢星期三都去伊林斯基家吃饭，说这是“诽谤”，说他有时在伊万·格拉西莫维奇那里吃饭，说从今以后，除星期天以外，他都在家吃饭，而且也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出门。

阿尼西娅急忙上市场去买下水，准备做奥勃洛莫夫喜欢的杂碎汤。

房东太太的两个孩子来找他。他检查了万尼亚做的加减运算，找出两处错误，又在玛莎的练习本上画了线，写上大写字母。然后听金丝雀叫，从半开的门缝里看房东太太那两只时时晃动的胳膊肘儿。

一点多钟，房东太太隔着门问他想不想吃点什么，她们烤好了奶渣饼，然后给他端来几块，外加一杯醋栗酒。

奥勃洛莫夫的焦躁情绪稍稍平息了一些，他只呆呆地坐在那里沉思默想，一直到快开饭的时候。

饭后，他躺在沙发上困得打起盹儿来，这时候通往房东太太那边的门开了，她双手托着两大堆长袜走进来。

她把两堆袜子放在两把椅子上，奥勃洛莫夫立即起身，请她在第三把椅子上就座。她没有坐下，她坐不惯，总是站着，不停地奔忙和操劳。

"今天我把您的长袜整理了一下，"她说，"总共五十五双，差不多全坏了……"

"您心肠真好！"奥勃洛莫夫说着，走到她面前，开玩笑地轻轻抓住她的胳膊肘儿。

她笑了笑。

"您干吗费心呢？我真不好意思。"

"没什么，我们就是干家务的。没有人给您收拾，我倒愿意帮忙。"她接着说，"这二十双根本不能穿了，连补都不值得补。"

"不用了，请您都扔掉吧！您何必管这些破烂呢？可以买新的……"

"扔掉？为什么？这些还可以织补嘛！"她开始敏捷地清点这些长袜。

"您请坐，干吗站着？"他对她说。

"不啦，多谢！我没有时间，"她回答说，还是没有应邀坐下，"今天我们洗衣服，得把内衣准备好。"

"您真了不起，不是一般的主妇！"奥勃洛莫夫把目光停在她的脖子和胸脯上说。

她笑了。

"袜子补吗？"她问，"我去订购棉纱和线。一个老太婆从乡下给我们送来。可别在这儿买，这儿的都不结实。"

"既然您这么好心，那就麻烦您了，"奥勃洛莫夫说，"不过，我真不好意思麻烦您。"

“没关系，有什么办法呢？这些我自己织补，这些给奶奶。明天小姑子来做客，晚上没事，我们可以一块儿织补。我的玛莎也开始学织东西了，就是老掉针。棒针太粗，她拿不住。”

“难道玛莎也学编织吗？”奥勃洛莫夫问。

“当然，是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奥勃洛莫夫一边说，一边看着她，心情同上午看见热气腾腾的奶渣饼时一样愉快，“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不会欠你们的人情，特别是玛莎。我要给她买几件绸衣服，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

“您这是干什么？说什么感谢？她哪儿配穿绸衣服？连布的也供她不起。她穿什么都是一穿就破，特别是鞋子，简直买都买不过来。”

她拿起袜子，准备走。

“您忙什么？”他说，“坐坐吧！我没事。”

“改天过节的时候再来坐吧！您也请到我们那边去喝咖啡。现在要洗衣服，我得去看看阿库林娜开始洗了没有……”

“好，您请吧，我不敢留您。”奥勃洛莫夫说，在她离去时望着她的脊背和胳膊肘儿。

“我还把您的大袍子从贮藏室里拿出来了，”她又说，“可以补补洗洗，这料子真好！还可以穿很久呢。”

“不必费心！我不穿了，不要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洗洗吧。说不定还会穿……到结婚那天！”她把想说的话说完，笑了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的睡意忽然消失，尖起耳朵，眼睛瞪得大大的。

“连她也知道——都知道了！”他说着，在他刚才请她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来，“啊，扎哈尔，扎哈尔！”

扎哈尔又听到了一堆“叫人难受的”字眼儿，阿尼西娅又带着鼻音说，她还是头一回听房东太太谈起结婚的事，以前她们两人聊天时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事；说结婚的事根本没有，难道能有这事吗？这准是魔鬼捏造出来的，她可以赌咒，房东太太也愿意从墙上取下圣像发誓说，她从没听说过伊林斯基家的小姐，还以为是另一位姑娘呢……

阿尼西娅说了许多话，奥勃洛莫夫只好挥挥手让她走。第二天扎哈尔想到戈罗霍夫大街的老房子去串门。奥勃洛莫夫痛骂了他一顿，他好不容易才脱身。

"那儿的人还不知道，所以你要去散布流言蜚语。你在家待着吧！"奥勃洛莫夫厉声说。

星期三过去了。星期四奥勃洛莫夫收到奥莉加的一封信，也是市邮局送来的。她问他不上门是什么意思？出了什么事吗？信里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我的天使哭了，没有合眼！"奥勃洛莫夫喊道，"主啊！她为什么爱我？我为什么爱她？我们为什么相逢？这都怪安德烈，是他给我们两人像种牛痘一样种下了爱情。总使人焦急而忧虑，这算什么生活？什么时候才有平静的幸福和安宁？"

他长吁短叹地躺下又起来，甚至走到街上去，不停地探寻着生活的模式，希望生活既有充实内容，又在对大自然的静观和平静的家庭琐事中日复一日地、一点一滴地缓缓流逝。他不愿把生活想像成施托尔茨心目中那样一条波涛汹涌的、奔腾澎湃的大江大河。

"那是病态，"奥勃洛莫夫说，"是一种热病，好比石滩上的急流，好比决堤和泛滥。"

他给奥莉加回信说，他在夏园着了凉，得喝热热的汤药，在家里待两天；现在身体已经好了，希望星期天能见到她。

她又来信令他会保养身体，劝他如果必要的话，星期天也留在家里；还说只要他保养好身体，她宁愿寂寞一个星期。

这封信是由前面提到过的尼基塔送来的。据阿尼西娅说，流言蜚语主要应由他负责。他还带来小姐的几本新书，说小姐请奥勃洛莫夫看一看，然后在见面时告诉她，值不值得她读。

她要他去信谈谈健康情况。奥勃洛莫夫写好回信后，亲自交给尼基塔，亲自把他从前室送到院子里，还目送他走到栅门口，免得他心血来潮跑到厨房里去重复那些流言蜚语，也免得扎哈尔送他到街上去。

奥勃洛莫夫因为奥莉加劝他注意保养、星期天不必上她家去而十分高兴。他在信中告诉她，为了完全康复，确实需要在家里再待上

几天。

星期天他拜访了房东太太，在她那里喝咖啡，吃热馅饼，饭前还派扎哈尔过河去给孩子们买冰淇淋和糖果。

扎哈尔好不容易才渡河回来。吊桥已经拆了，涅瓦河就要结冰。星期三奥勃洛莫夫去奥莉加家的事连想也别想了。

当然，他可以马上过河，在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家里住几天，这样就每天都能到奥莉加那里去，甚至在她家吃饭。

他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涅瓦河结冰时他正在对岸，来不及过河。

最初他是想照上面说的那样做，而且连忙把双脚放在地板上。但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叹了口气，又心事重重地慢慢躺下了。

“不行，还是先等别人停止议论，让她家接待的那些不相干的人多多少少忘记我吧！等我们宣布订婚以后，让他们再天天看见我在她家吧。”

“等待很无聊，但也无法可想。”他又说，一边叹气，一边拿起奥莉加叫人送来的书看。

他看了十五页，玛莎来问他想不想到涅瓦河边去，说大家都去看河流封冻。他去了，喝茶的时候才回来。

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奥勃洛莫夫或者一人枯坐，或者读读书，或者在街上走走，在家的时候常常向房东太太的门内张望，跟她讲两句话解闷。有一回，他甚至给她磨了三磅咖啡，干得十分起劲，以致额头都汗湿了。

他给她一本书叫她看。她慢慢地翕动着嘴唇默读了书名以后，就把书还给了他，说等圣诞节她再借去让万尼亚朗读，奶奶也能听，现在没有时间。

这期间涅瓦河上搭起了木板。有一天，拴着的狗蹦跳着，狂吠着，报告尼基塔又送便条来了。奥莉加询问奥勃洛莫夫的健康情况，还捎来一本书。

奥勃洛莫夫害怕被迫走木板去对岸，便躲起来不见尼基塔。他回信说，他的喉头有些肿，现在还不敢出门，还说“残酷的命运使我还有几天没福气去见最亲爱的奥莉加”。

他严厉禁止扎哈尔跟尼基塔饶舌，又目送尼基塔到大门口。当阿尼西娅从厨房探出鼻子，想问尼基塔什么话的时候，他还伸出指头威吓她。

七

一个星期过去了。奥勃洛莫夫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不安地打听桥架好没有。

别人告诉他“还没有呢”,他便平静地度过一天,听钟摆的嘀嗒声、咖啡磨的哔啪声和金丝雀的歌声。

再也听不见小鸡的吱吱声了,它们早已长大,躲在鸡舍里。奥莉加叫人送来的书他还没有读完。有一本书他翻到第一百零五页便扣在那里,好几天没有动过。

不过他却花更多的时间辅导房东太太的孩子们。万尼亚很聪明,念三次就把欧洲的主要城市记住了。奥勃洛莫夫答应一去河对岸就买一个小地球仪回来送给他。玛莎给他锁了三条手绢儿的边儿,虽说锁得不好,但是她那两只小手干起活来非常可笑。每锁好一寸边儿,她就跑过去给他看。

他只要从半开的房门里看见房东太太的胳膊肘儿,就跟她聊天,说个不停。他已经会根据那两只胳膊肘儿的不同动作判断她在干什么活儿:筛、磨还是熨。

他甚至试着跟奶奶搭话,可是怎么也谈不下去。她往往才说了半句话就停下来,用拳头抵着墙,弯下腰,使劲咳起来,好像干的是一种很费力的活计,然后呻吟不已——全部谈话就此结束。

只有房东太太的哥哥穆霍雅罗夫总见不着,或者说,只见那大纸袋在窗前一闪而过,家里却听不见他的声音。当奥勃洛莫夫无意中走进他们一家人挤在一起吃饭的房间的时候,穆霍雅罗夫赶快用手指抹抹嘴唇,躲进自己屋里。

一天早晨,奥勃洛莫夫刚刚无忧无虑地醒来,端起咖啡,扎哈尔突然跑来向他报告:桥架好了。奥勃洛莫夫的心扑腾扑腾地跳起来。

“明天是星期天,”他说,“应该去奥莉加那里,整天英勇地忍受别

人意味深长的、好奇的目光，然后向她宣布，他打算什么时候跟婶娘谈。可是他仍旧处在不可能前进的境地。”

他清清楚楚地想像到，他怎样被宣布为未婚夫，第二天，第三天，形形色色的女士们先生们怎样前来，他立刻成为好奇者探询的对象，人们怎样举行正式宴会，为他的健康干杯。然后……然后根据未婚夫的权利与义务，他向未婚妻送礼……

“送礼！”他惊恐地对自己说，然后大声苦笑起来。

送礼！可是他口袋里只有二百卢布！即使能够送钱来，也得等到圣诞节，或者更晚些，等粮食卖出去。什么时候卖出去，粮食有多少，进款会有多少，都要见信才能知道，可信就是不来。怎么办呢？别了，两周的安静生活！

在为这些事操心的同时，他的脑子里也浮现出奥莉加美丽的脸庞，茸茸的、富于表情的眉毛，聪慧的蓝灰色眼睛，她的整个头部，以及她那低垂在脑后的发辫——这使她从头到肩直到身躯的整个身段显得更加高贵。

但是只要他的心为爱情悸动起来，一堆难题立刻像石块一样压在他身上：怎么办？该做什么？怎样处理婚姻问题？上哪儿找钱？以后靠什么过日子？……

“我再等一等，说不定回信明后天就到。”于是他开始计算，他的信应该什么时候到乡下，邻居耽搁多久才回信，回信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寄到。

“这三天，最多四天，回信该到了，我等一等再去见奥莉加吧。”他就这样决定了，何况她未必知道桥已经架好……

“卡佳，桥架好了吗？”也是这天早晨，奥莉加醒来以后问她的使女。

她每天都要问这个问题。这一点是奥勃洛莫夫没有料想到的。

“小姐，我不知道。今天我还没有看见车夫和扫院工，尼基塔是不知道的。”

“我需要什么，你从来不知道！”奥莉加躺在床上看着她脖子上的项链，不满地说。

“我马上去打听，小姐。我刚才不敢走开，怕您醒了叫我，要不我

早就跑去问了。”卡佳说着，便从屋里出去了。

奥莉加打开小桌的抽屉，拿出奥勃洛莫夫写的最后一张字条。“他病了，这可怜的人。”她关切地想，“他一个人在那边，很寂寞……天哪！还要等多久……”

她正这样想的时候，卡佳满脸通红地跑进屋里。

“桥架上了，昨天夜里架上的！”她高兴地说，把这位急忙从床上跳起来的小姐抱住，给她披上短衫，又把小巧的便鞋推到她脚边。奥莉加敏捷地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硬币放在卡佳手里，卡佳便吻了吻小姐的手。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在一分钟之内完成的。“啊，明天是星期天，多巧呀！他要来了！”奥莉加想。她迅速穿好衣服，匆忙喝完茶，然后和婶娘一道逛商店去了。

“婶婶，明天咱们去斯莫尔尼教堂做礼拜吧！”奥莉加请求她说。

婶娘稍为眯起眼睛，想了想，随后说：

“可以，只是那太远了，*亲爱的*！大冬天你倒想上那儿去！”

奥莉加想上那儿去，只是因为奥勃洛莫夫在河上告诉她这教堂的名称，她想去那儿……为他祈祷，祝他健康，希望他爱她，因她而感到幸福，但愿……这迟疑不决和前途未卜的状况快点结束……可怜的奥莉加！

星期天到了。奥莉加完全按照奥勃洛莫夫的口味巧妙地安排了午餐。

她穿上白色的衣服，将他送给她的手镯藏在花边下面，梳了他喜欢的发式。前一天她叫人调好钢琴，早晨试唱了“*圣洁的女神*”。自从离开别墅以来，她的嗓子还没有这么好过。然后她开始等待。

她正等待的时候，男爵来了，说她又像夏天一样漂亮了，不过稍稍瘦了一些。

“没有乡村的空气，生活也不大有规律，这些对您都有明显的影响。”他说，“亲爱的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您需要野外的空气和乡村。”

他好几次吻她的手，染过色的小胡子在她的手指上留下了小小的印迹。

“是的，是需要乡村。”她若有所思地回答说，但不是对他，而像是

对半空中的某一个人。

“说到[①] 乡村，我倒想起一件事。”他接着说，“下个月您的那个案子就结束，四月份您可以到您的田庄去。那田庄虽然不大，但是地点好极了！您一定会满意。多漂亮的宅子！多漂亮的花园！山上有一座凉亭，您一定会喜欢它。能望见河……您不记得了，令尊离开田庄把您带出来的时候，您才五岁。”

“啊，太好啦！”她说，然后又沉思起来。

“事情已经定了，”她想，“我们要上那儿去，但是让他知道以前，先要……”

“是下个月吗，男爵？”她急切地问，“真的？”

“就像您总是很漂亮，而今天尤其漂亮一样真实。”他说完，便到婶娘屋里去了。

奥莉加留在原地，她开始幻想近在眼前的幸福，但是决定暂时不把这个消息和她未来的计划告诉奥勃洛莫夫。

她要观察到底，看爱情怎样使他慵懒的灵魂发生根本的转变，他怎样完全丢掉精神上的包袱，不能不为即将到来的幸福所动，怎样收到乡下来的令人高兴的回信，兴高采烈地跑来，飞奔而至，将那封回信放在她的脚边，两人怎样争先恐后地跑到婶娘跟前，然后……

然后她要出其不意地告诉他，她也有田庄、花园、凉亭、能眺望河景的地方、现在就可以住的房子，应该先到那儿去，以后再去奥勃洛莫夫田庄。

“不，我不希望看到令人高兴的回信，”她想，“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会洋洋得意，甚至不因我有自己的田庄、房屋、花园而感到高兴……不，倒不如让他收到一封令人不愉快的回信，垂头丧气地跑来，说他的田庄乱七八糟，他得亲自去一趟。于是他不顾一切地赶到奥勃洛莫夫田庄，匆忙作出必要的安排，许多事忘了做，不会做，马马虎虎地处理一番之后又赶回来，突然得知，根本不需要跑那一趟，因为房子、花园、可以远眺的凉亭都有了，没有他的奥勃洛莫夫田庄也有地方住……是的，是的，我决不向他透露，要憋到最后。让他跑一

① 原文为法语。

趟，动一动，有点生气——这都是为了我，为了将来的幸福啊！不过，为什么要他到乡下去，为什么要分离？不，等他穿着旅行服，面色苍白而忧愁地前来辞行，说要离开我一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告诉他，夏天到来以前不必去，等到了夏天，我们两人一道去……”

她这样思忖着，跑到男爵那里，巧妙地向他授意，不到时候不要把这些情况透露给任何人，**不管是谁**。她口里说任何人，其实就指奥勃洛莫夫一个人。

“是的，是的，有什么必要呢？”他表示同意，“不过奥勃洛莫夫先生例外，如果谈到……”

奥莉加沉住气，不动声色地说：

“不，对他也别讲。”

“您知道，您的意愿对我说来就是法律……”男爵殷勤地说。

她有时也要点滑头。如果当着别人的面，她很想看看奥勃洛莫夫的话，她就先看看另外三个人，然后再看他。

她费了多少心思啊！都是为了奥勃洛莫夫！她的脸颊上多少次泛起红晕！她多少次触动琴键，看钢琴的音是不是调得太高，多少次挪动乐谱！然而他却一直不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三点钟、四点钟，他仍然没有来。到了四点半钟，她这朵美丽的花渐渐失去了动人的风采，明显地萎谢了，最后脸色苍白地来到餐桌边坐下。

别人却像平常一样，谁也没有觉察出什么，大家吃着为他预备的菜肴，高高兴兴地、无动于衷地谈着话。

吃过饭，到了晚上，还是不见他的人影。十点以前，希望和恐惧使她焦躁不安。十点钟，她回到自己的房里。

起初，她暗自把在胸中沸腾的怒气全部发泄到他头上，用她所知道的一切挖苦的、愤激的言词攻击他。

接着她忽然觉得全身火烧火燎的，后来又冷得像冰一样。

她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他病了，孤单单一个人，连写信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个想法完全控制了她，使她彻夜不能成寐。她像患了热病似的，只小睡了两个小时，总说梦话。早晨起来，虽然显得苍白，却又十

分平静，坚定。

星期一早晨，房东太太把头探进奥勃洛莫夫的书房里来，对他说：

“有个姑娘找您。”

“找我？不可能！”奥勃洛莫夫回答说，“她在哪儿？”

“就在这儿，她找错了，走到我们那边的台阶上。让她进来吗？”

奥勃洛莫夫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卡佳已经出现在他面前。房东太太便走开了。

“卡佳！”奥勃洛莫夫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什么事？”

“小姐在这儿呢，”她悄声说，“她叫我来问……”

奥勃洛莫夫脸色大变。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呀！”他压低声音，惊恐地说，“不可能，卡佳，你开玩笑吧？别折磨我了！”

“真的。她雇了一辆马车，在茶叶店门口停着，想上这儿来。她派我先来跟您说，把扎哈尔支走。她过半小时就到。”

“还是我自己去吧。她怎么能上这儿来？”奥勃洛莫夫说。

“您来不及了，她眼看就要进门。她以为您病了。再见吧，我得赶紧回去。她一个人在那儿等我……”

卡佳走了。

奥勃洛莫夫飞快地打好领结，穿上坎肩和靴子，叫扎哈尔来。

“扎哈尔，上回你对我说想到河对岸戈罗霍夫街去串门，对不对？你现在就去吧！”奥勃洛莫夫心急火燎地说。

“我不去，”扎哈尔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你走吧！”奥勃洛莫夫坚持说。

“平常日子串什么门？我不去！”扎哈尔固执地说。

“走吧，主人开恩放你走，你就去玩玩，别犟……找你的朋友们去吧！”

“去他们的吧，那些朋友！”

“你不想见见他们吗？”

“都是些坏蛋，有时真不想看见他们！”

“去吧，去吧！”奥勃洛莫夫依然坚持说，血直往他的头上涌。

“不，今天我在家待一整天。星期天我兴许出一趟门。”扎哈尔无动于衷地推辞着。

“现在就去，马上走！”奥勃洛莫夫着急地催他，“你应该……”

“叫我跑七俄里去喝一杯酸果羹吗？”

“那你出去逛两个钟头好了。瞧你那张脸，没睡醒的样子，透透风去吧！”

“我的脸有什么？我们这种人的脸都这样！”扎哈尔懒洋洋地望着窗外说。

“天哪，马上就要到了！”奥勃洛莫夫抹去额头上的汗珠，想道。

“唉，请你出去玩玩，求你了！这二十戈比你拿去和朋友喝杯啤酒吧。”

“我还是在台阶上待一会儿好些，大冷天叫我上哪儿去？在大门口坐坐还行……”

“不行，你必须走远点，”奥勃洛莫夫连忙说，“到另外一条街上去，往那边，向左，上花园那边……河对岸。”

“这是什么怪事啊？”扎哈尔心里想，“赶我出去溜达，从来没有过。”

“伊利亚·伊利奇，我还是星期天去吧！……”

“你走不走？”奥勃洛莫夫咬牙切齿地说，催逼扎哈尔离开。

扎哈尔退下，奥勃洛莫夫又把阿尼西娅叫来，对她说：

“你去买中饭吃的菜……”

“都买齐了，饭就得……”她带着鼻音刚刚说到这儿，奥勃洛莫夫就嚷起来：

“住嘴，听着！”

阿尼西娅吓得发呆。

“再去买点……哪怕买点芦笋呢……”奥勃洛莫夫想不出差她去干什么好。

“老爷，现在还有什么芦笋？上哪儿找去……”

“快走！”他吼叫起来，阿尼西娅连忙往外跑，他还冲她命令道，“你头也别回，赶快去，回来的时候尽量走慢点，两点钟以前不许露面！”

"真希奇!"扎哈尔在大门外碰到阿尼西娅的时候,对她说,"赶我出去溜达,还给我二十戈比。我上哪儿玩去呢?"

"少爷有少爷的道理。"机灵的阿尼西娅说,"你去找伯爵的马车夫阿尔捷米,请他喝茶,向来都是他请你喝。我这就上市场去。"

"阿尔捷米,这事可真希奇!"扎哈尔对阿尔捷米说,"少爷赶我出来溜达,还给钱喝啤酒……"

"莫不是他自己想灌黄汤?"阿尔捷米机敏地猜测道,"所以给你钱,省得你眼馋。咱们走吧!"

他对扎哈尔眨了眨眼睛,又向一条街晃了晃头。

"咱们走吧!"扎哈尔说,也向那条街晃了晃头。

"真希奇,赶我出来溜达!"他窃笑着自言自语道。

他们走了以后,阿尼西娅跑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便在围篱后面的小沟里坐下来等着瞧,看究竟要发生什么事。

奥勃洛莫夫倾听着,等候着。有人叩门环了,狗立刻狂吠起来,带着链子又蹦又跳。

"该死的狗!"奥勃洛莫夫咬牙切齿地说,同时拿起帽子往大门口跑,开了门,几乎是把奥莉加抱到门廊前。

她一个人来。卡佳在离大门不远的马车里等着她。

"你没有病?没有卧床不起?究竟怎么啦?"他俩走进奥勃洛莫夫的书房以后,她不脱大衣,也不摘帽子,就从头到脚打量着他,问了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好些了,嗓子不痛了……差不多完全好了。"他摸摸喉咙,轻咳一声说。

"昨天你为什么不来?"她问的时候,用一种探寻究竟的目光看着他,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奥莉加,你怎么敢采取这种行动?"奥勃洛莫夫惊恐地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以后再说!"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问你,你不露面是什么意思?"

他不做声。

"又长麦粒肿了吗?"她问。

他还是不做声。

"你没有病,你嗓子不痛。"她皱着眉头说。

"没有病。"奥勃洛莫夫像小学生回答问题一样说。

"你骗我!"她惊讶地看着他问,"为什么?"

"奥莉加,我会向你解释清楚,"他辩白说,"我两星期没有上你家去,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怕……"

"怕什么?"她一边坐下,一边脱掉帽子和大衣。

他接过衣帽,放在沙发上。

"怕议论,怕风言风语……"

"你就不怕我夜里睡不着?天知道我反反复复地想了多少,差一点病倒。"她审视着他说。

"奥莉加,你还不知道我这儿的情况呢!"他指指自己的心和头说,"我像火烧火燎一样惊惶不安。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吧?"

"出了什么事?"她冷冷地问。

"你我的事传得好远呀!我不想使你不安,所以害怕在你家里露面。"

他把他从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口中听到的都告诉了奥莉加,还提到花花公子们的谈话,最后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睡不着觉,从每个人的眼神里都看到疑问,或者责难,或者狡黠的暗示——暗示别人知道他俩幽会。

"我们不是已经决定这个星期跟婶婶谈吗?"她说,"以后这些议论就会停止了……"

"嗯。但是在收到乡下的回信以前,我不想跟婶娘谈。我知道,她不会问我的感情如何,她要问的是我的田产,想了解详细情况,而我收到代理人的回信以前根本没法说。"

她叹了口气。

"如果我不了解你,"她心事重重地说,"天知道我会怎么想。你怕仆人的议论使我不安,却不怕我担惊受怕!我真不懂你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们的闲话会使你心烦。卡佳、马尔法、谢苗和傻瓜尼基塔天知道讲些什么……"

"我早就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她毫不在意地说。

"怎么,你知道?"

"是的,卡佳和嬷嬷早就告诉我了。她们常问起你,对我表示祝贺……"

"已经祝贺过了?"他惊恐地问,"你怎么办?"

"那有什么,我谢过她们。我送给嬷嬷一块头巾,她答应徒步去朝拜谢尔盖教堂。我答应替卡佳张罗,把她嫁给糖果商,她有她的罗曼史……"

他用惊惧的目光看着她。

"你每天来我家,下人们自然会议论,"她接着说,"是他们先议论起来的。索涅奇卡也一样。你为什么吓成那个样子?"

"原来流言是从那儿来的!"他慢吞吞地说。

"难道没有根据? 这是事实,对吗?"

"是事实!"奥勃洛莫夫跟着她说,既不像反问,也不像否定。后来他接着说,"其实你是对的。只是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幽会,所以我害怕……"

"你像小孩子一样害怕和发抖……我真不懂! 难道你要把我偷走?"

他很狼狈,她仔细地瞧着他。

"你听我说,"她说,"这事有点不对头,不是那么回事……过来,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我。出于谨慎,你可以一天,两天,也许一星期不来,但是总该事先告诉我,写封信给我。你知道,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没有那么容易受胡说八道的影响。你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思索起来,然后吻了吻她的手,叹了口气。

"奥莉加,我是这样想的,"他说,"这段时间种种可能降临到你头上的灾祸把我吓破了胆,许多操心的事折磨着我,时而出现又时而消失的希望和期待使我五内如焚。我的身心因此受到了震撼,变得麻木起来,需要哪怕是暂时的安宁……"

"为什么我的身心就不麻木,为什么我只在你的身边找安宁呢?"

"你年轻,充满活力。你的爱明朗而安详,而我……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他说着,跪了下去,吻她的双手。

“不，我还不怎么知道。你这个人真怪，我琢磨不透。我渐渐失去了思考能力和希望……不久以后你我就会彼此不理解，那就糟了！”

他俩都沉默了。

“这些天你都做什么了？”她问，第一次环顾这间屋子，“你住的地方不好，房间多低呀！窗户也小，壁纸都旧了……还有几间呢？”

他急忙带她去看，以便回避这几天他在干什么这个问题。随后她在沙发上坐下来，他重又坐在地毯上她的脚边。

“这两个星期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她追问道。

“看书，写东西，想你。”

“看了我送来的书吗？怎么样？我今天带回去。”

她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看看翻开的一页，上面有一层灰尘。

“你没有看！”她说。

“没有看。”他回答说。

她看看那揉皱的绣花枕头、乱糟糟的房间、积满灰尘的窗户，再看看书桌，翻了翻几张蒙着灰尘的纸，动了动插在干墨水瓶里的笔，惊讶地望望他。

“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她又问，“你没有看书，也没有写字吧？”

“时间不够，”他结结巴巴地说，“早晨一起床，他们就来收拾房间，妨碍我，然后谈论中饭吃什么，房东太太的两个孩子来请我检查作业，接着就该吃饭了。饭后……什么时候看书呢？”

“你饭后睡觉了。”她说得十分肯定，以致他踌躇片刻，轻声回答说：

“我睡觉了……”

“为什么呢？”

“为了打发时间。奥莉加，你不在我身边。没有你，生活真无聊，叫人无法忍受……”

他不往下说了，她严厉地看着他。

“伊利亚！”她严肃地说，“你记得吗？那天在公园里你说，生命之火在你身上燃烧起来了，要我相信我是你生存的目的、你的理想。你握住我的手说它是你的，我表示同意，你还记得吗？”

“这样的事能忘记吗？难道它没有改变我的全部生活？你没有看见我多么幸福？”

“是的，没有看见。你欺骗了我，”她冷冷地说，“你又消沉了……”

“欺骗了你！你这么说不是罪过吗？我对上帝起誓，我可以马上跳进深渊！……”

“如果深渊此时此刻就在这儿，在你脚下，你会这样做。如果往后推三天，你又会改变主意，会害怕。尤其是听到扎哈尔或者阿尼西娅议论起来……这不是爱情。”

“你怀疑我的爱情吗？”他性急地说，“你以为我迟疑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你担心？难道我不像一堵墙一样捍卫你的名声，不像母亲一样守护着你，不让风言风语冒犯你……啊，奥莉加！你要我怎么证明？我对你再说一遍，如果你和别人在一起更加幸福，我会毫无怨言地放弃我的权利；如果需要为你而死，我会高高兴兴地去死！”他眼泪汪汪地说了这番话。

“这根本不需要，谁也没有这样要求！我要你的命干什么？你做你应该做的事吧。表示要作出不需要或者不可能作出的牺牲，以便不作必要的牺牲——这是狡诈之徒的诡计。你不狡猾，我知道，不过……”

“你不知道，激情和操心严重地破坏我的健康！”他接着说，“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没有别的想法……是的，我再说一遍，你一直是我生存的目的，只有你是。如果我失去你，我立刻会死去，我会发疯！我现在是通过你来呼吸，观察，思考，感觉。在见不到你的日子，我就瞌睡，消沉，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对什么都反感，觉得乏味。我就像一架机器，行走，做事，却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你是这架机器的动力。”他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说。

他的两眼又像以前在公园里那样放射光辉，流露出自尊和坚毅的神情。

“现在我愿意去你差我去的地方，做你要我做的事。只要你看着我，对我说话，唱歌，我就觉得我活着……”

奥莉加在严肃的沉思中倾听了这番激情的表白，然后说：

"伊利亚,你听我说。我相信你爱我,相信我能影响你。但是你为什么用踌躇不决的态度来吓我,使我产生种种怀疑呢?你说我是你生存的目的,可是你那么胆怯,那么慢吞吞地朝这个目的走,而你还得走很长的路呢。你应该站得比我高。这是我对你的期望!我见过幸福的恋人们,见过他们彼此怎样相爱。"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炽热,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也跟你不一样。他们不垂下头,他们的目光是坦诚的,他们很少睡觉,他们在行动!而你……不,爱情和我不像是你生存的目的……"

她怀疑地摇摇头。

"你是,你是!……"他说着,又去吻她的手,在她的脚边激动不已。"只有你是!天哪,多么幸福啊!"他梦呓般地说,"你却认为你会受骗,认为一个人在这样的觉醒之后还会睡去,而不成为英雄!你们,你和安德烈,会看到,"他用感悟的目光环顾四周说,"像你这样一位女子的爱情能使一个人上升到怎样的高度啊!看呀,你看我不是复活了吗?我此刻不是活着吗?咱们离开这儿吧!走!走!我一分钟也不能再待在这儿了。我觉得憋闷,恶心!"他环顾四周,心里感到十分厌恶,"让我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过完今天吧……啊,真希望此刻烧灼着我的火明天继续烧灼,永远烧灼下去!不然,一失去你,我就会熄灭,会消沉!现在我获得了新生,复活了。我觉得,我……奥莉加,奥莉加!你比世上的一切都更加美好,你是天下第一女子,你是……你是……"

他把脸贴在她的手上不动了。他再也说不出什么,只把手压在胸上,以便抑制内心的激动,两只眼睛火辣辣而又泪汪汪地望着奥莉加。

"多么温存啊!"奥莉加心里想,然而她叹了口气,与从前在公园里不一样,接着便深深地沉思起来。

"我该走了!"她定了定神,温柔地说。

他忽然清醒了。

"天哪!你在这儿,在我家里?"他说,感悟的目光便消失了,他怯懦地环顾左右,再也说不出热情的话来。

他连忙抓起女帽和女大衣,慌乱中差点把大衣套在奥莉加头上。

她笑出声来。

“别为我担心,”她安慰他说,“婶婶出去一整天,家里只有嬷嬷和卡佳知道我出门了。送送我吧。”

她把手伸给他,光明磊落、心平气和地穿过院子,任那只拴着的狗拼命蹦跳和狂吠,径自坐上马车走了。

几个人从房东太太那边的窗户里往外看,阿尼西娅在围篱后的小沟里伸着脖子往院子里张望。

等马车转到另一条街上去以后,阿尼西娅才回来,并且说,她跑遍市场也找不到芦笋。扎哈尔出去三个多钟头才回来,然后睡了整整一昼夜。

奥勃洛莫夫在室内来回走了许久,步履轻捷,甚至有点飘飘然。

载走他的生命和幸福的马车的车轮碾着雪地的吱吱声一消失,他的不安也消失了。他昂起头,直起腰,感悟的神情又在他的脸上出现,幸福和感动使他两眼泪汪汪的。他感到浑身温暖、清爽而富有朝气。他又像从前一样,忽然想到各处去,到遥远的地方去,想和奥莉加一起去找施托尔茨,想去农村、田野、树林间,想独自在书房里埋头工作,也想亲自去雷宾码头,去修路,或者读读新近出版的、人人都在谈论的一本书,或者去听歌剧,今天就去……

是的,今天她到他这儿来了,他要上她家,然后去歌剧院。这一天过得多么充实啊!在这种生活中,在奥莉加的天地里,在她那处女的风采、她的活力、她那年轻却又细致深邃的健全智慧的光芒照耀下,呼吸多么畅快啊!他走起来像是在飞,仿佛有人抬着他在屋里转似的。

“向前,向前!”奥莉加说,“再提高些,再提高些,向着柔弱与雅致失势而男性的统治开始的地方奔去!”

她对生活的理解多么明确啊!她在生活这本奇书里不仅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且本能地摸索到他的道路!两个生命应该像两条河一样合流,而他将是她的带路人、领导者!

她看到他的力量和才干,知道他能有多大的作为,温顺地等着他来统治。了不起的奥莉加!她是个沉着、不胆怯,单纯但却坚毅的女子,像生命本身一样的自然!

“这个地方的确叫人恶心！”他环顾四周，对自己说，“我的天使降临到泥沼中，以她的光临使这个地方变得圣洁！”

他深情地看着她刚才坐过的椅子，他的两眼突然发光，他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看见一只小小的手套。

“信物！她的一只手，这是征兆！啊！……”他将手套贴在嘴唇上，热情地说。

房东太太探出头来叫他去看麻布，说有人拿来卖，问他要不要？

他冷淡地表示了感谢，没想看她的胳膊肘儿，还向她道歉，说他很忙。随后他陷入对夏天的回忆中，想起一个个细节，忆起每棵树和灌木，每条长凳，那时说过的每一句话，觉得这一切比当时更加可爱。

他完全不再控制自己，他唱歌，和阿尼西娅亲热地说话，开玩笑说她没有孩子，答应孩子一生下来他就做教父。他逗玛莎玩的时候，闹翻了天，房东太太探出头来，把她赶回家去，免得她妨碍房客“工作”。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还有些别的疯狂行为。奥莉加很高兴，唱了歌，然后去歌剧院看戏，然后他到她家去喝茶，在茶桌旁他和婶娘、男爵、奥莉加诚挚地、推心置腹地谈天，使奥勃洛莫夫觉得自己完全是这个小小家庭的成员了。他一个人过日子过够了，现在他有了栖身之地，便紧紧地掌握住自己的生活。他有了光明和温暖，这样的生活多么好啊！

夜里他没有睡多久，读奥莉加送来的书，读了一本半。

他想，“明天乡下一定会来信。”他的心跳呀……跳呀……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八

第二天，扎哈尔收拾屋子的时候，在书桌上发现一只小手套，拿起来左看右看，最后笑了笑，递给奥勃洛莫夫。

"一定是伊林斯基家小姐忘在这儿的。"他说。

"魔鬼！"奥勃洛莫夫吼了一声，从他手里夺过那只手套来，"胡说！什么伊林斯基家小姐！是女裁缝从店里来量衬衫尺寸的时候丢下的。你怎么敢胡编！"

"怎么是魔鬼？我胡编什么了？房东太太那边在说……"

"说什么？"奥勃洛莫夫问。

"他们说，伊林斯基家小姐带着女仆来过……"

"天哪！"奥勃洛莫夫惊恐地说，"他们凭什么认为是伊林斯基家小姐呢？一定是你或者阿尼西娅多嘴……"

阿尼西娅突然推开前室门，探进半个身子来说：

"扎哈尔·特罗菲梅奇，你怎么瞎说，罪过啊！老爷，您别听他的。谁也没说，谁也不知道，我对基督我主起誓……"

"得啦，得啦！"扎哈尔用胳膊肘儿向她的胸部捣去，同时哑着嗓子说，"没人问你，你管不着。"

阿尼西娅走了。奥勃洛莫夫举起两个拳头威吓地向扎哈尔挥舞了一下，然后连忙打开通向房东太太那边的门。房东太太坐在地板上，正收拾一只大箱子里的旧衣物，身边是一堆堆破布、棉花、旧衣服、钮扣和毛皮碎料。

"您听我说，"奥勃洛莫夫温柔而又激动地说，"我的下人尽胡说八道，您千万别相信他们。"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房东太太说，"他们说什么啦？"

"说昨天那位来客的事。他们说，来了一位小姐……"

"谁来找房客，关我们什么事？"房东太太说。

“总之，请您不要相信，这完全是造谣！根本没有来过什么小姐，不过是一个做衬衫的女裁缝来量尺寸……”

“您在哪儿做衬衣？谁给您缝？”房东太太急忙问。

“在法国成衣店……”

“他们送来以后，您给我瞧瞧吧。我认识两个姑娘，她们缝得好极了，针脚那么匀，什么法国裁缝也赶不上。我见过她们做的活儿，她们拿来给我看，是给梅特林斯基伯爵做的，谁也缝不了那么好。瞧您身上穿的衬衫，哪儿比得上……”

“很好，我记住了。只是您千万别以为有一位小姐来过……”

“谁到房客这儿来，关我们什么事？哪怕来的是一位小姐……”

“不，不！”奥勃洛莫夫说，“别那么想！扎哈尔说的那位小姐身材高大，嗓音低沉。这个女裁缝呢，您也许听见了，说话声音尖细，她有一副好嗓子。请不要以为……”

“关我们什么事？”他向外走的时候，房东太太说，“您别忘了，需要做衬衣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那两个熟人缝出的针脚特别匀……一个叫丽莎韦塔·尼古拉夫娜，一个叫玛丽亚·尼古拉夫娜……”

“好的，好的，我不会忘记。只是请您别那么想。”

他从房东太太的屋里出来，穿好衣服，上奥莉加那里去了。

奥勃洛莫夫晚上回来，看见桌上有一封信，是他的邻居、他的代理人从乡下寄来的。他连忙跑到灯下，看完信就泄了气。邻居写道：

> 乞将委托书转与他人，愚兄诸事繁杂，不克分身料理贤弟之田产。吾意以贤弟亲临视察为上，若能迁此则更佳妙。该田庄本宝地，只是过于荒废。必得先认真派定劳役租与代役租。鉴于耕夫疏懒怠惰，新村长无人理会，非庄主莫能为也。老村长亦狡诈之徒，不可不防。田庄总收益无法确定。就目前状况而言，恐难超过三千，尚需贤弟亲临督察。愚兄仅以谷物一项计算，代役租方面希望甚微。对缴代役租之农户，必得严加管束，清理欠租。凡此种种，需时三个月左右。谷物收成好，价亦不低，若贤弟亲临督债，三四月可望拿到现金，目前则无有分文。铺路经韦尔赫廖沃村以及修桥之事，因久不得贤弟回音，愚兄已决定与奥东佐夫、别洛沃多夫合作，将路由愚兄之庄园铺至涅利基，则距

奥勃洛莫夫田庄远矣。最后,再次恳请贤弟火速前来,以便于个三月内理出头绪,从而确定明年之收益为几何。再者,目前正值地方选举,贤弟是否有意出任县法官?事不宜迟。

又及:贤弟之庄宅敝败不堪,愚兄已令养牛妇、老车夫、并二老仆妇迁至农舍居住,免生意外。

来信附有字条一张,注明收割多少俄石的谷物,打出多少,入仓多少,准备卖出多少,以及其他杂事。

"钱分文没有,要等三个月,亲自去,处理农民的事,弄清收入有多少,参加选举,"——这一切像幽灵一样包围着奥勃洛莫夫。他似乎在夜里置身于森林中,每一株灌木和每一棵树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强盗,或者僵尸,或者野兽。

"太不像话。但我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同时竭力想看清这些幽灵是怎么回事,不过是像胆小鬼那样眯起眼睛去看,心里冰凉,手脚发软。

奥勃洛莫夫本来指望什么呢?他原以为来信会明确告诉他能收入多少,自然多多益善,比如说六七千卢布吧。来信会说房子还好,必要时可以先住着,同时再盖新房。最后,代理人会差人送来三四千卢布。一句话,他希望在信里看到奥莉加的便条里常有的那种欢笑、生命的火花和爱。

他脚下不再飘飘然了,也不再跟阿尼西娅开玩笑,不再为期待中的幸福激动,因为幸福得推迟三个月。不行!三个月只够他清理财务,查明他的田庄的状况,而结婚……

"一年之内根本不可能考虑结婚,"他畏缩地说,"真的,得在一年之后,早不了!我还得完成自己的规划,必须和建筑师商量,然后……然后……"他叹了口气。

"借钱!"他脑子里忽然闪过这个念头,但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

"那怎么行!到时候还不了怎么办?万一经营情况不好,别人会起诉。这样一来,一向清白的、不可侵犯的奥勃洛莫夫家的名声就要……"上帝啊!他的安闲自得的心境也就完了……不行,不行!借了钱的人都不得安生,要干活,睡不着觉,就像魔鬼附身一样。对,债务就是恶魔,只有用钱才能把它祛除!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辈子靠别人养着，到处要钱，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却满不在乎！他们怎么能安心睡觉和吃饭？真不明白！债务！它的后果不是像苦役犯那样无休止地劳作，就是身败名裂。

把村子抵押出去？难道这不同样是债务，而且是逃不掉也不能延期的债务？每年得支付一大笔钱，恐怕连过日子的钱也剩不下了。

幸福还要推迟一年！奥勃洛莫夫刚要倒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忽然醒悟过来，纵身起床。奥莉加说什么啦？她把他当作男子汉求助于他，信赖他的力量。她等待着他往前走，达到能向她伸出手、领着她走、给她指路的高度！对！对！但是从哪里开始呢？

他想来想去，忽然敲了敲自己的额头，向房东太太那边走去。

“令兄在家吗？”他问房东太太。

“在家，已经睡下了。”

“那么，请他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他。”

九

穆霍雅罗夫跟上次一模一样地走进房间，同样小心谨慎地在椅子上就座，把两只手缩进袖子里，等着奥勃洛莫夫发话。

“我收到乡下来的一封令人极不愉快的信。我曾经寄去一份委托书，您记得吧？”奥勃洛莫夫说。“这是答复，请您看看。”

穆霍雅罗夫接过信，用他那双看惯公文的眼睛迅速看下去，信纸在他手指间微微抖动着。看完以后，他把信放在桌上，又把手藏在背后。

“您认为现在该怎么办？”奥勃洛莫夫问。

“他们劝您到乡下去，”穆霍雅罗夫说，“行啊，一千二百俄里算什么！再过一星期，路冻结实了，您就可以出行了。”

“我已经出不得门了，不习惯了，何况现在是冬天。我承认我很难下决心走这一趟，很不愿意走……还有，一个人在乡下寂寞得很。”

“您有很多交代役租的农民吗？”穆霍雅罗夫问。

“嗯……我不知道，我很久没有下乡了。”

“您应该知道，不知道怎么行呢？没法弄清楚您能收入多少。”

“是的，应该知道，邻居在信上也这么说，只是冬天到了。”

“您是怎么定代役租的？”

“代役租？好像是……我有一张单子……还是施托尔茨写下的，不过不好找，肯定是扎哈尔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以后再给您看……好像是每户三十卢布。”

“您的农民情况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穆霍雅罗夫问，“是富裕，还是破落，还是穷困呢？劳役租又是怎么定的？”

“您听我说吧。”奥勃洛莫夫走到他跟前，信任地抓住他的制服的两片衣襟说。

穆霍雅罗夫敏捷地站起来，奥勃洛莫夫让他重新坐下。

“您听我说吧，”奥勃洛莫夫几乎是耳语般一字一字地又说一遍，“我不知道什么是劳役，什么是农活；不知道什么样的农民算贫穷，什么样的算富裕；不知道一俄石黑麦或者燕麦是多少，值多少钱，哪个月种什么，收什么，怎样卖，什么时候卖；不知道我是富是穷，一年以后我还能不能吃饱饭，或者会成为乞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沮丧地说完这一番话，放开穆霍雅罗夫的制服衣襟，退到一旁，“因此，请您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给我讲讲，出出主意吧……”

“可不是吗，应该知道，不然什么事情也没法考虑。”穆霍雅罗夫带着温顺的微笑说，同时欠一欠身子，把一只手放在背后，另一只手藏在怀里，“地主应该了解自己的田产，知道怎样经管……”他用教训的口吻说。

“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您能教，您就教教我吧！”

“我本人倒没有处理过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跟懂行的人商量。您瞧，信里说，”穆霍雅罗夫伸出中指，指甲朝下，指着来信的一页说，“人家希望您参加选举。这倒非常好！您可以在那边住下，到县法院去供职，同时也就熟悉了田庄事务。”

“我不知道县法院是怎么回事，那里的人干些什么，怎么供职！”奥勃洛莫夫走到穆霍雅罗夫鼻子跟前，极富表情地低声说。

“您会习惯的。您不是在本城部里做过事嘛。公务到处都一个样，只是形式上小有差别。到处都有指令、公文、笔录……只要有一名好秘书，您还担什么心？签字画押就行了。既然您知道在部里怎么办事……”

“我不知道部里是怎么办事的。”奥勃洛莫夫还是这句话。

穆霍雅罗夫用他的二步观察法看了看奥勃洛莫夫，没有说话。

“您想必尽看书了？”他还是带着温顺的微笑说。

“看书！”奥勃洛莫夫苦涩地欲言又止。

他没有勇气也没有必要对这个官员推心置腹。“我连书也不看。”这句话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但是没有说出口，只表现为一声悲哀的叹息。

“您总得做点事吧？”穆霍雅罗夫恭顺地说，好像猜出了奥勃洛莫夫心里对读书问题的答复，“总不能……”

"能，伊万·马特维奇！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活生生的证据，那就是我！我是谁？是怎样一个人？您去问扎哈尔，他会告诉您：我是'老爷'！不错，我是老爷，我什么也不会做！如果您知道，您就做！如果您能帮忙，您就帮忙。至于酬劳，您要多少就拿多少，学问是应该得到报酬的。"

奥勃洛莫夫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而穆霍雅罗夫一直站在原地；奥勃洛莫夫走到哪个角落，穆霍雅罗夫的整个身躯便朝那边转过去一点。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您在哪儿念过书？"奥勃洛莫夫又在穆霍雅罗夫面前停下来问。

"我进了中学，念到六年级，家父就在衙门里给我找了事。我们学的那一点算什么学问！读、写、语法、算术，就这些。我只是凑合能应付差事，勉强混碗饭吃。您可是另外一码事，您学的是真正的学问……"

"是啊，"奥勃洛莫夫叹了口气说，"不错，高等代数、政治经济学、法律我都学过，可是应付不了差事。您看，我学过高等代数，却不知道我的收入多不多。到了乡下，我听一听，看一看，才发现我们家里、田庄上、周围的人所做的，跟我学的法律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到这里来，本想靠政治经济学出人头地……可是别人告诉我，我的学问要到将来，也许等我老了，才有用，首先应该去做官，而做官只需要一种学问：写公文。所以我应付不了差事，变成了一个老爷，而您能应付，那就请您出个主意，怎样摆脱困境吧。"

"行啊，这没什么！"穆霍雅罗夫终于说了。

奥勃洛莫夫在他面前站住，等他说下去。

"可以把这些事统统托付给一个懂行的人，把委托书转到他名下。"穆霍雅罗夫接着说。

"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呢？"

"我有一位同事，名叫伊赛·福米奇·扎焦尔特。他有点口吃，却精干，懂行。他管理过一处大田庄，管了三年，东家只因为他口吃把他辞退了。他就到我们这个衙门来了。"

"他可靠吗？"

"最诚实不过的了，您不用担心！只要能使委托他的人满意，他

花自己的钱也在所不惜。在我们衙门当差十二年了。”

“他既然当差,又怎么能外出呢?”

“没关系,请四个月的假就行了。请您决定吧,我去把他接来。他当然不能白跑一趟……”

“当然不能啦。”奥勃洛莫夫表示同意。

“您得给他定下车马费,还有每天的津贴,办完事以后,按商定的条件付给他报酬。没问题,他会去!”

“我非常感谢您,您省了我好大的麻烦。”奥勃洛莫夫向他伸出手说,“他叫什么名字? ……”

“伊赛·福米奇·扎焦尔特。”穆霍雅罗夫重复了一遍,又把他的右手在左边袖口上迅速擦了两下,握了握奥勃洛莫夫的手,然后立即将这只手藏在袖子里,“明天我跟他谈谈,就带他来。”

“你们来吃饭吧! 我们边吃边谈。十分感谢您!”奥勃洛莫夫把穆霍雅罗夫送到门口时说。

十

当天晚上，穆霍雅罗夫和塔兰季耶夫坐在一幢两层楼房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这楼房一面向着奥勃洛莫夫的寓所所在的那条街，另一面临河。

这是一处所谓的“饭庄”，门口总是停着两三辆出租轻便马车，车夫们坐在楼下喝茶。楼上则专供维堡区的“上等人”使用。

穆霍雅罗夫和塔兰季耶夫面前摆着茶和一瓶罗木酒。

“道地的牙买加罗木酒，”穆霍雅罗夫用颤抖的手给自己斟着酒说，“老兄，我请客，你别嫌弃。”

“你得承认，你该请。”塔兰季耶夫答道，“你就是等得房子都朽了，也等不着这样的房客……”

“没错，没错！”穆霍雅罗夫打断了他的话说，“如果我们的事成了，扎焦尔特下了乡，那就有油水了。”

“你是个小气鬼，老弟，跟你得讲讲价钱，”塔兰季耶夫说，“给你找这样一个房客，你才出五十卢布！”

“我怕他走，他说要搬走。”穆霍雅罗夫说。

“你呀，还算个行家呢！他搬哪儿去？现在你赶也赶不走他了。”

“如果他结婚呢？听说他要娶亲了。”

塔兰季耶夫哈哈大笑。

“他娶亲！我说他不会娶亲，你肯不肯打赌？他上床睡觉都要扎哈尔帮忙，还结婚呢！我一直在关照他。兄弟，没有我，他不是饿死，就是坐大牢了。警官来了也好，房主来了也好，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全靠我！他什么都不懂……”

“真是什么也不懂。他说他不知道县法院和部里都干些什么事，也不知道他的农民是些什么样的人。木头脑袋！我差点笑出声来……”

“还有租约，那份租约签得多棒！”塔兰季耶夫吹嘘起来，“兄弟，你真是写文书的高手，可真高！你叫我想起过世的父亲。我本来也挺行，现在手生了，真生了。我一坐下，眼泪就往外流。他看也不看，就签了字！租约上可写了菜园、马厩、谷仓。”

“对，老兄，只要这种不看就签署文书的糊涂虫在俄国没死绝，咱们这号人就能活下去。不然，咱们可要完蛋啦！你听听老辈人怎么说的，那可不一样！我当差二十五年，攒了什么资产？在维堡区蹲着不出头，日子也过得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面包吃不完！要说到铸炮厂街去找幢房子，铺地毯，娶富家女子，让孩子显贵什么的，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候了！瞧我这长相也不行，连手指头都是红红的。干吗要喝伏特加酒呀……能不喝吗？你试试看！人家说我还不如仆人，如今连仆人也不穿这样的靴子了，还天天换衬衫呢。我受的不是那种教育，臭小子们抢到前头去了，他们会装腔作势，读法文书，说法国话……”

“可是他们不懂怎么办事。”塔兰季耶夫插话说。

“不，老兄，他们懂。如今的事也不一样了。人家都要简化，这就坏了咱们的事啦。说没必要这么写，誊清也是多此一举，浪费时间，可以办得快一些……坏了咱们的事啦！”

“可是租约倒签了字，没坏了事！”塔兰季耶夫说。

“那自然是铁板钉钉。喝酒吧，老兄！等把扎焦尔特派到奥勃洛莫夫田庄去，他准能捞一把，将来就给那些继承人留下一点东西……”

“得了吧！”塔兰季耶夫说，“那是些什么继承人！八杆子打不着的。”

“我就怕他结婚！”穆霍雅罗夫说。

“告诉你，不用怕。记住我的话吧！”

“真的吗？”穆霍雅罗夫高兴地说，“他可是老盯着我妹妹……”他接着悄声说。

“什么？”塔兰季耶夫吃惊地说。

“你可别吭声！是真的……”

“兄弟，”塔兰季耶夫好容易才从惊愕中恢复了常态，“我做梦也

没想到！那她怎么样？”

“她怎么样？你是知道她的，你瞧！”

他用拳头在桌面上捶了一下。

“难道说她会保住自己的利益？简直是头母牛，道道地地的母牛！你打她也罢，搂她也罢，她只会咧着嘴笑，像马看见燕麦一样。要是别的女人……嘿！我紧盯着呢，你可明白，看到底会怎么样！”

十一

“四个月！还有四个月的时间要装模作样，偷偷会见，面对那些叫人起疑的脸孔和微笑！”奥勃洛莫夫登上伊林斯基家的楼梯时，这样想，“天哪！还有完没完？奥莉加又要催我：今天呀，明天呀。她真固执，真倔强！很难说服她……”

奥勃洛莫夫几乎一直到奥莉加的房门口，也没有遇见一个人。她坐在她那间紧挨卧室的小起居室里，正专心读一本书。

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把她吓了一跳。她温柔地微笑着伸出手来，而她的眼睛仿佛还在看书，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

“你一个人吗？”他问。

“是的，婶婶去皇村了，叫我也去。今天几乎只有我们俩吃饭，玛丽亚·谢苗诺夫娜要来，不然我就没法接待你了。今天你不能讲清我们的事，真让人扫兴！但是明天……”她笑了笑，接着说，“如果今天我去了皇村，又怎么样呢？”她开玩笑地问。

他没有说话。

“你有心事？”她又问。

“我收到乡下来信了。”他呆板地说。

“信在哪儿？带来了吗？”

他把信交给了她。

“这字我一点也看不清楚。”她看完信说。

他把信拿过去念给她听。她沉思起来。

“现在怎么办？”她沉默了半晌，问道。

“我今天跟房东太太的哥哥商量过。他向我推荐了一位代理人，叫伊赛·福米奇·扎焦尔特。我打算委托他办所有的事……”

“委托给外人，一个不认识的人！”奥莉加惊呼道，“让他收租，处理有关农民的事，还管谷物出售……”

"他说，这个人最诚实不过了，跟他共事十二年……只是有点口吃。"

"你那房东太太的哥哥为人怎么样？你了解他吗？"

"不了解。不过，他好像是个正派的、能干的人，而且我住在他家，他不好意思骗我！"

奥莉加垂下眼睑坐着，没有说话。

"要不然，我就得亲自去，"奥勃洛莫夫说，"我承认，我不想去。我已经完全不习惯出行了，特别是冬天……我甚至从来没有出行过。"

她一直看着脚下，晃动着鞋尖。

"即使我去一趟，"奥勃洛莫夫接着说，"也绝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弄不清楚，农民们会骗我，村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我都得相信。他想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唉，安德烈不在这儿。如果他在，就能把所有的事都办好！"他痛苦地说。

奥莉加笑了笑，只是嘴唇笑了，心里却没有笑，她心里感到痛楚。她微微眯起一只眼睛往窗外望，注意每一辆驶过的马车。

"还有，这位代理人曾经管理过一个大田庄，"他接着说，"东家辞了他，只是因为他口吃。我把委托书交给他，把计划交给他，他会去找人采购盖房子需要的材料，收租，卖谷物，把钱送来，到那个时候……亲爱的奥莉加，"他吻着她的手说，"我就不必离开你了，我真高兴！分离我可受不了。一个人待在乡下，没有你……真可怕！不过现在我们要十分谨慎才行。"

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了他一眼，然后等待着。

"是的，"他慢吞吞地、几乎是结结巴巴地说，"要少见面。昨天房东太太那边又议论起来了……而我不希望这样……等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代理人着手盖房子，送钱来……一年左右这一切都能办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分离了，我们就向婶娘说清楚，然后……然后……"

他看看奥莉加，发现她晕过去了。她的头倒向一边，从两片发青的嘴唇之间露出牙齿。他因为太高兴，太耽于梦想，竟没有注意到，在他说"安排妥当，代理人着手"的时候，奥莉加已面色苍白，没有听

见他的最后几句话。

“奥莉加！……天哪，她晕过去了！”他说着，拉了铃。

“小姐晕过去了，”他对跑来的卡佳说，“快拿水！……拿酒精……”

“老天爷！一上午都高高兴兴的……她怎么啦？”卡佳低声说，她从婶娘桌上拿来了酒精，忙着倒一杯水。

奥莉加醒过来，由卡佳和奥勃洛莫夫搀扶着，从圈手椅里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向她的卧室走去。

“一会儿就好了，”她有气无力地说，“这是神经的毛病，夜里我睡得不好。卡佳，关上门。您等等我，我好一些就出来。”

奥勃洛莫夫一个人留在起居室里。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从锁孔中往里看，但是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半小时以后，他经过走廊，到使女室去问卡佳：“小姐怎么样了？”

“没事，”卡佳说，“她一躺下，就把我打发走了。后来我进去，看见她坐在圈手椅里。”

奥勃洛莫夫又回到起居室去，从门缝中往卧室里看，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他用指头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没有回音。

他坐下思索起来。这一个半小时里他想了许多，改变了许多主意，作出了许多新的决定。最后他决定和代理人一起去乡下，但是行前要征得婶娘对婚事的认可，跟奥莉加订婚，委托伊万·格拉西莫维奇找房子，甚至可以先借钱……借一点来办婚事。

这笔债可以用卖谷物的进款来偿还。他何必这样沮丧呢？天哪，原来一切都能在一分钟之内改观！等到了乡下，他就和代理人一起去收租。最后，他给施托尔茨写封信，施托尔茨就会给他钱，然后来帮他把奥勃洛莫夫田庄整顿得好好的，到处筑路修桥，办学校……他要和奥莉加一起住在那里！……天哪！这就是幸福呀！……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想到！

他突然感到无比轻松愉快，便起来在屋里踱步，还轻轻地弹着手指，高兴得几乎叫起来。他走到奥莉加的卧室门边，用欢快的声音轻轻地叫她：

“奥莉加，奥莉加！我有话跟您说！”他用嘴唇贴着门缝说，“您根本想不到……”

他甚至决定今天不离开她，在这里等婶娘回来。“今天我们就向她宣布，等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是未婚夫了。”

门轻轻地打开了，奥莉加出现在门口。他看看她，心里一下子就凉了，欢乐的情绪消失得无影无踪。奥莉加似乎老了一些。她脸色苍白，但是两眼熠熠放光，紧闭的双唇和整个面容都隐着她内心的紧张活动，只不过被强装的镇静冰封般约束着。

他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下了决心，究竟是什么决心，他还不知道，只感觉自己的心从来没有这样跳过。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奥莉加，你听我说，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害怕！”他说，“我改变了主意，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接下去他渐渐降低了声调，不时停顿一下，竭力想理解她的眼睛、嘴唇、会说话的眉毛此刻向他表露的新的含义，“我决定亲自去乡下，和代理人一起去……以便在那里……”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她不做声，像幽灵一样注视着他。

他模糊地猜到是什么样的判决在等待着他，便拿起帽子，却又迟迟不发问，生怕听到致命的、可能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决定。最后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怯懦，用变了调的声音问：

“我这样理解对吗？……”

她慢慢地、温顺地低下头，表示同意。他虽然已经猜到她的想法，还是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

她有几分倦怠，可是却像一座石像那样平静，那样一动不动。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平静，当一个人一门心思只想着一个主意或者感情受到极大的震撼的时候，他会突然从中获得力量来控制住自己，不过这种平静只能是短暂的。她像一个受伤的人，用手捂住伤口，以便把要说的话说完再死去。

“你会恨我吗？”他问。

“为什么要恨？”她有气无力地说。

“为了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你做了什么?"

"我爱你,这是冒犯!"

她怜悯地笑了笑。

"因为你错了而恨我……"他低下头说,"等你回想起我曾经提醒你说,你会为此羞惭和悔恨时,你也许会原谅我……"

"我不后悔。我真痛苦,真痛苦……"说到这里,她停下来,喘了口气。

"我更难受,"奥勃洛莫夫说,"但是我罪有应得。你何必呢?"

"我自视甚高,因此受到惩罚,我太相信自己的力量。我错就错在这儿,而不是错在你害怕的事情上。我梦想的不是含苞欲放的青春,不是美。我以为我能使你振作起来,你还能为我而活着,其实你早就死了。我没有预料到会犯这个错误,我一直在等待和期望……结果是……!"她吃力地把话说完,叹了口气。

她闭上了嘴,然后坐下。

"我站不住了,腿发抖。"她又用倦怠的声音说,"我所做的足以使顽石活起来。现在我什么都不做了,一步也不走了,连夏园也不想去了,因为一切都徒劳无益,你已经死了!"她沉默一会儿以后又说,"伊利亚,你同意我的看法吗?你永远不会指责我是因为自视甚高或者任性才跟你分手的,对吗?"

他摇摇头。

"你是不是相信,我们之间彻底完了,没有任何希望了?"

"是的,"他说,"是这样……"接着他又犹豫地说,"不过,也许……一年以后……"他没有勇气给他的幸福以致命的打击。

"难道你以为一年以后你能把你的事情和生活安排好吗?你想想!"

他叹了口气,低头沉思,内心起了斗争。她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他内心的斗争。

"你听我说,"她说,"我刚才看我母亲的肖像,看了很久,似乎从她的眼睛里得到了忠告和力量。如果你还是一个诚实的人……伊利亚,请记住,我们不是小孩子,不是闹着玩,事情关系到我们的一生啊!你认真问问自己的良心再回答——我相信你的话,我了解你:你

能一辈子像个人一样活着吗？你会为了我成为我需要的那样一个人吗？你了解我，所以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勇敢地说：能，我就收回我的决定，把手伸给你，跟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或出国，或下乡，甚至去维堡区都可以！”

他沉默着。

“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我等待的不是爱情的表白，而是简短的回答。”她几乎是冷冰冰地打断了他的话说。

“别折磨我，奥莉加！”他沮丧地恳求道。

“怎么样，伊利亚，我说的对不对？”

“对，”他清楚而果断地说，“你是对的！”

“那么我们该分手了，趁别人没有撞见你在这儿，没有看见我难过！”

他迟迟不走。

“假定你结了婚，以后又怎么样呢？”她问。

他没有回答。

“你会一天比一天睡得更熟，不是吗？我呢？你看到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了吗？我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厌倦生活。但是，和你在一起，我就会一天天混日子，等来了圣诞节，又等谢肉节，出去做客，跳舞，什么也不想。上床睡觉时，感谢上帝让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希望今天跟昨天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前途，不对吗？难道这叫生活？我会憔悴而死……为了什么呢，伊利亚？你是否会幸福呢……”

他痛苦地扫视着天花板，真想拔腿就跑，可是腿不听使唤。他想说点什么，然而嘴里发干，舌头转动不了，发不出声音。他向她伸出手去。

“这么说……”他低沉地说，但是没有把话说完，只用目光示意：“别了！”

她也想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只向他伸出手来，然而她的手还没有碰到他的手，便垂下来。她本来也想说“别了”，可是说了半个字就变了调。她的脸因抽搐而变相。她把手和头放在他的肩上，

失声痛哭起来，好像有人从她手里夺去了武器。聪明的奥莉加不复存在，这儿站着的只是一个被悲哀压倒的女子。

“别了，别了……”她一面哭，一面断断续续地说。

他没有说话，畏惧地听着她哭，却不敢劝阻。无论对她，还是对自己，他都没有惋惜之意，因为他自己太可怜。她坐到圈手椅里，用手帕捂着脸，靠在桌上悲哀地哭着。这眼泪不是由突如其来的、短暂的痛苦引发的热流，如像在公园里的那一回，而是像无情地洒向田野的凄苦而寒冷的秋雨。

“奥莉加，”他最后说，“你何必折磨自己？你爱我，你受不了这分离！接受我这样一个人吧！爱我身上好的一面吧！”

她摇了摇头，却没有抬起头来。

“不……不……”她好不容易才说出来，“不要为我和我的痛苦担心。我了解自己，我把痛苦发泄出来，以后就不哭了。现在你让我哭吧……你走……不，等一等！……上帝惩罚我啊！……我真难过，啊，好难过……胸口这儿疼……”

她又痛哭起来。

“如果痛苦不消失，你的身体坏下去，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哭很伤人。奥莉加，我的天使，别哭啦……忘掉这一切吧……”

“不，让我哭吧！我哭的不是将来而是过去……”她费力地说。“过去‘褪色了，谢了’……不是我哭，是回忆在哭！……夏天……公园……你记得吗？我惋惜我们的林阴路、丁香花……这一切已经长在心上，扯掉真使人痛苦！……”

她绝望地摇着头大哭，一再说：

“哦，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万一你死了，怎么办呢？”他忽然惊恐地说，“奥莉加，你想想……”

“不，”她抬起头来，用力透过泪花看了看他，说，“我不久以前才知道，我爱的只是我希望在你身上看到的东西，是施托尔茨向我介绍的东西，是我和他一起臆造的。我爱的是未来的奥勃洛莫夫！伊利亚，你温和，诚实。你温柔得……像只鸽子。你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别的什么也不要。你打算一辈子在屋檐下咕咕叫……我却不是这样

一个人，这对我还不够，我还需要别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教我，告诉我，我缺少的是什么，并且给我，使我……而温柔……哪儿没有温柔啊！"

奥勃洛莫夫两腿发软，他在圈手椅里坐下来，用手帕擦手和额头。

她的话是残酷的，深深地刺伤了奥勃洛莫夫，使他五内俱焚，又像寒风扑面而来。他可怜、痛苦而又羞怯地笑了笑，作为回答，活像一个因为赤身露体而受到指责的乞丐。他带着这种无可奈何的微笑坐在那里，由于激动和委屈而浑身无力。他那无神的目光明明白白地在说："是的，我是一个穷光蛋，可怜虫，乞丐……打吧，打我吧！……"

奥莉加忽然发现自己说的话太恶毒了，急忙跑到他跟前。

"原谅我吧，我的朋友！"她含着泪温柔地说，"我不记得我都说些什么，我疯了！把这些都忘掉吧，我们还像以前那样，让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吧……"

"不！"他说，蓦地站起来，并且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来平息她的冲动，"不会和过去一样了！你不要因为讲了真话而惊慌，我该当有这样的下场……"他沮丧地说。

"我太爱空想，太爱幻想！"她说，"我有个倒霉的性格。为什么别人，为什么索涅奇卡那么幸福呢……"

她哭起来。

"你走吧！"最后她双手揪着她的湿手帕说，"我受不了，我还很珍视过去……"

她又用手帕遮住脸，想抑制住恸哭。

"为什么一切都完了？"她忽然抬起头来问，"是谁诅咒了你，伊利亚？你做了什么错事？你善良，聪明，温柔，高尚……却……毁了！是什么毁掉了你？这祸害难以名状……"

"可以。"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她用充满泪水的眼睛询问地望了望他。

"那叫奥勃洛莫夫精神！"他悄声说，然后拿起她的一只手，想吻一吻，却又不能，只把它紧按在嘴唇上，热泪滴到了她的手指上。他没有抬头，没有再面对她，转身走了出去。

十二

天晓得这一整天他在哪里徘徊，又做了什么，但是回到家中已是深夜时分。房东太太第一个听见敲门声和狗叫，便唤醒阿尼西娅和扎哈尔，告诉他们主人回来了。

奥勃洛莫夫几乎没有注意扎哈尔怎样给他脱掉衣服和长筒靴，披上一件——大袍子！

“这是什么？”他看了看大袍子，问了一句。

“是房东太太今天送过来的，她把大袍子洗干净了，补好了。”扎哈尔说。

奥勃洛莫夫在圈手椅里坐下来，就不动了。

他周围的一切都已沉入睡梦和黑暗之中。他一只手支着头，在那里坐着，没有注意黑暗，也没有听见钟响。他的脑子里是一堆不清楚的无定形的杂乱无章的想法，像天上的行云一样，毫无目的、互不关联地浮动着，他一个也抓不住。

他的心绝望了，其中的生命暂时静止了，而恢复原先的生活和秩序，使生命力重新积聚到能正常流动的过程中，则是很慢的。

这冲击太厉害，使奥勃洛莫夫感觉不到自己还有身体，也感觉不到疲乏和任何需要。他要么像一块石头似的躺一昼夜，要么像一架机器似的步行，乘车，活动一昼夜。

一个人或者一点一点地、艰难地形成顺从命运的态度，使身体的各种机能得以逐渐恢复，或者让悲哀压倒，再也站不起来——这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悲哀，也要看是怎样一个人了。

奥勃洛莫夫不记得他坐在什么地方，甚至不记得他是不是坐着。他机械地张望而没有注意到天色渐渐发白。对于老太太的干咳声，扫院工的劈柴声，家里的敲打声等等，奥勃洛莫夫一概听而不闻。房东太太和阿库林娜上市场去了，穆霍雅罗夫夹着一包东西从篱栅旁

闪过，奥勃洛莫夫也都视而不见。

无论鸡鸣犬吠，还是大门吱呀作响，都不能使奥勃洛莫夫从呆滞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杯盘叮叮当当，茶炊发出咝咝声。

一直到九点多钟的时候，扎哈尔用托盘顶开书房门，照例向后踢一脚，想把门关上，又照例踢空了，不过总算拿住了托盘。长期实践毕竟使他熟练一些了，更何况他知道阿尼西娅在后面往门缝里瞧，只要他掉下什么东西，她立刻会跳过来，使他难堪。

他把胡须戳在托盘里，紧紧抱住托盘，平平安安地走到床前，正想把杯子放在床旁的桌子上并且叫醒少爷，突然发现被褥没动过，少爷不在！

他浑身一颤，一个杯子便飞到了地板上，糖缸跟着落下。他去接尚未落到地面上的东西，结果晃动了托盘，别的东西也纷纷落下。托盘里只剩下一把勺儿。

"怎么这样倒霉！"扎哈尔说，同时看着阿尼西娅捡起糖块、杯子碎片和面包，"少爷哪儿去了？"

少爷面无人色地坐在圈手椅里。扎哈尔张大了嘴看着他。

"伊利亚·伊利奇，您这回为什么在椅子上坐了一宿也不躺下？"他问。

奥勃洛莫夫慢慢地把头转过来，心不在焉地看看扎哈尔，看看洒了的咖啡和散落在地毯上的糖块儿。

"你又为什么打碎杯子呢？"他说，然后走到窗口去了。

鹅毛大雪把大地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雪，雪，雪！"奥勃洛莫夫望着围篱和菜畦上的厚厚一层雪，毫无意义地说。后来他又绝望地低声说："把什么都埋了！"于是上床睡去，他的梦像铅一样沉重，没有乐趣。正午过后，房东太太那边的房门吱呀一响，把他惊醒，从门里伸出一只裸露的手，托着盘子，盘子里的馅饼冒着热气。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声音温柔地说，"我们烙了馅饼，不想吃一点吗？"

但是他没有回答，他患了热病。

第　四　部

一

自从奥勃洛莫夫患病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变化。这里骚动不安，那里平静下来。这里一颗世界巨星陨落了，那里又有一颗巨星冉冉升起。这里掌握了大自然的新奥秘，那里几代人和他们的家园被毁灭。在旧的生命死亡的地方，新的生命便像幼苗一般破土而出……

在维堡区普舍尼岑的遗孀家里，虽然日子过得平静单调，没有什么剧烈的、突如其来的变化发生，四季像上年一样地周而复始，但是生活毕竟没有停顿，它的面貌一直在改变，不过变化是缓慢的，逐渐的，与我们这个星球的地质变化相似：那里，一座山峰在悄悄地崩塌，这里，许多世纪以来海浪不断冲来泥沙，海水一点点退去，形成新的土地。

奥勃洛莫夫病愈了。代理人扎焦尔特到了乡下，将出卖谷物的钱全部寄来，从中扣除了他的车马费、出差费和酬金。

至于代役租，扎焦尔特来信说，这笔钱没法收，有的农民破产了，有的离家在外，到哪里去了也不清楚，他正在当地努力调查。

他说，铺路修桥的事不急，说农民宁愿翻山越岭去赶集，也不肯出工去铺路修桥。

总之，收到的信和钱令人满意，奥勃洛莫夫觉得没有非他亲自去不可的理由，于是安下心，等来年再说。

有关盖房子的事代理人也作了安排。他会同省里的建筑师确定了所需材料的数量，又指令村长开春就运木料，还吩咐搭一座放砖的棚子。因此，奥勃洛莫夫只需春天亲自去一下，祈福一番，便可开工。预计到那个时候代役租也能收上来。此外还考虑将村子抵押出去，如此则所需款项可望筹齐。

奥勃洛莫夫病后长期精神忧郁，往往好几小时陷入病态的沉思

中，有时连扎哈尔问话也不予回答。扎哈尔把茶杯掉到地板上也好，不抹桌子上的灰尘也好，他都像没有看见似的。房东太太每逢过节给他端馅饼来的时候，往往碰见他泪流满面。

后来，钻心的痛苦逐渐让位给无言的冷漠。奥勃洛莫夫一连几个钟头看着雪片怎样落下，怎样在院子里和街上堆起雪堆，怎样厚厚地盖在柴堆、鸡舍、狗窝、花圃、菜地上，怎样在围篱的一根根柱子上筑起一些小小的金字塔，一切都已死去，裹上了尸布。

他久久地倾听咖啡磨怎样哔哔剥剥响，拴在链子上的狗怎样蹦跳吠叫，扎哈尔怎样擦靴子，钟摆滴答滴答均匀地晃动。

房东太太像从前一样到他房里来，问他要不要买什么或者吃什么。她的两个孩子也常常跑来。他淡漠而又亲切地跟她说话，给孩子们规定功课，听他们朗读，对他们的孩子气的饶舌则报以倦怠而勉强的微笑。

然而山峰一点点地在崩塌，大海有退潮也有涨潮，奥勃洛莫夫也慢慢地回到原先的正常生活轨道上来。

秋冬两季平平淡淡地、百无聊赖地过去了。奥勃洛莫夫重又盼着春天来临，向往着乡村之行。

三月烤云雀形的小面包，四月取下内层窗框，听说涅瓦河已经解冻，春天到了。

他在花园里漫步。接着人们开始在菜园里种菜。节日一个跟着一个来到：圣三一节、悼亡节、五一节，人们插桦树枝、编花环、到小树林里去喝茶。

夏天一到，家里便谈起即将来临的两大节日：圣约翰节和圣以利亚节，前者又是房东太太的哥哥伊万的命名日[①]，后者又是奥勃洛莫夫的命名日。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两件大事。房东太太在市场上买到或者看见一块上好的小牛肉，或者烤出特别好的馅饼的时候，总要说："啊，要是在圣约翰节或者圣以利亚节能有这样的小牛肉、这样的馅饼就好了！"

他们谈圣以利亚节，谈一年一度去火药厂游玩，谈科尔平诺的斯

① 俄国人名"伊万"相当于西方的"约翰"。

摩棱斯克公墓的节日活动。

窗下又传来抱窝母鸡那低沉的咕哒咕哒声和新一代小鸡的吱吱声。仔鸡肉和鲜蘑菇做馅儿烤的馅饼、新腌的黄瓜都上了餐桌。不久草莓也上市了。

“现在的下水不好，”房东太太对奥勃洛莫夫说，“昨天两小副下水要价七十戈比。不过倒有新鲜的鲑鱼肉，天天做冷鱼汤都可以。”

房东太太家在饮食方面很是考究。这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模范主妇，认为家务是她的天职，也因为穆霍雅罗夫是一位大美食家、享乐主义者。在衣着上他马虎到极点，一件外衣要穿许多年，最讨厌花钱买新的，买了以后又不好好挂起来，只随便扔在一个角落里。至于内衣，他像干粗活的人一样，星期六才换一次。但他舍得花钱满足口腹之欲。

他所以这样行事，部分是由于他供职以来就遵循着他自己创造的一个逻辑：“肚子里的东西别人看不见，不会说闲话，而沉甸甸的表链、崭新的燕尾服、闪闪发光的靴子都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

所以房东太太家的餐桌上有上等小牛肉、琥珀鳇鱼、白松鸡。他偶尔还亲自上市场或者米柳京的小铺去，像只猎犬一样嗅遍每一个角落，弄一只上好的阉母鸡藏在衣襟下带回家，甚至不惜花四卢布买一只火鸡。

他还买回葡萄酒，亲自收，亲自取。餐桌上从来只摆一瓶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酒，葡萄酒则由他在楼上独自享用。

他和塔兰季耶夫去钓鱼时，大衣口袋里总藏一瓶上等马德拉酒。如果他俩去饭店喝茶，他就带上自家的罗木酒。

山峰逐渐崩塌和海水逐渐退去的过程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阿尼西娅也不例外。她和房东太太的关系从互相倾心发展到形影不离，融为一体。

奥勃洛莫夫看见房东太太对他的起居很关心，有一次便半开玩笑地建议，请她把他的饮食完全管起来，省得他麻烦。

她满脸高兴，甚至有意地笑了笑。这样一来，她的活动天地就扩大了，不是管一个家，而是管两个家，或者说还是管一个家，不过是多大的一个家啊！此外，她还得到一个阿尼西娅。

她跟她哥哥谈了,第二天奥勃洛莫夫厨房里的东西就都搬到了房东太太的厨房里,他的银器和餐具也进了她的食橱,而阿库林娜却被贬去喂鸡种菜。

一切都气派多了。不管是买白糖、茶叶、食品,还是腌黄瓜、渍苹果、渍樱桃、做果酱,全都大规模地进行。

房东太太似乎长高了,阿尼西娅有如老鹰展翅,生活沸腾起来,像江河一样奔流。

奥勃洛莫夫和房东太太一家人一起三点钟吃中饭,只有穆霍雅罗夫晚些时候自己单吃,多半在厨房里吃,因为他下班回来已经很迟了。

茶和咖啡由房东太太而不是扎哈尔端给奥勃洛莫夫。

扎哈尔如果愿意,可以抹抹灰尘,如果不愿意,阿尼西娅就会像旋风一般闯进来,或者用围裙,或者徒手,几乎是用鼻子,一下子把灰尘都吹跑和拂掉,把室内的东西该拉平的拉平,该收拾的收拾,然后一溜烟似的不见了。不然,房东太太也会趁奥勃洛莫夫去花园散步的时候进他屋里看看,发现有什么不整齐的,便摇摇头,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将枕头拍得像座小山似的,再看看枕套,又自言自语地说该换了,于是将枕套扯下来,再擦擦窗户,看看沙发背后,这才走出去。

海水退去,高山崩塌,泥沙淤积,间或有轻微的火山爆发——这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对房东太太的命运影响最大,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尤其是她自己。这种变化只能从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无穷无尽的后果中看出来。

为什么近来她一反常态?

从前,如果菜烧煳了,或者鱼煮得过火,或者肉汤里没有放青菜,她会严厉地、却又沉着而不失身份地指责阿库林娜,过后也就忘了。现在呢,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她竟从桌旁跳起来,跑进厨房去,把阿库林娜痛斥一顿,甚至跟阿尼西娅赌气,第二天还要亲自去看肉汤里放了青菜没有,鱼是不是煮得过火了。这是为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这表明她羞于在外人面前显得在家务方面疏忽大意,因为家务是她的惟一事业,是她的自尊心所系的领域。

好吧。可是从前一到晚上八点钟她就睁不开眼了,九点钟打发

孩子们去睡,再看看厨房的火灭了没有,烟道关上没有,东西收拾好了没有,然后躺下,早六点以前什么炮也轰不醒她;而现在,如果奥勃洛莫夫去了戏院,或者在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家久留不归,她就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成寐,不断地画十字、叹气,闭上眼睛却没有睡意!这又是为什么?

只要街上有一点响动,她便抬起头来,有时竟从床上一跃而起,打开通风小窗倾听:是他吗?

如果听见有人敲大门,她便穿上裙子,跑到厨房里去摇醒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叫他们去开门。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表明她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家庭主妇,她不愿意家里没有章法,不愿意让房客夜里在大门外一直等到喝得醉醺醺的扫院工听见了再出去开门,而且长时间敲门会把孩子们惊醒……

好吧。那么,为什么奥勃洛莫夫生病的时候,她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屋子,亲自在他的屋里铺满毡子和地毯,挂上窗帘,而只要万尼亚或者玛莎喊叫起来,或者放声大笑,那么和善而温顺的她便勃然大怒呢?

她对扎哈尔和阿尼西娅都放心不下,通夜亲自守在他的床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直到午前祈祷时分才披上大衣,拿一张纸写上“伊利亚”几个大字,跑到教堂去,将这张纸放在祭坛上为病人祈福,随后退到一个角落里,双膝跪下,长时间以头触地祈祷,然后再赶到市场上去买东西,提心吊胆地回家,望望奥勃洛莫夫的房门,小声问阿尼西娅:“怎么样?”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女人特有的怜悯心和同情心而已。

好吧。可是奥勃洛莫夫恢复健康的时候,一个冬天都闷闷不乐,很少跟她讲话,不去她的房里看望她,不关心她在做什么,不和她开玩笑,不随她一起笑,为什么她竟消瘦下去,突然对一切都冷淡了,无所谓了?比如她磨咖啡的时候,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放进许多干菊苣根粉,使得咖啡不能喝了,而她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好像没有舌头似的。又比如阿库林娜烧鱼没有烧熟,她哥哥唠叨起来,甚至离席而去,她却像一块石头似的,不闻不问。

从前谁也没见过她有沉思默想的时候,这不是她的本色;她总在

走动，敏锐地观察着一切，什么都看在眼里。现在呢，她捧着一个研钵也会突然不动了，好像睡着了一样，随后突然又用杵使劲捣起来，使那看家狗以为有人敲门而放声吠叫。

但是奥勃洛莫夫刚复原，脸上露出善良的微笑，像以前一样温柔地瞧着她，朝她门里张望，和她开玩笑，她便又发胖了，又生气勃勃、高高兴兴地操持她的家务了，只是和以前比较稍有不同。以前她像一台结构精密的机器一样，整天不停地均匀而合乎规则地转动：走路从容不迫，讲话声音不大不小，磨咖啡、斫糖块、筛东西无不如此，即便是缝纫，那针一上一下的动作也像钟表的指针在走一样。随后她也是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往厨房走，中途停下，打开柜门，取出什么东西拿走……像机器一样完成所有的动作。

现在呢，奥勃洛莫夫成了她的家庭成员，她做起捣、筛一类事来也和过去不同了。织花边的活儿她几乎完全扔下。每当她坐下来要缝纫的时候，忽然听见奥勃洛莫夫叫扎哈尔送咖啡去，她就三步两步跑进厨房，瞪大眼睛，看准目标，抓起一把小勺儿，盛出三勺咖啡，对着光倒，看煮得好不好，有没有渣，再看看酸奶油上有没有一层奶皮。

如果做的是他喜欢的菜，她就要亲临督察，掀开锅盖闻闻，再尝尝，然后接过去亲自掌勺儿。如果是为他磨杏仁或者捣什么，她也格外热心，格外卖力，以至大汗淋漓。

她的全部家务，捣、熨、筛等等，都有了新的、实际的意义，那就是为了奥勃洛莫夫的舒适和方便。以前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现在则成了她的享受。她开始按自己的方式过一种充实而又多样化的生活。

她并不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从未问过自己，而是无条件地挑起这副令她愉快的担子，既未推辞过，也并非热衷于此，既没有心灵的颤动和强烈的欲望，也没有模糊的预感和苦恼，更没有复杂的情绪变化。

她好像忽然改信另外一种宗教而不问它的教义是什么，盲目遵守它的教规。

这副担子仿佛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她的肩上，她既没有退缩，也没有主动迎上去。她爱上奥勃洛莫夫是那么简单，就像着了凉，患上了

无法治愈的热病一样。

她自己也没有料到，如果别人对她说破，她还会当成新闻，报以一笑，面红耳赤呢。

她默默地承担起对奥勃洛莫夫的义务，会辨认他的每一件衬衣，说得出他的袜子磨破了多少后跟，知道他起床时哪只脚先下地，眼睛是不是快长麦粒肿了，喜欢吃什么菜、吃多少，现在是高兴还是愁闷，睡得多还是少，好像她一辈子都在这样做，也不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奥勃洛莫夫是她什么人，为什么她要这样奔忙。

如果有人问她爱不爱他，她又会笑一笑，并且作出肯定的回答。即使奥勃洛莫夫在她家才住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她也会这样回答。

她为什么偏偏爱上奥勃洛莫夫呢？为什么在并未萌发爱情的状态下出嫁，像这样一直生活到三十岁，而现在突然像着了魔一样呢？

人们都把爱情说成是一种变化莫测的、不由自主的、类似疾病一样的感情，其实爱情同万事万物一样有它的规律和缘由。至于说这些规律直到现在还研究得很不够，那只是因为人一旦染上爱情这种病，就顾不上用学者的眼光去探究，印象是怎样潜入灵魂，怎样像梦魇一般来缚住感觉，怎样先弄瞎眼睛，从某一刻起便使脉搏和心脏加速跳动，而昨天又忽然萌发了至死不渝和自我牺牲的愿望，接着是自我渐渐消失，转变成他或她，头脑变得异常迟钝或者异常敏锐，一个人的意志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头垂下去，双膝瑟瑟发抖，眼泪夺眶而出，身上发起了寒热症……

房东太太以前很少看见奥勃洛莫夫这样的人，即使看见，也是从远处。也许那个时候她就喜欢他们，然而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不属于她的圈子里，她没有任何机会同他们接近。

奥勃洛莫夫不像她的亡夫十品文官普舍尼岑那样走起路来急急忙忙一路小碎步，只知无休止地写公文，害怕上班迟到，以至于浑身发抖，看人的眼神像是求对方骑在他背上走。相反，奥勃洛莫夫看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有一种不管不顾和我行我素的气势，仿佛要求别人听命于他。

奥勃洛莫夫的面孔不粗糙，不发红，而是白白嫩嫩的。他的手也不像她哥哥那双手，既不颤抖，也不发红，而是小巧白净的。他一坐

下来，就将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用手托着头，动作是那么潇洒、从容而漂亮。他说起话来，和她的亡夫，她的哥哥以及塔兰季耶夫都不同，虽然有许多东西她听不懂，但是感觉得出那是些聪明的、美妙的、不同寻常的话。而那些她听得懂的话，他说起来也和别人不大一样。

他穿细布内衣，每天都换，用香皂洗脸，刷手指甲。总之，他这个人那么可爱，那么干净，可以什么也不干，他确实也是什么都不干，一切事都有人帮他做，除了这个扎哈尔，他还有三百个扎哈尔……

他是老爷，他光彩照人！再说，他的心肠又那么好。他的步态和动作都很从容，碰到他的手就像碰到天鹅绒一样，而她亡夫的手碰人一下，却像打人一样！他的目光和谈吐也都那么从容，那么善良……

这一切她完全没有想过，没有意识到，但是如果有人想探明并且解释闯进她生活里的奥勃洛莫夫在她的心中留下的印象，那也只能这样说。

奥勃洛莫夫懂得他对这片小天地，从房东太太和她哥哥起，直到链子拴着的狗，意味着什么。他搬来以后，那只狗得到了比从前多两倍的骨头。然而他却不懂得他的影响有多深远，以及他多么意外地征服了房东太太的心。

在他看来，她为他的饮食、内衣、房间忙碌操心，只不过是生性爱操劳罢了。他首次造访时，就注意到了她的性格的这个主要特征，那天阿库林娜倒提着一只拼命挣扎的公鸡突然闯进屋里，这种不得体的热心虽然使房东太太难堪，她还是告诉阿库林娜，不给小店老板这只公鸡，而给那一只灰色的。

房东太太不仅没有能力和奥勃洛莫夫调情，或者以某种方式向他暗示她内心的变化，而且正如上面说过的，她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不懂得这一点。她甚至忘记不久以前她心里还没有这些东西，那时她的爱只表现为至死不渝的无限忠诚。

奥勃洛莫夫没有注意到她对他的态度的实质，仍然只当是她的性格如此。她的感情十分正常、自然而无私，这对奥勃洛莫夫，对她周围的人，甚至对她自己，至今都还是个秘密。

这种感情确实是无私的，因为她在教堂里插上一枝蜡烛为奥勃洛莫夫的健康祈祷，目的只是要他康复，而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她

通宵守在他的床头，黎明时分才离开，事后也从不提起。

他对她的态度却简单得多。房东太太这个人，她那永远晃动的胳膊肘儿，关注一切的眼睛，从食橱到厨房、从厨房到储藏室、从储藏室到地窖的来回走动，对家务和家当的精通和了解，——对奥勃洛莫夫来说，都体现着他理想中那种海洋一样广阔的打不破的宁静生活。当他童年时代在父母庇荫下生活的时候，那种生活的情景就不可磨灭地印到了他的心上。

在老家，父辈、祖辈、子辈、孙辈和客人们懒洋洋地，静静地坐着或者躺着，知道家里有无微不至的眼睛永远关注着他们，有勤快的手给他们缝衣服，做饭，烧茶，穿衣服，脱鞋，侍候他们上床睡觉，在他们断气以后给他们合上眼睛。在这里也一样，奥勃洛莫夫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有人在敏捷地为他而忙碌，知道即使明天不出太阳，满天刮起旋风，风暴从宇宙的一端刮到另一端，照样有热汤热菜端上他的餐桌，他的内衣照样洗得干干净净，墙上的蜘蛛网都被扫掉，而他不必打听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也不必考虑他需要什么，自会有人替他想到并且送到他眼皮底下，——不是由扎哈尔的脏手懒洋洋地、粗鲁地递给他，而是由一双裸露的、白白净净的手在神采奕奕的、温顺柔和的目光伴送下，含着无限忠诚的微笑捧来献给他的。

他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房东太太，却根本没有想到爱情，他不久前才经历过那种爱情，就像得了天花、麻疹或者寒热病一样，他一回想起来就发抖。

他接近房东太太仿佛是向火炉靠拢，火使人觉得越来越温暖，但是人却不会与火恋爱。

饭后他愿意留在她房里抽一袋烟，看着她把银器和餐具收进柜子里，拿出杯子来斟咖啡，把一只杯子特别仔细地洗净和擦拭过，先斟上给他，还要看看他是不是满意。

她的房门开着时，他喜欢把目光停留在她那丰满的脖子和浑圆的胳膊肘儿上。如果房门很久不开，他甚至会轻轻地把门踢开，跟她说说笑话，和孩子们玩耍。

如果他一上午都没有看见她，也不感到寂寞。中饭后他常常不在她房里逗留，而是去睡两个小时。但是他知道，他一睡醒，甚至就

在他醒来的那一刻,他的茶就会端上来。

主要的是,这一切都在平平静静中进行,他心里没有任何负担,他从未惶恐不安地担心是否能见到房东太太,她会怎样想,该怎样对她说,怎样回答她的问题,她会怎样看等等。

他再没有烦恼,没有不眠之夜,没有甘甜而又痛苦的眼泪。他坐在那里吸烟,看她缝衣服,有时说两句话,有时什么话也不说,而他的心是平静的,什么都不需要,也不想上别处去,好像他需要的这里全有了。

房东太太从不催逼人,从不要求什么。奥勃洛莫夫也没有任何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从不因为虚度光阴、糟蹋心智、坏事好事都没有做、游手好闲混日子而自怨自艾。

他好比一棵珍奇植物,被无形的手种植在热浪袭击不到的阴凉地里,遮风避雨的屋顶下面,受到精心的照料。

"阿加菲娅·马特维夫娜,您的针在鼻子下面一来一去走得飞快!"奥勃洛莫夫说,"您缝得那么麻利,我真怕您把鼻子缝在裙子上!"

她笑了。

"等我缝完这一行,咱们就吃晚饭。"她差不多是自言自语地说。

"晚饭吃什么?"他问。

"鲑鱼肉加酸白菜。鲟鱼肉哪儿也没有,我走遍了所有的店。哥哥也问过,就是没有。要是有活鲟鱼——马车市场的一位商人预订了——他答应分一块给我们。还有小牛肉,炒饭……"

"妙极了!阿加菲娅·马特维夫娜,您真好,想得起。要是阿尼西娅也别忘了就好啦。"

"那我是干什么的?您听见咝咝响吗?"她把厨房门打开一点,回答说,"已经在煎了。"

后来她缝完了,咬断线头,卷起活计,拿回卧室去。

他就这样,像靠拢一炉暖烘烘的炭火一样,逐渐向她靠拢,有一次靠得非常近,几乎酿成火灾,至少火已经燃起来了。

那天他在自己的房里踱步,转身走到房东太太的房门口时,看见一双胳膊肘儿动得异常迅速。

"您总是忙！"他走进她屋里说。"这是什么？"

"捣桂皮呢。"她回答道，同时像往深渊里瞧似的盯着研钵，用小杵拼命地捣。

"要是我捣乱呢？"他问，一边抓住她的胳膊肘儿，不让她干活。

"您松手！还得捣糖块，倒酒做布丁呢。"

他仍旧抓住她的胳膊肘儿不放，他的脸也向她的后脑勺儿凑过来。

"您说说，假使我……爱上了您，怎么办呢？"

她笑了。

"您会爱上我吗？"他又问。

"为什么不？上帝要我们爱每一个人。"

"如果我吻您一下呢？"他轻声说，同时低下头去，以致呼出的热气烫着了她的脸颊。

"还没到复活节。"她笑着说。

"来，您吻我一下吧！"

"如果上帝让我们活到复活节，我们就接吻。"她说，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羞涩和胆怯，只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犹如一匹马正等着人给它套颈圈。他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您瞧，我会把桂皮撒掉，您的点心里就没有桂皮可放了。"她说。

"没有关系！"他答道。

"您的大袍子上怎么又有了个污点？"她提起大袍的下摆，关切地问，"好像是油渍吧？"她闻了闻污点说，"您是在哪儿弄脏的？是不是长明灯里的油滴下来了？"

"我不知道在哪儿弄脏的。"

"对了，是在门上蹭的吧？"她忽然猜到了，"昨天刚给合页上了油，门总是轧轧响。快脱下来，我去把油渍弄掉，洗干净，明天一点痕迹也不会有。"

"阿加菲娅·马特维夫娜，您真好！"奥勃洛莫夫一边懒洋洋地脱下大袍子，一边说，"这样吧，咱们一起到乡下去住，那儿的家务可做不完！那儿什么都有——蘑菇呀，草莓呀，果酱呀，鸡舍呀，牛棚呀……"

“不，干吗去？”她叹了口气说，“我们生在这儿，一直住在这儿，也应该死在这儿。”

他有点激动地望着她，但是眼睛并没有闪闪发光，也没有充满泪水，他的心也不想攀登高峰，创造奇勋。他只想在沙发上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胳膊肘儿。

二

圣约翰节过得很隆重。前一天穆霍雅罗夫就没有上班，左一趟右一趟往城里跑，每次不是拿回一个包，就是带回一只筐。

房东太太一连三天只喝咖啡，单给奥勃洛莫夫一个人做三道菜，别人就随便凑合了。

节日前夕阿尼西娅通宵没有睡觉。只有扎哈尔一个人蒙头大睡，对各种准备工作非但一点不热心，好像还有几分蔑视的样子。

"在我们奥勃洛莫夫田庄，"他对从伯爵家请来帮忙的两个厨师说，"不管过什么节，都得上五道甜点心，调味汁多得数不过来！东家们一天也吃不完，第二天接着吃。剩下的东西还够我们吃五天的。刚刚吃完，你瞧，客人又来了，又得再做了！在这儿呢，一年才一回！"

在饭桌上，他总是先给奥勃洛莫夫上菜，而怎么也不肯侍候一位脖子上挂着大十字勋章的先生。

"我家主人可是世袭贵族，"他骄傲地说，"这些算什么客人！"

至于坐在末座的塔兰季耶夫，扎哈尔或者根本不给他上菜，或者随便往他的盘子里扔一点，想扔多少就是多少。

穆霍雅罗夫的同僚都来了，约有三十人。

为了庆祝这一年一度的大节日，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一尾特大的淡水鲑、填馅仔鸡、鹌鹑、冰激凌和上等葡萄酒。

吃罢饭，客人们互相拥抱，盛赞主人品位不凡，然后坐下玩牌。穆霍雅罗夫向他们鞠躬致谢，声称为了款待贵宾，他不惜花掉三分之一的薪俸。

醉得东倒西歪的客人们凌晨才散去。家里又沉寂下来，直到圣以利亚节。

圣以利亚节那天，外来的客人只有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和那位沉默寡言而又对人百依百顺的阿列克谢耶夫，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此人

曾经来邀请奥勃洛莫夫于五月一日去叶卡捷琳娜宫。奥勃洛莫夫不单是不愿意比穆霍雅罗夫逊色,而是尽力以这家人从未见过的精美菜肴来炫耀自己。

他以空心包子代替油腻的大馅饼,上肉汤之前先上牡蛎,地菇烤仔鸡有小纸圈装饰,还有鲜肉、做得极精致的蔬菜、英国肉汤。

桌子正中摆着一只极大的菠萝,引人注目。菠萝的四周还摆着桃、樱桃、杏。花瓶里插着鲜花。

大家正要喝汤,塔兰季耶夫刚刚因为包子没搁馅儿而骂厨师出馊主意,就听见那只看门狗忽然狂吠起来。

一辆马车驶进院子,有人打听奥勃洛莫夫。在座的都张大了嘴。

"想必是去年认识的什么人想起了我的命名日吧,"奥勃洛莫夫说,"告诉他我不在家,不在家!"他对扎哈尔低声嚷道。

宴会在花园中的凉亭里举行。扎哈尔正要跑去谢绝来客,不料在小径上遇见了施托尔茨。

"安德烈·伊万内奇!"他哑着嗓子高兴地喊道。

"安德烈!"奥勃洛莫夫大声招呼他,并且跑过去拥抱他。

"我来得巧,正赶上吃饭!"施托尔茨说。"给我一份,我饿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来吧,来吧,快坐下!"忙个不停的奥勃洛莫夫说,他让施托尔茨坐在他旁边。

施托尔茨一出现,塔兰季耶夫第一个疾步越过篱笆,溜进菜园。接着穆霍雅罗夫便消失在凉亭后面,回自己房里去了。房东太太也站起身来。

"我打扰你们了。"施托尔茨立即站起来说。

"上哪儿去?干吗?伊万·马特维奇!米海·安德烈伊奇!"奥勃洛莫夫叫道。

他让房东太太坐下,却没有能够叫住穆霍雅罗夫和塔兰季耶夫。

"你从哪儿来,怎么来的,要久住吗?"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来。

施托尔茨因事回来两个星期,他要下乡,还要到基辅和别的地方去。

席间他说得少,吃得多,显然是真饿了。别的人更加不吭声了。

吃完饭，收拾干净以后，奥勃洛莫夫叫人留下香槟酒和矿泉水，他和施托尔茨两人待在亭子里。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施托尔茨目不转睛地把奥勃洛莫夫观察了许久。

“伊利亚，怎么样？”他终于开口了，语气是那么严厉，像是质问。奥勃洛莫夫垂着眼睑，一言不发。

“看样子，你是‘永远不起来’了？”

“什么‘永远不起来’？”奥勃洛莫夫问，好像没听懂。

“你忘了：‘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起来！’”

“现在我……跟那时候的我不同了，安德烈，”他终于说，“谢天谢地，我的情况不错。我不再无所事事地躺着，规划差不多要完成了，我还订了两份杂志，你留下的书差不多都读完了……”

“为什么你不到国外去？”施托尔茨问。

“不去是因为……”

他说不出口。

“因为奥莉加？”施托尔茨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问。

奥勃洛莫夫脸红了。

“怎么，莫非你听说了……她现在在哪儿？”他看了施托尔茨一眼，连忙问道。

施托尔茨没有回答，仍旧看着他，窥探着他的内心深处。

“我听说，她跟她婶娘出国了，”奥勃洛莫夫说，“就在……”

“就在她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以后不久。”施托尔茨把他要说的话说了出来。

“莫非你知道……”奥勃洛莫夫羞得无地自容。

“全都知道，连丁香花枝也知道。你就不惭愧，不痛苦吗，伊利亚？不因为懊悔和遗憾而难过吗？……”

“别说了，别提了！”奥勃洛莫夫急忙打断他的话说，“我总算熬过了一场寒热病，看清了我和她之间距离有多大，确信我配不上她……哦，安德烈！你如果爱我，就不要折磨我，不要提她。我早就向她指出她错了，可是她不肯相信……我的过错并不很大，真的……”

“我不怪你，伊利亚。”施托尔茨友好地、温柔地说，“我看了你写

的那封信。过错最大的是我，其次是她，再其次才是你，你并没有多大错。”

“她现在怎么样？”奥勃洛莫夫胆怯地问。

“怎么样？忧郁，哭泣，可是眼泪不能使她宽慰，她还诅咒你……”

施托尔茨每说出一句话，奥勃洛莫夫脸上跟着便露出惊恐、同情、惧怕和懊悔的神情。

“你说什么，安德烈！”他站起身来说，“看在上帝分上，咱们走吧，现在就动身，我要跪在她脚下乞求原谅……”

“老老实实地坐下！”施托尔茨笑着说，“她很快活，甚至很幸福，让我问候你，还想给你写信，我劝她不要写，说这会使你激动不安。”

“啊，谢天谢地！”奥勃洛莫夫几乎是含着眼泪说，“我真高兴，安德烈，让我吻吻你，咱们为她的健康干杯吧。”

他们各自喝了一杯香槟酒。

“她现在在哪儿？”

“在瑞士。秋天她要跟婶娘回她的田庄。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还需要到法院去办最后的手续。男爵没有办完，他忽然心血来潮向奥莉加求婚……”

“是吗？那么，真有这回事？”奥勃洛莫夫问，“她怎样答复？”

“她自然拒绝了。男爵很伤心，就走了。现在我就得来把事办完！下星期可以结束。你怎么样？为什么躲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来？”

“这儿舒坦，安静，安德烈，谁也不来妨碍我……”

“妨碍你什么？”

“做事……”

“得了吧，这儿一样是奥勃洛莫夫田庄，只不过更糟。”施托尔茨环顾四周说，“咱们一道下乡去吧，伊利亚！”

“下乡……也许不错，那儿就要开始盖房子了，不过不能说走就走，安德烈，让我考虑考虑……”

“又要考虑！我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就像两年前考虑出国不出国一样。下星期我们就走。”

“怎么这样急，下星期就走？”奥勃洛莫夫还在躲闪，“你是在旅途中，而我却需要准备上路……这儿有我的全部家当，我怎么能扔掉呢？我什么也没有准备。”

“什么也不需要。你需要什么？”

奥勃洛莫夫没有说话。

“我身体不好，安德烈，”他说，“喘得难受。麦粒肿又长出来了，一会儿在左眼上，一会儿在右眼上。两条腿也有点浮肿。有时夜里刚睡着，忽然像是有人在我头上或背上打一拳，我一下子就跳起来……”

“伊利亚，你听着，我认真对你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否则你会得水肿病或者中风。我对你的前程已经不抱希望。既然奥莉加这位天使都没有能够用她的双翅带你脱离你的泥沼，我更是无能为力。但是，给自己选择一个小小的活动天地，把小田庄经营好，跟农民们打打交道，参与他们的事务，修建，种植——这些事是你应该做也能够做的……我不会放过你的。现在我不仅遵从我自己的愿望，而且遵从奥莉加的心意。她希望——你听见了吗？——你不要完全死去，不要把自己活活埋葬了，我已经保证要把你从坟墓里挖出来……”

“她还没有忘记我！我值得她挂念吗？”奥勃洛莫夫充满感情地说。

“是的，她没有忘记你，而且我觉得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不是那样的女子。你还应该去她的田庄做客。”

“不过现在不行，看在上帝分上，现在不行，安德烈！给我时间忘怀吧。哦，这儿还有……”

他指着自己的心。

“有什么？是爱情吗？”施托尔茨问。

“不是，是羞愧和痛苦！”奥勃洛莫夫叹了口气说。

“好吧！那么咱们到你的田庄上去，你不是要盖房子吗？现在是夏天，宝贵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不，我有代理人。他目前就在乡下，我可以以后去，等我准备好了，考虑好了再去。”

于是他在施托尔茨面前吹嘘起来，说他不需动一动就能把事情安排得十分妥当，说代理人正在调查逃亡农民的情况，说粮食卖得好价钱，已经送来一千五百卢布，年内可能还会收上代役租送来。

施托尔茨听了这话不禁拊掌。

“他把你剥光了！”他说，“有三百农奴才收入一千五百卢布！谁是代理人？是什么样的人？”

“一千五百多呢，”奥勃洛莫夫更正说，“他从卖粮食的进款中取了一笔酬劳……”

“究竟多少钱？”

“记不得了，我一定给你看，我有账单，不知搁在什么地方了。”

“得啦，伊利亚！你真的死了，完了！”施托尔茨说，“穿上衣服，到我那儿去！”

奥勃洛莫夫想反对，但是施托尔茨几乎把他硬拉到了自己的住地，写了一份以他自己为委托对象的委托书，强迫奥勃洛莫夫在上面签名，然后向他宣布，他租下奥勃洛莫夫田庄，直到奥勃洛莫夫去乡下并且熟习了田庄事务为止。

“你的收入会增加两倍，”他说，“不过我不打算长期租你的田庄，我有我自己的事。我们现在一起到乡下去，或者我先去，你跟着来。我要到奥莉加的田庄上去，离你的田庄有三百俄里，顺便到你那儿去，把你的代理人赶走，把那儿的事情安排好，然后你自己来吧。我不会放过你的。”

奥勃洛莫夫叹了口气，又说：

“唉，这就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生活真麻烦，不让人安静！我真想躺下睡觉……再也不醒过来……”

“就是说，你想把火灭掉，待在黑暗里！生活多美妙呀！哎，伊利亚！你哪怕来一点抽象议论也好，真的！生命倏忽即逝，而你却要躺下睡觉！让生命之火不停地燃烧吧！要是能活二百年、三百年，可以做多少事啊！”

“你不一样，安德烈，”奥勃洛莫夫说，“你有翅膀。你不是在生

活，而是在飞翔。你有天才，有抱负。你不发胖，不长麦粒肿，不会给难住。你生来就有点不同……”

“算了吧！人生下来就要自己塑造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天性。有些人长了大肚子，还以为这包袱是老天爷赐给他们的！你有过一双翅膀，然而你把它们收了起来。”

“翅膀在哪儿呢？”奥勃洛莫夫沮丧地说，“我什么也不会……”

“就是说，你不想会，”施托尔茨打断了他的话说，“什么也不会的人是不存在的，真的！”

“我就不会！”奥勃洛莫夫说。

“听你那么说，好像你连给管理局写个文件、给房东写封信也不会。你不是给奥莉加写过一封信吗？你并没有把连接词弄混啊！而且你用的是高级纸，墨水也是从英国商店里买来的，字迹流利，对吗？”

奥勃洛莫夫脸红了。

“一旦需要，思想和语言都有了，写出来的东西甚至可以印成小说出版。不需要的时候，你就说不会，有眼看不见，有手不爱干！你童年时代跟姑妈、姨妈、奶妈、老家人们住在奥勃洛莫夫田庄的时候，就失去了你的本领。从不会穿袜子起，直到不会生活。”

“也许这都是事实，安德烈，但是没有办法，无可挽回！”奥勃洛莫夫叹了口气，态度坚决地说。

“怎么无可挽回！”施托尔茨怒气冲冲地反驳道，“胡说。你听我的话，照我说的去做，你就能挽回！”

可是施托尔茨还是一个人到乡下去了，奥勃洛莫夫留下来，答应秋天再去。

“给奥莉加带什么话？”施托尔茨临行前问奥勃洛莫夫。

奥勃洛莫夫低下头，悲哀地沉默着，然后叹了口气。

“别向她提起我！”最后他难为情地说，“就对她说，你没有见到我，没有听到我的消息……”

“她不会相信。”施托尔茨不同意地说。

“那你就说，我完了，死了，失踪了……”

“她会哭，而且很久都不能恢复平静。何苦伤她的心呢？”

奥勃洛莫夫很受感动,沉思起来,连眼眶也湿润了。

"好吧,我就对她撒个谎,说你日日夜夜都怀念着她,认真地探寻着严肃的目的。要注意,生活的目的是生活本身和劳动,而不是女人。在这一点上你们两人都错了。她听到了会多么满意啊!"

于是他们互相道别。

三

圣以利亚节的第二天晚上，塔兰季耶夫和穆霍雅罗夫又在饭店聚会。

“来茶！”穆霍雅罗夫阴郁地叫道。当伙计端来茶和罗木酒时，他懊恼地把那瓶酒退还给伙计，说：“这不是罗木酒，而是冒牌货！”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自己带来的一瓶酒，打开盖子，让伙计闻了闻，又说：

“以后再别把你那个塞给别人了。”

等伙计走了以后，穆霍雅罗夫说：“老兄，大事不好！”

“可不是，鬼叫他冒出来了！”塔兰季耶夫恶狠狠地说，“这个德国佬真够滑的！把委托书废了，还把田庄租了去！咱们这儿有这么干的吗？他要扒那绵羊的皮呢。”

“如果他精明，老兄，我担心要出事。只要他了解到代役租已经收了，而钱归了咱们，他说不定要打官司……”

“打官司！你成了孬种了，兄弟！扎焦尔特捞地主的钱又不是头一回，露不了马脚。你以为他会给农民们开收据吗？收租的时候，准没别人在场。那德国佬闹一阵，吼一阵，也就完了。哪还会打官司！”

“真的吗？”穆霍雅罗夫高兴起来说，“好，咱们喝酒！”

他给自己和塔兰季耶夫续上一点罗木酒。

“有时候好像在世上真没法活下去，可是两杯酒下肚以后，又行了！”他宽慰地说。

“你倒是该做这么一件事，兄弟，”塔兰季耶夫接着说，“你弄个账本来记账，你想怎么记就怎么记，劈柴啦，白菜啦，反正奥勃洛莫夫的家务都交给了干亲家母。最后把总支出数字拿给他看。等扎焦尔特一到，咱们就说他带来多少代役租款，而这些钱都用来抵这些支出了。”

“要是以后他把账目拿去给那德国佬看，德国佬算一算，说不定……”

“得了吧！他不定把账单塞到哪儿去呢，连鬼都找不着。德国佬人还没到，他早就忘了……”

“真的吗？老兄，干杯！”穆霍雅罗夫一边斟酒，一边说，“这么好的东西，拿茶冲淡了太可惜。你闻闻，三个银卢布一瓶的。咱们来不来点杂拌汤？”

“行。”

“喂！”

“哼，你瞧他有多滑！说‘租给我！’”塔兰季耶夫又恶狠狠地说，“你我是俄国人，这种事压根儿就想不到！这办法是从德国来的。那儿尽办农场，搞租赁。你等着瞧，他还会拿股票让他伤脑筋。”

“股票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总弄不清楚。”穆霍雅罗夫说。

“德国玩意儿！”塔兰季耶夫气愤地说，“这好比一个骗子发明一种耐火房子，想建起一座城市。需要钱，他就卖出比如说五百卢布一张的票子，一群蠢货就去买，还彼此转手。要是听说这事进行得顺利，票子就涨价，事情不顺利呢，全完蛋。你手头还有这种票子，可是已经不值钱了。你问，那城市呢？人家就说，着火烧了，还没修完那发明家就带上你的钱跑了。这就是股票！那德国佬就想把他拖下水！到现在还没拖下去真是奇迹！我总碍他的事，给我老乡帮了大忙！”

“嗯，这个财源算是完了，结了案，归了档，咱们是最后一次吃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代役租啦……”微醺的穆霍雅罗夫说。

“去他的！兄弟，你的钱堆得拿铁锹都翻不转了！”塔兰季耶夫回敬他说，头脑也有点迷迷糊糊的，“财源没问题，你就舀吧，别嫌累。干杯！”

“这算什么财源呢，老兄？一辈子都是一卢布、三卢布地攒……”

“可你攒了二十年了，兄弟！别昧良心！”

“二十年！”穆霍雅罗夫口齿不清地说，“你忘了，我当文官才当了九年多。以前只有十戈比、二十戈比的银币在口袋里晃荡，说出来寒碜，有时候连铜子儿也得攒。这算什么生活！唉，老兄！世上真有那

有福之人，只消在别人耳朵根说一句，或者口授一行字，或者在文书上署上自己的大名，他的口袋一下子就鼓胀起来，像个枕头，可以靠在上面睡大觉。有这样的差事干干就好了。”他说，醉意越来越浓，“求他的人差不多见不到他的面，不敢走到跟前。他坐上马车只喊一声：‘去俱乐部！’在俱乐部里，有戴勋章的人跟他握手，玩起牌来输赢可不止五戈比，吃饭呢，吃饭——哈！连杂拌汤都叫不出口，只皱皱眉头，啐一口唾沫。冬天偏要吃小鸡，四月份要上草莓！在家里，老婆穿丝织花边，孩子们有家庭教师，连小宝宝也穿得那么漂亮，头发梳得那么整齐。呃，老兄！天堂是有的，只是罪人进不去。干杯！瞧，杂拌汤来了！”

“别发牢骚，兄弟，别昧良心。资本是有的，还不少呢……”喝得醉醺醺的、眼睛血红的塔兰季耶夫说，“三万五千银卢布可不是个小数目！”

“小声点，小声点，老兄！”穆霍雅罗夫打断他的话说，“老是三万五！什么时候才能弄到五万呢？再说有了五万也进不了天堂。结了婚，就得小心谨慎地过日子，每个卢布都要掂量掂量，牙买加罗木酒你连想都不要想。这算什么生活！”

“不过，可以放宽心，兄弟。这个给一个银卢布，那个给俩，瞧，一天就能往兜里放七个卢布。谁也没法找碴儿，不留痕迹，不冒烟。要是你卷进一桩大买卖呢，事后就得擦一辈子屁股。不，兄弟，别昧良心！”

穆霍雅罗夫没有听他说话，早想自己的事去了。

“你听着，”他突然开口说，而且瞪圆了两只眼睛，好像有什么高兴事，以致醉意几乎消失了，“不，我不说，我害怕，我不让这只鸟儿飞出我的脑袋。你等着瞧，要发大财了……干杯，老兄，快干杯！”

“你不说我就不喝！”塔兰季耶夫把酒杯推开说。

“事关重大，老兄！”穆霍雅罗夫望着门悄声说。

“怎么样？……”塔兰季耶夫忍不住问。

“我忽然有一个好主意。老兄，你知道吗，这跟参与一桩大买卖一样，真的！”

“你说不说？”

"油水多大啊,你知道吗?"

"说呀!"塔兰季耶夫催促他说。

"等一等,让我想想。没有什么要销毁的,完全合法。好吧,老兄,我说,也因为我需要你,没有你事情不好办。要不然,上帝可以作证,我是不会说的。这种事可不能让外人知道。"

"我是外人吗,兄弟?我跟着你干也不是一回了,证人也给你当过,还有副本呢……记得吗?你这狗娘养的!"

"老兄,老兄!一点风声也不能透。你说起话来就像放炮!"

"在这儿哪个鬼听得见?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吗?"塔兰季耶夫恼火地说,"你干吗折磨我?说吧!"

"你听我说,奥勃洛莫夫这人胆小怕事,什么手续也不会办。那张租约已经弄得他昏了头,委托书寄来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连代役租收多少都想不起来,他自己说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又怎么样?"塔兰季耶夫焦急地问。

"他到我妹妹屋里去得太勤了。前几天坐到十二点多钟才出来,在前室碰到我,就像没有看见我似的。咱们等着瞧,看他怎么样,有没有……你从侧面跟他谈谈,就说在家里弄出丢人的事不好,她是个寡妇人家,说别人已经知道了,说现在她嫁不出去了,本来有人求婚,是个富商,现在听说奥勃洛莫夫晚上总在她房里坐,就不干了。"

"那又怎么样?把他吓坏了,他往床上一躺,像骟猪似的,翻来倒去,唉声叹气——也就这样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油水?"

"嘿,你这个人!你就说我打算告状,说有人盯着他呢,有人证……"

"那又怎么样?"

"要是他真吓坏了,你就说可以私了,只消拿出一小笔钱。"

"他哪儿有钱呢?"塔兰季耶夫问,"他吓坏了,倒是能应承,哪怕叫他掏一万卢布,他也能应承……"

"你只消给我眨眨眼睛,我就把借据准备好……开给我妹妹,说:'立据人奥勃洛莫夫向某某寡妇借到一万卢布,限多少天之内还清,等等。'"

“有什么用，兄弟？我不明白，钱归了你妹妹和她的孩子们。油水在哪儿？”

“我妹妹再给我立个借据，也是那么多钱，我让她签字。”

“要是她说什么也不肯签呢？”

“我妹妹！”

穆霍雅罗夫尖声笑起来。

“她会签的，老兄，就是判她死刑的判决书她也会一声不吭地在上面签字，只笑一笑，就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阿加菲娅·普舍尼岑娜’，绝不会知道签的是什么。你瞧，咱们俩不出面，妹妹有权要求十品文官奥勃洛莫夫付钱，我有权要求十品文官夫人普舍尼岑娜付钱。让那德国佬发火去吧，这事是合法的！”他举起一双颤抖的手说，“干杯，老兄！”

“合法的！”塔兰季耶夫兴高采烈地说，“干杯！”

“要是进展顺利，两年以后可以再来一次，这事是合法的！”

“合法的！”塔兰季耶夫赞许地点点头，叫道，“咱们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他们干了杯。

“就怕你的老乡死活不肯答应，并且先写信告诉德国佬，”穆霍雅罗夫担心地说，“那可就糟了！什么官司也不能打，她是寡妇，不是黄花闺女！”

“他会写信！他才不会写呢！两年以后他才会写。要是他的牛脾气上来了，我就臭骂他一顿……”

“不行，不行，千万别这样！你会把事情全弄糟了，老兄。他会说，是别人强迫他，也许还会说，他挨了打，那可就成了刑事案了。不行，这么办不合适！不过，可以这样：先跟他吃一顿、喝一顿，他爱喝醋栗酒。等他脑袋里嗡嗡地响起来，你就给我眨眨眼睛，我马上拿着借据进来。他也不看借多少钱就会签字，跟上次签租约一样。等经纪人认证以后，他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样一位绅士怎么好意思承认他是喝醉了才签的字。这事合法！”

“合法！”塔兰季耶夫跟着说。

“到那个时候，就让奥勃洛莫夫田庄归继承人吧。”

“就归他们吧！喝酒，兄弟！”

“为傻子们的健康干杯！”穆霍雅罗夫说。

他们又干了一杯。

四

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讲一讲，在施托尔茨赶来参加奥勃洛莫夫的命名日宴会之前，在远离维堡区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在那里有读者认识的一些人物，施托尔茨并没有尽其所知地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奥勃洛莫夫，或是因为他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或是因为奥勃洛莫夫也出于一些特殊的考虑没有详细打听。

有一天，施托尔茨在巴黎的一条林阴道上漫步，心不在焉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和商店招牌，并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他很久没有收到俄国来信，无论是从基辅、敖德萨，还是从彼得堡，都没有信来。他觉得寂寞，便又将三封信投邮，然后转回住地去。

忽然，由于惊讶，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什么，可是后来又恢复了平常的状态。两位女士从林阴道上转身进了一家店铺。

"不，不可能，"他想，"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要是她们来，我事先会知道！这不是她们。"

然而他还是走到这家商店的橱窗前，透过玻璃仔细看了看。可是两位女士背对橱窗站着，他看不清楚。

他进了商店，问一样东西的价钱。那两位女士中的一位向亮处转过身来，他认出是奥莉加·伊林斯卡娅，可是简直变了一个人！他想跑到她跟前去，却仍旧站在那里审视她。

天哪！变化多大啊！既是她，又不像是她。轮廓没有变，但是脸色苍白，两眼有点下陷，嘴唇上那稚气的微笑不见了，那天真的、无忧无虑的神情也已消失。一种既像严肃的、又像悲哀的思绪停在眉尖，眼神表露出许多过去不曾表露过的东西。她的目光不像从前那样坦率、开朗、宁静，整个面部笼罩着一层悲哀的或是茫然的云翳。

他走到她面前。她稍稍皱起了眉头，困惑地看了一会儿，才认出了他，于是眉头匀称地舒展开来，眼中闪现出平静的、并非冲动的、却

是深深的喜悦的光芒。任何一个做兄弟的如果叫自己亲爱的姐妹见了这样喜欢，都会感到幸福。

“天哪！是您吗？”她说，那快活的声音穿透人的心灵，使人陶醉。

婶娘迅速转过身来，三人一齐开口说话。他责备她们不写信通知他，她们一个劲儿解释。她们两天前才到，正到处找他。有一家人说他去里昂了，她们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也不告诉我一声呢？”他责备地说。

“我们匆匆启程，就不想给您写信了。”婶娘说，“奥莉加想给您来一个出其不意。”

他看了奥莉加一眼，她的面部表情并没有证实婶娘的话。他更仔细地观察她，可是她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他看不出什么来。

“她怎么啦？”施托尔茨想，“从前我总能一下子猜透她的心思，而现在……变化多大啊！”

“您长大了，成熟了，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说，“我简直认不出您了！我们不过一年没见面。您做什么了，情况怎么样？说说吧，说说吧！”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她看着一块布料说。

“还唱歌吗？”施托尔茨一边说，一边继续研究面前这位与过去不同的奥莉加，竭力想理解他从未见过的她那脸部的表情，但这种表情像闪电一样倏忽即逝。

“好久不唱了，有两个月了。”她随口说。

“奥勃洛莫夫怎么样？”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还活着吗？给您写信吗？”

要不是婶娘过来帮忙，奥莉加恐怕会不由自主地泄露自己的秘密。

“您想想看，”婶娘一面往商店外面走，一面说，“他每天都到我们家来，后来突然不见了。我们准备出国，我派人去找他。他家里的人说，他病了，不见客，所以我们没有见面。”

“您也不知道吗？”施托尔茨关切地问奥莉加。

她透过长柄眼镜紧盯着一辆驶过的马车。

“他真的病了。”她说，假装注意观察那辆马车，“婶婶，您看，好像



希什马列沃伊 绘

是跟我们同路来的人坐车过去了。”

“别打岔，您把我的伊利亚的情况告诉我吧，”施托尔茨坚持说，“您和他怎么样了？为什么不带他一起来？”

“可是婶婶刚才已经告诉您了。”[①] 她说。

“他懒得要命，”婶娘说，“而且特别不合群，只要有三四个人到我家来，他马上就走了。您想想，他买了歌剧院的长期票，可是看演出还不到一半。”

“连鲁比尼[②] 他也没有去听。”奥莉加添上一句。

施托尔茨摇摇头，叹了口气。

“你们是怎么决定出来的？要待很久吗？怎么突然想起出国？”施托尔茨问。

“是大夫建议她出国的，”婶娘指着奥莉加说，“彼得堡显然对她的健康不利，我们就出来过冬，只是还没有决定去尼斯[③]，还是去瑞士。”

“您变多了。”施托尔茨若有所思地说，一面仔细端详奥莉加，紧盯着她的眼睛。

奥莉加和她婶娘在巴黎住了半年，其间施托尔茨每天来陪她们聊天，担任她们的向导，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客人。

奥莉加明显地开始复原，从沉思不语转变为平静和冷漠，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她的内心活动只有天知道了。不过，她渐渐地又成为施托尔茨从前熟知的那位女友，虽然在他逗她的时候，她已不像过去那样发出响亮的、孩子气的、银铃般的笑声，只拘谨地微微一笑。有时她甚至因为不能不笑而似乎有些苦恼。

他立刻发现，不能再逗她笑了。她常常扬起一道眉毛，蹙着额头，呆呆地听他讲笑话，而脸上并无笑容，只默默地望着他，像是指责他轻浮，或者表示不耐烦，或者对玩笑不作回答，却突然提出一个大有深意的问题，同时紧盯着他，使他愧疚，悔不该随随便便地说些无

---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鲁比尼(1795—1854)，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③ 法国东南部一座滨海城市。

聊的话。

有时她对人们日复一日的无谓奔忙和闲谈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厌倦，施托尔茨忽然不经意地进入一个他很少又很不情愿同女人们一起进入的领域。他费尽心机，只为了使奥莉加那深沉的、询问的目光变得明朗起来，安详起来，不再避开他去寻求别的什么！

每逢他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话使她的目光变得冷淡而严峻，眉头皱起，脸上现出无言的、深深的不满的阴影的时候，他是多么惊慌啊！他又得花两三天绞尽脑汁，甚至施用诡计，发起猛攻，拿出他和女人们打交道的全副本领，才好不容易地、一点点地使晴朗的朝霞从奥莉加的心里回到她的脸上，让和解后的温婉回到她的目光和微笑中。

一天下来，他往往给这种斗争弄得疲惫不堪。只要斗争胜利，他便感到幸福。

“她成熟了，我的天！这小姑娘有多大的长进啊！谁是她的老师呢？她在哪里学会理解生活的？在男爵那里吗？男爵做人四平八稳，从他的漂亮词句里汲取不到任何东西！也不会是向伊利亚学的！……”

他不能理解奥莉加，第二天又跑到她那里，谨慎地、畏惧地观察她的脸色，常常不知所措，全凭自己的智慧和生活经验，才得以对付奥莉加脸上浮现出来的疑惑和要求。

他手擎经验的火炬，走进她的智慧和性格的迷宫，每天都在发现，每天都得研究新的特点和事实，总望不到尽头。他惊惶不安地看到她的头脑每天都需要食粮，她的心灵并未沉默，而是不停地寻求经验和生活。

施托尔茨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生活都有另一个人的活动和生活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施托尔茨在奥莉加的房间里摆上鲜花、书籍、乐谱和画册以后，才放了心，估计这些东西足够他的女友消磨闲暇时光的，自己就工作去了，或者参观矿山和模范田庄，结识新的或者卓越的人物，回到她那里已经累了，挨着她的钢琴坐下来，在她的歌声中休息。忽然他从她的脸上看出已有准备好的问题，凭她的目光明白了她无论如何要求他回答。于是他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把他参观了什么，为什么要参观，一点一点地告诉她。

有时她表示愿意亲自看看，亲自了解他所看到和了解的事物。于是他再同她一道去参观某座建筑物、某个地方、某一台机器，凭着刻画在墙壁上和石头上的东西去了解历史。他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当着她的面通过语言来思考和感受的习惯。有一次，他经过严格的自我检查以后，忽然意识到他现在不是一人在生活，而是两人在生活，这种生活是从奥莉加到达之日开始的。

他几乎是像自言自语一样无意识地在她面前评价他获得的宝物，并且对她也对自己表示惊讶。然后他注意观察她的目光里是不是还有疑问，她的脸上是不是浮现出满足的光辉，她是不是像目送胜利者一样目送他离开。

如果结果是肯定的，他便怀着自豪感归去，激动得颤抖，夜里暗自为明天作长时间的准备。最乏味而又非办不可的事他已不觉得乏味了，只觉得非做不可。这类事情已深深地进入他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的生活基础。思想、观感、现象不是被默默地、随随便便地堆在记忆库里，而是给过去的每一天增加鲜明的色彩。

当他不等奥莉加那询问的、渴求的目光投过来，就连忙热情地、精力饱满地将新的积累和新的材料展示给她的时候，她那苍白的脸庞是怎样一下子变得鲜艳起来啊！

她以同样的关切和柔顺来努力理解他的目光、他每一句话的含意，两人彼此敏锐地注视着——他看她的目光里是不是还有疑问，她看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他是不是忘记，是不是——这更糟！——不屑于向她揭示一个迷雾似的、她不能理解的方面，不屑于对她发挥他的思想，这时候他觉得他是非常幸福的。

问题越重要，越复杂，他越细心地向她说明，她的感激的目光也越长久、越专注地停留在他身上，这目光也更热情、更深邃、更亲切。

“奥莉加这孩子要超过我了！”他惊异地想道。

他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也没有像现在对奥莉加这样用过心思。

春天他们一起去了瑞士。施托尔茨还在巴黎就做出结论，今后他没有奥莉加便无法生活。这一点确定之后，他开始考虑奥莉加没有他能不能生活。但是这个问题却不那么容易解答。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有时摸索前行，有

时放胆迈步，心想，他离目标已经很近，只要捕捉到一个确定无疑的信号，一个目光，一句话，烦闷的表示或者高兴的神采，再加上一个小小的迹象——那娥眉的难以觉察的一展，以及她的一声叹息，明天秘密就解开了：她爱他！

他从她的脸上看出她像孩子一样信任他。她从未用看他的目光去看过任何别的人，也许只有她的母亲是个例外。

他的来访，把全部闲暇时间用来使她高兴的做法，在她看来既不是施恩，也不是献殷勤和求爱，只不过是尽义务，好像他是她的兄长、父亲、甚至丈夫似的。这已经足够了，这种情意包含了一切。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每说一句话，每走一步路，都出自真诚，而且是那么无拘无束。显然，他对她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和权威。

他也知道他的这种权威，她每时每刻都在证实这一点。她说她只相信他一个人，在生活中她能盲目信赖的只有他，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他自然引以为荣，不过任何一个比她年长、有头脑而又有经验的人，甚至是男爵，只要他有头脑而又有性格的话，也会引以为荣。

问题在于：这是不是爱情的权威？这权威是不是包含了富有魅力的爱情的欺骗色彩？那种使女人甘愿为之碰得头破血流而仍视之为幸福的痴迷？……

不对，她是自觉地顺从他的。当他在她面前发挥某一种思想或者袒露自己的心灵的时候，她的确两眼发光。她用射出光芒的两眼望着他，但别人总能看出原因何在，有时她自己也把原因说出来。而爱情的产生总是盲目的，不由自主的，幸福也正在于这盲目和不由自主之中。如果她觉得委屈，也马上可以看出她为什么觉得委屈。

他从没有见过她突然脸红，或者兴奋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或者两眼放射出哀怨的或炽热的光辉。只有一次，他觉得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那天他说最近他要去意大利，她似乎痛苦得变了一个人。正当这宝贵的、难得的瞬间使他的心一热，似乎就要停止跳动的时候，忽然又出现一片云翳，遮住了一切。她天真而直率地说："真遗憾，我不能跟您一起去，可我真想去！以后您把您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都讲给我听，让我像是亲自去过一样。"

美妙的瞬间就被这个在任何人面前都无须隐瞒的愿望和对他的口才的庸俗的、客套的恭维破坏了。他刚把最细微的迹象都收集到，刚织出最精美的花边，只需再打一个活结就……

忽然间，她又变得那么平静、稳重、单纯，甚至是冷冰冰的了。她坐在那里做针线活儿，默默地听他说话，不时抬起头来，向他投去好奇的、询问的、直率的目光，使他不止一次沮丧地放下书本，中断对某件事的说明，站起来就走。可一回头，他发现她正惊讶地看着他，他又难为情起来，再折回去，找一个口实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她老老实实地听他说，信他的话，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怀疑的微笑。

“她究竟是爱我还是不爱我?”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头脑中。

如果她爱，那么她何必如此谨慎，如此深藏不露？如果她不爱，又为什么要对他这样殷勤，这样顺从呢？他从巴黎到伦敦去一个星期，事先没有说，临行那天才告诉她。

要是她突然大惊失色，那么事情清楚了，秘密暴露了，他就是个幸运的人！可她只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神色悲伤，这使他感到绝望。

“我要寂寞死了，”她说，“真想哭。我现在就像个孤儿。”接着她哭丧着脸说，“婶婶！您看，安德烈·伊万内奇要走了！”

她使他非常尴尬。

“她竟然求助于婶娘!”他想，“真想不到！我看得出她舍不得我走，也许是爱我……不过，这种爱同交易所的商品一样，用一些时间，花一些精力去周旋，就可以买到……我不回来了。”他闷闷不乐地想，“瞧她吧，奥莉加这孩子！她以前那么听话，现在怎么啦?”

他深深地思索起来。

她怎么啦？有件小事他并不知道，就是她一度恋爱过，已经尽她所能地越过了不善于控制自己、会突然脸红、藏不住心头的痛楚、藏不住初次热恋的征候的少女阶段。

假如他了解这个情况，那么即便不知道她爱不爱他这个秘密，至少也会明白，为什么她的心思这样难以猜测。

在瑞士，游客常去的地点他们都去了。但他们更喜欢去人迹罕

至的幽静处。他们两人，至少是施托尔茨，非常关注“自己个人的事”，而旅行对于他们是第二位的事，往往使他们感到厌倦。

他跟着她登山，观看悬崖和瀑布，在任何场合她都是主角。他跟着她在羊肠小道上漫步，婶娘坐在山下的马车里等他们。他暗中留意，看她登上山顶以后怎样停下来喘气，用什么目光瞧他，他知道她一定会瞧他，而且首先瞧他，这一点他已经深信不疑。

这本来很好，他觉得心里温暖而又亮堂。可是她把这个地方扫视一遍之后，忽然呆呆地站在那里出神，这时他在她眼前就不存在了。

只要他稍稍一动，表明他的存在，或者说一句话，她就会大吃一惊，有时甚至叫起来。这清楚地说明，她已经意识不到他在什么地方，在眼前，还是在远处。简单地说，她忘记了世上是否有他这样一个人。

不过事后回到住处，在窗前或者阳台上，她又和他单独谈话，谈得很久，把脑海里的印象一个个理出来告诉他，直到全部讲完为止，讲得兴奋而着迷，有时停下来挑选适当的字眼，敏捷地把他的提词接过去，两眼闪射出感激的光芒，感谢他的帮助。或者在大圈手椅里坐下来，因为疲劳脸色发白，只有渴求的、毫无倦意的目光告诉他：她想听他说下去。

她一动不动地听着，却不会漏掉一个字，也不会放过一个细节。他闭上嘴了，她还在聆听，眼睛还在询问。这无言的挑战促使他重新振作精神，热情洋溢地讲下去。

这本来很好：既光明，又温暖，心儿也在跳动，说明她的生命就在这里，她别无所求，因为这里有她的光明、火炬和理性。可是她忽然疲惫地站起来，刚才还在询问的目光现在竟请他走开，或者她说肚子饿了，而且吃得有滋有味……

一切本来都好极了。他不是幻想家，他和奥勃洛莫夫一样，并不想要突发的激情，虽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是他希望感情在流入平缓的河道以前，先在源头沸腾起来，让人好好地痛饮一番，随后一生一世都记得这幸福之泉是从哪里涌出来的……

“她究竟是爱，还是不爱？”他问自己，内心的不安煎熬着他，使他

精疲力竭，几乎流下眼泪。

这个问题像火一样越来越厉害地烧灼着他，吞噬了他，使他无法作出任何安排。这已经不是爱情的，而是生命的主要问题。现在他心里已经装不下任何别的事了。

他和女人们接触时，一向巧妙地提防着爱情的痛苦与折磨，而半年来这样的痛苦与折磨似乎一下子集中起来，降临到他头上。

他感觉到，这种智力、意志和神经的紧张状态再持续几个月，他的身体再好也承受不住了。他有了迄今不曾有过的体验：心智与激情间的无形斗争如何销蚀精力，无法医治的创伤如何留在心上，虽不流血，却使人长吁短叹，生命随之渐渐逝去。

他对自己的力量一向自信到高傲的程度，如今这种自信已有所减弱。当他听到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爱情的原因，竟丧失理智，形销骨立的时候，他也不再轻率地嘲笑他们了。

他感到恐惧。

"不行，我要了结这件事，"他说，"我要像以前那样探察她的心灵，明天我若不能得到幸福就离开！"

"筋疲力尽啦！"他一面照镜子，一面说，"我像什么样子……够了！……"

他直奔他的目标，去找奥莉加。

奥莉加怎么样呢？她是没有注意到施托尔茨的现状呢，还是对他无动于衷？

她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即使不像她那样细心的女人，也能把朋友的忠诚和好意与另一种柔情的表露区分开来。她有真正的、既非伪装亦非由他人灌输的道德观念，因此她绝不会卖弄风情。她的情操高出于此。

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她喜欢像施托尔茨这样的人不断地向她表示充满智慧和激情的崇拜，却没有任何实际打算。她当然喜欢，因为这种崇拜恢复了她受伤害的自尊心，使她逐渐回到她从那里跌下来的台座上，重新有了自豪感。

至于这种崇拜的结局如何，她又是怎样想的呢？总不能叫施托尔茨永远以这种探求去向她的固执的沉默进攻吧。至少她是否预感

到，他这场斗争不是徒劳的，他以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个性去进行的事业定会成功？他会白白耗费他的热情和才华吗？这才华的光辉是否能湮没奥勃洛莫夫和那一次恋爱的形象？……

这些事她都还不明白，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只拼命躲闪着，自己与自己搏斗，不知道如何走出困境。

她该怎么办？不能总是踌躇，藏在心里的感情的无言的变化和冲突总有一天会通过言语表露出来，到那时，问起过去的事，她怎样回答呢？她该把过去那段感情称作什么，又把今天对施托尔茨的感情称作什么呢？

如果她爱施托尔茨，那么上次恋爱是什么呢？——是卖俏，轻浮，还是更糟？她一想到这一点，便羞得面红耳赤，浑身发热。她绝不肯背上这样的罪名。

如果上次是纯洁的初恋，那么她对施托尔茨的态度是什么呢？——又是玩弄、欺骗、算计，目的在于引诱他跟她结婚，借此掩盖她的轻浮？……这种想法使她不寒而栗，面色苍白。

既然不是玩弄，不是欺骗，不是算计，那么……又是爱情吗？

这种推断使她不知所措，初恋之后才七八个月就来第二次恋爱！谁会相信她呢？她一启齿，不使人吃惊也可能……遭人轻蔑！她连想也不敢想，她没有权利这样做！

她搜索枯肠，却找不出什么与第二次恋爱有关的说法。她记起那些有权威的姑妈、姨妈、老姑娘、绝顶聪明的女子，还有作家、“恋爱问题思想家”，可处处听到的都是冷若冰霜的判决：“女人真正恋爱只有一次。”奥勃洛莫夫也曾经这样宣告他的判决。她还想起索涅奇卡，她会怎样评论第二次恋爱啊！听俄国来的人说，她这位女友正在谈第三次恋爱……

她认定，她对施托尔茨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爱情！她爱过奥勃洛莫夫，而这爱情已经死去，生命之花永远凋谢了！她对施托尔茨只有友情，这友情建立在他的卓越品质以及他对她的友情、关怀和信任的基础之上。

她就这样排除了她会爱上这位老朋友的想法，甚至是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施托尔茨才无法从她脸上或者言词中捕捉到任何

迹象说明她完全没有动心，或者哪怕是有一丝超越温馨、然而却是普通的友谊界限的情感电光似的闪了一闪，甚至只像火花那样亮了一下。

要想干脆一刀两断，她只有一条路可走：一旦发现施托尔茨心中有爱情萌动的迹象，就别再火上浇油，别让它发展，赶紧离开他。然而她已经失去了时机，她早该料到他的感情会发展成为热恋，何况他不是奥勃洛莫夫，她离不开他。

即使人可以离去，她在精神上却不能离去。最初她只使用昔日友情赋予的权利，同过去一样，时而把施托尔茨看成一个爱玩爱闹、说话俏皮而又喜欢嘲笑人的伙伴儿，时而看成一个善于准确而深刻地观察生活现象的人，包括观察他们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和在他们周围发生而使他们感兴趣的一切。

但是他们见面越频繁，精神上就越接近，他起的作用也越大，不知不觉地从现象的旁观者变成现象的说明人，变成她的领路人。他无形中成了她的理性和良知。于是产生了新的权利和新的隐秘的纽带，这纽带束缚了奥莉加的整个生活，只有一个神圣的角落除外，那正是她细心地隐藏着不让他观察和评说的。

她接受了他对她的理智和心灵的道义上的监护，并且看到她对他也有影响。他们交换了权利，她似乎是不动声色地默许了这种交换。

现在怎能忽然丢掉这一切呢？……何况其中包含着那么多……那么多趣味……那么多欢愉和五光十色的天地……那么多生活。要是这一切忽然没有了，她怎么办呢？等她想到应该逃跑的时候，已经迟了，她没有力量这样做。

哪一天她没有和他一起度过，哪一个想法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和他交流，对于她来说，这一切就失去了色彩和意义。

"天哪，我能做他的妹妹就好了！"她想，"如果对这样一个人，不单在智慧方面，而且在心灵方面，能够拥有永恒权利，合法而公开地享受跟他相处的快乐，而不必为此作出惨重的牺牲，不必伤心，不必将倒霉的往事相告——那该多么幸福啊！现在我算什么呢？他要走，我不仅无权挽留他，而且应当自愿和他分手。我要留他，又怎么

跟他说呢？我有什么权利希望每分钟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呢？……因为我寂寞，我愁闷，他能教我，给我解闷，对我有用，使我愉快吗？自然，这些都是理由，却不是权利。我能给他什么作为交换呢？给他没有私心地欣赏我而又不得希望回报的权利吗？许多别的女人都会以此为幸福呢……”

她痛苦地思索着，想摆脱这种困境，却又看不到任何目标和终点。前头只有他的失望和永别的可怕前景。她有时真想跟他谈开，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她和他的内心斗争。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她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她羞于启齿，痛苦得无法启齿。

最奇怪的是，自从她和施托尔茨形影不离而且由他控制了她的生活以来，她已不再看重她的往事，甚至羞于想到往事。如果男爵或者别的什么人知道了，她自然也会不好意思，很难为情，但是却不会像现在这样，一想到施托尔茨会知道，心里就很难受。

她恐惧地想像着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他将怎样看她，对她说什么，以后又怎么想。她忽然在他眼里显得那样渺小、软弱、浅薄。不行，绝对不行！

她开始观察自己，于是惊恐地发现，不仅是她过去的那次恋爱，连她恋爱的对象都叫她感到羞愧……她懊悔不该对如此忠实于她的旧友忘恩负义，这负疚感烧灼着她的心。

也许她渐渐会习惯于她的羞愧，也会忍耐下去，人对什么事不能习惯啊！只要她对施托尔茨的友谊不包含任何自私的打算。然而，即使她能压抑狡猾地怂恿她的心声，也无法控制幻想。这第二次爱情的形象常常违反她的意愿，在她眼前出现和发光。对美满婚姻的梦想越来越诱人，——不是跟奥勃洛莫夫一起懒洋洋地打盹儿，而是和施托尔茨一起登上多彩多姿的生活的广阔舞台，进入生活的深层，去体验这幸福的一切喜和忧……

这时她就以泪洗刷自己的过去，但又不能洗掉它。她从幻梦中清醒过来，便更加小心翼翼地躲藏在使施托尔茨感到痛苦的捉摸不透的沉默和淡淡的友情的高墙后面。后来她又忘记了一切，没有私心地喜爱与施托尔茨相处，在他面前显得迷人、殷勤而信任，直到这非分的妄想再一次提醒她：她已经失去了这种权利，没有了前途，玫

瑰色的梦已经成为过去，生命之花已经萎谢。

也许随着岁月流逝，她会像所有的老姑娘一样渐渐安于自己的处境，不再对前途抱什么希望，变得冷漠，或者去从事慈善事业。可是施托尔茨的几句话就使她清楚地看到，他不再是她的朋友，而是她的热烈的崇拜者，她的非分梦想忽然又变得咄咄逼人，友谊便淹没在爱情里了。

她发现这种变化的那天上午，脸色苍白，整天没有出门，心里焦躁不安，努力克制自己，考虑现在她该怎么办，她的责任是什么，但是找不到答案。她只骂自己为什么起初不克服羞愧，早一些向施托尔茨讲出她的往事，而现在她还得克服恐惧。

有几次她下定了决心，她胸口作痛，泪水在那里面沸腾，真想跑到他面前，不用言词而用恸哭、抽搐、昏厥道出自己上一次的恋爱，让他看到她为之付出的代价。

她听到过别人在类似情况下是怎么做的。例如索涅奇卡向她的未婚夫谈起那位骑兵少尉的时候，就说她愚弄了他，他还是个孩子，她不止一次故意叫他大冷天在外面等她出门上车，等等。

假如是索涅奇卡，也会不假思索地谈起奥勃洛莫夫，说她跟奥勃洛莫夫开了个玩笑，为的是寻开心，他真可笑，难道能爱上这样一个笨手笨脚的人吗？谁也不会相信。然而这种做法只对索涅奇卡的丈夫和许许多多其他男人有效，对施托尔茨却无效。

奥莉加可以把事情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声称她只是想把奥勃洛莫夫从深渊里拉上来，为了挽救一个垂死的人而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友好地卖弄风情……等他活过来以后再离开他。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不合情理，太牵强，显然是胡诌……不行，完了！

“天哪，我陷进了多深的泥潭里啊！”奥莉加痛苦地想道，“向他坦白！……啊，不行！尽量别让他知道，最好永远不让他知道！可是不坦白就等于偷盗。这跟欺骗和回避一样。上帝啊，帮帮我吧！……”然而她得不到帮助。

不管她多么喜欢和施托尔茨在一起，她有时真想不再同他见面，最好像几乎觉察不到的影子一般，在他的生活中一闪而过，不让不该对他产生的激情给他那清澈明朗而又充满理性的生活蒙上阴影。

她会为自己的没有成功的恋爱苦恼一阵子，为往事痛哭流涕，把对他的思念埋葬在心里，然后……然后或许和许多人一样，找到“满不错的对象”，做一个聪明体贴的贤妻良母，把过去的事看成是少女的幻想，不再追求真正的生活，而是把这辈子熬过去。大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然而，事情不只关系到她一个人，还牵连着另外一个人，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希望和归宿都寄托在她身上了。

“我那时候为什么……爱呢？”她苦恼地自问，回忆起有一天上午在公园里发生的事：奥勃洛莫夫想跑开，而她想的是，如果他跑了，她的生命这本书便永远地合上了。当时她是那么大胆而轻易地处理爱情与生命的问题，似乎一切都很清楚明白。现在呢，全都乱成一团，结成了死结。

她自作聪明，以为只消朴实地对待事情，笔直地走路，生活就会像地毯一样服服帖帖地铺在脚下，结果呢……她甚至无法诿过于人，错在她自己一个人！

奥莉加没有估计到施托尔茨今天为什么而来，没事人似的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放下书，迎上前去。

“我不妨碍您吧？”他问，同时在她屋里临湖的窗子前面坐下，“您在看书？”

“不，我已经不看了，天黑了。我在等您呢！”她温柔、友好而信任地说。

“那更好，我得跟您谈谈。”他给她搬了一张圈手椅放在窗前，严肃地说。

她颤抖了一下，怔怔地呆立在那里。随后她机械地坐进圈手椅里，低下头，也不抬眼，竟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她真希望此时此刻身在一百俄里以外。

这时，往事像电光一样，在她的脑子里闪过。她仿佛听见有个人说：“审判的时间到了！不能像玩弄玩偶一样玩弄生活！别拿生活开玩笑，否则就要受罚！”

他们沉默了几分钟。他显然在紧张地思索。奥莉加胆怯地看看他那清瘦了许多的脸、蹙起的眉头、表明他下定了决心的紧闭的

双唇。

“涅墨西斯[①]！……”她心中颤抖着想道。两人像是准备决斗。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您当然猜得到我想说什么，对不对？”他用探询的目光望着她说。

他坐在两窗间的墙边，因此她看不清他的脸，而从窗外射进来的光线正好照着她，使他能看出她的心思。

“我怎么能知道呢？”她轻声回答说。

在这位危险的对手面前，她已经没有了她素常在奥勃洛莫夫面前显示出的那种意志、性格、洞察力和控制自己的本领。

她明白，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她还能躲过施托尔茨的锐利的目光，顺利地作战的话，那和她与奥勃洛莫夫较量的情况不同，完全不是靠她自己的力量，而只是由于施托尔茨固执地保持沉默，没有把事情公开。一旦摊牌，优势就不在她这边了，因此她回答：“我怎么能知道呢？”只是为了赢得一寸空间和一分钟时间，以便让对手更清楚地暴露他的意图。

“您不知道？”他老老实实地说，“那好，我来告诉您……”

“啊，不要！”她忽然说。

她抓住他的手，求饶似的望着他。

“您看，我猜您是知道的！”他说。“为什么又说‘不要’呢？”他随后又忧郁地问。

她没有回答。

“您既然料到我早晚会说，当然知道怎样答复我吧？”他问。

“我料到了，而且很苦恼！”她说，同时仰身靠在椅背上，避开光线，暗自祈望黄昏快来帮她的忙，不让他看见她的窘态和烦恼。

“苦恼！这是个可怕的字眼，”他几乎是耳语般地说，“就像但丁说的‘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吧’[②]。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如此，我也要感谢您。”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从混沌和黑暗中走了出来，现在我至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解脱的方法只有一个：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② 出自但丁所著《神曲》。此系《地狱》第三篇中地狱之门上的题词。

赶快走！"

他站起身来。

"不，看在上帝分上，别走！"她跑到他跟前，重新抓住他的手，惊恐地恳求他说，"可怜可怜我吧，想想看，我会怎么样呢？"

他坐下来，她也坐下来。

"可是我爱您，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几乎是严厉地说，"您亲眼看见了，这半年我有多大的变化！您究竟想要什么呢，是彻底的胜利吗？您希望我憔悴或者发狂吗？太谢谢了！"

她脸色大变。

"您走吧！"她不失尊严地说，却无法掩盖强忍住的委屈和深深的悲哀。

"请原谅我，我错了！"他抱歉地说，"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吵嘴了。我知道，您不会希望这样，但是您又不能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所以您对我想走开觉得很奇怪。有时人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利己主义者。"

她换了个姿势，好像在圈手椅里坐着不舒服似的，却没有说话。

"好吧，我留下，那又怎么样呢？"他接着说，"您自然会表示要给予我友情，但是我已经有了您的友情。我走开一两年之后，还是会有的。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友情非常之好，如果它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或者老夫老妻对爱情的回忆的话。如果在一方是友情，在另一方是爱情，那可就不好了！我知道，您跟我在一起不觉得无聊，但是我跟您在一起又有什么感觉呢？"

"既然这样，您还是走吧，上帝保佑您！"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留下来！"他自言自语地说，"像在刀刃上走，这样的友情可真叫好！"

"难道我比您轻松吗？"她忽然说。

"这话从何说起？"他立刻问，"您……您并不爱……"

"我不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不知道！如果您……如果我现在的生活发生变化，我会怎么样呢？"她忧郁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话呢？看在上帝分上，请开导我吧！”他一边把圈手椅挪到她跟前，一边说，她的话和那毫不做作的深沉语调使他大惑不解。

他竭力想看清她的神态。她沉默着。她极愿安慰他，收回她“很苦恼”这句话，或者作出某种与他所理解的不同的解释，但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只模糊地感觉到，他们两人都在可怕的误解的重压之下，处于不自然的状态，使两人都很难过，只有他，或者她在他的协助下，才能把过去和现在说清楚，理出一个头绪。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需越过那个深渊，向他交待她上一次的恋爱。她多么盼望又多么害怕他的裁判呀！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心里比您更乱，更糊涂！”她说。

“您听我说：您信任我吗？”他握住她的手问。

“无限地信任，像信任我母亲一样，这您是知道的。”她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那么，请把我们上次分手以来您遇到的事告诉我。现在我简直摸不透您，而以前我从您脸上就能看出您想什么。这好像是我们相互理解的一个办法。您同意吗？”

“唉，是的，有必要这样做……应该想办法结束啦……”她说，由于不得不承认而心烦。“涅墨西斯！涅墨西斯！”她想，一边把头低到了胸前。

她垂着头，不讲话。她刚才说的几句简单的话，特别是她的沉默，使他恐慌。

“她很痛苦！天哪！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他想，额头沁出冷汗，手脚发抖。他想像中出现了十分可怕的事。她仍旧沉默着，显然在作思想斗争。

“那么……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催促她说。

她沉默着，又做了一个神经质的动作，因为屋里暗，他看不清，只听见她的绸衣发出一阵沙沙声。

“我正在鼓足勇气呢，”她终于开口了，过了一会儿她才接着说，“真难，要是您知道就好了！”她把脸扭向一边，竭力抑制内心的斗争。

她本希望施托尔茨不是从她的口中，而是通过某种奇迹获悉一

切。幸而天黑了，她的脸藏在阴影里，只有声音能暴露她心里的秘密，而话总说不出口，好像她不知道用什么调子开始说才好。

“天哪！我今天觉得这么羞愧，这么痛苦，可见我的罪过有多大啊！”她心里难过极了。

而不久以前她还那么信心十足地掌握着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那么聪明，那么坚强有力！现在轮到她像小姑娘一样吓得发抖！往昔已使她羞愧难当，现在又使她的自尊心受到这样的折磨，再加上这不自然的状态，这些都撕扯着她的心……她真受不了！

“我来帮您吧……您……谈过恋爱了？……”施托尔茨好不容易说了出来，这句话使他非常痛苦。

她以沉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又恐慌起来。

“爱的是谁？这不是秘密吧？”他问，尽量说得镇定，可是自己也感觉到嘴唇在颤抖。

她更加痛苦了。她真想说出另外一个名字，编出另外一个故事。她犹豫片刻，但是无法可想，只好像一个人在极端危险的时刻要纵身跳下陡岸或者投入火海一样，突然间说出：“奥勃洛莫夫！”

他惊呆了。沉默持续了两分钟。

“奥勃洛莫夫！”他诧异地说。随后他降低声调，又肯定地说，“这不是真的！”

“是真的！”她平静地说。

“奥勃洛莫夫！”他又说了一遍。“这不可能！这里面有问题，您没有真正懂得您自己，没有懂得奥勃洛莫夫，甚至也没有懂得爱情。”

她没有说话。

“我说这不是爱情，而是别的什么！”他坚持说。

“对，我向他卖弄风情了，愚弄他了，使他不幸……现在，照您看来，我又要这样捉弄您了！”她镇静地说，但是声音里含着委屈的眼泪。

“亲爱的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别生气，别这样说话，您从来不用这种腔调说话。您知道，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不过，我不能设想，我不明白，奥勃洛莫夫怎么会……”

“但是他配得到您的友谊，您甚至不知道怎样珍视他才好，他为

什么就不配得到爱情呢?"她为自己辩解道。

"我知道,爱情不像友谊那样挑剔,"他说,"爱情甚至常常是盲目的,人们相爱不一定是因为有值得爱的地方,的确如此。爱情需要一种有时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无法给它下定义,也叫不出它的名字,而在我那位无与伦比却又笨手笨脚的奥勃洛莫夫身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我很吃惊。您听我说,"他急切地说下去,"像这样谈,我们永远谈不清楚,彼此无法理解。您对细节不必羞于启齿,豁出去用半个钟头,把全部情况统统讲给我听,我会告诉您,这到底算什么,也许我还能告诉您,以后会怎样……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啊,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好了。"他兴奋起来,"如果您爱的是奥勃洛莫夫,而不是别人,那就好了。您爱的是奥勃洛莫夫呀!那您就不属于过去,不属于爱情,也不受任何约束了……谈谈吧,快说呀!"他平静地、几乎是愉快地说。

"好吧,看在上帝分上!"她信赖地说,由于摆脱了一些锁链而高兴起来,"我一个人面对过去会发疯的。您不知道我多可怜!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错了,应不应该为过去感到羞愧和惋惜,对未来又该抱有希望还是绝望呢……您谈到您很痛苦,但是却没有想到我也痛苦。您听我把话讲完,不过请别用您的理智来听,我害怕您的理智,最好用心灵来听,您的心或许会想到,我没有母亲,我好像是迷失在森林里……"她用微弱的声音说到这里,连忙又改正说,"不,不要可怜我。如果上一次是恋爱,您就……走吧。"她停顿了一下。"等以后您对我又只有友情的时候,再来见我。如果上一次是轻浮和卖弄风情,您就惩罚我,跑得远远的,忘记我吧。请您听着。"

他紧紧地握了握她的双手作为回答。

于是奥莉加开始了长篇的详尽的自白。她把长期以来啮噬着她的、使她脸红的一切,把曾经使她陶醉和幸福而后来又突然使她堕入悲哀和怀疑的深渊的一切,清清楚楚地、一字一句地吐露给施托尔茨了。

她讲起散步、公园、她的希望、奥勃洛莫夫的觉醒和沉沦,也谈到丁香花枝,甚至是接吻。她只回避了那个闷热的晚上在花园里发生的事,或许因为她至今还不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初只听见她难为情地耳语着，但是她越往下讲，声音也越清楚，越不拘束了；耳语变成低声，渐渐上升为丰满的胸音。她讲完的时候很平静，好像讲的是别人的事。

帷幕从她眼前消失，一分钟前她还不敢正视的往事展现出来。她明白了许多，如果不是天黑，她会勇敢地抬眼看这个和她交谈的人。

她讲完了，静候审判。然而回答她的是死一般的沉寂。

他怎么啦？没听见他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甚至呼吸一下，好像她跟前没有人似的。

这种沉寂使她重新产生了疑虑。缄默继续下去。它意味着什么？世界上最明鉴的、最宽容的法官准备对她作出什么判决呢？即使别人都无情地定她的罪，他一个人也会为她辩护，她会选他作辩护人……他会明白一切，权衡轻重，比她本人更妥当地作出有利于她的裁决。可是他一直不开口，难道她败诉了？……

她又害怕起来……

门开了，女仆拿来的两枝蜡烛照亮了他俩所在的那一角。

她向他投去胆怯的、却又是热切的、询问的一瞥。他两手交叉在胸前，十分温柔而坦诚地望着她，觉得她受窘的模样很好玩。

她的心放下了，而且暖和过来。她舒了一口气，差一点哭出声来。她在一瞬间恢复了对自己的宽容和对他的信任。她像一个得到原谅、安慰和爱抚的孩子那样幸福。

"讲完了吗？"他低声问。

"完了！"她说。

"他那封信呢？"

她从皮包里拿出信来递给他。他走到蜡烛前，看了信，把它放到桌上。他又带着她好长时间以来没有见到的那种表情望着她。

她先前那位自信、有点好嘲笑人、但却十分善良的宠爱她的朋友站在她面前，脸上没有一丝痛苦或怀疑的痕迹。他握住她的双手，吻了吻这一只，又吻了吻那一只，然后低头深思。她也平静下来，目不转睛地从他脸上观察他的思想活动。

他忽然站了起来。

"天哪,早知道是奥勃洛莫夫,我还会这样痛苦吗?"他一面说,一面非常温柔地、非常信任地看着她,好像她根本没有这一段可怕的经历似的。她心里高兴起来,像过节一样。她觉得轻松。现在她明白了,她只在他一个人面前感到羞愧,而他并不惩罚她,也不会走开!世上其他人是否审判她,又与她何干呢?

他重新控制住自己,显得很快活,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她看到她已被宣判无罪,可是她像一名被告一样,还想知道判决书的内容。他却拿起了帽子。

"您上哪儿去?"她问。

"您太激动了,休息休息吧! 咱们明天再谈。"

"您想叫我今天一夜失眠吗?"她打断他的话说,同时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您还没说过去……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怎样,将来……又会怎样,就想走吗? 安德烈·伊万内奇,您可怜可怜我吧!您不说,谁说呢? 如果我该受罚,谁来惩罚我? 或者……谁来原谅我? ……"她两眼含着那么温柔的友情望着他,他只得扔下帽子,几乎要在她跟前跪下来。

"天使——请允许我叫一声我的天使吧!"他说,"不要无缘无故地折磨自己了,因为无须惩罚您,也无须宽恕您。对您所谈的,我甚至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您还能有什么怀疑呢? 您想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该把它叫做什么? 您早已经知道了……奥勃洛莫夫的信呢?"他从桌上拿起那封信。

"您听听吧!"他说,然后开始念信,"'您现在所说的"**我爱**"并非现实的爱,而是未来的爱。这只不过是对爱的一种下意识的需求,由于缺乏真正的养料,有时表现为女性对幼儿的疼爱,或者对另一位女性的温情,甚至干脆表现为大哭大闹的歇斯底里。……您**错了**(施托尔茨特别强调最后两个字),您面对的并不是您期待和梦想的人。请等一等,他会来的。到那个时候,您就会清醒过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感到懊恼和羞惭……'您看,说得多对! 您确实为……自己的错误羞惭和懊恼。对此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他是对的,而您不相信他的话,这就是您的全部过失。你们那个时候分手就好了,可是您的美丽征服了他……而他的鸽子一样的柔顺感动了您!"他用有点嘲弄

的口气说。

“我是没有相信他的话，我那个时候想，心是不会错的。”

“不对，心也会犯错误，有时甚至犯致命的错误。”他又说，“不过您的心还没有被触动，一方面是想像和自尊心在作怪，另一方面是软弱……您担心这一生不会再有欢乐，担心这一线苍白的光会照着您的一生，以后将是永恒的黑夜……”

“那么，眼泪呢？”她说，“难道我哭泣的时候，眼泪不是从心底流出的？我并没有撒谎，我是真诚的……”

“天哪！女人碰到什么事不哭？您自己说，您惋惜那束丁香花，为那条心爱的长凳而难过。您也可以说，还有自尊心受了欺骗，救星角色扮演得不成功，部分出于习惯……哭的原因多着呢！”

“我们幽会和散步也是错误吧？您记不记得，我……到他那儿去过……”她难为情地说，好像想把自己的声音压下去。她尽力自责，目的只是要他更起劲地为她辩解，使她在他的眼里更正确些。

“从您的话里可以看出，在你们最后几次会面的时候，你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谈。你们的所谓‘爱情’缺少内容，继续不下去了。你们分手之前，实际上已经分手，你们不是忠于爱情，而是忠于你们臆想出来的爱情的幻影——这就是全部秘密。”

“那么，接吻呢？”她说得非常轻，以至他不是听到的，而是猜到的。

“哦，这倒很重要，”他故意绷着脸说，“为此应该给您……少上一道菜。”他瞧着她说，目光露出越来越多的温存和爱。

“玩笑不足以为这种‘错误’辩解！”她严肃地说，他那随随便便的、满不在乎的语调惹恼了她，“如果您用一番严厉的话惩罚我，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过失，我倒会轻松一些。”

“如果不是牵涉到奥勃洛莫夫，而是牵涉到别人，我就不会开玩笑了，”他说，“与别人有关的错误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奥勃洛莫夫这个人我了解……”

“别人？绝不可能！”她涨红了脸，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比您更了解他……”

“可不是！”他同意了。

"但是,如果他……变了一个人,重新燃起生命之火,听我的话……难道我会不爱他吗?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会有虚假的东西和错误存在吗?"她说。她想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留下一点不干净和可疑之处。

"就是说,如果把他换成另外一个人,你们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发展成爱情,会巩固下来,而且……不过这是另一部罗曼史和另一位主人公,与我们无关。"

她舒了一口气,仿佛把压在心头的最后一个包袱放下了。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

"复原……多么幸福啊……"她像花朵开放一样,慢慢地吐出这句话,并且向他投去感激不尽的、非常热烈的、空前友好的目光;从这目光中,他看到了近一年来他徒然寻觅着的火花,兴奋得浑身一颤。

"不,是我复原了!"他说,并且沉思起来,"啊,我早知道这罗曼史的主人公是伊利亚就好了!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血!为的是什么?何苦呢?"他几乎是沮丧地说。

忽然间,他好像一下子从沮丧和痛苦的思索中清醒过来。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了,眼神快活起来。

"不过,这显然是无法避免的。现在我多么平静……多么幸福啊!"他兴高采烈地说。

"真像一场梦,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沉思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对这突如其来的新生惊讶不已,"您不仅消除了我的羞愧和悔恨,也消除了我的痛苦和烦恼等等……您是怎么做到的?"她轻声问,"这一切,这……错误都会过去吗?"

"是的,我想已经过去了!"他说,第一次用充满激情的目光望着她,而且不加掩饰。"就是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以后……就……不是错误……是真的?……"她问,但是没有把话说完。

"这里面说到了,"他又拿起信来念道,"'您面对的并不是您期待和梦想的人。请等一等,他会来的。到那个时候,您就会清醒过来……'我再加上几句:您会爱上他,不仅一年的时间不够,整整一生的时间也嫌少。只是我不知道……您会爱上谁?"他的两眼紧盯

着她。

她垂下眼帘，紧闭双唇，但是却有光芒透过眼帘射出来，嘴唇也抑制不住微笑。她看了他一眼，笑出声来，这发自内心的笑使她热泪盈眶。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您过去怎样，将来又怎样，我都告诉您了。可是您却不回答我的问题，也不让我把这问题说到底。"

"我能说什么呢？"她不好意思地说。接着又耳语般地说，"即便我能说出您渴望听到的……也是您当之无愧的话，我有这权利吗？"她羞涩地看了看他。

他又感觉到她的目光里闪着从未有过的友情的火花，又幸福得颤抖了。

"别忙，"他接着说，"等您的哀伤情绪，也是合于礼节的哀伤情绪，过去了，您再告诉我那句我当之无愧的话。这一年来我也明白了一些事。现在只求您决定一个问题：我是走呢，还是……留下来？"

"您听我说，您这是在向我献殷勤！"她忽然高兴地说。

"不！"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个问题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它现在有别的含义：假如我留下，那么……是以什么资格呢？"

她忽然露出窘态。

"您看，我可没有献殷勤！"他笑着说，因为抓住了她而心满意足，"在我们今天这场谈话之后，你我间的关系应该不同了，我俩和昨天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她低声说，同时窘得更加厉害了。

"您允许我给您出个主意吗？"

"您说吧……我会毫不考虑地照办！"她几乎怀着热烈的顺从情绪加了一句。

"您期待的人还没有来，先嫁给我吧！"

"我还不敢……"她两手蒙着脸轻声说，激动而幸福。

"为什么不敢？"他也轻声问她，让她的头靠在他身上。

"过去的事呢？"她又低声说，同时把头靠在他胸前，好像偎着母亲一样。

他轻轻地把她的手从她脸上拿开，吻了吻她的头，长时间欣赏着

她的窘态，愉快地看她的泪水怎样涌进眼眶又消退。

“过去的事像您的丁香花一样，也会凋谢！”他说，“您上了一课，现在该运用您学到的东西了。生活就要开始，把您的未来交给我，什么也不要想，一切由我担当。咱们到婶娘那里去吧。”

施托尔茨很晚才回家。

“我找到属于我的东西了，”他一面想，一面用深情的眼睛望着树木、天空、湖水，甚至那从水面上升起的雾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感情饥渴、忍耐、心力的节制啊！我等了很久，现在都得到了回报，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此时此刻在他的眼里这幸福遮盖了一切，包括事务所、父亲的马车、鹿皮手套、油污的账本，一句话，全部商务活动。他只记起他母亲的香气扑鼻的房间、赫尔茨的变奏曲、公爵的画廊、天蓝色的眼睛、扑了粉的栗色头发，而这一切又都淹没在奥莉加的温柔的声音里，他仿佛听见她的歌声……

“奥莉加——我的妻子！”他激动地颤抖了一下，轻声说，“一切都有了，再也不需要寻觅什么，再也不需要东奔西跑了。”

他陶醉在幸福中，信步回住处去，竟不知道自己走在哪条街上……

奥莉加久久地目送他离去，然后打开窗户，呼吸了一阵夜间的凉爽空气。激动的心情渐渐平复，胸部均匀地一起一伏。

她向湖上眺望，极目远方，静静地深思，像睡着了一般。她想弄清她的思想和感情，但是什么也抓不住。思绪像波浪一样平稳向前，血液在血管里缓缓地流动。她体验到了幸福，却无法确定它的界限，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她想，为什么她这样安宁而平静，为什么心情这样好，这样放心，同时……

“我是他的未婚妻了……”她悄声说。

“我是未婚妻了！”当一位少女终于等到了照亮她一生的这个时刻，她就会自豪地颤抖着这样想，而且她仿佛长高了，从高处回头俯瞰她昨天不为人知地踽踽独行的那条黑暗小径。

那么，为什么奥莉加不颤抖呢？她也曾独自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径前行，也是在十字路口遇见了他，可他向她伸出手来，不是把

她引到耀眼的光芒中，而像是引向滔滔的大河边、宽阔的田野间和向她亲切微笑的小山上。她没有被强光射得睁不开眼，心脏没有突然收缩，头脑也没有发出奇想。

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注视着生活的洪流、生活的广阔田野和青翠的小山。她的双肩没有战栗，目光没有一点自豪的神气。只有当她把目光从田野和小山上移到向她伸出手来的那人身上的时候，她才感觉到眼泪顺着她的两颊缓缓流下……

她一直坐着，仿佛已经入睡。她的幸福之梦是那么平静，她一动不动，几乎连气也不喘。她出了神，思绪飞向静静的、蓝色的夜空，那里光线柔和，温暖而芳香。幸福之梦展开宽阔的翅膀，像浮云一般在她头上缓缓飘动……

她没有梦见自己戴过两小时婚纱以后就一辈子穿着日常的便服。她也没有梦见华筵、辉煌的灯火和快乐的喧闹。她梦见的是幸福，而且是平平常常的、不加修饰的幸福，所以她又一次颤抖着毫无一点自豪地、深情地低声说："我是他的未婚妻了！"

五

我的天哪！自从奥勃洛莫夫那次庆祝他的命名日、施托尔茨无意中赶到以后，差不多过了一年半了，如今奥勃洛莫夫的住宅里一切都显得这么阴暗，这么无聊！他本人脸上的皮肤松弛了，无聊的神情像一种疾病似的，从他眼睛里也看得出来。

他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躺下望着天花板，或者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看几行，就打起哈欠来，并且用手指弹桌子。

扎哈尔变得更加笨拙，更加邋遢。他的衣袖肘弯处打上了补丁，一副穷酸相，似乎吃不饱，睡不够，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

奥勃洛莫夫的大袍子穿破了，不管怎样仔细缝补，还是处处开裂，早该换新的了。床上的被子也破了，打上了补丁。窗帘早已褪色，虽然洗得很干净，看上去总像破布。

扎哈尔拿来一块旧桌布，铺在靠近奥勃洛莫夫的那半边桌子上，然后紧闭着嘴，小心翼翼地拿来餐具和一瓶伏特加酒，把面包放在桌上，就出去了。

房东太太那边的房门开了，女主人拿着盛有煎蛋的嗞嗞作响的平底锅走进来。

她的变化也很大，却是不利于她的变化。她消瘦了，双颊已不是圆圆的、白白的，既不会泛起红潮，也没变得苍白。稀疏的眉毛失去了光泽，眼睛塌陷下去。

她穿一件旧印花布衫，两只手说不上是晒黑了，还是由于操持家务和弄火弄水而变得很粗糙，或者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罢。

阿库林娜已经不在这家干了。阿尼西娅承担了一切：做饭，种菜，喂鸡，擦地板，洗衣服。她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房东太太不管愿不愿意，也得下厨房。她很少捣、筛、磨，因为家里很少买咖啡、桂皮、扁桃仁之类的东西。花边她连想也不想了。现在她时常要做的

事是剁洋葱、擦洋姜和其他佐料。她的脸上显出深深的沮丧神情。

但她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没有咖啡喝而唉声叹气,也不是因为自己再不能宽裕地持家、捣桂皮、往调味汁里加香草或者熬稠奶油而伤心,倒是因为奥勃洛莫夫已经一年多吃不上这些东西,因为他的咖啡不是几普特几普特地从最好的商店买回来,竟是在一家小店几十戈比几十戈比地买;因为鲜奶油不是芬兰女人送来的,而是由那家小店供应;因为她不能给奥勃洛莫夫嫩肉饼当早饭,只能给他煎鸡蛋,配上几片还是那家小店里存放很久的硬火腿。

怎么弄到这步田地?一年多来,施托尔茨如数捎来的奥勃洛莫夫田庄的收入,都拿去根据奥勃洛莫夫开给房东太太的借据付款了。

穆霍雅罗夫的"合法的事"出乎意料地成功了。塔兰季耶夫一暗示那丑事,奥勃洛莫夫便面红耳赤,无地自容,随即决定私了。三人一起喝了酒,奥勃洛莫夫在一张为期四年的借据上签了字。一个月以后,房东太太也签了一张类似的借据给她哥哥,没想到这是什么文书,为什么要她签字。哥哥说,这是跟房产有关的少不了的文书,让她写上:"此借据由某某人(头衔、姓名)签押。"

她只是为要写许多字而犯难,就请哥哥让她儿子万尼亚写,说"他现在写得很流利",而她亲自写说不定会把事情弄乱了。但是哥哥坚持要她写,她只得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大字。以后这事就没有再提起过。

奥勃洛莫夫签字时,想到这些钱将用在孤儿身上而多少感到宽慰。第二天头脑清醒了,他记起这事,羞愧万分,竭力想忘掉它,避免和穆霍雅罗夫见面。塔兰季耶夫一谈起这事,奥勃洛莫夫就威胁说,他要立刻搬走,到乡下去。

后来他收到乡下送来的钱,穆霍雅罗夫又来找他,告诉他最好立刻用这笔收入还债,这样一来,全部债务就可以在三年内偿清。如果到期还没有付清,他的田庄就要拿出来拍卖,因为奥勃洛莫夫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像会有现金。

奥勃洛莫夫明白了他的境况有多糟,施托尔茨送来的钱全都抵了债,他只留很少一点钱度日。

穆霍雅罗夫担心夜长梦多,急于在两年内结束这项与债务人的

自愿交易，致使奥勃洛莫夫突然陷入困境。

最初这种情况还不大明显，因为他向来不知道他口袋里有多少钱。但是穆霍雅罗夫忽然决定向一个粮商的女儿求婚，另租了一处住房搬过去了。

房东太太的家政忽然失去了原先的气派，鲟鱼肉、鲜嫩的小牛肉和火鸡都跑到另一个厨房，跑到穆霍雅罗夫的新居里去了。

晚上那边灯火通明，穆霍雅罗夫未来的亲属以及他的同事和塔兰季耶夫经常聚会，要什么有什么。房东太太和阿尼西娅望着自己的空锅空盆，目瞪口呆，无可奈何。

房东太太破天荒头一次发现，她只有一座房子、一片菜园和一些小鸡，她的菜园里不长桂皮和香草，市场上的店主们渐渐不再满面笑容地向她深深鞠躬，他们的微笑和鞠躬现在归她哥哥家的那个新来的爱打扮的胖厨娘领受了。

奥勃洛莫夫把穆霍雅罗夫留给他度日的钱全部交给房东太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她和从前一样大手大脚地磨论普特买来的咖啡，捣桂皮，煎小牛肉和火鸡，直到花完最后七十戈比。于是她跑去告诉奥勃洛莫夫，她手头已经没有钱了。

奥勃洛莫夫听到这个消息，在沙发上翻了三次身，然后拉开抽屉，发现一文钱也没有了。他这才开始回想，钱到哪里去了，但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他在桌面上摸了一阵子，看有没有铜子儿留下，又问扎哈尔，扎哈尔说做梦也没见着钱。房东太太去找她哥哥，还天真地告诉他家里没有钱了。

"我可是给了那位大人一千卢布生活费，你们把钱花到哪儿去了？"他问，"叫我上哪儿拿钱去？你知道我就要正式结婚了，我一个人养不起两个家，你跟那位老爷可得量入为出。"

"哥哥，您干吗总拿他来咒我？"房东太太说，"他招惹你们了吗？他没招谁惹谁，人家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又不是我把他引来住的，是您和米海·安德烈伊奇呀。"

他给了妹妹十卢布，还说就这么多了。后来他跟塔兰季耶夫在饭馆里一琢磨，又觉得不能这样扔下妹妹和奥勃洛莫夫不管，因为事情可能传到施托尔茨那里，要是施托尔茨突然跑来，弄清原委，说不

定会把事情翻过来，那就来不及讨债了。虽说这事“合法”，可德国佬狡猾得很呢！

于是他每月再给他们五十卢布，准备从奥勃洛莫夫第三年的收入中扣除这笔钱，同时告诉妹妹，甚至指天发誓，说，他多一个铜板也不会给了，并且计算出他们应该怎样开伙，怎样减少开销，规定他们什么时候做什么菜，还计算出她靠养鸡和种菜能赚多少钱，说靠这些收入能过得很不错。

房东太太平生第一次不是为家务，而是为别的事低头沉思；第一次不是因为阿库林娜打碎了杯盘或者鱼没有烧熟挨哥哥的骂而哭泣；第一次遇到可怕的穷困，不是为自己感到害怕，而是为奥勃洛莫夫感到害怕。

“这位老爷怎么能一下子吃起萝卜加黄油来，而不是芦笋；吃羊肉，而不是松鸡；吃腌鲈鱼，甚至小店买来的肉冻，而不是最好的鲑鱼或者琥珀色鲟鱼呢……”她想。

真可怕！她不敢往下想，匆匆穿好衣服，雇一辆马车，到亡夫的亲属那里去，不是出席复活节或者圣诞节的家宴，而是一大清早就心事重重地去谈一件不平常的事，问他们该怎么办，找他们借钱。

他们有的是钱，只要一听说是为奥勃洛莫夫，就会立刻解囊相助。如果是她需要钱买咖啡和茶叶，买孩子们的衣服和鞋子或是类似的非分要求，她一声也不会吭。现在急需弄钱来给奥勃洛莫夫买芦笋，买松鸡，买他爱吃的法国豌豆……

亲戚们很吃惊，没有给她钱，只说如果奥勃洛莫夫有值钱的东西，比如金器银器，哪怕是皮货，也可以拿去典当，自有好心人肯给她索价的三分之一，等奥勃洛莫夫从乡下收到钱以后再赎回来。

换个时候，这位天才的主妇绝对听不进这一节实用课，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现在呢，她的心做了主宰，她就什么都能明白，什么都考虑到了。她……把陪嫁的珍珠拿出来过了秤。

奥勃洛莫夫什么也没有发觉，第二天极好的鲑鱼下醋栗伏特加酒，还吃到心爱的杂碎和鲜嫩的松鸡。房东太太和孩子们吃的却是下人才吃的菜汤和稀饭，只为了陪奥勃洛莫夫她才喝了两杯咖啡。

典出珍珠后不久，她又从百宝箱里拿出项坠，然后是银器、女大

衣……

从乡下送钱来的日子到了,奥勃洛莫夫把钱全数交给了她。她赎回珍珠,付了项坠、银器和皮货的利息,又给他做芦笋和松鸡,只为了装样子,才和他一起喝咖啡。珍珠回到了原地。

她一周一周地、一天一天地拼命挣扎着,苦熬着。她卖了披肩,打发人去卖考究衣服,只得穿家常布衣,露着胳膊,星期天用一块破旧的三角巾遮住脖子。

这就是她消瘦下去、两眼塌陷、亲自给奥勃洛莫夫送早饭的原因。

当奥勃洛莫夫通知她,明天塔兰季耶夫、阿列克谢耶夫或者伊万·格拉西莫维奇要来吃饭的时候,她还有勇气装出高兴的样子。饭菜精美,她没有给主人丢脸。但是为了这么一顿饭,她费了多少心血,跑了多少路,向商店老板们求了多少次,然后又怎样度过不眠之夜,甚至暗自流泪啊!

她忽然深深地掉进动荡的生活漩涡中,尝到了幸福和不幸的滋味。但她爱这种生活。虽然她的眼泪和操劳是苦涩的,她也决不愿拿这种生活去换取她认识奥勃洛莫夫以前的那种平静的日子。那时候她可是神气十足地在盛满食物的、噼噼啪啪的、咝咝作响的锅盆之间忙碌,指挥着阿库林娜和扫院工一班人。

当她忽然想到死的时候,她竟恐惧得发抖,虽然死将一下子结束她的流不尽的眼泪、日复一日的奔忙和一夜夜的失眠。

奥勃洛莫夫用完早饭,听玛莎读了一阵子法文,然后去房东太太房里闲坐,看她给万尼亚补短上衣,将衣服翻来翻去差不多有十次,这当中还不断跑到厨房去看午饭吃的羊肉是不是烤好了,是不是该煮鱼汤了。

"您干吗总在忙?"奥勃洛莫夫说,"别管它!"

"我不管,谁来管呢?"她说,"等我在这儿打上两块补丁,我就去煮鱼汤。万尼亚这孩子坏透了!上星期我才把他的短上衣补得好好的,他又撕破了!笑什么?"她问坐在桌旁的万尼亚,那孩子只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吊着背带的裤子,"这回我得补到明天早上,你也没法跑到大门外去了。肯定是让别的孩子撕破的,你打架了吧?"

“没有，妈妈，是它自己破的。”

“什么自己破的！你最好坐在家里温习功课，别到街上去乱跑！等伊利亚·伊利奇再说你法文没有学好，我就把你的靴子也脱下来，你愿意不愿意都得给我坐下读书！”

“我不喜欢学法文。”

“为什么？”奥勃洛莫夫问。

“法文有好多不好的词儿……”

房东太太的脸红了，奥勃洛莫夫哈哈大笑。看来他们以前就谈到过那些“不好的词儿”。

“闭嘴，坏孩子，”她说，“你最好把鼻子擦干净，没看见吗？”

万尼亚噗嗤一声笑了，但是没有擦鼻子。

“等我收到乡下送来的钱，我给他缝两套新衣服，”奥勃洛莫夫插嘴说，“一件蓝色短上衣，再做一身制服明年穿，他该上中学了。”

“旧衣服还能穿，”房东太太说，“钱得留着家用。我们存些腌肉，我再给您做些果酱……我去瞧瞧阿尼西娅买回酸奶油没有……”她站起身来。

“今天吃什么？”奥勃洛莫夫问。

“棘鲈鱼汤，烤羊肉，还有甜馅饺子。”

奥勃洛莫夫没有做声。

忽然来了一辆马车，有人敲大门，链子拴着的狗又跳又叫。

奥勃洛莫夫心想：准是卖肉的、卖菜的这一类人来找女主人，便回自己的房里去了。那些人来无非是要钱，女主人不给，他们就威胁她，她再请他们缓几天，然后有人破口大骂，有人摔门，看门狗又跳又叫——总之，是个不很愉快的场面。然而今天来的是一辆马车，这意味着什么呢？卖肉的和卖菜的是不会坐马车来的。

房东太太忽然惊恐地跑进他的房间。

“有客人找您！”她说。

“谁？是塔兰季耶夫，还是阿列克谢耶夫？”

“不，不，是圣以利亚节来吃饭的那一位。”

“施托尔茨吧？”奥勃洛莫夫一面惊慌地说，一面环顾四周，像是要逃走似的，“天哪！等他看见……他会说什么呢？请告诉他，我出

去了！”他急忙加上一句，便躲到房东太太屋里去了。

阿尼西娅正好赶上前来迎客。女主人便把奥勃洛莫夫交代的话转达给她。施托尔茨相信了，不过感到很惊讶，心想：奥勃洛莫夫怎么会不在家呢？

“那么，你告诉他，我过两小时再来，来吃饭！”他说完，便向附近一个公园走去。

“他要来吃饭！”阿尼西娅惊惶地转达了施托尔茨的话。

“他要来吃饭！”女主人惊惶地告诉奥勃洛莫夫。

“应该另外准备饭。”他沉默了一会儿，作出这个决定。

女主人万分惊吓地看着奥勃洛莫夫。她口袋里只剩半个卢布，而离下月初她哥哥给钱还有十天。现在谁也不肯赊东西给她了。

“来不及了，伊利亚·伊利奇。”她怯生生地说，“让他有什么吃什么吧……”

“他不吃这些，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他讨厌鱼汤，连鲟鱼汤也不喝，羊肉也从来不沾。”

“可以到香肠店去买口条！”她好像灵感来了似的，忽然说，“也近便。”

“很好，这样行。再叫人买点青菜、嫩豌豆……”

“豌豆八十戈比一磅呢！”这句话到了她的嗓子眼儿，但是没有说出来。

“好，我去办……”她说，暗自决定用白菜代替豌豆。

“再买一磅瑞士干酪！”他下命令了，却不知道房东太太有多少钱，“别的什么也不要了！我会向他道歉，说我们没有料到他来……要是能有一道肉羹就好了。”

她正要走。

“酒呢？”他忽然想起来。

她又以惊吓的目光作答。

“该买点拉斐特酒①。”最后他冷静地说。

---

① 法国南部拉斐特城堡庄园产的红葡萄酒。

六

两小时以后,施托尔茨来了。

“你怎么啦?你变得多厉害啊!皮肤松弛,脸色苍白!身体好吗?”施托尔茨问。

“不好,安德烈,”奥勃洛莫夫一面拥抱他,一面说,“左腿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发麻。”

“你这儿真龌龊!”施托尔茨环顾四周说,“这件大袍子为什么还不扔掉?瞧,打满了补丁!”

“穿惯了,安德烈,舍不得丢。”

“被子呢,窗帘呢……也用惯了吗?舍不得扔掉这些破布吗?得了吧!难道你能睡在这样的被褥上吗?你到底怎么啦?”

施托尔茨仔细地看看奥勃洛莫夫,然后又看看窗帘和被褥。

“没什么,”奥勃洛莫夫难为情地说,“你知道,我对我的房间从来不大在意……还是吃饭吧。扎哈尔,快摆桌……你怎么样?在这儿多待些日子吗?从哪儿来?”

“你猜猜看,我怎么样,从哪儿来?活人世界的消息是传不到你这儿来的,对吗?”

奥勃洛莫夫好奇地望着他,等他说下去。

“奥莉加怎样啦?”奥勃洛莫夫问。

“啊,你没忘记她!我原以为你会忘记的。”施托尔茨说。

“不,安德烈,难道能忘记她吗?忘记她就等于忘记我曾经进去过和生活过的天堂……现在呢,你瞧!……”他叹了口气,“她在哪儿?”

“在她的田庄上料理家务。”

“跟她婶娘在一起?”奥勃洛莫夫问。

“也跟她丈夫在一起。”

“她结婚了?”奥勃洛莫夫忽然睁大了眼睛问。

“你为什么失魂落魄似的？是不是想起了往事？……”施托尔茨轻声地、几乎是温柔地说。

“哪儿的话，你怎么啦!”奥勃洛莫夫镇静下来，为自己辩解道，“我并没有失魂落魄！我是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震动。结婚很久了吗？她幸福吗？告诉我，看在上帝分上。我觉得你给我卸下了一个大包袱！虽然你要我相信她原谅了我，但是你知道……我一直不能平静！总有个什么东西在折磨我……亲爱的安德烈，我真感谢你!”

他从心里感到高兴，因此在沙发上一蹦一蹦的，把身子扭过来扭过去，使施托尔茨觉得有趣，甚至受到感动。

“你真是个大好人，伊利亚!”他说，“你的心配得上她！我以后全讲给她听。”

“不，不，别说！她会认为我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听说她结了婚倒高兴。”

“难道高兴不是感情，不是一种没有私心的感情吗？你只为她的幸福而高兴。”

“真的，真的!”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说，“天知道我说些什么废话……到底是谁？谁是这有福气的人？——我也不必问了。”

“谁?”施托尔茨说，“伊利亚，你真不会猜!”

奥勃洛莫夫忽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朋友，待了一会儿，脸上的血色消失了。

“是……你吗?”他忽然问。

“你又失魂落魄了！为什么?”施托尔茨笑问道。

“别开玩笑，安德烈，说真的!”奥勃洛莫夫激动地说。

“是真的，我不开玩笑。我和奥莉加结婚已经一年多了。”

奥勃洛莫夫脸上的惊愕表情渐渐消失，变为安详的沉思。他还没有抬起眼睛，但是一分钟之后，他的沉思已经充满了平静的、深深的喜悦。他慢慢地抬起眼睛看施托尔茨时，那里面满含着泪水，透出柔情。

“亲爱的安德烈!”奥勃洛莫夫一面拥抱他，一面说。“亲爱的奥

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他又压抑着狂喜的心情呼唤她的名字。"是上帝赐福给你们! 天哪,我多么幸福啊! 你告诉她……"

"我告诉她,我了解的奥勃洛莫夫就是这样一个人!"深受感动的施托尔茨打断了他的话说。

"不,你告诉她,请她注意,我和她相遇是为了把她引上康庄大道。我为这次相遇祝福,为她的新生活祝福! 如果是别人,会怎么样呢……"他惊恐地加上一句,最后才高兴地说,"现在我不会为我扮演过的角色脸红,不会后悔。沉重的包袱卸掉了,心里亮堂了,我觉得幸福。上帝啊,感谢你!"

他激动得几乎又要从沙发上跳起来,一会儿流泪,一会儿笑。

"扎哈尔,中饭上香槟酒!"他喊道,忘记他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

"我全都告诉奥莉加!"施托尔茨说,"怪不得她忘不了你。你真配得上她,你的心像井一样深!"

扎哈尔从前室里探头进来说:

"请您来一下!"他向少爷眨了眨眼。

"怎么啦?"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问,"去吧!"

"请您拿钱来!"扎哈尔低声说。

奥勃洛莫夫忽然不做声了。

"那就不要了吧!"他朝门口悄声说,"你就回说,你忘了,来不及! 去吧! ……不,你过来!"他大声说,"你知道一件新闻吗,扎哈尔? 来道喜吧,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结婚了!"

"啊,老天爷! 上帝可让我活到这大喜日子了! 我们给您道喜了,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老爷。上帝保佑您长命百岁,多子多孙。天哪,真叫人高兴啊!"扎哈尔哑着嗓子说,又是鞠躬,又是微笑。

施托尔茨拿出一张钞票给他。

"你拿去买件常礼服吧,"施托尔茨说,"瞧你,简直像个要饭的。"

"娶的是谁啊,老爷?"扎哈尔问,想抓住施托尔茨的手来亲吻。

"娶的是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你记得吗?"奥勃洛莫夫说。

"伊林斯基家的小姐! 天哪! 多好的一位小姐啊! 伊利亚·伊利奇,您那个时候骂我这老狗骂得对! 我错了,真是罪过,总往您身上扯。那个时候是我对伊林斯基家的一些下人说的,不是尼基塔。真

成了瞎话。天哪！……”他一边说，一边往前室走去。

“奥莉加叫你到她的庄园里去做客。你的爱情已经冷却，不危险了。你不会嫉妒的。咱们去吧。”

奥勃洛莫夫叹了口气说：

“不，安德烈。我并不怕爱情，也不怕嫉妒，可我还是不打算到你们那里去。”

“你究竟怕什么？”

“怕羡慕。对我来说，你们的幸福就像一面镜子，使我时时刻刻看到我痛苦的一生，被毁掉的一生，而我又不会换个样子生活，我不行。”

“够了，亲爱的伊利亚！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还得像你周围的人那样生活。你可以算账，管家，读书，听音乐。她的嗓子练出来了！你记得‘圣洁的女神’吗？”

奥勃洛莫夫挥挥手，不让他提起。

“咱们去吧！”施托尔茨坚持说，“这是她的意思，她不会放弃的。我会失掉耐心，她却不会。她像一团火，充满生命力，有时连我都挨她说。往事又会浮现在你心里。你会想起公园和丁香，会动起来……”

“不，安德烈，看在上帝分上，别提了，别把那些事翻出来！”奥勃洛莫夫严肃地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使我痛苦，而不是快乐。对生气勃勃的幸福的回忆是最伟大的诗篇，而触动愈合的伤疤的回忆就要引起钻心的疼痛了……我们谈谈别的吧。啊，我还没有感谢你为我乡下的事奔忙呢。我的朋友！我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答谢。请你在你自己的心里，在你的幸福中——在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身上，去找这谢意吧，而我……我……没有办法！原谅我吧，直到现在我还在麻烦你。不过春天就要到了，我一定到奥勃洛莫夫田庄去……”

“你知道奥勃洛莫夫田庄现在的情况吗？你会认不出来了！我没有给你写信，因为你不回信。桥造好了，房子去年夏天就已经盖好。内部陈设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张罗吧，我就不管了。来了一个新管家，是我派去的。你看过开支账目吧……”

奥勃洛莫夫没有说话。

"你没有看账目?"施托尔茨望着他问,"账目呢?"

"等一会儿吧,吃过饭我再去找。要问扎哈尔……"

"哎呀,伊利亚·伊利奇!真叫人哭笑不得。"

"吃过饭再找。先吃饭吧!"

施托尔茨皱着眉头在桌旁坐下。他想起圣以利亚节的那顿饭,有牡蛎、菠萝、大鹬。现在只看见厚厚的桌布,醋瓶和油瓶没有塞子,用纸塞住,每个人面前的盘子里放了一大块黑面包,叉子的柄也断了。给奥勃洛莫夫上的是鱼汤,给他的是粥和煮小鸡,然后是硬口条和羊肉。还有红葡萄酒。施托尔茨斟了半杯,尝了一口,就把杯子放下,不再动它了。奥勃洛莫夫接连喝了两杯醋栗伏特加酒,然后贪婪地吃起羊肉来。

"这种酒简直没法喝!"施托尔茨说。

"对不起,我们来不及过河去买。你不想喝点醋栗伏特加酒吗?好极了,安德烈,尝尝吧!"奥勃洛莫夫又斟了一杯喝下肚去。

施托尔茨惊讶地看看他,没有说话。

"是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亲自泡制的,这女人非常之好,"奥勃洛莫夫说,已经有些醉意了。"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没有她我在乡下怎么生活。像这样的主妇没处找。"

施托尔茨听了这句话,略略皱起眉头。

"你想这些都是谁做的?是阿尼西娅吗?不对!阿尼西娅喂鸡,在白菜地里除草,擦地板。这些都是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做的。"

施托尔茨没吃羊肉,也没吃甜馅饺子。他放下叉子,看奥勃洛莫夫怎样津津有味地吃这些东西。

"现在你看不见我反穿衬衫了,"奥勃洛莫夫接着说,一边有滋有味地啃骨头,"她什么都管,什么都不放过,没有一双袜子没补好,都是她亲自动手。咖啡煮得多好!吃完饭我请你喝。"

施托尔茨默默地听着,脸上现出焦虑的神色。

"现在她哥哥搬走了,要结婚,所以家务摊子不像从前那样大了。从前她家里可是热气腾腾的。她从早到晚像飞一样,跑商场,跑客商市场……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奥勃洛莫夫的舌头已经不大听他使唤,"只要我有两三千卢布,我就不会用口条和羊肉招待你了,我一定

给你上整条鲟鱼、淡水鲑鱼、一级里脊肉。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不用厨师也能创造奇迹,真的!”

他又喝了一杯伏特加酒。

“喝呀,安德烈,喝吧,好酒!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给你做不出这样的酒来!”他已经口齿不清了,“她能唱‘圣洁的女神’,可是不会做这样的伏特加酒!也不会做鸡肉蘑菇馅饼!只有从前奥勃洛莫夫田庄能烤这样的馅饼,现在这里也能烤了!还有一点好:不是厨子做的。天知道厨子用什么样的手捏馅饼,而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呢,那叫干净!”

施托尔茨尖起耳朵仔细听着。

“她的手本来是白白的,”奥勃洛莫夫迷迷糊糊地接着说,“吻吻真不错!现在变得粗糙了,因为什么事她都亲自做!亲自给我浆衬衫!”奥勃洛莫夫深情地、几乎是含着眼泪说,“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妻子对丈夫也不一定照顾得这么好,真的!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实在是个很好的女人!呃,安德烈!你和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搬到这儿来吧,在这儿租一座别墅,我们的日子才过得好呢!我们可以去树林里喝茶,在圣以利亚节去火药厂玩,派一辆车带着食物和茶炊跟在我们后面。到了那边,我们可以在草地上铺一块毯子躺下!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会教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管家,一定能教会。就是现在不大好,她哥哥搬走了。如果给**我们**三四千,我一定给你上那样的火鸡……”

“你从我手里收到的是五千卢布!”施托尔茨忽然说,“你把这些钱弄到哪儿去了?”

“可是欠人的账呢?”奥勃洛莫夫脱口而出。

施托尔茨从椅子里跳起来。

“欠账?”他说,“什么账?”

他像一位严厉的教师看着躲躲藏藏的孩子。

奥勃洛莫夫忽然不说话了。施托尔茨挨近他坐到沙发上。

“你欠谁的钱?”

奥勃洛莫夫醉意消了一些,清醒过来。

“不欠,我胡说呢。”

“不，你这才是胡说，而且不高明。你碰到什么麻烦了？出了什么事，伊利亚？唉，难怪吃羊肉，喝酸葡萄酒！你没有钱！你的钱哪儿去了？”

“我确实欠……房东太太一点伙食费……”

“买羊肉和口条的钱！伊利亚，你说说，你这儿情况怎么样？哥哥搬走，家务就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一定有问题。你欠多少钱？”

“按借据，欠一万卢布……”奥勃洛莫夫低声说。

施托尔茨从沙发上跳起来，又坐下了。

“欠房东太太一万？伙食费？”

“是的，我们买东西买得多。我花钱大手大脚……你记得吧，菠萝呀桃子呀……所以就欠下债了……”奥勃洛莫夫含含糊糊地说，“可是谈这个干什么？”

施托尔茨没有回答。他在想：“哥哥搬走，家务就不行了——的确如此，空荡荡的，又穷又脏！房东太太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奥勃洛莫夫夸她！她照料他，他那么热情地谈她……”

施托尔茨悟到实情，脸色突然大变，浑身发冷。

“伊利亚！”他问，“这个女人……她是你的什么人？……”这当儿奥勃洛莫夫已经把头伏在桌子上打起盹儿来。

“她剥他的皮，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这种事很平常，而我至今竟没有料到！”他想。

施托尔茨站起来，迅速地打开房东太太的房门。房东太太看见他，吃了一惊，以致把调咖啡的勺子掉到了地上。

“我得跟您谈。”他有礼貌地说。

“请到客厅去吧，我就来。”她怯生生地说。

她披上三角巾，跟着他走进客厅，坐在沙发边上。她已经没有披肩了，只好尽量把两手藏在三角巾下面。

“伊利亚·伊利奇给您开了一张借据吗？”他问。

“没有，”她回答说，她那惊讶的目光显得呆滞，“他没有给我开过什么字据。”

“什么字据都没有？”

“我没有见过什么字据！”她肯定地说，脸上仍是那种呆滞的、惊讶的表情。

“借据！”施托尔茨又说了一遍。

她想了一想。

“您还是和家兄谈谈吧，”她说，“我没有见过什么字据。”

“她究竟是傻，还是滑头？”施托尔茨想。

“可是他欠您的钱，对吗？”施托尔茨问。

她呆呆地望着他，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脸上甚至显出不安的神色。她想起她典当的珍珠、银器、大衣，以为施托尔茨暗示的是这笔债，只是怎么也不明白，别人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她不仅没有向奥勃洛莫夫吐露一个字，甚至还瞒着阿尼西娅，虽然平常她每花一个戈比都要告诉这个女仆。

“他欠您多少？”施托尔茨不安地问。

“什么也不欠！一个戈比也不欠！”

“瞒着我，不好意思了，这贪心的家伙，放高利贷！”施托尔茨想，“但是我一定要弄清楚。”

“那一万卢布呢？”他问。

“什么一万卢布？”她惊恐不安地问。

“按借据，伊利亚·伊利奇欠您一万卢布，有这回事没有？”

“他什么也不欠。斋期他欠卖肉的十二个半卢布，三星期前就还清了。欠卖牛奶的女人酸奶油钱也付了。他什么也不欠。”

“难道您这儿没有他立的字据？”

她呆呆地看着他。

“您还是和家兄谈谈吧，”她回答说，“他就住街对面，是扎梅卡洛夫的房子，瞧，就是这儿，那房子还有地窖。”

“不，请允许我跟您谈谈，”他态度坚决地说，“伊利亚·伊利奇认为他欠您的，而不是欠令兄的……”

“他不欠我的，”她说，“要是说我把银器、珍珠、皮货拿出去当，那是为我自己当的。我给玛莎和我自己买了皮鞋，给万尼亚买了衬衫，还给蔬菜店付了钱。一个戈比也没有用在伊利亚·伊利奇身上。”

他望着她，听着这番话，极力想了解其中的含义。似乎只有他一

个人猜到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的秘密，于是他和她讲话时投向她的轻慢的、近于蔑视的目光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好奇的、甚至是同情的目光。

从典当珍珠和银器这件事上，他隐约看出她作了牺牲这个秘密，只是还不知道她这样做是出于一片忠心，还是为了将来得到某种好处。

他不知道该为奥勃洛莫夫悲哀呢，还是高兴。现在清楚了，他不欠她的钱，这笔债是她哥哥搞的诈骗勾当。其他许多事也渐渐明朗了……典当珍珠和银器说明什么呢？

"这么说，您对伊利亚·伊利奇没有什么要求？"他问。

"麻烦您找家兄谈，"她还是那句话，"现在他应该在家。"

"您说伊利亚·伊利奇不欠您钱，对吗？"

"一个戈比也不欠，真的！"她望着圣像画十字发誓。

"您能当着证人的面重复这句话吗？"

"当着谁的面我都这么说，哪怕是作忏悔的时候，我也这么说！要说我当了珍珠和银器，那是为了我自己的花销……"

"好极了！"施托尔茨打断了她的话说，"明天我带两个朋友来您家，您不会拒绝当着他们的面说这句话吧？"

"您最好找家兄谈。"她又说，"瞧，我这身衣服……总在厨房，外人看见不好，会见怪的。"

"没关系，没关系，明天等您在一张字据上签字以后，我就去找令兄……"

"我已经完全不会写字了。"

"不需要写很多，就两行字。"

"不，免了吧。最好让万尼亚写，他写得整齐……"

"不，您别推辞。"施托尔茨坚持说，"如果您不在字据上签字，那就是说，伊利亚·伊利奇欠您一万卢布。"

"不，他什么也不欠，一个戈比也不欠，真的！"她又说。

"那么，您就该在字据上签字。明天见。"

"明天您最好去找家兄……"她送他出门的时候说，"他就住那儿，街对面，拐角上。"

“不,我请您在见到我之前,什么也不要告诉令兄,否则,这事对伊利亚·伊利奇会很不愉快……”

“那我什么也不告诉他!”她顺从地答应了。

七

第二天房东太太给施托尔茨签了一张证明书说她对奥勃洛莫夫没有任何债权。施托尔茨拿着这张证明书突然出现在穆霍雅罗夫面前。

这对穆霍雅罗夫不啻是晴天霹雳。他拿出文书,用右手发抖的中指,指甲向下,指出奥勃洛莫夫的签字和经纪人的认证。

"这是法律,"他说,"与我无关。我只保护舍妹的利益。伊利亚·伊利奇欠了什么钱。我就不知道了。"

"您的事还没有完。"施托尔茨临走威胁他说。

"这事是合法的,与我无关!"穆霍雅罗夫一边为自己辩解,一边把手藏在袖筒里。

第二天,他刚到衙门,将军的听差就来了,说将军立刻要见他。

"去见将军!"全衙门的人都惊骇地说,"什么事? 怎么啦? 是不是要调阅什么案卷? 究竟什么案卷? 快,快! 把卷宗订好,造好清单! 怎么回事?"

晚上穆霍雅罗夫失魂落魄地进了饭馆。塔兰季耶夫早就在那里等候了。

"怎么样,兄弟?"他急不可耐地问。

"怎么样!"穆霍雅罗夫毫无表情地说,"你以为怎么样?"

"挨一顿臭骂,是吗?"

"挨一顿臭骂!"穆霍雅罗夫学着他的腔调说,"还不如揍我一顿! 你倒好! 也不告诉我这德国佬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可告诉过你,他是滑头!"

"滑头算什么! 滑头的人我们见得多了! 你为什么不说他有势力呢? 他和将军的关系跟你我一样,彼此称'你'。早知如此,我还会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吗?"

"可是事情是合法的!"塔兰季耶夫说。

"合法的!"穆霍雅罗夫又学着他的腔调说,"你到那儿去说说看!舌头就不听你使唤了。你知道将军问我什么?"

"什么?"塔兰季耶夫好奇地问。

"'听说您跟一个恶棍把地主奥勃洛莫夫灌醉,强迫他签一张借据给您妹妹,有这回事吗?'"

"他说'跟一个恶棍'吗?"塔兰季耶夫问。

"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这恶棍到底是谁?"塔兰季耶夫又问。

穆霍雅罗夫看了看他,恼火地说:

"你还不知道?不就是你吗?"

"怎么把我也扯进去了?"

"你得谢谢那个德国佬和你的老乡。德国佬全都嗅出来,查出来了……"

"兄弟,你该供出别人,就说我不在场!"

"哟嗬!你算哪门子圣人!"穆霍雅罗夫说。

"将军问你跟一个恶棍如何如何,有这回事吗?你怎么回答的?……这时候就该糊弄过去。"

"糊弄?你去试试!我两眼发昏,鼓起勇气想说:'没那回事,是诬蔑,大人!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奥勃洛莫夫,全都是塔兰季耶夫干的!……'可是舌头不听话,我就跪倒在他脚前了。"

"他们是想打官司不是?"塔兰季耶夫闷声闷气地问,"这跟我没关系,而兄弟你……"

"跟你没关系?不,老兄,要上绞架你头一个上。是谁劝奥勃洛莫夫喝酒啦?是谁羞辱他,威胁他啦?……"

"这可是你教的。"塔兰季耶夫说。

"难道你是未成年人吗?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兄弟,你也太没良心了!你利用我捞了多少钱,我只得了三百卢布……"

"怎么,全让我一个人背着?你真滑!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妇道人家不会办事,我妹妹就求我将借据提请经纪人认证。事情就是

这样。你和扎焦尔特是证人,你们得承担责任。”

“你该好好教训教训你的妹妹,她怎么敢跟哥哥作对?”塔兰季耶夫说。

“妹妹是个傻瓜,你拿她怎么样?”

“她现在怎么样?”

“怎么样?就会哭,总是那句话:‘伊利亚·伊利奇不欠我的钱,就是这样,我什么钱也没有给过他。’”

“不过,你有她的字据,”塔兰季耶夫说,“你的钱丢不了……”

穆霍雅罗夫从口袋里掏出妹妹的字据撕碎了,递给塔兰季耶夫。

“拿去,我送给你,要不要?”他说,“你能问她要什么?房子加菜园子吗?不值一千卢布,房子快塌了。再说,我是没良心的人吗?叫她拖着两个孩子满街讨饭去?”

“就是说,要开始侦讯了?”塔兰季耶夫胆怯地问,“兄弟,能便宜点了事就行了,你帮个忙吧!”

“什么侦讯?根本不侦讯!将军吓唬我说,要把我赶出城,后来那德国佬说情,他不想让奥勃洛莫夫丢脸。”

“原来是这么回事,兄弟!包袱甩下了!咱们得干一杯!”塔兰季耶夫说。

“干一杯?钱从哪儿出?用你挣的钱吗?”

“你挣的钱呢?今天你说不定又捞了七卢布!”

“什一么?别再想捞了。将军的话我还没有给你讲完呢。”

“还有什么?”塔兰季耶夫忽然又胆怯了。

“让我提出辞职。”

“什么话!”塔兰季耶夫瞪大眼睛看着他说,“好吧,”他愤愤地说,“现在我得把我的老乡臭骂一顿!”

“你就知道骂人!”

“不管你怎么样,我得臭骂他一顿!不过,说真的,最好等一等。我倒有一个主意,兄弟你听着!”

“还有什么主意?”穆霍雅罗夫沉吟着说。

“有个好办法。只可惜你搬出来了……”

"什么?"

"什么!"他看着穆霍雅罗夫说,"盯着奥勃洛莫夫和你妹妹,看他们干些什么勾当,有没有……得要证人!这样德国佬就无法可想了。你现在反正是没人管了,打官司也是合法的!说不定那德国佬会吓得同意私了。"

"真的,这事可以干!"穆霍雅罗夫一边考虑,一边说,"要你出点子你倒不蠢,干事可就不行了,扎焦尔特也一样。我能找到办法,等着瞧吧!"他逐渐兴奋起来。"有他们好受的!我把我的厨娘安插到我妹妹的厨房去,她准能跟阿尼西娅搞好关系,什么事都打听得出来,然后……干杯,老兄!"

"干杯!"塔兰季耶夫说,"然后我再把老乡臭骂一顿!"

施托尔茨想把奥勃洛莫夫带走,但是奥勃洛莫夫苦苦哀求施托尔茨让他拖一个月,使施托尔茨不能不可怜他。他说他需要一个月时间来清理一切账目,交出房子,把他在彼得堡的事情处理完毕,以后就永远不必回来了。再说他得购买装修乡下房屋需要的东西,还想找一个像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那样好的女管家,他甚至有希望说服她卖掉房子,搬到乡下去,登上她能大显身手的舞台——管理一大摊子复杂的家务。

"说到房东太太,"施托尔茨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正想问你,伊利亚,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奥勃洛莫夫刷的一下子就脸红了。

"你想说什么?"他急忙问。

"你非常清楚,不然你不会脸红。伊利亚,你听我说,如果警告还有点用的话,我用我们的全部友谊请求你多加小心……"

"小心什么?得了吧!"奥勃洛莫夫不好意思地辩解道。

"你讲到她的时候那么热情,我真的以为,你……"

"你想说爱上了她!得了吧!"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说,同时不自然地笑了一笑。

"那就更糟,如果没有任何精神的火花,如果只是……"

"安德烈!你看我什么时候放荡过?"

"那么,你为什么脸红?"

"因为你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

施托尔茨疑惑地摇摇头。

"伊利亚,当心别陷进泥坑里。头脑简单的女人,粗俗的生活,令人窒息的愚昧环境,下流——呸!……"

奥勃洛莫夫沉默着。

"那么,再见!"施托尔茨最后说,"我就告诉奥莉加,夏天我们会见到你,不在我们家,就在奥勃洛莫夫田庄。记住,她不会放过你的!"

"一定去,一定去!"奥勃洛莫夫信誓旦旦地说,"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如果她允许,我想在你们那里过冬。"

"那我们太高兴啦!"

施托尔茨当天就走了,晚上塔兰季耶夫来找奥勃洛莫夫。他忍不住要为穆霍雅罗夫痛骂奥勃洛莫夫。不过,有一点他没有估计到:奥勃洛莫夫和伊林斯基家的人交往后,再也容忍不了他这一类人了,对粗俗和无赖的态度已由麻木和容忍变成厌恶。这种变化本来早就会显露出来,而在奥勃洛莫夫住别墅的时候多少已经表现出来,只不过塔兰季耶夫这一向很少拜访他,来的时候也总有别人在场,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发生冲突。

"你好哇,老乡!"塔兰季耶夫恶狠狠地说,没有向他伸出手来。

"你好!"奥勃洛莫夫望着窗外,冷冷地回答。

"把恩人送走了?"

"送走了。怎么样?"

"好一个恩人!"塔兰季耶夫的话里带刺。

"怎么,你不喜欢他?"

"我真想把他吊死!"塔兰季耶夫恶狠狠地用沙哑的嗓子说。

"原来是这样!"

"把你跟他吊在一棵白杨树上!"

"为什么要这样呢?"

"做事要老实,欠人钱就得还,不赖账。现在你都干了些什么?"

"米海·安德烈伊奇,你听着,别再对我说你的鬼话了。我因为懒惰,不爱操心,一直听你的,以为你总还会有点良心,其实你没有。你

跟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联手来骗我。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谁更坏，但是你们两个我都讨厌。我的朋友搭救了我……"

"好一个朋友！"塔兰季耶夫说，"我听说他把你的未婚妻都挖去了。嘿，恩人，没说的！我看你是笨蛋一个，老乡……"

"请收起这些好听的话吧！"奥勃洛莫夫想阻止他。

"不，我得说。你不想认我了，你这忘恩负义的！是我把你安顿在这儿，给你找了个别提多好的女人，让你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全都是为你好，你倒把你那丑脸扭开。你有个恩人了，就是那个德国佬！他把你的田庄租去了。等着瞧，他还会把你的皮扒了，再塞给你一些股票，叫你去讨饭，记住我的话！你是个笨蛋，不只是笨蛋，还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塔兰季耶夫！"奥勃洛莫夫厉声喊道。

"你喊什么？我倒要喊给全世界的人听：你是笨蛋，是畜生！我跟穆霍雅罗夫照顾你，爱护你，像农奴一样侍候你，在你跟前踮起脚走路，奉承你，而你倒在长官面前说他的坏话。现在他的差事丢了，饭碗砸了！这真下贱，真卑鄙！你应该把财产分一半给他，开一张支票给他。现在你没有喝醉，脑子清醒，快开吧，不开我就不走……"

"米海·安德烈伊奇，您嚷什么？"房东太太和阿尼西娅从门后探出头来说，"两个过路人站住了，听这儿喊什么……"

"我就要喊，"塔兰季耶夫怒吼道，"叫这个糊涂蛋出丑！让那德国骗子把你扒光，反正他已经勾搭上你的情人了……"

只听得一记响亮的耳光，塔兰季耶夫脸上挨了奥勃洛莫夫一巴掌，他立刻闭上了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惊讶地转动着吓呆的眼睛。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呃？"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摸着脸颊说，"侮辱人吗？我要跟你算账！我马上去总督那儿告你，你们都看见了吧？"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两个女人齐声说。

"哦！这儿的人都串通好了，这儿是贼窝！一帮骗子！抢人，杀人……"

"恶棍，滚！"奥勃洛莫夫叫道，他脸色苍白，气得浑身发抖，"马上滚，别让我在这儿看见你，不然我就把你像狗一样打死！"

他两眼寻找着棍子。

“天老爷！抢人了,救命呀!”塔兰季耶夫叫道。

“扎哈尔！把这坏蛋撵出去,叫他不敢再来!”奥勃洛莫夫叫道。

“请吧,您瞧,这儿是上帝,这儿是门!”扎哈尔指了指圣像,又指了指门说。

“我来不是找你,我是找我干亲家母!”塔兰季耶夫吼道。

“您怎么这样说,米海·安德烈伊奇,我可没叫您来,”房东太太说,“您来都是找我哥哥,不是找我！您让我讨厌死了！白吃白喝还骂街。”

“哦,好哇！干亲家母！好,您哥哥会叫您明白的！你呢,你侮辱人,我要跟你算账！我的帽子在哪儿？去你们的吧！强盗,杀人犯!”他一面往大门口走,一面嚷道。“侮辱人,我要跟你算账!”

拴在链子上的狗又跳又叫。

从这以后塔兰季耶夫和奥勃洛莫夫再没有见过面。

八

施托尔茨好几年都没有再来彼得堡。奥莉加的田庄和奥勃洛莫夫田庄他只去看了一次，时间也都很短。奥勃洛莫夫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施托尔茨在信里劝他亲自去乡下接管已经整顿好的产业，说他要带奥莉加去克里木南岸，目的有两个：一是处理他在敖德萨的事务；二是妻子产后欠安，需要休养。

他们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在海边一幢简朴的小房子里。房屋的外部结构和内部装饰都有独特的风格，表现出主人的思想和情趣。他们自己带来许多家什，还从俄罗斯和国外运来许多大包裹、皮箱、成车的东西。

一个喜欢舒适的人看见表面上不成套的家具、陈年旧画、手脚残缺的雕像、做工粗糙但却能引起美好回忆的版画和各种小玩意儿，也许会耸耸肩。不过行家见了某一幅画、某一本发黄的旧书、古瓷器、玉石，或者古钱币，眼睛里却会一次次地闪出艳羡的光芒。

但是，这些不同时代的家具和绘画，这些对别人毫无意义、却标志着值得纪念的属于他们两人的幸福时刻的小玩意儿，这书籍和乐谱的海洋，都散发出温暖的生活气息和一种激发人的思考力和美感的东西。处处可以看到活跃的思想，或者由人创造出的美的光彩，就像周围大自然的永恒美一样。

这里有安德烈·施托尔茨的父亲从前用过的高高的斜面写字台，有时髦的麂皮手套，在陈列着矿石、贝壳、禽鸟标本、各种黏土和商品的样品的柜子旁边的角落里，挂着一件漆布雨衣。在最尊贵的地方摆着一台有镶嵌装饰的闪着金光的埃拉尔钢琴①。

葡萄、常春藤和桃金娘的枝蔓组成的网把小屋从上到下遮掩着。

① 法国乐器大师埃拉尔制造的钢琴。

从长廊上可以望见大海，从另一侧可以看见通向市区的道路。

施托尔茨出去办事的时候，奥莉加总在那里等他。她一看见他，就走下长廊，跑过一片美丽的花坛和长长的杨树林阴道，扑到丈夫怀里，双颊泛起喜悦的红晕，闪亮的目光充满无法抑制的幸福的热情，虽说她出嫁已经几年了。

施托尔茨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可能是奇特的、夸张的，但却是独立的。这方面他也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依他看来是普普通通的道路。不过，在学会迈出这些“普普通通的步子”之前，他受过多么艰苦的观察、忍耐和劳作的训练啊！

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认真对待生活中一切事物——甚至是小事的态度，也许还会继承父亲那种德国人的思想方法，以及进入人生的每一阶段——包括结婚时表现出的迂腐的严谨。

老施托尔茨的一生，像刻在石碑上的铭文一样，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没有任何隐晦的地方。但是母亲的歌声和温柔的低语，性格各异的公爵家的成员，以及后来的大学、书本、上流社会——这一切使小施托尔茨偏离父亲划定的直路。俄罗斯生活画着自己的肉眼看不见的花纹，把平淡无奇的铭文变成一幅色彩鲜明的、规模宏大的图画。

安德烈没有给自己的感情套上迂腐的枷锁，甚至在不失掉“立足点”的前提下，给了自己的梦幻以合理的自由，虽然由于德国人的天性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不能不作出可以在他一生的铭文中刻下来的结论。

他体魄健全，因为头脑健全。他幼小的时候活泼好动，也很顽皮，不淘气的时候就在父亲的监督下做事。他没有时间沉溺在幻想中。他的想像力没有受损伤，心灵没有变坏，是母亲机警地保护了两者的天真和纯洁。

年轻时代他本能地保持精力充沛，他很早就发现，精力充沛使人朝气蓬勃，心情愉快，有男子气概。而心灵正是应该用男子气概来锻炼，才不至于在无论怎样糟的生活面前惊惶失措，才能不把生活看成沉重的枷锁和十字架，而看成一种义务，并且毫无愧色地与之搏斗。

关于心灵及其莫测的规律，安德烈也想得很多。他很留心自己

周围的人和事，有意无意地观察着美在他想像中的反映，以及印象怎样逐渐向感情过渡，感情又有些什么征兆，怎样波动和发泄，而在踏进生活的大门之前，终于确立了一种信念，即爱情能用阿基米德杠杆的力量推动世界，而且爱情含有多少有普遍意义的、毋庸置疑的真实和幸福，在它未被正确理解和被滥用时，也会产生多少虚假和丑恶现象。那么幸福在哪里？邪恶在哪里？它们的分界线在哪里？

在考虑虚假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想像中出现了各个时代的五光十色的假面具。他微笑着，有时脸红，有时皱起眉头一个个地看那些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如戴着钢手套的堂吉诃德们和他们崇拜的夫人们，即使分开五十年，他们仍然彼此忠于对方；如两颊绯红、眼睛天真无邪的牧童们和赶着小绵羊的赫洛亚① 们。

他眼前又出现了穿戴着饰有花边的衣帽的涂脂抹粉的侯爵夫人们，她们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而脸上却挂着淫邪的微笑；还有自缢和开枪自杀的维特们。接着是总以爱情之泪洗面的青春已逝的修女们和她们不久前爱恋过的胡须满面、两眼喷出无法抑制的欲火的天真的和老练的唐璜们。更有一帮机灵鬼，他们生怕别人怀疑他们谈恋爱，暗中却垂涎他们的女管家……等等，等等！

在考虑真理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远近求索，用想像力和眼睛寻找单纯的、至诚的、海枯石烂永结同心的恋爱实例，可就是找不到。有时似乎找到了，也只是似乎而已，尔后还要失望。他忧郁地沉思，甚至感到绝望。

“看来这方面不可能找到完美的幸福。”他想，“有的人被这种爱情的光辉照亮了心房，可是羞羞怯怯，躲躲藏藏，不去跟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争个短长，也许出于怜悯，因为自己幸福而原谅他们践踏花朵——那花朵由于没有土壤，无法深深地扎下根去，不能长成荫蔽一生的大树。”

他观察一些人的婚姻，总能从一些丈夫对妻子的态度上发现斯

---

① 古希腊作家朗戈斯写过一部田园诗式的爱情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亚》，赫洛亚是一位天真的牧羊女。

芬克斯和它的谜语①,发现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叫人不明白的东西,而这些丈夫并不去思考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只管迈着方步沿着婚后生活的道路走下去,好像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和探索似的。

一些人很快就过了恋爱阶段,只把它当作婚后生活的入门或者一种礼仪,正如一个人走进客厅先得打个招呼,接着就赶快忙自己的事去了。每当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都不免疑惑地想:"也许他们是对的吧?也许确实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他们急不可耐地撇开生命的春天,许多人甚至一辈子对妻子侧目而视,好像当初是愚蠢地爱上了她,因而沮丧似的。

另外一些人把爱情保持得很久,甚至直到老年,但脸上总是挂着色迷迷的微笑……

大多数人结婚就像购置地产,他们要享受的是至关重要的实际利益:让妻子把家治理得秩序井然,她是女主人、母亲、孩子们的老师。他们看待爱情,就像务实的主人看待田庄的位置一样,很快就习以为常,以后再也不去注意了。

"这究竟是什么?是在自然规律作用之下的与生俱来的无能,还是教育的缺陷?……"他想,"那么,从不失去天然的魅力、从不穿上戏装、多姿多彩而又永不消逝的爱情在哪里呢?这四处洋溢的、充实着一切的幸福,这生命的汁液,有什么样的天然色彩呢?"

他像先知一样高瞻远瞩,在前方的迷雾中出现了爱情的形象,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她穿着爱情的彩衣,闪耀着爱情的光辉,竟是那么朴素、光明而又纯洁。

"幻想!幻想!"他笑着从无益的遐想中清醒过来。然而他已不由自主地在记忆中保存了这幻想的轮廓。

最初他梦中的形象是笼统的未来的一个女人。后来他在长大成人的奥莉加身上不仅看到盛开的花朵般的美,而且看到一股准备投入生活、渴望理解生活并与之搏斗的力量,这都与他的幻想同气相求。他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久违了的、几乎被他忘却的爱情形象,这

①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长着狮身和女人头的怪物,它坐在悬岩上叫路过的人猜谜,猜不出的都要被害死。

形象已经成了奥莉加。他觉得在遥远的将来，他们相互间的好感能够产生那种不穿戏装的、没有庸俗目的的真实。

施托尔茨不把爱情和婚姻当成儿戏，不把金钱、关系、地位等任何其他打算掺杂进去，但是他得考虑怎样把他在外面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和家庭生活调和起来，从一个旅游者和批发商变成一个恋家的男人。如果他坐下来、不到外面去跑了，他用什么来充实他的家庭生活呢？教育培养子女，指导他们生活，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不过，那一天还远，在那以前他做什么呢？

这些问题早已经常困扰他，他倒并不觉得独身生活是个负担，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只要心感觉到美近在咫尺而跳动起来，就给自己套上婚姻的枷锁。所以他似乎并未把奥莉加这姑娘放在心上，只把她当作大有希望的可爱的孩子来欣赏，以说说笑笑的方式将大胆的新思想和对生活的准确观察不经意地灌输进她那渴求知识而又敏于感受的头脑里，无意间帮助她形成对各种现象的切实的理解和正确的观点，然后把奥莉加和他对她漫不经心地讲授的课程置诸脑后。

他不时发现她的才智和观点非同寻常。她不虚伪，不追求一般人的崇拜。她的感情流露和消失都很自然，无拘无束。她没有什么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全都是自己的，而且是那么大胆、新鲜、坚实。他不明白她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想到他无意间讲授的课程和种种议论起了作用。

假如当时他留心观察她，他就会明白，她几乎是独自走着自己的路。婶娘表面上对她进行的监护，也只是不让她走极端而已。她并没有受到保姆、祖母和外祖母、七大姑八大姨等众多监护人的限制，也没有受到家族与阶层的传统、社会的旧风俗习惯和陈腐的教条的束缚。没有人强迫她走老路，她走的是一条新路。但是她得靠自己的智慧、见解和感情去披荆斩棘。

她完全具备这方面的天赋。婶娘并不像暴君一样控制她的头脑和意志，许多事情是她自己猜想到和领悟到的。她谨慎地观察着生活，也倾听……她这位朋友的谈话和劝告……

这些事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只是对她的将来，遥远的将来，有很

高的期望，然而从未要求她做自己的伴侣。

她呢，出于自尊自爱的羞怯，长时间不肯让他猜透她的心思。只是到了国外，他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大有希望、但却被他忘掉的小女孩已经长成纯朴、有力和自然的典范。在国外，她心灵的深谷逐渐向他显露出来，他得去填充，但又永远填不满。

起初他不得不长时间地与她的活泼天性斗争，抑止青春的狂热，控制一阵阵的冲动，让生命平缓地向前流去。不过只能奏效一时，他刚刚信任地闭上眼睛，她又不安起来。生活像泉水一样喷涌，不安分的头脑和被触动的心又提出新的问题，他得安抚她那被激发起来的想像，平抑或者唤起她的自尊心。当她思考一种现象时，他又连忙把理解的线索提供给她。

对偶然现象的迷信，幻觉的迷雾，逐渐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光明而自由的远方在她眼前逐渐展现出来。这远方就像清澈见底的水，她看得见里面的每一块小石头、每一个坑洼，然后是洁净的水底。

“我多么幸福啊！”她用感激的眼光审视她以前的生活，悄声说。想到未来，她回忆起她有一次在瑞士做的少女的幸福之梦，回忆起那静静的、蓝色的夜，并且发现这个梦现在正像影子一般在她的生活里飘动。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运气呢？”她谦逊地想。她沉思着，有时甚至害怕这幸福会中断。

时光一年年地过去，而他们并未对生活感到厌倦。风平浪静的日子到来，激情已经平复。现在人生旅途中的波折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此他们能够耐心地、情绪饱满地去承受，而他们的生活并未沉寂。

奥莉加终于能够严肃地理解生活了。她和安德烈·施托尔茨两个人的生命汇合到了一起。他们之间只有和谐与宁静，绝无一点情欲的放纵。

看来这两个人一定会在他们有权享受的安逸中酣睡，像边远地方的居民那样享自己的福，一天碰三次头，在无聊的谈话中打哈欠，昏昏沉沉地打盹儿，而从早到晚发愁的是：一切都反反复复地想过，谈过，做过，再没有什么好谈好做的——“人世间的生活就是如此。”

表面上，别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虽然不是黎明即起，也起得相当早。他们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多坐一会儿，有时甚至像是懒得说话，随后各人去干自己的事，或者一起工作、吃饭、看庄稼地、弹琴……像所有的人一样，像奥勃洛莫夫曾经梦想过的那样……

只是他们从不昏睡，从不垂头丧气，从不觉得无聊或者情绪低落，也没有委靡不振的目光和言语。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往往谈得非常热烈。

他们的响亮的声音在各厅室里回荡，甚至传到花园里。有时又变成几乎听不见的心灵的低语，像是互相描绘着自己的幻景，轻声诉说言语不易表达的思想的最初萌动……

他们的沉默也是奥勃洛莫夫一味追求的遐想的幸福，或者是对互相提供的无穷无尽的素材单独进行的思索……

面对永远新鲜而又永远灿烂夺目的自然美，他们常常默然惊叹。他们的敏感的心总不能对这种美习以为常——大地、天空、海洋都使他们动情。他们静静地并肩坐着，用同样的眼睛和同样的灵魂心心相印地领略着这光辉的创造。

他们不能冷漠地迎接清晨的来临，也不能呆呆地没入南方那温暖的繁星之夜的昏暗中。他们的思想永远在活动，他们的心灵永远在震颤，他们需要两人一起思考，一起感受，一起交谈！……

他们热烈争论、轻声交谈和阅读的题目是什么？远游的目的又是什么？

是一切。还在国外的时候，施托尔茨已经不习惯单独读书和工作了。如今他连思考也要跟奥莉加一起才行。她的思想和意向形成得非常之快，他总赶不上。

在家庭生活中他该做什么的问题已经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他甚至不得不让她参与他的工作和业务活动，因为没有活动的生活会使她像没有空气一样窒息。

无论什么建设项目，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田庄事务，还是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事务，或者公司的业务，没有一样不是在她知情或者参与的情况下办的。他没有一封信不是读给她听以后才寄出去，也没有一个意图，特别是意图的实行，是瞒着她的。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感

兴趣，因为他感兴趣。

起初他这样做是因为无法瞒过她，无论他写信也好，同代理人或包工头谈话也好，她都在场。后来他就习惯于这样做了，终于变成非这样做不可。

他需要听到她的意见和建议，知道她赞成还是不赞成，以便检查自己是对是错。他看到，她对问题的理解和他完全一样，她考虑问题和判断事物的本领也不比他逊色……扎哈尔因为妻子能干而觉得委屈，许多人也都这样，施托尔茨却觉得这是他的福气！

读书和学习能使思想不断得到滋养，不断发展！只要有一本书和一篇报刊上的文章没有给奥莉加看，她都要嫉妒。当他认为没有必要给她看一些他觉得太严肃、太枯燥、她不懂的材料时，她真的会生气，仿佛受了侮辱似的，说这种做法迂腐、庸俗、落后，骂他是"德国老朽"。两人不止一次为此激烈争吵。

她生气的时候，他却笑嘻嘻的，她就气得更加厉害。只有他不再开玩笑，把他的想法、知识和读到的东西告诉她，她才肯和解。结果，凡是他需要、想知道、想阅读的东西，也是她所需要的。

他不把治学之道强加给她，免得她日后最愚蠢不过地以做一个"有学问的妻子"而自豪。假如她谈话时无意中表露出，甚至只是暗示她有这种企望，他也会满脸通红，比起她以茫然无知的眼神来回答一个虽说是一般性的，然而在当代妇女教育条件下还是她不能解答的问题时，脸红得更加厉害。他希望于她的，也是她加倍希望做到的。倒不是没有什么是她不知道的，而只是没有什么是她不能理解的。

他不给她看图表和数字，但是什么都跟她谈，或者读给她听，并不过分回避经济理论、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他谈得津津有味，热情洋溢，好像在给她画一幅没有穷尽的生动的知识图画。事后一些细节渐渐从她的记忆里消失，然而印在她那敏于感受的头脑里的图画却永远留了下来，永远不会褪色，他用来照亮为她创造的宇宙的火炬也不会熄灭。

他事后发现，这火炬的火光在她眼睛里闪亮，他向她转述的思想在她的话里引起回响，这思想已进入她的意识，为她所理解，在她头

脑里加了工，又在她的言谈中显露出来，并不生硬，却更具有一种女性的妩媚，特别是他讲解过、朗读过、描绘过的一切之中有一点一滴有益的东西像珍珠般落到她的清澈见底的生命深处，这时候骄傲和幸福之感竟使他颤抖起来。

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为她构筑着理性的人生。无论在他求学的年代，还是在他与生活搏斗、克服生活的波折、历经生活对毅力的种种考验而坚强起来的困难日子里，他都没有像现在关心妻子那永无休止的、火山似的心灵活动时这样专心致志。

"我多幸福啊！"施托尔茨对自己说。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提前设想婚姻生活最甜蜜的年代过去以后情况会怎样。

远处有个新的形象向他微笑，这不是利己主义者奥莉加，不是狂热地爱着他的妻子，也不是在平平淡淡的、谁也不需要的生活中逐渐衰老下去的母亲兼保姆，而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崇高的、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形象……

他仿佛看到一位创造并参与幸福的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母亲。

他担心她没有足够的意志和力量……急于帮助她尽快驾驭生活，积蓄与生活搏斗需要的勇气，趁现在他们两人都年轻力壮，生活对他们也比较宽容，或者说他们还不觉得生活的打击有多沉重，趁忧伤还淹没在爱海中。

他们也有阴暗的日子，不过不长。事务中的挫折，大量钱财的损失，都不过是轻轻地触动了他们一下，给他们增添了点麻烦，使他们不得不奔走一番，但很快就被淡忘了。

婶娘去世使奥莉加痛哭流涕，给她的生活蒙上阴影达半年之久。

他们最害怕孩子们生病，没有一天不为此操心。但只要危险一过去，幸福便又回来了。

最使他着急的是奥莉加的健康状况，她产后迟迟不能康复，康复之后他也没有放心。他不能想像还有什么伤痛比这更可怕的了。

"我多么幸福啊！"奥莉加在审视自己的生活时总是这样说，而且往往不由得沉思默想起来……特别是结婚三四年之后。

人真奇怪！她的幸福越美满，她越喜欢沉思默想，甚至……越胆

怯了。她开始认真观察自己，发现这种安安静静的生活，如死水一般的幸福时光使她局促不安。她努力摆脱这沉思状态，加快生活的步伐，狂热地寻求纷扰、活动、操劳，要求和丈夫一起进城，去社交场合看看，但是时间不长。

她刚接触到一点人世间的浮华，就又匆匆回到自己的小天地去祛除她不习惯的、使她不愉快的印象，重新钻进家庭生活的琐事里，好几天不离开育儿室，尽母亲兼保姆的职责，或者和丈夫一起读书，讨论“严肃而枯燥的问题”，或者读诗，谈去意大利旅行的事。

她害怕变得或多或少像奥勃洛莫夫那样的委靡不振。但是无论她怎样努力消除须臾的精神麻木和昏睡状态，时不时的总有幸福的梦幻悄然降临，起初像蓝色的夜一样包围着她，使她昏昏欲睡，接着就是沉思般的静止，好像生命休息了，然后是……窘困、畏惧、倦怠、某种深沉的忧伤，在她那不宁静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问题。

奥莉加仔细倾听自己的心声，询问自己，但是毫无结果。她弄不明白她的心灵时不时地在寻求什么，只知道它在寻求。而且说来可怕，她甚至觉得苦闷，仿佛只有幸福生活还不够，仿佛这生活已渐渐使她厌倦，她还要求新的、从未有过的东西，两眼朝前望着将来……

“这叫什么？”她惊恐地想，“难道还能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期望吗？往哪里走呢？没有地方可去！前面没有路了……难道真的没有路了，难道我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循环了吗？难道就是……这些了？……”她的心灵这样说，意犹未尽……奥莉加惊慌地环顾四周，生怕有人偷听到这心灵的低语……她用两眼询问天空、大海、森林……哪里也找不到答案，那边遥远、深邃而幽暗。

大自然的语言总是单调重复，她从中看到的是生命按同一方式无始无终地、不间断地流动。

她知道应该找谁去问这些使她不安的问题，而且能够得到答案。究竟是什么答案呢？也许这不过是闲置不用的智慧发出的怨言，或者更糟些，是追求并非为爱，亦非为女性的心设置的东西！天哪！她是他的偶像，但却没有心肝，冷酷生硬，对什么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她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是女学究？如果她向他道出这些

从未有过的、新近产生的、他当然不陌生的痛苦，她在他眼里就要一落千丈了！

于是她竭力掩饰，在她的眼睛违反她的意愿失去天鹅绒般的柔和而显得严厉和急躁的时候，在她脸上阴云密布，她不管怎样努力也不能勉强自己微笑和说话的时候，在她漠不关心地听着最热门的政治新闻、有关科学的新进展和艺术新作的最有趣的说明的时候，她就推说自己身体不适。

不过她不像少女时代自身的一切处在逐渐萌发和觉醒的状态时那样神经质了。她并不想哭，也没有突如其来的颤抖。不，情况不同了！

在美妙的、引人沉思的黄昏，或者在摇篮旁，甚至在丈夫爱抚和说话的时候，她忽然会觉得寂寞，对一切都很冷淡。这时候她便绝望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她会突然发呆，默不作声，然后又假装在忙碌，想掩饰她的怪病，或者借口偏头痛，躺下睡觉。

然而她很难躲过施托尔茨的锐利目光。这一点她很清楚，所以她一直等着要跟他谈一次，心里像从前准备交待过去的事时一样的惊慌。谈话的时刻终于来临。

一天傍晚，他们在杨树林荫道上散步。她几乎是紧靠在他的肩上，一言不发。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使她痛苦。不管他谈什么，她都只回答一两个字。

“保姆说，小奥莉加夜里咳嗽，要不要明天请大夫来？”他问。

“我给她喝了点发汗的，明天不让她出去玩，以后再看吧！”她干巴巴地回答说。

他们默不作声地走到林阴道尽头。

“你为什么不给你的朋友索涅奇卡回信？”他问，“我一直在等你，差一点误了邮班。她已经来了三封信，你一封也没有回。”

“是的，我想快点忘掉她……”她说完，便闭上了嘴。

“我代你向比丘林问好了，”施托尔茨又说，“你知道他钟情于你，你的问候也许能给他一点安慰，使他不至于因为麦子不能如期运到而太难过。”

她冷冷地笑了笑。

“是的,你说过了。”她漠不关心地说。

“你怎么啦,困了吗?”他问。

她的心扑通跳了一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要一接近正题,她就有这样的反应。

“还没困,”她装出精神饱满的样子说,“什么事?”

“身体不舒服?”他又问。

“没有。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看你没精打采的!”

她紧紧抓住他的双肩,用假装满不在乎的声音否认道:“没有,没有!”而这声音却说明她的确百无聊赖。

他带她走出林阴道,让她的脸朝着月光。

“你看着我!”他凝视着她的眼睛说。

“看你这样子,会以为你……不幸福! 今天你的眼睛真奇怪,不仅是今天……奥莉加,你怎么啦?”

他搂着她的腰,又带她走进林阴道。

“你知道,我……饿了!”她强颜为笑。

“别撒谎,别撒谎! 我不喜欢你说谎!”他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

“不幸福!”她用责备的口气说,同时要他在林阴道上停下来,“要说我不幸福,那……只是因为我太幸福了!”她的语调那么温柔,他禁不住吻了她一下。

她的胆子大些了。她也许不幸福的假定,虽然说得随便,像开玩笑似的,却出乎意料地唤起她一吐为快的愿望。

“瞧你这个人! 我并不觉得无聊,也不可能无聊,这你是知道的。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你刚才说的话。我也没有病,但是……我觉得烦闷……有时觉得烦闷……就是这样,如果躲不过你的眼睛的话。是的,我觉得烦闷,不知道为什么!”

她把头靠在他肩上。

“原来是这样! 为什么呢?”他向她俯下头,小声地问。

“不知道。”她说。

“总有原因吧。如果原因不在我，不在你周围，那就在你自己身上。有时这种烦闷是疾病的先兆……你身体好吗？”

“嗯，”她严肃地说，“也许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你看见我是怎样吃饭、散步、睡觉、工作的。忽然我好像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忧郁……好像……生活缺了什么……不，你不要听我说了，没意思……”

“你说，你说！”他急忙催她，“你刚才说生活缺了什么，还有呢？”

“有时我好像害怕这一切会改变，会结束……我自己也说不清！我会为一个愚蠢的念头而苦恼；以后还会怎样呢？……这幸福……整个人生究竟是什么呢……”她的声音越来越低，这样的问题使她难为情。“所有的欢乐、悲伤……大自然……都促使我去追求更多的东西，我逐渐变得对什么也不满足了……天哪！我竟有这些愚蠢的想法……这样想入非非……真惭愧……你别管，别瞧……”她一面跟他亲热，一面恳求地说，“这烦闷很快就会过去，我又会高兴起来，快乐起来，现在我不是已经高兴了吗？”

她胆怯地、温柔地偎依着他，真的不好意思了，而且好像在请求丈夫原谅她有这些“愚蠢想法”。

施托尔茨久久地询问她，她像病人面对医生似的，久久地诉说那些烦闷的征候，把心中模糊不清的问题都谈出来，向他描绘了心灵的骚动以及后来幻象是怎样消失的。总之，把她能记得起的、能注意到的都吐露出来。

施托尔茨低下头，又沿着林阴道走去，困惑不安地、全神贯注地思考妻子这番含糊不清的话。

她几次想看看他的眼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当他们第三次走到林阴道尽头时，她不让他转身，却把他引到月光下，用询问的目光察看了他的眼睛。

“你怎么啦？”她不好意思地问，“你笑我有这些愚蠢念头，是吗？我的烦闷很蠢，对吗？”

他没有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她急切地问。

“你一定知道我早就在观察你，但很久以来你却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你也让我沉默片刻,考虑考虑吧。你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你现在要考虑,而我却因为不知道你一个人会琢磨出什么来而痛苦。我真不该说！你最好还是说点什么……”

“我能对你说什么呢?”他沉思地说,“也许这还说明你有点神经失调。如果是这样,就该由大夫,而不是我来断定你是怎么回事。明天应该去请大夫……如果不是这样……”他说了半句,又沉思起来。

“如果不是这样,便怎样？说吧！”她心急如焚地缠着他。

他一面走,一面在思索。

“说呀！”她摇晃着他的手说。

“这可能是想得太多的结果,你的生命力太充沛……也可能是你已经成熟到这样一个阶段……”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请你说得大声点,安德烈！你这样自言自语,我受不了!”她抱怨说,“我对你说了一大堆蠢话,你却低着头自言自语！我真害怕跟你待在这漆黑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说你‘觉得烦闷,一些问题让人不安’,这话究竟怎么理解呢？我们以后再谈,看是怎么回事,也许又该下海游泳了……”

“你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如果……可能……已经成熟到……’,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她问。

“我想……”他慢吞吞地、沉思地说,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想法,好像讲出来难为情似的,“你瞧……有的时候……我想说,如果这不是神经失调的征兆,如果你完全健康,那么,可能你已经成熟到生命停止发展的阶段……再没有没猜破的谜,生命已全部展现在你面前……”

“你好像想说,我已经老了吧?”她连忙打断了他的话说,“你敢!”她甚至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我还年轻力壮……”她一边说,一边挺直身子。

他笑了。

“别害怕,”他说,“你好像永远不想老！不,不是那个问题……人到老年气衰力竭,便不再同生活搏斗了。不,你的烦闷和苦恼——如果像我理解的那样——毋宁说是力量的表现……活跃的、兴奋的头

脑有时会越出日常生活的界限去探寻，但找不到答案，于是就出现烦闷情绪……对生活暂时的不满足……这是心灵向生命询问它的奥秘时产生的烦闷……也许你就是这样的……如果确是如此，就不是愚蠢的想法。”

她叹了口气，更多的是由于高兴。她高兴的是她无须再担心，她在丈夫眼里没有一落千丈，而是相反……

“但是我很幸福，我并不是无所用心，我没有想入非非，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还需要什么呢？怎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她说，“这是病，是抑郁症！”

“是的，也许对蒙昧的、孱弱的、没有经过训练的头脑说来是抑郁症。这种烦闷和这些问题可能使许多人精神失常，而对于另一些人却是胡思乱想，像心灵的谵语……”

“幸福满得要溢出来了，我真想生活啊……可是忽然有一种带苦味的东西掺了进来……”

“啊！这是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①]！不仅需要忍受这烦闷，还要喜欢它，要尊重怀疑和问题。它们是生命力过于充沛的表征，多半在人处于幸福的顶峰而又没有粗鄙的欲望时出现。它们不是来自平淡的日常生活，因为生活在不幸和贫困中的芸芸众生顾不上这类问题，这些人只顾沿着生活的道路走下去，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疑惑的迷惘和各种问题引起的苦闷……但是对于及时遇到它们的人说来，它们不是负担，而是受欢迎的客人。”

“可是它们很难对付，它们使人烦恼，使人几乎对一切……无动于衷。”她犹豫地说。

“时间不会长。过后它们会使生活焕然一新。”他说，“它们把人带到不能提供任何答案的深渊边上，迫使人重新观察生活，更加热爱生活……它们唤起经过考验的力量来与自己搏斗，似乎是为了不让这种力量睡去……”

“为了受迷雾和幽灵的折磨！”她诉苦说，“本来是一片光明，突然

① 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普罗米修斯因盗天火给人类而激怒宙斯，被罚锁在悬崖上，由兀鹰啄食其肝脏。

有一个不祥的阴影投到了生活上面！难道没有办法吗？”

“怎么没有，依靠生活的支柱！如果没有生活的支柱，即便没有问题产生，活着也让人厌恶！”

“那怎么办呢？只好屈服和苦闷吗？”

“没有关系，要坚强起来，耐心而顽强地走自己的路。我俩不是提坦巨神[①]，”他搂着她说，“我们别跟着曼弗雷德[②]们、浮士德[③]们去对那些令人惶惑的问题挑战，也不接受它们的挑战。我们低下头，平心静气地度过困难时刻，然后生活和幸福又会向我们微笑……”

“如果它们总缠着我们不放，这烦闷也越来越让人不安呢？……”她问。

“那有什么？我们把它作为生活的新现象接受下来……不过我俩的生活中不会有那种事！那不是你一个人的烦闷，而是人类的通病，有一点溅到了你身上……当一个人脱离生活……没有支柱的时候，那很可怕。而我们……但愿你的烦闷正像我想的那样，而不是什么疾病的征兆……否则更糟。碰到这种灾难，我会精疲力竭地、孤立无援地倒下的……但是迷惘、烦闷、疑惑、问题难道能夺去我们的幸福、我们的……”

他没有说完，她发疯般地投入他的怀抱，用两手搂住他的脖子一动不动，像酒神的狂女[④]一样在狂热中忘掉了一切。

“无论迷惘、烦闷、疾病……甚至死亡，都不能！”她狂喜地低语道。她又成了一个幸福、平静而快乐的人。她觉得自己从未像此刻这样热烈地爱他。

“当心，别让命运女神把你的怨言偷听了去，”体贴入微的他讲起迷信的话来，“别让她认为你忘恩负义！她可不喜欢人们低估她的才干。直到现在你还在认识生活，以后你得经受生活的考验……等着吧，等着那疾风骤雨和艰难困苦的时刻吧……这样的时刻会到来，那

---

① 指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地后的儿子们。人们常把出类拔萃的人物称为“提坦”。

②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的主人公。

③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戏剧《浮士德》的主人公。

④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倪索斯出行时，总有一帮女人吵吵嚷嚷地、疯疯癫癫地相随，称为酒神的狂女。

时……你就顾不上这些问题了……爱惜自己的力量吧!"施托尔茨小声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这段话,以回答她那突然迸发的激情。他的话里有一种忧郁的调子,仿佛他已经远远地看到了"艰难困苦"似的。

他的忧郁的调子立刻震撼了她,她沉默了。她无限信赖他,信赖他的声音。他的沉思也感染了她,使她想得出了神。

她偎倚着他,机械地沿着林阴道慢慢向前走去,一言不发。她跟随丈夫畏怯地眺望生活的远方,到了那边,据她的丈夫说,"考验"的时刻就要来临,等待着他们的是"艰难困苦"。

她梦见的不再是蓝色的夜。展现在她眼前的是另一片生活天地,而不是跟他单独在一起的闲散无虑而又无比丰饶的幽居生活……

不。她梦见的是一连串让人落泪的损失、艰辛和无法避免的牺牲,是不得不弃绝由无所事事产生的闲情逸致的斋戒式的生活,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新情绪引起的哀号和呻吟。她梦见疾病、经营上的挫折、丈夫的亡故……

她浑身发抖,衰弱无力,但又怀着大胆的好奇心注视这新的生活方式,惶恐地观察着它,同时衡量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梦里,只有爱情没有背弃她,它是新生活的忠实卫士,但它也不同于往昔!

它的滚烫的呼吸没有了,明亮的光辉和蓝色的夜晚没有了。若干年以后,在未来深厚而严酷的生活所理解的爱情面前,这一切都像是儿戏。到那个时候,就再也听不见在大自然和生活的节日里,从小树林和花丛中传出来的接吻声和笑声,以及使人激动的深思熟虑的谈话……一切都"褪色了,消逝了"。

那永不凋谢、永不泯灭、如生命般坚强的爱情显露在他们的脸上,在共同的悲痛时刻闪耀在他们默默地、缓缓地交换的眼神里,而在无穷尽的生活磨难面前,又表现为和衷共济,强忍住眼泪,压低哭声……

另一些梦虽然遥远,但却是明确而严酷的梦,悄悄地渗入奥莉加的迷惘和疑惑中……

丈夫那坚定而令人宽慰的话语,还有奥莉加对丈夫的无限信任

都有助于她摆脱她那谜一样的、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烦闷，摆脱关于未来的预言般的噩梦，情绪饱满地往前走。

“迷雾”散后是光明的早晨，又该忙着尽母亲和主妇的责任了。花坛、田地、丈夫的书斋都在召唤着她。不过她并不以无忧无虑的自我陶醉的态度游戏人生，而是内心充满勇气地生活着，准备着，等待着……

她不停地成长着，越来越高大……安德烈发现，他以前对女人与妻子所抱的理想不可能达到，但他从未料到，即使奥莉加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体现了这个理想，他也感到很幸福。

同时他还得长时间地、几乎是一辈子，花不少心思，才能在自视甚高、自尊自重的奥莉加眼里将男子汉的尊严保持在同一个高度上。这不是出于庸俗的嫉妒，而是为了使水晶般的生活不致蒙上阴影。而只要她对他的信任稍有动摇，这是可能发生的。

这对许多女人都毫无必要，她们一旦出嫁，就顺从地接受丈夫的一切品质，无论好坏，无条件地容忍为她们准备好的地位和活动领域，或者同样顺从地向第一次偶然发生的恋情让步，立刻认为抗拒它是不可能的，或者不必要的，说什么“这是命运，是情欲，女人生性软弱”等等。

纵然丈夫才智超群，而才智正是男人的魅力所在，这种女人以丈夫的才智优势自豪，也不过像以贵重的项链自豪一样，而且还要以丈夫对她们可怜的女流之辈的种种诡计视而不见为条件。假使丈夫敢于识破她们的狡猾、无聊，有时甚至是邪恶的生活闹剧，这才智便使她们难受而又不自在了。

奥莉加不懂得这种对盲目的命运女神俯首帖耳的逻辑，也不理解女人的情欲和恋情。她一旦认定她所选择的男人的优点和他对她的权利，便信任他，并且因此爱他。如果她不再信任他，她也就不再爱他，对奥勃洛莫夫就是如此。

但那时她的步子还不稳，意志也不坚定。她刚刚开始观察和思考生活，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力量并且在收集素材；创造的过程还没有开始，生活的道路还没有找到。

而现在她已不是盲目地、而是自觉地信任安德烈，他成了她心目

中理想的尽善尽美的男子。她对他的信任越深、越自觉，他就越难使自己总处在一个高度上，越难使自己不仅做她头脑里和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做她想像中的英雄。她相信他到了这种程度，以至除上帝之外，她不承认他俩之间有任何其他中介人。

因此，她所承认的他的优点哪怕降低一丝一毫，她也不能忍受；他的性格中或头脑里出现任何一个不准的音都会引起惊人的不和谐。被毁坏的幸福大厦会把她埋在瓦砾堆下。如果她的力量还能保存下来，她会再去寻求……

不，这样的女人不会犯第二次错误。在这种信任和这种爱情崩溃之后，新生是不可能的了。

充实的、波涛汹涌的、青春永驻的生活使施托尔茨感到十分幸福，他小心翼翼地、积极机警地培育它，保护它，珍爱它。不过一想起奥莉加差一点被毁掉，已经找到的道路——两个生命汇合到一起——还可能分岔，由于不了解各种生活道路，还可能发生毁灭性的错误，如奥勃洛莫夫……他就从心底感到恐惧。

他吓得发抖。怎么！让奥莉加过奥勃洛莫夫给她安排的那种生活！一天天挨日子，做一位地主太太、孩子们的保姆、主妇，如此而已！

她所有的这些问题、疑惑、生活的狂热都会变为关心烦琐的家务，准备节庆、迎宾、家庭聚会、孩子的诞生宴和洗礼宴，关切丈夫的冷漠和昏睡！

到那个时候，婚姻便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是手段而非目的，成为出访、接待、宴会、晚会、无聊的闲谈的宽阔而固定不变的背景……

她怎么能忍受这种生活呢？起初她会挣扎，寻求和猜测生活的奥秘，哭泣，痛苦，然后习以为常，发胖，照吃照睡，日渐迟钝下去……

不，她不会这样。她会哭泣，痛苦，憔悴，在爱她的善良而软弱的丈夫怀里死去……可怜的奥莉加！

如果火不熄灭，生命不终止，如果力量支持得住并且要求自由，如果她像一只强健而目光锐敏的、暂时被软弱的手俘获的雌鹰一样，看见山岩高处站着一只比她更强健、目光更锐敏的雄鹰之后，便会振动双翅，向那边飞去，那又怎样呢？……可怜的伊利亚！

“可怜的伊利亚!”有一次施托尔茨想起过去的事,大声说。

奥莉加听见这个名字,她拿着刺绣活计的双手忽然垂到膝上。她把头往后一仰,深深地沉思起来。施托尔茨的感叹引起了她的回忆。

“他现在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问,“难道没办法打听吗?”

施托尔茨耸耸肩说:

“好像我们是生活在没有邮政的时代,人们各奔一方之后,彼此就渺无音信,都以为对方死了。”

“你最好还是给你的哪一位朋友写封信,我们至少能了解到……”

“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以外,什么也了解不到。不要朋友帮忙,我也知道他活着,身体健康,还住在那套房子里。至于他的情况如何,怎么忍受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在精神上已经死去,或者生命的火星还阴燃着,这些旁人是无法了解的……”

“啊,安德烈,别这么说,我听着又害怕又难过!我真想知道,可是又怕知道……”

她几乎要哭了。

“春天我们去彼得堡,我们亲自去了解。”

“光了解还不够,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

“我难道没有尽力?我没少劝他,没少为他奔走,也整顿了他的产业。他呢,哪怕有一点反应也好啊!当面他什么都答应,一走开,就完了,他又睡着了。跟他打交道就像跟酒鬼打交道一样!”

“为什么走开呢?”奥莉加急不可耐地说,“对他应该采取坚决行动,把他拽上马车拉走。现在我们也要搬到田庄去住,他离我们就近了……我们可以带他走。”

“这下我们可要操这份心了!”施托尔茨一面在室内来回踱步,一面议论道,“而且没完没了!”

“你觉得是负担吗?”奥莉加说,“这倒是新闻!我第一次听见你埋怨,不想操这份心。”

“我不是埋怨,”施托尔茨说,“我只是发议论。”

“这种议论是哪里来的?你自己明白,这件事枯燥无味而且麻

烦,对吗?”

她探究地望着他。他否定地摇摇头。

“不,不是麻烦,而是徒劳无益,我有时这样想。”

“别说了,别说了!”她不让他说下去,“我又会像上星期那样,整天想这件事,而且发愁。假如你对他的友情已经消失,你也应该出于对人的爱而操这份心。假如你疲倦了,我就一个人去,不带上他,我不出他的家门。我的请求会感动他的。我觉得,要是我看见他像死人一样,我会痛哭失声。也许眼泪……”

“能使他复活,你认为这样吧?”施托尔茨打断了她的话。

“不,不能使他复活到起来干一番事业,但是至少能迫使他看看周围,多多少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好一些。他不会再待在泥潭里,而是靠近配得上他的人,同我们在一起。上次我刚刚露面,他立刻就清醒过来,表示惭愧……”

“你还像从前一样爱他吗?”施托尔茨开玩笑地问。

“不!”奥莉加认真地若有所思地说,像是在审视过去,“我并不像从前那样爱他,不过他身上有些东西是我所爱的,使我至少对此忠诚不贰,不会变心,不像有些人那样……”

“这些人是谁?你说呀,毒蛇啊,咬我吧,是指我吗?你错了。如果你想了解实情,那么,是我教会你爱他,而且几乎铸成好事。如果没有我,你会从他身边走过而注意不到他。是我让你明白,他的智慧不比别人的逊色,只是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掩埋着,压抑着,它在沉睡而毫无用处。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珍视他,为什么还爱他?”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就因为他身上有比任何智慧更可贵的东西:一颗正直的、忠诚的心!这是他生来就有的宝贝。他经历了生活的波折,而这宝贝却完好无损。他在碰撞中一次又一次跌倒,渐渐变得冷漠,终于感到幻灭和绝望而沉沉睡去,失去了生活的力量,但却没有失去正直和忠诚。他的心从不发出一个不准的音,也沾不上一点污秽。任何漂亮的谎言都诱惑不了他,没有什么能把他引上虚伪的道路。任凭邪恶的海洋在他身旁汹涌澎湃,即使整个世界都受到毒害,乱成一团,奥

勃洛莫夫永远不会向谎言的偶像顶礼膜拜,他的心灵永远是洁净的、明朗的、正直的……这是一颗水晶石般透明的心。这样的人不多,很少遇见,他们是芸芸众生中的精华!什么也收买不了他的心,随时随地都可以信赖他。这就是你至今对之忠诚不贰的东西,也是你对他的关心永远不会使我难过的原因。我认识许多品格高尚的人,但是我从未遇见过心地比他纯洁、光明、朴实的人。我爱过许多人,但是从没有像爱奥勃洛莫夫那样持久而热烈。只要认识了他,就不可能不再爱他了。是这样吗?我猜到了吧?"

奥莉加不做声,眼睛看着手中的活计。施托尔茨沉思起来。

"难道我说得不全?还有什么呢?啊!……"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又高兴地说,"我忘了他的'鸽子般的温柔'……"

奥莉加笑了。她敏捷地放下活计,跑到丈夫跟前,搂住他的脖子,用熠熠生辉的眼睛直视着他有好几分钟,然后把头靠在丈夫肩上沉思起来。在她的记忆里又浮现出奥勃洛莫夫那若有所思的温和的面庞、他的温柔的目光、顺从的性格,最后是分手时他回答她的谴责的满含羞愧的可怜的微笑……她难过极了,真可怜他……

"你不会由他去,撒手不管了吧?"她说,仍旧搂着丈夫的脖子。

"绝不会!除非我们之间突然出现一道鸿沟,一堵高墙……"

她吻了吻丈夫。

"到了彼得堡,你带我去看他吗?"

他犹豫地沉默着。

"带我去吗?"她一定要他回答。

"奥莉加,你听着,"他一面努力松开妻子的双臂,一面说,"首先应该……"

"不,你说带我去,你要保证,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好吧,"他回答说,"不过第一次不带,第二次才带。我知道你会怎么样,如果他……"

"别说了,别说了!……"她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么,你带我去,咱们俩一定能把事情都办好。你一个人办不了,你不想办!"

"就这样吧,不过你会闹情绪,也许要闹很久。"他说,对奥莉加强迫他同意不大满意。

“你可要记住，”她一面坐下，一面说，“只有在他和你之间‘出现一道鸿沟，或者一堵高墙’的时候，你才能撒手不管。我不会忘记这句话。”

九

安宁与寂静笼罩着维堡区，笼罩着那里的没有铺砌的街道、木板人行道、可怜巴巴的花园、长满荨麻的水沟，水沟那儿的篱笆下边有一只脖子上套着一段绳子的山羊在起劲地吃草，或者呆呆地打盹儿。中午，一个录事路过，漂亮的皮靴高后跟在人行道上踏出橐橐的声响，小窗上的纱帘动了一下，一位官太太从天竺葵后边往外张望，或者一个姑娘的绯红的脸忽然在园子的篱笆上露了一下，又立即消失了，接着又有一张绯红的脸露了一下，也立刻消失了，后来两张脸轮流出现，荡秋千的姑娘们发出尖叫和笑声。

普舍尼岑夫人家里静悄悄的。无论谁走过这个小院，都会被真正的田园诗情吸引住。公鸡母鸡看见有人来，连忙躲到角落里去了，链子拴着的狗又跳又叫，阿库林娜停止挤奶，扫院工停止劈柴，两个人好奇地望着来客。

"您找谁？"扫院工问，在听见奥勃洛莫夫或者房东太太的名字以后，默默地向客人指了指台阶，又劈他的柴去了。客人沿着铺沙的洁净小道走向台阶，踏上梯级上铺着的洁净朴素的小地毯，拉拉擦得铿亮的门铃铜拉手，于是阿尼西娅，或者孩子们，有时是女主人或者扎哈尔，就出来开门，扎哈尔总是最后一个出来。

家里一切显得丰盛而兴旺，连女主人以前跟哥哥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比不上。

厨房、贮藏室、餐室里都有许多矮柜，里面放着各种器皿：大的、小的、正圆的、椭圆的盘子，调味汁缸和茶杯，一堆堆的碟子，铁的、铜的、陶瓷的罐子。

大玻璃橱里摆着女主人自己的和奥勃洛莫夫的银器。女主人的银器早已赎回，不再典当。

还有几排肚子挺大的大茶壶和小茶壶，几排瓷茶杯——有普通

的、彩绘的、描金的、带箴言的、带红心的、画着中国人像的。再就是一个个盛咖啡、桂皮、香草的大玻璃缸，水晶玻璃茶叶罐，盛黄油和醋的盂。

有好几层隔板上堆满一包包、一瓶瓶、一盒盒的家用成药、药草、湿敷用药水、药膏、酒精、樟脑、药面、薰香，还有肥皂、清洗花边和去污的药剂，等等。一句话，任何外省的任何家庭里任何善于持家的主妇有的，那里都有。

每当女主人猛然打开堆满这些东西的柜子时，她都不免要把头扭到一边，受不了扑面而来的各种刺鼻的气味。

在贮藏室里，火腿、干酪、糖块、干鱼、一袋袋干蘑菇和从芬兰人那里买来的干果都挂在天花板下面，以免老鼠来糟蹋。

地板上是一桶桶的食油，好几个带盖大钵装着酸奶油，还有一筐筐的鸡蛋——什么东西那里没有啊！得再来一位荷马才能完整详细地记述这家庭生活小方舟的各个角落里和各个橱架上存放的东西。

厨房是伟大的主妇和她的得力助手阿尼西娅的真正舞台。家里什么都有，都放在该放的地方，用起来很方便。可以说，处处整齐清洁，如果不算这幢房子里的惟一死角，那里光线和新鲜空气从来进不去，女主人的眼睛看不到，阿尼西娅那双横扫一切的敏捷的手也扫不到。那便是扎哈尔的窝。

他的小屋没有窗户，永恒的黑暗把它从人的居室变成黑洞洞的兽穴。每当扎哈尔在这小屋里遇见房东太太，而她提出某些改善和扫除这个窝的计划时，他便强硬地声称，确定刷子、鞋油和靴子应该放在哪里，怎样放，不是女人的事，说谁也管不着他为什么把衣服堆在地板上，被褥铺在炉炕后积满灰尘的角落里，说是**他**而不是她穿这些衣服，睡这被褥。提起他放在屋里的一把扫帚、几块木板、两块砖头、一个桶底和两块劈柴，他说都是他干活的时候非用不可的东西。至于为什么非用不可，他没有解释。他还说，灰尘和蜘蛛网并不碍他的事。一句话，他不到厨房去干涉她们的事，因此也不愿意她们来管他。

有一次他在他的小屋里碰见阿尼西娅，便对她表示了极度的蔑视，并且厉害地用胳膊肘儿朝她胸口捣去，使她不敢再来光顾。当这

件事提到最高一级,交给奥勃洛莫夫裁夺时,奥勃洛莫夫本想亲自去察看一番,从严处置。但是他把头探进那小屋里,只张望了一分钟,便啐了一口唾沫,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怎么样,你们赢了?"扎哈尔问女主人和阿尼西娅,她们跟奥勃洛莫夫一道来,指望着他的参与能导致某种变革。结果是扎哈尔满脸堆笑,使眉毛和颊须都往两边翘了上去。

别的房间处处明亮而整洁。褪色的旧窗帘不见了,客厅和书斋的门窗上挂着蓝色的、绿色的帷幔和有红色穗边的薄纱帘,都是女主人亲手缝制的。

靠枕雪白,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差点没碰到天花板。被子是丝绸的、绗过的。

有好几个星期,女主人屋里摆开几张呢面牌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奥勃洛莫夫的绸被和大袍子。

女主人亲自裁剪,絮棉花,绗棉被。她的结实的胸脯贴在活计上,两眼盯住它,需要咬断线头时,甚至把嘴也贴了上去。她十分喜爱做这些活儿,干起来从不觉得累:一想到这些衣被要裹住非凡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身子,让他暖和、舒适而又安逸,便感到快慰。

奥勃洛莫夫整天躺在自己屋里的沙发上,愉快地看着女主人的裸露的胳膊肘儿随着针线前后动着。他往往在她穿针和咬断线头的时候打个盹儿,像从前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一样。

"别再干了,您会累垮的!"他想让她歇一歇。

"上帝喜欢人们劳作。"她回答说,眼睛和手都没有离开活计。

他的咖啡总是细心地、干干净净地、香喷喷地端上来,和几年以前他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杂碎汤、通心粉加帕尔玛干酪、肉馅大烤饼、冷鱼汤、自家养的小鸡——这些菜肴按严格的顺序更换,使这里的单调的日子变变花样,令人愉快。

欢乐的阳光从早到晚直射进窗户里来,半天照着屋子的这一面,半天照着那一面;因为两面都是菜园,阳光不被遮挡。

金丝雀高兴地唱着。天竺葵和孩子们偶尔从伯爵家的花园里采来的风信子在小房间里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与纯哈瓦那雪茄烟味、女主人用力挥动着胳膊肘儿来捣碎的桂皮或者香草的气味混合在一

起，沁人心脾。

奥勃洛莫夫仿佛生活在一个金色画框里，这是一幅只有昼夜和季节变化的西洋景，没有任何别的变动，尤其没有特大的偶发事件足以从生活的底部搅起那往往是苦味而又混浊的全部沉渣。

自从施托尔茨解除了奥勃洛莫夫田庄对穆霍雅罗夫这窃贼的债务，穆霍雅罗夫和塔兰季耶夫也随之完全消失以后，一切敌对的东西也从奥勃洛莫夫的生活中消失了。现在他周围都是单纯的、善良的、爱他的人，他们都愿意全力支撑他的生活，使他不必关注和理会生活。

女主人正处在她的生命的巅峰，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实，只是跟从前一样说不出来，或者不如说，她根本没有想过。她只是祈求上帝保佑奥勃洛莫夫长寿，逃过一切“灾难、愤怒和穷困”，而把她自己、孩子们和这个家交给上帝去安排。但是显露在她的脸上的却总是那同样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完美的，十分满足的，再没有什么愿望的，因而也是罕见的，对另外一种天性的人说来，也是不可能的。

她发福了，那丰满的胸脯和双肩都显示着充裕和满足，眼睛流露出温和柔顺的心态和纯粹是对家务的操心。她恢复了过去主宰全家并且指挥顺从的阿尼西娅、阿库林娜和扫院工时的尊严而安详的态度。她和以前一样，走起路来好像在飘浮，从食橱飘到厨房，又从厨房飘到贮藏室，不慌不忙地、一板一眼地下命令，很清楚她在做什么。

阿尼西娅比从前更活跃，因为工作多了。她总在走动、忙碌、奔跑、干活，完全按女主人的吩咐行事。她的眼睛更亮了，那表情丰富的鼻子比她本人更惹人注意，在她关切、思考、盘算的时候就发红，在她沉默的时候也替她讲话。

女主人和阿尼西娅两人的穿着符合她们各自的地位和职务。女主人添置了一个大衣柜来放绸衣、披肩和大衣。她的包发帽是在河对岸，几乎是铸炮厂大街订制的，鞋子是从客商市场，而不是阿普克拉辛街买的。外出戴的帽子呢，你想想看，是从海员街买来的！阿尼西娅做完饭以后，特别是星期天，竟然穿毛料衣服。

只有阿库林娜仍然把下摆掖在腰里，扫院工即使在盛夏也离不

开短皮袄。

至于扎哈尔，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用灰燕尾服给自己改了一件短上衣。他的裤子是什么颜色的，领带又是用什么料子做的，也真没法说。他擦了靴子就去睡觉，或者坐在大门口呆呆地望着稀少的行人，或者坐在附近一家小店里，做从前在奥勃洛莫夫田庄和后来在戈罗霍夫大街上做过的同样的事。

奥勃洛莫夫本人怎样了？奥勃洛莫夫现在是那安逸、满足和宁静生活的充分而又自然的反映和表现。他不断审视和思考自己的生活，结果是越来越习惯于这种生活。最后他认定：他再没有什么地方好去，再没有什么需要追求，他的生活理想已经实现，虽然缺乏他曾经在想像中描绘过的在自己的田庄上，在农民和家仆中间过的无忧无虑的、阔绰的地主生活所具有的诗意和光彩。

他把他现在的生活看成是奥勃洛莫夫田庄生活的延续，只是地方色彩不同，时间色彩也有些不同。在这里，和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一样，他只付出很小的代价便得以摆脱生活，从生活那里赚得有保障的安宁。

他内心感到庆幸的是，他可以不再理会生活提出的讨厌的、折磨人的要求和威胁，离开了闪着充满巨大欢乐的闪电和响着充满巨大悲痛的雷鸣的地方。在那里，虚假的希望和幸福的美妙幻影诱惑着人；在那里，人被自己的思想折磨和煎熬着，被激情吞噬；在那里，理智有时胜利，有时失败；在那里，人不停地搏斗，遍体鳞伤地退出战场，却仍然不满意，不餍足。奥勃洛莫夫从未体验过斗争中得来的欢乐，便在思想上放弃了这欢乐。只有在没有运动、斗争和生活的被遗忘的角落里，他才从心底感到安宁。

要是他的想像力又活跃起来，要是他记起被忘却的回忆和没有实现的梦想，要是良心谴责他这样而不是那样地生活过来，他便睡不安稳，常常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为光明的、但已永远逝去的生活理想而哭泣，流出冰冷的绝望的眼泪，就像人们痛苦地意识到亲爱的逝者在世时，他们为他做得很不够而痛哭一样。

然后他望望四周，尝尝浮世的福祉，又平静下来，若有所思地看着夕阳怎样徐缓而平静地沉没在火一般的晚霞里，最后认定：他的生

命不只是碰巧如此简单，而且是注定了要如此简单，以便表现人类生活理想的平静的一面。

他认定：别人的天职是表现人类生活的不安定的方面，那是靠创造力和破坏力去推动的。各人使命不同啊！

这便是奥勃洛莫夫田庄上的柏拉图炮制出来的哲学。不管有什么问题，也不论职责和使命提出多么严格的要求，这哲学都能催他入睡。他由于天性和所受的教育，不是竞技场上的斗士，而是角逐的一个心平气和的旁观者。他那怯懦而慵懒的心灵承受不起幸福的忧虑或者生活的打击。所以他表现的是生活的一个边缘地带，自然不需要在生活中求索什么，或者改变什么，或者追悔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很少激动和悔恨。他逐渐静静地躺进他为他的余生亲手制造的普通的宽大棺材里，就像隐修院的长老们离开尘世给自己挖掘坟墓一样。

他已不再梦想建设田庄，让全家一齐搬过去。施托尔茨找来的管事在圣诞节前按时送来数目可观的收入，农民们送来谷物、小家畜、小家禽，家里一派丰盈喜庆的景象。

奥勃洛莫夫甚至还养了两匹马。由于他生性谨慎，他养的马都是挨上三鞭子才肯动的懒家伙。两鞭抽下去之后一匹马才摇晃一下，向旁边跨出一步，然后另一匹马跟着摇晃一下，也向旁边跨出一步。直到第三鞭下去，它们才伸直颈子、脊背和尾巴，一下子动起来，边跑边点头。它们把万尼亚送到涅瓦河对岸一所中学去，或者拉女主人去买东西。

逢谢肉节和复活节，全家人和奥勃洛莫夫一道出去游玩和赶集。他们有时也到剧院去订包厢座位，全家一起去看戏。

夏天他们到城外去，圣以利亚节上火药厂。生活在一个接一个的普通事件中过去。如果任什么人生的打击都达不到那些小小的平静的角落，可以说不会有什么破坏性的变化发生。可惜雷霆在震撼山岳的基础和广袤的空间的时候，它的隆隆声也传到了鼠洞里，虽然比较微弱，比较低沉，还是足以惊动鼠洞的。

奥勃洛莫夫像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一样，吃饭很香很多。他也像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一样懒洋洋的，很少走动和工作。他不顾自己年

岁越来越大，满不在乎地喝葡萄酒和醋栗伏特加酒，更不在乎饭后久睡不起。

忽然，这一切都改变了。

有一天，在午睡之后，他想从沙发上起来，却动弹不得；想说话，舌头也不听使唤。他惊恐万分，只能挥手求援。

如果他是跟扎哈尔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他可能要用一只手打手势直到翌日早晨，最后死掉，别人第二天才会发现。然而女主人的眼睛有预知能力，她不需要智慧，单凭她的心就能猜到奥勃洛莫夫情况不妙。

女主人一猜到是怎么回事，阿尼西娅立刻乘车出门去请大夫。女主人用冰块包住他的头，又从百宝柜里一下子拿出各种酒精、药水，以及根据习惯和传闻需要使用的一切。连扎哈尔也及时穿上了一只靴子，便登着一只靴子，和大夫、女主人、阿尼西娅一起照料主人。

大夫让奥勃洛莫夫恢复了知觉，给他放了血，然后告诉他，这是脑溢血，他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除少数情况外，不能喝伏特加酒、啤酒、葡萄酒、咖啡，也不能吃一切油腻的、香味浓烈的食品和肉类。大夫还规定他每天必须运动，只能在夜里适度睡眠。

没有女主人的眼睛，这些要求一项也不能兑现。但她竟使之成为制度，叫全家人都服从。她还用巧计，或者以她的柔情来帮助奥勃洛莫夫摆脱酒、午睡和油腻的烤饼的诱惑。

他刚刚要打盹儿，室内便有一张椅子自动倒下来，或者隔壁房里有只没用的旧杯盘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或者孩子们忽然吵起来，嚷得叫人受不了。如果这些办法无效，她就柔声唤他，问他什么事情。

花园里的小径通到菜园，奥勃洛莫夫早晚在这条路上散步两小时。她陪他散步，如果她有事，就让玛莎或者万尼亚陪他，再不然就由那位老相识——绝对服从的、毫无异议的阿列克谢耶夫做伴。

瞧，奥勃洛莫夫正扶着万尼亚的肩膀，沿着小径慢慢朝前走。万尼亚几乎已经是个青年人了，穿着中学生制服，好不容易控制着他的

矫健而急速的步伐，以便和奥勃洛莫夫步调一致。中风之后，奥勃洛莫夫有一条腿行动还不大方便。

“好了，万尼亚，咱们进屋去吧！”他说。

他们正朝房门走去，迎面碰到房东太太。

“这么早，你们往哪里走？”她问，不让两人进屋。

“怎么还早？我们来回走了二十趟，从这里到栅栏有五十俄丈，我们走了两俄里啦。”

“你们走了几趟？”她问万尼亚。

万尼亚踌躇起来。

“别胡说，你看着我！”她注视着儿子的眼睛威胁他说，“我马上就能看出来。你记住星期天吧，我不会让你上别人家去！”

“妈妈，我们真的走了……十二趟。”

“啊，你这个滑头！”奥勃洛莫夫说，“你总揪洋槐叶子，我可一直在数……”

“不行，再走走，我的鱼汤还没有烧好呢！”女主人作出这个决定，砰的一声把他们关在门外。

奥勃洛莫夫只好再数八趟才得进屋。

鱼汤在一张大圆桌上冒着热气。奥勃洛莫夫独自坐在沙发上，女主人挨着他坐在他右边的一把椅子上，左边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子，坐在有活门的童椅上。挨着这小孩坐的是十三岁的玛莎，再过去是万尼亚。这天阿列克谢耶夫也来了，坐在奥勃洛莫夫的对面。

“等一等，我再给您一点棘鲈鱼，今天碰到这么肥的！”女主人一边说，一边往奥勃洛莫夫的盘子里放棘鲈鱼。

“就着鱼吃馅饼才好呢！”奥勃洛莫夫说。

“我忘了，真的忘了！昨天我还想到过，我一点记性也没有了！”女主人耍滑头说。

“我也忘了给您的肉丸子加点白菜。”她对阿列克谢耶夫说，“请别见怪。”

她又在耍滑头。

“没关系，我什么都能吃。”阿列克谢耶夫说。

“真的，为什么不给他做火腿加豌豆或者煎牛排呢？”奥勃洛莫夫

问，“他爱吃……”

“我自己去看过，伊利亚·伊利奇，可是没有好牛肉！不过我吩咐给您做樱桃糖浆羹了，我知道您喜欢吃。”她对阿列克谢耶夫说。

果子羹对奥勃洛莫夫没有坏处，所以什么都同意的阿列克谢耶夫就应该喜欢吃它。

饭后，不管是谁，不管什么事，都不能阻止奥勃洛莫夫躺下。他通常就仰卧在那张大沙发上，不过只躺一小时。为了防止他睡着，女主人坐在沙发上斟咖啡，孩子们在地毯上玩耍，奥勃洛莫夫不得不参与。

“别再逗小安德烈，他要哭了！”他对正在逗孩子的万尼亚责备地说。

“玛莎，你瞧，小安德烈要磕在椅子上了！”他关切地警告说，那时孩子正往椅子下面爬。

玛莎便跑过去拉“弟弟”，她管这孩子叫“弟弟”。

房里沉寂了片刻。女主人到厨房去看咖啡煮好了没有，孩子们安静下来。屋里便响起了鼾声，起初很轻，像用了消音器一样，后来就大了一些。等女主人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壶进来的时候，那种只有在驿站房里才听得到的鼾声使她大为惊骇。

她向阿列克谢耶夫摇摇头，表示责备。

“我叫过他，可是他不听！”阿列克谢耶夫为自己辩解道。

她急忙把咖啡壶放在桌上，从地板上抱起小安德烈，把他轻轻地放到沙发上奥勃洛莫夫身旁。孩子从他身上爬过去，直爬到他的脸旁，然后抓住他的鼻子。

“怎么啦？是谁？”奥勃洛莫夫醒来之后不安地问。

“您睡着了，小安德烈爬上来就把您弄醒了。”女主人温柔地说。

“我什么时候睡着了？”奥勃洛莫夫一边分辩说，一边把孩子揽在怀里，“难道我没有感觉到他向我爬过来吗？我全都感觉到了。啊，淘气包，抓我的鼻子！瞧我治你！等一等！”他抚爱孩子，跟他亲热，然后把他放在地上，大声叹了口气。

“您讲点什么给我们听吧，伊万·阿列克谢伊奇！”他说。

“都说过了，伊利亚·伊利奇，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怎么没有什么可说的？您常跟人来往，难道没有听说什么新鲜事儿吗？我想您看书的吧？”

“是的，有时候看，或者别人朗读和谈话，我在旁边听着。比如昨天在阿列克谢·斯皮里多内奇家，他的少爷是一位大学生，朗读了……”

“读什么？”

“讲英国人的，他们把枪支和火药给什么人运去，阿列克谢·斯皮里多内奇说，要打仗了。”

“运给谁了？”

“运到西班牙或者印度，我记不清了，只是公使很不满意。”

“哪国的公使？”奥勃洛莫夫问。

“这我可忘了。”阿列克谢耶夫一边说，一边仰起鼻子看天花板，尽力回忆着。

“跟谁打仗？”

“好像是跟土耳其巴夏。”

“好吧，还有什么政治新闻？”奥勃洛莫夫沉默了一阵子以后，又问。

“有人写文章说，地球越来越冷，总有一天会完全冻结的。”

“哦！这是政治吗？”奥勃洛莫夫说。

阿列克谢耶夫慌了神。

“那位大学生先提到政治，”阿列克谢耶夫辩解道，“然后接二连三地读下去，没有说什么时候政治新闻告一段落。后来我才知道，已经在谈文学了。”

“文学方面他读了些什么呢？”奥勃洛莫夫问。

“说最优秀的作家是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津、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

“普希金呢？”

“普希金不在内。当时我也想过，为什么普希金不在内！他可是**颠**才。”阿列克谢耶夫说，把**天**说成**颠**。

接着大家都沉默了。女主人拿来活计，一针一针地缝起来，时不时地看看奥勃洛莫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用敏锐的耳朵仔细听着，是不



克利亚奇科 绘

是什么地方出了乱子,发出响声,扎哈尔是不是跟阿尼西娅在厨房里骂架,阿库林娜是不是在洗碗,院子里的栅栏门是不是响了,就是说,扫院工是不是出门上酒馆去了。

奥勃洛莫夫默不作声,陷入沉思中。这沉思似睡非睡,他让思绪任意飘移,并不集中在哪一点上,静静地倾听心脏有节律的跳动,还像一个不特意看什么东西的人一样,偶尔不紧不慢地眨动眼睛。他进入一种不可捉摸的、谜一样的状态,类似幻觉。

有时人在一种少有的沉思默想的瞬间,忽然会觉得眼前的情景是他从前在某时某地经历过的,也许只是梦见过,也许确实经历过,但是已经忘记了。不过他看见当时坐在他旁边的那些人此刻又坐在这里,他们说的也是以前说过的话,然而想像力无法再把他带回到那里去,记忆不能使过去复活,只能使人沉思。

眼下奥勃洛莫夫正遇到这种情况。以前在某个地方曾经有过的那种寂静重又包围着他,熟悉的钟槌在摆动,他又听见咬断线头的声音和熟悉的耳语:"我怎么也纫不上针。玛莎,你来吧,你的眼睛尖!"

他懒洋洋地、机械地、仿佛是在昏迷中望着女主人的脸。一个熟悉的、他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形象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他想弄清楚他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听见过这些声音……

他仿佛看见他的祖屋里那间昏暗的、用蜡烛照明的大客厅,已经故去的母亲和她的客人们坐在圆桌旁默默地做针线活儿,父亲在默默地踱步。现在和过去汇合了,交织在一起了。

他觉得他到达了乐土:那里流着奶和蜜,人们不需劳作就有面包吃,而且穿金戴银……

他听见人们在谈梦和预兆,听见杯盘刀叉的响声,紧偎着保姆,倾听她用颤抖的老人的声音说:"绝代美女!"同时指着女主人的影像。

他觉得,此刻和当时一样,仍旧是那片云在蓝天上飘浮,同样的轻风吹进窗来,拂动他的头发,奥勃洛莫夫田庄的一只公火鸡在窗下走动,大声地叫唤。

忽然狗叫了起来,一定是有客人来到。莫非是安德烈和他父亲从韦尔赫廖沃村来了?这可是他最高兴的日子啊。看来真的是他,

脚步声越来越近,门打开了……“安德烈!”奥勃洛莫夫说。他面前的的确确站着安德烈,不过不是小男孩,而是成年男子。

奥勃洛莫夫清醒了,现实中的真正的施托尔茨就站在他面前。这不是梦,不是幻觉。

女主人连忙抱起幼儿,又从桌子上拿起自己的活计,把两个大孩子一齐领走。阿列克谢耶夫也溜了。留下施托尔茨和奥勃洛莫夫两个人面面相觑。施托尔茨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奥勃洛莫夫。

“是你吗,安德烈?”奥勃洛莫夫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有久别重逢的情人对自己的女友才会这样发问。

“是我。”施托尔茨小声说,“你还活着,身体好吗?”

奥勃洛莫夫拥抱了他,紧贴在他身上。

“唉!”奥勃洛莫夫长吁一声,算是回答。这一声“唉”充分吐露出长久以来隐藏在他胸中的忧愁和喜悦,这种感情可能是两人分别以来他从未向任何人或就任何事发泄过的。

他们坐下,各人又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

“你身体好吗?”施托尔茨又问。

“谢天谢地,现在还好。”

“那么说,你病过?”

“是的,安德烈,我中过风……”

“真的吗?天哪!”施托尔茨吃惊而又关切地说,“但是没有后遗症吧?”

“没有什么,只是左腿不大方便……”奥勃洛莫夫回答说。

“哎,伊利亚,伊利亚!你怎么啦?你完全沉沦了!这段时间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有四五年没见面了啊!”

奥勃洛莫夫叹了口气。

“你为什么不去奥勃洛莫夫田庄?为什么不写信?”

“对你说什么好呢,安德烈?你了解我,你就别多问了!”奥勃洛莫夫悲哀地说。

“你一直住在这间屋子里吗?”施托尔茨一面环顾房间,一面说,“没有搬家?”

“是的,一直住在这儿……现在我也不想搬了!”

"怎么,坚决不搬了?"

"是的,安德烈……坚决不搬了。"

施托尔茨凝视了他一阵子,思索起来,并且在室内走来走去。

"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怎么样啦?她身体好吗?她现在在哪儿?还记得吗?……"

他没有把话说完。

"她身体很好,记得你,就像昨天才分手似的。我马上告诉你她在哪儿。"

"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健康……但是,伊利亚,你告诉我:你说你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是开玩笑吧?我可是来接你的,要把你带到我们田庄上去……"

"不,不!"奥勃洛莫夫显然吓慌了,压低声音,看看房门说,"求你别谈起这事,别说……"

"为什么?你怎么啦?你了解我,我早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绝不退让。以前各种事缠着我,现在我有空闲时间了。你应该和我们一起生活,住在我们家附近,我和奥莉加已经决定了,就这么办。幸好我看见你还是老样子,没有更糟。我本来就没指望……咱们走吧!……我准备把你硬拖走!应该换个样子生活,你明白该怎么生活……"

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听他的长篇大论。

"别嚷嚷,请你小声点!他们……"

"他们怎么样?"

"会听见的……女主人会以为我真的想走……"

"那又怎么样?让她以为这样好了!"

"哎呀,那怎么行!"奥勃洛莫夫打断了他的话说,"安德烈,你听我说!"他忽然用从未有过的坚决口气说,"别白费力气,别劝我,我要留在这儿。"

施托尔茨吃惊地看着他的朋友。奥勃洛莫夫平静而坚决地望着他。

"你完了,伊利亚!"他说,"这座房子,这个女人……这种生

活……这可不行，咱们走，走吧！”

他抓住奥勃洛莫夫的袖子，把他往门口拉。

“你为什么要把我带走？上哪儿去？”奥勃洛莫夫一边反抗，一边说。

“离开这个坑，这个泥潭，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去，到有正常而健康的生活的地方去！”施托尔茨严厉地、几乎是命令式地坚持说，“你待在什么地方？成了什么？好好想想吧！难道这就是你追求的生活：像鼹鼠一样躲在洞里睡大觉吗？你回忆回忆过去吧……”

“别提了，别触动过去，那是无法挽回的！”奥勃洛莫夫说，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有思想，有充足的理智和意志，“你想拿我怎么样呢？我已经永远脱离了你想带我去的那个世界。你没有办法把裂开的两半重新焊成一个整体。我的弱点已经使我跟这个坑长在一起了，你若把我拉开，我就会死。”

“你回头看看，你待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

“我知道，我能感觉到……唉，安德烈，我什么都能感觉到，什么都明白。我早就觉得活在世上惭愧得很！但是我不能跟着你去走你的路，就算我有这愿望……也许，上一次还有可能。现在……（他垂下眼睑沉默了片刻）现在迟了……你走吧，不要在我身上花费时间了。我配有你这样的友谊，上帝明鉴；但是我不配让你奔忙。”

“不，伊利亚，你好像有话要说，可是没有都说出来。不过，我无论如何还是要带你走。我之所以要带你走是因为我有怀疑……你听着，穿上衣服，上我那儿去，在我那儿待一晚上。我有好多好多事要告诉你，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没听说吧？……”

奥勃洛莫夫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我忘了，你不跟人来往。走吧，我都讲给你听……你知道吗，谁在大门外马车上等我……我去叫进来！”

“奥莉加！”奥勃洛莫夫忽然惊恐万状地喊了一声，连脸色都变了，“看在上帝分上，别让她进来，你快走吧。再见，再见，看在上帝分上！”

他几乎要把施托尔茨推出去，但是施托尔茨不动。

"不带着你，我就不能上她那儿去，我答应了，你听见了吗？伊利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你只能拖延，但是不能把我赶走……要不明天，要不后天，我们总还是会见面的！"

奥勃洛莫夫没有做声，他低下头，不敢看施托尔茨。

"什么时候走呢？奥莉加要问我的。"

"唉，安德烈，"奥勃洛莫夫抱住他，把头靠在他肩上，用温柔的、恳求的语调说，"再不要管我了……忘掉我吧……"

"怎么，永远不管吗？"施托尔茨一面惊讶地问，一面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看着他的脸。

"是的！"奥勃洛莫夫低声说。

施托尔茨向后退了一步。

"这是你吗，伊利亚？"他谴责道，"你为了她，为了这个女人，把我推开！……天哪！"他几乎要叫起来，像是感受到突如其来的痛苦，"那小男孩，我刚才看见的……伊利亚，伊利亚！快离开这儿，咱们走，快走吧！你竟落到这步田地！这个女人……她算你的什么人……"

"妻子！"奥勃洛莫夫平静地说。

施托尔茨呆了。

"这小男孩是我的儿子！起名安德烈，来记念你！"奥勃洛莫夫一口气说完了这句话，因为吐露了心事和卸下了包袱而平静地舒了一口气。

这回是施托尔茨变了脸色。他用惊讶的、差不多是茫然的目光看着四周。他面前忽然出现"一道鸿沟"，"一堵高墙"。奥勃洛莫夫似乎已不存在，从他眼前消失了，失踪了。他感到刺心的疼痛，正像一个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去见久别的朋友，却发现他早已不在人世时所感受到的一样。

"完了！"他机械地低声说，"我对奥莉加说什么呢？"

奥勃洛莫夫听到最后一句话，似乎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他向施托尔茨伸出双臂，两人像人们投入战斗前或者临死的时候那样默默地紧紧拥抱。这拥抱压下了他们的话语、眼泪、感情……

"别忘了我的小安德烈！"这是奥勃洛莫夫的最后一句话，话音几

乎听不见。

施托尔茨默默地缓步走出房间，心事重重地经过院子，坐上马车，而奥勃洛莫夫则坐到沙发上，把胳膊肘儿支在桌子上，用双手掩住脸。

"不会的，我不会忘掉你的小安德烈。"施托尔茨经过院子走出去的时候伤感地想，"你完了，伊利亚。现在已经用不着对你说，你的奥勃洛莫夫田庄不再是穷乡僻壤，该它交好运了，阳光照到了那里！我也不想告诉你，四年之后那里将是铁路线上的一个站，你的农民将去筑路基，然后你的谷物将用火车运到码头上去……还要在那里……办学校……学文化，再往后……算了吧，新的幸福的曙光会吓坏你，刺痛你那不习惯见光明的眼睛。但是我要把你的小安德烈引到你没能去的地方……和他一起去实现我们青年时代的梦想。"他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小屋的窗户，又说："再见吧，古老的奥勃洛莫夫田庄！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怎么样？"奥莉加问，她的心跳得厉害。

"没什么！"施托尔茨干巴巴地说。

"他身体好吗？"

"嗯。"施托尔茨勉强答道。

"你怎么这样快就出来了？为什么不叫我去，也不把他带来？让我去！"

"不行！"

"出什么事啦？"奥莉加惊恐地问，"难道'出现一道鸿沟'了吗？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沉默着。

"究竟出了什么事？"

"奥勃洛莫夫精神！"施托尔茨阴郁地说。后来不管奥莉加怎么盘问，一直到家他都阴郁地沉默着。

十

又过了五年，维堡区发生了许多变化。通往普舍尼岑夫人家的那条荒凉的街道两旁盖起了一些别墅，有一幢长长的砖砌的官家楼房高高地耸立在前面，使得欢快的阳光再也照不进这懒散而又好静的人的居室。

这小房子也有些破旧了，显得又乱又脏，好像一个不洗澡也不刮脸的人。油漆剥落，排雨水的管子多处损坏，所以院子里有好些泥潭，不得不像从前那样搭条窄木板走路。有人走进栅栏门的时候，老狗也不使劲跳了，只在狗窝里懒洋洋地、嘶哑地叫几声。

屋里的变化更大了！如今当家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嬉戏的已不是以前的那几个孩子。火爆性子的塔兰季耶夫那张酒糟脸时不时地又在这里出现，惟命是从的阿列克谢耶夫不见了。扎哈尔和阿尼西娅也不露面了，新来的胖厨娘在厨房里独断专行，不爱执行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的轻声的吩咐，而且态度粗暴。把下摆掖在腰里的阿库林娜仍旧洗她的盆盆罐罐，而那个睡眼惺忪的扫院工仍旧穿着那件短皮袄，在他的陋室里度他的残年。在清晨和午间固定的钟点，穆霍雅罗夫的身影重又在围栅前面闪过，他还是夹着一个大公文袋，不论冬夏都穿一双胶皮套鞋。

奥勃洛莫夫怎么样了？他在哪里？在哪里呢？他的遗体安息在附近的墓地里，在灌木丛中一处幽静的地方，在朴素的瓶形墓饰下面。朋友手植的丁香树在他的坟头打着盹儿，还有苦艾静静地散发着苦味。仿佛有寂静的天使亲自守护着他，让他安眠。

不管爱妻怎样小心谨慎地照看着他的生命的每一瞬间，那恒久不变的安适、寂静和慵懒终于使他的生命机器停止了转动。奥勃洛莫夫看来是没有痛苦地逝去了，好像一座忘记上发条的钟停止了走动一样。

谁也没有看见他活着的最后几分钟,没有听见他临死的呻吟。第一次中风一年以后,他再次中风,又安全地渡过了危险,只是变得苍白,而且虚弱,饭吃得很少,也很少去花园散步,越来越不爱说话,喜欢沉思默想,有时甚至掉泪。他预感到死亡临近了,害怕死。

有几次他觉得很不舒服,但都过去了。一天早晨,女主人照例给他端来咖啡,发现他已经安详地死在床上,就像睡着了一样,只是头稍微地离开枕头,一只手痉挛地压在心窝上,大概是血涌了上来,就停在那里了。

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寡居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她哥哥干过几次包工,又破了产,后来靠施用巧计,磕头作揖,好歹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在“农民登记”的衙门里任秘书,从此又像以前一样步行上班,带回一些二十戈比、二十五戈比、五十戈比的硬币,存放在一个避人耳目的小箱子里。伙食又像奥勃洛莫夫到来之前那样粗糙而简单,但是油水大,量也多。

现在穆霍雅罗夫的妻子伊琳娜·潘捷列耶夫娜成了家里的第一号人物,就是说,她有权晚起床,一天喝三次咖啡,换三次衣裳,家务事她只关心一件:她的裙子要浆得尽可能硬些。其余的她一概不过问。于是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和以前一样是家里的活钟摆:她照管厨房和伙食,给全家人准备茶和咖啡,缝缝补补,照管内衣、孩子们、阿库林娜和扫院工。

怎么会这样呢?她可是奥勃洛莫夫夫人,是位地主太太。她本来可以自己单过,不依赖任何人,也不缺什么。那么是什么情况迫使她挑起别人的家务的重担,照料别人的孩子们,为各种琐事奔忙呢?要知道一个女人肯做这些事,不是出于爱情、出于对家庭的神圣责任感,就是为了有碗饭吃。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完全有权使唤的仆人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到哪里去了?丈夫留给她的活信物小安德烈又在哪里?还有她前夫留下的两个孩子呢?

孩子们都有了归宿。万尼亚毕业后就任公职,玛莎嫁给一处官家房产的管理员,小安德烈被施托尔茨夫妇领去培养教育,他们把这孩子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阿加菲娅·马特维耶夫娜从未将小安德烈的命运和两个大孩子的命运混淆起来、同等对待,虽然在心里可能

是无意识地把他们三人摆在相同的位置上。不过她还是把小安德烈的教育、生活方式和前途与万尼亚、玛莎的生活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

“那两个算什么？跟我一样邋遢，”她漫不经心地说，“他们生来是干苦活的。这个呢，”她差不多用尊敬的口吻谈到小安德烈，如果不是胆怯地、便是小心翼翼地爱抚着他，“这个可是小少爷！瞧他长得多白净，多水灵，手脚多小，头发跟丝似的。跟他故世的爸爸一模一样！”

所以她毫不争辩地，甚至有几分高兴地接受了施托尔茨提出的抚养小安德烈的建议，认为他真正的去处在那里，而不在这个卑微的角落，她那些邋遢的侄儿侄女们住的地方。

奥勃洛莫夫死后，她跟阿尼西娅和扎哈尔在这所房子里过了半年，痛不欲生。她踩出一条通向亡夫的坟墓的小径，哭坏了眼睛，几乎不吃不喝，只靠茶维持生命，常常通宵不能成寐，心力交瘁。她从不向人诉苦，好像他离开她越久，她越孤僻忧伤，跟谁也不来往，甚至疏远了阿尼西娅。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

“你们女主人还在哭她的丈夫吧？”市场上那个摊贩对来买食物的厨娘说。

“还在为丈夫伤心呢！”墓地教堂的执事指着她，对烤圣饼的女人说。这位悲痛欲绝的寡妇每周都去教堂祷告和哭泣。

“她还在伤心呢！”她哥哥家里的人都说。

有一天，哥哥全家，连那些孩子，甚至还有塔兰季耶夫，突然闯进她家，借口是来吊唁。他们说了一大堆安慰人的庸俗话，劝她“别毁了自己，要为了孩子们多保重”等等。这些话十五年前她第一个丈夫去世时他们也对她说过，那个时候起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却不知道为什么使她感到烦恼和厌恶。

当他们谈起别的事，告诉她现在又可以住在一起的时候，她倒觉得轻松得多。他们说，她“在自己人中间痛苦的日子好熬一些”，还说这对他们也好，因为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要求给她点时间考虑。又过了大约两个月的伤心日子，她终于同意住在一起。这时施托尔茨已经把小安德烈领走了，就剩下她

孤零零一个人。

她穿着深色衣服，颈上围着黑色的毛料头巾，像影子一般从内室走进厨房，和从前一样开关食橱，缝缝补补，熨平花边，但是动作慢了，有气无力。她说话的声音也轻了，好像有些勉强。她的目光也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地从一件东西转移到另一件东西上，而是常常凝神呆望，流露出内心隐藏着的思想。从她有意识地、久久地注视她丈夫那张僵死的脸庞的时候起，这思想无形中就挂在了她的脸上，而且一直留在那里了。

她在屋子里走动，用双手做一切必需做的事，但是她的思想却没有参与。当她守在丈夫的遗体旁边的时候，丧夫似乎突然使她悟到了自己的生命，开始思索它的意义，这思索便一直像影子一般罩在她的脸上。她哭出了自己的极度悲伤之后，便把意念集中在这一损失上。对她说来，除了小安德烈以外，一切都已死去。只在看见小安德烈的时候，她的生机才能苏醒，面容活泼起来，两眼充满喜悦的光辉，然后流下回忆的泪水。

她觉得她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她哥哥因为白花了一个卢布或者未能少花一个卢布，因为菜烧焦了或者鱼不新鲜而生气也好，她嫂子因为裙子浆得不够硬或者茶不浓不热而发火也好，胖厨娘说话无礼也好，她都不在意，好像别人说的不是她似的。她甚至听不见这样恶毒的耳语："人家是太太，是地主太太！"

她以居丧者的尊严和温顺的沉默来回答这一切。

在圣诞节、复活节、谢肉节狂欢的晚上，一家人都高高兴兴地唱歌和吃喝，她却在一片欢乐声中突然涕泗滂沱，躲到一边去了。

然后她又控制住自己，有时甚至在她的兄嫂面前感到自豪和对他们的怜悯。

她明白，她的生命已经辉煌过了，上帝曾经把灵魂注入她的生命，然后又把它取走了。她明白，阳光曾经照亮她的心房，现在永远黯淡了……是的，永远黯淡了。不过她也永远认清了自己的生命的意义。现在她知道她为什么活着，不是毫无意义地活着。

她爱得那么多，那么完全：她是把奥勃洛莫夫当作情人、丈夫和地主老爷来爱的，只不过和以前一样，她永远不会把这一点告诉任何

人。她周围也没有人能理解她。她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语言呢?在她哥哥、塔兰季耶夫和嫂子的语汇里不存在这些词语,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概念。只有奥勃洛莫夫能理解她,可是她从未向他吐露过,因为那个时候她自己还不明白,也不会表达。

岁月流逝,她越来越多地、越来越清楚地懂得了她的过去,并且把一切越来越深地藏在心里,人也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内向。七年转瞬间过去了。这七年的宁静的光芒照亮了她的一生,她再不希望什么,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

只在施托尔茨从乡下来彼得堡过冬时,她跑到他家里去,贪婪地瞧着小安德烈,温柔而胆怯地抚爱他。她本想对施托尔茨说几句话感谢他,把积在胸中的一切向他吐露出来,他一定会明白,可是她不会说,只好跑到奥莉加跟前,将嘴唇紧紧贴在她的手上,任热泪像泉水般涌出眼眶,使奥莉加禁不住和她一起痛哭。施托尔茨激动不已,连忙从房间里走出去。

共同的爱,对逝者水晶般清澈的心灵的共同怀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他们恳求她跟他们一起去乡下住,留在小安德烈身边,可她总是说:"生在哪儿,长在哪儿,就该死在哪儿。"

施托尔茨给她送去田庄收支账目,捎去她应得的一份收入,也是徒然,她统统退回,请施托尔茨代小安德烈保管。

"这是他的,不是我的,"她固执地说,"他将来用得着。他是少爷,我就这样也能过。"

十一

一天中午时分，两位绅士在维堡区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有辆轿式马车慢慢地跟在后面。一位绅士是施托尔茨，另一位是他的朋友，是位作家，胖胖的身子，脸上表情冷漠，两眼露出沉思的、困倦欲睡的神情。他们走到教堂前面。礼拜刚结束，人们从教堂里涌出来，外面有形形色色的乞丐。

"我真想知道，这些乞丐是从哪里来的？"作家望着那些乞丐说。

"从哪里来？从各个角落和缝隙里爬出来……"

"我不是问这个，"作家说，"我想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乞丐，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是突然发生的呢，还是逐渐形成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了解这个干什么？莫非想写《彼得堡的秘密》[①]？"

"也许是吧……"作家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说。

"现在就有机会。你随便找一个乞丐，花一个银卢布把他的全部故事买下来，写成文字，转手卖书，就能赚一笔钱。你瞧这老头子，是个最普通的乞丐。嘿，老头子！你过来！"

老头子听见有人叫他，转过身来，脱下帽子，走到他们跟前。

"慈悲的老爷们！"他哑着嗓子说，"帮帮一个打了三十次仗的又穷又残废的老兵吧……"

"扎哈尔！"施托尔茨吃惊地说，"是你吗？"

扎哈尔忽然语塞，他手打遮阳，定睛看了看施托尔茨。

"大人见谅，我认不出来……我瞎了！"

"把你主人的朋友施托尔茨都忘了！"施托尔茨责备他。

---

① 原文为法语。施托尔茨讽刺不少俄国作家摹仿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

“哦，是安德烈·伊万内奇老爷！天哪，我瞎了，没办法呀！老爷，我的亲爹！”

他连忙去抓施托尔茨的手，没有抓到，只吻了吻他的衣襟。

“上帝让我这条该死的老狗活到这样高兴的日子……”他号叫道，说不清是哭还是笑。他的脸好像给烫伤过，一条红疤痕从额头直延伸到下巴。鼻子发青。头完全秃了，颊须和从前一样宽，只是乱蓬蓬的，像毡子一样，而且花白了。他穿一件完全褪了色的、还缺一边下摆的破军大衣，赤脚穿一双破套鞋，手里拿着一顶完全磨破了的皮帽子。

“仁慈的主啊！今天你赐给我多大的恩典，让我过上节了……”

“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为什么？你不害臊吗？”施托尔茨严厉地问。

“啊，安德烈·伊万内奇老爷！有什么法子呢？”扎哈尔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吃什么？阿尼西娅活着的时候，我没这样闲逛过，有一口饭吃啊。等她害霍乱死了以后——愿她进天堂吧——太太的哥哥就不乐意要我了，说我白吃饭。我一走过米海·安德烈伊奇·塔兰季耶夫身边，他就想方设法从后面踢我。日子没法过！我挨了多少骂哟！先生，您信不信？我气得连面包都咽不下去。要不是太太——上帝保佑她健康！”扎哈尔一边说，一边画十字，“我早就冻死了。她给我过冬的衣服，面包要多少有多少，让我在炉炕上睡——这都是她的好心。就因为我，别人也数叨起她来，我就走了，走到哪儿算哪儿吧！我过这苦日子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为什么不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呢？”施托尔茨问。

“安德烈·伊万内奇老爷，这时候上哪儿找地方去？我去过两个地方，人家都不中意。现在世道变了，跟从前不一样，更糟了。现在人家要识字的当仆人，再说那些有地位的老爷家都不兴让好多人挤在前室里，都只要一个仆人，最多两个。老爷们自己脱靴子，因为人家发明了一种玩意儿！”扎哈尔伤心地说，“真叫丢人现眼，老爷气派全没了！”

他叹了口气。

“我总算在一个德国商人家找到了事，安顿下来，在前室侍候。

开头挺好。可后来他让我上饭厅去,那是我干的事吗?有一天我拿餐具,说是什么波希米亚瓷器,地板又滑,该死的!我的两腿忽然分开了,手上的瓷器跟托盘一块儿哗啦啦都摔在地板上,人家就把我撵出来了!后来有一位老伯爵夫人看好了我的相貌,说我'模样令人敬重',雇我看门。这职位不错,自古以来就有。你只消神气十足地坐在椅子上,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摇晃,有人来了,别马上答理,先吼一阵子,然后再放他进去,或者撵他走,看需要。对尊贵的客人当然要用槌形杖向他们一挥,表示敬意,就像这样!"扎哈尔用手挥了一挥,"干这事体面,不用说啦!只是这位太太真难侍候,上帝保佑她吧!有一回,她到我的小屋里来,看见一只臭虫就直跺脚,大喊大叫,好像臭虫是我发明的似的!哪家没有臭虫呀!还有一回,她从我跟前走过,闻出我身上有酒味……好厉害的太太!她就把我辞了。"

"你身上真的有股酒气,直冲鼻子!"施托尔茨说。

"那是因为伤心,安德烈·伊万内奇老爷,真的是因为伤心。"扎哈尔痛苦地皱着眉,哑着嗓子说,"我也试过赶马车的活儿。找到一家主人,可是我的脚冻坏了,也没有力气,人老了!我又碰到一匹野性马,有一回它冲到车子下面去了,差点伤了我。还有一回撞了一个老太婆,给抓到警察局去……"

"行了,行了,别再流浪,也别酗酒,到我那儿去,我给你一个落脚的地方,咱们一起到乡下去,你听见了吗?"

"安德烈·伊万内奇老爷,我听见了,可是……"

他叹了口气。

"我不想离开这儿,离开他的坟!我们的恩人,伊利亚·伊利奇啊,"扎哈尔边哭边说,"今天我又为他祈祷过,愿他进天堂!上帝把这么好的一位主人召去了!他活着让人高兴,他该活一百岁……"扎哈尔皱着眉,哽咽着说,"我今天还去上过他的坟。只要我到这边来,我就去他的坟前坐坐,眼泪直往下流……有时候我想出了神,四外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忽然觉得他在叫我:'扎哈尔!扎哈尔!'有时背上直起鸡皮疙瘩!这样的主人再也找不到了!他多喜欢您呀!上帝啊,在你的天国里记念他的灵魂吧!"

"那么你到我家去看看小安德烈吧。我管你吃穿,以后你想怎么

办就怎么办!”施托尔茨说着,给了他一些钱。

“我一定去,怎么能不去看安德烈·伊利奇呢?他兴许长大了吧。上帝啊!你让我多高兴啊!老爷,我一定去,愿上帝赐你健康长寿……”扎哈尔跟在驶去的马车后面喃喃地说。

“你听到这个乞丐的故事了吗?”施托尔茨问他的朋友。

“他提到的伊利亚·伊利奇是什么人?”作家问。

“奥勃洛莫夫,他的事我跟你谈过好多次了。”

“不错,我记得这名字,他是你的同伴和朋友。他怎么样啦?”

“完了,这个人白白地给毁掉了。”

施托尔茨叹了口气,思索起来。

“他不比别人笨,心灵像玻璃一样纯洁清白,人品高尚,而且温柔,却完了!”

“为什么呢?什么原因?”

“原因……什么原因!奥勃洛莫夫精神!”施托尔茨说。

“奥勃洛莫夫精神!”作家莫名其妙地重复了一句,又问,“这是什么?”

“我这就告诉你,先让我好好想想,回忆回忆。你把我讲的记下来,也许对人有用。”

他便向他讲了这本书里写的故事。

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



ISBN 7-02-005241-X　定价 27.00元